

宋代 道教管理制度研究

唐代劍 著

綫裝書局

宋代道教管理制度研究

唐代劍 著

綫裝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宋代道教管理制度研究/唐代劍著. 北京: 綫裝書局,
2003

ISBN 7—80106—279—5

I. 宋... II. 唐... III. 道教—管理體制—研究—
中國—宋代 IV. B959. 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3) 第 068642 號

書 名: 宋代道教管理制度研究

著作責任者: 唐代劍 著

責任編輯: 任夢強

特約編輯: 李勇先

封面設計: 馮永革

標準書號: ISBN 7—80106—279—5/K·45

出版者: 綫裝書局

地址: 北京市朝陽區春秀路太平莊 10 號 100027

排版者: 四川大學古籍所微機室

印刷者: 郫縣犀浦印刷廠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大 32 開本 18.25 印張 360 千字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數: 1—1000

定 價: 72.00 圓



宋徽宗像

前 言

中國封建社會之所以漫長，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它的管理制度精緻完善，行政管理、經濟管理、軍事管理、思想管理、文化管理、宗教管理等方方面面，重重疊疊，伸延到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如同盤根錯節的老樹，用發達的根系牢固地控制着它的基礎，并從中吸取養分。

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它開始于秦漢時期，興盛于宋元時代，衰落于明末清初，并延續至今。在中國歷史上，道教的信徒數量、場所規模和發展勢頭都不及佛教，但它的單體經濟實力和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却遠遠超過佛教。魯迅先生在給許壽棠的信中說：中國的根底在道教。就是說要解讀中國歷史，深刻認識中國社會，必須從道教開始。胡道靜先生認為“翻開東漢以後的中國歷史，到處都可以看到中國道教留下的斑斕史迹。踏遍祖國大好河山，到處都可以看到道教的名山、宮觀、碑刻，記錄着道教對中國民衆生活深刻而久遠的

影響”^①。任繼愈先生指出：“我們從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整體來看，佛道兩教與儒家傳統文化同樣重要，同樣影響着中華民族文化生活、家庭生活、社會生活以及政治生活。佛教、道教的影響，其深遠程度當不在儒家經史四部之下。三教交互融攝，構成唐宋以來中國近一千多年來的文化總體”^②。從這個角度上來看，道教管理制度實際上不是單純的、一方面的宗教管理制度，而是融官僚、經濟、思想文化等制度于一體的封建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研究道教管理制度的目的在于從不同側面更深入地認識中國封建社會的本質。

宋代是中國封建社會前期向後期轉折的關鍵時代，從宋太祖趙匡胤兵變登基，到末帝趙昺跳海身亡，歷時320年之久。儘管南宋王朝只擁有江南半壁河山，但中國傳統的政治制度仍舊在這塊土地上傳承、光大并頑強地延續着，使得後來的統治者不得不再度拾起這個古老的衣鉢，逐步走向原來試圖拋棄的軌道。宋王朝自建立以來，幾乎沒有過幾天安坦的日子，內有朋黨之爭、農民起義、水旱疫災；外有遼國騷擾、金國入侵，內憂外患迫使統治階級變法革新，封建管理制度在這種特殊社會背景下也就逐一確立、完善并變得越來越實用、精

① 胡道靜《中國道教》序，知識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1頁。

② 任繼愈《中國道教史》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頁。

緻。所以，選擇宋代作為中國歷史的橫截面來探討道教管理制度，既能看到它在關鍵時代的作用與價值，又可總攬全局，了解其發生、發展的特點與規律，明確承前啓後的意義。

本書分上、中、下三編。上編論述宋代皇帝對道教的崇奉及其特徵，認為：兩宋最高統治者名義上提倡釋道二教并重，實際上偏重道教。宋太宗喜好黃老，寵信道士張守真，開宋帝崇道之先河，開始了有計劃地補充和更新唐代的道教管理制度。真宗“天書”四降，崇奉聖祖，大搞神道設教，宮觀創建制度、紫衣師號制度、宮觀土地賦稅制度逐步完善。徽宗興立“神霄大教”，自任教主，遍建宮觀于全國，道官制度得到全面地發展，與行政官吏制度具有同等地位。高宗以“孝”為幌子，修建宮觀，奉祀崔府君，神化皇權，鞏固帝位，不僅繼承了祖先的衣鉢，還把紫衣師號等制度系統化、精緻化，成為其鞏固政權的有力工具。孝宗、理宗則鼓吹“三教合一”，倡導倫理道教以維系民心，實際上放寬了庵院創建的條件，為道教的下層傳播提供了合法場所。兩宋先後掀起四次全國性的崇道高潮，頒布了一系列詔書、詔令和律令與規定，為道教管理制度的確立、完善及道教在宋代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中編分別探討了宋代宮觀創建、道官、道冠披戴、紫衣師號、宮觀土地賦稅等制度的起源、確立及其特

點。認為：宋政府對道教實行多頭管理，以宣敕除授、州軍差補、試經補選等多種方式選拔道官，模仿行政官僚制度，實行官職與差遣相分離，體現了皇權的高度集中；以房屋間數為標準的賜額制度，客觀上促使道觀向院、庵兩頭發展；公開出售度牒、紫衣、師號，降低了宋代道士的素質，導致制度本身應有的限制道教發展、鼓勵道士專研教理等功用的喪失；而皇帝對宮觀大量的賜田與賦稅減免，促使宮觀地主勢力膨脹，加速了宗教貴族的腐化，加重了人民的負擔。

下編試圖通過展示金元道教的發展來探討宋代道教管理制度的影響。全真教是金元道教的主要派別，它的產生及其改革思想的形成可以說是宋代道教管理制度直接作用的結果。在道官制度中，皇帝常把得寵道士的地位提高到與行政官員相等同，佞道勾結奸臣，導致政局混亂；朝令夕改的宮觀創建和土地賦稅制度，造就了大批宗教貴族地主，他們依靠帝王的寵信獲得賞賜，占有大量土地，過着奢侈腐化的生活。全真教就是在林靈素亂政把北宋王朝推向滅亡之邊緣後，道教面臨信仰危機和停滯發展的背景下創建的。全真教的代表人物王嘉和丘處機的宗教改革思想既有對前期道教的反思、批判和更新，又有對封建宗教管理制度的修正與補充。不過，全真教以庵院為宗教場所、以講經為合法形式發展起來之後，仍然千方百計回到原有制度的軌道上，坦然享受

封建政府給予宗教貴族的特權。所以，中國道教管理在宋代形成定制後，金、元、明、清乃至近代基本上沒有實質性的變化，只有條款的增減和名號的差異罷了。

本書的意圖十分明顯，在歷史的宏觀背景下通過深入研究關鍵時代的某一種管理制度，以小見大，管窺全貌，來了解其它封建管理制度，進而認識封建社會的本質。

目 錄

前 言	(1)
-----------	-------

上編 崇道篇

第一章 宋太祖整頓道教與太宗崇道	(1)
第一節 宋太祖對道教的整頓	(1)
第二節 宋太宗崇道	(1)
第二章 宋真宗的神道設教	(6)
第一節 “澶淵之盟”的影響	(9)
第二節 “天書”四降	(11)
第三節 崇奉聖祖	(15)
第四節 訂立宮觀奉祀儀制	(18)
第三章 宋徽宗的“神霄夢”	(26)
第一節 獨喜“神霄說”	(26)
第二節 “興立神霄大教”	(31)
第三節 置道學興道舉	(35)
第四節 改佛從道	(39)
第五節 編造神霄道書	(45)

第六節 遍建神霄宮于天下	(52)
第四章 宋高宗尊崇道教以固皇位	(58)
第一節 興建宮觀	(58)
第二節 崇奉崔府君及“四聖”	(61)
第三節 寵愛道士	(65)
第四節 宋高宗崇道目的及其特點	(69)
第五章 宋孝理二宗推崇世俗化道教	(77)
第一節 倡導道教世俗化	(77)
第二節 興崇奉真武之風	(82)
第三節 施恩寵于道冠	(86)
第四節 勞土木于宮觀	(90)
第六章 宋朝其他皇帝對道教的信仰及崇道特點	(94)
第一節 宋朝其他皇帝對道教的態度	(94)
第二節 宋帝崇道特點	(99)

中編 制度篇

第一章 宮觀創建制度	(107)
第一節 創建宮觀的依據	(107)
第二節 賜額的範圍	(116)
第三節 報批程序	(123)
第四節 宮觀創建的資金	(130)
第五節 宮觀創建制度的弊病	(141)
第二章 道官制度	(150)

第一節	道官的機構沿革及職掌	(150)
第二節	道官道階與道職	(158)
第三節	道官的差遣與待遇	(163)
第四節	道官的選授方式	(167)
第五節	宋代道官制度的特徵	(175)
第六節	宋代道官制度的影響	(182)
第三章	道冠披戴制度	(194)
第一節	充當童行的條件	(194)
第二節	獲取度牒的途徑	(199)
第三節	披戴與受戒	(207)
第四節	披戴制度簡評	(212)
第四章	紫衣師號制度	(219)
第一節	制度沿革	(219)
第二節	師號分類	(224)
第三節	頒賜項目	(233)
第四節	作用淺析	(239)
第五章	宮觀土地與賦役制度	(244)
第一節	土地占有情況	(244)
第二節	土地的來源	(252)
第三節	宮觀的經濟收入	(263)
第四節	宮觀的賦役種類	(277)
第五節	宮觀蠲免賦役的限制及捨田入宮觀之實質	(283)

下編 影響篇

第一章 全真道創立的歷史背景·····	(296)
第一節 民族矛盾的尖銳衝突·····	(297)
第二節 三教合一思想的進一步深化·····	(299)
第三節 傳統道教的發展陷入停滯·····	(310)
第四節 改革舊弊的新教派崛起·····	(314)
第二章 王嘉的宗教改革思想·····	(326)
第一節 三教圓融的宗教指導思想·····	(326)
第二節 識心見性的內丹心性理論·····	(341)
第三節 孝慈為本的宗教倫理道德·····	(348)
第四節 禁慾主義的教制觀·····	(352)
第五節 面向民衆的宗教傳播思想·····	(358)
第三章 丘處機的宗教發展思想·····	(365)
第一節 以仁慈為核心的和平思想·····	(366)
第二節 “無為即有為”既出世又入世的觀念·····	(371)
第三節 性命雙修的內丹思想·····	(377)
第四節 興教佐世的宗教倫理思想·····	(399)
第五節 立志嚮道的教育思想·····	(410)
第六節 丘處機思想的作用和影響·····	(418)
第四章 正一教的形成及其宗教改革思想·····	(420)
第一節 正一教的形成·····	(420)
第二節 正一教的宗教改革思想·····	(421)

第五章 元朝中後期全真道的興衰	(426)
第一節 龍門派對全真道的發展光大	(426)
第二節 盤山派對心性學說及宗教倫理的發展	(429)
第三節 中和派對三教合一思想的闡發	(432)
第四節 全真道地位下降的原因	(434)
附 表	(441)
重要詞語索引	(459)
重要神名及人名索引	(480)
重要書名及篇名索引	(506)
主要引用書目	(549)
主要參考文獻	(565)
後 記	(568)

上編 崇道篇

宋代是繼唐以後中國道教又一個繁榮時期。其表現為理論研究深化，新神被大量引入，新教派林立，道書編撰蔚然成風。宋代又是中國歷史上外患內憂的時期。北宋與遼、西夏戰事不斷而亡于金，南宋受金、蒙古的多次入侵而亡于元。兩宋政府內部朋黨鬭爭激烈，財政匱乏，賦稅苛繁，對人民殘酷剝削，致使農民起義多達113次^①。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宋代道教不僅沒有爆發過宗教性的社會騷亂，而且穩步地走向繁榮，這與宋代皇帝對道教的態度等有着密切的關係。

第一章 宋太祖整頓道教與太宗崇道

第一節 宋太祖對道教的整頓

道教經隋唐的興盛進入五代十國時期。北方有“尊

^① 參見拙著《宋代道教發展研究》，《廣西大學學報》，1997年4期。

崇聖祖，修復道宮”、“復我真宗，貞滋永世”^① 的後唐明宗李嗣源；“慕黃老之教，樂清靜之風”^② 的後晉高祖石敬瑭。南方有“貴儒尚道”的“玉霄子”^③ 後蜀後主孟昶；“虔仰神靈，遵行大道”^④ 的吳越武肅王錢鏐和“好巫樂道”的閩王昶^⑤。作為土生土長的宗教，它沒有遭受到象佛教在後周那樣沉重的打擊，而是相對有所發展：杜光庭、譚紫霄、陳搏等名道產生；天台、洞淵、北帝等教派迅速壯大；《道德真經廣聖義》、《續仙傳》、《道門科範大全》等一批道書相繼問世。但由於軍閥割據，政權更替頻繁，戰亂不斷，在道教歷史發展的總體進程中，仍處於低谷階段。天成二年（927）八月，後唐左補闕趙明言說：“竊見天下宮觀，久失崇修，蓋自朱溫篡逆以來，例多毀廢。”^⑥ 宋人孫夷中也說：“五季之衰，道教微弱，星弁霓襟，逃難解散，經籍亡逸，宮宇摧頹。”^⑦ 加之無業游墮假冠服以寄謁，甚至挈家入觀，

① 《混元聖紀》卷九，天成二年八月。

② 《舊五代史》卷一九《晉書·高祖紀》。

③ 《十國春秋》卷四九《後蜀·後主本紀》。

④ 《大滌洞天記》卷下，武肅王《天柱觀記》。

⑤ 《新五代史》卷六八《王審知傳》。

⑥ 《冊府元龜》卷五四，天成二年八月。

⑦ 《三洞修道儀·序》。

使得“道流庸雜”，素質低下^①。連宋太宗都嘆道：“夫道者，天地萬物之祖，而其教終微！”^②

宋太祖趙匡胤在後周時就與道士關係密切，他曾與陳搏飲于長安酒肆^③，也“嘗與一道士游于關河”，“每劇飲爛醉”^④。北宋建立後，太祖從利用宗教的目的出發，針對現狀對道教採取了五條措施：

一、修復宮觀

建隆元年（960），征揚州還。次年（961）正月，以行宮建宋代第一個道觀——建隆觀。大致建隆三年（962）年底，太祖又重修開封閭闔門外周世宗所建太清觀，亦更名“建隆觀”，奉祀太上老君。據說，以後“齋修率就是觀”^⑤。兩個建隆觀的建立，開宋代宮觀修創之濫觴。全國各地陸續開始了重修和新建宮觀，開寶

① 《燕翼貽謀錄》卷三，《宋朝事實》卷上《道釋》。褐：褐衣，指百姓。無道士之籍而寄居宮觀，享其衣食，謂“寄褐”。其寄者多係道士家人親友。

② 《太宗皇帝實錄》卷三〇。

③ 《太華希夷志》卷上。

④ 《湘山野錄》卷上。

⑤ 《玉海》卷一〇〇《建隆觀》，《宋朝事實》卷七《道釋》。《混元聖紀》卷九：“宋太祖建隆元年庚申，遣使詣亳州祠老君。又建建隆觀于閭闔門，其觀即周世宗所修太清觀，帝改賜今額，仍舊奉祠老君。”考《續資治通鑑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卷三，太祖建隆三年三月丁卯，四月戊戌，十月丙戌幸太清觀，故改太清觀為建隆觀當在三年十月之後，謝守灝將兩觀誤為一觀。

四年（971）二月下詔，命“前代祠守各興崇修”^①到開寶年間，撫州、筠州、邢州、河南府均有完成宮觀重建或新修工程的記載^②。

二、選拔道官

乾德五年（967），右街道錄何自守坐事流配，太祖親選萊州道士、華蓋先生劉若拙為左街道錄，“每遇水旱，必召于禁中設壇場致禱，其法精審，上甚重之”^③。

三、禁斷惡習

開寶三年（970），詔禁士庶喪葬用僧道威儀^④。四年（971）九月，“禁偽造黃白金”。十月，王元義等十二人被決杖流配海島後，又詔“自今民敢復偽造金者，棄市”^⑤，防止偽金銀衝擊政府財政。五年（972）閏二月，禁宮觀寄褐，詔：“冲妙之門，清淨為本。逮于末俗，頗玷真風。或竊服冠裳，寓家宮觀，所宜懲革，以副欽崇。兩京、諸州士庶寄詭者，一切禁斷。其道流先有家

① 《宋會要輯稿》（以下簡稱《宋會要》）禮二〇之一。

② 《全唐文》卷八八八引樂史《仙鵝池祈真觀記》，《騎省集》卷一〇《筠州重修祈仙觀記》，《清江縣重修三清觀記》，卷二八《邢州重建紫極宮老君殿記》，嘉靖《涇池縣志》卷一三引姚賓王《禹王廟興國觀重修記》。

③ 《長編》卷一三，開寶五年十月癸卯。

④ 《燕翼貽謀錄》卷三。

⑤ 《長編》卷一二，開寶四年九月庚子；十月癸亥、己巳。

屬同止者，速遣出外。”并規定“今後道士不得畜養妻孥”^①。

四、禁止私度道士

在禁寄褐同時，詔“自今如願入道，須本師與本觀知事同詣長吏，陳牒請給公驗，方許披度”，“今後不許私度，……違者捕繫抵罪”^②。

五、獎優汰劣

建隆二年（961）二月，賜左右街僧道十人紫衣、師號^③。開寶二年（969），在鎮州召高道蘇澄隱，請他住持建隆觀，求養生之術，并“厚賜之”^④。五年（972）十月“詔功德使與左街道錄劉若拙，集京師道士試，驗其學業，未至而不修飭者皆斥之”^⑤。

這些措施，促使道教向有利于封建統治的方向發展，明確了宋廷控制、利用道教的政策和宋代道教的官方性質，奠定了宋代道教管理制度以及道教發展的基礎。

① 《宋朝事實》卷七《道釋》，《燕翼貽謀錄》卷二。

② 《宋朝事實》卷七《道釋》，《燕翼貽謀錄》卷二。

③ 《宋會要》禮五七之三三。

④ 《長編》卷一〇，開寶二年閏五月戊辰。

⑤ 《長編》卷一三，開寶五年十月癸卯。

第二節 宋太宗崇道

宋朝崇道實始于太宗。太宗喜讀《老子》，主張黃老思想治世。曾說：“伯陽五千言，讀之甚有益，治國治身，并在其內。”^①又說：“清靜政治，黃堯之深旨也。夫萬務自有爲以至無爲，無爲之道，朕當力行之。”認爲：“夫道者，天地萬物之祖，而其教終微。”^②即位後便大力發展道教，開展了修宮、奉神、召名道等一系列活動。王欽若編集的《翊聖保德真君傳》載：宋太祖建隆元年（960），鳳翔府周至縣民張守真，因游終南山，忽聞空中有召喚之聲，但視之又不見。回到家中，又聞空中有召喚之聲，自稱是高天大聖玉帝的輔臣，奉玉帝之命降顯于世，以輔佐大宋皇朝，要張守真虔心崇奉于它。又載：在宋太祖臨死前夕，此神命張守真傳言于宋太祖云：“吾乃高天大聖玉帝輔臣，蓋遵符命，降衛宋朝社稷。”又曰：“晉王有仁心，晉王有仁心。”晉王是宋太宗即位前的封號，意爲晉王應即帝位。當夜，宮中燭光搖曳，傳來斧聲，次日宋太祖死，宋太宗即帝位。此即是歷史之謎“燭影斧聲”事件，此事件與張守真有着密切關係。太平興國二年（977）

① 《宋朝事實》卷三《聖學》。

② 《太宗皇帝實錄》（殘本）卷三〇。

五月，首先給在登基中立下過大功的鳳翔府道士張守真修建宮觀^①，凡兩年成，賜名“上清太平宮”。宮中殿宇十一座，規模宏大，有常參官一人主管，軍士百人守衛。并賜蓋屋縣官邸店數百楹^②。三年（978）四月，召華山道士丁少微^③。六年（981），依春官楚蘭芝語，建蘇州太一宮，十月宮成；十一月，封黑殺神爲翊聖將軍^④。七年（982），修舒州靈仙觀奉九天司命真君，總成六百三十區。八年（983）五月，建京師蘇村東太一宮，凡十四殿，千一百區^⑤。雍熙元年（984）十月，召華山陳搏，賜“希夷先生”號，“令有司增葺所止〔雲〕臺觀，上屢與屬和詩什，數月遣還”^⑥。二年（985）七月，召太平州道士趙王九，賜錢三十萬，改名趙自然^⑦。端拱元年（988）二月，于京師朝陽門內建上清宮^⑧，至道元年（995）正月宮成，“總千二百四十區。上親爲書額，車駕即日往謁焉”。“端拱末，詔以興道坊宣祖舊第建道宮，至道元年（995）正月

① 《長編》卷一八，太平興國二年五月庚辰。

② 《宋朝事實》卷七《道釋》，《金石萃編》卷一三四《傳應大法師行狀》。

③ 《長編》卷一九，太平興國三年四月己卯。

④ 《玉海》卷一〇〇《太平興國太一宮》，《太平興國鳳翔府上清太平宮》。

⑤ 《續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以下簡稱《長編紀事本末》）卷一四《釋老》。

⑥ 《長編》卷二五，雍熙元年十月。《太宗皇帝實錄》卷三一繫于十月甲申。

⑦ 《太宗皇帝實錄》卷三三，雍熙二年七月庚午。

⑧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四《釋老》。

乙丑成，凡二百六十五區，賜名‘洞真宮’，選京師、諸州女冠，得胡文元等三十一人使居焉”^①。淳化二年（991），遣內侍下兩浙選良材重修亳州太清宮。四年（993）動工，至道元年（995）十一月畢功，“凡水旱必遣使祈禱”^②。至道二年（996），“新作壽寧觀成”^③。太宗在位二十三年，修築大型宮觀八座，還遣官收集道書，“得七千餘卷，命徐鉉校讎，去其重複，裁得三千七百三十九卷”^④。

太宗的崇道活動，在當時就引起大臣的議論。端拱二年（989）正月，直史館王禹偁上備邊禦戎五點建議，其中之一即“禁止游墮，厚民力”。認為僧道過多，政府是“以三分勤耕苦織之人贍七分坐待衣食之輩”，勸太宗“少度僧尼，少崇寺觀”^⑤。太宗死後，翰林學士承旨、吏部侍郎宋白在謚議中也指出：他對“釋老之教，崇奉為先。名山大川，靈蹤勝境，仁祠仙宇，經之營之，致恭之誠廣也”^⑥。太宗的行為，對真宗產生了很大影響。真宗一繼位，便帶着濃厚的興趣投身于其父未盡的崇道事業。

① 《長編》卷三七，至道元年正月戊申。

② 《混元聖紀》卷九；《玉海》卷一〇〇《淳化亳州太清宮》作“至道六年八月功畢”。按至道僅三年，“六”應是“元”字筆誤。

③ 《玉海》卷一〇〇《至道壽寧觀》。

④ 《文獻通考》卷二二四《經籍考》五一。

⑤ 《長編》卷三〇，端拱二年正月癸巳。

⑥ 《太宗皇帝實錄》卷八〇。

第二章 宋真宗的神道設教

第一節 “澶淵之盟”的影響

真宗大規模地崇道始于景德四年（1007）。直接契機是澶淵之盟。宋自太宗雍熙北伐失敗，實行虛外守內政策，致使遼軍不時深入宋境，殺人焚屋，搶掠財畜。景德元年（1004）閏九月，遼聖宗和蕭太后率軍二十萬再次南下。十一月，直搗黃河北岸重鎮澶州。真宗在宰相寇準督促下率軍親征，使士氣大振，恰遇遼統軍撻覽中宋牀子弩而亡。在局勢有利于宋軍的情況下，真宗厭戰，以稱蕭太后為叔母、納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為條件，與遼訂立了“澶淵之盟”。盟約之後，“二方既定，中外略安”^①，真宗正沉浸于宴游賦詩、祥瑞諛言的太平盛世氣氛之中。誰知統治集團內部鬭爭蜂起，寇準因宋遼和戰之功洋洋自得，“以國家爵賞過求虛譽，無大臣體”^②。加之他剛直立朝，“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

① 《宋史》卷二八一《畢士安傳》。

② 《長編》卷六二，景德三年二月丁酉。

資政殿大學士王欽若，一次退朝後對真宗說：“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淵之舉，是城下之盟也。以萬乘以貴而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① 并讒言寇準如孤注一擲的賭徒，以皇帝為籌碼，欲置真宗于危境之中。景德三年（1006）春，寇準罷相，出知陝州，升王旦為相，王欽若為參知政事。這場權利之爭，使真宗心裏蒙上了“城下之辱”的陰影，“自是常快快”，時刻想洗刷其耻，以展皇威。

一日，真宗問王欽若有何辦法。欽若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刷此耻也！”真宗曰：“河朔生靈，始得休息，吾不忍復驅之死地，卿盍思其次？”欽若曰：“陛下苟不用兵，則當為大功業，庶可以振服四海，誇示戎狄也。”真宗上曰：“何謂大功業？”欽若曰：“封禪是已。然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乃可為。”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若人主深信而崇奉焉，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此乎？聖人以神道設教耳！”真宗久之，乃可，獨憚王旦。欽若曰：“臣請以聖意諭旦，宜無不可。”真宗意猶未決，它日晚至秘閣，杜鎬值宿，真宗驟問之：“卿博達墳典，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不測其意，漫應曰：“此聖人神道設

^① 《宋史》卷二八一《寇準傳》。

教耳!”“其言偶與欽若同，上由此意決。遂召王旦飲于內中，歡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視，乃珠子也。旦自是不復持異。天書、封禪等事始作”^①。

宋真宗崇道有兩方面的用意：對外是想利用周邊少數民族畏天意識，“鎮服四海，誇示戎狄”，“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使其逐漸消除窺覬宋朝之志^②。對內則“做諭百官，各揚其職，以答天意”，同時，“因周唐之故，以教民順”^③。為創人間“大功業”，達到神道設教目的，真宗開展了封禪等一系列活動，其中與道教密切相關的有降天書、崇聖祖、謁太清宮和建宮觀，其中謁太清宮事，《宋會要》禮五之一，《長編紀事本末》卷二〇有詳細的日程活動記載，此不贅叙。

第二節 “天書”四降

“天書”共降四次，即承天門天書、大內天書、泰山天書和永興天書。前三者合稱“祥符天書”，後者又

① 《長編》卷六七，景德四年十一月庚申；《太平治蹟統類》卷四《真宗祥符》。

② 《宋史》卷八《真宗紀·贊》。

③ 《太平治蹟統類》卷四《真宗祥符》，蘇轍《樂城集》卷二三《筠州聖祖殿記》。

稱“朱能僞天書”。

承天門天書。真宗自稱：景德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半夜，有神人星冠絳衣，降于殿中。告知他次月三日宜于朝元殿設黃籙道場一月，當降《大中祥符》三篇。于是依道門科儀，結彩壇九級，建道場以候。次年（1008）正月三日，皇城司奏：左承天門屋南角，有黃帛曳于鴟尾之上。取視之，“帛長二尺許，緘一物如書卷，纏以青絲三道”，即天書。帛上文曰：“趙受命，興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內有書三幅，黃字，詞類《尚書·洪範》、老子《道德經》。“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論以清淨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是夕，王旦齋于中書，真宗齋于長春殿；百官、將校、蕃客入賀；道衆聲贊于朝元殿；教坊奏法曲于庭。次日，真宗焚香酌獻于三清、天書之前，遣使奏告天地、宗廟。正月六日，大赦，改元大中祥符，文武百官加恩，改左承天門爲“左承天祥符門”，後于此建元符觀^①。

大內天書。大中祥符元年（1008）四月一日，降于大內功德閣。此事國史《本紀》、《實錄》均不載。《長編》卷六八繫據後來提及此事的詔書追書，且接載：

^① 《宋會要》瑞異一之二九至三一；《長編》卷六八，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各條；《宋大詔令集》卷一七九《賜元符觀名詔》。

“先是，宰相王旦等率文武百官、諸軍將校、州縣官吏、蕃夷、僧道、耆壽二萬四千三百七十人同詣東上閤門，凡五上表，請封禪。甲午，詔以今年十月有事于泰山。”即天書降後第四天即宣布冬初封禪，推測其目的主要在于製造輿論以加快封禪進程。天禧元年（1017）正月二十七日，真宗下詔“以四月一日天書再降內中功德閣日爲天祺節”^①。

泰山天書。由王欽若上奏朝廷。大中祥符元年（1008）五月，真宗密諭王：十七日晚，上次所夢之神復言：“來月上旬，當復賜天書于泰山。”六月八日，王奏：“六日，泰山西南垂刀山上有紅紫雲氣如橋梁之狀，漸成花蓋，至地而散。其日，木工董祚于靈液亭北見黃素曳于林木之上，有字而不能識，遂言于皇城使王居正。居正見其上有御名，馳告李神福、曹利用等，達于欽若。欽若遂率官屬以道門威儀迎于公舍。”真宗急令置儀仗迎于含芳園正殿，親自拜授。天書之文曰：“汝崇孝奉吾，育民廣福。賜樂嘉瑞，黎庶咸知。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國祚延永，壽曆遐歲。”讀畢，賜文武百官^②。

永興天書。出自永興軍。天禧三年（1019）三月，

① 《宋會要》瑞異一之三一；《長編》卷六八，大中祥符元年四月辛卯。

② 《宋會要》瑞異一之三一、三二；《長編》卷六九，大中祥符元年六月丁酉作“醴泉亭”。

同平章事、判永興軍府寇準奏：有天書降于乾祐山中。天書內容不知，直接的偽造者是永興軍巡檢朱能，入內副都知周懷政，乾祐觀主王先，道士張用和，殿直劉益，借職李貴、康玉，殿侍唐信、徐元等人。奏時，“中外咸識其詐”。知河陽孫奭多次上書道：“天且無言，安得有書？”揭示其偽。“上獨不疑”，令備儀仗迎導入宮。四月十五日，召近臣朝拜。六月，復寇準相位。八月，大赦天下，普度僧道。次年（1020）七月，因周懷政密謀擁太子爲帝事敗，參知政事丁謂乃發朱能妖妄之事，遣人捕朱能及其黨羽，寇準因此被貶爲道州司馬。這次天書事件差點釀成一場大的兵變^①。

祥符天書。是真宗伙同王欽若、劉承珪、曹利用等人杜撰的人工“天瑞”。宋廷訂有天書朝拜儀制，設有專門天書儀仗隊，在封禪、謁太清宮、祠汾陰等大型活動中均以天書爲先導，直到真宗死後，才隨葬定陵。

表面上看來，祥符天書三降是真宗爲封禪作輿論準備。實質上是借天威儆百官，玩古人之故伎。承天門天書降後四日，真宗下詔“以天書降，申儆在位，俾各揚其職，以答天意”^②。封禪結束後，真宗又“參求要道，以儆勵群臣”。大中祥符二年（1009）十一月，“作文武

① 《長編紀事本末》卷二四《朱能僞天書》，《容齋三筆》卷五《永興天書》。

② 《太平治蹟統類》卷四《真宗祥符》。

敕七條，賜文臣任轉運使以下至知縣者，武臣任部署以下至巡檢者，賜幕職、州、縣、監場務官誠勵敕”^①。文臣七條爲“清心、奉公、修德、責實、明察、勤課、革弊”；武臣七條爲“修身、守職、公平、訓習、簡閱、存卹、威嚴”^②。每條的具體解釋及幕職官的誠詞，《宋大詔令集》卷一九一詳載詔敕原文，足以說明真宗“神道設教，以馴天下之強梗”之目的^③。

第三節 崇奉聖祖

以天書爲先導的封禪、祠汾陰活動剛結束，真宗又演出了一場崇奉聖祖的鬧劇。

聖祖，本九天司命真君，太宗時舒州靈仙觀有奉。咸平初，有汀州人王捷自稱九天司命真君，通過一趙姓道士在茅山授他煉金術和小環神劍，曰：“非遇人主，切勿輕言。”宦官劉承珪聞其事異，奏之，改名中正，得對於龍圖閣，特授許州參軍，留止皇城廨舍。後劉承珪築新室以居之。從景德四年（1007）五月起，真君屢降，中正達其言。大中祥符二年（1009）二月，真宗加

① 《長編》卷七二，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丙辰。

② 《山堂先生群書考索》（以下簡稱《山堂考索》）前集卷一七《正史門·真宗文武七條》。

③ 《閩微草堂筆記》卷一八。

尊號爲“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大致這段時間，聖祖的故事開始編造。

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月二十四日，真宗在滋福殿對輔臣們說：“朕此月十七日夜，夢景德四年先降神人復傳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趙某授汝天書。此月二十四日再得見汝，如唐朝恭奉玄元皇帝’。翌日夜，復夢神人言：‘天尊報皇帝，至日吾座西當斜設六位以候吾。’朕即依所告于延恩殿恭設道場。是日五鼓一籌，先聞異香，少頃黃光滿殿，掩蔽燈燭。俄見靈仙儀衛，所執器物皆有光明。天尊至，朕再拜于殿下。頃之，霧氣漸濃。須臾，霧散。由西陛以升，見侍從在東陛。天尊就座，有六人揖天尊而後（座）〔坐〕。朕欲拜此六人，天尊命揖不拜。揖訖，天尊令朕前。謂朕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氏之始祖。有功于世，再降乃軒轅皇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感電夢天人生于壽丘，于後唐時奉玉皇之令，七月一日下降總治下方，主趙氏之族，今已百年。’朕有所問請，皆垂答諭。朕因垂涕上問太祖、太宗在天聖號，答云：‘人世不可輕語。’又云：‘皇帝善爲撫育蒼生，勿怠前志。’朕再拜，天尊、衆真皆離座乘雲而去。”^①

① 《宋會要》禮五一之六；《長編》卷七九，大中祥符五年十月戊午；《宋朝事實》卷七《道釋》，《長編紀事本末》卷二〇《崇奉聖祖》文字有增減。

真宗言畢，宰相王旦帶頭稱賀。十月二十五日，真宗劄示中外，大赦天下，令輔臣及太常禮院詳定崇奉儀制。二十六日，群臣慶賀，設宴。二十七日，告天地、宗廟、社稷。閏十月五日，上尊號爲“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簡稱“聖祖”；詔玉清昭應宮設聖祖殿。八日，定聖祖名諱，詔：“聖祖名上曰玄，下曰朗，不得斥犯。”并規定：以七月一日爲先天節，十月二十四日爲降聖節。九日，令天下州、府、軍、監天慶觀并增置聖祖殿。十一日，上聖祖母號“元天大聖后”。十二日，群臣三奏表，上真宗尊號達十八字。十四日，改亳州曲阜縣爲仙源縣，詔建景靈宮、太極觀于壽丘，以奉聖祖、聖祖母。九年二月成，宮觀總一千三百二十區。二十三日，詔聖祖、聖祖母徽號、寶冊、法物皆飾以金。二十四日，御製聖祖配位樂章，文舞曰“發祥流慶”，武舞曰“降真觀德”。十一月七日，真宗作《聖祖降臨記》宣示中外。十三日，以聖祖降，文武官並進階、勳、爵有差。十二月，令丁謂于京師擇地修景靈宮，令各地聖祖殿增設與聖祖同降六位天尊像。大中祥符六年（1013）正月十九日，詔仙經、仙官有犯聖祖名諱者咸改之。二月四日，召百官觀《聖祖降臨及衆真列侍圖》。五月十五日，舉行盛大儀式迎建安軍所鑄玉皇、聖祖像入玉清昭應宮。次日，群臣稱賀，升建安軍爲真州，鑄像處建儀真觀。六月十二日，以御製《大

中祥符頌》、《真游頌》、《聖祖降臨記》賜天下。大中祥符八年（1015）七月，命人自《道藏》檢閱得趙氏神仙凡四十人，令繪于景靈宮廊廡。十月，盛度上《聖祖天源錄》五卷；王欽若上《聖祖事迹》十二卷，真宗序并賜名《先天記》，後續成三十卷。天禧元年（1017）正月，真宗詣景靈宮上聖祖、聖祖母尊號，宣讀天書。二月，于太極觀獻聖祖母仙衣、寶冊、版位。四月，出聖祖神化金寶牌，分賜天下名山寺觀。五月，訂官吏朝謁制度。十一月，翰林學士李維上新修《大中祥符降聖記》五十卷，《迎奉聖像記》二十卷，《奉祀記》五十卷^①。

轟轟烈烈的崇奉聖祖活動，雖真宗末年勢減焰衰，而對聖祖的朝拜直到元朝至元二十九年（1262）方才徹底終止^②。蘇轍說，崇奉聖祖的目的是“因周唐之故，以教民順”^③。

第四節 訂立宮觀奉祀儀制

真宗在奉天書、謁太清、崇聖祖的同時，大建宮

① 《長編》卷七九至九八，本年月日各條；《宋史》卷八《真宗紀》三；《長編紀事本末》卷二〇《崇奉聖祖》。

② 《元史》卷一七《世祖紀》。

③ 《欒城集》卷二三《筠州聖祖殿記》。蘇氏所記詔建殿、朝謁的時間均有誤。

觀，擴大道教發展之基礎，并依托所建宮觀、訂立了一系列的政府奉祀儀制。

玉清昭應宮。大中祥符元年（1008）四月，“詔于皇城西北天波門外作昭應宮”奉“天書”，日役工三四萬，以夜繼晝，七年乃成，屋宇計 3610 楹，是宋代最大的宮觀^①。該宮名義上是“奉天書”^②，實際是為求嗣。時真宗無子，方書言建宮于乾地，可得男，據“望氣者密以語人，其地當得二天子”^③。初議建宮，因“規模宏大，近臣多言其不可”，殿前都虞候張文甚至說：“土木之侈，不足以承天意。”真宗猶豫，召問三司使丁謂，謂曰：“陛下富有天下，建一宮崇奉上帝，何所不可？且今未有皇嗣，建宮于宮城之乾地，正可以祈福。群臣不知陛下此意，或妄有阻止，願以諭之。”既而，王旦密諫，真宗以此語諭之，旦果不敢復言。二年四月，以丁謂為修宮使。六月，知制誥王曾上諫，提出“今之興作有不便之事五”^④，不聽。在此時期，真宗遣內侍左璫求嗣于茅山，“遇異人言：王真人已降生于宋朝”。章懿皇后（即李宸妃）“亦夢羽衣數百人從一仙宮來托生”^⑤，

①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八《玉清昭應宮》。

② 《長編》卷六八，大中祥符元年四月丙午。

③ 《珍席放談》卷下。

④ 《長編》卷七一，大中祥符二年四月己亥，六月丁酉。

⑤ 《輿地紀勝》卷一七建康府《景物上》。

真宗修宮積極性就更高了。三年（1010）二月，右僕射張齊賢言：建昭應宮“有損謙德，又違奉天之意”，屢請罷役^①，不聽。三月十四日，李宸妃果生一子，即後來的仁宗^②。真宗以偶然巧合為必然結果，堅定崇道信念，故玉清昭應宮的規模越修越大，裝飾愈加豪華。《宋朝事實》卷七載，取全國怪石奇木，顏料色土，“凡役工日三、四萬”。溫州雁蕩山，就是此時伐木深入才被發現^③。“土木之工極天下之巧，繪畫無不用黃金，四方古名畫皆取置壁龕廡下”^④。“屋宇有小不中程，雖金碧已具，必毀而更造，有司不敢計其費”^⑤。“以夜繼晝，……七年乃成”^⑥，凡三千六百十楹^⑦，是兩宋規模最大的宮觀。玉清昭應宮的修建不僅為宋朝皇帝大興土木找到一個名正言順的借口，徽宗興萬歲山，高宗修顯應觀都是借求嗣為名，還開創了宋代修建大型宮觀之侈風。緣玉清昭應宮始設的宋代祠祿官制度，延續二百六十年，對古代官制的發展和道教在宋代的發展與普及起了較大的作用。

① 《宋史》卷二六五《張齊賢傳》。

② 《宋史》卷九《仁宗紀》一。

③ 《夢溪筆談》卷二四。

④ 《孫公談圃》卷中。

⑤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八《修玉清昭應宮》。

⑥ 《宋史》卷二八三《丁謂傳》。

⑦ 《長編》卷一〇八，天聖七年六月丁未。

天慶觀。大中祥符二年（1009）十月詔：“朕欽崇至德，誕錫元符。率土溥天，期福祥之咸被；靈壇仙觀，俾興作以攸宜。庶敦清淨之風，永洽淳熙之化。”令天下州縣公私建天慶觀^①。宋有州郡 320，縣 1550，全國天慶觀不下千所。大中祥符五年（1012）又增設聖祖殿。天慶觀及聖祖殿的修建，確立了兩種儀制：

一是宮觀神像序位及服飾。大中祥符六年正月，依《道藏》所奏，定宮觀神像序位，“三清爲上，玉皇次之，聖祖又次之，北極又次之。凡醮告青詞并依此次序”^②。聖祖殿的神像及服飾“天尊（即聖祖）冠衣服如道像中元始天尊，有六人皆秉玉珪，其中四人冠類天尊，鞋無起雲，紫衣服亦同。二人冠通天冠，服絳袍。天尊就坐，六人躬揖天尊，就坐天尊座側。有四真人，二童子東西侍立，侍坐者各有一童子”^③。

二是官吏朝謁制度。天禧元年（1017）五月二十日，依知明州劉綽言：“諸州天慶觀聖祖殿，自今請令群官到任、得替，泊朔望并齋潔朝拜奉辭。”^④“由是著令，凡官吏皆有到謁罷辭之文。既又因事建節，有天貺、先天、降聖之目，與正、至、元三日皆有朝謁。二百餘

① 《宋會要》禮五之一八。《宋大詔令集》卷一七九本詔有大段文字脫落。

② 《宋會要》禮五之一八。

③ 《宋會要》禮五之二〇引《聖祖九天司命保生天尊降臨記》。

④ 《長編》卷八九，天禧元年五月戊午。

年，郡縣奉行惟恪”^①。天慶觀是兩宋數量最多的道觀。元貞元年（1295）七月，元成宗下令改為“玄妙觀”^②，存世二百八十餘年，對宋代道教的傳播與普及起了巨大作用。李燾說：“先是，道教之行，時罕習尚，惟江西、劍南人素崇重。及時，天下始遍有道像矣。”^③

景靈宮。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一月十二日詔建，位于開封府錫慶院^④。九年（1016）五月宮成，正殿琢玉石為聖祖像，閣奉聖祖母，中、後殿供帝、后神御，廊廡畫趙氏神仙及歷代宰執、節度使以上官僚像，凡七百二十六區。兗州壽丘景靈宮和元豐五年（1082）建的東景靈宮，元符三年（1100）建的西景靈宮，政和四年（1114）東西合一的政和景靈宮，以及南宋臨安景靈宮^⑤，均繫宋帝之祖廟。真宗以前，“帝、后神御，皆寓道釋之館”^⑥。景靈宮建立，趙氏祖廟基本固定，由道士和宦官管理，祭祀時“前殿以奉聖祖，則用道家之儀；中、後殿以奉帝、后，則行家人之禮”^⑦。用道教管理帝

① 《鶴山集》卷五〇《洋州天慶觀聖祖殿記》。

② 《元史》卷一七《成宗紀》。

③ 《長編》卷七二，大中祥符二年十月甲午。

④ 《宋大詔令集》卷一四三《建景靈宮詔》，卷一三六《畫趙氏神仙四十人于景靈宮廊廡詔》。

⑤ 《玉海》卷一〇〇各條。

⑥ 《方輿勝覽》卷一臨安府。

⑦ 《鶴山集》卷五〇《洋州天慶觀聖祖殿記》。

王祖廟制度的開創，對宋代臣僚大興功德觀、庵有很大影響。

會靈觀。大中祥符五年（1012）九月，詔建于京師南薰門內，奉五嶽^①。九年（1016）五月，觀成。是宋帝祈雪禱雨的主要宮觀，皇祐五年（1053）正月，因道士酒醉失火，尋重建，更名“集禧觀”^②。會靈觀建成，確定了三個儀制：

一是五嶽及佐儲在宮觀中的序位。會靈觀五嶽殿的布局爲：“凡延真殿虛其中，啓醮于此設立，次則五殿差布。”正東，東嶽；次東，北嶽；正西，南嶽；次西，西嶽。皆相對，西嶽，北嶽稍退中，中嶽又稍退。兩殿二夾處，東嶽佐命爲羅浮山、括蒼山；南嶽儲曰霍山、潛山；西嶽爲睢山；北嶽爲河逢山、抱犢山；中嶽爲少室山、武當山。皆設真君像，殿廊各圖山形及得道事迹。

二是帝王崇拜儀式。大中祥符九年（1016）正月，真宗幸會靈觀，“前一日，所司預于齋殿陳設；及設從

① 宋五嶽爲：東嶽泰山，號天齊仁聖帝；西嶽華山，金天順聖帝；北嶽恒山，安天元聖帝；南嶽嵩山，司天昭聖帝；中嶽衡山，中天崇聖帝。祥符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加帝號。參見《長編》卷七五，《宋大詔令集》卷一三七。

② 《長編》卷七四，皇祐五年正月丁巳；《玉海》卷一〇〇《祥符會靈觀》。

臣幕次，又于諸殿東廊各設御幄，備褥位、香案，諸挾殿、崇元殿、三門道場，各設褥〔位〕、香案如儀。是日，帝服靴袍，輦如本觀，修宮使已下拜。起居前導，赴三門道場，焚香如常儀，從官陪位。次詣東嶽殿，陪位官班定，修宮使奏請皇帝赴殿焚香。即前導至東階，上褥位，請皇帝再拜，從官皆再拜。皇帝三上香，又再拜。復導皇帝上褥位。禮直官引宰臣一員升殿，上香，歸位，再拜。皇帝又再拜。畢，詣諸殿并如東嶽之儀。歸御齋殿進膳，從官賜食如儀。自是朝拜之儀著爲令式。”

三是官府道場及士庶焚香時間。八年（1015）十二月，命丁謂齋宿會靈觀五殿，建爲民祈福道場，每季皆準此，著爲定式。九年（1016）二月，令會靈觀每月朔望、三七、正至、寒食、上巳、三元，許士庶焚香，著爲定式^①。

此外，真宗時，政府出資，新建或增葺有京師祥源觀（後焚，改名醴泉觀）^②、泰山會真宮、鼎縣太寧宮、亳州明道宮、泗州延祥觀、南京鴻慶宮、北京紫微宮、嵩山崇福宮、舒州靈仙觀、常州洞靈

① 《宋會要》禮五之二一。

② 《宋會要》禮五之一四。《長編》卷九一至九七，卷一七六；《長編紀事本末》卷二〇。《玉海》卷一〇〇對該觀方位、觀成時間及房屋間數記載均有誤。

觀、王屋山陽臺觀等等。通過宮觀創建，宋代許多儀制在真宗朝確立。

第三章 宋徽宗的“神霄夢”

第一節 獨喜“神霄說”

一、“天尊示現”鬧劇的失敗

徽宗對道教的態度分兩個時期：崇寧、大觀間（1102～1110）屬前期，政和、宣和年間（1111～1125）為後期。前期屬一般性信仰，主要活動是召延方士，劉混康、郭天信、于仙姑、王老志、王仔昔、魏漢津等受其寵，其中劉混康尤受青睞。劉是茅山道士，精法籙符水，“善捕捉鬼物”，元符末出入掖廷，哲宗甚敬之。“祐陵登極之初，皇嗣未廣。混康言：‘京城東北隅地叶堪輿，倘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為數仞崗阜（即萬歲山），已而后宮占熊不絕，上甚以為喜。”^①崇寧二年（1103），詔為劉建天寧萬壽宮，接着賜劉四字先生號。五年（1106）七月，又升為六字^②，并“問勞

① 《揮塵後錄》卷二。

②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方士》。

存撫，恩及其徒四十八人”^①。從崇寧元年（1102）七月到大觀二年（1108）四月，徽宗與劉混康平均每月有一次書信往來^②，關係非常密切。

徽宗後期的崇道，則明顯地帶有神化皇權、威攝百姓的政治目的和滿足“豐亨豫大”享樂生活的私慾。宋自元豐後黨爭四起，哲宗朝尤為激烈。元祐年間（1086～1093），舊黨掌權，廢除新法，迫害新黨。哲宗親政後，新黨重新上臺，在“紹述”的幌子下，對舊黨進行打擊。舊黨內部又分別以章惇和曾布為首，互相爭權奪利。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死，無子。向太后立哲宗異母弟趙佖為帝，自己“權同處分軍國事”^③，以舊黨韓忠彥與曾布並相。“時議以元祐、紹聖均為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④。向太后死，徽宗對試圖調解新舊兩黨矛盾無效而失望，“有意修熙、豐政事”，蔡京遂乘“韓忠彥、曾布交惡”之隙，躋身最高統治集團，長期獨相，成為主宰北宋最後二十五年政局的重要人物。他“倡豐亨豫大之說”，“每為帝言：今泉幣所積贏

① 《宋葆真觀妙冲和先生贈太中大夫劉公幽廊記》，見《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1期，141頁。

② 《茅山志》卷二《徽宗賜宗師敕書并詩》：“崇寧凡四十一通，大觀凡三十通。”

③ 《長編》卷五二〇，元符三年正月戊寅；《東都事略》卷一〇《徽宗紀》。

④ 《宋史》卷四七一《曾布傳》。

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陛下當享天下之奉”^①。他的兒子蔡攸也說：“人主當以四海爲家，太平爲娛，歲月能幾何？豈可徒勞自苦？”^②“輕佻不可以君天下”^③的徽宗，便一心用于備禮作樂，興修土木，崇奉道教的活動中，大權旁落于蔡氏之手。所以章如愚認爲：“徽宗建帝鼎、寶籙、萬壽宮，改大覺真仙，寺院悉爲宮觀，皆起于豐亨豫大之說。”^④

政和初，徽宗一次病愈，自稱夢神人曰：“汝以宿命，當興吾教。”“始大修宮觀于禁中”，親製步虛樂章，召道士入內講齋醮^⑤。政和三年（1113）十一月，在蔡攸、王老志等人的策劃下，徽宗在郊祀途中自稱：有樓臺殿閣現于雲間，中有人物數千，持幢幡節蓋，駕龍虎出入，冠服類道士，即所謂“天真示現”^⑥。回宮後，徽宗“以天神降，詔告在位，作《天真降臨示現記》”，頒行全國^⑦。以此爲標志，徽宗開始了全國規模的崇道活

① 《宋史》卷四七二《蔡京傳》。

②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一六。

③ 《宋史》卷二二《徽宗紀》四。

④ 《山堂考索》續集卷二五《禮樂門·天下宮觀祠祀》。

⑤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道學》注引蔡攸《國史後補·道家者流篇》。

⑥ 《清波雜志》卷一一。

⑦ 《宋史》卷二一《徽宗紀》三。

動，“道教之盛，則自此始”^①。同年十二月，令天下獻道書，不論多寡，“急遞投進”^②。政和四年（1114）四月，置道階二十六等^③，提高道士政治地位。三月，“詔諸路選道士各十人，送左右街道錄院習科教、聲贊規儀”^④，為崇道活動培訓人才。

然而，拾真宗牙慧，故伎重施，人們已知是騙人的把戲。精心設計的“天真示現”，“在當時已多有議之者”，甚至公開指出是“王老志所為也”^⑤。加上蔡京等“六賊”狼狽為奸，偽造詔書，賣官鬻爵，貪污腐化，重賦苛役，搞得怨聲載道，民情鼎沸^⑥。“是時，上興道教將十年，獨思未有一厭服群下者，數以語近幸，于是神降事起矣”^⑦。

二、“神霄說”的特點

政和五年（1115）底，溫州道士林靈素覬見徽宗^⑧，利用徽宗夢游神霄一事，編造了“神霄說”：

①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方士》、《道學》。

②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方士》、《道學》。

③ 《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八。

④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方士》、《道學》。

⑤ 《清波雜誌》卷一一；《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方士》。

⑥ 參見《宋史》卷四六八《梁師成傳》，《東都事略》卷一二一《童貫傳》。

⑦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道學》注引王黼《宣和殿降聖記》。

⑧ 參見拙作《〈宋史·林靈素傳〉補正》，載《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3期。

“神霄玉清王，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長生大帝君。既下降于世，乃以其弟主東方，青華帝君領神霄之事。天有九霄，而神霄爲最，其治曰府，青華帝君乃曰判府天尊，而靈素乃其府仙卿曰褚慧，亦下降佐帝君之治，又目一時大臣、要人皆仙府卿吏。若魯公曰左元仙伯；鄭居中、劉正夫若童貫諸巨闥率有名位。王黼時爲內相，乃曰文華吏；盛章、王革迭爲天府，乃曰仙獄吏；伯氏時主進奉，乃曰園苑寶華吏；又謂上寵妃劉氏曰九華玉真安妃也。”^①

不難看出，這套說教有兩個新特點：

一是直接神化政權。以前的道教說教，宣揚君權神授，通過神化君權來達到神化政權爲政治服務的目的。神霄說則把以皇帝爲首的中央機構說成是天上神霄府的下降，封有仙伯、仙吏“等八百餘官”^②，擴大了人神合一的範圍，直接神化了整個封建統治的核心集團。這樣，既麻痹人民，又拉攏了官僚，可使他們一心效忠皇帝，克服封建統治階級內部長期存在的爭權奪利弊病。

二是神權、皇權合一。過去出現的無論是“神仙托夢”，或是“天尊降臨”，均由道士操持，神權始終攥在

①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道學》注引《國史後補》。《太平實訓政事紀年》卷四載蔡京爲“左相仙伯”；《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八稱林靈素爲“書罰仙吏”；《宋史·林靈素傳》將盛章、王革誤爲“園苑寶華吏”。

② 《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八，政和六年二月。

高級道士手中，皇帝必須以“恩寵”才能換取。現在林靈素以“仙吏”自居，名義上公開把神權交給了宋徽宗，滿足了他急于神化皇權的慾望。正如時人蔡條所評：“初，劉、于、二王先生皆爲上所禮，然有神怪事多自方士也。及靈素至，乃以其事歸于上，而已獨佐之，每自號小吏佐治，故上下莫有攻其非者。”^①

“神霄說”使一籌莫展的徽宗找到了一條治國安邦的“錦囊妙計”，他異常興奮地稱贊道：“蓋嘗稽參道家之說，獨觀希夷之妙，欽惟長生大帝君、青華帝君體道之妙，立乎萬世之上，統御神霄，監觀萬國，無疆之休。”^② 賜林靈素通真達靈先生之號，贈金牌，許隨時進入宮廷^③，旋即又于景龍門城牆作複道通上清寶籙宮^④，以便往來。由是，徽宗開始了長達十年的神霄夢，中國歷史上的崇道活動至此也近于瘋狂。

第二節 “興立神霄大教”

自“天子心獨喜其事”，林靈素等人便慫恿徽宗有

①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道學》注引《國史後補》。

②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神霄宮》引徽宗《神霄玉清萬壽宮記》。《山右石刻叢編》卷三三；《閩中金石略》卷八；《福建金石志》、《續語堂碑錄》諸書有全文，作“立乎萬物之上”。

③ 《寶退錄》卷一引耿延禧《林靈素傳》。

④ 《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八，政和六年二月。“期門之事”即由此而起。

步驟、有計劃地創立神霄教派。政和六年（1116）二月，改道教隸秘書省。十月，詔遷誠感殿長生大帝君神像于天章閣奉安。七年（1117）正月，依徽宗之意，秘書省將天下道教劃爲五派：第一，天尊之教，以道德爲宗，元始天尊爲宗師。第二，真人之教，以清靜爲宗，太上玉晨天尊君爲宗師。第三，神仙之教，以變化爲宗，太上老君爲宗師。第四，正一之教，以誠感爲宗，三天法師靜應真君爲宗師。第五，道家之教，以性命爲宗，南華真人爲宗師。而林靈素等人所創感降仙聖，以教主道君皇帝爲宗師的“上清通真達靈神化之道”爲“高上之道”，居五派之上。并“再行條具，立爲永式”，由道錄院印行全國^①，正式宣告了一個新教派的產生，并以詔令的形式確定了它在宗教上的地位。此時，“宗師”和教名似乎還未正式確定。同年二月，宋徽宗伙同道士又編造了一個“青華帝君降臨神殿看望神霄玉清真王”的神話，詔林靈素集道士二千人于寶籙宮宣諭^②。大肆宣揚“神霄玉清王，今玉帝就命人主”^③，他“今日坐堂輿之上而神飛玉京，來仙境之真而迹凝禁御”。實行着“雖動而不失其所謂至靜，雖爲而實未嘗爲”的治國安

①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道學》。

② 《宋史》卷二一《徽宗紀》三。

③ 《高上神霄玉清真王紫書大法》卷一《總序大法源》。

民政策，是“通直接靈，澹然獨與神明居者”^①。四月，徽宗御筆：“朕每澄神默朝上帝，親受宸命，訂正訛俗。朕乃昊天上帝元子，爲太霄帝君。睹中華被金狄之教，盛行焚指、煉臂、捨身以求正覺，朕甚憫焉。遂哀懇上帝，願爲人主，令天下歸于正道。帝允所請，令弟青華帝君權朕太霄之府。朕夙夜驚懼，尚慮我教所訂未周，卿等表章冊朕爲教主道君皇帝……。”^② 登上了林靈素等人爲他準備的“宗師”寶座。從此，徽宗桃冠白簪，羽服寶輦，自詡爲“玉京金闕七寶元臺紫微上宮靈寶至真玉晨明皇大道君”或“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陽三五璇璣七九飛元大法師、都天教主”^③ 成爲神、人、教三位一體的主宰者。

神霄派的教名，官方文書雖不見載，文集中確已有全稱。徽宗末，知象州王安中《謝賜〈玉嬰神變經〉劄子》稱徽宗“總治神霄之政，下應中元福境，中國神洲帝王之位，建立大教，極度群生”^④。又說他“請命玉帝，來應昌會，興立神霄大教”。可見，此時神霄之名，官吏知曉，且已成定稱。

神霄派的宗旨，重和元年（1118）八月，徽宗御筆

①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道學》注引傅希烈《青華帝君降臨記略》。

②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道學》。

③ 《程史》卷八《玉虛密詞》。

④ 王安中《初寮集》卷三，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透露：“道無乎不在，在儒以治國，在士以修身，未始有異，殊途同歸，前聖後聖，若合符節。由漢以來，析而異之，黃老之學，遂與堯、舜、周、孔之道不同，故世流于末俗，不見大全，道由是以隱，千有餘歲矣。朕作而新之，究其本始，使黃帝、老子、堯、舜、周、孔之教偕行于今日。”^① 這種儒道合一的思想，道士們稱之為“教主道君之道”^②。

徽宗成為教主後，在全國瘋狂地推行神霄教，定道官，興道舉，改佛教，建宮觀，無所不為。重和元年（1118）十月，他到寶籙宮，以教主的身份，親自向官僚傳度《玉清神霄秘籙》，“會者八百人”^③。同時，徽宗還“潔精齋戒，洗心凝神”，在宮門仁濟亭書符咒水以賜百姓，據他說是“日以千計，不遑暇逸，勞不自憚，携幼扶老，策杖肩輿，匍匐雜遝，至者萬有餘衆”^④。宣和三年（1121）十月，徽宗又“御寶籙宮神霄殿，親授王黼等《元一六陽神仙秘籙》及《保仙秘籙》”^⑤。據載，當時大臣無不“名登真籙，位添近班，密受至文”。從而

①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道學》。

② 《古今圖書集成》神異典卷二五三《神仙部·徐若渾》。

③ 《皇宋十朝綱要》卷一八，重和元年十月癸卯。

④ 《宋會要》禮五之二引徽宗《御製寶籙宮仁濟輔正亭記》。

⑤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道學》。

“敢不剝心慕道，爲國捐軀，仰報君師全度之萬一”^①。徽宗退位時，亦親焚密表，請“神霄直日功曹”向玉帝報告^②，直到抓入金營，仍“著紫道服，戴逍遙巾”^③，一副至死不渝的癡迷狀。

第三節 置道學興道舉

在中國歷史上，道學、道舉始創于唐玄宗開元二十九年^④。宋初禁僧道棄教“來竊科名”^⑤。徽宗興神霄教，仿玄宗置道學^⑥，其時間見于史書者有二：一是政和六年（1116）閏正月^⑦；一是重和元年（1118）八月^⑧，兩者相差兩年零七個月。金中樞先生在《論北宋末年之崇

① 王安中《初寮集》卷三《謝賜〈玉嬰神變經〉劄子》，《奏傳墨卿就觀〈韓君文人內傳〉劄子》。

② 《程史》卷八《玉虛密詞》。

③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以下簡稱《要錄》）卷五，建炎元年五月辛亥注引沈良《靖康餘錄》。

④ 《新唐書》卷四四《玄宗紀》。

⑤ 《宋會要》選舉三之四。

⑥ “道學”一詞，在徽宗朝史書中有道家之學、道教、道教學校、學校道教專業等四義。

⑦ 《皇宋十朝綱要》卷一七，政和六年閏正月；《宋史》卷二一《徽宗紀》三。

⑧ 《宋大詔令集》卷二二四《天下學校諸生添治內經等御筆手詔》。《東都事略》卷一一《徽宗紀》，《鶴山集》卷三八《紫雲山崇仙觀記》。

尚道教（下）》一文中進行了考辨，認為政和六年（1116）閏正月繫誤記，並“以常理推之，立學與習經不能相距許遠”^①。

筆者以為：政和六年（1116）閏正月所置道學，可能是在政和四年（1114）三月道錄院辦短訓班基礎上建立的專門培訓高級道士的道教學院。《宋史·林靈素傳》所說：“遂立道學，置郎、大夫十等；有諸殿侍晨、校籍、授經以擬待制、修撰、直閣。”當是指學院內道士官職。重和元年（1118）八月所置道學，則是“即州縣學別置道齋授道徒”的道齋^②，即學校道教專科班。陳均《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八：“政和六年閏正月，置道學。重和元年，詔州縣學兼養道流。”把兩件事區分得十分清楚。

本文所用“道學”一詞的含義指道齋。徽宗創道齋的目的在于培養神霄派骨幹。他說：“夫人能洪道，非道洪人。敬非其人，道不虛行？”要改變儒道分流，士流于藝文之末俗和“人不教養，才不掄選，朝為僕斯賤隸，晚服冠裳，號為學道之士”兩種狀況，“以學道之士”，“出而顯教”^③。因此，徽宗“令天下學校諸生”添

① 《新亞學報》第8卷2期，1967年2月，又見《宋史研究集》第8輯234頁。

② 《宋史》卷一五七《選舉志》三。

③ 《宋大詔令集》卷二三四《天下學校諸生添治內經等御筆手詔》。

治《黃帝內經》、《道德經》和《莊子》、《列子》各一，各隨所願分治；“自今學道之士，……令入州縣學教養，并依現行學法”^①。

宋“自仁宗郡縣建學，熙寧以來其法浸備，學校之設遍天下”^②。徽宗朝有州、府、軍、監四百零九，縣一千二百三十四個^③。以縣設學，學內分齋，每齋三十人爲額。若這一詔令全面貫徹執行，全國應有道齋一千六百餘個，道徒不下四萬人，約占全國學生總數的五分之一^④。進入道齋的生源來自自願學道的百姓、隱逸的異人、佛教徒、儒生四類。其中和尚入道學“依道士法”^⑤；儒生換道齋且一直留意道教者，破格提拔。如宋祁之孫宋瑀，原爲陳州州學內舍生，曾撰《道論》十篇，重和元年（1118）寫《神霄玉清萬壽宮》，換道學內舍。徽宗“特與志士，仍許赴將來殿試”^⑥。

凡初入學者稱“道徒”。政府每年試經時撥放度牒，在學一年，不犯學規者可披戴入道籍。州學道齋上舍

①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道學》。

② 《宋史》卷一五五《選舉志》一。

③ 《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一；其中軍五十八個，據該志一至六統計。《職官分紀》卷四〇作“諸路府州軍監，凡三百六十有五”。

④ 《太平治蹟統類》卷二八引羅靖《雜記》云，徽宗朝有學生“二十一萬餘員，爲屋九萬二十餘楹”。

⑤ 《宋史》卷二二《徽宗紀》四。

⑥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道學》。

生，每年秋天貢入京師辟雍^①，稱“貢士”。辟雍考試後，按成績升入太學上舍者，依貢士法，許同儒生一樣襴服革帶，參加三年一次的殿試，“當別降策問”^②，合格者稱“登科之人”。待唱名後，補道職稱“入仕”。

道職有元士至志士十等，秩位正五品至從九品。“初入仕補志士道職，已上取旨”。取得了道職，就享有同級官員的政治待遇。徽宗規定：“元士以下，資任請給，各隨品依品官法。唯人從不差兵士，役人止于宮觀內量差，其叙位在本品之下。”^③

道學登科之人的差遣位置是宮觀。重和元年（1118）詔：“應天下神霄玉清萬壽宮、天慶觀，知及副知，將來有闕，并以學校登科人士充，其餘宮觀亦依此。”^④差遣需候闕而授，如饒州道士曹與善，重和元年“以道學上舍貢于京師”，宣和三年（1121）方為本州神霄宮副知宮^⑤。

① 屬太學，類今大學預科部，學制一年。“四講堂，百齋，齋列五楹”，每齋仍三十人，見《宋會要》職官二八之一〇。

② 《宋大詔令集》卷二二四《天下學校諸生添治內經等御筆手詔》。

③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道學》，《能改齋漫錄》卷一三《詔學士治大小經及增置士名分入品官》。

④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道學》。

⑤ 《夷堅丙志》卷一一《李鐵笛》。原文作“政和中，以道學上舍貢于京師，與河北李陶真道人相識”。李宣和三年來謁，題詩曰：“一別仙標歷四春，神霄今復又相親。”推知“政和中”為“政和末”之誤，即重和元年。

道學，宣和二年（1120）正月罷^①，存世僅一年半，但它已形成一套嚴密的體系，為徽宗推廣神霄教選拔出一批人才，對崇道活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從另一個角度看，這種大規模的道教人才培訓，無疑對北宋末道書層出、教派興起產生了潛在的影響^②。

第四節 改佛從道

佛教“動搖興作，為力甚易”，又“能箝人情而鼓以禍福”，自東漢傳入中國^③，到宋代，“人之趨者衆而熾”^④。其寺院、僧尼數量和勢力範圍，道教不及其十分之一。從宋初以來，佛教打着各種旗號與道教爭地盤，爭信徒。面對如此強大的競爭對手，宋徽宗為發展神霄教，政和七年（1117），首先將部分僧寺改充宮觀，並以“立賜度牒、紫衣”為餌，誘僧尼從道^⑤。重和二年（1119）正月八日，又以“道德一，風俗同”^⑥為理由，

①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道學》。

② 有關道齋問題，可參見拙作《北宋道齋鉤沉》，載《中國道教》1993年3期。

③ 《羅氏識遺》卷六《佛入中國》條考證後認為“佛傳中國，晚周也”。今未從。

④ 《攻媿集》卷五七《望春山蓬萊觀記》。

⑤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道學》。

⑥ 《宋大詔令集》卷二二四《佛號大覺金仙等御筆手詔》。

強制性地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爲仙人，大士之號。僧稱德士，寺爲宮，院爲觀，即住持之人爲知宮、觀事”，僧尼均穿道服、戴冠執簡。并令每路派監司一員總其事，至遲一季改易完畢^①。

對徽宗這一舉動的性質，研究者們多認爲是“毀佛”或“廢佛”^②，孫克寬先生甚至說：“較之歷史‘三武之禍’，有過之無不及。”^③這種定性似乎拔得太高了一點，無論是“毀”或“廢”，都有破壞，不允許存在的意思。我們熟知的“三武一宗”廢佛，是撤寺院、毀佛像，強迫僧侶還俗，而徽宗并非如此。政和七年（1117），詔無道觀的州縣改一寺院爲神霄宮時，就有人說徽宗“廢佛”，徽宗認爲這是“奸人造言”，“搖惑衆心”，立即下詔曰：“比以天下道宮數少，又卑隘圯壞，不足以寅奉上真。悉欲營造，深慮勞民動衆，材木之費，必致科擾，改以僧寺以充。僧宇猥多，不勞而易辦。訪聞奸人造言，謂將毀拆寺院，沙汰僧徒，搖惑衆心，中外駭聽。夫道一而已，冲虛無名，真空不二，本自不殊，隆此而廢彼，豈朕志哉？可布告中外，敢有造

①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道學》。

② 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第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版第631頁；任繼愈主編《中國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479頁。

③ 《宋元道教之發展》上冊，東海大學，1965年5月版，第106頁。

言者，賞錢一千貫，以違御筆論。”^① 重和二年（1119）正月的詔書中也明確地說：改僧爲道後，“不廢其教，不害其禮”。“應寺院屋宇、田產，常住，一切如舊，永不改革。有敢議者，以違御筆論”^②。重和元年（1118）四月所毀佛經，也只是道錄院從六千餘卷^③ 佛經中查出的“詆謗道儒二教惡談毀詞”^④。換言之，此時佛教的經典、田產、房屋、佛像、僧侶及管理機構仍存在，他們依舊可按佛教的禮儀進行崇拜和法事活動。因而，與其說“廢佛”、“毀佛”，還不如說徽宗改造佛教，去掉其中不合自己要求部分更爲確切。宋人吳曾有句話點到了實質，“以僧爲德士，使其加冠巾，其意以釋氏出其下耳”^⑤。

值得注意的是，徽宗的改造舉措，也針對儒教。崇寧五年（1106），令將寺、觀中孔子像迎回學舍供奉。重和元年，強迫太學、州縣學學生習道經，引誘儒生轉學道教。陳州州學有一半人轉入道齋，徽宗稱贊是“本州州學教授、當職官推行有方”^⑥。同年，又詔有司，使學

① 《宋大詔令集》卷二二三《敢言毀拆寺院沙汰僧徒者以違御筆論詔》。

②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道學》。

③ 《文獻通考》卷二二七《經籍考》引《宋三朝志》說：真宗時有佛經“五十八部，六千四十七卷”，可見佛教經典在北宋發展不太大。

④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道學》。

⑤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饒德操自號依松道人》。

⑥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道學》。

者治御注《道德經》，科舉考試“間于其中出論題”^①。宣和元年（1119），“帝親取貢士卷，考定能深通內經者，升之以爲第一”^②。這實際上也是要儒學向道教靠攏，在改造方式上只不過是誘導而不是強制而已。

至于在改造佛教過程中有些偏激行爲，如焚毀了一些“窮釋老之教源，極品藻之名理”的好書^③，泗州改普照寺爲神霄宮毀了佛像^④，亦不是明目張膽。普照寺佛像，道士們“雖已入據室宇，而未敢撤毀”，後出金帛募一趙姓不肖子毀^⑤。這不是徽宗之過，徽宗規定只是改佛飾爲道裝。雖然宋人亦有用“毀”、“廢”等字眼來標明這件事的性質^⑥，然多聯係林靈素，以突出其奸佞，今天我們評價歷史事件，就不可帶有古人之偏見。

徽宗改佛從道造成了兩個較嚴重的後果：

一是導致了佛教徒與政府的對抗。《北澗集》載：“林靈素假道士服，禍基播遷，易緇于黃，天下從之；不則竊負而逃，槁死林壑。”有道法師者，“不奉明詔以改德士”，被黥面流放道州，“過午不食，歌咏至化”^⑦。

① 《能改齋漫錄》卷一三《詔學者治御注〈道德經〉》。

② 《宋史》卷一五七《選舉志》三。

③ 《文獻通考》卷二二七《經籍考》。

④ 《雲龍漫抄》卷一。

⑤ 《夷堅三志己》卷九《泗州普照像》。

⑥ 如《宋史》卷五七九《王衣傳》，《夷堅三志己·泗州普照像》。

⑦ 《北澗集》卷六《道法師逸事》。

襄陽鹿門寺住持燈禪師，“童身事佛，有死無二”，不媚道士，“天下叢林聞而壯之”^①。宣和元年（1119）上元節，徽宗登樓觀燈，一緇衣童行躍出人群，責罵徽宗破壞佛教，被“斷其足筋，俄施刀轡，血肉狼籍”。連蔡條也感嘆道：“嗚呼，浮屠氏實有人！”^② 公開反對“改僧爲德士，一時浮屠有以違命被罪者”，于是諷刺挖苦這場改造便蔚然成風。京師一長老，道行甚高，有人問：“戴冠兒穩否？”答曰：“幸有一片閑田地。”此意甚委婉，但“直以爲游戲耳。”^③ 有無名子作《夜游宮》詞云：“因被吾皇手詔，把天下寺來改了。大覺金仙也不小。德士道，却我甚頭腦。道袍須索要。冠兒戴，恁且休笑。最是一種祥瑞好。古來少，葫蘆上面生芝草。”^④ 臨川饒節，棄儒爲僧，作《改德士頌》詩五首，在士大夫中廣爲流傳^⑤。在僧尼的帶動下，許多官僚和士大夫也卷入這場鬭爭。皇太子趙桓因改德士事在殿上爭吵，并帶中外十五僧人與林靈素“鬭法”^⑥。蔡京素奉道教，對“改僧爲德士皆加冠巾”亦“不以爲然，嘗爭之，不

① 《湖北金石志》卷一〇宋釋覺範《鹿門燈禪師塔銘》。

② 《鐵圍山叢談》卷五。

③ 《梁谿漫志》卷八《改德士頌》。

④ 《夷堅三志己》卷七《善謔詩詞》。

⑤ 《倚松詩集》卷二《改德士頌五首》。《能改齋漫錄》卷一一；《夷堅三志己》卷七同。

⑥ 《賓退錄》卷一引耿延禧《林靈素傳》。

勝”，便站到僧尼一邊，公開諷刺這件事^①。平日信仰佛教或與僧人關係密切的官僚如陳瑩中等也紛紛寫詩作文表示對僧尼的安慰，對此事的不滿^②，使宗教矛盾一下尖銳起來。

另一後果是佞道惡徒權勢膨脹。隨着對佛教勢力的抑制，神霄教的獨尊地位愈來愈突出，他們的權勢迅速擴張，朱弁《曲洧舊聞》卷六載：“政和後，黃冠浸盛，眷待隆渥，出入禁掖，無敢誰何，號‘金門羽客’，恩數視兩府者凡數人”。其中以林靈素最爲典型：他初封四字先生，後升爲六字；職至冲和殿侍晨，授中大夫真官^③。平日對大臣、貴妃“同列仙班，禮當不拜”^④。每遇逢七講經布道，宦官、道士導引宰執百官于其座下，“帝設帷其側，靈素高居其上，使人于下請問”，儼然一太上皇。當時道士、宦官有不滿之事，莫不通過林以玉帝告諭來達到目的^⑤。他勾結宦官，殘害同道^⑥，誣陷大臣^⑦，干預朝綱^⑧，無惡不作。他的詩，宰相之子爲其立

① 《避暑錄話》卷下。

②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饒德操自號依松道人》。

③ 《宋史》卷二一《徽宗紀》三。

④ 《睽車志》卷一。

⑤ 《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八，重和元年十月。

⑥ 《鐵圍山叢談》卷二。

⑦ 《宋史》卷三二八《王冢傳》。

⑧ 《宋史》卷三七九《王衣傳》。

碑刻石^①；他的畫像，官吏供奉于正堂^②。其徒美衣玉食幾二萬人，出入呵引，敢與諸王爭道。京人稱林靈素爲“道家兩府”^③，即道教宰相。在州縣，神霄教徒“恃聲方張，傲藐特甚”，強與地方官爭高下^④。“所謂知宮者，不過挾勢欺民，規財養婦，飲酒茹葷，不修身檢，恃崇道之勢而動”^⑤。“群道無賴，官吏無敢少忤其意”^⑥。他們“犯法，州縣吏不敢誰何；士大夫遇之如避垢污”^⑦，百姓怨聲載道。

第五節 編造神霄道書

一、徽宗編撰者

《道德真經注》。《郡齋讀書志》、《文獻通考》、《宋史·藝文志》作《老子解》二卷。現存《道藏》本爲《御解道德真經》四卷，其中《道經》、《德經》各二卷，並收有登仕郎章安《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十卷，太學

① 《越中金石錄》卷三《林靈素詩刻》。

② 《藏一話腴》乙集卷下。

③ 《宋史》卷四六二《林靈素傳》。

④ 《夷堅三志己》卷八《竹冠道士》。

⑤ 歐陽澈《歐陽修撰集》卷三。

⑥ 《老學庵筆記》卷二。

⑦ 《鴻慶居士集》卷二三《靜素法師鄭君祠堂記》。

生江澄《御注道德真經疏義》十四卷。是書重和元年(1118)八月頒行，九月刻石于神霄宮^①。

《冲虚至德真經注》。《長編紀事本末·道學》：“宣和五年十一月癸亥，詔國子監刊印《御注冲虚至德真經》，頒之學者，從祭酒蔣存誠等奏請也。”現存《道藏》作《冲虚至德真經義解》，爲六卷。

《〈南華真經·逍遙游〉真義指歸》。“乃宋徽宗道君皇帝御製是也”^②。

《西升經注》三卷。徽宗政和間自序“是書蓋與《五千言》相爲表裏，不得不盡心焉”。

《無量度人經注》，二卷。“徽宗御書而注之”，“宣和六年八月四日詔賜左丞范致虛”^③。

《天真示現記》三卷。政和三年十一月“以天神降，召告在位，作《天真降臨示現記》”^④。

《聖濟經》。《玉海》卷六四：“十卷，政和中御製并序。體真、願化、慈幼、達真、正紀、食頤、守機、衛生、醫理、審劑凡十篇；陰陽、適平、精神、內守而次，凡四十二章”。宋書目著作多將此書列入醫學類，從篇名看，實爲道教內丹中養氣守神之醫書。政和七年

① 《宋史》卷二一《徽宗紀》三；《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神霄宮》。

② 《高上神霄宗師受經式·解注》。

③ 《郡齋讀書志》卷五上《御序集注無量度人經二卷》。

④ 《宋史》卷二〇五《藝文志》四；《宋史》卷二一《徽宗紀》三。

(1117) 已設有注解《聖濟經》所，由道士劉棟兼領。重和元年(1118) 令太學道齋兼講^①。

《金籙齋贊咏》。收入張商英所編《金籙齋三洞贊咏儀》下卷。有玉清樂、上清樂、太清樂、步虛詞、散花詞、白鶴詞各十首。繫徽宗爲行齋時所寫唱贊歌詞，當是《高上神霄宗師受經式》所說《政和御製金籙中科儀》的一部分。

另有《西京延福宮記》^②、《神霄玉清萬壽宮記》、《艮嶽記》^③、《九鼎記》^④、《九星二十八宿朝元冠服圖》^⑤、《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符圖序》、《道教靈驗記序》等等。

二、官僚編撰者

《金籙齋三洞贊咏儀》，三卷；《金籙大齋啓盟儀》、《金籙大齋神職說戒儀》、《金籙齋三朝儀》、《金籙齋解壇儀》、《金籙齋投簡儀》各一卷。尚書右僕射張商英編撰，現均存于《道藏》。

《黃籙盟真玉檢》。知越州翟汝文“參諸三洞之典，

① 《宋會要》崇儒六之三五；《宋史》卷一五七《選舉志》三。

② 《宋朝事實》卷三。

③ 《揮塵後錄》卷二。

④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八《九鼎》。

⑤ 《宋史》卷二二《徽宗紀》四。

總以四事之門”而成的齋儀書。就序文所言，卷帙相當龐大^①。

《宣和殿降聖記》。御史中丞王黼撰，叙長生大帝君、青華帝君降臨宣和殿事^②。

三、官道合編者

《道史》、《道典》。重和元年（1118）九月，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教事為紀志，賜名《道史》^③。宣和元年（1119）八月詔“自龍漢止五代為《道史》，本朝為《道典》”^④。宣和三年（1121）十一月，詔“道紀斷自天地始分，以三清為首，三皇而下帝王之得道者，以世次先後列于紀。為天地、宮府、品秩、輿服、符籙、儀範、禁律、丹石、靈文、寶書等十二志。男真自風后、力牧而下，女真自九靈元君而下，及臣庶之得道者，各以世次先後為傳”^⑤。時蔡攸提舉道錄院，林靈素“被旨修道書”^⑥，劉棟為編修《道史》檢討官^⑦。

① 《忠惠集》卷八《黃籙盟真玉檢序》。

②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道學》。

③ 《宋史》卷二一《徽宗紀》三。

④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道學》。龍漢：道教年號，相當于夏商時代。

⑤ 《混元聖紀》卷九。

⑥ 《寶退錄》卷二。

⑦ 《宋會要》崇儒六之三。

《韓君丈人內傳》。稱徽宗御製，云“玉府西臺之藏，九天羽童之記，昊都蔚陽之崇，南極敷華之論，自太素渾淪，梵氣融結，三景植立，萬化生成，悉具此書”。其作用“聞則凡骨可以超生”，“識則七祖可以獲庇”^①。考“韓君丈人”，乃棣州劉棟政和七年（1117）所遇“真仙”，重和元年（1118）三月劉棟第二次赴闕^②。又徽宗允許給事中傅墨卿寫錄是書，傅宣和中接替路允迪為給事中，故該書當是宣和初劉棟所撰。

《玉嬰神變經》，全稱《高上玉清神霄真王說太一保胎玉嬰神變妙經》。高上玉清神霄真王，簡稱“玉真王”即“長生大帝君”。徽宗信林靈素之說，“乃悟本長生大帝君”^③，是書當為政和末年道流所編造。宣和元年（1119）十一月，依蔡京奏準刊印頒行^④。該經融佛道之說，主要叙神霄派的宇宙生成觀和內丹吸氣保神養心術。認為“上至九品聖人，下至九地無窮世界之衆，均受道氣，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而茫昧久矣”。“惟不知道神生氣之本，而神不足禦氣，氣不足養心，因業流浪，無所終極”。所以，徽宗降為人主，興立神霄教，是經

① 《初寮集》卷三《奏傅墨卿被旨觀〈韓君丈人內傳〉劄子》。

②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方士》。

③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道學》引王黼《宣和殿降聖記》。

④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神霄宮》。

“因以下傳于世走骨之徒”^①。

四、道士編撰者

《集成玉篇》。集“九天秘書、龍鳳章篆、九等雷法而成”。是書包括：《雷書》五卷；《明點綱紀錄》^②；《金火天丁神霄三氣火鈴歌》；《釋經詆誣道教議》一卷^③；《歸正議》九卷。均為林靈素編撰。其中《火鈴歌》，《道法會元》卷一九九收有全文；《歸政議》為“佛書中非道家者”^④。當是重和元年（1118）四月道錄院所上分為九卷的釋經中詆謗道儒的“惡談毀詞”^⑤。

《青華帝君降臨記略》。傅希烈撰，記政和七年（1117）二月青華帝君降臨事。傅，處州人，茅山道士，劉混康之徒，時為左右街道錄院道錄^⑥。

《高上神霄玉清真王紫書大法》。叙神霄派神系、神職、宮域、道法等。該書序云：玉清王憫眾生苦難，詣上帝處請得“《神霄真王秘法》一部三卷”，“上隱萬天之禁，中隱神仙萬年之法，下明治人、治鬼、保國、寧家之道”，“今遇甲辰之昌運，乃道君統人主之辰，所以

① 《初寮集》卷三《謝賜〈玉嬰神變經〉劄子》。

② 《仙鑒》卷五三《林靈素》。

③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道學》。

④ 《文獻通考》卷二二五《經籍考》。

⑤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道學》。

⑥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道學》。

闡妙道于斯時，度靈文于寶籙”^①。可知是書爲宣和六年（1124）造。當時只有三卷，另九卷爲後人所續。現存《道藏》本爲十二卷。

據宣和間成書的《高上神霄宗師受經式》一書統計，當時神霄派的道書有七十餘種，經傳、齋醮、科儀、符籙之書無所不備，其中重要的有：

《高上神霄太上洞玄靈寶度人經》，六十一卷。稱是書“出于神霄東極華堂瓊室之中，乃歷劫禁秘未傳經也。得遇此道，保己則登升三境，爲人則滅却百疴”。《靈寶度人經》作者編撰時代不詳，北宋前爲一卷，此時增加了六十卷。

《高上神霄玉清秘籙》。《宋史·曾幾傳》：林靈素“作符書《神霄籙》，朝士皆趨之”。道士們稱此爲“上清之標冠矣，可輔大洞之品而受佩如法。隨其學，功各如本籙所言”。重和元年（1118）及以後徽宗在寶籙宮向臣僚傳授的即此。

《神霄紀聖秘錄》。“乃述長生大帝君同青華帝君前後飛神臨降禁掖，昭示靈化之事”。當是王黼《宣和殿降聖記》與傅希烈《青華帝君降臨記》的翻版。

《神霄玉府東西二臺掌治諸仙卿秘傳》。“乃紀述諸仙卿修真得道，掌領神霄職任之事”。此屬爲蔡京、鄭

^① 《高上神霄玉清真王紫書大法》卷一《法論》。

居中、王黼、蔡攸等人編造的神話。

《高上神霄玉清真王長生大帝降生記》。爲徽宗編造的神話^①。

《高上神霄宗師受經式》還載“神霄府內府……有歷劫未傳禁秘寶經一千二百卷”，“載于東西華堂，自太平啓運壬辰、庚子之後，漸當顯降”。大臣的奏劄亦稱“三華隱道，元始玉文，赤明開圖，猶秘于瓊臺金闕之上。壬戌應運，乃出于宛利契賢之界”^②，可見神霄派當時編造和出籠的道書數量不少。

第六節 遍建神霄宮于天下

“帝惑于林靈素之言，建宮觀遍天下”^③。政和六年（1116）二月，供道士們設醮布道、講經傳籙的上清寶籙宮成^④。是宮“跨城之外，浚壕深者水三丈。東則景龍門橋，西則天波門橋”，占地逾頃畝，爲屋數百間。“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水清流，列諸館、舍、臺、閣，多以美材爲楹棟，不施五彩，有自然之勝，上下立亭宇不可勝計。若江南陳後主三品之石，姑蘇白樂天手植之

① 以上書及引文均見《高上神霄宗師受經式》。

② 《初寮集》卷三《謝賜〈玉嬰神變經〉劄子》。

③ 《長編拾補》卷三七，重和元年五月丁亥注引陳涇《續通鑑》。

④ 《宋東京考》卷一三《上清寶籙宮》。

檜，皆取以實之”^①。“中殿以事高真，號曰‘始清’；西以奉本命，號曰‘天祥’；東以居其徒，集修身學道羽衣之士，請命上帝，以受金籙，行正一靈文玉笥考照法。又即宮門之西，于臨道衢營屋數拾楹，中建亭曰‘仁濟’，選其徒修潔禁行者使行其術，以濟萬民”，“一亭不足容，增其北，更為亭曰‘輔正’”^②，是神霄派法會總壇。

京師除寶籙宮外，又有神霄玉清宮，政和七年（1117）五月以玉清和陽宮改建^③。是宮位于皇宮之南，“上膺南極，偉殊祥之創見，悅微妙之難測”，“總諸天而位中，靈妃、上賓列于西，仙伯、天輔列于東。諤諤群卿，峨峨景從，往往名在丹臺而身為世輔。象圖孔肖，後先攸序。闢金堂，啓玉室，駭寶輪之飛動，森鸞仗之紛飾”^④。設有戒壇，為全國神霄派的十方叢林，時稱“神霄上院”。

政和七年，“神霄宮事起，土木之工尤盛”^⑤。徽宗比詔四方，廣營神霄小廟（時稱“神霄下院”）。二月十三日，詔改作神霄玉清萬壽宮，小州、軍、監無道觀者

① 《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八，政和六年二月。

② 《宋會要》禮五之二引徽宗《御製寶籙宮仁濟輔正亭記》。

③ 《宋史》卷二一《徽宗紀》三。

④ 《玉照新志》卷二引李堯臣《廣汴都賦》。

⑤ 《老學庵筆記》卷二。

以僧寺充，于殿上設長生大帝君、青華帝君聖像^①，“已而凡縣皆改一僧寺爲神霄下院”^②。名曰改建，多繫新修。鎮江府以龍游寺爲宮，大建殿臺閣庵，漕臣詹度督工，費時近一年方畢^③。朱勔在蘇州市中孫老橋建神霄宮，“凡橋東西四至壤地室廬……合數百家，期五日盡徙，郡吏逼逐，民嗟哭于路”^④。按徽宗朝州縣數推算，當時有神霄宮千餘座。因此，劉克莊說：“林靈素輩出，神霄宮遂遍天下。”^⑤

宮中陳設，法式如一，不準更改，以嚴奉祀。宮門外豎石刻《御注道德經》和徽宗親筆書寫的《神霄玉清萬壽宮記》。門“視至聖文宣王（孔子）廟立戟”^⑥。主體建築神霄殿“皆賜威儀，設于殿帳座外”。殿中塑像“以長生大帝君，青華帝君爲主，其次曰蓬萊靈海帝君，西元大帝君，東井大帝君，西華（青都）大帝君，清（都）〔霄〕大帝君，中（黃）〔皇〕大帝君。又有左、右仙伯，東、西臺史二十有二人，繪于壁。又有韓君丈人，祀于側殿，曰此神霄帝君之高賓也，其說皆出于林

①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神霄宮》。

② 《老學庵筆記》卷九。

③ 《浮溪集》卷二〇《鎮江府金山神霄宮碑記》。

④ 《宋史》卷四七〇《朱勔傳》。

⑤ 《後村集》卷九一《饒州天慶觀新建朝元閣記》。

⑥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神霄宮》。

靈素、張虛白，劉棟”^①。知越州翟汝文對神霄宮的陳設嘆述道：“殊庭秘宇，象紫極之規摹；列戟崇牙，衛真游于飈欵。分頒率土，焜耀衆觀。……乃仿赤霄，肇新華構。出神兵于武庫，用赫威靈；命乘驛之王人，寵貽方面。壯彤圍之宏敞，偉獸楯之騰挐。臣嘆預守符，獲窺聖作，東皇太一，追誦楚臣之《九歌》；壽宮神君，喜聞漢家之故事。”^②其景象真可謂欣欣嚮道！

在建宮過程中，徽宗爲防止官吏怠惰，違背法式，重和元年（1118）正月，“御筆：天下州軍置神霄宮處，監司候了日分詣檢察以聞。”^③二月，又“令諸路提刑廉訪巡按所至，躬詣新宮瞻視考驗，究其避就，觀其廢舉，察其設施，具奏，將有考焉”^④。把神霄宮的建置情況與官吏的考課聯繫起來，並給予獎懲。博州修神霄宮如法，守貳、當職官并廉訪使各遷一官。知河陽王厚，改建神霄宮提前畢工，進職一等。知西安解潛，轉遙領刺史，“改建神霄宮推賞也”^⑤。知建寧府蔡嶷“先一路奏辦”神霄宮，下詔褒獎，召爲學士承旨、禮部尚書^⑥。

① 《老學庵筆記》卷九。

② 《忠惠集》卷六《謝賜神霄宮戟表》。

③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神霄宮》。

④ 《宋會要》禮五之五。

⑤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神霄宮》。

⑥ 《宋史》卷三五四《蔡嶷傳》。

知泗州葉默，責授單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坐改建神霄宮不如法”^①。知登州宗澤，建神霄宮不虔，除名編管。知建昌陳并，改建神霄宮不虔及科決道士，勒令停職^②。知河南府蔡居厚，“建神霄宮度地淤下，爲道士交訴，徙汝州”^③。開封鄆陵知縣劉汲，“奉行神霄宮不如令，……徙通判隆德府”^④。知温州郭敦實，知秀州蔡崇，知岳州傅惟肖、祁門令葛長卿等均因改建神霄宮事，勒令停職^⑤。據《宋史》及《長編紀事本末》統計，政和末至宣和初，因神霄宮事，處罰知州級官員九人、知縣二人。重和元年（1118）十月二十二日，又立“殿最之法”，知州、通判每十日到神霄宮檢察一次，置籍書其當職官奉祀之優劣，作爲升遷獎懲之依據^⑥。

神霄宮的修建，由州到縣，持續七、八年，時間久，規模大，要求嚴，實爲中國歷史之所罕見。陸游有詩道：“太霄帝君神霄府，一日璽書行海宇。築宮奔走誰敢後，萬牛挽材山作礎。”^⑦王明清指出：徽宗“崇信道教，土木之工興矣。一時佞倖因而逢迎，遂竭國力而

①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神霄宮》。

② 《宋史》卷二一《徽宗紀》三。

③ 《宋史》卷三五六《蔡居厚傳》。

④ 《宋史》卷四四八《劉汲傳》。

⑤ 《宋史》卷三四八《黃葆光傳》。

⑥ 《宋會要》禮五之五、六。

⑦ 《劍南詩稿》卷三《護國天王院故神霄玉清萬壽宮也……過之有感》。

經營之”^①。趙佶自己也承認：“詔天下建神霄玉清萬壽宮嚴奉祀，自京師始，以致崇極，以示訓化，累年于茲。”^②

徽宗的崇道促進了道教符籙派尤其是神霄派的迅猛發展，也造成了奸臣擅權，政治黑暗，財政崩潰，階級矛盾尖銳等嚴重後果。宣和七年（1125）十月，金兵分兩路侵宋，會寧鼙鼓動地來，驚破徽宗神霄夢。十二月，退位前詔“神霄宮除元手詔撥賜地土外，餘并還元來去處”^③。欽宗即位，靖康元年（1126）二月，罷宰執領神霄宮，七月四日，詔還僧尼寺院田地^④。靖康二年（1127）二月，隨教主道君皇帝“北狩”，神霄派勢力迅速減退，便由官方轉向民間發展。

① 《揮塵後錄》卷二。

②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神霄宮》。

③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神霄宮》。

④ 《宋會要》禮五之六。

第四章 宋高宗尊崇道教以固皇位

第一節 興建宮觀

景靈宮。渡江後，趙宋王朝自聖祖以下神御皆寓温州天慶觀。紹興十年（1140）六月，以高世則爲景靈宮使，判温州，專奉神御。十三年（1143），臣僚言：“景靈宮以奉祖宗衣冠之所，即漢享廟也。今就便殿設位以饗，未副廣孝之意。”二月，詔以臨安新莊橋西劉光世賜第建景靈宮。築三殿，聖祖居前，宣祖至徽宗居中，昭憲而下二十皇后居後。九月，奉安列聖神御。十八年（1148）五月，建景靈宮道院于太一宮齋殿後地。二十一年（1151），劉氏子孫獻餘地。九月，增築前殿五、中殿七、後殿十七。自是齋殿、進膳、更衣、寢殿次第俱備。景靈宮自東殿而右爲大堂三；臨池有明樓，分左右，旁有蟠桃亭。堂南爲西齋殿，遇郊裡恭謝，設宴賜花于此。西有流杯堂、跨水堂、梅亭；北爲四并堂。景靈宮設有內侍七人提舉宮事，道士十人奉晨香夕燈之職，吏卒二百七十六人負責侍衛，規模宏大。是南宋四

時薦饗、帝后生忌、宰臣行香、僧道法事之集中地^①。

太一宮。即南宋東太一宮。五福太一，共十神，凡行宮五，四十五年一移，方書稱所臨之地，歲稔無兵疫。宋自太宗始祀。南宋初，權奉于錢湖門外惠照寺僧舍。紹興十七年（1147）十一月，奉禮寺奏宜設位塑像，詔擇新莊橋南地建。十八年（1148）二月宮成，有大殿、元命、三清、火德及挾殿等計一百七十四間。兩廡繪三皇五帝、日月星辰、嶽瀆、九宮貴神等，從祀者一百九十有五。依太平興國舊制，四立日皇帝親祀如上帝禮^②。

萬壽觀。紹興十七年建，位于新莊橋之西。太霄殿奉昊天，寶慶殿奉聖祖，長生殿奉長生帝，西則純福殿，奉皇帝本命星官。後殿十二楹，爲室二十二，奉太祖以下神御。三十二年（1162），建晨華館道院于東。本觀掌觀內侍二人，道士十一人，吏卒一百五十五。四時廟獻，上由御圃詣觀諸殿行香致禮。皇帝生辰、聖節，道士就純福殿做道場^③。

-
- ① 《玉海》卷一〇〇《紹興景靈宮》，《夢梁錄》卷八《景靈宮》，《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以下簡稱《朝野雜記》）甲集卷二《今景靈宮》。
- ② 《玉海》卷一〇〇《紹興太一宮》，《夢梁錄》卷八《東太乙宮》。建宮時間《中興小紀》卷三三繫于十七年十二月癸卯。房屋間數《朝野雜記》甲集卷二《太一宮》作一百七十楹。
- ③ 《夢梁錄》卷八《萬壽觀》，《朝野雜記》甲集卷二《萬壽觀》，《宋會要》禮五之二三。建觀時間不詳，《要錄》卷一五六作紹興十七年四月辛丑改築，《宋會要》有紹興五年“萬壽觀言”。

旌忠觀。紹興二十二年（1152）建。紹興元年（1131）十月，秦鳳經略使吳玠言，陝西出師前，禱于和尚原東南三聖廟，屢獲靈應。詔賜廟額。三年（1133），張浚等于杭州城南杳道擇地建本廟。十九年（1149），楊存中奏三聖靈應昭著，乞以旌忠觀爲額，從之。後因建德壽宮橋拆觀，二十二年八月，詔以臨安覺苑寺地建三聖旌忠觀，所需財物盡給，并賜白金千兩^①。

此外，高宗還建有德壽宮、四聖延祥觀、中興顯應觀、報恩光孝觀、三茅寧壽觀等大型宮觀。紹興二十五年（1155），詔修臨安洞霄宮，“以皇太后之命，建昊天殿、鐘樓、經閣，表以崇閤，繚以修廡。費出慈寧宮，梓匠工役具于修內步軍司。中使臨護，犒賜踵至”^②。紹興二十六年（1156），有旨重修臨安天慶觀，賜田五頃，除其賦。聖祖殿成，又御書《道德經》，賜錢萬緡爲賞^③。南宋的御前宮觀，百分之八十繫高宗所建，特別是定都杭州後，高宗爲點綴都城氣氛，仿北宋汴京規制，宮觀廟宇無不興修。李心傳在《朝野雜記》甲集卷二《渡江後郊廟宮省》條給他列了一個建築繫年，從紹興十二年（1142）起到紹興二十八年（1158），幾乎年年有大型項目興修，并說“凡定都二十年，郊廟宮省始備

① 《宋會要》禮五之一四；《玉海》卷一〇〇《紹興旌忠觀》。

② 《渭南文集》卷一六《洞霄宮碑》。

③ 《咸淳臨安志》卷七五《宮觀·天慶觀》及盧壯父記。

焉”。

高宗時宮觀規模，因資料匱乏，多不詳盡。紹興十七年（1147）建東太一宮時，高宗曾說：“建宮以昭事神之意，不可崇飾華侈。”宮成，計一百七十四區^①。由此推知，高宗所興建的並不是簡易宮觀。還應注意的是，南宋半壁河山，雖占有江南富庶之地，但它長期同金作戰，軍費開支龐大。紹興和議後，每年又要向金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在財政如此緊張的情況下，高宗尤垂意宮觀的興建，足見其對道教之尊崇。

第二節 崇奉崔府君及“四聖”

崔府君，姓崔，不知名字，唐貞觀中為相州滏陽縣令，再遷蒲州刺史^②。據說他公正廉明，晝審陽，夜審陰，判案準確；殺蛇治水，為民造福，被玉帝召為“磁州土地”^③。唐太宗令刑曹曹弋編錄其靈迹五十餘條傳于世，後人立廟祭祀，廟旁建有道觀。“河朔人奉之五百

① 《玉海》卷一〇〇《紹興太一宮》。

② 《長編》卷一一七，景祐二年七月丙戌。《要錄》卷一〇，《中興小紀》卷一，《朝野雜記》甲集卷二，諸書均以其為東漢崔愛，樓鑰據《仁宗實錄》及舊碑記，王象之據《國史》、《長編》考訂為唐人。

③ 磁州：唐武德元年置，滏陽為其屬縣，貞觀元年廢，滏陽歸相州，永泰初復舊。

餘年矣”，屬地方保護神。

咸平三年（1000），真宗“令磁州葺其廟，而京師北郊及郡縣建廟宇奉之如嶽祀”^④。仁宗景祐二年（1035）七月，封爲“護國顯應公”^①。元符二年（1099）封王，政和賜冠冕，七年（1117）加封爲護國顯應昭惠王。宣和三年（1121），郡守韓景朝辭，承上命葺治，祠曰“敷靈”，觀曰“顯應”^②。

北宋末年，崔府君同趙構搭上了鈎。《南渡錄》載：“康王質于金，與太子同射，三矢俱中。以爲此必檢選宗室之長于武藝者冒名爲此，留之無益，遣還，換真太子來。高宗得逸，奔竄疲困，假寐于崔府君廟。夢神人曰：‘金人追及，速去，已備馬于門首。’康王驚覺，馬已在側，霜蹄霧鬣翹立，躍馬南馳。既渡河，馬不復動，視之則泥馬也。”《攻媿集》卷五四《中興顯應觀記》：“靖康中，高宗由康邸再使金。磁去金營不百里，既去，謁祠下，神馬擁輿，舐鬣炳然。州人知神之意，勸帝還轅。”姑且不論“泥馬渡康王”，或“神馬擁王輿”的謊誕無稽，但崔府君這尊神却因此而受到高宗青睞。高宗南還，秀王之妻又生下孝宗。《要錄》載：太祖第六代孫嘉興丞趙稱之妻張氏，一夕夢神人自稱崔府

① 《宋大詔令集》卷一三七《崔府君封護國顯應公詔》。

② 《攻媿集》卷五四《中興顯應觀記》。

君，擁一羊謂之曰：“以此爲識。”已而有孕^①。建炎元年（1127）十月，生孝宗于秀州官舍，時“紅光滿室，如日正中”^②。康王的神話與孝宗的誕生，兩件風馬牛不相及的事，又由崔府君串聯起來。紹興十八年（1148），“詔有司建觀于城南包家山，以奉磁州崔府君”^③。二十二年（1152）十一月，詔“顯應觀可令兩浙轉運司于西湖靈芝寺空地上修建，須管日近了畢”^④。該觀“祠宇宏麗，像設森嚴，長廊靚深，彩繪工致。鐵騎戎卒，左出右旋，戈鋌旗蓋，勢若飛動。敞西齋堂以挹湖山之秀，爲崇祐館以處羽衣之流，稱其爲大神之居”。高宗親書殿額，且揭以御名，“昭其敬也”。并多次幸觀，行香朝拜，賜金藻飾^⑤。

由于高宗的崇奉，民間遂成風氣，形成節日。“季夏六日，相傳以爲〔崔〕府君生朝，都人無不歸嚮，駢擁竟夕，尤爲一時之盛”。“此日內庭差天使降香設醮，貴戚士庶，多有獻香化紙”。“孟冬十日，又謂爲府君朝元之節，或云以是日上升，禁庭皆設齋醮，北人之寓居

① 《要錄》卷一〇，建炎元年十月丁卯。

② 《宋史》卷三三《孝宗紀》。

③ 《咸淳臨安志》卷一三《宮觀·顯應觀》。

④ 《輿地紀勝》卷一行在所《宮觀廟宇》顯應觀條引《中興會要》。《咸淳臨安志》卷一三，《玉海》卷一〇〇作紹興二十四年徙。

⑤ 《夢梁錄》卷八《顯應觀》。

者，是日亦必至焉”^①。

四聖的崇奉，源自曹勳的奏言。“四聖者，紫微北極大帝之四將，號曰天蓬、天猷、翊聖、真武大元帥真君”^②。《揮塵後錄》卷二載，建炎元年（1127）秋，曹勳奏語云：“昨從徽宗北狩，至燕山逃歸，顯仁（即韋太后，高宗母）令奏高宗曰：上爲康王，再使虜中。欲就鞍時，二后泊宮人送至廳前。有小婢招兒者，見四金甲人，狀貌雄偉，各執弓劍擁衛上體。婢指示衆，雖不見，然莫不畏肅。后即悟曰：我事四聖香火甚謹，必有陰助。今陷虜中，愈當虔事。自後夜深必四十拜止。更令奏上，宜嚴崇奉，以答景貺。”高宗駐蹕臨安，紹興十四年（1144）六月，遂詔于西湖孤山徙古剎以建觀。次年，內庭迎四聖像奉安。詔復東都“延祥”舊名爲觀額，故稱“四聖延祥觀”。觀中奉北極四聖、三清及皇帝本命星官，設法堂、齋館^③，“其像以沉香鑿之，修繕之費皆出慈寧宮”，“甚爲壯麗”^④。

① 《攻媿集》卷五四《中興顯應觀記》，《夢梁錄》卷四《六月附崔真君誕辰》。

② 《夢梁錄》卷八《四聖延祥觀》。

③ 《夢梁錄》卷八《四聖延祥觀》，《玉海》卷一〇〇《紹興延祥觀》。

④ 《宋朝事實》卷七《道釋》，《方輿勝覽》卷一臨安府《宮觀門》，《揮塵後錄》卷二。

第三節 寵愛道士

皇甫坦，蜀之夾江人^①。自稱嘗遇丈人山朱桃椎真人，“盡得坎離虛實之旨，內外二丹之秘”^②，精醫術，善風鑒。紹興中，顯仁韋太后苦目疾^③，國醫不能愈，詔募草澤療治，臨安守張稱以坦聞上^④。高宗召對，問：“何以治疾？”對曰：“心無爲則身安，人主無爲則天下治。”引至慈寧宮，坦“金針一拔，左翳脫然復明”^⑤。高宗大喜，厚賜，一無所受，因俾持香禱于青城山。既還，復召見，問以長生久視之道。坦曰：“先清諸慾，莫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高宗嘆曰：“真人也。”^⑥據傳說，皇甫坦頗知人隱私。紹興十二年（1142）金人放太后南歸，欽宗挽轅讓她求高宗：“吾南歸，但得太一宮主足矣，他無望于九哥也。”太后發誓

① 《兩浙名賢外錄》卷二作“亡其里居”。《古今圖書集成》神異典卷二五三云：“臨湣人，避地入蜀，居峨眉山。”此從《要錄》及《宋史》本傳。

② 《古今圖書集成》神異典卷二五三《神仙部·皇甫坦》。

③ 《朝野雜記》甲集卷一《顯仁韋皇后》載：韋后紹興十二年九月北歸。

④ 《宋史》卷四六二《皇甫坦傳》。《輿地紀勝》卷一四六嘉定府《仙釋門》作太后“夢黃衣道人能醫，乃以形求而得之”。

⑤ 《說郛》卷四九《朝野遺記》。

⑥ 《要錄》卷一八〇；紹興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

說：“吾南歸，倘不迎若，當瞽吾目。”不久，果失明。坦治愈左目，太后求治右目。坦笑曰：“一目視物足矣，他一目存瞽可也。”太后惕然起拜曰：“師聖人，知我之隱。”設几而謝，皆不答受^①。傳說不足為據，但可知其與宮庭交往密切。皇甫坦善察言奉承，一次大雪天高宗召入，他手提所衣繒絮至。高宗驚問：“先生何怕冷？”坦從容對曰：“臣聞順天者昌。”時完顏亮正準備南侵，故以此對，高宗大悅。坦與荆南帥李道善，光宗的李皇后即是他親自到高宗處作的媒。《四朝聞見錄》稱：皇甫坦自山中出見上，叩其所以來，則曰：“做媒來，臣為陛下尋得個好媳婦。”上問是誰，對以慈懿皇后，大將之子，生于營中，生之日有黑鳳儀于營前大黑石上^②。皇甫坦結茅廬山撥雲峰下，高宗親賜“清虛庵”額，并繪其像于禁中^③，可見關係非同一般。

劉能真，本名敖，鹿泉人，原為宦官。嘗嘆道：“富貴，岑通也；全真，身寶也。脫羈富貴而匪求全真，是惜岑通而捐身寶者，敖寧弗致于審耶！”因學觀心養

① 《說郛》卷四九《朝野遺記》，《齊東野語》卷一三《張才彥》、《鮚埼亭集》外編卷四二《與杭董浦論金史第二劄子》略同。

② 《四朝聞見錄》乙集《皇甫真人》，《宋史》卷四六二《皇甫坦傳》，《宋史》卷二四三《后妃》下。

③ 《輿地紀勝》卷三〇江州《仙釋門》；《要錄》卷一八〇，紹興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

性，煉質守形，尋道機，窮道奧，企悟全真于豁然^①。紹興二十年（1150），劉敖奏請棄官從道，專奉寧壽觀香火，詔從其請。賜名能真，給紫衣、度牒、田地及鎮觀“七寶”^②，授左右街道錄，領寧壽觀事。二十九年（1159）十二月二日，劉能真自稱，夜夢三茅君扶幼禽棲于七寶山角樹上，明旦見三只鶴。次年春日三鶴復來。遂即期相地，翦莽砍荆，鑿山平地，構觀以迎。前創三茅之亭，後豎玉清之殿，築謁斗臺、放鶴亭、經房、丹房、齋室、山門。三十二年（1162），功畢，高宗御書“通元”之額，并賜詩云：“簡易高人道，崇元性自真。身常居太極，心已遠凡塵。玉陛辭榮祿，瑤臺役鬼神。辛勤三十載，羨爾道心淳。”^③

黃元達，成都民家子，生于大觀年間。自稱于羅浮山遇葛洪弟子黃野人，取魚肉與之啖。從此能言人休咎，生吃魚肉，故號“魚肉道人”^④。紹興二十八年（1158），高宗召之，賜號“達真先生”^⑤。御製贊云：“不火而食，太古之民；不思而書，莫測其神。外示樸

① 《兩浙金石志》卷九《創建通元觀碑》。

② 《渭南文集》卷一六《行在寧壽觀碑記》載“七寶”為：唐鐘、宋鼎、華蓋、寶劍、褚遂良小楷《陰符經》、吳道子仙畫，皆秘府之珍怪。杭州七寶山即由此而名。

③ 《兩浙金石志》卷九《創建通元觀碑》，《賜劉能真御製詩刻》。

④ 《夷堅丙志》卷一五《漁肉道人》。

⑤ 《要錄》卷一八〇，紹興二十八年歲末記事。

野，内含至真。白雲無迹，紫府常春。”^①

高宗還多次召道士祈禱、齋醮及索要符水。他到洞霄宮去燒香，甚至不顧“道路泥濘，儀衛狼籍”^②。對兩宋一直興盛的正一，茅山兩大道派，高宗亦時時給予褒獎。紹興二十九年（1159），詔信州龍虎山三十二代天師張守真“咨問道法”，特封“正應先生”，賜以象簡、寶劍、《清靜》、《陰符》二經^③。特別對茅山派恩寵有加。紹興二十年（1150）十月，高宗詔改臨安三茅寧壽院為觀。供奉三茅君。親書殿額，選道士，置吏胥，給衛兵。是觀居七寶山之麓，“廣殿中峙，修廊外翼。雲章寶室，簽帙富麗，浩浩乎道山蓬萊之藏也；釧經二樓，翬飛霄漢，飄飄乎化人中天之居也。金符象簡，羽流畢集，進趨有容，肅恭齋法，濟濟乎茹靈芝、飲沆瀣之衆也；導以霓旌，節以玉磬，侍者翼從，以登講席，琅琅乎徹九天、震十方之音也”^④。為臨安著名御前宮觀和游觀勝地。對句容茅山，“高宗皇帝屢遣中使，傳宣嚴敕”，令“監司保護”^⑤。紹興二十五年（1155），召茅山

① 《輿地紀勝》卷九九惠州《仙釋門》。

②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九五《戒佚慾·曹勣奏》。

③ 《要錄》卷一八一，紹興二十九年二月辛卯；《漢天師世家》卷三。《輿地紀勝》卷二一引《要錄》誤為“紹興二十七年”，“二十三代孫”。

④ 《渭南文集》卷一六《行在寧壽觀碑記》，《夢梁錄》卷八《三茅寧壽觀》。

⑤ 《三茅真君加封事典》卷五。

道士張椿齡對於行在，賜“凝神庵”額，未幾“建三清殿，像設供具，皆上方所制”^①。據《茅山志》卷二六《洞陽館記》：“思陵在御，歲遣使清真觀建萬道齋。齋時群鶴翔集，蓋三月十八日稱‘鶴會’始于此。”以後，每年這天，“其徒皆往”^②，成為道教界隆重之大聚會。所以，陸游說：道教“章聖皇帝建會靈觀，實為崇奉之始。至是高宗皇帝方躋天下仁壽之域，尤垂意焉”^③。

第四節 宋高宗崇道目的及其特點

高宗崇道目的十分明確：鞏固皇位，神化皇權。高宗繼位前後，國內有三種呼聲最高。

一是“迎還二聖”。自靖康二年（1127）正月初十和二月初七，欽、徽二宗被逼入金營，宋人為之大震，“民情汹懼”^④。二月十五日，官兵、學生數十人謀議，“以圖迎二聖”，約期三月八日舉事，并以蠟書上大元帥府^⑤。三月十六日，宗室趙子崧等聞張邦昌僭立，又上

① 《茅山志》卷二六《凝神庵記》。

② 《夷堅丁志》卷一一《田道人》。

③ 《渭南文集》卷一六《行在寧壽觀碑記》。

④ 《三朝北盟會編》（以下簡稱《會編》）卷七九，靖康二年二月引《遺史》。

⑤ 《要錄》卷二，建炎元年二月乙亥。

書“迎請兩宮，問罪僭逆”^①。三月二十九日，高宗在《割下河南北諸郡山寨措置指揮》一割中，順應民情，也高喊“迎還二帝”^②。

二是收復中原。靖康二年（1127）四月初四，鄭全自金回，傳欽宗嚙血襟書，要趙構“布告四方忠臣義士，奮心一舉，猶可爲舉報北轅之耻也”^③。北狩途中，曹勳南逃，徽宗付拭淚白紗巾曰：“見上深致我思念淚下之痛，父子未期相見，惟早清中原，速救父母。”^④建炎元年（1127）五月十七日，知同州唐重上書說：“今日之急務，當爲興復之策，救難之方。”^⑤八月，陳東“請親征以還二聖”^⑥。紹興元年（1131），胡安國進《時政論》，又請“當必志于恢復中原，祇奉陵寢；必志于掃平仇敵，迎復兩宮”^⑦。

三是罷黜方士。建炎元年，汪藻上書高宗“建炎中興，首黜方士之害，丁寧切至，如拯焚救溺。然非聖上，孰能爲之？乃者方士，稍稍以附托于恩澤，特旨冠其徒至數十人，侵害牒法。歲給緡錢以千數，而齋醮祈

① 《要錄》卷三，建炎元年三月丙午。

② 《會編》卷八九，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引高宗劄子。

③ 《要錄》卷四，建炎元年四月癸亥。

④ 《北狩見聞錄》。

⑤ 《會編》卷一〇四，建炎元年五月《天章閣待制知同州唐重上書》。

⑥ 《宋史》卷四五一《陳東傳》。

⑦ 《宋史》卷四三五《胡安國傳》。

懷猶不與也”。并告誡高宗“此門要不可啓，臣等敢論著本末以備覽焉”^①。九月，宗澤亦上書曰：道君嘗“尊崇道教以奉真。……卒之誕慢譎怪，污染成風，罔有成就者，是道術果不足以奉真也”^②。

最後一種呼聲，事涉是否吸取北宋滅亡之教訓。故高宗登位赦書詔“天下神霄宮并罷，舍屋什物、錢糧田產州縣拘收，具數申尚書省”^③。建炎元年（1127）六月四日，又詔各州軍還神霄派所占僧尼寺院^④。七月一日，依禮部言，括神霄宮財錢充國用。又令温州、處州籍沒骨幹道士林靈素、鄭知微、傅希烈家資^⑤，以平民憤和補充軍費開支。加之，初期被金兵追擊，東躲西藏，高宗也無力顧及道教。因此，有學者便匆忙定論到：南宋從高宗起，便再沒有演過利用道教神化皇權的蠢劇^⑥。前兩種呼聲并非是罷黜方士那樣簡單，它歸結起來，就是“戰”與“和”的實質問題。戰，恢復中原，迎回二

① 《永樂大典》卷一二九二九《宋》引《中興聖政草》。

② 《要錄》卷九，建炎元年九月乙巳。

③ 《會編》卷一〇一，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引高宗登極赦書。

④ 《宋會要》禮五之七。

⑤ 《要錄》卷六繫于六月辛未；《中興小紀》卷一，繫于六月丁卯，此從《宋會要》禮五之七。

⑥ 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第3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92頁。

聖，高宗最擔心是“歸尊復辟，退就藩服”^①。貪戀皇位的高宗便選擇了“求和”之路，並宣揚“非和則所以速二聖之禍”^②。此時，“戰”與“和”，又被主戰派提到傳統倫理的“孝悌”高度上，建炎二年四月，宗澤上書說：“孝悌也者，其爲人之本也。知孝悌則不犯上，不犯上則天下治矣。恭惟陛下孝于道君，則天下莫不愛其親；陛下悌于淵聖，則天下莫不親其兄。是知上有所好，則下必甚焉。此所謂身教也！”^③不戰而和，置父母兄弟而不顧，無疑是自陷不孝不悌之境。

在這兩種呼聲都沒有得到滿足的情況下，紹興五年（1135），徽宗死于五國城。八年（1138），定都杭州。九年（1139）四月，御史中丞廖剛上言：“恐天下有以議我也！”^④十一年（1141），岳飛被害，高宗打着“休兵息民”^⑤的幌子同金訂立了屈辱的紹興和議，巨額的銀絹負擔迅速轉嫁到百姓頭上。“紹興以來，賦入綱目浸多”^⑥，“賊吏恣橫，百姓愈困”^⑦，矛盾也就愈激烈。于是，高宗拾起祖先衣鉢，開始崇道，把解決矛盾的 hope

① 《會編》卷九五，引李邕《再申大元帥府勸進狀》。

② 《要錄》卷六，建炎元年六月庚申。

③ 《宗澤集》卷一《再奏乞修實祐宮》。

④ 《要錄》卷一二七，紹興九年四月癸亥。

⑤ 《會編》卷一八七引張焘《條奏屈己求和利害》。

⑥ 《中興聖政》卷五八，淳熙七年十二月。

⑦ 《要錄》卷一六九，紹興二十五年十月丙申。

寄托于道教身上，企圖通過對神靈的崇拜來神化皇權，顯示自己對父母的孝，表示自己恢復中原的決心，以此來愚弄人民，穩定皇位。因而，高宗的崇道活動緊密圍繞着三個方面：

一是表現“孝”。紹興二年（1132）四月詔，官兵作戰，不許安住天慶觀聖祖殿，“如違，重置典憲”^①。紹興七年（1137）閏十月，全面恢復天慶觀供奉聖祖舊制。紹興二十六年（1156）、二十七年（1157），令禮院檢視《道藏》及《聖祖記》，製聖祖服制、儀像、從祀等，頒下州軍施行^②，表達了對趙氏祖神的“孝”。紹興四年（1134），建太廟，十一年（1141）建景靈宮，十七年（1147）建萬壽觀，奉聖祖、長生大帝及太祖以下神御。每逢帝、后生辰、聖節、御駕于此作道場。是表達對祖先之“孝”。紹興七年（1137）九月，詔諸路州天寧萬壽觀以報恩光孝觀爲額，專充追崇徽宗道場。允許宮觀自行擴修或重建^③。紹興十二年（1142）八月，又詔天下報恩光孝觀奉徽宗神御，京師以萬壽觀爲之^④。是對父親的“孝”。高宗寵夾江道士皇甫坦，俾持香祭青城，召問長生久視之道，賜庵額，供其像于宮中，因皇甫坦

① 《慶元條法事類》卷五一《道釋門·雜敕》。

② 《宋會要》禮五之二〇。

③ 《景定建康志》卷四五《宮觀·報恩光孝觀·考證》。

④ 《雪坡集》卷三三《重修報恩光孝觀記》。

治好了韋太后的目疾^①，表現的是對母親的“孝”。不過，對徽宗的“孝”是以其死亡為前提的。當然對欽宗的“孝”，是以欽宗死亡為前提的。建炎二年（1128）四月，宗澤“以他日迎奉二聖還京，先修龍德宮，以備道君皇帝臨御。以淵聖皇帝未有宮室，奏修寶籙宮”，不報。二十天後，宗澤“再乞掃灑龍德宮，而改建寶籙宮，使天下知陛下孝于父而悌于兄”，仍不許^②。足見高宗修宮觀顯孝，實乃掩人耳目之假孝。

二是神化皇權。他崇奉崔府君，供四聖，其目的就在于此。趙甦之《中興遺史》披露：靖康元年（1126）閏十月，刑部尚書王雲使金歸，金人要康王親去方議罷兵。“上至磁，州人擁神馬，謂應王出迎。守臣宗澤啓上謁其廟，而王〔雲〕為百姓所害。磁州人力請無北去，上乃回相州召勤王之兵”^③。明明是磁州人裝神弄鬼，殺了王雲，阻止北行，後來寧宗讓樓鑰編出一個“神馬擁王輿”的故事^④。這種神化其事的目的，其實質就在于它能體現天命所歸，君權神授，以保證皇位的穩定。

① 《要錄》卷一八〇，紹興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三〇江州《仙釋門》。

② 《要錄》卷一五，建炎二年四月己巳。

③ 《輿地紀勝》卷一行在所《宮觀廟宇》，《中興小紀》卷一略同。

④ 《攻媿集》卷五四《中興顯應觀記》。

三是安慰民心。高宗建通元觀、三茅寧壽觀，多次派人到茅山設醮、祈禱。他到洞霄宮燒香，不顧道路泥濘，儀衛狼籍^①。特別對茅山派恩寵有加。紹興二十年（1150）十月，爲供奉三茅君，詔建三茅寧壽觀于杭州七寶山，并親書殿額，選道士，置吏胥，給衛兵。是觀，廣殿中峙，修廊外翼；雲章寶室，簾帙富麗，釧經二樓，星飛霄漢，金符象簡，羽流畢集^②。是京師著名的御前宮觀和游觀勝地。紹興二十九年（1159），道士劉能真稱夜夢三茅君，又詔建通元觀，賜額及詩。高宗打着“朝元禮聖，福國太平”的旗號，屢遣中使設醮茅山。道教界隆重的“鶴會”，便是因他每歲三月十八日在茅山清真觀設“萬道齋”而始^③。他這樣做的目的，是借助人們對三茅君的崇信，把徽宗“早清中原”的希望轉嫁給神實施，以掩飾自己苟且偷安、屈辱求和的行徑。紹興三十二年（1162），他賜給劉能真的詩便是自我表白：“憶昔長江阻颶風，于今神馬又成龍。炎興指日中原復，剩是茅君翊翼功。”^④

由上可見，高宗的崇道，既不像真宗那樣故作誇耀，也不如徽宗那樣荒誕不稽，明顯帶有利用道教、穩

①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九五《戒佚慾·曹勣奏》。

② 《渭南文集》卷一六《行在寧壽觀碑記》。

③ 《茅山志》卷二《洞陽館記》，《夷堅丁志》卷一一《田道人》。

④ 《兩浙金石志》卷九《賜劉能真御製詩刻》。

固皇位的實用特點。武義大夫曹勳謂：高宗“爲國爲民祈福于上下”，“不以萬幾縈心，猶寅畏天命”^①。與其說“猶寅畏天命”，倒不如說猶畏天下罵他不孝、不悌更爲確切。

^①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九五《戒佚慾·曹勳奏》。

第五章 宋孝理二宗推崇世俗化道教

第一節 倡導道教世俗化

道教世俗化，即所謂世俗道教，與理論道教相對而言，是指流行于民間的以三教合一為理論核心，以符籙齋醮為主要方術，與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緊密結合的道教。日本學者稱為“民衆道教”或“通俗道教”；中國學者則稱之為“世俗化的道教”或“道教的世俗化”^①。

孝宗是三教合一的積極鼓吹者，淳熙五年（1178），刑部侍郎程大昌侍講，奏：“道本恭得聖訓，孔老原無二道，韓愈析之非是。”^② 淳熙七年（1180），孝宗召明州雪竇寺寶印禪師入內，與之論三教同異^③。淳熙八年（1181）^④，針對韓愈《原道》論三教相紕和揚雄謂老氏

① 福井康順編《道教》第2卷《民衆道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1月譯本；陳麟書《宗教學原理》第十二章《宗教世俗化》，四川大學出版社，1988年6月版。

② 《道德真經集注·序》引程大昌《易老通言·序》。

③ 《佛祖統紀》卷四七，淳熙七年。

④ 《山堂考索》前集卷一七《正史門·〈原道辨〉》，《玉海》卷三二同。

棄絕仁義禮樂的觀點，孝宗寫了著名的《原道辨》。認為：佛教“不殺、不淫、不盜、不飲酒、不妄語”五戒和孔子的“仁、義、禮、智、信”；老子“慈、儉、不敢爲天下先”三寶與孔子“溫良恭儉讓”是一致的。“譬如天地運行，陰陽循環之無端，豈有意爲春夏秋冬之別哉？皆聖人強名之耳！”長期以來，三教相爭，各執一端，“蓋三教末流昧者執之以爲異耳”。他說“佛老絕念無爲，爲修一身而已矣；孔子立五教以治天下者也，特所施不同耳。譬猶以耒耜而耕，機杼而織，後世徒紛紛而惑，固失其理”。文末，他提出了“以佛修心，以道養生，以儒治世”^①。這種三教同一，不可偏廢的觀點，爲後世帝王所認同。

文成之後，首賜程大昌，又遣直殿甘昞示原宰相史浩。史浩贊嘆道“聖學高妙”，“此歷古帝王所甚難得者”，“心融意解，會三爲一，非有卓然超詣之識，豈能造此？”孝宗寫這篇文章旨在說服臣下重視道教對“治世”的輔助作用。因而在朝臣中引起了一陣驚惶，擔心釋老之教由此大興，于是史浩上奏：“恐陛下此文一出，天下後世有不達釋老之說而竊其皮膚以欺世誑俗者，將撫陛下之言以爲口實，靡然趨風，勢不可遏。”建議孝

① 《古今圖書集成》神異典卷五七《二氏部》引宋孝宗《原道論》。“論”當爲“辨”之誤。

宗加以修改^①。時程大昌亦上言，于是易名《三教論》^②。

理宗則不從理論上去探討什麼“三教合一”，而是直接了當地倡導、推崇“高居于善書王座”的“民衆道教經典”^③《太上感應篇》。

《太上感應篇》一卷，一千二百七十四字，出自北宋末年，作者不詳^④。南宋時，有夾江隱者李昌齡注釋爲八卷^⑤，現存于《道藏》。其主要內容有三：

一、主張泛神論，簡化成仙手續。它說，天有司過之神，人頭上有三台北斗星君，人身又有三尸神，神靈無處不在。人們不必誦經禱告、齋醮祈禳、服符受籙、吞丹食藥，也不必煉氣存神、坐忘養性，只需注意不越井跳竈、損子墜胎等日常禁忌，避惡行善，便可成仙。“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給每一個人都發放了一張到仙境的通行證。

二、宣揚善惡報應。它開宗明義，第一句便是“太

① 《鄧峰真隱漫錄》卷一〇《回奏宣示御製〈原道辨〉》。集中引有《原道辨》全文。

② 《朝野雜記》乙集卷三《〈原道辨〉易名〈三教論〉》。

③ 福進康順編《道教》第2卷《民衆道教》中譯本第109頁。橋樸《道教的神話傳說》，改造社，1984年印製，第98頁稱：是書爲通俗道教之“聖典”，其地位與理論道教中《道德經》等同。

④ 朱越利《〈太上感應篇〉與北宋末南宋初的道教改革》，載《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4期。

⑤ 《西山文集》卷二七《感應篇序》，《郡齋讀書志》卷五上《神仙類》。

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認為“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神人每一時刻都在錄人之善惡，“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人皆惡之，刑禍隨之，吉慶避之，惡星災之，算盡則死。”行善者“人畢敬之，天道佑之，福祿隨之、衆邪遠之，神靈衛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

三是注重倫理綱常。它提出了數十個善惡標準，惡包括“暗侮君親，怠慢先生，叛其所事，恚怒師傅，抵觸父兄，違父母訓”，“男不忠良，女不柔順，不和其室，不敬其夫”，“無行于妻子，失禮于舅姑，輕慢先靈，違逆上命”及“非禮而動，背理而行”等。善包括“不履邪徑，不欺暗室，積功累德，慈心于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等^①。把道教宣揚的因果報應說與傳統儒家倫理綱常緊密地結合為一體。所以，該文受到封建帝王和士大夫的贊賞并竭力推崇之。紹定六年（1233）八月，太一宮道士胡瑩微上奏刊印，理宗立即御書“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八個大字，加以褒譽推廣。大臣名儒為是書作序者“鄭安晚丞相，真西山先生，餘皆其時

^① 《太上感應篇》。

宗工巨儒”^①。“〔趙〕希弁生父師回嘗爲之序，四明史彌志跋其後，……而程公許、湯中維書之”^②。《西山文集》中有序、跋各一篇，繫真德秀爲外舅和仙游楊居士刻此文施捨時所寫，稱“家傳此方，人挾此劑，足以起迷俗之膏肓，非小補也”，認爲是濟世必備之精神良藥^③。現存《道藏》李昌齡注本前附有表、序、跋十一篇，其中十篇爲理宗紹定、端平、嘉熙年間寫。陳天昌序稱是書“有功于輔教”，“愚夫愚婦皆知遷善遠罪”。先挺跋說：“《太上感應篇》之作，正所以開千萬世愚夫愚婦爲善之門也。”時應輔序則認爲：“讀是書者，見爲惡得禍之可畏，充畏禍之心，而爲善之心萌焉。”

由于理宗和士大夫的推重，《太上感應篇》迅速廣傳，不少人刻印施送，嘉熙二年（1238），有的縣城已達到人手一冊^④。“自宋真西山先生爲之序，而世之繪圖、注釋、刊布、流傳者”竟達“汗牛充棟”的地步。至清代，“普天下街衢里巷，無不傳布”^⑤。

① 《太上感應篇》溫懷仁《序》，馮夢周《序》。

② 《郡齋讀書志》卷五上《神仙類·感應篇》。

③ 《西山文集》卷二七《感應篇序》。跋見卷三五。

④ 《太上感應篇》鄭大惠《跋》。

⑤ 任命岳《太上感應篇引經徵事》，《感應篇靈異記·總論》，引自朱越利《〈太上感應篇〉與北宋末南宋初的道教改革》。

第二節 興崇奉真武之風

真武又稱玄武，大中祥符避聖祖諱改“玄”爲“真”，屬北方星辰，“玄，龜也；武，蛇也。此本虛、危星形似之，故因而名。北方爲玄武七星”^①。“丹家借此以喻身中水火之交，遂繪爲龜蛇蟠蟲之狀”^②。故宋人釋爲“龜與蛇交曰玄武”^③。真武繪像建宮官祀始自宋代，太宗建北極四聖觀于京城側，其中便祀有真武^④。真宗天禧二年（1018），因拱聖營有龜、蛇現，建“祥源觀”，專祀真武^⑤。六月，將真武將軍封號加爲“真武靈應真君”^⑥。欽宗靖康元年（1126），詔加號爲“佑聖助順真武靈應真君”^⑦。在全國形成普遍崇信風氣則在孝、理兩朝。

① 《朱子語類》卷一二五。

② 《月下偶談》。

③ 《書叙指南》卷一九《鬼神祠廟》。

④ 《咸淳臨安志》卷一三《宮觀·四聖延祥觀》張貴漢記引《靈驗啓聖記》。

⑤ 《宋會要》禮五之四。

⑥ 《長編》卷九二，天禧二年六月己未。

⑦ 《文獻通考》卷九〇《郊社考》二三。

“孝宗皇帝崇至化”^①。淳熙三年（1176），以其舊邸建佑聖觀，奉真武。十二月，觀成，人們驚異地發現“真武像，蓋肖上御容也！”^②理宗紹定年間（1228～1233），重修觀門，擴建殿宇，設置經樓。又建延真道館，“命道流修晨香夕炬之供”^③。淳祐六年（1246），御書真武像贊：“於赫真武，玄聖均陽，克相炎宋，寵綏四方。累朝欽奉，顯號徽章，其佑我宋社，萬億無疆。”^④並將其與自己書寫的《黃庭經》一起，刻石立于觀中。寶祐五年（1257），理宗以真武“道周六合，咸攝萬靈。鍾元黃一氣之真，陰功有賴；握坎離二精之妙，神化無邊”，又特封為“北極佑聖助順真武福德衍慶仁濟正烈真君”^⑤。從此，禮文有加，“奉祠益嚴”^⑥。

在孝、理二帝的帶動下，民間信仰遂成風氣。

首先，靈應廣傳。《夷堅志》載有二事：豫章兵子劉道昌，本無賴酒鬼，夢得真武之符，歸家繪像以祀，為人治病行醮，大有效驗。郡人敬之，“共作真武堂居

① 《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五七《修書本末》附高文虎《宋冲和先生留君傳》。

② 《朝野雜記》甲集卷二《佑聖觀》。

③ 《夢梁錄》卷八《佑聖觀》。

④ 《咸淳臨安志》卷一三《宮觀·佑聖觀》。

⑤ 《武當福地總真集》卷下《宋封聖號》。

⑥ 《雲麓漫抄》卷三。

之”^①。乾道六年（1170），蜀中久旱，王炎以參知政事宣撫四川，繞道筠州禱于武當真武祠，夢神降言：“便爲料理。”又見金蛇出于几案間。行至洋州，蜀中“四路申行府，云皆得雨”^②。這類傳說甚多，雖爲無稽之談，在當時却是一種有力的輿論宣傳。

其次是觀堂遍設。其形式有觀、院、堂、殿、祠多種。乾道七年（1171），天台道士翟守真募建真武院，得一木，劈開有耳目口鼻之形，道院由是興盛。淳熙初，遷常熟縣，請舊額曰“清真觀”。以後不斷興修，到明萬曆年間，已成爲蘇州一勝景^③。乾道元年（1165），鹽官真武殿焚于兵火，僅存一像。乾道八年（1172），職醫魏奎動員重建。“虞者木，陶者瓦，工自獻技，匠自獻巧，富者以財，貧者以力”，不日而成^④。常熟靈寶經堂，淳熙十一年（1184）得巨龜殼于此，遂刻木爲像，構屋四楹。由里人陳彥昭“日集同志相與誦之，且兢兢修謹，尊事玄武”^⑤。淳祐五年（1245），澈浦鎮由統領水軍南京指揮尚景捨資建真武祠^⑥。景定間（1260～

① 《夷堅丁志》卷二《劉道昌》。

② 《夷堅支癸》卷二《武當真武祠》。

③ 《淳祐玉峰志》卷下《寺觀·清真觀》，《古今圖書集成》神異典卷二八〇《道觀部·清真觀》。

④ 柳風堂拓片《鹽官鎮重修真武殿記》，引自《道家金石略·宋》。

⑤ 《古今圖書集成》神異典卷二八二《道書部·藝文·靈寶經堂記》。

⑥ 《澈水志》卷上《寺廟門》。

1264)，廬陵由縣出資，擇地東湖之上，建玉真觀奉真武^①。

其三，信仰深刻，信徒廣泛。請看孝宗淮南西路安撫司參議陳造在病中所作的一首《真武醮青詞》：“大聲疾呼，脫姓名于鬼籙；回生起死，荷貺施于天神。……伏念臣賦資不腆，涉世多艱。雖居侯伯之家，未憂凍餒；比苦陰陽之寇，良近阽危。恐壽命不長，至君親之莫極。輒瀝由中之請，冀憑陰鷲之功。念真聖稟水位之精，而妙力度人間之厄，嘗殫控扣，竟免顛冥。是即私居，恭陳淨供。伏願憫麼微多難之質，推救護群品之仁，延以壽齡，蠲其疾疚。”^②情真意切，如訴如泣，真可謂驚天地而動鬼神。“其神最靈，豫章吳楚之間，又江湖也”^③。因而，江南一帶信徒最多。“婺州鄉俗，每以三月三日真武生辰，闔郭共建黃籙醮，禳災請福”。衆人出錢，推兩富戶爲正副會首，稱“真武會”，在會男女達數百之多^④。道經云：真武諱乞字，忌食龜鱉鯉蒜之物^⑤。賈似道爲理宗右相，一客來求郡職，會食鱉。客曰：“不食，祀真武也。”賈曰：“真武之龜不可以爲

① 《須溪集》卷四《玉真觀記》。

② 《江湖長翁集》卷三九《真武醮青詞》。

③ 《須溪集》卷四《玉真觀記》。

④ 《夷堅支戊》卷六《婺州兩會首》。

⑤ 《嵩陽石刻集記》卷下《元始天尊說北方真武經》。

鰲也，龜鰲不辨，何以治民？”遂不與郡職。同座戲之曰：“鰻與鰕、鱔皆不可食，象真武之蛇也；蔗、筍亦不可食，真武之旗竿也！”滿座皆笑^①。這位信徒，不惜以丟官受辱為代價，來保證對真武的虔誠信仰，足見其癡迷之程度。

第三節 施恩寵于道冠

孝宗“尤精內景”、“乾、淳之際，多巢由園綺之臣召對禁中，每談經論道。放還，物外且錫號以賜書”^②。他對道教方術興趣特濃，乾道三年（1167），前後四次下詔令皇甫坦往潛山、廬山、青城山為他行香禱告^③。淳熙中，召太一宮皇甫中入內主醮事，賜“雲壑高士”號及詩^④。召上清道士留用光赴太一宮禱雨祈雪，褒勞甚渥。賜牙簡金彩，授右街道錄，令往江浙建黃籙大齋，會者萬計^⑤。國家社稷大事往往依道士預言而定，尤依賴何蓑衣，袁宗善二人。

① 《月下偶談》。

② 《勿齋集》卷上《太一宮清心齋謝陳提舉》，《四朝聞見錄》丙集《高士》。

③ 《廬山志》卷九。

④ 《須溪集》卷二《西山雲壑記》。

⑤ 《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五七引高文虎《宋冲和先生留君傳》。

何蓑衣^①，不知名，淮陽人。祖、父嘗爲官，家素富盛，爲鼎族。北宋亡，隨父母南渡，舉進士不第，紹興末至平江。一日，自外歸，倏若狂疾，自稱游妙嚴寺臨池見影，豁然悟道。遂不挂一絲，惟一笠一蓑，被髮徒跣，晝叩門乞食，夜宿天慶觀龍王堂，人稱“蓑衣道人”。傳說，他言人休咎無不中；人有疾求醫者，命持一蓑草而去，旬日即愈。乾道三年（1167），孝宗夢其跣脚來悼，詰其故，不語。月餘，成恭夏皇后及太子相繼亡。孝宗哀泣，召何蓑衣，不至。不久，孝宗念恢復中原之大計累歲未有所屬，且后宫空虛，無人佐助，又不願依“故事”選朱氏之女^②。乃焚香殿中，默言：“何誠能仙顧，必知朕意。”授內侍左璫香茗，使致禮。既見，何曰：“有中國人即有蕃人，有日即有月，不須問。”既去，又復還曰：“朱家例子不可用也。”左璫歸奏，孝宗道：“是知我心。”遂賜號“通神先生”，築通神庵于其所居天慶觀旁，御書匾額，加璽以示寵。“周南卿廷策所謂特遣王人聘問妖民于數百里之外者，即此也”。以後，孝宗便不再提北伐恢復中原之事。淳熙三年

① 《朝野雜記》乙集；《宋史》本傳作“莎”。錢大昕《金石文跋尾》卷一六考：“莎、蓑同音而義別，莎草不可製衣。”莎草即今稱“香附子”，蓑草乃“龍須草”，長可至一米，可製衣。《相山集》卷六、《程史》卷三、《嘉泰吳興志》卷三一均作“蓑”。

② 《程史》卷三《姑蘇二異人》。

(1176)，又以謝貴妃爲成肅皇后正中宮。同年，孝宗出錢十餘萬緡繪飾平江天慶觀，建三清大殿，親書“金闕寥陽”爲額，并每年令左璫即此設千道齋，聚雲水之士，以表謝意^①。

袁宗善，平江道士，自稱遇異人得“驗狀法”，賜號“通真先生”。乾道末年，孝宗欲求陵寢地、立太子及册后主意不定。遂持白紙三張，排定資次，默禱在內，使內侍令袁書來。袁第一紙書“不可行”，第二紙書“無分”，第三紙書“真真”。奏上，隔數月皆驗：乾道六年（1170）閏五月，遣范成大使金求陵寢地，金不從；册小劉娘子爲后，半年而殂；乾道七年（1171）二月，立趙惇爲太子，即光宗。後來，光宗有心疾。孝宗召問其意。奏曰：“臣書先定二‘真’，合成一字即‘真真’（顛）也。”孝宗大喜，以爲前事上天已定，厚賜之^②。

“理皇游情六藝，傍通百家之書，嘗有契于神清之

① 《朝野雜記》乙集卷一二《莎衣道人》，《宋史》卷四六二《莎衣道人傳》，《金石續編》卷一九《重修天慶觀記》。前二書將其卒年誤作“慶元六年”。《江蘇金石志》卷一三引時人胡衷撰《通神先生袁衣何真人事實》稱：“慶元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夜端坐解化。……九月十一日葬于長洲縣金鵝鄉里燕塘之原。”《夷堅志補》卷一二、《金石文跋尾》卷一六同。

② 《貴耳集》卷下。

旨，故于老氏獨厚，爲其近于儒也”^①。他對道士的恩寵不亞于徽宗和高宗。

女冠吳知古，不知何許人，端平、淳祐間用事朝廷，“人皆側目”，宮中之事，須經她批准方可施行^②。端平初，漳州通判王邁上言“吳知古、陳洵益撓政”^③。右正言李韶“劾女冠吳知古在宮掖招權納賄，宜出之禁掖”。理宗不僅不聽，反而還發怒^④。她的侄子因緣而進，吳子明爲吉安守，吳子聰爲閤門知事，“勢焰熏灼，以官爵爲市，縉紳之無耻者輻湊其門，公論素所切齒”^⑤。可見吳知古在朝廷相當有權勢。

對名山大觀，理宗褒賜甚厚。爲報答水旱之時“懇祈響富，實繁陰佑”，他封張陵爲“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正一靖應顯佑真君”^⑥。淳祐九年（1249）三月，又封三茅君爲“太元妙道冲虛聖祐真君”，“定籙右禁至道冲靜德祐真君”，“三官保命微妙冲慧仁祐真君”。賜威儀十二件，沉香五十兩，官會十萬緡付崇禧觀，以示尊寵^⑦。餘杭洞霄宮，淳祐間稱田產素薄，理宗特出內府

① 《洞霄圖志》卷六《洞霄宮莊田記》。

② 《齊東野語》卷一三《優語》。

③ 《宋史》卷四二三《王邁傳》。

④ 《宋史》卷四二三《李韶傳》。

⑤ 《宋史》卷四一一《牟子才傳》。

⑥ 《漢天師世家》卷二《天師世傳》引理宗制。

⑦ 《茅山志》卷四《淳祐加封三茅真君誥》。

度道牒賜之，易買田陽羨，築塘立圩，建常豐莊。寶祐間，又特旨撥賜長興、荻川田以廣之。後又更以烏程、歸安二縣官田建萬年莊。至元代，冠裳雲集，食者倍增，仍資用不竭^①。

第四節 勞土木于宮觀

孝、理兩朝修建新宮不多，主要精力用于維修、擴建舊宮觀。

新修宮觀五所，孝宗創璇璣觀、佑聖觀，理宗創龍翔宮、集慶宮、西太一宮。其中以龍翔和西太一規模爲大。

龍翔宮。在都城中瓦後市街。原爲潛邸，淳祐四年（1244），撤附近民房三分之二建爲道宮，賜名“龍翔”，奉感生帝。有正陽、福慶、三清、申佑、順福、壽元、景緯諸殿，仙源、澄虛二室，經樓、鐘樓及履和、頤正、全真三高士齋，皆御書匾額。淳祐六年（1246）七月，內禮寺定祀典，依《中興禮書》，每年正月上辛日行大祀之禮，用十二籩豆，設祭歌、宮架、樂舞，受誓戒，從道教齋醮之法。每孟享“車駕由御街過中瓦前景靈宮，駕回則自灞頭過翔，歸則自太平坊出至御街”。

^① 《洞霄圖志》卷五《孫靈濟先生》，卷六《洞霄宮莊田記》。

寶祐元年，中瓦回祿，自御街當中取道直入^①。

西太一宮。在西湖之孤山。淳祐十二年（1252），太史局奏：太一臨梁、益，請用天聖故事建西太一宮，從之。是年析延祥觀地爲宮，以涼堂爲正殿曰黃庭，奉太一十神像。東建延祥殿備臨幸，其外爲祥福門。右有迎真殿，通真、養素二高士齋，皆御書名額^②。寶祐元年（1253）十一月，奉安聖像。二年（1254）九月，詔以十月三日詣宮行禮，設醮爲國祈福。是宮“棟宇輪奐，金碧神麗，雕珉盤礎，縷檀竦竦，碧瓦鱗差，瑤階肪截，閣凝瑞霧，樓橫祥霓”，“其左右則飛宇回帶，修廊班屬，雲窠百層，芝栢萬狀”^③，非常豪華壯麗。牟子才說：“隨太乙所在，築室迎祠，大率皆方士雜引道經、星曆之學而爲之。比者國家以五福太乙臨蜀分，乃建西太乙于西湖之濱，以爲禴祈之地。厥有故事，然是役也，土木巨麗，一時囊封軌奏已交言其非。”并指責理宗，“豈可盡循承平之盛觀，以啓豐亨豫大之心乎”？^④

維修擴建的宮觀甚多，其主要有：

① 《宋季三朝政要》卷二《理宗》，《錢塘遺事》卷一《龍翔宮》，《咸淳臨安志》卷一三《宮觀·龍翔宮》，《夢梁錄》卷八《龍翔宮》。

② 《咸淳臨安志》卷一三《宮觀·西太乙宮》，《夢梁錄》卷八《西太乙宮》。

③ 《玉海》卷一〇〇《寶祐西太一宮頌》。

④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八七《巡幸·牟子才奏》。

萬壽觀：淳熙三年（1176）八月維修，十六年（1189）五月，向南擴展，增造殿屋各一，門三，廊屋七間^①。

四聖延祥觀：淳熙五年（1178），增創經樓、輪藏，爲屋三百楹。因徒衆日增千指，又賜錢千計，田畝以萬計，觀周七百餘丈屬之^②。

中興顯應觀：淳熙間“皇帝、皇后聿追祖考之意”，命興葺，又賜錢二萬買田供齋。并多次賜金藻飾。“道士初止十餘人，今（寧宗時）益以衆；田止百餘畝，今益以廣”^③。

開元宮：紹定間重修火神宣明王殿。端平初增造神御殿奉寧宗，璇璣殿奉北斗，衍慶殿奉真武，建陽德館居道士^④。

報恩光孝觀：淳祐十年（1250）八月維修，“傾者扶，毀者葺，堂廬殿廡，丹耀碧燦。食息用具，靡細弗舉”，鳩工度材，前後費時近年，又賜錢買田^⑤。

① 《宋會要》禮五之二二。

② 《咸淳臨安志》卷一三《宮觀·四聖延祥觀》附慶元三年張貴漢記。記曰“紹熙五年增創”。查孝宗淳熙十六年二月禪位，紹熙五年五月病，六月亡，十一月葬。《夢梁錄》卷八載經樓乃孝宗在位時親書“瓊章寶藏”四字，故“紹”當爲“淳”之誤。

③ 《攻媿集》卷五四《中興顯應觀記》。

④ 《咸淳臨安志》卷一三《宮觀·開元宮》，《夢梁錄》卷八《開元宮》。

⑤ 《雪坡集》卷三三《重修報恩光孝觀記》。

兩朝較之，理宗興土木于宮觀更多于孝宗。紹定五年（1232），大滌山道士王思明就說“今元教之盛，不異于祥符”^①。淳祐七年（1247），太常博士牟子才上奏理宗說：“今日醮內庭，明日禱新宮；今日封神祠，明日迎佛像，依靠于衲子，聽命于黃冠。”^②“連歲土木、民怨載途”，又稱“今日納私謁，溺近者，勞土木，庇小人，失人心，五者皆蹈宣和之失。苟不恐懼修省，臣恐宣和京城之水將至矣”^③。寶祐初，太學生劉黻上《諫游幸疏》，又批評理宗“十數年間，創龍翔、創集慶、創西太乙、而又示之以游幸，導之以禱祠，蠱之以虛誕不經之說。……且西太乙之役，佞者進曰：太乙所臨分野則為福”，質問他“今五、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數，敗降者相繼，福何在耶？”^④

① 《洞霄圖志》卷六《棲真洞神光記》。

②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八七《巡幸·牟子才又奏》。

③ 《宋史》卷四一一《牟子才傳》。

④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八七劉黻《諫游幸疏》。

第六章 宋朝其他皇帝對道教的信仰及崇道特點

第一節 宋朝其他皇帝對道教的態度

我們說太宗、真宗、徽宗、高宗、孝宗、理宗崇道，並不意味着其他皇帝抑制或反對道教，更不意味着他們排斥或反對佛教、儒教，太宗在崇道的同時也崇佛，理宗既崇道亦“崇尚理學”^①，這裏只是論述問題的方面不同而已。由於“道教”與“道家”兩個概念在古人頭腦中的混淆，加之自唐以來三教合一思潮的影響，宋代自太祖起一致將宗教與哲學兩種不同的概念等同為一，認為道教即是道家哲學形式上有所變異的演化，它和儒教一樣是聖人們用來安邦治國的工具。因此，宋代其他皇帝對道教仍有着較大的興趣和較深的情感。

仁宗號為“節儉”，他在位期間“累年火災，自玉清昭應、洞真、上清、鴻慶、壽寧、祥源、會靈七宮，

^① 《宋史》卷九八《禮志》一。

開寶、興國二寺殿塔並皆焚燒蕩盡”^①。大臣們極力反對復修，他也一再表示：對真宗窮極土木，造成帑藏一空，“當以此爲戒”^②。到後來仍創有會聖、西太一、廣聖、集禧、延寧、崇先、醴泉七大宮觀。天聖六年（1028）作西太一宮，正殿之外，“堂廡衆舍，總四百餘區”，其規模宏大，從翰林學士宋綬《西太乙宮碑銘》中便可窺知一、二。天聖八年（1030）創西京會聖宮，“林衡孱木，文松綺柏之質，山積而登用”，“餐餘霞鏤竅，歷全景于層梁”，“園淵綺煥，翔鷗仰而弗逮；重櫟櫛比，尺蠖動而成響。翼長廊之四注，旅萬楹而有閑。輪焉奐焉，興百堵之詠；去泰去甚，振三代之規。章程明密而神迷其方，登降照爛而目眩其際”^③，何等壯麗！即是嘉祐七年（1062）改建的崇先觀，亦“制度宏侈，計其所費，逾數千萬”^④。仁宗晚年“思接方外之論”^⑤，修宮觀，寵道士^⑥，訪道經，受太上正一籙^⑦，無所不爲。甚至召兵士董吉入內“合煉丹藥”，右司諫趙抃上

① 《宋名臣奏議》卷三一六歐陽修《上仁宗論土木之功勞費》。

②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一任伯雨《論郝特許恢官狀》。

③ 《偃師金石遺文記》卷下《大宋新修會聖宮碑銘》。

④ 《司馬光奏議》卷九《壽星觀劄子》。

⑤ 《至順鎮江志》卷一九《仙釋·張紹英》。

⑥ 《青瑣高議》後集卷九《養素先生》，《句容金石記》卷四《上清大洞國師乾元觀妙先生幽光顯揚碑》等。

⑦ 《長編》卷一九八，嘉祐八年三月丁巳。

奏說他企圖學唐太宗、憲宗“服餌貽疾，取笑四夷”^①。

神宗是北宋時矛盾尖銳的一朝，仍“累年以來禁中營造不已，搬運木石，鳩集丁匠，殆無虛日。既有專切提舉修內司，復置都大提舉內中修造司”^②。他所修中太一宮，三門七殿，氣勢宏偉，百神尊號服物，無不細備^③。他擴修景靈宮多達十一殿，設制立戟，儀注周全^④。熙寧六年（1073），頒布《道場齋醮式》二十八卷^⑤。九年（1076），遣使祭南嶽、南海，建祈福道場^⑥。元豐四年（1081），“忽有詔進號九天採訪使者爲應〔天〕保運真君，遣內使廖維持御書殿額賜之”^⑦。

哲宗在位十五年多，崇道活動的頻率遠高于其父。元祐四年（1089）建上清儲祥宮，賜度牒賣錢一千七百四十七萬，給田十四頃。之後，太后又贈一萬七千六百二十八萬，白金六千三百兩。宮成“凡七百餘間，雄麗靖深，爲天下偉觀”^⑧。同年始建的東嶽廟，至徽宗繼位

① 趙抃《清獻集》卷九《奏狀乞斥逐燒煉兵士董吉》。

② 《路公文集》卷二〇《言修中太一宮》。

③ 《玉海》卷一〇〇《熙寧中太一》。

④ 《長編紀事本末》卷八二《景靈宮繪像》。

⑤ 《長編》卷一四五，熙寧六年六月甲午。

⑥ 《宋史》卷一五《神宗紀》三。

⑦ 《夢溪筆談》卷二〇。

⑧ 《東坡全集》後集卷一五《上清儲祥宮碑》。

方成，用工五十四萬，耗資六千八百餘萬^①。受其影響，“天下郡縣營造不可悉記，土木之功所在甚盛”^②。元祐六年（1091）閏八月，他令真靖大師陳景元校《道藏》，月支錢五千緡^③。紹聖五年（1098），集道士二百餘人，在亳州太清宮建道場一月，親填青詞，令州縣官臨場祈禱^④。“哲宗皇帝大有天下，搜求道術之士，首召靜一（即劉混康）來朝京師”^⑤。元符間，出入禁中，“恩寵無比，即其鄉里建道宮，甲于宇內”^⑥。鄧王死後，又“祈嗣于泰州徐守信，世號‘徐神翁者’”^⑦，“翁書‘吉人’以對，已而徽宗繼位”^⑧。哲宗身體虛弱，長期服食含有硫磺、朱砂的藥物。元符三年（1100）正月，二十三歲的生命便喪于二十粒“七返金液丹”之下^⑨。

光宗在位六年，多稱疾不朝，無所事事，亦召九宮山道士張道潛入內以符水治病^⑩。

寧宗承啓孝、理二宗崇道之先後，一面褒獎道士，

① 《曲阜集》卷三《東嶽廟碑》。

② 《諸臣奏議》卷八四岑象求《上哲宗論佛老》。

③ 《長編》卷四六五，元祐六年閏八月甲申。

④ 《混元聖紀》卷九，紹聖五年。

⑤ 《茅山志》卷二六《冲隱先生墓誌銘》。

⑥ 《揮塵後錄》卷二。

⑦ 《鐵圍山叢談》卷一。

⑧ 《輿地紀勝》卷四〇泰州《仙釋門》。

⑨ 《長編》卷五二〇，元符三年正月戊寅注引《舊錄》。

⑩ 《續文獻通考》卷二四三《仙釋·道家姓氏下·張道潛》。

一面新建、重修宮觀。嘉泰元年（1201）四月，仿太一宮以潛邸建開元宮，祀火德真君，儀制依佑聖觀。四年（1204），又擴建，立宣明王殿奉火神闕伯。差道士十四人，兵卒三十人管理^①。同年，依臣僚言，修成都靈應觀^②。嘉定二年（1209），復修中興顯慶觀^③。十一月，稱真武“威靈在上，常如對於衣冠；興景動人，遂莫逢于魑魅。赫然祥異，著于見聞”，特封為“北極佑聖助順真武靈應福德真君”^④。他褒獎的道士有張道清、張成果、王景溫、易如剛、龔大明、包道成等等。其中對九宮山道士張道清寵遇甚隆。即位之初，遣使入山致禮。慶元五年（1199），賜號“真牧”。嘉泰四年（1204），升其觀為欽天瑞慶宮，加號“太平護國”。開禧二年（1206），令江西轉運使賜閑田，蠲其租賦。慈明后亦賜錢為其置田莊^⑤。

就連亡國之君宋度宗，在元兵入侵之際，也念念不忘召名道至京，置于御前宮觀^⑥。

上述皇帝對道教幾乎都深信不疑，只不過他們受主

① 《宋會要》禮五之八至九。

② 《鶴山集》卷三八《成都府靈應觀賜額記》。

③ 《攻媿集》卷五四《中興顯應觀記》。

④ 《武當福地總真集》卷下《宋封聖號》。

⑤ 《仙鑒續編》卷五《張道清》。

⑥ 《洞霄圖志》卷五《呂金二先生》。

客觀多種因素制約，未能象太宗、高宗、孝宗、理宗那樣滿懷熱情，更沒有真宗、徽宗那麼瘋狂罷了。

第二節 宋帝崇道特點

一、以“治世”、“為民”為幌子

太宗認為：“夫道者，天地萬物之祖。”^① 淳化四年（993）十月，他對宰臣說：“清靜致治，黃老之深旨也。夫萬務自有為以至於無為。無為之道，朕當力行之。”參知政事呂端對曰：“國家若行黃老之道以致升平，其效甚速。”^② 真宗以《道德經》為“治世之要道”^③，認為“老氏立言，實宗于衆妙，能仁垂教，蓋誘于群迷。用廣化樞，或資善利”^④。景德三年（1006）八月，諸王府侍講孫奭請減修寺度道，真宗說：“道、釋二門，有助世教，人或偏見，往往毀譽。假使僧道輩時有不檢，安可廢其教也？”^⑤ 徽宗不僅將古代哲學概念的“道”與道教所奉的“道”混而為一，還誇大“道”的作用。說

① 《太宗皇帝實錄》卷三〇。

② 《長編》卷三四，淳化四年十月丙午。

③ 《道德真經集注·序》引《國史·道釋志》。

④ 《宋會要》道釋一之一九。

⑤ 《長編》卷六三，景德三年八月乙酉；《宋會要》道釋一之三八。

“大道無方，微妙莫測，包含造化，陶育乾坤”，長養萬物，造就人才。“故得耕而食，織而衣，欣樂乎太平之世者，一皆妙道生成養育之所致也”^①。“道者，體之可以即至神，用之可以挈天地，推之以治國家，可使一世之民舉得其恬淡寂常之真，而躋于仁壽之域”^②。認為：五帝三代之所以君臣一致，人倫篤厚，民風淳樸，就是因為把握了“妙道”，“聖人體之以為用”^③的結果。但是“流俗勝而大道熄，千有餘歲，古之大全，世不復見”^④。他要“發明訓諭，宣救積習之訛，弘益天下之福，庶使遷善貴生，燦然曉悟，一新其志，歸奉道真”^⑤，并把他想像的“妙道”、“道真”，直接具體化為“惟長生大帝君、青華帝君體道之妙”^⑥，要以此來治國安民。高宗紹興二十八年（1158）說：“朕惟治道貴清靜，故恬淡寡慾，清心省事，所謂‘為道日損’，期與一世之民同躋仁壽，如斯而已。”^⑦“孝宗皇帝崇至化，

① 《茅山志》卷二《宣和御製化道文碑》。

② 《山右石刻叢編》卷三三《御製神霄玉清萬壽宮記碑》。

③ 《茅山志》卷二《宣和御製化道文碑》。

④ 《宋大詔令集》卷二二三《敢言毀拆寺院沙汰僧徒者以違御筆論詔》。

⑤ 《茅山志》卷二《宣和御製化道文碑》。

⑥ 《山右石刻叢編》卷三三《御製神霄玉清萬壽宮記碑》。

⑦ 《要錄》卷一八〇，紹興二十八年十月庚寅。

玩希夷，懷柔九仙，用毗大政”^①，亦是打着“治世”“爲民”的幌子。理宗着眼于道教方術，認爲“道家以清靜無爲爲宗、符籙、丹竈、吐納、醮祭乃其法之祖。而崇信者篤，得非誘人以悔過趨善，因名教治道之一助歟？”^② 說法各不相同，旗號都是一樣，目的在于爲自己崇道找出一個冠冕堂皇的借口。真德秀比較了唐宋帝王崇道之後說：“竊觀前世人主崇尚道家神仙之說者，大抵以希長年，祈福應，往往受欺方士，爲百代嗤。唯我聖朝……志在斯民，而不自爲，此其所以跨絕前代也。”^③ 看來，爲民崇道的幌子欺騙性不小。

二、區別巫、道

巫、道本同源，道教的道術多取于民間巫術。但二者在信仰上迥然有別。巫，爲我所用則祀，精怪鬼神，無奇不有，且不醫不藥，殺人以祭，行爲殘酷野蠻；道教所祀之神，或本于仙經，或載入祀典，或爲統治者所推崇，祭祀方法多取儒、佛禮儀，行醫驅邪，濟世却惡，無害于社會，有助于風俗。故道教成熟之後，巫道逐漸分離。南朝陶宏景整理神仙體系，北朝寇謙之“去

① 《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五七《修書本末》附高文虎《宋冲和先生留君傳》。

② 《漢天師世家》卷二《天師世傳》引理宗制。

③ 《西山文集》卷三七《蔡真人誥碑》。

三張僞法”，後世便稱巫祀爲“淫祀”。由于巫、道同源，難以詳辨，故前代皇帝好道愛巫，或以巫代道之事屢見不鮮。唐肅宗“嘗不豫，太卜云‘祟在山川’”，太常卿王璵“乃遣女巫分行天下，祈祭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乘傳而行。上令中使監之，因緣爲奸，所至干托長吏，以邀賄遺。一巫盛年而美，以惡少年數十自隨，尤爲蠱弊”^①。長興二年（928），閩王鈞受巫者徐彥林等之惑，作寶皇宮，極土木之盛^②。到閩王昶“妖人林興以巫見幸，事無大小，興輒以寶皇語命之而後行”^③。宋帝則把道教與淫巫區分開來，對淫祀堅決取締，嚴格禁止。《宋史》卷一九九《刑法志》載：“左道亂法，妖言惑衆，先王之所不赦，至宋尤重其禁。凡傳習妖教，夜聚曉散，與殺人祭祀之類，皆著于法，苛察甚嚴。”乾德四年（966），會稽有王氏號“天仙二娘子”，病起後言語錯亂，多言災異，太祖即令郡守責其嫁人，沒收金帛入道宮^④。開寶五年（972），太祖又令收天文圖讖，太一雷公、六壬遁甲等入官^⑤，以絕其學。太宗雍熙二年（985），詔嶺南諸州長吏，“其殺人祭鬼，病不求醫，僧

① 《舊唐書》卷一三〇《王璵傳》。

② 《資治通鑑》卷二七七《後唐紀》六。

③ 《新五代史》卷六八《閩世家》八。

④ 《吳郡志》卷五〇《雜志》。

⑤ 《長編》卷一三，開寶五年九月戊寅。

置妻孥等事，深宜化導，使之悛革”^①。仁宗朝曾形成上下一致的大規模禁巫運動。天聖九年（1031）五月，詔：“如聞荆湖殺人以祭鬼，自今首謀若加功者，凌遲斬之。募告者，悉畀以罪人家貲；官吏捕獲者，其賞與獲全伙劫盜同。”^②夏竦在洪州，索部中巫“凡得千九百餘家，妖符、怪籙、神衣、鬼帽、鐘角、刀笏之類以萬計，悉令燔毀之”^③。蔣堂在越州毀淫祀，“取其像棄湖中，材瓦悉送官”^④。程珣知龔州，亦“投祀具江中”^⑤。趙子淵在宣州，則“擇方書之驗者刻石示之”^⑥。

崇道最虔誠的幾個皇帝，對淫祀也是嚴禁的。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三月，詔，“如聞太康縣民起妖祠以聚衆者，令開封府即加禁止”^⑦。天禧三年（1019）四月，詔“隆平之政，實貴于防邪；聰直之神，不歆于非類。是以前聖立教，明王守邦，具有憲章，絕其淫祀。……金、商等州頗有邪神之祭，或緣妖妄，取害生靈，達于予聞，良用矜軫，宜令所在嚴禁絕之。如復造作休祥，假托祭祀惑衆，所犯頭首及〔豪〕强者并處死，餘

① 《長編》卷二六，雍熙二年九月乙未。

② 《長編》卷一一〇，天聖九年正月壬子。

③ 《華陽集》卷四七《夏文莊公竦神道碑》。

④ 《文恭集》卷三九《宋朝散大夫……蔣公神道碑》。

⑤ 《宋史》卷四二七《陳顥傳》附。

⑥ 《安陽集》卷四九《故尚書祠部郎中……趙君墓誌銘》。

⑦ 《宋會要》刑法二之一〇。

決訖黥面配遠惡處牢城”^①。徽宗“詔禁軍民擅立神祠”。政和元年（1111），開封府撤毀淫祠，“凡千零三十八區”^②。南宋紹興二十三年（1153）七月，將作監主簿孫祖壽奏：每至歲閏，殺人祭鬼必然猖厥，湖廣、夔峽、浙東、四川巫徒已蠢蠢而動，要求“申嚴法令，戒飭監司、州官之吏治之（縱）〔蹤〕之，明示賞罰，增入考課令格，加之鄉保連坐。誥誡禁止，期于革心，毀撤巫鬼淫祀”。高宗立即“從之”。孝宗朝“事邪神，言禍福”亦“自有常刑”^③。淳熙十二年（1185）三月，前發遣筠州趙益奏：今歲有偷竊小兒、婦女，販至湖之南北，供其祭鬼，乞“行下諸路州軍”，“嚴立賞罰”，打擊人販子。孝宗“詔從之”^④。理宗時知平江府胡穎，有威名，見淫祠即毀，人稱“胡打鬼”。每奏禁淫祠，詔必從之^⑤。

三、忌服食大丹

大丹即金丹。道經特別是葛洪《抱朴子》一書，對此吹得神乎其神，認為它不僅能使人延年益壽，還能成

① 《宋會要》禮二〇之一〇；《長編》卷九三，同月記事。

② 《文獻通考》卷九三《郊社考》二二至二三。

③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一四《法令·知長沙王師愈乞禁止師巫疏》。

④ 《宋會要》刑法二之一二二。

⑤ 《宋季三朝政要》卷二《理宗》。

仙。金丹的主要成份是水銀即金屬汞。唐朝歷二十二帝，三分之一的皇帝服食大丹，以期成仙。太宗、玄宗、憲宗、武宗、宣宗均死于丹毒。其中玄宗親選丹方，召人採砂煉丹，“比年服藥物”，已成癖嗜^①。憲宗“服餌過當，暴成狂燥之疾，以至棄代”^②。他們把服食與崇道緊密結合在一起，企望在崇道過程中得到“仙丹”，長生不死。宋代皇帝吸取了這一歷史教訓，對金丹敬而遠之，不敢嘗試。太平興國三年（978）四月，太宗召華山道士丁少微，四年（979）九月，丁持金丹、巨勝、南芝、元芝等以獻，太宗無興趣，留數月遣還，亦未賞賜。真宗曾在翰林司金丹閣煉丹一爐，日供炭五稱，經歷了兩個皇帝，無人敢動。直到熙寧元年（1068），時南都守張芻堅求餌之，有人勸曰：“必有大毒。”食之，果“便血不止，五臟皆糜潰”而死^③。徽宗崇道狂熱，但對大丹却十分審慎。政和六年（1116），劉棟稱遇神仙韓君丈人與之“剝取丹”，食後復如故，獻之，徽宗道：“汝師賜汝服，而奪之以慕長年，非朕用意也。”劉棟自討沒趣^④。高宗明確告訴大臣：“朕之所好，非世俗之所謂道也。若果能飛升，則秦皇、漢武當

① 《全唐文》卷三八《賜皇帝進燒丹竈詔》。

② 《舊唐書》卷一三一《李皋傳》附《李道古傳》。

③ 《墨莊漫錄》卷三。

④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方士》。

得之；若果能長生，則二君主至今不死。”^① 建炎間，有瀘州隱者彭知一被召入行在，“既入，乃以所煉金及藥術獻”。高宗令遣回原處，毀棄什物^②。度宗即位，原參知政事謝方叔“以一琴、一鶴，金丹一粒來進”，被丞相賈似道阻止^③。兩宋皇帝中，除哲宗有食丹嫌疑外，還未見服食者。而臣僚服丹，却見載不鮮。《避暑錄話》卷上記林彥振服丹砂三年，疽發全身而亡；謝任伯，聞人有伏火丹砂，不問其方，必求食之，亦死于腦疽。葉夢得說：“十年間親見此兩人，可以爲戒矣。”

上述特點體現了宋朝皇帝對道教認識的進一步加深，展示了宋代道教不同于前代的發展趨勢。同時，也是宋王朝不斷加強道教管理的一個重要因素。

① 《中興小紀》卷三八，紹興二十八年十月戊子。

② 《佩韋齋集》卷一八《輯聞》，《揮塵餘話》卷一。

③ 《宋史》卷四一七《謝方叔傳》。

中編 制度篇

第一章 宮觀創建制度

第一節 創建宮觀的依據

宮觀創建制度，是指政府關於創建宮觀的政策規定、審批手續及宮觀成立的資金來源。它包括舊宮觀的重建、擴建、庵、院、廟、巖的升格和新宮觀的始建，這是唐朝以後封建道教管理的重要內容之一。這一制度的建立與完善，主要目的在于限制宮觀發展，防止政府剝削對象的流失。

限制創建宮觀，始于唐朝。唐朝皇帝崇道，中宗神龍元年（705）二月，詔“諸州置寺、觀一所，以‘中興’爲名”^①。玄宗開元二年（714）二月，下《禁創造

^①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

寺觀詔》：“天下寺觀，屋宇先成，自今以後，更不得創造。若有破壞，事須條理，任經所繇陳牒簡驗，然後聽許。”^① 開元二十六年（739）六月，玄宗“敕天下諸郡立龍興、開元二寺觀”^②，道教宮觀迅速發展。德宗即位之初，令“自今更不得奏置寺觀及度人”^③，對舊宮觀則規定“屋宇破壞，各隨事修葺”^④。

五代十國時期，後周世宗顯德二年（961）五月，因僧尼猥雜，違法犯科，“創造寺院，漸至繁多。鄉村之中，其弊轉甚”^⑤，下詔廢佛。令“有敕額寺院，一切仍舊；其無敕額者，并仰停廢”^⑥。未知宮觀是否也需敕額方準存留。吳越修築宮觀，則要道士“申牒請命焉”^⑦。

兩宋對宮觀創建限制亦相當嚴格。太宗雍熙元年（984）七月，“禁增置寺觀”^⑧。真宗天禧二年（1018）三月，詔：“不許創修寺觀院宮，州縣常行察覺。如造一間以上，許人陳告，所犯依法科罪。州縣不行覺察，亦

① 《唐會要》卷四九《雜錄》，《全唐文》卷二六同條。

② 《佛祖統紀》卷四〇，開元二十六年。

③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

④ 《全唐文》卷五二《修葺寺觀詔》。

⑤ 《舊五代史》卷一一五《周書》六。

⑥ 《全唐文》卷一二五《毀私建寺院禁私度僧尼詔》。

⑦ 《吳郡志》卷三一引王禹偁《新修太和宮記》，《小畜集·拾遺》。

⑧ 《至正金陵新志》卷三中之中《金陵表》五；《佛祖歷代通載》卷一八《宋》作“雍熙二年七月”。

行朝典。”^① 仁宗天聖七年（1029）閏二月，“禁京城創造寺觀”^②。明道二年（1033）四月，又詔“罷創修寺觀”^③。天聖、慶曆年間，朝廷又分別編撰了《天聖編敕》和《慶曆編敕》，對寺院創建、僧道行為及功德寺觀的創置作出了一系列法律規定^④。“國家明著法令，有創造寺觀百間以上者，聽人陳告，科違制之罪，仍即時毀撤”^⑤。高宗紹興二十一年（1151）十月，戶部言：“近來僧道，往往違法，于所在去處擅置庵院，散在民間。”提出將無敕額者的房屋田地按絕產處理，“詔依”^⑥。光宗重申北宋舊制，紹熙三年（1192），“禁郡縣新作寺觀”^⑦。寧宗嘉泰二年（1202），“有旨究私庵之不隸于籍者，凡以一把茅蓋頭山谷間，皆俾以名上于府”^⑧。次年頒行的法律亦明確規定：“諸創造寺觀及擅置戒壇，徒二年；舊有而輒加名號者，各減五等。以上

① 《山堂考索》後集卷六三《財用門·鬻僧類》。

② 《宋史》卷九《仁宗紀》一。

③ 《宋史》卷一〇《仁宗紀》二。

④ 二書已佚。《宋名臣奏議》卷八四韓琦《上仁宗論僧紹宗妖妄惑衆》，《古靈集》卷五《乞止絕臣僚創造寺觀度僧道狀》，《司馬光奏議》卷九《論寺額割子》等文中，可見所述內容。

⑤ 《長編》卷一九七，嘉祐七年九月辛亥司馬光語。“百間”當爲“一間”之誤，見《司馬光奏議》卷九《論寺額割子》。

⑥ 《宋會要》食貨五之二六。

⑦ 《宋史》卷三六《光宗紀》。

⑧ 《漫塘集》卷二〇《玉液庵記》。

未造置者，各減二等。止坐爲首人”^①。

創建宮觀的禁令如此嚴厲，那麼，宋代爲什麼會有數以千計的宮觀呢？這就涉及到宮觀合法存在的依據問題。不少中外學者認爲：宋代寺觀能否合法存在，取決于是否得賜名額。“所謂賜名額，就是給予了合法存在的權利”^②。這實際上只看到了次要依據，而忽略了主要依據。

首先，宋代半數的宮觀無賜額。重修的宮觀如：大中祥符元年（1008）修的羊角山慶唐觀，天聖九年（1031）解州凝真觀，崇寧二年（1103）蘇州乾元宮，政和四年（1114）簡州白鶴觀，紹興中成都朝真觀，隆興間建寧府冲佑觀，乾道中台州隱真宮，嘉定四年（1211）漢州開元觀，景定二年（1261）建業洞神宮等。擴修的如：大中祥符八年（1015）成都玉局觀，明道二年（1033）河南府升仙觀，元祐七年（1092）利州連雲觀，紹興三十一年（1161）秀州仙鶴觀，開禧間建陽靈順宮等。這些宮觀多爲當地大型宮觀，其修建過程，宋代名人謝絳、毛滂、彭乘、魏了翁、黃裳等寫有記，宮觀名

① 《慶元條法事類》卷五一《道釋門·雜敕》。

② 參見竺沙雅章《宋代佛教社會史研究》第二章《關於寺觀賜額》，東京同朋舍，1982年版；黃敏枝《宋代佛教社會經濟史論集》第八章第一節《寺院興建的合法性》，臺灣學生書局，1989年版；汪聖鐸《宋代對釋道二教的管理制度》，載《中國史研究》，1991年2期。

稱始自晉、唐、五代，宋代并未改額、賜額。筆者對七種書中的宋代宮觀作了如下統計：

書名	宋宮觀總數	賜額數	占總數百分比
《類編長安志》	49	4	0.8
《咸淳臨安志》	66	41	62
《嘉泰吳興志》	16	8	50
《嘉泰會稽志》	14	7	50
《嘉定赤城志》	15	7	47
《延祐四明志》	29	12	41
《古今圖書集成》	119	68	57

賜額宮觀還包括改賜額。未賜額者約占宮觀總數50%，這些宮觀在宋代同樣是合法的。

其次，賜額并非常制。查太祖朝，除建隆觀外，開寶間修建的筠州祈仙觀、三清觀，河南府興國觀，撫州祈真觀都無賜額。太宗朝御前宮觀和為張守真所修宮觀有賜額，其餘大部分宮觀如洪州興玄觀、閩業觀，揚州崇道觀等均無賜額。宋初的道教崇奉者徐鉉，其文集中有十六篇宮觀記，十篇記叙太祖、太宗朝宮觀建造情況。只有上清太平宮有賜額記載，餘九所均屬復前朝之名額。就整個歷史過程看，賜額的數量也不平衡。杭、湖、明、越、台五州有75所宮觀被賜額，除11所政府宮觀，餘64所中真宗賜13所，英宗8，神宗3，徽宗15，高宗6，孝宗1，光宗1，寧宗6，理宗11所。多集中在真、英、徽、高、理宗五朝，這種不平衡正說明賜額不是常制，它只是宮觀合法的一種補充方式。

宋代宮觀合法存在的主要依據是“繫籍”。它始自太宗。太平興國四年（979），鳳翔府爲張守真重建北帝宮成，太宗親題“上清太平宮”額以賜^①，開始了非御前宮觀賜額。後來，張守真“重修古迹宮觀有三”，亦“飛奏各賜名額”^②。統一戰爭結束後，對“非真中國之命”的宮觀又進行了大量的改賜名額，如賜台州白雲觀“宸翰”額等^③。故沈作賓說：“及地入輿圖，乃有敕賜額。”^④ 雍熙二年（985），因奏請建寺觀者過多，“有十餘間屋宇，便求院額”。二月，詔“應天下佛寺道宮，自來累有詔書約束，除舊有名籍者存之，所在不得上請建置”^⑤。從此，宋代便形成了以籍帳爲依據，以賜額爲補充限制宮觀創建的制度。因爲賜額後仍須牒下州縣入帳，故真宗天禧間將“舊有名籍”與賜額入帳者，合稱爲“繫名額”^⑥，于是宮觀有了繫名額與不繫名額之別。繫名額又稱“繫帳”，仁宗朝將此編入天聖、慶曆敕編之中，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仁宗嘉祐七年（1062），要給房屋百間以上的私宮觀特賜名額，使其入帳合法，

① 《宋朝事實》卷七《道釋》。《長編》卷一八載，是宮重建于太平興國二年五月。

② 《金石萃編》卷一三四《傳應大法師行狀》。

③ 《嘉定赤城志》卷三〇《宮觀·棲霞宮》。

④ 《嘉泰會稽志》卷七《宮觀寺院·序》。

⑤ 《太宗皇帝實錄》卷三二，雍熙二年二月；《佛祖歷代通載》卷一八。

⑥ 《長編》卷九一，天禧二年四月庚寅。

諫官司馬光則堅持說：“應天下寺觀院舍不繫帳者，不以屋舍多少，并依前後敕條處分。”^①

所謂“籍”、“帳”，主要指包括土地、人口在內的州縣圖經簿籍，是籍三年一造，縣、州（府）、戶部各存一本。繫籍的原則是“寺觀非祀典及賜額不書”^②，即前代載入祀典或本朝皇帝賜額者方能入籍。這是宮觀創建的主要依據。試舉三例以明之：天聖五年（1027），鳳翔府虢縣重修至德常寧觀，依據是“按縣圖經，有常寧觀在邑之南，斯則前代賜額之巨宮也”^③。河南緱氏縣仙鶴觀“元在縣東三里已來，年代深遠，至大宋慶曆六年三月中，依本縣圖經內名額重修”^④。臨江軍閤皂山崇真宮，五焚五修，政和八年（1118）才有賜額，依據的也是圖籍^⑤。大觀二年（1108）八月，禮部尚書鄭允中奏：“勘會祠部所管天下宮觀寺院，自來別無都籍拘載名額，遇有行遣，不免旋行根尋。今欲署都籍拘載，先開都下，次畿輔，次諸路。隨路開逐州，隨州開縣鎮，一一取見從初創置因依，時代年月，中間興廢，更改名額，

① 《司馬光奏議》卷九《論寺額劄子》。

② 《至正金陵新志》卷一一上《宮觀·庵》。

③ 《金石萃編》卷一三一《重修至德常寧觀記》。

④ 《偃師金石錄》卷下《重修仙鶴觀實錄》。

⑤ 《文忠集》卷八〇《臨江軍閤皂山崇真宮記》。

及靈顯事迹，所在去處，開具成書。……從之。”^① 南宋是否有此類總籍，不可得知。依圖籍建宮觀的事例，俯拾皆是。“上成觀在安成之西，始建者與其廢壞之歲月不可記也，故基遺迹里父老人莫能言其處也。獨縣圖及尚書職方之籍有其名耳。其所以名，其意亦莫能詳也。”道士戴知柔以家之荒田獻，里人“相與言于府，取圖籍故名曰上成觀，作字于門而揭之”，建三清殿而飾之^②。從現存方志中，也可見宮觀院庵附于州縣簿籍的現象。

宮觀一旦入帳籍，便長久合法，即使屋宇不存，地址被占，也可重建，此稱“用舊額”或“用廢額”。但所建宮觀必須是籍帳中的名稱，非皇帝改賜不能更。開寶七年（974），筠州清江建三清觀，用唐文宗開成中賜額^③。撫州招仙觀，自大中祥符中“廢四、五十年”，因有額，慶曆七年（1047）復興^④，仍名招仙。盱江城南玉虛觀，崇寧間用治平額重修^⑤。“涇邑宣陽觀，隆興中道士徐致柔請舊額草創于南郭外”^⑥。鎮江丹陽太霄觀，嘉定中以治平二年（1065）帳額修^⑦。江西後城觀“唐

① 《宋會要》職官一三之二三。

② 《盧溪文集》卷三五《上成觀三清殿記》，時間為紹興十四年十一月。

③ 《騎省集》卷一〇《筠州清江重修三清觀記》。

④ 《臨川集》卷八三《撫州招仙觀記》。

⑤ 《敝帚稿略》卷四《玉虛觀記》。

⑥ 《永樂大典》卷一八二二四引《涇川志》。

⑦ 《漫塘集》卷二三《丁橋太霄觀記》。

某年賜額爲觀”，直到理宗仍沿用，其間多有興廢^①。湖州長興縣冲真觀，治平二年（1065）入籍，咸淳間（1174～1189）洞真宮道士以舊額請建^②。

南宋時，入籍宮觀廢後，還可“移額”、“遷額”。湖州佑聖宮，久廢存其址。紹興初，有道士移德清縣元峰觀舊額揭之，後請于朝，賜原佑聖宮名。歸安縣常清觀，哲宗時廢，紹興中楊存中移額爲墳觀，慶元四年（1198）邑人又移回重建^③。明州蓬萊觀，原繫道堂，紹興十三年（1143）移象山廢額爲觀^④。于潛縣許游觀，原址在縣西一里，紹興二十六年（1156）道士劉冲素請移觀額于縣東二里桃源山重建。臨安順濟宮，舊爲龍王廟，紹興元年（1131）移請雲濤觀額爲觀，四年（1134）改賜爲宮^⑤。寧宗後著名的千秋鴻禧觀，乾道四年（1168）浙東安撫使史浩移會稽府城天長觀舊額建，直到元至正二十三年（1336）仍沿用^⑥。

① 《北澗集》卷四《江西後城觀記》。

② 《洞霄圖志》卷一《宮觀門·冲真觀》，《嘉泰吳興志》卷六《宮觀·冲真觀》。

③ 《嘉泰吳興志》卷六《宮觀》。

④ 《攻媿集》卷五七《望春山蓬萊觀記》。

⑤ 《咸淳臨安志》卷七五《宮觀》。

⑥ 《潛齋集》卷八《西真宮記》。

第二節 賜額的範圍

皇帝爲新宮觀命名、爲舊宮觀改名的賜額，唐朝已十分流行，唐高祖“詔改樓觀曰宗聖觀”^①。太宗貞觀九年（635），“敕潤州茅山置太虛觀，并度道士二十七人”^②。目的在于爲己祈福或表示對道教的重視。宋自太宗爲非政府宮觀賜額，真宗推而廣之，以致終宋未改。它不僅具有前代的目的，還含有控制宮觀創建的意義，也是宋代宮觀取得合法地位的一種補充措施。

歸納起來，宋朝的賜額主要用于如下方面：

一、推動道教發展

真、徽尤爲突出，表現爲兩次全國性宮觀賜額。大中祥符二年（1009）十月十四日詔：“天下州、府、軍、監、關、縣，有全無宮觀處，擇空閑官地，以官錢及工匠建道觀一，以天慶觀爲額。”^③張蒙天聖七年（1029）撰《重修仙華觀記》對此詔有這樣的補充：“敕下諸名山洞府，所有已壞宮觀，并仰載崇。如名山洞府無者，

① 《混元聖紀》卷八，武德三年。

② 《舊唐書》卷一九二《王遠知傳》。

③ 《宋會要》禮五之一八。

仍許民捨地建造，悉以天慶彰號。”^① 這次賜額，有新建宮觀者，如台州寧海天慶觀^②；亦多改建更名者，如廣州天慶觀，汶陽天慶觀等^③。秦州甚至在城中、城北各修一觀^④。政和七年（1117）二月十三日，詔建“神霄玉清萬壽宮。如小州、軍、監無道觀，以僧寺改建；如有道觀處，只更名，仍于殿上設長生大帝君、青華帝君像”^⑤。這次改建後賜神霄宮額，因涉及重新奉神，土木之興不亞于新建。可見，這些統一賜額的宮觀既可以擴修舊觀冠其名，又可擇地新修，而天慶觀、神霄宮均繫給官錢、官地，政府出工匠修建。

二、祈福與追薦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以誕聖之日爲乾明節”，敕改新安開元天寶觀爲乾明觀^⑥。真宗天禧二年（1018），仁宗嘉祐七年（1062），皇帝病，放寬宮觀入籍標準、大賜名額，都含有布德澤以延壽的意圖。英宗治

① 光緒《浦江縣志》卷一五引張蒙記；《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卷一二八。

② 《嘉定赤城志》卷三〇《宮觀》。

③ 《南海金石略》卷下《廣東重修天慶觀記》，常崇道《天慶觀石幢題記》，引自《道家金石略》。

④ 《宋會要》禮五之一九。

⑤ 《宋會要》禮五之四。《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神霄宮》有以天寧萬壽觀改之語，查天寧萬壽觀紹興七年仍存。

⑥ 《新安縣志》卷三《道觀·乾明觀》。

平二年（1065）有一次大規模賜額，杭、湖、明、越、台五州有八個英宗朝賜額宮觀，其中六個為治平二年（1065）賜，賜額原因不明。治平三年（1066）“詔民間私造宮觀，賜名‘壽聖’”^①，這次全國性的私觀賜額，是因英宗病重而起。直到神宗熙寧二年（1069），越州餘姚廣福觀仍“用治平德音賜壽聖觀額”^②。

為祈福與追薦規模最大的賜額有兩次。一次是徽宗朝的崇寧觀。崇寧二年（1103）九月，左僕射蔡京奏：“陛下邇追先烈，分別邪正，明信賞罰，上當天心。今天寧屆伏請天下州軍各賜寺額，以崇寧為名，上祝睿算。”詔依所奏，頒行州郡。三年（1104）二月，詔“崇寧觀上添入‘萬壽’二字”^③。自此以後，“郡守者其率老子之徒以謹焚修，共祈無疆之休，以資天子萬壽，豈可忘哉”^④。另一次是高宗所賜報恩光孝觀。徽宗北狩，紹興五年（1135）四月，死于五國城，七年（1137）九月，死訊傳至江南^⑤。高宗為掩人耳目，追薦其父，下

① 《至正金陵新志》卷三中之中《金陵表》五。原文作“治平四年”，查英宗治平三年十二月病重，四年正月卒，“四”當是“三”之誤。

② 《嘉泰會稽志》卷七《宮觀·廣福觀》。

③ 《宋會要》禮五之一五至一六。政和元年八月又改“崇寧”二字為“天寧”。

④ 《演山集》卷一四《崇寧萬壽觀記》。

⑤ 《宋史》卷二二《徽宗紀》四。

詔：“諸路天寧萬壽觀并以報恩廣孝爲額，專充崇奉。”^①紹興九年（1139）八月，重申“報恩（光）〔廣〕孝觀繫專一追崇徽宗皇帝去處，與其他寺院不同”^②。十二年（1142）八月，徽宗梓宮被金人送回臨安，高宗“永言孝思，追念罔極”。又詔報恩廣孝觀奉安徽宗神御^③。同年以“廣孝”字同太祖徽號，改爲“光孝”^④。報恩光孝觀存至元滅宋。

此外，自太祖建隆觀到理宗龍翔宮是宋政府宮觀（參見附表），御書宮殿額，祠官典領，內侍掌管，是國家大祀，帝、后祈禱的集中場所。天慶、崇寧、神霄、報恩光孝等宮觀則屬州縣地方宮觀，聖節禱告，水旱祈求，追薦道場，官吏均要聚于此。特別是天慶、報恩光孝二觀，州縣長官上任離職都要到此朝拜叩謝。其祈福追薦的意義遠甚于重視道教。這兩類宮觀，不斷維修重建，是宋代存世較長的宮觀。畢仲游說：“道家之宮，非祖宗之建立與州縣之所領即不可廢，則能完者或寡

① 《景定建康志》卷四五《宮觀·報恩光孝觀記》及《考證》。此書繫年爲“九年八月”，考《咸淳臨安志》，《嘉泰會稽志》均作“紹興七年”，當系與重申之詔混。

② 《慶元條法事類》卷五一《道釋門·雜敕》。

③ 《雪坡集》卷三二《重修報恩光孝觀記》。該書誤爲“紹興十有六年春正月”。

④ 《嘉泰吳興志》卷六《宮觀·報恩光孝觀》。

矣。”^① 即此意。

三、表示對某些神異事迹、重要宮觀和人物的重視

台州原有白鶴觀，道士張日損“藥石赴人之急，不避風雨”，大中祥符二年（1009）封社首，“有詔改賜觀額爲護國”^②。寧州正寧縣，原有觀，傳說唐玄宗于此得石像二十七軀，大中祥符二年（1009）于其舊址建觀，次年賜名“承天”^③。亳州慶唐觀，原爲唐朝奉聖祖李耳之所，天聖五年（1027）“近奉天恩，且更觀額爲天聖宮”^④。大觀元年（1107）八月，蜀州民程氏墳地有紫氣之祥，詔即其地創祈福之所，賜名“寅威”^⑤。華陰縣西嶽廟中有真武殿，傳其神極靈應，道士雷道之遷修。宣和七年（1125）賜名拱極觀^⑥。南宋皇帝對特殊宮觀的賜額還加玉璽于左，以重其事。高宗朝道士劉能真自稱三茅君顯靈，紹興二十九年（1159）于臨安七寶山建觀，竣工，御書“通元”爲名，“仍加璽書左，煥耀元宇”^⑦。臨安中興顯應觀，高宗親書殿額，“且揭以御名，昭其

① 《西臺集》卷六《代歐陽考功撰西陽宮記》。

② 《文莊集》卷二一《台州天慶觀三官堂記》。

③ 《隴右金石錄》卷三《承天觀碑》。

④ 光緒《山西通志》卷五七引孫慎言《天聖宮紀事碑》。

⑤ 《宋會要》禮五之一四。

⑥ 《金石萃編》卷一四七《拱極觀記》。

⑦ 《兩浙金石志》卷九《創建通元觀碑》。

敬也”^①。孝宗為何蓑衣築通神庵，亦“親御寶跗書匾以寵之”^②。由于帝王對道教的興趣、愛好不同，一所宮觀可以是一個皇帝賜額，也可以享有本朝多個皇帝的賜額。每賜一次，必新改一名。因此，有的宮觀多次被賜額。如四川鶴鳴山，傳說有晉人朱桃槌，“影響殊異”，其觀在宋“屢得皇賜為安靜觀”^③。洪州城內有晉人許真君遜祠，戰火後僅存一鐵柱，傳為鎮蛟之物。唐咸通中建鐵柱觀，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賜名景德觀，政和八年（1118）賜延真觀，寧宗嘉定間又御書“鐵柱延真之宮”，終宋三賜其額^④。

四、控制庵、院、祠、巖升格為宮觀

宋廷對庵、巖原則是允許道士在名山勝境自由創建的，但要升格為宮觀，立一門戶，則多須經賜額。茅山乾元觀，天聖三年（1025）以朱自英集虛庵升。建康天聖觀，天聖五年（1027）以張明真延真庵升。棲真觀，宣和中以玉霄庵升，均繫賜額^⑤。名道劉混康，初結庵茅山積金峰，元符中哲宗召對，賜其庵為元符觀，崇寧

① 《夢梁錄》卷八《顯應觀》。

② 《桮史》卷三《姑蘇二異人》。

③ 《金石苑》卷三《東嶽行宮正法院新創妙通朱真人記》。

④ 《古今圖書集成》神異典卷二八〇《道觀部·萬壽宮》。

⑤ 《景定建康志》卷四五《宮觀》各條。

五年（1106）升爲元符萬寧宮^①。武昌明真宮，原爲王宗成的草庵，嘉熙間升爲宮，理宗御書宮額^②。紹興中，華陽道士王景溫在茅山積金峰披榛棘，鑿巖室居（即所謂“高尚巖”），“俄以志行修潔聞，乃即其居賜崇福觀額”^③。亳州洞霄宮，原僅繫李母祠，大中祥符間建太極觀奉聖母，令改其祠爲洞霄宮^④。舒州舊有九天司命真君廟，元豐二年（1079）賜廟爲觀，額曰靈仙^⑤。明州崇壽宮，初繫道院，紹興元年（1131）道士陳立正請敕賜是額^⑥。

由于宋代繫籍宮觀之額可以長期使用，另一部分院、庵等場所升格爲宮觀屬以舊額而爲。平江府崑山縣，乾道七年（1171）天台道士翟守真化緣建院，淳熙初遷常熟，舊道宮額改名清真觀^⑦。常熟許浦，紹熙三年（1192）都統劉震建崇真道院，嘉定十七年（1224）請廢額爲洞晨觀^⑧。鎮江金壇，隆興初道士沈善智建冲

① 《茅山志》卷三《御製元符萬壽宮慶成頌》，卷二六《元符觀碑》。

② 《北澗集》卷四《明真宮記》。

③ 《江蘇金石志》卷五《白雲崇福觀記》。

④ 《武夷新集》卷八《重修亳州洞霄宮碑》。

⑤ 《輿地紀勝》卷四六安慶府《古迹門》。

⑥ 《黃氏日抄》卷八六《崇壽宮記》。

⑦ 《淳祐玉峰志》卷下《寺觀·清真觀》。

⑧ 《琴川志》卷一〇《崇真道院》。

虛庵，慶元間請額爲元陽觀^①。

另外，宋帝爲表示對名道的尊寵，也賜庵額。大中祥符二年（1009），真宗爲朱自英“賜集虛庵爲額”，天聖二年（1024），仁宗爲張明真“賜名延真庵”^②。宣和二年（1120），徽宗爲馬自然故居“賜葆真庵額”^③。紹興中，高宗爲皇甫坦賜清虛庵額^④。紹興二十五年（1155），賜張椿齡凝神庵額^⑤。開禧間，寧宗賜包道成崇道庵額^⑥。均屬示寵。

第三節 報批程序

無論是依舊額或是請賜額，要創建宮觀在宋代都須履行一定的手續。

首先是申報。申報的方式有三：

一是道士自行向州府或朝廷申報。如端拱元年（988）改終南山樓觀名額，是由鳳翔道士張守真奏，內

① 《至順鎮江志》卷一〇《元陽觀》。

② 《景定建康志》卷四五《乾元觀》、《天聖觀》。

③ 《咸淳臨安志》卷七五《宮觀·葆真庵》。

④ 《輿地紀勝》卷三〇江州《仙釋門》。

⑤ 《茅山志》卷二六《凝神庵記》。

⑥ 《渭南文集》卷二六《今上皇帝賜包道成御書崇道庵額》。

侍高品都知李神福將劄子送到，朝廷準奏^①。晉州神山縣欲復建慶唐觀，景德元年，都監道士梁志真“裹足上國，拜章闕庭。序李唐之肇基，疏玄元之符瑞”，真宗賜其額^②。河中府龍門縣有北極觀。大中祥符二年（1009），觀主李元亨“朝謁行在，因得其請，遂易榜天慶”^③。嘉定四年（1211），漢州復開元觀，繫道士段謙光請于州而得^④。景定四年（1263），餘杭洞霄建分支洞晨觀，由洞霄宮都監貝大欽“請于禮部，賜今額”。咸淳九年（1273），大滌山上清道院欲升為觀，則是由龔大明“以冲天觀敕額請于朝”^⑤。

二是官僚、耆老申報。根據官位的高低決定申報衙門，朝臣可直接奏請皇帝賜額。追薦王欽若的五雲觀，是天聖四年（1026）王之王夫人“聞于內朝，請建道館于茅山之南麓”。寶元三年（1040），賜額^⑥。紹興十三年（1143），韓世忠出資在平江府靈巖山下建道觀，為屋五十餘間，請以“希夷為額，詔特從之”^⑦。州府官員一般只向他的上級衙門申報。政和八年（1118），奉符縣修

① 《金石萃編》卷一三三《改賜終南山宮觀名額牒》。

② 《道家金石略·宋》引《慶唐觀碑銘》。

③ 《山右石刻叢編》卷一三《天慶觀碑》。

④ 《鶴山集》卷三九《漢州開元觀記》。

⑤ 《洞霄圖志》卷六《洞晨觀記》、《冲天觀記》。

⑥ 《茅山志》卷二五《五雲觀記》。

⑦ 《嘉泰吳興志》卷一三《宮觀·希夷觀》。

升元觀，兗州儀曹掾兼兵曹婁寅亮申報于泰寧軍，由軍報朝廷批准^①。同年，朝邑縣以西嶽行宮改觀，耆老人戶賈慶等人申狀到縣，由縣申同州，州申轉運司，最後由陝府西路都轉運司奏報朝廷^②。

三是州府申報。州、府“凡觀之事，悉請于當路而後行。”^③天禧五年（1021），吳縣建靈佑觀，由蘇州府上報請額^④。大觀元年（1107），岳州平江縣改道巖為觀，“守令、監司，論奏朝廷，以葆真觀為額”^⑤。政和五年（1115），芮城縣以侯真人降生臺為觀，由保平軍奏報，得紫清觀額^⑥。政和八年（1118），陳留縣改忠佑廟為觀，開封府“奏請賜天授觀為額”^⑦。淳熙間，金華以八咏樓改觀，婺州“太守洪邁請賜嘉字，故曰寶婺”^⑧。州府創建宮觀的劄子，一般由路轉運司報送朝廷，也需徵求意見。如大中祥符七年（1014）解州建觀，道士謝若水“乞以申州，望頒名額。尋蒙使命，特具奏聞。

① 《金石萃編》卷一四七《升元觀敕》。

② 《金石萃編》卷一四七《崇祐觀牒》。

③ 《勿軒集》卷三《升真觀記》。

④ 《江蘇金石志》卷八《敕建靈佑觀年月記》。

⑤ 《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一〇《葆真觀記》。

⑥ 《山右石刻叢編》卷一七《紫清觀牒》。

⑦ 《宋會要》禮二〇之八。

⑧ 《水心文集》卷一一《寶婺觀記》。

……敕賜凝真觀之名”^①。

其次是有司勘驗詣實。根據敕牒所附報告，個人或縣州申報的內容主要有：①創建宮觀原因。即為什麼要新建或復修該觀，是民衆要求，州縣齋醮的需要，還是靈異顯著？②簡要沿革。有何名勝仙蹟？是復修、新建還是只改名？③創建依據及現狀。是名山洞府或繫圖籍所載？原有無名額，現有多少房屋，是否有遺址或合乎朝廷創建宮觀之要求等等，要一一說明。州、縣接到報告，要派員契勘驗視。州縣勘驗的重點在創建宮觀的依據和現狀方面。查看圖籍是否有載，是否修有房屋。縣送州的報告要署名保明，州送朝廷的奏劄也要將勘驗情況寫明并加以擔保。若民衆要求，要附當地耆老聯名印字紙。下面這段文字是政和五年（1115）保平軍要求修建宮觀并賜額的奏劄：“保平軍奏：本州界芮城縣有侯真人降生臺，在縣城西。臺上有唐咸通中所立碑云：河中府永樂縣道靜院道士姓侯名道華，大中五年上升。今據芮城縣狀：按圖經，照得實載唐時升天侯真人降生臺，修到觀宇舍屋三十餘間，塑像三清、侍從、真人等，乞賜名額。州司契勘：委是載在圖經，緣未有觀額，伏候敕旨。”^② 政和八年（1118），奉符縣建升元觀，

① 《山右石刻叢編》卷一二《凝真觀碑》。

② 《山右石刻叢編》卷一七《紫清觀牒》。

是婁寅亮“契勘兗州奉符縣泰山之下有古洞天，周三十里，名曰三宮空洞之天，載在圖經是實”。由“州司看詳”，泰寧軍申奏朝廷^①。嘉泰元年（1201）四月，四川制置使上朝廷乞建成都靈應觀奏劄亦載：“吏民復詣郡，乞榮號。臣稽之記牒，參諸甲令，敢昧死請，願詔有司議所以褒崇之。”^②制置使、轉運使（司）上奏朝廷，宋人稱為“監司保奏”^③。

再次是下發郡檄和敕牒。州軍接到宮觀或縣要求創建宮觀的申狀之後，分兩種情況處理。凡是舊有名額已入帳籍者，不論是重建、擴建、遷額、用舊額，只要不更改名稱，州府勘實後，均可由本州軍批准，下發郡檄與宮觀，即可創建。嚴州洞靈宮，“繫遂安縣廢額。紹興八年道士高大有請于州，即靈巖山建”^④。鎮江丹陽延昌觀，紹興十三年（1143）“郡檄改為道士觀”^⑤。常熟乾元宮“淳熙間邑人以致道觀舊額乾元宮之名請于郡，改今名”^⑥。嘉定間，漢州以舊址建開元觀，繫太守魏了翁批准^⑦。建康洞神宮，久廢不治，景定四年（1263），

① 《金石萃編》卷一四七《升元觀敕》。

② 《鶴山集》卷三八《成都府靈應觀賜額記》。

③ 《琴川志》卷一〇《宮觀·致道觀》注。

④ 《淳熙嚴州圖經》卷三《寺觀·洞靈宮》。

⑤ 《嘉定鎮江志》卷九《道觀·延昌觀》。

⑥ 《琴川志》卷一〇《乾元宮》。

⑦ 《鶴山集》卷三九《漢州開元觀記》。

制使姚希得復修，以舊額加之^①。這類記載甚多，筆者據方志統計，臨安在外宮觀 55 所，請移、改額者 14 所，占宮觀總數 25%；湖州 16 所，移、改 5 所，占 31%；台州 15 所，移、改 6 所，占 40%。這些除個別奇異者外，均屬州郡審批發檄。

需要賜額的宮觀，州軍將其奏劄，連同本府勘驗情況一并交朝廷。朝廷收到奏劄，“尋下禮官議如律”^②，有司提出名稱交皇帝批准後，由政府牒下州縣及宮觀施行。敕牒元豐改制前由中書門下頒發，元豐改制後由尚書省頒發。凡牒必奉敕宣付，故敕、牒互通，牒上均有“準敕故牒”或“牒至準敕”等字樣。敕牒分兩類：凡再賜額或皇帝熟悉的著名宮觀，只頒牒賜名，文字簡單。如順天興國觀牒^③，元符萬壽宮牒^④，三茅寧壽觀牒^⑤等。凡州縣陳請者，牒首或牒尾附有州軍保奏奏章摘要，敘述建宮觀原因、依據及州縣勘驗結果。如清虛觀、紫清觀、升元觀、崇佑觀諸牒。若涉及賜撥田產、任命道官等事，牒不能細敘者，尚書省于牒後特附省劄

① 《景定建康志》卷四五《宮觀·復洞神宮》。

② 《鶴山集》卷三八《成都府靈應觀賜額記》。

③ 《金石萃編》卷一三三《順天興國觀牒》。

④ 《茅山志》卷四《元符萬壽宮牒》。

⑤ 《兩浙金石志》卷八《三茅寧壽觀牒》。

以說明，如白雲昌壽觀牒^①。所有敕牒于年月日後加省印，由宰相畫押題名，其中有出使在外或只挂虛銜者，不題姓畫押，只列官銜。筆者查閱到宋代二十四所宮觀的敕牒，最早頒發的是太宗端拱元年（988）順天興國觀牒，最晚的是孝宗乾道五年（1169）白雲昌壽觀牒。現錄政和八年（1118）崇佑觀牒以觀形制。

“陝府西路都轉運司奏：據同州申：據朝邑縣申：本縣耆老人戶賈慶等狀：本縣城西有岱嶽行宮，地居高阜，殿宇宏壯，屋舍計一百六十餘間。自來請道士王永清住持焚修，每遇天旱祈求雨澤，皆獲感應，人民無不歸仰。伏乞敷奏朝廷賜宮觀名額。本縣側近并無宮觀，遇天寧節開建道場，委是順便。本司保明是實，伏候敕旨。

尚書省牒同州朝邑縣崇佑觀：牒奉敕：宜賜崇佑觀爲額，牒至準敕，故牒。

通議大夫守左丞王（押） 起復少傅太宰（押）
少保少宰（押） 太師魯國公（不押） 政和八年九月一日牒”^②。

牒首是縣、州、監司的奏割摘要，牒末署銜守左丞爲王黼，太宰是鄭居中，少宰繫余深，三個在職有押。

① 《兩浙金石志》卷九《白雲昌壽觀敕牒》。

② 《金石萃編》卷一四七《崇佑觀牒》。

太師即蔡京，政和二年五月致仕，數日一朝^①，實爲虛銜不畫押。敕牒直下宮觀，英宗朝嘗頒至州，令州府“翻錄敕黃，降付逐寺觀院舍”^②。若賜額繫皇帝御書名額，則不發牒，“遣中使以賜焉”^③。

最後一道手續是入籍。只郡檄得額者，由州縣造帳之時登記入籍，記明得何處何額，現狀怎樣。賜額宮觀，憑牒入籍。“抱敕興建”^④者，修建完畢“仍具殿宇房廊等間架，詣實數目，開坐聞奏”^⑤，以便入籍。宮觀一但入籍，寫入圖經之後，便長期存在了。

第四節 宮觀創建的資金

宋代創建宮觀的資金主要來自以下渠道：

一、政府出資賜撥

主要用于政府宮觀的創建。太宗修上清宮日役夫三千五百人，數年不就。又出太后舊銀器數萬兩鬻于市以付工錢^⑥。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修玉清昭應宮，

① 《宋史》卷二一二《宰輔表》三。

② 《山右石刻叢編》卷一四《清虛觀牒》。

③ 《至順鎮江志》卷一〇《宮觀·丹徒縣》引刁湛《明真宮記》。

④ 光緒《浦江縣志》卷一五引張蒙《重修仙華觀記》。

⑤ 《山右石刻叢編》卷一二《天慶觀碑陰·建天慶觀敕》。

⑥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四《道釋》，《宋朝事實類苑》卷二《太宗》同。

日役工三、四萬，耗資甚巨^①。天聖七年（1029），蘇舜欽說：“章聖皇帝勤儉十餘年，天下富庶，帑府流衍，乃作斯宮。及其畢工，海內虛竭。”^②同年“東嶽置會真之宮，計其工傭，亦不止中人百家之產”^③。神宗修上清儲祥宮，總耗資十七萬餘，六千餘兩白金不計其內^④。後來，岑象求說“十六七萬緡，中人千家之產也”，指責他“以千家之產爲無益之事”^⑤。哲宗僅紹聖四年（1098）修東嶽廟，用“工五十四萬有奇，錢六千八百萬有奇”^⑥。徽宗“修蓋葆真宮，約費錢十二萬餘貫”^⑦。高宗修宮觀也是竭國力而爲之，就連理宗建龍翔宮，也是“七八百家之居屋隨手毀除，一萬餘口黔黎聚頭嗟怨”^⑧。許多特敕創建的宮觀亦是政府出資。真宗景德二年（1005）重修廬山太平興國觀，“爰詔侍臣，精求匠石，費從官給”^⑨。仁宗嘉祐七年（1062）改壽星觀爲崇先

① 《宋朝事實》卷七《道釋》。

② 《長編紀事本末》卷三二《玉清昭應宮災》。

③ 《長編》卷七一，大中祥符二年六月丁酉。《諸臣奏議》卷一二八；《經濟類編》卷七四；《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五七同。

④ 《東坡全集》卷八六《上清儲祥宮碑》。

⑤ 《諸臣奏議》卷八四《上哲宗論佛老》。

⑥ 《曲阜集》卷三《東嶽廟碑》。

⑦ 《宋名臣奏議》卷八四石公弼《上徽宗論道士燒煉丹砂》。

⑧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一—災祥·牟子才奏。

⑨ 《採訪真君事實》卷六引周起《重修太平興國觀碑銘》。

觀，“計其所費，逾數千萬”^①。這僅是一般小道觀。在政府財政困難時，也撥賜度牒，讓受賜宮觀變賣為錢。如徽宗政和間重修洞霄宮，“給度牒三百道”^②，時官價每道為錢二百二十千^③。孝宗為何蓑衣建通神庵及擴修天慶觀，“內出金錢合凡大司農錢無慮十餘萬緡”^④。理宗亦多出資擴修宮觀，連大滌山的鐘也是“幣出內帑，工擇國良，賜度牒以資其費”^⑤而鑄成。

地方政府宮觀的創建，一般是在向朝廷上交的錢內開支。如天慶觀是“相度繫官空閑地，破繫省錢及繫官人匠、物料”^⑥建成。紹定三年（1230），洋州重修天慶觀“用工若干，緡錢若干”^⑦，亦如此。非統一賜額的地方政府廟、觀，如嘉定十七年（1224）南海修海神廟“糜金錢六百萬有奇，皆出于漕計供餉之贏”^⑧。建康府景定四年（1263）復洞神宮“費十三萬舊楮，米五百石”^⑨也是州府開支。當然，官吏態度不積極的州縣，

① 《司馬光奏議》卷九《壽星觀劄子》。

② 《渭南文集》卷一六《洞霄宮碑》。

③ 《宋會要》職官一三之二三。

④ 《金石續編》卷一九《重修天慶觀記》。

⑤ 《大滌洞天記》卷下引曹遠叔《洪鐘記》。

⑥ 《山右石刻叢編》卷一二《天慶觀碑陰·建天慶觀敕》。

⑦ 《鶴山集》卷五〇《洋州天慶觀聖祖殿記》。

⑧ 《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一八《轉運司修南海廟碑》。

⑨ 《景定建康志》卷四五《宮觀·復洞神宮》。

也有靠資助、化緣而創建者。

二、社會施捨

社會施捨的資金來源可分為兩類：一是個人獨資。在個人中，大官僚地主多獨資施建一座宮觀。如揚州新建崇道宮，繫太常博士孫邁太平興國六年（981）佐郡時“以俸錢以易置，運匠心以經營”^①。大中祥符初，處州三修宣陽宮，進士祝顥出錢五十萬建大殿^②。天聖五年（1027），鳳翔府虢縣令嚴公“捨錢數十萬，市瑰材，召碩匠”，重修至德常寧觀^③。政和五年（1115），濟州建真武殿，奉議郎陳穀捨月俸三十萬造像，士族弟子薛洙捨錢一百三十萬建殿^④。乾道四年（1168），敷文閣待制契泊僕“悉出俸錢”重修桐柏山崇道觀^⑤。慶元六年（1200），建昌軍南豐縣仙都觀被風毀，由周必大妻王氏“首施錢三十萬”而重建^⑥。有的官吏捨財建觀，全家動員，前赴後繼。康定初，麻姑山“殿屋之設，歲月積久，雨淫風虐”，嚴重毀壞。潁川陳策願捨財一新其制，言未果而卒。次年，其子山陽司寇陳諫，弟陳洵，出家

① 《騎省集》卷二六《揚州新建崇道宮碑記》。

② 《兩浙金石志》卷五《重修宣陽宮大殿記》。

③ 《金石萃編》卷一三一《重修至德常寧觀記》。

④ 《樂靜集》卷六《濟州真武殿記》。

⑤ 《松隱集》卷三一《重修桐柏山崇道觀記》。

⑥ 《文忠集》卷八〇《麻姑山仙都觀新殿記》。

資斬木鑿石，重建殿宇，完成了陳策的遺願^①。東陽縣元寶觀，宣和兵火，化爲灰燼，里有官戶陳君嚴者出資建北極殿，其弟陳仕澄以資巨萬爲殿屋門廳。紹興二十一年（1151），殿蠹于白蟻，仕澄子德佐及諸弟“捐金合百萬”又修。淳熙八年（1181），德佐弟德光、德高“自取用財合一千萬，役人之力凡萬五千”，耗時三年，擴修爲一“宏偉壯麗”之觀^②。除官吏之外，還有豪民、醫、商等人的施捨。大中祥符二年（1009），台州白鶴觀改建爲天慶觀，豪民“石湛、來俊等獻直三十萬”^③。嘉祐三年（1058），耀州華原建孫思邈祠（後改爲靜明觀），郡醫万俟景及其子孫陸續構堂塑像，費十餘萬方備規模^④。廣州天慶觀則是外商出資重建，三佛齊（故地在今印尼蘇門答臘）華伽羅、沙文、麻圖華羅、遠懷文德從熙寧元年（1068）至元豐二年（1079），先後捨金錢五十萬修殿買田^⑤。元祐三年（1088），宗城縣建三清殿，屋宇像設均繫豪民郗某之財^⑥。鄆州天慶觀，崇寧二年（1103）修兩大殿却是專管化緣的社頭王安己資獨辦^⑦。

①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二三《重修麻姑殿記》。

② 《龍川集》卷一六《元寶觀重建大殿記》。

③ 《文莊集》卷二一《台州天慶觀三官堂記》。

④ 《金石萃編》卷一三八《孫真人祠記》。

⑤ 《南海金石略》卷下《廣東重修天慶觀記》。

⑥ 《威縣金石志》卷上《新修宗城縣三清殿記》。

⑦ 《道家金石略》宋《天慶觀石幢題記》第七面下載。

另一類是衆人集資。邢州紫極宮，開寶八年（975）重修，知州段思恭“助以俸金，郡僚而下，歡然風靡”^①而成。太平興國四年（979），崑崙山顯異觀大殿壞損，有官吏、道士、莊客四十六人出資翻修，其中還有和尚五人^②。大中祥符七年（1014），解州新建凝真觀，前押錄事郝節出資，邑中“載雕載琢之人，或斧或斤之士，皆來響合，率爾相成”^③。嘉祐四年（1059），益州天慶觀擴建，官吏、耆艾、信士、逸人等合財塑像，構宇書字，各顯其能，共建大殿^④。崇寧間，有道士葉彥球至安吉烏鎮卜居，“以符水爲民禳禱，疾無不愈，鄉人敬信，冠屨雲集”，于是“富者出錢，貧者出力。故宮殿廊廡，金碧煥爛，賜額曰‘崇福宮’”^⑤。如果一個人的財力有限，也可施建宮觀某一部份或幾個人共同施建。衆人施捨，一般由一個有影響的人帶頭或組織，大家響應而成。天聖四年（1026），常熟縣新建乾元宮紫微殿，無錢塑像，縣令出錢首塑本命星官一尊，又勸化衆戶，各塑星神、侍從一尊以實其殿。由是“真從翼分，宛同

① 《騎省集》卷二八《邢州重建紫極宮老君殿記》。

② 《牟平金石志·宋姑餘大仙并翻修大殿碑銘》。

③ 《山右石刻叢編》卷一二《凝真觀碑》。

④ 《成都文類》卷三七彭乘《天慶觀五嶽真君殿記》。

⑤ 《洞霄圖志》卷五《葉靈一先生》。

星拱；檀龕寶錯，狀于帝車”，一殿神像遂成^①。元祐七年（1092），汾州平遙縣重建清虛觀，朝散裴公帶頭出資，號召衆人捐獻。“公節操行義素爲鄉里士大夫之所信服，故一出言，親舊里人與夫旁邑，願相其事，從之爭先，惟恐其後。故豪者獻材，巧者獻技，賤者出力，而觀爲之成”^②。崇寧五年（1106），西京嵩山建金星觀，由邑人劉少卿會父老勸誘，并出資十萬買地。于是“邑人聞而化之，爭出力以助其成，觀于是乎興焉”^③。爲了組織捐資與齋醮，宋代民間還建有麻姑會，黃龍會、靈寶會、燈油醮社、群龍社等群眾組織，設有正、副會（社）首管理。皇祐二年（1050），河南府緱氏縣重修仙鶴觀，本地燈油醮社組織募集，田地、殿宇無一不備。治平元年（1064），濰州昌樂辛展村修東嶽安公行宮，社（會）首腦集五十餘家，數百人捐資^④。以集會的形式積資是社（會）組織者一大創舉。紹興初，常熟福山東嶽行宮壞，會首“率以暮春大會四方來者于廟之庭，祈者、懷者、訴者、謝者、獻技能者、輸工力者，若富若賤，若大若小，咸各有施；投簪珥、薦琛貝、輦貨泉，

① 《琴川志》卷一三馬莊《乾元宮新建紫微殿記》。

② 《山右石刻叢編》卷一五《清虛觀記》。

③ 《鞏縣金石志》卷二《宋金星觀道院記》。

④ 《偃師金石錄》卷下《重修仙鶴觀實錄》。

筐布帛，庭實充塞”，宮遂再成^①。

三、道冠自籌

道冠創建宮觀的資金一般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是道冠的生活積存，尤其是宮廷中的道冠或精通醫術者，他們往往有一定積蓄。在混亂年代或年齡大時，總希望有自己住持的宮觀過一段安穩日子。如洪州西山會聖宮，兵火後存其址，道士王守玄及其弟子，經三十年努力，至開寶末“凡內外殿宇百有餘間”^②。蘇州太和宮，太宗時道士戴子玄與弟子吳玄芝“翦榛蕪以樹垣墉，浚淤潦以開沼地”，伐木建殿，鳩工塑神，斯焉告成^③。天聖七年（1029），道士哲朱保在婺州浦江“抽己資及他施，構法堂方丈七間，建仙華觀”^④。熙寧二年（1069），麻姑山道士黃太和，以豪右之助及橐中之資，重建仙都觀，為屋一百六十餘間^⑤。秀州道士李則正，“以醫術濟衆”，人皆施以金帛，熙寧間，又擴建常熟乾元宮^⑥。靖康之亂，內庭女冠孫千霞避難吳興，“捐橐中金，遍施黃

① 《琴川志》卷一三《重修福山嶽廟記》。

② 《騎省集》卷二六《洪州西山重建會聖宮碑銘》。

③ 《吳郡志》卷三一引王禹偁《新修太和宮記》，光緒《蘇州府志》卷四四同。

④ 光緒《浦江縣志》卷一五引張蒙《重修仙華觀記》。

⑤ 《灌園集》卷九《麻姑山仙都觀初建東嶽府君殿記》。

⑥ 《琴川志》卷一三《乾元宮興造記》。

冠”，後在富陽建紫霄宮^①。宜春永興觀，建炎三年（1129）焚于金兵，道士陳中陵“披榛荆莽，一新土木，百廢俱舉”。十餘年後，王道貴繼之，“奮然大作勝事”，成一壯麗偉觀^②。永康紫霄觀，宣和間毀于盜，存三門，無殿。知觀事劉居靖大力經始，數年後殿堂廊宇室樓齊備^③。乾道初，重修桐柏山崇道觀，道士唐知章出私錢建經樓及大殿，耗資千萬^④。饒州天慶觀，淳熙七年（1180）毀後復修，道士李師古捐錢新三門，建朝元閣，高聳入雲，費五千緡錢^⑤。嘉定五年（1212），道士黃永華“以橐中裝爲錢三百萬”，在泉州紫帽山建金粟觀^⑥。奉化縣虛白觀損，景定元年（1260），道士吳葆真悉捐資財，撤屋建殿，外及三門，煥然一新^⑦。咸淳五年（1269），道士游道淵、江妙靜在武夷山建升真觀，“費木石、瓦竹、工役計緡錢幾萬有奇”^⑧。道士的資金多來自“醮設之羨餘，田園之所積”^⑨，往往分批投入宮觀。因

① 《嘉泰吳興志》卷一七《仙釋·沈義》。

② 《澹庵文集》卷四《永興觀記》。

③ 《龍川集》卷一六《重修紫霄觀記》。

④ 《松隱集》卷三一《重修桐柏山崇道觀記》。

⑤ 《後村集》卷九一《饒州天慶觀新建朝元閣記》。

⑥ 《鶴山集》卷四三《泉州紫帽山金粟觀記》。

⑦ 《黃氏日抄》卷八八《虛白觀記》。

⑧ 《勿軒集》卷三《升真觀記》。

⑨ 《琴川志》卷一三《乾元宮興造記》。

此，有的宮觀建修時間很長。如成都朝真觀，廢于慶曆年間，重和元年（1118）復修，紹興中女冠張延彬作大殿，構屋一百五十間，而擴建、裝飾則是淳熙末年張居興和嘉定年間宋祖良所爲^①。

四、道冠化緣

即由道士出面求別人布施。仁宗時，撫州重修大中祥符觀，道士丁用平“募民錢爲堂庖廡已，又爲閣置九曜像其下”。皇祐二年（1050），弟子黎自新“用其師之說以動人”，化錢修三門一殿，屋二十四間^②。吉州天慶觀，大中祥符九年（1016）三清大殿焚。元豐三年（1080），道正金希白“募可與共事者，得右姓吳信錢百萬以倡其餘。未幾，應者走費恐其後”，建殿五楹，塑像十三，“用錢合七百萬有奇，而樂輸者初不俟勸也”^③。宣和二年（1120），汾州介休縣龍泉觀擴建，道士宋雲深“遂發勤懇，杖藜延化，不問貴賤貧富，家至戶到，誨其羨餘，以濟厥用。邑人感其誠篤，欣然樂與”，所需磚甃，不日而備。加上道友捐錢募工，三季觀畢^④。嚴

① 《鶴山集》卷四二《成都府朝真觀記》。

② 《臨川集》卷八三《大中祥符觀新建九曜閣記》，《撫州祥符觀三清殿記》。

③ 《龍雲集》卷二三《吉州新修天慶觀三清殿記》。

④ 《道家金石略》宋《汾州介休縣龍泉觀三清殿記》。

州天樂觀，毀于北宋末年，紹興十年（1140），道士胡知章募緣重建^①。嘉泰元年（1201），道士包道成在臨安募建道庵，後來發展為中興觀^②。嘉定中，潤州丹陽重建太霄觀，知觀事薛汝顯向鄉之九長者化募，長者們“率衆鼎新之”^③。咸淳七年（1271），建康府溧水縣尋仙觀擴建，也是道士周茂沔化緣而為^④。化緣與自願施捨相反，要看對方對你所奉神、所修觀和所行道術是否感興趣，即所謂“緣”。要達到此目的關鍵在於“勸”，道士們一般採取兩種辦法：一是象金希白、薛汝顯那樣尋當地長者或會（社）首，由他們勸說衆人，組織募化。另是如宋雲深，家至戶到，登門勸募。化緣之前，道士們要請人或自己寫一張化緣疏，敘述宮觀現狀，化緣目的及作用。這種文字在宋人文集中保存甚多，從化觀、化殿、化庵到化坊、化門、化亭無所不有。現錄寶祐三年（1255）冲虛觀住持黎道靜為修輪藏求李昉英以詩形式寫成的《羅浮冲虛觀化緣疏》^⑤，以見其“勸”：“仙去千年重此山，不禁風雨屋摧殘。金能點化空談易，錢欠通神着力難。支厦終非一木了，成裘未免衆毛攢。洞天有別

① 《嚴州金石錄》卷上《天樂觀記》。

② 《咸淳臨安志》卷七五《宮觀·中興觀》。

③ 《漫塘集》卷二三《丁橋太霄觀記》。

④ 《寶錄齋金石跋尾·尋仙觀三清殿記跋》。

⑤ 《文溪集》卷一六。

人人到，輪奐峨嵋起筆端。”

第五節 宮觀創建制度的弊病

宋廷建立和完善宮觀創建制度的目的在于控制宮觀的發展，防止土木之興，浪費財物，“聚匿游墮，耗蠹良民”^①。綜觀兩宋文獻，這一目的并未達到。景德中，全國寺院宮觀爲二萬五千所^②，嘉祐三年（1058）爲三萬八千九百所^③，五十餘年間增加了近一萬四千所。熙寧末爲四萬六百十三所^④，三十年間寺觀又增一千七百餘所。宮觀總數雖不及寺院十分之一^⑤，但宋帝不抑道教，宮觀理應呈發展之勢。明州，《寶慶四明志》載宮觀八所，而《延祐四明志》載宋代宮觀則是二十八所。茅山，紹聖三年（1096）張商英說“宮觀十二，崇禧總之”^⑥，到元至正年間，則有宮觀二十一所，崇禧觀也發展爲崇禧萬壽宮^⑦。可見，宋自真宗以後，宮觀數量都

① 司馬光《傳家集》卷二六《論寺觀額劄子》。

② 《江鄰磯雜志》，《侯鯖錄》卷二。

③ 《古靈集》卷五《乞止絕臣僚創造寺觀度僧道狀》。

④ 《泊宅編》卷一〇。

⑤ 《須溪集》卷六《贈韓道錄序》。

⑥ 《句容金石記》卷五《崇禧觀碑記》。

⑦ 《至正金陵新志》卷一《茅山》。

在上升。究其原因，則在宮觀創建制度本身。

首先，限制創建宮觀的政策不穩定。太祖開寶四年（971）二月詔“前代祠宇各與崇修”^①，宋代宮觀陸續恢復、重修。太宗雍熙初年確立了以名籍為依據，以賜額為補充的限創建宮觀制度，并禁增建宮觀。真宗搞“神道設教”，大中祥符元年（1008）天書下降後，十二月詔“率濱之內，邃古以來，惟神道之聰明，暨人倫之賢哲，期臻福佑，用馨欽崇。應天下宮觀陵廟有名在地志、功及生民者并加崇飾”^②。依此，州縣以年號創祥符觀。河南登封以唐開元宮，江寧府以吳紫極宮改^③。撫州則在州東南山上新建^④。據王象之《輿地紀勝》載，寶慶間僅江南二路就有四個祥符觀。次年又詔建天慶觀。兩次大普及，宮觀由州建至縣。天禧二年（1018）雖然把創建寺觀納入法制軌道，但事隔一月，又詔“寺院雖不繫名額，而屋宇已及三十間……或名山勝境，高尚庵巖不及三十間者，并許存留”^⑤。仁宗朝的兩個敕編都明確規

① 《宋會要》禮二〇之一。

② 《宋大詔令集》卷一七九《天下有名在地志功及生民宮觀陵廟并加崇飾詔》；《長編》卷七〇，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甲辰。前書繫日“癸卯”。

③ 《古今圖書集成》神異典卷二七九《道觀部·祥符觀》，卷二八〇《道觀部·朝天宮》。

④ 《臨川集》卷八三《撫州祥符觀三清殿記》。

⑤ 《長編》卷九一，天禧三年四月庚寅。此詔繫因三月詔過嚴而發，當也適用於道教宮觀庵巖。

定限制宮觀創建，然而嘉祐七年（1062）九月却詔：“天下繫存留寺觀，未有名額者特賜名額，其在四京管內雖不繫帳，而屋舍及一百間以上亦特賜名額。”所以司馬光指責仁宗是“立法以禁之于前，而發敕以勸之于後”^①。徽宗向全國賜崇寧、神霄兩次額，宣和元年（1119）再詔“天下州軍宮觀三十間以上及圖經所記洞天福地，未有額者，許監司保奏，取旨賜額”^②，使宋代宮觀發展達到最高峰。高宗仿汴京宮觀復造于臨安，又詔天下建報恩光孝觀。理宗以創建宮觀爲己任，受到大臣多次指責。因而，整個宋代限制創建宮觀的法令不斷重申，又不斷被皇帝帶頭破壞，沒有得以認真實施。

其二，在宮觀創建的準則上，宋廷的尺度越放越寬，太宗提出的“舊有名籍”，真宗變爲“名在地志”，徽宗演化爲“圖經所載”，高宗以後則擴大爲道書、小說，凡見之文字均可。爲創建宮觀，有的甚至編造道書和神話。婺州紫霄觀，“考其圖志，皆缺裂不全其說”^③。盱江玉虛觀，“邈不知所從始，以素無片言隻字可考證也，所見者有天禧丁巳之鐘存焉耳！或曰凌雲觀，又曰

① 《長編》卷一九七，嘉祐七年九月辛亥。

② 《琴川志》卷一〇《宮觀·致道觀》注。《淳熙嚴州圖經》卷三《寺觀·天樂觀》同。

③ 《龍川集》卷一六《重建紫霄觀記》。

下方觀，到治平之元方賜今額，未可詳也”^①。宋代所有奉祀真武的宮觀祠院，是依真宗時出現的《元始天尊說北方真武經》或真武的傳說、神話而創建。明州的崇壽宮，是依《老子化胡經》而造，紹興元年（1131）賜額，成為宋代第一座摩尼教的宮觀^②。而建寧府的周真人祠，秀州的隱真道院，潼川府保和觀，則是依洪邁《夷堅志》所載傳聞創建^③。

其三，對私創宮觀，雖不斷有令禁止，事實上宋廷却持放縱態度。他們拋開了“繫名額”這一總則，而提出了以所造房屋間數多少的標準來決定是否合法。真宗規定有三十間屋宇者許留存，仁宗規定為百間，英宗、徽宗又退回三十間。這無疑是引導人們先創建宮觀，後等待機會合法。嘉祐七年（1062），司馬光說：“臣恐自今以往，奸猾之人將不顧法令，依憑佛老之教以欺誘愚民，聚斂其財以廣營寺觀，務及百間以上以待後敕異幸，今日之恩不可復禁矣。”^④ 司馬光的擔心并非多餘，私創宮觀等待合法的事例在宋代為數不少。大中祥符

① 包恢《敝帚稿略》卷四《玉虛觀記》。

② 《黃氏日抄》卷八六《崇壽宮記》。

③ 《攻媿集》卷五五《建寧府冲應周真人祠記》，《至元嘉禾志》卷一七《隱真道院記》，《輿地紀勝》卷一五四潼川府《仙釋門》。

④ 《傳家集》卷二六《論寺廟額劄子》。

間，荆南府有道士結庵玉泉山頂，自號“白骨觀”^①。明道中，永州有何氏自稱神異，郡人建屋以居，嘉祐六年（1061）何死，政和四年（1114）封真人，其居遂成仙居觀^②。信州龍虎山道士林元素，紹定元年（1228）買隱者屋基建殿宇房室，自名“象元觀”，後亦得以合法，陳著還為該觀寫有記^③。

其四，在宋代宮觀創建政策上，還有一個較大的弊病，就是允許道庵、道巖等自由創建。這種庵、巖不限額，“不必皆售度牒，……所仰不必皆有田。近市者，乞食以為資；山居者，姜秫以代粟”^④，自由程度很大。北宋允許創建於洞天福地，隸籍於本山宮觀之後。南宋時獨立的庵、巖迅速發展，創建範圍也由名山洞府擴大到鄉村曠野。高宗、寧宗朝雖亦有糾私庵隸籍的記載，但是并不禁其創建。邛州白鶴山“庵院凡十所”^⑤。到元朝，大滌山有五宮七觀，六院六庵^⑥。而鎮江府有八十六庵，金壇縣則占五十所，其中游仙鄉竟有二十五所之多^⑦。庵、巖的發展，造成政府管理不便，甚至影響治

① 《嬾真子》卷三。

② 《輿地紀勝》卷五六永州《景物下》。

③ 《本堂集》卷五〇《信州龍虎山象元觀記》。

④ 《永樂大典》卷六七〇〇《江·九江府·庵巖》引《江州志》。

⑤ 《鶴山集》卷五〇《邛州白鶴山營造記》。

⑥ 《至正金陵新志》卷一一上《宮觀》。

⑦ 《至順鎮江志》卷一〇《道觀》。

安。朱熹知南康軍時，“民間多有違法私創庵舍，又多是女道住持。……有被人論訴與人奸通者，……違國家條制，誣上行私，敗壞風俗”。紹熙元年（1190），他出榜勸諭女道還俗，令“今後不得私創庵舍居住”^①。這些庵、院、祠、巖“其影迹彰，意度廣，敕額一加，升為寺觀，人境俱遷，無復真淳之味”^②。如湖州佑聖宮，紹興初道士沈于礙結庵于此。自言恍惚見真武，令工圖像刻石奉事。又稱庵前石洞有一龜一蛇相隨出入，誘使信徒建房造屋，移德清元峰觀廢額揭之，後請于朝賜今額^③。這種由庵巖院祠升為觀的事例，在宋代不勝枚舉。

另外，宋代祠神泛濫及近臣貴族大建功德寺觀，對宮觀創建制度的衝擊也很大。北宋道士元妙宗說：“若私有香烟之祠，有福德及一方之民者，取從保鄉人等文狀，許令重立祠廟，令人承奉。”^④。徽宗時權荆湖南路計度轉運副使程元佐說，宋代祠神是“有名皆有籍，有籍皆有祠”^⑤。這些祠一遇機會便升格為堂皇的宮觀。洛陽福源觀，仁宗時為道士陳景顥所建玉仙祠，靈驗有

① 《晦庵集》卷一〇《勸女道還俗榜》。

② 《永樂大典》卷六七〇〇《江·九江府·庵巖》引《江州志》。

③ 《永樂大典》卷二二八二《湖州府》八，《嘉泰吳興志》卷六《宮觀·佑聖宮》。

④ 《太上助國總真秘要》卷一《破不正符廟》。

⑤ 《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一一《陽升觀記》。

異，憑《玉仙傳》有載升爲觀。到神宗時，大殿、道院、齋館、庖厨、花圃無一不備，“爲飛亭曲閣、修林翠竹之美觀也”^①。潭州攸縣陽升觀，政和間由司空真人祠升爲觀^②。泉州金粟觀，嘉定間由玄德真人祠升，寧宗賜錢百萬，“一時名公巨卿，又請賜以榮號，給以田產”^③。

功德寺觀，是近臣、貴族仿皇陵而設的看守祖先墳地的寺觀。宋廷規定“親王、長公主、現任中書、樞密院并入內侍省都知、押班”可以陳乞創建功德觀^④。英宗時“大臣節將以看墳爲名陳乞修建者，無歲無之”^⑤。就道教而言，主要用于奠祭的稱“香火觀”，不設于墳地；用于守墳的稱“墳觀”。宋代最早的香火觀是許國夫人爲王欽若建的五雲觀。最早的墳觀是歐陽修爲守父墳建的西陽宮，建得最多的是史浩，有三道觀，還有二寺一院。現列部分功德祠觀爲下表：

① 《鄮溪集》卷一五《福源觀大殿記》。

② 《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一一《陽升觀記》。

③ 《鶴山集》卷四三《泉州紫帽山金粟觀記》。

④ 《長編》卷一八九，嘉祐四年六月乙丑，《宋會要》道釋一之二八。

⑤ 《蘇魏公文集》卷一七《奏乞今後不許特創寺院》。

宮觀名	所有者	官職	創建時間	地點	性質	史料來源
五雲觀	許國夫人	王欽若小妻	天聖四年	茅山南麓	香火	《茅山志》卷二六
西陽宮	歐陽修	參知政事	嘉祐中	廬陵永豐	功德	《獨醒雜誌》卷二,《西臺集》卷六
表忠觀	吳越錢氏		熙寧十年	錢塘縣	功德	《蘇東坡全集》前集卷三三
仁靜觀	翟汝文	參知政事	紹興初	丹陽縣	功德	《至順鎮江志》卷一〇
希夷觀	韓世忠	太傅	紹興十三年	吳興郡	香火	《吳郡志》卷三一
常清觀	楊存中	郡王	紹興中	歸安縣	功德	《嘉泰吳興志》卷六
升元報德觀	楊存中	親王	紹興二十六年	歸安縣	功德	《七修類稿》卷四七
顯中旌德觀	史浩	丞相		鄞縣	功德	《寶慶四明志》卷一三
清修悟真觀	史浩	丞相		鄞縣	功德	《寶慶四明志》卷一三
太清悟真成道宮	史浩	丞相		鄞縣	墳觀	《寶慶四明志》卷一三
元真觀	趙公	觀文殿學士	嘉定十一年	奉化縣	墳觀	《延祐四明志》卷一八
太清觀	賈貴妃	貴妃	咸淳四年	錢塘縣	墳觀	《咸淳臨安志》卷七五
常清宮	沂靖惠王	親王		臨安縣	墳觀	《咸淳臨安志》卷七五

近臣、貴族創宮觀，作功德、奉香火，數量雖少，影響極大。元人袁桷說：“宋帝南渡，公卿大臣多出兩浙。而制令入政府得建宮院，崇奉祖禰。驅石輦木，空巖親寂之地高下晃曜，財日益耗而弊莫可救矣。故稍自給自足者，亦承風效施，跬步瞬目，日不勝繁。吁，可禁哉！”^①無資格建觀者，便置墳庵爲之。樂平有程巡檢，建墳庵于韓村，自淳熙至慶元，先後請道士萬景川、葉法廣住庵灑掃^②。端平間，石城縣丞莊某死，其妻王氏傾平生養蠶紡績之積，建庵居守，又買田六十畝

① 《清容居士集》卷一九《陸氏捨田記》。

② 《夷堅三志辛》卷七《葉道士行法》、《萬道士》。

以贍道士，幾至傾家^①。所以清人全祖望說：“設爲寺庵院之屬以守墳，宋人最盛。”^②

① 《漫塘集》卷二三《莊氏贍墳田紀》。

② 《鮚埼亭集外編》卷二一《寶續庵記》。

第二章 道官制度

第一節 道官的機構沿革及職掌

一、中央道錄院

道錄院起源于隋朝的崇玄署。隋初置，設令、丞，管釋、道二教。煬帝時改宮觀爲玄壇，罷署設玄壇監。唐復置署，初隸鴻臚寺，後因奉李耳爲“聖祖”，開元二十四年（736）改隸宗正寺，專掌宮觀及道冠簿籍、齋醮之事。玄宗時，置左、右街功德使，“總僧尼之籍及功役。元和二年，以道士，女官（冠）隸左、右街功德使”^①。時長安寺觀以皇城爲中心分左、右，宋承唐制，故宋代道錄院亦有左、右街之分。不同的是，隋、唐的崇玄署是一個集政府管理職能和道教事務爲一體的機構，而在宋代管理職能已被尚書省祠部和鴻臚寺完全取代了。

道錄院何時所置？宋初隸屬何部門？文獻記載不

^① 《文獻通考》卷五五《職官考》九；《唐會要》卷四九《僧尼所隸》。

明。從建隆元年（960）十二月，太祖“還自揚州，左、右街僧道出迎”^①的記載分析，可能宋初已設置了道錄院（或司）。宋人文獻中最早出現“道錄院”一名，是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十月真宗《上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號詔》書中^②。次年（1009）三月，詔“會真宮尊像，兗州諸觀、廟伏羲、文憲王祠宇像、衣冠制度，宜令太常、禮院、道錄院檢詳典故科儀頒下”^③。真宗時的道錄院，分左、右街，設道錄、副道錄、都監、首座、鑒義十員。其中職位最高者為左街道錄，最低者為右街鑒義^④。掌天下宮觀神像、科儀制度、道門威儀及州郡天慶觀住持人選^⑤。神宗改院為司，職掌不變^⑥。熙寧年間（1068～1077）為左街都監的道士陳景元說，此時“在京道宮十二員，祖宗朝以京城內外宮觀主焚修勤績者充”^⑦。從政和年間（1111～1117）道錄院舊官名目中看，大致英宗時，又在左街道錄之上，增設有左右街道錄、左右街副道錄，以後改為都道錄、副都道錄。元

① 《長編》卷二，建隆二年三月庚午。

② 《宋大詔令集》卷一五三。

③ 《宋會要》禮二〇之二。

④ 《事物紀原》卷七各條。

⑤ 《宋會要》禮五之一九。

⑥ 《長編》卷二四五，熙寧六年六月甲午。

⑦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一疏引。

豐改制後，有鴻臚寺轄“左右街僧錄司”^①的記載，中央政府對釋、道二教的管理若無特殊需要一般不分開，推測道正司也隸鴻臚寺。可能也是同時，正、副都道錄之下，左、右街道錄、都監又分正副，取消了首座、鑒義兩職四階^②。徽宗崇道，撤司復院以重其事。政和六年（1116）二月，將道錄院改隸秘書省，以知、同知左右街道錄院事取代都道錄、副都道錄，以知、同知、簽書、同簽書左、右街道錄院事取代了左、右街正副道錄，加上左、右街正副都監，共十員，為“職事之官”^③。由樞密直學士蔡攸提舉^④。並設有俗人充當的屬官^⑤。這時的道錄院，除掌道門科儀制度、《道史》編修、齋醮祈禱、教派及道冠服飾更改外，還兼有培訓道士、推薦、選拔、磨勘道官的職責^⑥。宣和元年（1119），徽宗改佛從道，令道錄院為“道德院”，僧錄司為“德士司”，隸院之下。知、同知、簽書、同簽書仍分左右，主官八員，承旨押印發帖，向僧道頒度牒、紫衣、師號^⑦。因僧尼竭力反對，未幾，釋道又分司。宣

① 《宋史》卷一六五《職官志》五。

② 參見《宋大詔令集》卷二二四，道錄院都道舊名。

③ 《宋大詔令集》卷二二四《改定道階等御筆手詔》。

④ 《宋史》卷四七二《蔡京傳》附《蔡攸傳》。

⑤ 《要錄》卷九，建炎元年九月甲辰。

⑥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道學》。

⑦ 民國《費縣志》卷一四《金石·宣和帖石刻》。

和七年（1125）十二月，徽宗退位前御筆手詔：“道錄院道官品等一切指揮依元豐法。”^①南宋建立，建炎三年（1129）廢鴻臚寺。道錄院歸隸尚書省祠部，官職與神宗熙寧、元豐無異。直到元代，方略有所革。

二、地方道正司

道正司，前代文獻不載。宋分管內道正司和山門道正司兩類。

管內道正司設于州、府、軍、監，司隨其人，附于宮觀。如淳化五年（994），張守真任鳳翔府管內道正，司即設于他任宮主的上清太平宮中^②。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詔天下建天慶觀奉聖祖後，道正司一般都設于州、府、軍的天慶觀中。平江府天慶觀“自祥符年恭奉，真宗皇帝賜額立觀，兼管道正司，專一崇奉聖祖神御”，到端平元年（1234），平江府道正司仍在此^③。不過，設司的時間據當地宮觀發展而定，并非有天慶觀必置司。廬陵天慶觀真宗時建，到南宋理宗時，一位姓韓的道士來，方“置司”，由他任道正兼住持^④。

山門道正司設于洞天名山的神御觀中。如茅山“宮

①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道學》。

② 《金石萃編》卷一三四《傳應大法師行狀》。

③ 《江蘇金石志》卷一六《天慶觀尚書省劄》。

④ 《須溪集》卷六《贈韓道錄序》。

觀十二，崇禧總之”，司即在崇禧觀^①。天台山在桐柏觀^②。金華赤松山，寧宗時因道士周大川之請，才獲得“立山門道正司”之權^③。

管內道正司設道正、副道正；山門道正司則另有都監一職，銜前各帶“管內”、“山門”，或府、州、軍、山名稱以示明。

道正司的員額，宣和三年（1121）七月宋徽宗規定：“三京置正道錄、副道錄各一員，節鎮置道正、副各一員，餘州置道正一員。”^④ 北宋大致如此。到南宋紹興以後，兩類道正司均于道正之上設有都道正^⑤。有的州、山還在都道正下設有副都道正、道判、道監^⑥。

道正司管轄所屬宮、觀、院、庵，事無巨細，職掌繁雜，大致可分為四方面：

一是落實政府宗教指令，傳達政府頒發的宗教儀範、規定^⑦，布告宮觀賜額、神祇封號^⑧，組織新建和維

① 《句容金石記》卷五《崇禧觀碑記》。

② 《松隱集》卷二六《重修桐柏觀記》。

③ 《金華赤松山志·冲和先生周君》。

④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道學》。

⑤ 《茅山志》卷二五《武仙童書碑》。

⑥ 《句容金石記》卷五《崇禧觀碑記》。

⑦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道學》。

⑧ 《三茅真君加封事典》卷上。

修宮觀^①，檢查神像儀制。

二是推薦道士。如集宮觀主首推選十方住持；了解甲乙住持宮觀的主首變化情況并報告州府^②；選拔去道錄院培訓的道士。

三是勘驗牒帳。檢查宮觀刺帳；聖節前四十天，審查試經道童、長髮及應賜紫衣、賜師號道冠的奏帖，并充當保人，上報名冊；驗明受戒道士的度牒；出具道冠出游“公憑”^③；回收并上交亡歿道冠的度牒；開具度牒遺失證明^④。

四是主持本處教事。祈晴禱雨；“應辦十節朝拜，啓建聖節道場，迎接到任官員”及組織非時齋醮^⑤。若管內道士違令，道正司的官員要負連帶責任。據《慶元條法事類》卷五〇規定：道童、長髮“令人代試經”，保人“徒二年”；宮觀擅改十方爲甲乙住持，杖一百，“道正司知而不舉與同罪”。由此可見，道正司是一個融執行、監督、勾通職能爲一體的重要道教事務機關。

三、基層宮觀

宋代宮觀有“天子之祠”與普通宮觀之分。“天子

① 《成都文類》卷三七《天慶觀五嶽真君殿記》。

② 《慶元條法事類》卷五〇《住持》。

③ 《慶元條法事類》卷五〇、卷五一。

④ 《宋會要》職官一三之三九。

⑤ 《江蘇金石志》卷一六《天慶觀尚書省劄》。

之祠”一般都設有已逝皇帝、太后神御殿或御書閣，宋政府以其名立祠祿官，分“六等宮觀之格”。其中御前宮觀如建隆、玉清昭應、開元、太一等，不隸道正司，由本宮觀提點所管轄，自成一體^①。重和元年（1118）六月，宋徽宗詔“天下神霄玉清萬壽宮并不隸道正司，令逐路提舉管勾”^②，以重其事，便是仿此。普通宮觀集中在巴蜀川峽地區和南方各州縣，占宮觀總數的絕大部分。

宋代有“宮中道士五百輩”^③的大宮，也有“斷牆殘垣，道經一卷孤燈伴”的小觀。大宮觀有殿、院、庵三個層次，其院的規模有的相當大，如景靈宮崇裡館道院，住有內侍七人，道士十人，吏卒二百七十六人^④。小觀有的有院，有的只有殿。庵，一般是本宮觀道士的居住場所。由于道教的普及和人們祈禱心態的需要，真宗時已有獨立的高尚庵、巖。宋仁宗時不隸宮觀的道院，規模已較大。如天聖中建立的西京永安縣金星道院，院內有大小殿，有自己的田地^⑤。到南宋，幾乎各州縣都有自成體系的道士院、庵，這在宋人的方志中記

① 《宋會要》禮五之八。

②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神霄宮》。

③ 《白真人集·有宋廬山養正先生黃君仙游碑》。

④ 《玉海》卷一〇〇《紹興景靈宮》注。

⑤ 《鞏縣金石志》卷二《西京永安縣金星道院記》。

載頗多。象凝神庵、通神庵等還是皇帝賜額，名聲幾與“天子之祠”等同^①。孝宗以後，原隸于宮觀的庵也紛紛獨立，嘉泰三年（1203）十二月十五日建立的玉液庵，就是從茅山華陽觀中分裂出來的^②。

宮觀主首的稱謂在北宋徽宗前較為混亂，觀有稱“觀主”、“知觀”^③，宮有稱“宮主”、“知宮”者^④。政和三年（1113）六月，徽宗避諱，詔更改條法內“主”字^⑤，天下道士亦“不得稱宮主、觀主，并改為知宮、觀事。女寇準此”^⑥。之後，多以此稱。

綜合各種文獻，宮觀的道官依次是：住持、知宮（觀）事、同知宮（觀）事、監宮（觀）、尚（上）座、知庫或庫主、典客、掌籍、監齋、書記、直歲、化主、表白、殿主、院主、庵主。職掌：“所謂住持者，何謂也？住持也者，謂籍人持其法，使永住而不泯也。”^⑦是兩宋宮觀的實權者。知宮（觀）事，簡稱“知事”，北

① 《茅山志》卷二六《凝神庵記》，《江蘇金石志》卷一三《通神先生蓑衣何真人事實》。

② 《漫塘集》卷二〇《玉液庵記》。

③ 《茅亭客話》卷一二《費尊師》，《騎省集》卷二〇七《洪州道正倪君碣》。

④ 《長編紀事本末》卷八二《修太一宮》。

⑤ 《宋會要》刑法一之二七。

⑥ 《能改齋漫錄》卷一三《御筆宮觀寺院不得稱主》。

⑦ 《顰津集》卷二《廣原教》。

宋多一人兼知事、住持二職，有實權。南宋“論知事則米鹽任責，較法師則符水通靈”^①，主管生活事務。住持，知事，監宮（觀）三者，在宋代官方文書中稱“宮觀主首”與“寺院三綱”相對應^②。主首之下，尚座講經論道，典客迎送賓客，掌籍修造刺帳，知庫保管錢物，書記書寫酒榜，化主安排化緣，其餘職掌與今日宮觀相差無幾。

第二節 道官道階與道職

宋代“官人受授之別，則有官、有職、有差遣。官以寓祿秩，叙位著；職以待文學之選；而別以差遣以治內外之事”^③。這套宋代特有的官、職與差遣相分離的制度也逐步滲透于道官體制之中。

一、道官

道官，指道士充任而有實際職掌的專門職位。實際職掌被差遣所代替後，又指道士官階。設置非道士莫任的道官，始自隋朝。隋文帝始以玄都觀主王延為威儀。

① 《勿齋集》卷上《右街鑒義謝提舉》。

② 《慶元條法事類》卷五〇《住持》。《唐六典》卷四載：唐宮觀設“觀主一人，上座一人，監齋一人，共綱統衆事”。

③ 《宋史》卷一六一《職官志》一。

唐置左、右街威儀，隸功德使。後周避太祖郭威之諱，改威儀爲道錄，“宋朝因之”^①。建國之初，以何自守爲右街道錄，當是宋代第一任道錄。乾德五年（967），何自守坐事流配，太祖詔萊州道士劉若拙爲左街道錄，“俾之肅正道流”^②。太宗太平興國中，“增置副道錄、都監、首座，通舊八員，總知教門公事”^③。至此，已有道錄至鑒義十員道官，地方和宮觀道官不在其數。以左爲尊。而真宗之前各朝道官都是知教門公事的職事之官，即官與差遣并未分離。官與差遣分離始于仁宗朝。天聖三年（1025）四月，茅山宗師朱自英撰《天聖皇太后受上清籙記》，其道官的結銜爲“左街副道錄、知玉清昭應宮事、同管勾左右街教門公事、冲真大師、賜紫李知損；左街都監、壽寧觀住持、明真大師石知章。”^④可見由左街道錄至鑒義已經演化爲十級道士官階，而右街副道錄以上四階帶差遣，左街都監以下六階并不帶差遣。這與《宋會要》道釋一之一一中開封府所言的僧官情況相一致。英宗設左右街道錄、左右街副道錄。神宗元豐改制後定道官十階，差遣據需要而不是據階而定。

① 《事物紀原》卷七《道錄》。

② 《宋朝事實》卷七《道釋》。

③ 《事物紀原》卷七《都監》、《鑒義》。

④ 《茅山志》卷三三《天聖皇太后受上清籙記》。

二、道階

道階，是道士的一種品級，按年勞遷授，比附文官階享受某種政治待遇而無實際職掌。宋代的道階是仁宗天聖初（1023～1025），由道官職位演化而成的，初爲十階。遷轉道冠過多則在每階增加不定數額的“額外”，如“額外左街副道錄”之類。神宗改制，立元豐法以爲定制^①。徽宗興道，政和四年（1114）正月“置道階凡二十六等，先生、處士、八字、六字、四字、二字，視中大夫至將仕郎而不給俸。重和初，別置道官，自太虛大夫至金壇郎凡十六等，同文臣中大夫至迪功郎”^②。立道學、興道舉後，重和元年（1118）八月，下詔“設置士名，分入官品”，設元士至志士十等，品秩爲正五品至從九品^③。幾次增置，品階相滲，徽宗大概覺得過于混亂。重和元年十一月下詔“道流入官，自一命以上至視品中大夫，宜正名辨體，以爲次遷之格。……今以太虛大夫至金壇郎同文臣中大夫至迪功郎爲道階”，“階以年勞遷授”^④。改定的道階中六字、四字、二字先生、法

① 《宋大詔令集》卷二二四《改定道階等御筆手詔》。

② 《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八，政和四年正月。

③ 《宋大詔令集》卷二二四《天下學校諸生添治內經等御筆手詔》。

④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道學》。《宋大詔令集》卷二二四繫于政和八年十月。按《宋史·徽宗紀》政和七年十一月改元，十月繫誤。

師六階，繫從師號序列納入；都道錄置于先生之下，法師之上爲一階；正、副道錄，正副都監加行、守、試成十二階，這是原道錄院階官的改造；設校儀、守闕校儀加行、守、試爲七階，共二十六階。與這二十六階相對應的是文官階中大夫至迪功郎和純道階太虛大夫至金壇郎（參見附表）。徽宗重和元年十月重定道官體制，設知左右街道錄院事至同簽書右街道錄院事十等道官“總司教事”^①，恢復了真宗之前道官的職能。宣和七年（1125）二月罷，又行官職與差遣分離。南宋依元豐道階，仍設“額外”，却無定員額記載^②，并沿用至終。但地方道正、副道正，亦轉爲道階。

三、道職

道職是道冠學術水平的標志，仿文官館閣之職而定。徽宗政和四年（1114）設，宣和七年（1125）罷。徽宗詔“文階近列有館閣之職，宜仿此爲定制，以待瑰璋高妙不次拔擢之人”。道職“如文臣隨官帶職之制，不限常格，授惟其人，無則闕之”。有冲和、葆光、燕頤、蕊珠、凝神五殿侍晨，葆光、蕊珠、凝神三殿校籍，燕頤殿撰經，蕊珠、凝神二殿授經，共十一等，視

① 《宋大詔令集》卷二二四《改定道階等御筆手詔》。

② 《金華赤松山志·道錄吳先生》。

文貼職待制至直閣，同文階官中大夫至承議郎^①。此時，道士官、階、職“皆給告身印紙，經道錄院磨勘功過，注授加官、差遣，八品用蔭，如命官”^②。即馬端臨所謂“宣和以後……凡道官亦視文階”^③。宋代文獻中凡記宣和道士，其結銜幾乎都帶有道職，如茅山道士徐若虛，宣和初“除凝神殿授經、簽書左街道錄院事，再遷凝神殿校籍^④，可見當時遷授之廣泛。徽宗朝的道士官、階、職存世七年九個月，宣和七年（1125）二月詔罷^⑤，復元豐法。南宋亦沿用，如洞霄宮道士李洞神“高宗賜明素（師號）俾主壽寧觀。未幾，乞還山，授右街道錄、主洞霄宮事”^⑥。赤松山吳養浩，“紹定間文聲益振，理廟聞其名，召入覲，令主太乙（宮）。自是聖眷彌篤，宣賜不一，積階至右街道錄，年七十餘而化”^⑦。不過，北宋道官官有定階，員有定額，皇帝要增加只能設“額外”。且在徽宗之前亦有“舊條”限制其範圍。熙寧六

① 《宋大詔令集》卷二二四《改定道階等御筆手詔》。

② 《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八，政和四年正月。本條載道職職名誤為“檢籍”“校經”，可參見《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道學》，《宣和遺事》卷上。

③ 《文獻通考》卷六四《職官考》一六。

④ 《虛靖冲和先生徐神翁語錄》卷下。

⑤ 《文忠集》卷一四五《看定羅源縣寺觀爭田回申》。

⑥ 《洞霄圖志》卷五《李明素先生》。

⑦ 《金華赤松山志·道錄吳先生》。

年（1073）十一月，右街都監、中太一宮主陳景元，因神宗召見“特轉額外右街副道錄”^①。崇寧元年（1102）五月詔：“僧道官免試超越職名補額外守闕鑒義之類，自今雖奉特旨衝改舊條等指揮，令省仔細契勘，具有礙是何條法聞奏，更不施行。”^②南宋雖依元豐道階，却不見定員額的記載。

第三節 道官的差遣與待遇

在宋代，通過上述方式選授的道官只是享受待遇的一種階官，並無實際職掌。實際職掌要以差遣的形式來授與。所謂差遣，是指皇帝、或尚書省、或州軍政府直接遣派某人到某處去掌握實際權力，處理具體事務。差遣的基礎一般是官階，但可以低階高任，以充分發揮其積極性。差遣不定時，可在獲官階時給與，也可以後再遣，無能力者或許永無差遣。因而，宋代有為道錄四、五十載而從未管理過政府道教事務也未主持過宮觀的道士。

宋代道士職官中的官與差遣相分離，始于仁宗天聖初年（1023～1025）。從朱自英《天聖太后受上清籙記》

①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一疏。

② 《宋會要》道釋一之一一。

中道官結銜分析^①，天聖三年（1025）四月前中央道錄院左街道錄至右街鑒義已演化為十級官階，而右街道錄以上四階帶差遣，左街都監以下六階並不帶差遣，這和僧官的情況相一致^②。英宗設左、右街道錄，左、右街副道錄。神宗元豐改制，定道官十階，差遣據需要而不是據階而定。南宋沿用此制，始自仁宗朝的道官官階與差遣相分離制度，一直沿行于元朝中期。

在這期間，道官有實際職掌者，官稱前後都帶“知”、“同知”、“簽書”、“同簽書”、“管勾”、“同管勾”、“領”、“管轄”、“提舉”、“提點”等特殊字眼，兼職則帶“兼”，臨時差遣則帶“權”。于是，宋代道官和文官一樣，有了一個由官階、職、差遣、師號、特稱等名詞組成的“結銜”。特別是徽宗政、宣年間道士的結銜尤為複雜，如林靈素的結銜為“太中大夫、冲和殿侍宸、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在京神霄玉清萬壽宮管轄、提舉通真宮”^③，長達三十七字。“太中大夫”為“中大夫”之誤，原為“視中大夫”，重和元年（1118）九月特授本品真官，免視法，一切與文官階同。“冲和殿侍宸”，道職第一等，政治待遇如文官帶貼職的待制。“通真達靈元妙先生”為六字師號，重和元年五

① 《茅山志》卷三三《天聖太后受上清籙記》。

② 《宋會要》道釋一之一一。

③ 《寶退錄》卷一引耿延禧《林靈素傳》。

月授，當時已納入道階。服紫道服，宣和時服黑邊銀褐道服，冠飾日，執象牙牙簡^①。“金門羽客”為特稱。“管轄”、“提舉”繫差遣，前者屬兼官，具有臨時性；後者為常官。在南宋中期後，原屬職事官的州、府、山門道正司的官位亦變化為階官，由道冠遷轉。道正司的官員履行教事時，也必須帶差遣。如端平元年（1234）六月，平江府道正司三位官員：“管內道判、同管教門事、監天慶觀事鄒師吉；管內副都道正、主管教門事、副知天慶觀事余可久；管內都道正、主管教門事、知天慶觀兼管轄住持事陳天一。”^②

宋廷雖然仿文官官制確立了一套完整的道士官、職、差遣制度，但與文官相應的制度有諸多不同。

首先，道士的官、職、差遣均“無俸給人從”。宋代道官的待遇依階而定，主要是政治待遇，如到一定年限可由低階向高一階遷轉；到一定品階可推薦賜與紫衣等。一般“無俸給人從”。即使是重和間、宣和初年，“人從”也只是在宮觀內差。級別不同，所穿道服、冠飾及牙簡各不相同。“皆給告身印紙，經道錄院磨勘功過注授，加官差遣、八品用蔭如命官。”^③即馬端臨所謂

①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方士》。

② 《江蘇金石志》卷一六《天慶觀尚書省劄》。

③ 《九朝編年備考》卷二八，《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道學》。

“宣和以後，……凡道官亦視文階”^①。宣和中，“道官同文官編入雜壓，仍每遇郊恩封贈父母”^②，僅三、四年時間。宣和七年（1125）罷道階、道職，靖康元年（1126），欽宗令追毀道士官誥文牒^③，又恢復政和前只有政治待遇而無俸祿人從的作法。而這種無俸的做法，為後世所效，直到明代仍“全依宋制，官不支俸”^④。

其次，道官的差遣只限于道教機構，其範圍狹小，他們工作的好壞，絲毫不影響宋政權的安危，反而承擔了不少如監督道士、回收度牒等政府機構應辦的事務。所以，兩宋統治者不斷完善道官制度，並一致認為“道釋二門，有助世教”^⑤。

宋代是道冠職官體制最複雜、最完整的時期，它對後世產生了深刻影響。

順便提一下，宋代“某某宮觀使”或“提舉某某宮觀”的官稱甚多，不少學者誤認為是俗官管理道教事務，或宋政府為俗官設置的道官職位。其實，這是宋代特有的祠祿官制。它始設于大中祥符五年（1012），初期

① 《文獻通考》卷六四《職官考》一六。

② 《清波雜志》卷三。

③ 志磐《佛祖統紀》卷四七，靖康元年。

④ 《明太祖實錄》卷一四四。

⑤ 《宋會要》道釋一之三八。

還“掌奉齋醮之事”^①。王安石變法後，完全成爲了一種以祠名食其祿的祠祿官。南宋後，越設越多，“諸列真之庭，皆有侍祠之使”^②。多數只挂名領俸，并不到崗，有的甚至從未到過自己奉祠的宮觀。少數願到宮觀者，也是在此閑居養頤，并不管理道教事務。若以此官職證其重道或好道，是不對的。

第四節 道官的選授方式

宋代道官的選授，因時因事而異，歸納起來，大致如下五種：

一、御割特充

又稱“特旨”、“內降補官”。即皇帝根據需要或經宗親權要奏請，內降敕割補選道官，屬非正常途徑，神宗前較少。熙寧年間（1068～1077），道士陳景元“御札特充右街都監、同簽書教門公事”，尚認爲是“羽服中一時之榮，鮮有如此”^③。宋徽宗之後極爲流行。可見，當時御割特充道官還較少。徽宗即位之初，“近時有貪冒之徒，不顧廉耻，夤緣請謁，告囑希求，衝改條格，

① 《元豐官制·管勾宮觀》，《文獻通考》卷五五《職官考》九。

② 《宋會要》職官五四之三〇至三四。

③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一疏。

泛濫陳情，紛亂憲章，凌遲制度”，要求內降特旨補官。崇寧元年（1102）五月令尚書省仔細契勘，有“雖奉特旨，衝改舊條”者更不施行^①。後來，他自己也遺棄祖訓，廣用御劄特充道官，當時著名道士劉混康、王老志、林靈素、張虛白、劉棟等多繫御劄補為道官，《茅山志》卷四中至今尚存有一道語氣親切的給劉混康的封官御劄。到宣和年間，宋徽宗甚至一夢驚醒，便賜新淦祥符觀道士何得一“冲妙大師、主龍德太乙宮，旋授丹林郎”^②。南渡以後，御劄特充沿用無改。《愧郟錄》載：“中興以後駐蹕浙右。大刹如徑山、淨慈、靈隱、天竺。宮觀如太一、開元、佑聖，皆降敕劄差主首。……其制不知更于何時。”^③高宗時，寧壽觀劉能真為左右街都道錄，蔡大象為知觀事即繫御劄特差^④。上清正一宮道士留用光，孝宗“褒蒙甚渥，賜牙簡金彩，授右街道錄，居高士齋”。後告歸，親賜御劄，“拜主管教門公事，龍虎山上清正一宮管轄”^⑤。到理宗朝，御劄特充事例比比皆是，道士們為抬高身價，在結銜中還着意標明。如茅山道士張大淳“特賜冲靖明真微妙大師、特充茅山山門

① 《宋大詔令集》卷一七九《傳宣內降特旨許三省密院契勘詔》。

② 《寶退錄》卷九。

③ 《愧郟錄》卷一〇《寺觀敕差住持》。

④ 《渭南文集》卷一六《行在寧壽觀碑記》。

⑤ 《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五七引高文虎《宋冲靖先生留君傳》。

道正、權知御前崇禧觀兼管本山諸宮事”^①。連用兩個“特”字，以示與衆不同。

二、宣敕除授

承旨而行者曰敕牒，中書制詔之一。元豐改制後，“敕牒乃尚書省牒”^②。以敕牒任命道官，太祖時已行，屬正常途徑。太祖時，劉若拙被“詔爲左街道錄”^③。端拱二年（989），雲臺觀道士賈得升，因其師陳搏奏請，“太宗賜之紫衣、師號，使主觀事”^④，均屬中書宣敕除授。神宗熙寧八年（1075）八月，詔“內外宮觀寺院主首及僧道正，舊降宣敕差補者，自今尚書祠部給帖”^⑤。祠部授道官的帖子和事例，筆者未能查找到，自此後祠部通過尚書省，以尚書省牒授官則例證均在。洞霄宮道士喻天時，“宣和間敕住信陽軍神霄萬壽宮”^⑥。趙升《朝野類要》載：南宋“僧道被旨住持及廟額，并給敕牒”^⑦。高宗紹興間道士陳思遠“澄心煉氣，得黃老之真風，驅役鬼物，靈迹有不可掩者”，發運使以其聞上，

① 《三茅真君加封事典·序》。

② 《石林燕語》卷三。

③ 《宋朝事實》卷七《道釋》。

④ 《分門古今類事》卷一八《雜誌門·賈升得觀》。

⑤ 《長編》卷二六七，熙寧八年八月戊申。

⑥ 《洞霄圖志》卷五《喻冲和先生》。

⑦ 《朝野類要》卷四《文書敕牒》。

“敕差明州管内副道正”^①。寧宗時的易如剛，“以符法召住三茅壽寧觀，授太一宮高士，遷左右街道錄”，後又敕差爲靈應普照觀住持^②。據鄧牧說，南宋餘杭洞霄宮，“紹興年間至德祐乙亥，凡十三人住持，都監兼領通明殿焚修，皆繫尚書省奏旨降敕黃省劄差充”^③。敕差時，黃牒下發三份：一份給本人，一份給州郡，另一份給道正司。由道正司“告示在處宮觀庵院，各令通知”。南宋張大淳所編《三茅真君加封事典》中保存着宋代唯一的一道尚書省道官任命牒，特錄于此：“敕黃。尚書省牒：特賜洞微先生、右街鑒義、主管教門公事、佑聖觀虛白齋高士司徒坦，奉敕宜轉左街道錄、主管教門公事。牒至準敕，故牒。淳祐九年二月日。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謝（押），同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應（押），樞密使兼參知政事趙（督視），太傅、右丞相越國公（押）。”牒前有尚書省的說明文字：“正月初一，恭奉聖旨，頒降敕黃一道。虛白齋高士、洞微先生司徒坦特轉左街道錄，主管教門公事。右劄司徒坦，準此。淳祐九年正月日。”^④

① 《攻媿集》卷五七《望春山蓬萊觀記》。

② 《至正崑山郡志》卷五《釋道·易如剛》。

③ 《三洞霄圖志》卷五《附洞霄宮住持題名》。

④ 《三茅真君加封事典》卷上《尚書省劄》。

三、州軍差補

是地方道官的主要選授方式。凡地方政府宮觀，如天慶、崇寧、神霄、報恩光孝等，由道錄院選派或州、軍長官推舉，宣敕差補。北宋的天慶觀是“道錄院選道流一人住持”。天禧二年（1018）五月，“知陳州馮拯言，當州建天慶觀工畢，望下道錄院選道流一人住持”，從之^①。徽宗宣和四年（1122）九月詔：“今後應神霄宮知、副有闕，聽逐處于道士內不以有無官品，推舉實學業素著為衆所推之人，本州守貳審查保明，降敕差補。”^②南宋亦規定：諸州道官有闕，“其舊降宣敕者，申尚書禮部”^③。凡屬一般宮觀的道官或地方道正、副有闕，地方長官可于本處宮觀內選拔任命，由州軍給帖。太宗時洪州太一觀道士倪少通，因“牧守嘉尚，道俗依憑”，被選拔“為本州道正、知太一觀事”^④。吳興上真宮，梁之舊觀，“天聖八年（1030），州愴其如此（破爛），乃于天慶觀選道士葉紹先主之”^⑤。趙抃知杭州，令提點洞真宮道士沈子堅為奉真道院住持^⑥。南宋時，

① 《宋會要》禮五之一九。

② 《宋會要》禮五之六。

③ 《慶元條法事類》卷五〇《住持》。

④ 《騎省集》卷二七《洪州道正倪君碣》。

⑤ 《吳郡志》卷三一《上真宮》陳于記。

⑥ 道光《震澤鎮志》卷七《奉真道院碑銘》。

天慶等政府宮觀的住持也可州軍給帖。建康天慶觀，紹興十七年（1147）留守晁謙之“帖請通元大師方清迪主之”^①。金華赤松山道士朱知常，“寶祐丙辰馬光祖檄召主茅山玉晨觀”^②。州軍差補道官的要求，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七月詔：“今後諸州、軍、監僧道正有闕，委知州、通判于見管僧道內從上選擇。若是上名人不任勾當，即以次選揀有名行經業、無過犯、爲衆所推堪任勾當者，申轉運司體量詣實，令本州軍差補勾當訖奏。”^③南宋《慶元條法事類》卷五〇《住持》進一步明確規定：“諸州僧道正闕，副正遞遷。如無或不應遷，即以次選有行業、無私罪、衆所推服者充（并謂本州界內受業者）。七年無私罪，本屬保奏（已有師號者不奏）。諸僧道正、副及寺觀主首、主事應補差者，本州給帖。”若本州軍無合適的道官人選，也可在別處禮請。如慶曆中，緱氏縣重修仙鶴觀“故比部郎中劉苟經縣陳狀，請到東京上清宮賜紫道士左慶之充仙鶴觀主，住持焚修”^④。紹興二十六年（1156），“廬州管內道正闕”，“桐廬姜侯秘監被命出牧，下車未幾，令其徒推擇有道行爲衆所服者，遠邇莫如任賢〔致明〕，牒無爲〔軍〕

① 《景定建康志》卷四五引章公權《天慶觀記》。

② 《金華赤松山志·宗師朱先生》。

③ 《宋會要》道釋一之一一。

④ 《金石萃編》卷一三四《重修仙鶴觀實錄》。

以禮敦請，至則領道正事”^①。閩皂山道士楊至質《勿齋集》中有《謝運使江古心萬里請住玉隆觀》、《謝何漕卿請住玉隆觀不赴》等文，可見禮請的範圍并不局限于本路。禮請也須州軍給帖，申奏禮部。

四、試經選任

考試經業選任道官的作法，前代無載。南宋薛致玄在《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一中說，此法是陳景元熙寧間任額外右街副道錄、主管教門公事時向神宗奏請：“凡闕員，乞試《道德》、《南華》、《度人》三經十道義。上喜其請，降編修所。而後，道家之學翕然一變，自茲始也。”事實上，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已開始試經補遷道官，《宋會要》載：“先是，道官上令功德使選定遷補，所置或非其人，多至謗議。”景德二年（1005），真宗御便殿親試僧官^②。大中祥符三年（1010）閏二月和四月正式試經補遷僧道官。《長編》：“遷左右街僧官。舊例僧職遷補止委開封府，而濫選者衆。至是命知制誥李維等宿中書出經題考試而後序焉。道官尋亦用此例。”李燾自注：“道官用此例在四月壬戌，今并書。”^③ “時，又命知制誥王曾等考試道士，石

① 《相山集》卷二三《廬州天慶觀物產記》。

② 《宋會要》道釋一之一一。

③ 《長編》卷七三，大中祥符三年閏二月壬子。

知章等十人中選爲道官也”^①。與僧官同年確立的試經選授制，僧官方面堅持下來了，并在仁宗天聖時更加完善^②。而道官系列却不久便廢。直至神宗元豐三年（1080）十月，右街道錄張居善等又奏請：“乞自今補道職試《道德經》、《靈寶度人經》、《南華真經》等義，并宣讀齋醮、科儀、祝讀等爲兼經。依補僧職差官考試。從之。”^③因此，《宋史·選舉志》誤記爲：“補道職，舊無試，元豐三年（1080）始差官考試。”徽宗“政和間，即州縣學別置道齋授道徒，蔡攸上《諸州選試道職法》，其業以《黃帝內經》、《道德經》爲大經，《莊子》、《列子》爲小經”^④。蔡攸的選試法，在徽宗朝未見實施，或許融進了“道學官品”，或許滲入了道階，不得而知。南宋是否仍用試經之法選任道官，文獻無載，不敢妄斷。

五、道衆推舉

主要用于選任宮觀住持、知事，多行于南宋中後期。嘉泰三年（1203）頒行的《慶元條法事類》卷五〇規定：“諸天慶觀及名山洞府宮觀主首闕，推選有道行、

① 《山堂考索》後集卷六三《財用門·齋僧類》。

② 《長編》卷一〇九，天聖八年二月丙申。

③ 《長編》卷二〇九，元豐三年十月甲戌。

④ 《宋史》卷一五七《選舉志》三。

材幹之人住持（道童禮主首爲師）。其有常住田產宮觀道衆應齋粥上堂。諸十方寺觀住持僧道闕，州委僧、道正司集十方寺觀主首，選舉有年行學業，衆所推服僧道，次第保明申州，州審察定差。無，即官選他處爲衆所推服人。非顯有罪犯及事故，不得替易。”這種集道衆于堂，集主首于司的選官方式，由道正司主持，雖須報州審批，但官方只是間接介入，能較多地體現道衆的意志，故深受道衆歡迎。這種情緒在他們迎接新住持發布的酒榜和隆重的儀式中灼然可見^①

第五節 宋代道官制度的特徵

宋代吸取唐末分裂的歷史經驗教訓，是一個注重加強中央集權、強化封建專制的時代。在這個歷史階段創建的本屬于宋代職官體系組成部分之一的道官制度，必然展示出鮮明的時代特徵。

一、道官機構受政府部門的多頭控制

隋置崇玄署隸鴻臚寺，唐隸宗正寺，後又改道冠隸東京左右街功德使，雖官稱和隸屬關係不斷變化，但道

①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九《請致道正住持酒榜》、《請知觀酒榜》。酒榜，類似于公開歡迎詞的一種宋代文體。

教的管理始終是一個部門。宋初以開封府尹兼功德使掌道官選授^①；以禮部的屬司之一祠部管道冠、童行帳籍和披戴文牒^②。元豐改制，取消功德使，祠部“實行本司事”，置郎中、員外郎各一人，吏二十一，分案五。道釋案：掌功德寺觀；頒賜、更換紫衣、師號；試經撥放度牒；回收，補發亡遺度牒；給降、書填、翻改空名度牒；補遷僧道正；整會甲乙、十方住持事務。詳定祭祠太醫帳案：所掌包括道、釋神祠加封、賜額；拘催諸道僧、道帳籍。製造窠：所掌包括製造、書寫度牒、紫衣、師號及度牒庫官吏替上申請事。知雜開拆司：接受各地經都進奏院送來的僧道申請、文書^③。別有度牒庫，南宋亦“掌僧道二流承恩度牒^④。祠部之外有鴻臚寺，“道釋二教兼所轄者”^⑤。職掌之一為“中都道、釋祠廟及籍帳除附之禁令”^⑥。屬部十三，包括宮觀提點所。除此之外，宮觀田租賦稅有三司戶部；御前宮觀的建修歸將作監修內司；宮觀儀制、神像服飾的確定則是禮院或

① 宋太祖建隆二年七月，以皇弟光義為開封府尹兼功德使，太平興國元年，太宗以皇弟廷美為開封府尹兼功德使，以後貫例以開封府尹兼功德使。見《宋會要》職官三七之三。

② 《宋會要》道釋一之一一，職官一三之一六。

③ 《宋會要》職官一三之一六，《文獻通考》卷五二《職官考》六。

④ 《夢梁錄》卷九《監當諸局》。

⑤ 《栟櫚集》卷一七《新建三清殿記》。

⑥ 《宋會要》職官二五之二。

禮文詳定所。南宋建炎三年（1129）“廢鴻臚寺不置，并入禮部”^①。多頭管理的格局仍無大改變。道錄院名義上是全國道教事務的主管部門，但應管的事務已被政府部門條塊分割，所剩無幾。道錄院不能直接向道正司和宮觀發號施令，即使是純宗教事務，亦需上奏皇帝或經尚書省批准，把教令轉化為詔令或政令，由政府出面下達到州軍，州軍又通過道正司把政令還原為教令落實到宮觀。同樣，宮觀的教事，也要通過州軍化為政事才能向上傳遞（參見附圖）。地方道正司作為一級道教事務的實權機構，按理，道錄院通過道正司可以簡捷地實施教令。但宋廷置州、軍、府于其中，掐斷了道錄院與道正司之間的聯係，加之州軍長官又多控制着道正司、宮觀主首的任免權。這樣，宋代的道官機構被分割為幾塊。道正司、宮觀控制在地方政府手中。道錄院虛設于上，既不能獨立行使職權，又不能同下面取得聯係，逐漸喪失了應有的功能，職事官便轉化為階官，宋政府也就達到了控制道教機構的目的。

二、道官任命權高度集中

仿文官選任之法，兩宋在道官選任時也採取了多種形式，但不管哪種形式，都無不體現着高度集中的皇

^① 《宋史》卷一一八《職官志》五。

權。直接體現皇權的御割特充姑且不說，省帖除授要經皇帝批下尚書省，州軍差補要報尚書省，而且三令五申要“申轉運司詣實訖奏”。試經選任，成批授官，御筆親定，即便看起來較為民主的道衆推舉，其實際權力操縱在直接對皇帝負責的州、軍長官手中。法律條文明確規定，道正滿七年，有紫衣、師號爲衆所服者可轉遷爲道官。對此，皇權的控制也未必松馳。早在大中祥符二年（1009）十一月，真宗就下詔：“諸州僧道依資轉僧道正者，每年承天節前，具所管僧道及寺觀分析爲僧道正已來年月、歲數、名行，有無過犯，開坐以聞。”^① 要寫好這份述職報告，談何容易！不管選授方式如何，任命的官誥、敕牒上無不有“奉聖旨”等字句，皇權通過不同渠道和方式，始終執掌着道教的人事大權。不可否認，宋廷在隋、唐、後周的基礎上，從道錄院到宮觀爲道士創設了許多新職位，而這些新職位的創設却正是爲了防止某一道官的專權，有利于集中皇權。與此同時產生的官、職與差遣分離制度正說明了這一點，道士有官、有職并非有權，權要由皇帝及其以他爲核心的統治集團用差遣的方式授予。而這種授予，皇權可以隨時收回，不便收回時，即轉化爲階，使其迅速失去原有的權力。南宋中期後道正司官員帶差遣，理宗朝在道正之上

^① 《宋會要》道釋一之一一。

又設路分提點道官^①，就是實例。趙宋王朝在道官制度上的一系列創新，考慮得更多的是怎樣有利于皇權的專制。所以，道官制度是宋代職官制度不可缺少的部分，是宋代封建政治的一個方面。

三、俗官參與道教事務，分割道官權力

宋代俗官參與道教事務主要以兩種名目：

一是御前宮觀提舉、提點。宋自建國設御前宮觀，神宗時，御前宮觀置提點所，隸鴻臚寺。元豐改制時，有建隆、醴泉、奉慈、中太一、萬壽、集禧、崇真、資聖八個提點所^②。南宋定都杭州後，有東太一、西太一、萬壽、佑聖、顯應、四聖延祥、三茅寧壽、開元、龍翔、景靈、德壽等十個提點所^③。提點所“掌殿宇、齋宮器用、儀物，陳設錢幣之事”^④。“并是內侍官兼提點、提舉等職”^⑤。設有管勾、監當、幹辦事務、文字等官員及兵士^⑥。提點、提舉輪宿宮觀主持事務，帝、后齋醮道場，要親自組織。“每遇本宮觀開啓、罷散、酌獻之

① 《本堂集》卷五〇《信州龍虎山象元觀記》，《須溪集》卷四《玉笥山承天宮雲堂記》。

② 《宋會要》職官二五之二。

③ 《夢梁錄》卷八《御前宮觀》。

④ 《文獻通考》卷一五六《職官考》一〇。

⑤ 《夢梁錄》卷九《內諸司》。

⑥ 《宋會要》職官五四之一八至二一。

類，聽免赴朝會”^①。御前宮觀的道教事務，除行法念經外，基本上掌握在提點所的官員手中。

另一個名目是祠祿宮觀，即宋代特有的祠祿官。祠祿官本緣道教宮觀而設，大中祥符五年（1012），玉清昭應宮成，始置宮使，宰相王旦領之^②。康定元年（1040），以資政殿大學士李若谷提舉會靈觀事，始設提舉^③。以後越置越多。到南宋，行“六等宮觀之格，五項嶽廟之法”^④。知縣、選人、無職無官者均可任祠祿，祠祿宮觀數量擴大，任次增加^⑤。“諸列真之庭，皆有待祠之使”。宋仁宗說，真宗設祠祿官的目的在于使“薰薦之儀備存，科式典掌之事咸著”，以便對神“薦陳封奏，馨叙勤能”^⑥。宋廷規定：三京宮觀設醮，每年有道場三十一次；州軍三十一處設醮，每年每州有道場十一次，每次七晝夜。每遇道場，祠官、知州、知縣要去禱告行禮^⑦。加上皇帝、皇后、皇太后、重臣生病，祈福求雨等非時齋醮，可以說三京幾乎天天都有道場。因

① 《長編》卷四五八，元祐六年五月庚申。

② 《元豐官制·宮觀使》。

③ 《石林燕語》卷七。

④ 《要錄》卷一〇一，紹興六年五月乙亥。

⑤ 《宋會要》職官五四之三〇至三四。

⑥ 《宋會要》職官五四之四。

⑦ 《宋會要》禮五七之三〇至三二。

此，祠祿官設置之初便明確規定“掌奉齋醮之事”^①。直到熙寧三年（1070），王安石“經理時政，患疲勞不任事者職廢，欲罷之，乃使任宮觀以食其祿”^②。祠官才演化為以祠名食其祿的祠祿官。至此，他們在宮觀掌齋醮之事近六十年，占宋王朝統治時間的七分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在設祠祿官的宮觀中還長期設有監宮觀官，掌管齋醮、檢查本宮觀事務。太平興國中，鳳翔知府李鑄，秩滿奉詔監上清太平宮，“凡十餘年，志頗嚴潔”^③。知舒州舒雅郡秩滿，請掌靈仙觀事，“在觀累年，優游山水，吟咏自樂，時人美之”^④。真宗末，范諷知廣德軍，尋以疾監舒州靈仙觀。上御藥，宦官張懷德至觀齋祀，諷頗要結之。天聖七年（1029），召還^⑤。神宗改祠官為祠祿官，熙寧四年（1071）十一月亦詔：“應提舉、管勾內外諸宮觀及嶽廟，常留一員在彼。”^⑥蘇東坡《洞霄宮》詩云：“上帝高居憫世頑，故留瓊館在凡間。青山九鎖不易老，作者七人相對閑。”自注：“《論語》‘作者七人矣’，今監宮凡七人。”^⑦徽宗重和元年（1118）

① 《元豐官制·管勾宮觀》，《文獻通考》卷五五《職官考》九。

② 《文獻通考》卷六四《職官考》一四。

③ 《翊聖保德真君傳》卷下。

④ 《宋史》卷四四一《舒雅傳》。

⑤ 《長編》卷一〇八，天聖七年五月甲戌。

⑥ 《宋會要》職官五四之二七。

⑦ 《蘇東坡全集》前集卷五《洞霄宮》。

八月的詔書更明確：“諸州軍神霄玉清萬壽宮，仰本路提舉漕臣于逐州軍并縣鎮選擇寄居宮觀，年六十以下、通判以上人員，申尚書省就差管勾本宮，專切檢察本宮事務。”^①南宋監宮觀官是否到任，文獻記載不明，從陸游《玉局歌》“玉局祠官殊不惡，銜如冰清俸如鶴”^②之詩句分析，似乎與北宋無異。俗官參與宮觀管理，參與道教活動，實質上是承最高統治者之意監視宮觀，分割道官權力，客觀上却起到了提高道教地位、促進道教發展的作用。

第六節 宋代道官制度的影響

中國道官制度，作為成體系的政府設置的道士職官，它萌芽於隋代，興起於唐代，確立并完善於宋代，而宋代尤以真宗、徽宗兩朝為典型，并形成了嚴密的體系。從中央道錄院到基層宮觀層層銜接，從職位設置、道官選拔到差遣職事環環相扣，是中國道官制度完全確立與走向成熟的標志。它的確立，促進了道教的繁榮和更加官方化，為中國古代官制增添了新的內容。同時，也體現了宋政府對道教控制力度的加強，皇權專制範圍

①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神霄宮》。

② 《劍南詩稿》卷一四《玉局歌》。

的擴大，為後世政府管理道教作出了表率。

澶淵之盟後，宋廷內部權利之爭激烈，真宗為平息矛盾，展示皇威，在王欽若的慫恿下，用“神道設教，以馴天下之強梗”^①。從大中祥符元年（1008）至天禧三年（1019），天書四降，東封西祀，廣建宮觀，崇本聖祖，掀起崇道高潮。在此過程中，中央道官機構發展，職位增加，職掌明確，分工詳細。大中祥符元年四月，詔建玉清昭應宮，“以夜繼晝，……七年乃成”，凡三千六百十楹^②，開創兩宋修建大型宮觀之侈風。二年，詔集道士編《道藏》，增其內容六百餘卷。令天下州縣公私建天慶觀，“先是，道教之行，時罕習尚，惟江西、劍南人素崇重。及是，天下始遍有道家矣”^③。接着，宮觀神像序位及服飾、官府道場、士庶焚香、帝王崇拜及官吏朝謁、齋醮科儀等制度確立。特別是大中祥符五年（1012）始設的祠祿官，實際上是一種俗人道官制度，要求俗官參與宮觀管理，從事教務活動，以提高道教地位。天禧元年（1017）五月二十日，依知明州劉綽言：“諸州天慶觀聖祖殿，自今請令群官到任、得替，泊朔望并齋潔朝拜奉辭。”“由是著為令，凡官吏皆有到謁罷辭之文。既又因事建節，有天貺、先天、降聖之目與正

① 《閔微草堂筆記》卷一八。

② 《宋史》卷二八三《丁謂傳》；《長編》卷一〇八，天聖七年六月丁未。

③ 《長編》卷七二，大中祥符二年十月甲午。

至元三日皆有朝謁。二百餘年郡縣奉行惟恪”^①，對道教的普及與傳播起了巨大作用。天禧三年（1019），真宗度道士七千八十一人，女冠八十九人，計七千一百七十人^②，使在籍道冠人數猛增至二萬餘人。

徽宗進行全國規模的崇道活動始於政和三年（1113），這年十一月，在蔡攸、王老志等人的策劃下，徽宗在郊祀途中自稱有“天真示現”。回宮後，“以天神降，詔告在位，作《天真降臨示現記》”頒行全國。“道教之盛，則自此始”^③。政和四年（1114），置道階二十六等。三月，詔諸州各選道士十人，送左右街道錄院習科教聲贊規儀。政和五年（1115）^④，溫州道士林靈素覲見徽宗，獻《神霄說》。使徽宗異常興奮，道：“蓋嘗稽參道家之說，獨觀希夷之妙，欽惟長生大帝君、青華帝君體道之妙，立乎萬世之上，統御神霄，監觀萬國，無疆之休。”^⑤ 政和六年（1116）閏正月，詔立道學，設學

① 《長編》卷八九，天禧元年五月戊午；《鶴山集》卷五〇《洋州天慶觀聖祖殿記》。

② 《宋會要》道釋一之一三。

③ 《宋史》卷二一《徽宗紀》三，《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方士》、《道學》。

④ 參見拙作《〈宋史·林靈素傳〉補正》，載《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3期。

⑤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神霄宮》引徽宗《神霄玉清萬壽宮記》。

內道官十等及侍晨、校籍、授經等道職^①。二月，改道教隸秘書省。政和七年（1117）正月，秘書省劃天下道教爲五派，林靈素通過徽宗創立的“神霄大教”屬居五派之上的“高上之道”^②。二月，詔天下州縣建神霄宮。四月，徽宗登上神霄派教主寶座，成爲“今日坐堂奧之上而神飛玉京，來仙境之真而迹凝禁御”的“都天教主”“明皇大道君”^③。即“教主道君皇帝”。重和元年（1118），詔州縣學設道齋養道流，置道官元士至志士^④。十一月，改定道階。至此道士職官中官、階、職齊備。重和二年（1119）正月，詔改佛從道，強迫僧尼着道裝，信道教。宣和三年（1121），道正司定員，宋代道官制度完全確立。到宣和末年，神霄之宮遍天下，《玉嬰神變經》等道書頒至大臣，神霄秘籙授與百姓。道教經書層出，方術盛行，教派迭興，異常繁榮。

南宋孝宗作《原道辨》，鼓吹“以佛修心，以道養

① 《宋史》卷四六二《林靈素傳》。

② 《長編紀事本末》卷二一七《道學》，《初寮集》卷三《謝賜〈玉嬰神變經劄子〉》。參見拙作《論林靈素創立神霄派》，載《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2期。

③ 《長編紀事本末》卷二一七《道學》注引傅希烈《青華帝君降臨記略》，《程史》卷八《玉虛密詞》。

④ 關於道學、道齋諸問題，參見拙作《北宋道齋鈎沈》，載《中國道教》1993年3期。

生，以儒治世”的三教合一^①，理宗推崇“高居於善書王座”的“民衆道教經典”^②《太上感應篇》。地方道官職位階官化，道判、提點等新職位設立，官職與差遣徹底分離，道官選拔方式多樣化。州縣道官體系的完善，促使世俗道教迅速發展。道院、道庵普遍建立，道教信仰深入人心，《太上感應篇》有的縣達到人手一冊，婺州的真武會在會男女至數百之多^③。因此，皇帝崇道建設完善了宋代道官制度，而道官制度的完善又進一步促成了道教的發展與繁榮。

宋代道官制度的設立，政府有力地控制了道教，對於防止宗教性騷亂，維護和鞏固政權，促使道冠上進，提高自身素質等無疑有積極意義。但把握不適當，過分強調其積極作用，又會衝擊文官官制，造成吏治敗壞。北宋末年，官場賄賂公行，吏治腐敗，便與徽宗溺信虛妄，肆意提高道官地位，將道官全部納入文官體系有密切關係。政和七年（1117），徽宗成為神霄教主，次年八月下詔：“道無乎不在，在儒以治國，在士以修身。未始有異，殊途同歸，前聖後聖，若合符節。由漢以來，析而異之，黃老之學，遂與堯舜周孔之道不同。故世流

① 《鄧峰真隱漫錄》卷一〇《回奏宣示御製〈原道辨〉》。

② 福井康順編：《道教》第2卷《民衆道教》，上海古籍社，1992年11月譯本，第109頁。

③ 《太上感應篇》鄭大惠《跋》，《夷堅支戊》卷六《婺州兩會首》。

於末俗，不見大全，道由是以隱千有餘歲矣。朕作而新之，究其本始，使黃帝老子堯舜周孔之教皆行今日。”^①他把哲學概念的“道”與宗教概念的“道”混而為一，企圖以道教之“道”作為治國安邦的準繩。於是，以“道德一，風俗同”^②為藉口，強迫佛教徒改從道教；引誘儒生學道書。又置道學，興道舉，改定道冠的官職階，把道官納入了文官體系。據《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八載，當時道官除俸祿人從取自宮觀外，磨勘、加官、差遣、用蔭等政治待遇均與文官相同。致使神霄佞道惡徒權勢膨脹。朱弁說：“政和後，黃冠浸盛，眷待隆渥，出入禁掖，無敢誰何，號‘金門羽客’，恩數視兩府者凡數人。”其中林靈素最為突出：他初封四字先生，後升為六字；職至沖和殿侍晨，授中大夫真官。平日對大臣、貴妃“同列仙班，禮當不拜”^③。每遇逢七講經布道，宦官、道士導引宰執百官於其座下，“帝設帷其側，靈素高居其上，使人於下請問”，儼然一太上皇。當時道士、宦官有不滿之事，莫不通過林靈素以玉帝告諭來

①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道學》。

② 《宋大詔令集》卷二二四《佛號大覺金仙等御筆手詔》。

③ 《曲洧舊聞》卷六，《睽車志》卷一。

達到目的^①。他勾結宦官，殘害同道^②，誣陷大臣^③，干預朝綱^④，無惡不作。他的詩，宰相之子爲其立碑刻石^⑤；他的畫像，官吏供奉於正堂^⑥。其徒美衣玉食幾二萬人，出入呵引，敢與諸王爭道，京人稱其爲“道家兩府”^⑦，即道教宰相。道官們得到文官相同的待遇，大部分却未去履行職責或鑽研教理、教義，而是在州縣“恃聲方張，傲藐特甚”，強與地方官爭高下^⑧。“所謂知官者，不過挾勢欺民，規財養婦，飲酒茹葷，不修身檢，恃崇道之勢而動”^⑨。他們勾結貪官，公行賄賂，在衙門索要官府財物，“群道無賴，官吏無敢少忤其意”^⑩，他們自恃有官位，氣焰囂張，胡作非爲，“州縣吏不敢誰何，士大夫遇之如遇垢污”^⑪，使封建吏治進一步腐敗。稱霸一方，百姓怨聲載道。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金兵陷宋北邊諸郡，太原、中山二府告急。不得已，徽

① 《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八，重和元年十月。

② 《鐵圍山叢談》卷二。

③ 《宋史》卷三二八《王冢傳》。

④ 《宋史》卷三七九《王衣傳》。

⑤ 《越中金石錄》卷三《林靈素詩刻》。

⑥ 《藏一話腴》乙集卷下。

⑦ 《宋史》卷四六二《林靈素傳》。

⑧ 《夷堅三志己》卷八《竹冠道士》。

⑨ 《歷代名臣奏議》卷八三《經國·歐陽澈奏》。

⑩ 《老學庵筆記》卷二。

⑪ 《鴻慶居士集》卷二三《靜素法師鄭君祠堂記》。

宗下罪己詔，罷道官視文階待遇，復元豐法，傳位欽宗。靖康元年（1126）一月，欽宗令李光等取道官家財。二月，罷宰執兼領神霄宮使、副^①。四月，臣僚上言：“仰惟太上皇帝崇奉道教，獎借羽流，嘗降旨立視官之法，寵以虛名，他事不容其比擬。……名品既定，僥幸漸萌，陳乞百端，遂同文階入雜壓，封贈其父母，奏補其親屬，身死有遺表恩澤，坐立與從官爭席，其家得爲官戶，其親得以用蔭。且市井小人，僕夫賤隸皆可披戴，所費不過百千緡。固結請托，一爲道官，恩數遂與士大夫無異。又有挾陰陽卜祝及詭怪誕妄之術，得先生、處士之名，官視正郎，恩數越道流。其在外者，則緋袍、象簡、冠帶、魚袋，出入州郡，軒然自得，士人爲之切齒。”請求諸路委監司拘收封贈、用蔭等官誥，剝奪其官戶特權^②。五月，詔收東南六路神霄宮金銀器皿充糴本^③。六月，罷諸州知州、通判管勾神霄宮^④。建炎元年（1127），高宗登位詔書中又令收神霄宮田產。七月，令溫、處二州沒林靈素、鄭知微等骨幹道士家產以

① 《靖康要錄》卷一，靖康元年一月十二日；卷二，靖康元年二月十三日。

② 《靖康要錄》卷四，靖康元年四月二十五日。

③ 《宋會要補編》，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88年7月版，第620頁下。

④ 《靖康要錄》卷六，靖康元年六月二十九日。

平民憤^①。即便如此，汪藻、宗澤等人仍不斷上書高宗，提醒他“建炎中興，首黜方士之害，叮嚀切至，如拯焚救溺”^②。可見徽宗所推行的道官視文階之法對北宋末年的官制衝擊之大，對社會影響之深。

宋代形成了一整套嚴密的道官選任與管理制度，並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宋廷創置的中央、地方、宮觀三級管理體制，道冠官階、道官選拔方式等，都不同程度地被金、元、明、清各代所承襲。

金以禮部管全國僧道，凡試道冠，三年一次，中選者給據披戴^③。地方於帥府置道錄司，正曰道錄，副曰道正，三年一更，掌本路道教事務。金熙宗時，又置道職六等，有侍宸、授經之目，均由道士充任^④。宮觀主首稱觀主、上座、監觀。以御札、試經等方式選拔道官，多承北宋之制。

元統一中國後，在各路設道錄司，州設道正司。由於道官多以御札充任，且全真、正一諸派又有“真人”等管掌本門教務，加之“各處僧道衙門所設書史、貼

①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〇一，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引高宗登極赦書；《宋會要》禮五之七。

② 《永樂大典》卷一二九二九《宋》引《中興聖政草》；《要錄》卷九，建炎元年九月乙巳。

③ 《金史》卷五五《百官一·禮部》。

④ 《大金國志》卷三六《道教》。

書、祇候、曳刺人等，俱無定額，另多繫無籍潑皮作過經斷之人，不惟影占戶役，僧道被撓多端”^①。皇慶元年（1312），御史臺臣李孟上言：“僧道士即爲出世法，何用官府繩治？”要求廢罷僧道衙門，以免“權抗有司，擾亂政事”^②。仁宗遂下令：“管和尚、先生（即道冠）……等各處路、府、州、縣裏有的他每的衙門，教都革罷了，拘收了印信者。”^③《釋氏稽古略續集》卷一稱：革罷僧道衙門及僧道官後，“天下稱快”。足見當時道官氣焰之囂張。元地方道司職位有道錄、道判、提點。宮觀除知觀、住持外，另增設有講師、待詔二職^④。

明代道官制度承襲宋代者有三：

一是道官機構由上而下自成體系。明初置玄教院管道教。洪武中，宮觀發展，朱元璋認爲：“釋道二教，流傳已久，歷代以來，皆設官領之。”感到有建立道官機構之必要。洪武十五年（1382）四月下詔，置道司掌管天下道教。中央置道錄司，設左、右正，左、右演法，左、右至靈，左、右玄義各一人，以左爲尊，計八員。另神樂觀設提點、知觀各一人，龍虎山設正一真人一人，法官、贊教、掌書各二人；閭皂山、三茅山設靈

① 《元典章》卷三三《禮部六·釋道》。

② 《元史》卷一七五《李孟傳》。

③ 《元典章》卷三三《禮部六·釋道》。

④ 《至元辨僞錄》卷四。

官各一人；太和山設提點一人。府置道紀司，設都紀、副都紀各一人。州置道正司，設道正一人。縣置道會司，設道會一人^①。大宮觀設提點、提舉各一員，副宮二員，上座二員，監齋、直歲、掌籍、書記各一員，知事六員，知書、知庫各一員^②。并規定：“凡内外道官，專一檢束天下道士，違者從本司懲治；若犯與軍民相干者，從有司懲治。”^③

二是諸道司設官不置署，附於宮觀，不另置吏屬。中央道錄司，初設於南京朝天宮（即北宋之祥符宮，南宋稱總明觀，元稱玄妙觀，洪武十七年重建，賜名朝天宮）。“靖難”之變後，遷都北京，於小時雍坊建靈濟宮，道錄司附之。宣德八年（1433），宣宗詔於阜城內如南京式建朝天宮。宮成，設道錄司於內，後又徙至東嶽廟內，終明未更^④。置司時，太祖規定：“吏與皂隸合用人數，并以僧道及佃僕人等爲之。”^⑤ 兩家亦是“人從取至宮觀”。

三是主要道官由皇帝任命，其餘道錄司考選。置司初，道錄司道官由祠祭司統轄，而任免、升遷則由正一

① 《明太祖實錄》卷一四四，《續通志》卷一三六《道錄司》。

② 《龍虎山志》卷八。

③ 《大明會典》卷一六三。

④ 《欽定四庫全書》引《帝京景物略》。

⑤ 《明太祖實錄》卷一四四。

真人推，受禮部、吏部雙重管理。後來，太祖下詔：“除授各僧道錄司，咨本（吏）部知會。”^①自此以後，凡道官任命，均由道錄司考選，正一真人舉薦，報禮部通過，再由吏部復授。正一真人，左正、右正一般都由皇帝御札特充。道官政治待遇亦同文階官。如左、右正爲正六品，左、右演法爲從六品，左右至靈爲正八品，左、右玄義爲從八品，都紀爲從九品。明道官初期“全依宋制，官不支俸”^②。洪武二十五年（1392）十月，重定文武百官品階秩祿，又廢宋制，道官從正六品至從九品分別支用米爲十石、八石、六石五斗、六石、五石。各宮觀主首多由祠部考選或布政使、州府長官選補，其“氣勢不如宋元之烜赫”^③。

清依明制設道官，光緒《會典》卷三六《禮部·僧道官》，《清史稿》卷一一五《職官·僧道錄司》有詳細記載，除官稱有所變化外（如稱正、副道錄爲正副印），其大的體系架構均源自兩宋。

① 《釋氏稽古略續集》卷二。

② 《明太祖實錄》卷一四四。

③ 《涌幢小品》卷二八《住持》。

第三章 道冠披戴制度

第一節 充當童行的條件

出家爲道冠，魏晉已盛行。南北朝始行官度，由政府給憑由、置名籍。限制人們隨意出家，唐朝已成爲制度^①。唐以前說“出家”，表示已成爲道冠。宋代則迥然不同，出家只說明跨進了宮觀門欄，並不意味着必然會成爲道冠。要成爲正式的道冠，宋代須經過充當童行、取得度牒、披戴受戒等一系列手續和程序。

所謂“童行”，即“童子行者”之簡稱，兼指釋、道。道教也稱“道童”，女童又稱“長髮”（佛教亦同）。宋代的童行來自兩種人：一是童男女；一是捨俗者。荊南道士孫夷中據劉若拙口述、咸平五年（1002）成書的《三洞修道儀·初入道儀》載“凡初欲學道，男七歲號‘錄生弟子’，女十歲號‘南生弟子’。始授訓師門，性行稍淳，與授三戒、五戒，漸止葷血，自此後不更婚

^① 《事物紀原》卷七《度牒》。

嫁。如已成夫婦者，男稱‘清真弟子’，女稱‘清信弟子’。常依科齋戒，兼行黃赤交接之道，能便斷得即佳也。其童男女秉持至十五歲，方與詣師請求出家（捨俗者不拘少長）。稟承戒律稍精，方求入道，誓戒三師，稱‘智慧十戒弟子’”。錄（南）生弟子和清真（信）弟子，僅是進入宮觀實習的“初欲學道”者，并不是童行，宋政府規定必須具備四個條件：

第一，符合年齡。此年齡，各朝規定不盡相同。真宗咸平四年（1001）四月詔，“今後實年十歲”方許繫帳為童行^①。天聖八年（1030）三月，詔：“應男子願出家為僧、道者，限年二十已上方得為童行，……女子限年十五已上方得出家。雖年幼，其尊長骨肉肯捨出家者亦聽。”^②仁宗突然把為童行的年齡提高五至十歲，可能與當時僧道“未度者達五十餘萬”^③有關。南宋則規定：男年十九、女年十四以上方許為童行^④。

第二，家長同意。周世宗顯德二年（961）五月，詔：“男子、女子如有志願出家者，并取父母、祖父母處分；已孤者取同居伯、叔、兄處分，候聽許，方得出

① 《宋會要》道釋一之一七。

② 《宋會要》道釋一之二七。

③ 《宋史》卷二八四《宋庠傳》附《宋祁傳》。

④ 《慶元條法事類》卷五〇《違法剃度》。

家。”^① 宋代完整地繼承了這一政策，且要求家長書立字據。天禧二年（1018）三月，真宗詔：“其志願出家者，并取祖父母、父母處分；已孤者，取同居尊長處分。其師主須得聽許文字，方得容受童行、長髮。”^② 南宋寧宗亦規定“無祖父母、父母聽許文書”者，不得為童行^③。

第三，不違法背俗。兩宋政府都十分明確規定，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出家：①祖父母、父母健在，別無子媳侍養者。南宋明確為“男有祖父母、父母而無子孫成丁”。②犯刑責者，或奸細、惡黨、山林亡命、負罪逃竄者，雖自首亦不許。③身在軍中帶有瑕疵，或凶惡亡命身有文刺者。④出家後還俗者。因戰爭逃散或特例還俗者不在其內。⑤童行與師主有總麻以上親者。⑥建炎元年（1127）五月規定：主户不滿三丁者不得出家^④。

第四，必須禮師。禮師，就是在自己學道的宮觀拜一正式的道冠為師，不得禮真影（畫像或塑、雕像）。亦“不得交互禮師，擅移院舍”。若本師身亡或移居別處宮觀，真宗咸平四年（1001）規定：“即仰逐時申官，

① 《舊五代史》卷一一五《周書》六。

② 《宋會要》道釋一之二二。

③ 《慶元條法事類》卷五〇《違法剃度》。

④ 《宋會要》道釋一之二二，二七，三二，《慶元條法事類》卷五〇《違法剃度》。

候改正帳籍，方得回禮師遷移居處。”^①

具備了上述四個條件，還必須繫帳，才能正式成為童行。所謂“繫帳”，即是登記名號于本州縣童行帳籍，又稱“弟子帳”。宋承唐制，設帳籍管理僧道，其帳分兩種，“凡僧、道、童行，每三年一造帳，上祠部，以五月三十日至京師”^②，是為“全帳”，又名“文帳”。由州府上報，注明本州宮觀、道冠、童行總數和每一宮觀分項數以及每個道冠、童行情况。另有“刺帳”，每年一供，着重反映當年身亡、還俗和新收童行、新披戴道士情况，亦由州府上報。年年“周而復始，限三月以前申尚書禮部”^③。初學道者被收為童行，由本師申宮觀主首，至造帳日，由主首保明符合條件并是正身，方得入帳。入帳時要注明姓名、年齡、籍貫、何時到何觀禮何人為師。每個童行均須“定法名申官，不得將小名供帳”^④。欲至京師宮觀為童行者，須經所屬州縣出具公憑，方可入帳^⑤。繫帳一環，十分重要，它是出家的標誌。不繫帳者，政府隨時可令其還俗，也只有繫帳童行，才可能按正常途徑披戴為道冠。

① 《宋會要》道釋一之一八。

② 《宋會要》道釋一之一三。

③ 《慶元條法事類》卷五一《供帳》。

④ 《宋會要》道釋一之一七。

⑤ 《慶元條法事類》卷五一《供帳》。

繫帳童行，亦稱“小師”，雖“諸童行并留髮，仍于本户收其身丁”，却也算是“出家”了。他們一邊學習經文，一邊等待機會取得度牒，成為道士。按宋廷規定，童行繫帳一年後便可試經披戴。實際生活中并非如此迅速。嘉禾人李則正，天聖元年（1023）生，七歲學道于崇福宮，“年十二試經業，預選為道士”^①。徽宗朝著名的海陵道士徐守信，明道元年（1032）生，“六、七歲始能言，父隸衙籍，少孤，無以自給，年十九役于天慶觀，常持一帚供灑掃，盡力煩辱之事”。嘉祐四年（1059），禮游觀道士余元吉為師。治平中，道正唐日嚴“始命名置弟子籍”。熙寧九年（1076），因守金寶牌恩度為道士^②。由此推算，徐守信二十九歲禮師，三十五、六歲為童行，四十六歲方取得度牒。神宗元豐二年（1079）十月規定：“在京宮觀寺院童行年四十，長髮童行年三十以上，三帳及十年者，度為僧尼道士。”^③因此，嚴格地說，宋代的童行中有許多并不是“童”，而是成年人。

① 《江蘇金石志》卷一〇《乾元宮興造記》。

② 《海陵三仙傳·徐神翁》。

③ 《宋會要》道釋一之二九。

第二節 獲取度牒的途徑

繫帳算是政府允許出家，但要正式成為道冠，還必須獲取政府發給的憑證——度牒。在宋代，取得度牒主要有三個途徑。

一、試經

考試經業，決定道冠資格。僧道試經，五代時已制度化^①。據洪邁考證，後唐時，就專為道士設有“經法科、講論科、文章應制科、表白科、聲贊科、焚修科以試其能否”^②。宋自太祖開始，歷朝實施、完善，是以一貫之、堅持得最好的一種辦法。宋太祖建隆元年（960）詔：“每年試童行，通《蓮經》七軸者給祠部披剃。”^③以後有“朝廷開試”，“州郡比試”^④之分。此佛徒所錄詔令，僅錄與釋有關規定，但從所保留的“童行”一語，可知道門應不例外。開寶五年（972）十月，又“集京師道士試，驗其學業未至而不修飭者皆斥之”^⑤。以試

① 《佛祖統紀》卷四〇，大曆八年。

② 《容齋三筆》卷九《僧道科目》。

③ 《佛祖歷代通載》卷一八。

④ 《佛祖統紀》卷四七。

⑤ 《長編》卷一三，開寶五年十月癸卯。

經決定道士資格的制度進一步完備。南宋建炎元年（1127）五月，開始對道童試經^①。因大量出售度牒和更換新牒，建炎末和紹興六年（1136）曾經暫停，但不久恢復了^②。可以說，在宋代僧道披剃制度中，考試經業這種方式一直堅持了下來。

試經，每年聖節（參見附表）前舉行，由本州主持，“差通判以下五員就長吏廳”進行，聖節時頒賜名額。考前州府官員要審查考生資格，若童行兩州試經或請人代試，要判徒刑一至二年，主首、本師令還俗^③。考試的經文，北宋是《道德經》和《靈寶度人經》^④。南宋增加了《玉京山步虛》、《消災護命救苦經》^⑤。考試方法，北宋分“念經”和“讀經”兩種，考生任選其一。洪邁解釋說：“念經、讀經之異，疑為背誦與貼本云。”^⑥北宋初規定“童行念經百紙或讀五百紙；長髮念七十紙或讀三百紙”為合格^⑦。仁宗天聖三年（1025）則要求：“道士、女冠禮念（經）三卷已上；讀經七卷已上者為

① 《會編》卷一〇一，建炎元年五月一日。

② 《要錄》卷五一，紹興二年二月癸酉；卷一〇三，紹興六年七月癸酉；《宋會要》職官一三之三三。

③ 《慶元條法事類》卷五〇《試經撥放》。

④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道學》。

⑤ 《慶元條法事類》卷五〇《試經撥放》。

⑥ 《容齋三筆》卷九《僧道科目》。

⑦ 《宋會要》道釋一之一三。

格試。”^①南宋紹興二年（1132）依元豐法試道童，“念《道德》等經四十紙爲合格”^②。念和讀雖多屬死記硬背，但并非無難度。因爲考官不是按順序，而是將所考之經按字頭編成題簽，每簽不過四字，考生每人抽十簽，按字頭的提示往下背誦，以此計算卷頁^③。要做到這一點，考生必須背熟所指定的經文。當然，抽簽的機遇也不可忽視。元祐中，道士潘奉真累試不中，直到三十二歲才考合格，考了十餘年^④。而紹聖間真州儀真觀王善祥，因抽簽得“帝列”二字經頭，一試便中^⑤。總的說來，試經的合格率還是較高，如天聖七年（1029）潭州試道童三十二人，不合格者僅五人，合格率爲百分之七十六點五^⑥。不過，考試合格并不等于能拿到度牒，還需據朝廷當年頒賜的名額取定。在無特殊需要情況下，北宋一般是二十個童行放一人，南宋五十人放一人^⑦。念、讀經數量相等，“取先繫帳者；帳同，取先出家者；又同，以齒。其應撥度者量試”。取定後由宮觀主首“保明行止、具人數、姓名、年甲、鄉貫、宮觀師主、法

① 《宋會要》道釋一之二六。

② 《宋會要》道釋一之三二。

③ 《慶元條法事類》卷五〇《試經撥放》。

④ 《虛靖冲和先生徐神翁語錄》卷上。

⑤ 《冲虚通妙侍宸王先生家話》卷下。

⑥ 《宋會要》道釋一之二七。

⑦ 《宋會要》道釋一之二八，禮五七之三六；《慶元條法事類》卷五〇。

名、所習經業”等申報朝廷^①，朝廷按額數書填姓名發放度牒^②。

二、特恩

即皇帝專撥度牒。歸納起來，宋代有下列情形之一可獲特恩度牒：①重點或有靈異的宮觀。如建隆觀、景靈宮、祥源觀、太一宮、寅威觀等。在外宮觀如洞霄宮、崇禧觀、元符宮、崇福宮、甚至臨安水府淨鑒觀、南嶽靈西觀，每年都有特度名額^③。②著名道士。如陳搏、張守真、陳景元、徐守信、劉能真均常獲特恩披度。③供奉神御及掌金寶牌的宮觀殿室^④。④藏有御書的宮觀^⑤。⑤國家重大喜慶。如天書下降，皇帝生日，

① 《慶元條法事類》卷五〇《試經撥放》。

② 參見冢本善隆《宋時代的童行試經得度制度》，載《支那佛教史學》5卷1期，1941年。

③ 《咸淳臨安志》卷七五《宮觀·水府淨鑒觀》，《南嶽總勝錄·靈西觀》。

④ 《宋會要》道釋一之二〇，《慶元條法事類》卷五〇《試經撥放》。金寶牌，全稱“聖祖神化金寶牌”，以王居正所獻藥金制，“牌長三寸許，廣寸餘，面文曰‘玉清昭應宮成天尊萬壽金寶牌’，背文曰‘永鎮福地’，其周廓皆隱起蛇龍華葩之狀。封以絳囊漆匣，上親題署之”。天禧元年四月，頒賜天下州軍監各一，掌此牌可“歲度道士一員”。參見《續墨客揮犀》卷五，《長編紀事本末》卷二〇，《清波雜志》卷一，《採訪真君事實》卷二。

⑤ 《長編》卷一一〇，天聖九年十月壬寅。

祈雨有驗^①。⑥太后、公主、貴妃生日^②。⑦皇后、公主出家^③。⑧車駕巡幸所經州縣及宮觀^④。⑨道官聖節上功德疏，此始于仁宗嘉祐七年（1062）二月。⑩國家所訂道教節日。如先天、天貺、天祺等。⑪戰爭或災荒後掩埋遺骨骸達二百具的道士。⑫十方住持宮觀。如北宋的崇寧、天慶觀^⑤等。

特恩度牒在聖節時頒賜名額或由皇帝隨意賜給，“并取繫帳年深從上者度，勿試經業，委祠部即給文牒”^⑥。其具體程序是：由宮觀主首將特度童行情况按試經上報的內容報告祠部，祠部核查特恩項目後，由尚書省下牒到州，州發給宮觀主首，再交本師。若不符合特恩範圍，州府長官可申狀繳牒，退回祠部^⑦。

三、進納

進納，即用錢買度牒，包括僧、道二牒。始于唐玄

① 《宋會要》道釋一之二一、二六、二九；《長編》卷七一，大中祥符二年正月乙酉。

② 《宋會要》道釋一之二九。

③ 《長編》卷七二，大中祥符二年九月戊辰。

④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九、二〇，《宋會要》道釋一之二六。

⑤ 《宋會要》道釋一之一七，禮五七之二四；道釋一之二二，三二，三八。

⑥ 《宋大詔令集》卷二二三《僧尼道士童行十人外更放一人詔》。

⑦ 《文忠集》卷九九《繳道童度牒狀》。

宗安史之亂後^①，五代時有施行，宋初也曾鬻牒，太平興國元年（976）罷止^②。仁宗嘉祐元年（1056）起，宋政府又開始鬻牒，每年約六千道^③。以後將其制度化、經常化，并突破萬道大關。《神宗實錄》載：“治平四年十月庚戌，賜陝西轉運使度牒千道，糴穀賑濟。”^④這是宋代出賣度牒的最早記載，故李心傳考證說：“祠部度牒，治平四年冬始鬻之。”^⑤英宗治平四年（1067）正月駕崩^⑥，實為神宗始作俑。初賣千道^⑦，元豐六年（1083）限以萬道為額^⑧。崇寧四年（1105），與西夏戰事起，突破萬道之限。大觀四年（1110），年售三萬餘道^⑨。紹興初年，“歲降諸路空名度牒各不下五、六萬”^⑩。乾道間“賣過一十二萬餘道”^⑪。寧宗開禧用兵，

① 《舊唐書》卷四八《食貨志》上。

② 《宋會要》道釋一之一四，贊寧《僧史略》卷中。

③ 《長編》卷二六八，熙寧八年九月辛巳。

④ 《要錄》卷二六，建炎三年八月丙辰注引；《舊聞證誤》卷二同。

⑤ 《朝野雜記》甲集卷一五《祠部度牒》注：“《長編》始行熙寧元年秋，蓋誤。”今本《長編》缺熙寧一、二年事。《山堂考索》後集卷二六《財用門》有熙寧元年七月戊戌知諫院錢公輔言鬻度牒事，可補其闕。

⑥ 《宋史》卷一四《神宗紀》一。

⑦ 《要錄》卷二六，建炎三年八月丙辰。

⑧ 《燕翼貽謀錄》卷五。

⑨ 《宋會要》職官一三之二三。

⑩ 《要錄》卷五一，紹興二年二月癸酉。

⑪ 《宋會要》職官一三之三五至三六。

帑用不繼，連降數十萬出賣^①。

出售地點，京師有提舉所，行在有戶部度牒場，諸路各有榷貨務。南渡後，淮東、淮西、湖廣，四川又設有總領所^②。被出賣的度牒屬空名，初以黃紙印製，紹興五年（1135）改爲絹，七年（1137）易爲綾^③。以千字文爲號，每州置號簿登記^④。其價格亦變化不定（參見附表），初賣時每道爲一百三十貫；最高每道賣八百貫。發行過多時，“民間賤之，止直三十千而已”^⑤。

無論價高價低，童行單憑自己的經濟力量是無法獲得的，必須依靠宮觀、本師，乃至社會的支持。宋代道冠一般采取兩種辦法進納度牒：

一是利用宮觀常住的羨餘。如徐守信的兩個弟子徐希純、黃若厚，崇寧二年（1103）徐死未得度牒。大觀初，郡守陳了翁“遂命以常住進納披戴”^⑥。到南宋，建州天慶觀，涇縣宣陽宮等都設有專門的度牒田，以其所

① 《愧鄉錄》卷九。

② 《宋會要》食貨五六之五五；職官一三之二二、二八、三三、三五。

③ 《朝野雜記》甲集卷一五《祠部度牒》。

④ 《宋會要》職官一三之三一。

⑤ 《朝野雜記》甲集卷一五《祠部度牒》。有關度牒出售，請參見林減蔚《宋代出售度牒之研究》，載《崇基學報》2卷1期，1962年。

⑥ 《虛靜冲和先生徐神翁語錄》卷下。

入“助其徒之求爲道士者”^①。

二是化緣。由本師或請名人、官僚寫一化牒疏，道童手持是疏，走鄉串戶，展示與人，請求施捨，直到錢足爲止。這種化牒疏在蘇轍《樂城集》，白玉蟾《上清集》中均有錄存，魏齊賢等編《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〇亦收有諸多名人爲僧道寫的化牒疏。陸游《紫霄宮女童徐居慶求披戴疏》情真意切，詞語甚佳^②。化緣也包括由本師出面卑躬屈膝四處拉贊助。《文忠集》載：乾道七年（1171），廬陵道士肖維清，善鼓琴賦詩，與士大夫善，爲度其徒，以護身符質二百錢爲名，四處游說，誘人憐憫。于是“凡里人之仕朝者、調官者，倘供助薄少，使之贖舊物以歸”，連周必大也贊助了二十貫^③。

以上三種途徑，試經是正途，北宋大多數童行都是以此取得道士資格的。如汴京建隆觀劉從善，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試業爲道士^④。茅山元符觀劉混康，

① 《西山文集》卷二五《全可行度牒田記》，《永樂大典》卷一八二二四引《涇川志》。

② 《渭南文集》卷二四同日，其疏曰：“雲山棲隱，雖從金門羽客之游；冠佩焚修，尚欠白水真人之力。敢輸微懇，仰叩高闕，伏望推博施之心，植衆妙之本。仙槎乞得支機石，既遇有緣；天風飄下步虛聲，是爲報恩。”

③ 《文忠集》卷四〇《助肖維清度牒戲書》。

④ 《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一《歷代宗師·劉從善》。

“仁宗時試經爲道士”^①。赤松山董惟滋，“神廟召試諸經，理義敷暢。上悅，賜度牒”^②。高郵天慶觀陳景元，慶曆三年（1043）試經度爲道士^③。廬山太平興國宮劉大彰，“徽廟朝試經度爲道士”^④。特恩是特殊恩寵，雖不是常制，但它範圍廣，名目多，亦有不少童行由此而入道籍。如牟平于知雄，淳化中投東京上清宮，禮右街道錄麥守清爲師，“勤苦之事無辭焉”，至道初，“奉聖旨披戴”^⑤。海陵天慶觀徐守信，熙寧九年（1076）因掌金寶牌特恩度，後得寵于哲、徽二帝，他先後“恩度弟子三十八人”^⑥。進納無需名額，也不必等待聖節和祠部回執，只要購買後由州府填上姓名、籍貫，當年即可入刺帳，神宗之後，特別是南宋也是常制。所以，洪邁十分不滿地說：“若今時，只納錢于官，便可出家也！”^⑦

第三節 披戴與受戒

童行取得度牒這個憑證，兩宋的法律便承認他入道

① 《茅山志》卷二六《華陽先生解化之碑》。

② 《金華赤松山志·冲真董先生》。

③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一。

④ 《採訪真君事實》卷五《劉祖師立化》。

⑤ 《天慶觀石幢題記》，引自《道家金石略·宋》。

⑥ 《海陵三仙傳·徐神翁》。

⑦ 《容齋三筆》卷九《僧道科目》。

了，一般人也認為他是道士。但在教團內部^①，則只視為“預選道士”，要成為真正的正式道士還需要經過披戴。

所謂“披戴”，是與僧尼披剃相對應的，僧尼入教是穿僧衣、剃頭髮，道士則是着道服、戴道冠，故稱。《三洞修道儀》載：入道後“戴二儀冠，黃綬衣，七條素裙，七幅鞞鞋。而已次遷經法于十部大乘之內，精一帙，業成後授初真八十一戒，授竟及保舉戒師七人，稱‘太上初真弟子’，號‘白簡道士’。冠七真冠，披黃褐文、左九右十白裳，黃裙九幅，檀香木簡，玄屐，鋪黃坐壇，始入靖誦經，思神行道。次後不選年代，經業轉精，明煉法式，方參洞經。初詣三師保舉五人，請受正一盟威籙二十四品。授正一籙後，方可以為人章醮，為帝王封署山嶽，辟召妖毒，朝拜星辰，以銓律候，稱‘太上正一明威弟子’”^②。這雖屬正一派入道儀制，但可知取得度牒後的披戴是必經之程序，也是教門中的一件大事。神宗時簽書教門公事的蓬州道士賈善翔^③說：道士披戴時，要集宮觀道冠童行，啓壇場、設儀仗、聲贊，置度師、保舉師、華夏（即導引）、知磬等。先引

① “披戴”一詞，在宋代律書、會要、文集、筆記中隨處可見，却無具體程序記載，可知政府并不干預這一環節，只作為教團內部事務。

② 《三洞修道儀·初入道儀》。

③ 《輿地紀勝》卷一八八蓬州《仙釋門》。

弟子于大道（即三清）前，三拜、上香。度師祝香：“今辰謹有某人弟子某人，幼離俗網，早慕真風，今蒙國恩，許圓道相。啓壇場于茲旦，服冠簡于昌時，……稽首皈依無極大道。”畢，度師設案于經、籍、度三師前，華夏引弟子三拜度師，北面長跪叙說出家緣由。次引弟子于庭下向北禮帝王、謝先祖、辭父母、別親友。畢，引至三師前立，知磬請三師法事後，弟子長跪陳念：“某伏念螻蟻穢質，不自揆量，輒罄愚誠，願歸衆妙。茲者幸承睿旨，許具冠裳。今就度師，虔請教戒，庶從願念，不敢有違。苟違明科，不辭陰譴，某誠惶誠恐，謹言。”念畢即立，再由度師請保舉二師脫去弟子身上俗衣，先穿雲屐，次繫裙，著雲袖，披道服。每穿一物，度師便唱一贊文。服裝穿畢，知磬指揮舉仙衣贊。接着，高舉簪、冠吟贊，令弟子就座側跪下戴冠，說三遍“與道合同”。知磬吟星冠贊，度師吟贊後又授簡與弟子，整個披戴儀式結束^①。南宋初年道士編輯的北宋道樂曲譜典籍《玉音法事》卷下，載有《披戴頌》七首，每首三十字，分別對雲屐，星冠、雲袖、羽服、拜壇、朝簡的來源、作用作了宗教式的敘述。每頌之後都有“願今……”一句，這無疑是道士披戴時所唱的頌詞。

^① 《太上出家傳度儀》。

披戴完畢，接着便是受初真戒，即“智慧十戒”。受戒時，弟子長跪，每受一戒文，度師要問一聲“能持否？”其十戒條文爲：

- 一、心不惡妒，無生陰賊，檢口慎過，想念在法。
- 二、守仁不殺，憫濟群生，慈愛廣救，潤及一切。
- 三、守正讓義，不欺不盜，常行善念，損己濟物。
- 四、不貪不慾，心無放蕩，清潔守慎，行無點污。
- 五、口無惡言，言不華綺，內外中直，不犯口過。
- 六、不得嗔怒，調和氣性，神無所傷，不犯衆惡。
- 七、不嫉人勝己，爭競功名，每事遜讓，退身度人。
- 八、不得評論經教，訾毀聖文，躬心奉法，常如對神。
- 九、不得爭競是非，評論四輩，天人咎恨，傷神損氣。
- 十、舉動施爲，每合天心，常行大慈，普度厄難。

授完戒文，度師還要教誨一些今後讀經、禮師、尊道的事項，最後禮三師、度師，頌十二願和學仙頌^①。從伯希和 P₂₃₄₇（景龍三年）、P₂₃₅₀（開元二年）和斯坦因 S₆₄₅₄（天寶十年）敦煌唐人手寫卷子^②中得知，唐代道士受戒後還要訂立包括姓名、出生、籍貫、受戒時間、地點，法師姓名、宮觀名稱在內的受戒盟文，要受戒者“修行供養，永爲身寶”。宋代道士受戒後是否也要訂立

① 《太上出家傳度儀》。

② 《敦煌道經·圖錄篇》。

盟文，諸書無載，但同樣認為：“夫戒者，止惡防非，護正摧邪，無令傲忽，弗敢輕侮，……諦聽受持，不可懈怠。”^①

由于宋代道冠人數少，且披戴與受初真戒幾乎是同時進行，宋政府在受戒這一環節上的管理沒有象僧尼那樣嚴格，也無六念戒牒之類的憑證，只是對受戒年齡、時間、地點等作了一些原則性規定。真宗咸平四年（1001）四月，詔：“道士、女冠依舊例，十八歲許受戒。”^②徽宗宣和元年（1119）十月，詔：“天下州府道士受戒并就神霄玉清萬壽宮殿壇上，在京道士只就在京神霄玉清萬壽宮。”高宗時，道冠受戒時間也主要在聖節。建炎四年（1130）七月詔：“自今後，天寧節依例開壇受戒，上祝道君皇帝聖壽。”紹興三十二年（1162）八月，禮部言：“新制斥賣度牒，已披剃、披戴僧尼、（女）〔道〕冠，除天申節受戒外，未有條式，乞會慶節依例逐州開壇受戒，令都進奏院遍下諸路州軍（于）〔施〕行”，從之^③。南宋寧宗則只強調童行必須在取得度牒後，才許披戴受戒，否則以私度道冠論處^④。

道冠經披戴受戒，在本師指導下進一步研習經律，

① 《太上出家傳度儀》。

② 《宋會要》道釋一之一七至一八。

③ 《宋會要》道釋二之二至三。

④ 《慶元條法事類》卷五〇《違法剃度》。

或出游名山，訪道尋友，進一步提高理論水平。符籙派還要受籙之後，才能為人奏章齋醮，行法施符，獲取生活所需。

第四節 披戴制度簡評

官方披戴道冠，其目的在于限制人們隨意出家，防止封建剝削對象減少。這一制度自唐朝實施，五代十國進一步完善，到宋代已相當嚴密了。

首先，私度被明令禁止且寫進了法典。太祖開寶五年（972），詔禁“私度人爲道士”，“違者捕繫抵罪”^①。《宋刑統》載：“諸私入道及度之者，杖一百。已除貫者，徒一年。本貫主司及觀寺三綱知情者與同罪。”疏曰：“私入道謂爲道士、女冠、僧尼等，非是官度而私入道及度之者，各杖一百。……已除貫者，徒一年；及度之者，亦徒一年。”^②建隆四年（963）頒行的這部法典，是竇儀等人以後周《顯德刑統》爲基礎編成，而此條與《唐律疏議》全同，屬襲唐律，其量刑較輕。到哲宗元祐八年（1093），“刑部言，私自披剃及度人爲僧道

① 《長編》卷一三，開寶五年閏二月戊午；《宋大詔令集》卷二二三《禁道士寄褐詔》。

② 《宋刑統》卷一二《戶婚律·僧道私入道》。

者，徒三年。僞冒同，本師知情，減二等，主首又減三等，并還俗。即以度牒乞賣與人，及受買及盜詐取而欲冒之者，雖未度，各徒三年。并許人告，賞錢五十貫”^①。比北宋初量刑加重了三倍。紹興十九年（1149）七月，高宗對大臣說，官賣度牒十餘年，“多有輒自披剃者，今可令禁止，稍重其罪，仍許人告，庶知戢畏”^②。南宋《慶元條法事類》專列有道釋門，規定“諸私自剃披及私度人爲僧道，若僞冒者，各徒三年，本師知情，徒二年；主首知情，杖一百，并還俗”，告者“賞錢二百貫”^③。仍貫徹着哲宗時的峻法嚴刑。

其次，入道雙重設防。一是童行繫帳。太宗太平興國七年（982）九日，詔：“朕方隆教法，用福邦家。眷言求度之人，頗限有司之制，俾申素慾，式表殊恩。應先繫帳。”^④真宗不僅強調繫帳，且有年齡，委保等要求。南宋“諸童行不供名入帳者，開落訖報所屬”。若“冒帳、買帳并給引領賣人，各徒二年，甲頭同保人并本師、主首及經歷干繫人，知情與同罪，僧道仍還俗”。“告獲童行冒若買賣帳每名”賞錢一百貫^⑤。在兩宋，童

① 《長編》卷四八〇，元祐八年正月庚寅。

② 《要錄》卷一六〇，紹興十九年七月壬午，《宋會要》職官一三之三四。

③ 《慶元條法事類》卷五〇《違法剃度》。

④ 《宋會要》道釋一之一四。

⑤ 《慶元條法事類》卷五一《供帳》。

行只有經過繫帳，才有可能通過試經、特恩等途徑獲得度牒。二是度牒。宋代的度牒從製造、保管、發放到回收、出賣都有一套完整的機構和制度^①。撥放時，既以現有帳籍為依據，又有名額限制。特別是按帳面道冠人數比例撥放度牒這一點，太祖開寶六年（973）就開始強調。太宗規定：“不得將不繫帳人夾帶充數，犯者當行決配。”^②高宗建炎四年（1130）七月詔：“諸僧、道歲當供帳。官司前期取度牒對帳驗實，申發所屬。其行游在外者，所在官司于度牒後連紙批書所給公憑。”若有冒偽度牒或帳不實，“經歷官司杖一百，所供官減一等”^③。這種“兩驗一對帳”的作法，後被寫進了南宋法典。《慶元條法事類》還明確地公布了“道冠、童行帳式”，規定：“僧道不供名入帳者，還俗。”^④

其三，披戴後的管理日漸嚴格。宋從太祖時道冠開始受牒入籍，開寶五年（972）禁“寄褐”，太宗時禁道士參加科舉。到南宋，懲禁道冠的條款更多：①盜詐、恐喝財產、賭博、毆打傷人、避罪逃亡、兩次犯私罪杖、犯私罪徒、公罪流及編管者，因水、火毀失度牒十日不報者，遺失度牒者，飲酒至醉者，無故不宿宮觀三

① 《宋會要》職官一三之一六。

② 《宋會要》道釋一之一四。

③ 《宋會要》道釋二之二、三。

④ 《慶元條法事類》卷五一《供帳》。

十日者，還俗。②典當紫衣、師號、度牒，妄自訴訟、乞改十方住持爲甲乙，陳乞紫衣、師號不依式或事節不完備，供帳不實，擅入軍營者，杖一百。③賣買應毀度牒，不經官擅自書填度牒，私創宮觀，誘人捨身，擅學武藝，證說劫運以惑衆者，徒二年^①。此外，“諸犯奸，徒二年，僧道加等”^②。“輒娶妻并嫁之者，各以奸論”^③。

東漢黃巾起義由道士出游傳道而組成隊伍，爲防止這一歷史事件重演，從唐朝起就對道冠出游作了限制。《新唐書·百官志》載：“道士，女（官）〔冠〕……凡止民家，不過三夜；出逾宿者，立案連署不過七日；路遠者，州縣給程。”宋承唐制，規定更爲具體。真宗天禧元年，詔：“道士童行不由課試而披戴者，自今五年內不得擅離宮觀；特賜師號、紫衣者，三年內不得妄托假告；出求省親者，須計程給假。”^④南宋規定：道冠出游出州界者，本師及主首保明，憑度牒赴州呈驗，州給公憑，注明某處道冠到某處，限九十日到；千里遠限半年；在路有故逾期三十日者，申官司批書。取得度牒，還未繫帳和受戒的道冠，不準出游。若輒取公憑行游者，杖八十；已出州界者，令還俗。不得到川峽及鄰接

① 《慶元條法事類》卷五〇至五一各條。

②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一二《因奸射利》。

③ 《慶元條法事類》卷五一《供帳》。

④ 《宋會要》道釋一之二二。

遼、金等州軍行游。無憑出游者，杖一百，令還俗；保明不實而取公憑者，杖八十；至緣邊州軍行游者，杖一百。以上告者，賞錢五十貫^①。

嚴密的入道和帳後管理措施，使兩宋避免了大規模的宗教騷亂，有效地扼止了私度道冠，道冠人數也基本控制在北宋二萬，南宋一萬人左右（參見附表）。應該看到的是：北宋的披度對宮觀、道士有名額或比例規定，而對皇帝却無名額和次數的限制。特別是崇道皇帝的普度，有時數量大得驚人，真宗天禧二年（1018）度道士七千八十一人，女冠八十九人，共七千一百七十人^②。使在籍道冠總數由原來萬餘人到天禧五年（1021）猛增為二萬餘人^③。仁宗寶元二年十一月，同判禮院宋祁上疏論三冗三費，也指出三冗之一就是“僧道日益多而不定數”，要求“自今日僧道已受戒具者，姑如舊。其方著籍為徒弟子者，悉還為民，勿復歲度。而州縣寺觀留若干，僧道定若干，後毋過此數”^④。元祐五年（1090）十二月，殿中侍御史岑象求上書批評哲宗：“今……既有歲度之數，又有撥放之目，使游手惰足之輩離

① 《慶元條法事類》卷五一《行游》。“諸稱川峽者，謂成都府、潼川府、利州、夔川路”。

② 《宋會要》道釋一之二三。

③ 《宋會要》道釋一之一三。

④ 《長編》卷一二五，寶元二年十一月癸卯。

鄉輕家爲之服役，歲月既深則受牒易衣，終身安逸矣。南畝之民終歲勤苦猶不免于飢寒，宜其去此而就彼也。”^①而南宋賣度牒則是據需要訂數目，紹興初年就有不少大臣認爲這種做法是嚴重“失農”，是飲鳩止渴^②。且官府書填僞牒^③，道士洗紫衣、師號帖充度牒，百姓僞造度牒^④，屢禁不絕。寧宗時還有大臣氣憤地說：“今有僞爲二、三尺之綾，遂可生罔八百緡之鏹，是奸夫與人主同利，而天下乏財，我能往彼亦能往歟，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認爲“以鬻牒度民者，非國計之得”^⑤。政府允許興販，“人競賣之”^⑥，又掀起一陣陣炒牒熱潮。李心傳估計，從紹興末到紹熙初“以三十年計之，是失十萬農也”^⑦。童行不認真習經業，只要有錢，“游手庸惰之輩或奸惡不逞之徒皆投迹于其間”^⑧。“諸州每年經試，其就試者率不過三、四十人，經業往往不通。州郡姑息，惟務足額”^⑨，又嚴重地破壞了披戴制度，導至僧

① 《諸臣奏議》卷八四《上哲宗論佛老》。

② 《要錄》卷八九，紹興五年五月丙戌李椿年疏；《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一三《法令·潘良貴奏》。

③ 《要錄》卷四六，紹興元年七月己酉。

④ 《宋會要》職官一三之二五。

⑤ 《四六標準》卷二《代王縣丞上薛檢正》。

⑥ 《雲麓漫抄》卷四。

⑦ 《朝野雜記》甲集卷一五《祠部度牒》。

⑧ 《宋會要》職官一三之三三。

⑨ 《宋會要》道釋一之三二。

道素質急劇下降。宋人王楙說：“自昔歲度僧道惟試經，且因寺（觀）之大小立額，如進士應舉。然雖奸猾多竄身其中，而庸蠢之甚者無所容。自朝廷立價鬻度牒，而僕厮下流皆得爲之，不勝其濫矣！”^①

宋代的披戴制度，不僅顯示皇權的高度專制，也充分體現了地主官僚的特權性。普通百姓出家，須經歷童行繫帳、披戴、受戒、入籍等諸多關口。而“五品以上女及孫女出家者，官齋行道皆聽不預”^②，只需特賜一道度牒；宗室入道，報大宗正司勘會後即可^③。皇后、貴妃、美人、才人等入道，連度牒也無須有，設宮觀于禁中，皇帝親賜紫衣、師號。當女冠時，還享有加封進爵的好處^④。從這與某些特恩項目看，宋代的披戴制度，本質上也是維護封建地主、道冠貴族特權利益的。

① 《燕翼貽謀錄》卷三。

② 《宋刑統》卷一二《戶婚緯·僧道私入道》，《慶元條法事類》卷五〇《道釋門·總法》。

③ 《宋會要》帝系二之四二。

④ 《要錄》卷四，建炎元年四月癸亥；《宋會要》后妃三之一二。

第四章 紫衣師號制度

第一節 制度沿革

給道士賜紫衣、師號，唐代已有。宋人高承考證說“唐玄宗賜李含光曰‘玄靜先生’，此賜號先生之始也。”“代宗時，李泌立大功，李輔國將不利之。泌乞爲道士，許之，又賜紫衣。其後道士賜紫自李泌始也”^①。其實，師號分死後謚號和生前賜號兩類，前者又稱“道謚”。謚師號，唐高宗時已有。永淳元年（682），嵩山道士潘師正卒，“高宗及天后追思不已，贈太中大夫，賜謚曰‘體玄先生’”^②。開元十五年（727），司馬承禎死，玄宗亦贈號“真一先生”^③。生前賜號，當始于中條山道士張果。開元二十二年（734）二月，玄宗下制：“今特行朝禮，爰畀寵命，可銀青光祿大夫，號曰‘通玄先生’。”^④

① 《事物紀原》卷七《道釋科教》。

② 《舊唐書》卷一九二《潘師正傳》。

③ 《舊唐書》卷一九二《司馬承禎傳》。

④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全唐文》卷二三《加張果封號制》。

據顏真卿所撰碑記載：天寶七載（748）三月，玄宗欲受《三洞真經》，遣中官持璽書拜李含光爲師，賜號“玄靜先生”^①，晚張果十四年。敬宗寶曆元年（825），有道士劉從政號“升玄先生”^②。懿宗咸通二年（861）延慶節（懿宗生日，十一月十四日），左右街僧道入內殿講論，各賜紫衣^③。昭宗時，天柱山道士閻丘方遠，“累詔不起，乃就加命服，賜號妙有大師”。同山鄭元章，建壇有鶴翔，“賜紫衣，號‘正一大師’”，後加“冲素先生”^④。宋僧贊寧也說，此時諸道所薦僧道多賜紫衣、師號^⑤。可見，唐末給僧道賜紫衣、師號已十分普遍了。

五代十國時期，賜僧道紫衣、師號形成制度。後梁開平元年（907）九月，浙西奏：“道門威儀鄭章、道士夏隱言，焚修精志，妙達希夷，推諸輩流，實有道業。鄭章宜賜號‘貞一大師’，仍名玄章；隱言賜紫衣。”^⑥後唐明宗天成元年（926）十月敕：“上國兩街僧道，自前賜師號不數人而已，至于賜紫并繫特恩。近日諸道州、府因應聖節，表薦僧道頗多。宜令中書門下，此後

① 《顏魯公集》卷九《茅山玄靜先生廣陵李君碑銘及序》。

②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

③ 《僧史略》卷下《賜紫衣》。

④ 《洞霄圖志》卷五《閻丘元同先生》，《鄭冲素先生》。

⑤ 《僧史略》卷下《賜紫衣》、《賜師號》。

⑥ 《舊五代史》卷三《梁書》三。

凡有諸處不繫應聖節（九月九日）及橫薦僧道，不得等閑申發章表，請行命服、師號。”^① 地方推薦、聖節賜號已成為後唐之慣例，天成三年（928）應聖節，以虛受為首的六十位僧道獲紫衣、師號^②。後晉高祖生日稱“天和節”（二月二十八日）。天福五年（940），此節僧道得紫衣、師號者九十人；六年（941），一百三十四人，七年（942），一百人，三年共三百二十四人^③，已顯浮濫。後周太祖廣順二年（952）規定：“永壽節（七月二十八）每年諸道節度、防禦、團練使、刺史奏薦僧尼、道士紫衣、師號，今後見任帶使相共奏二人，見任防禦、團練、刺史只許奏一人，在朝文武臣僚及前任官，今後更不得奏請。”^④ 取消了朝臣及前任官的奏請資格，並限定了人數，這大概是針對為僧、道奏請紫衣、師號者過多而下的詔書。除聖節奏薦，特旨頒賜者亦多：永平三年（913）六月，前蜀王建以杜光庭為金紫光祿大夫，賜號“廣成先生”^⑤。永和元年（935）十二月，閩王璘“賜洞真先生陳守元號天師，信重之”。後晉高祖天福間，賜

① 《五代會要》卷一二《寺·雜錄》。

② 《冊府元龜》卷二，《宋高僧傳》卷七《虛受傳》。

③ 《冊府元龜》卷五二，各年條。

④ 《五代會要》卷一二《寺·雜錄》。

⑤ 《資治通鑑》卷二六八《後梁紀》三。

華山道士鄭遨號“希先生”，張薦明號“通玄先生夷”^①。

“宋朝緣唐事”，承後周之制。建隆二年（961）長春節前六日，開封府上言：“準舊制，左右街僧道合簾前賜紫衣、師號者一十人。”從之。“其日（二月十六日），僧錄引所奏僧入內，賜齋饌于閤門，遂賜敕牒，或命紫服”^②。開寶二年（969）閏五月，太祖賜隆興觀道士蘇澄隱“紫衣一襲”^③。太平興國七年（982），鳳翔府上清太平宮道士張守真入闕，太宗“詔賜紫衣，號‘崇元大師’”^④。這些是宋朝聖節和特旨賜道士紫衣、師號的最早記載。北宋初期的僧道紫衣、師號，多由左右街僧道錄推薦或自行上表而得。淳化二年（991）成書的《僧史略》卷下《德號附》載：“近僧道錄深不循科目，多妄張懿美文字爲題，至于四字、六字（師號），唯納賄而後行。”僧比道更嚴重，“江南、兩浙之地至有十寺院中無長行可以充役也”，全是擁有師號的和尚。鑒于此，僧由功德使差人考試經、律論十條，及格者殿廷上手表，賜紫衣，稱“手表僧”^⑤。道士是否類此，不得而

① 《資治通鑑》卷二七九《後唐紀》八；《新五代史》卷三四《一行傳》。

② 《宋會要》禮五七之三三。

③ 《長編》卷一〇，開寶二年（969）閏五月壬申；《宋史》卷四六一《蘇澄隱傳》。

④ 《宋朝事實》卷七《道釋》。

⑤ 《佛祖統紀》卷四三。

知。自太宗太平興國四年（979）起，禁僧道自求紫衣、師號，改由大臣、左右街道錄向中書門下推薦^①。大中祥符三年（1010）十月，真宗又要求報告被推薦僧、道的披度年限及行業^②。仁宗景祐元年（1034）閏六月詔：“乾元節度僧道及賜紫衣、師號皆以一百人爲額，仍令入內侍省置簿拘轄之。”^③從這條詔令分析，在此之前當有名額限制，被賜紫衣、師號的僧道，內侍省有簿籍登記。慶曆五年（1045）二月詔：“乾元節合奏僧道紫衣、師號人數，自今聽如舊。”^④英宗治平元年（1064）正月詔：壽聖節所賜師號、紫衣、祠部戒牒以二百道爲限，“故事，聖節所賜三百道，而貴妃、修儀、公主猶別請，至是減爲二百，所請者在數中”^⑤。宣和六年（1124）十一月，詔：“左右街道錄院，每年天寧節賜度牒不得過五百道，紫衣不得過一百道，師號不得過五十道，立爲定制。”^⑥南宋爲解決軍費開支，大量出售紫衣、師號。紹興十二年（1142）五月，詔禮部“紫衣、師號除應付軍需外，餘并住給，仍依紹興七年六月四日

① 《僧史略》卷下《賜師號》。

② 《長編》卷七四，大中祥符三年十月丁巳。

③ 《長編》卷一一四，景祐六年閏六月壬申。

④ 《宋會要》禮五七之三。

⑤ 《長編》卷二〇〇，治平元年正月癸丑。

⑥ 《宋會要》禮五七之二四。

指揮施行”^①。可知七年前宋廷便幾乎停止了薦舉和特賜紫衣、師號。紹興二十五年（1155），高宗在出售紫衣、師號同時，與臣僚議恢復度僧道，又詔：“臣僚合得紫衣、師號恩例，令有司依條還給。”^②南宋聖節時，諸寺觀亦有撥賜紫衣、師號數額，允許僧道經保奏和官吏點勘後陳乞^③。不過，像宣和六年（1124）那樣大的數量已不見記載。

第二節 師號分類

從上已知，唐朝皇帝所賜師號有先生、大師。《唐六典》卷四《祠部郎中員外郎》條載：唐道士修行有法師、威儀師、律師三號。宋代現存文獻中缺乏這類記載，但并非不可知，徽宗政和年間以師號爲道階，從這時的道階中便可窺出宋代師號之一斑。陳均《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八載：“政和四年春正月，置道階，凡二十六等，先生、處士、八字、六字、四字、二字，視中大夫至將仕郎而不給俸。”政和八年（1118）八月，徽宗詔天下學校諸生添治內經時說：“自來惟有先生、法師、

① 《宋會要》職官一三之三三。

② 《要錄》卷一六九，紹興二十五年八月辛丑；《宋會要》職官一三之三四。

③ 《慶元條法事類》卷五〇《住持》。

處士、大師等號，而品秩甚少，名稱既高，視官亦隆，人難遽進。”^①此說“自來惟有”，表明不是徽宗新創。從同年十一月改定道階詔書中查出有六字、四字、二字先生，六字、四字、二字法師^②。因此得知，宋代道士師號依次有先生、法師、處士、大師四級，每級有八字、六字、四字、二字四等，共十六階。先生、處士兩級，人們不會有疑，宋代文獻中俯拾皆是，且《宋會要·崇儒》有專章記載，終宋皆賜。法師、大師兩級是否皆賜呢？回答也是肯定的。張守真“景祐中降制書加號‘傳應大法師’”^③。茅山元符萬壽宮道士笄靜之，大觀元年（1107）入朝，賜號“守靜法師”。久之，請還山，“又加號‘凝和’，賜御書以寵其行”^④。即由二字升為四字法師。平江府崇真觀鄭知微，大觀初與師項舉之同入觀，徽宗異其言，賜號‘冲和靜素法師’^⑤。越州神霄宮道士成應祥，政和八年（1118）的師號為“觀妙崇道法師”^⑥。此外，南宋蘇州道士陳希微號“洞微法師”，詹大順號“冲虛法師”。理宗御前符水道士董得時，咸淳

① 《宋大詔令集》卷二二四《天下學校諸生添治內經等御筆手詔》。

② 《宋大詔令集》卷二二四《改定道階等御筆手詔》。

③ 《金石萃編》卷一三四《傳應大法師行狀》。

④ 《句容金石記》卷四《冲隱先生墓誌銘》。

⑤ 《鴻慶居士集》卷二三《靜素法師鄭君祠堂記》。

⑥ 《越中金石錄》卷三《林靈素詩刻》。

元年(1241)冬祈雪有應，特充龍翔宮，賜“修真通元演教法師”^①。不過，法師因多行符籙拜章之事，又有民間稱謂^②和教門法師^③之別，容易混淆，故此級師號賜之較少。大師師號是宋代賜得最多，也是最普遍的一級。《茅山志》卷二五載，天聖二年(1024)四月爲皇太后授上清籙的八位道士的師號，有一位是先生，七位大師，其中兩位兼教門法師。《洞霄圖志》卷五記洞霄宮紹興後住持、知宮二十三人，師號均爲大師。至于四級之中八字一等，很少見賜。《宋會要·崇儒》六之三五載：“政和三年三月二十八日詔，左街道錄、觀妙元明冲真虛壹大師徐知常可特授通虛先生。”這是筆者查找到的一例八字大師級師號，推測八字一等，可能僅行于徽宗朝。普遍頒賜的師號多爲二字、四字，宋廷出售的師號亦多二、四字。

師號前的字數，決定本級師號的等次，如二字大師

-
- ① 《古今圖書集成》神異典卷二八五《方士部》。
- ② 《夷堅支庚》卷八《譚法師》：德興海口近市，“里中譚法師者，俗人也。能行茅山法，雖非道士而得此稱”。民間所稱“法師”，無字只冠姓，如《夷堅丙志》卷五《李明微》。
- ③ 《錦綉萬花谷》後集卷二七《道士》引《太上八素真經》：“凡道三景，稱三景弟子，已度三人，付師友已後傳授得稱三景法師。”《三洞修道儀·洞神部》道士：“自正一授金剛洞神籙，稱‘太上洞神法師’。”教門法師有字，且分山分派，《茅山志》卷二六《嘉定皇后受籙記》載，茅山任元阜稱“太上靈寶無上洞玄法師”，師號則是“冲妙大師”。《夷堅丙志》卷一〇《黃法師醮》載南宋京師道士黃在中稱“洞真法師”。

是大師級的最低等，而八字大師則是大師級的最高等。字的内容，據該道士之所長，或取自道書，或本于道教之說。如南嶽嵩山道士蘭方善養生，仁宗賜號“養素先生”^①。臨安何蓑衣，言人休咎輒應，與人治病“皆有靈驗”，高宗“賜‘通神先生’號”^②。師號中“葆真”二字，來自《莊子·田子方》“緣而葆真”。而帶“冲”字者，則本于老子“大盈若冲”之說。《宋朝事實》卷七載有道士師號真觀至洞淵三十四種，女冠師號真寂至靈寂三十七種，多屬後兩類。該書“上起建隆，下迄宣和”^③，是北宋少部分師號的記載。由于被賜號和買師號帖的道士數以千計，因而師號重複的現象屢見不鮮，如號“明真大師”者，有仁宗朝道士石知章^④、張紹英^⑤、王文正^⑥，高宗朝的趙守正^⑦、傅霄^⑧等。筆者收集了一千二百四十三位宋代道士的師號，發現號“觀妙先生”有四人，號“崇元先生”有六人，號“冲妙大師”者達十八人。因而，那種以師號判斷道書產生時間和作者的

① 《青瑣高議》後集卷一〇《養素先生》。

② 《江蘇金石志》卷一三《通神先生蓑衣何真人事實》。

③ 《四庫全書提要》卷八一《宋朝事實》。

④ 《茅山志》卷二五《天聖皇太后受上清籙記》。

⑤ 《道家金石略》宋《茅山華陽洞題名》。

⑥ 《成都文類》卷三七彭乘《天慶觀五嶽真君真殿記》。

⑦ 《北澗集》卷四《明真宮記》。

⑧ 《太上太清天童護命經·跋》。

做法顯然是不科學的。

師號和道號有着明顯的區別。師號是宋政府代表皇帝頒賜給僧、道的稱號，它具有“賜”的政治特徵，即使是宋政府出賣的師號，牒上也印有“敕師號”^①等字樣，以示其特殊性。道號為學道之人的別稱，自行隨意而取，如委羽子、至元子、常真子之類。道號不僅道士、居士有，宋代不少官僚士大夫也有，如富弼號昆臺真人、曾慥號至游子，張方平號樂全先生，蘇轍號仇池先生等。紹興二十五年（1155），秦檜妻王氏“乞賜一道號，詔特封冲真先生”^②，此屬“道冠師號”之簡稱。

除師號之外，宋代皇帝還為道冠頒賜一些特殊稱號以示榮寵。這些特殊稱號，有的曾是師號，有的則不是。

真人：指修真得道之仙人。《莊子·大宗師》“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謨土，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太平經》卷四二“真人職在理地”，地位在“大神之下，仙人之上。”《真誥》：“男之高仙曰真人，女曰元君。”^③宋人黃震考證說：“蓋古無真人之稱，至莊、列始創真人之名，列之于聖人之上，而實未

① 《宋會要》職官一三之三七。

② 《要錄》卷一六九，紹興二十五年十月甲辰。

③ 《錦綉萬花谷》前集卷三〇《神仙名義》引。

始有其人也。”^① 本只封贈死後“成仙”的人，唐太宗時用于加封在世而有突出貢獻的高道。如孫思邈“鑿開徑路，名魁大醫，羽翼三聖，調和四時，降龍伏虎，拯衰救危”，特賜號“真人”^②。代宗又用以封爲道的公主。大曆七年（772），華陽公主因病乞爲道士，賜號“瓊華真人”^③。北宋只用于封神，元豐七年（1084）規定：“神仙封號，初真人，次真君。”^④ 大觀三年（1109）三月詔“神祠封王、侯、真人、真君”^⑤。南宋時，“真人”一號既封神，也多用于賜封在世高道。如紹興間高宗賜劉能真號“真人”^⑥，紹熙間，玉隆宮魏道士精于治邪孽，光宗賜號“真人”^⑦。慶元間，寧宗升何蓑衣號“通神真人”^⑧。茅山道士王景溫“道行高潔，眷寵三朝”，寧宗“賜號‘虛靜真人’”^⑨。

金門羽客：金門羽客爲“金門”和“羽客”兩詞的合稱，即取漢武帝金門待詔之意與道士別稱“羽客”連

① 《黃氏日抄》卷八八《奉真道院記》。

② 《全唐文》卷四《賜真人孫思邈頌》。

③ 《錦綉萬花谷》後集卷二七《道士》。

④ 《文獻通考》卷九〇《郊社考》二三。

⑤ 《宋會要》禮二〇之七。

⑥ 《兩浙金石志》卷九《創建通元觀碑》。

⑦ 《夷堅三志辛》卷七《明湖朱家怪》。

⑧ 《江蘇金石志》卷一三《通神先生蓑衣何真人事實》。

⑨ 《茅山志》卷四《寧宗賜號王景溫》。

用。

金門是金馬門之簡稱，亦叫“金馬”、“金閨”，繫漢武帝時一宦官官署。漢以察舉徵辟選官，被徵召來的人先待于公車（官署名），經考察，才能優異者再令待詔金馬門。漢代許多名人，如主父偃、公孫弘、東方朔、嚴安、徐樂等都是待詔金門後而授官顯世的。後世便沿用金馬門為顯官要署的別稱。

羽客亦稱“羽人”、“羽士”、“羽流”。最早見于戰國時書籍，初為“仙人”、“神人”之別稱。漢時，羽客的神話開始和方士有了聯係。東漢時，“羽人”一詞，又分為“神仙”與“得道之人”二義。南北朝後，隨着道教的发展，羽人、羽客、羽士等詞便逐漸成為道士專有的別稱。

金門、羽客二詞合而為一，是在五代十國時期，繫泉州道士譚紫霄所獲得的賜號。記載此事現存最早的書是北宋陳舜俞《廬山記》卷三《叙山南》：“保大中，道士譚紫霄來自閩中，賜號‘金門羽客’，始立觀于此。”最詳的是南宋陸游《南唐書》卷一七《譚紫霄傳》的記載，並將譚紫霄的道術、得號原因和時間均敘述得一清二楚。錯舛最多的是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三《譚紫霄傳》，他不僅把金門羽客一號作為官銜，而且把王昶與李煜、譚事闔與入山乃至賜號、建觀的時間混為一談，致使謬誤流傳，遺患至今。至宋徽宗時，沿

用閩故事，政和倡道，首賜林靈素“金門羽客”，後又賜道士張虛白^①。蔡條《鐵圍山叢談》卷三：“政和以後，道家者流始盛，羽士因援江南故事，林靈素等多賜號‘金門羽客’。”金門羽客既不是宋代的道官，也不是全體道士的泛稱（如稱“黃冠”），而是帝王專門賜給得寵的道士，是當時道士頗感榮耀的特殊稱號，屬特旨的別稱，此號僅行于徽宗朝後期，《清波雜志》、《曲洧舊聞》等宋人筆記有載，陸游特喜用此號稱道士。

高士：本指士大夫中“文絕當世而行義稱焉”^②的高尚之士。政和間，徽宗在道學中增置士名十等，其第二等即“高士”，從五品^③。南宋高宗用以賜名道。紹興二十八年（1158），廬山道士寧全真，奏章得“上帝敕旨”，“高廟大喜，敕賜‘洞微高士’，繼進‘贊化先生’”^④。孝宗“尤通內景”，“時召山林修養者入內，置之高士寮，人因稱之曰‘某高士’”^⑤。以後南宋諸帝均仿此置“高士齋”，對有道行的道士敕賜高士或選充于齋中。大滌山道士周元和，淳熙七年（1180）“開山冲天

①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方士》。

②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後集卷一〇《臣道門·恬退》。

③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道學》。

④ 《道元法會》卷二四四《贊化先生寧真人事實》。

⑤ 《四朝聞見錄》丙集《高士》。寮即小茅屋，此指小屋，齋亦同。

觀，未幾，遷太一宮觀妙齋高士”^①。閤皂山道士楊至質，淳祐中敕賜高士、右街鑒義、主管教門公事^②。赤松山道士朱知常，寶祐五年（1257）主佑聖觀，因祈禱有驗，“遷凝神齋高士”^③。據南宋人吳自牧《夢粱錄》載，臨安御前宮觀多置有高士齋，如龍翔宮“有高士三齋，曰履和、頤正、全真”。四聖延祥觀有齋八個。

煉師：亦稱“煉師”。據宋人吳曾考證，後魏已有張煉師、李煉師之名，屬俗稱或自稱，取道家煉形之意。《唐六典》卷四云：道士“德高思精，謂之‘煉師’”^④。宋代亦多為俗稱或自稱，且十分普遍。元豐二年（1079），張拱詢問來訪道士：“煉師何為者？”^⑤崇寧、大觀間內庭女冠孫千霞即稱煉師^⑥。李石稱青城張道錄為“清河煉師”^⑦。《斐然集》卷三有《題劉煉師屋壁》詩。羅願說：問政山道士聶紹元“自號無名子，世多以煉師稱之”^⑧。景定二年（1261）董嗣杲撰《廬山集》，卷三亦有《贈肖煉師》詩。這些均無封贈記載。

① 《洞霄圖志》卷五《周崇道先生》。

② 《勿齋集》卷上《右街鑒義謝提舉》。

③ 《金華赤松山志·宗師朱先生》。

④ 《唐六典》卷四《祠部郎中員外郎》。

⑤ 《濟南集》卷六《張拱傳》。

⑥ 《嘉泰吳興志》卷一七《神仙》。

⑦ 《方舟集》卷二《次韻趙彥虞柏梁體送張道錄》。

⑧ 《羅鄂州小集》卷六《聶真人師道附從孫紹元傳》。

《兩浙名賢外錄》卷二說，婺州金華人陳瓊玉，自言食仙果成道，爲人言禍福悉驗，“政和七年召見，賜號妙靖煉師”。宋人洪邁《夷堅甲志》卷一四載此事甚詳，只說“政和七年郡守劉安上、部使者盧天驥、王汝明等聞于朝。召至京師賜對，妙靖煉師對訖，即乞還山”，未提到徽宗賜號事。不過，《要錄》則載有紹興二十年（1150）二月少傅楊存中乞“爲故女孺人換一道號。許之，後贈‘冲妙煉師’”^①。由此推斷，煉師這一稱謂可能偶而也作爲師號或榮譽稱號頒賜。

第三節 頒賜項目

一、官僚奏賜

宋承後周之制，太平興國四年（979）規定奏薦僧道紫衣、師號人的資格爲親王、宰輔、州軍守、節度使、兩街僧道錄^②。真宗時“每歲誕聖節，皇親、近臣皆許奏道釋而賜之紫服”^③。慶曆二年（1042）六月，三司要求“其僧道賜紫衣及師號，非御前特恩，不許奏薦”，以期削減開支，取消特權。仁宗不許，仍“詔中書、樞

① 《要錄》卷一六一，紹興二十年二月戊申。

② 《僧史略》卷下《賜師號》。

③ 《長編》卷七四，大中祥符三年十月丁巳。

密院、親王、使相、宣徽使、管軍節度使及皇親正刺史以上、長公主，許奏薦紫衣、師號如故”^①。英宗治平初，奏薦人的範圍又擴大到貴妃、修儀、公主^②。至南宋，貴族、近臣奏薦特權因襲不變。保奏在聖節進行，被薦道士由官僚皇親上表，具明鄉里、居止、年齡、行業。北宋初，兩街道錄保奏者，入內廷，當日授門下牒；王侯奏薦者，隔日而授；節度、刺史等奏薦者則轉降而賜^③。以後，時間又有所推延。邛州劉浩，乾道六年（1170）四川宣撫使保奏，孝宗賜號“冲隱處士”，會慶節是十月二十二日，頒賜則是十一月十六日，相距二十四天^④。官僚奏薦，除當地有影響道士外，往往取決于保奏人之好惡。因而，不少道士為獲得紫衣、師號，不惜拋棄道教淡泊名利之品質而依附于達官貴人。如仁宗時閬中道士袁惟正，“往年嘗以占驗得權貴人意，遂喜，以紫服奏”，成為權要之館客^⑤。

二、定額撥賜

對重要宮觀，北宋每年有定額賜撥。①部分統建宮

① 《長編》卷一三七，慶曆二年六月丙戌。

② 《長編》卷二〇〇，治平元年正月癸丑。

③ 《僧史略》卷下《賜師號》。

④ 《宋會要》崇儒六之三二。

⑤ 《丹淵集》卷二六《道士袁惟正字行之序》。

觀。鄆州天慶觀，“祥符八年蒙聖恩，特賜師號敕牒一道”^①。政和四年（1114）正月，徽宗詔“天下知州、軍、監等，應天慶觀每年特賜紫衣一道”^②。明州天慶觀被此旨“每年特賜紫一道”^③。崇寧萬壽觀，崇寧二年（1103）九月，依蔡京奏：“每遇天寧節，鎮州與紫衣、度牒各一道。”^④神霄宮，政和七年（1117）五月詔，“歲度童行，紫衣一道”^⑤。②掌御容、御書宮觀。熙寧二年（1069）詔每年賜安置先帝神御的景靈宮紫衣帖二道^⑥。政和三年（1113），歲賜仁、徽宗題額的醴泉觀咸通殿紫衣、師號各一^⑦。③重要或靈異宮觀。政和六年（1116）二月，上清寶祐宮道院奏：“乞每歲撥放童行及紫衣、師號。從之。”^⑧大觀元年（1107）八月，詔建寅威觀，“歲遇天寧節……賜紫衣一名”^⑨。

三、特旨頒賜

在宋代，皇帝特旨頒賜主要包括兩類：

① 《道家金石略》宋《天慶觀石幢題記》。

② 《宋會要》禮五之一九。

③ 《寶慶四明志》卷一一《天慶觀》。

④ 《宋會要》禮五之一五。

⑤ 《宋會要》禮五之四。

⑥ 《宋會要》禮一三之四。

⑦ 《宋會要》道釋一之三。

⑧ 《宋會要》禮五之二。

⑨ 《宋會要》禮五之一四。

一是道行高深或在社會上影響較大的道士。如太祖時的蘇澄隱，太宗時陳搏、張守真、張契真，真宗朝的賀蘭棲真、皇甫希及，仁宗朝的朱自英、張紹英，神宗時的陳景元、張白，徽宗朝的張繼先、林靈素、劉棟，高宗朝的皇甫坦、劉能真、黃元達、李洞神，孝宗朝何蓑衣、袁宗善，光宗朝謝守灝，寧宗時留用光，理宗朝司徒坦、貝大欽，度宗朝翟志穎，貝如圭等。他們或道術神異，或道業精深，或標新立異，聞名于朝，受到皇帝召見，被賜與紫衣或師號，有的甚至紫衣、師號兼獲，如神宗時陳景元，理宗時易如剛^①。《茅山志》卷四《宋詔誥》載：大觀元年（1107）七月，徽宗賜劉混康紫衣三十道，又賜其弟子笄靜之等十五人紫衣、師號。

二是有功于民或在內憂外患中表現突出的道士，皇帝亦特賜紫衣、師號以示褒獎。熙寧間，乾元宮道士李則正，以醫術濟衆，用所得羨餘在秀州修觀造橋，被賜紫衣^②。宣和間，“盜嘯浙東”，官民逃散，知洞霄宮石自方，臨危不懼，叱咤賊衆被殺，徽宗憫其忠，贈“正素大夫”，下制褒獎^③。建炎元年（1127）七月，抗金需

① 《長編紀事本末》卷八二《修太一宮》，《茅山志》卷四《寶慶易如剛先生敕牒》。

② 《江蘇金石志》卷一〇《乾元宮興造記》。

③ 《洞霄圖志》卷五《石正素先生》。

船，僧道入中二艘者賜四字師號^①。建炎二年（1128），金兵過處，殺人放火，遺骸遍野，政府號召僧道收瘞，每收二百具，獎度牒一道，“願請紫衣或師號者，計價比折”^②。乾道三年（1167）六月，詔陣亡將士遺屬願出家爲僧道者給度牒，“改換紫衣、師號者聽”^③。

四、資歷頒賜

此制不知其始，成書于寧宗嘉泰二年（1202）的《慶元條法事類》卷五〇《住持》規定：道士擔任管內道正滿七年，無私罪，經本州保明，可陳乞紫衣，有紫衣者給師號，并附有陳乞紫衣、師號文書和保奏文書格式及有關懲治條令。此外，道士年滿八十，亦可獲賜紫衣、師號。紹興二十九年（1159）十二月詔：“應僧尼、道士、女冠年八十已上并與紫衣，已有紫衣者與師號，經所屬自陳，勘會詣實，保明奏聞。”^④紹熙五年（1194）正月，慶壽赦書亦規定：“僧尼、道士、女冠年八十以上并與紫衣，已有紫衣者與師號。”^⑤

保奏、定額、資歷頒賜紫衣、師號均在聖節進行。

① 《宋會要》食貨五〇之九。

② 《宋會要》道釋一之三二。

③ 《宋會要》兵一九之一八。

④ 《宋會要》道釋一之三五。

⑤ 《宋會要》道釋一之一〇。

所謂“聖節”，即誕聖節，當朝皇帝的生日。宋承唐制，每位皇帝登基後均以其生日建置節號（參見附表）。是日，宮庭設宴，百官休假，諸州上貢、進表，宮觀啓建道場慶賀聖壽。皇帝則賜度牒、紫衣、師號于僧道以布恩澤，延壽辰。道冠要通過這三個途徑獲得紫衣、師號，須先“陳乞”，向州府或官僚、宗親遞上陳乞紫衣、師號文書，再由他們奏報朝廷。南宋還規定“僧道陳乞紫衣、師號而保奏……委官點勘圓備，乃得申奏”，“保奏不依式或事業未備而輒奏者，杖一百，點勘官減二等”^①。這三種方式，都屬常制。特別是保奏，大多數道冠都是由此而得紫衣、師號。如嘉祐二年（1057）六月，賜絳州韓退“安逸處士”，是翰林學士承旨孫抃奏^②。崇寧二年（1103）七月，茅山劉混康獲“葆真觀妙先生”，繫江東轉運判官席震爲之請^③。乾道六年（1170），邛州劉浩被賜“冲隱處士”，是四川宣撫制置司據邛州狀奏請^④。

特旨頒賜無時間限制，據皇帝的需要而定，多是召見道冠之後。北宋特旨頒賜紫衣、師號，皇帝要下詔書或制書，明其事迹。太平興國九年（984）十月，太宗賜

① 《慶元條法事類》卷五〇《師號度牒》，卷五一《住持》。

② 《宋會要》崇儒六之二九。

③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方士》。

④ 《宋會要》崇儒六之三二。

陳搏師號，詔：“華山陳搏，養素丘樊，韜光巖穴。載應順風之請，是增少微之耀。慕我至化，來儀帝廷。不有嘉名，何彰貞範？可賜號‘希夷先生’，仍賜紫衣一襲。”^①《宋大詔令集》卷二二三也保存有徽宗賜徐知常、王老志、程若清師號的制書。南宋一般下聖旨于尚書省，由尚書省出給敕牒，《茅山志》卷四中有寶慶元年（1225）七月頒發的寧宗賜易如剛“通妙葆真先生”敕牒。

第四節 作用淺析

紫衣、師號是僧道、逸民政治地位的標志，是唐以來封建政府設立的一種無官位的特殊榮譽。宋人王林說：“國初仍唐舊制，有官者服皂袍，無官者白袍，而紫惟施于朝服，非朝服而用紫者有禁。”^②唐、五代都有把僧道紫服直稱“命服”者。皇帝賜紫衣的意義在于賜予僧道相應的政治地位，以拉籠他們為自己的統治服務。這種政治地位，在宋初官僚士大夫的心目中是十分珍貴的。它既是宋政府對道教及道冠的重視，也是對文官特權的分割，所以，北宋的官僚士大夫非常不滿，夏

① 《太宗皇帝實錄》卷三一，太平興國九年十月甲申。

② 《燕翼貽謀錄》卷一。

竦在《抑仙釋奏》中說：“又聞（僧道）其徒豪右，多聚貨泉，因誕降聖辰，仰望王澤，或徼幸命服，或希覬寵號。仲尼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忍使恩澤光被髡褐？”^① 忻州隱士劉易，“寓居于號之盧氏，習辟穀術”，趙抃薦其行，賜“退安處士”，治平末死。“熙寧察訪定戶役，詔易家用處士如七品恩，得減半”^②。徽宗也稱師號“名稱既高，視官亦隆”。基于這一點，政和四年（1114）他乾脆把師號納入了道階。師號可以逐級或越級升遷。取得了師號，就獲得了與它相對應的文階官品級的政治地位，進入衙門可與同級官員同座，賦役可以減免，如前劉易家“用處士如七品恩，得減半”^③。仁宗時虔州祥符宮道士李思聰，皇祐初上《玉清璇極圖》，賜號“洞淵大師”。至和元年（1054），又上《璇霄列象拱極圖》，被賜升為“玄妙先生”^④。寧宗龍虎山道士易如剛，嘉定六年（1213）賜號“通妙先生”，嘉定十四年（1221）升為“通妙葆真先生”^⑤。有無紫衣、師號，在宗教活動中所處的位置、承擔的法事也各不相同。沈括《夢溪筆談》卷二三載有這樣一件事：“廬山

① 《文莊集》卷一五《抑仙釋奏》。

② 《宋史》卷四六五《劉易傳》。

③ 《宋史》卷四六五《劉易傳》。

④ 《宋會要》崇儒六之三四至三五。

⑤ 《至正崑山郡志》卷五《釋道·易如剛》。

簡寂觀道士王告，好學有文，與星子令相善。有邑豪修醮，告當爲都工，都工薄有施利。一客道士自言衣紫，當爲都工，訟于星子令云：‘職位顛倒，稱號不便’。”一個游方散衆敢與縣令勾結在一起的王告爭當都工，其重要理由就是因他是賜紫道士。

正因爲紫衣、師號是社會中一個階層的政治地位標誌，宋政府對其管理也未曾松懈。祠部道釋案管聖節頒賜及紫衣、師號互換；製造窠掌製造、書填，而織造打背則歸少府監之文思院^①。幾個部門相互牽制，防止出現漏洞。紫衣、師號帖，初以黃紙雕版印制，元豐時改用綾，紹興五年（1135）易爲絹，七年（1137）復用綾。淳熙四年（1177），因蜀中出現以紫衣、師號帖改度牒，孝宗令全國焚舊帖、換新帖，又加上防僞標記。十二月二日，詔道冠紫衣、師號式樣爲：“紫衣并二字、四字師號綾紙面上，改織造梔子花各十二朵，內紫衣綾紙面上織造‘文思院制敕紫衣綾’八字，其二字、四字師號綾紙面上織造‘文思院制敕師號綾’八字。”^②爲了保證這個御賜物的神聖性，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五月詔：“僧尼道士身死，其紫衣、師號敕牒并令知州、通判批書還俗及身死年月納祠部。”^③宣和六年（1124）閏

① 《宋會要》職官一二之一六。

② 《宋會要》職官一三之三七。

③ 《宋會要》職官一三之一七。

三月，徽宗依尚書省言，首訂偽造紫衣、師號罪，規定“依詐偽制書科罪，流罪五百里，徒罪配鄰州”^①。南宋不僅繼續執行上述條令，還規定：以紫衣、師號帖質當者，“杖一百，財物沒官”；告發者，賞錢五十貫^②。

在紫衣、師號頒賜過程中，宋政府也比較注重條件。景德二年（1005）十月，真宗下詔“承天節群臣所奏紫衣、師號，自今具行業保任以聞”^③。第一次提出以道冠“行業”為獲得紫衣、師號的依據。大中祥符三年（1006）“所奏既猥多，或有濫僞者”。十月，又詔：“自今須披度五年以上，方得奏請，仍具鄉里、居止、年齡、行業以聞。”^④南宋亦規定：“諸寺觀以聖節每年撥賜紫衣者，須有行業，為衆所服，乃保明申州勘會奏。”^⑤兩宋始終堅持“行業”這個主要依據，對提高道冠素質，保證紫衣、師號的信譽，無疑起到了促進作用。

但是，宋政權為解決財政開支，從神宗時開始出賣紫衣、師號帖。熙寧四年（1071）十二月，賜河北轉運

① 《宋會要》職官一三之二六至二七。

② 《慶元條法事類》卷五〇《師號度牒》。

③ 《長編》卷六一，景德二年十月庚寅。

④ 《長編》卷七四，大中祥符三年十月戊午。

⑤ 《慶元條法事類》卷五〇《試經撥放》。

司“紫衣、師號各二百五十道”充修河費用^①。熙寧七年（1074）、八年（1075）又賜河東提刑司、司農寺紫衣各千道，用于邊防^②。到建中靖國元年（1101），紫衣、師號的交易已十分混亂，徽宗下詔“私下不得交易”^③也未能止住。南宋偏安東南，財政入不敷出，紫衣、師號被當作有價證券廣泛使用：有充糴米費，有充軍費，奉安神御費，酒麵本錢，回籠會子本金^④等等。建炎二年（1128）“初賣四字師號，每道價二百千”。犯公私罪，聽贖一次^⑤。到孝宗淳熙時，每道僅值六、七十貫錢，而蜀中最低時只賣三、四十貫，相當于度牒價格二十分之一^⑥。紫衣、師號的出賣，範圍小、價格低，對宋代財政的幫助并不太大，反而破壞了紫衣、師號制度已有的作用。高宗以後的僧道再也没有北宋初年那種“肯學尋常輩，忙忙爲紫衣”^⑦的積極性了，紫衣、師號也逐漸失去了昔日的榮寵。

① 《宋會要》方域一四之二三。

② 《長編》卷二五六，熙寧七年九月己酉；卷二六二熙寧八年四月戊子。

③ 《宋會要》職官一三之二二。

④ 依次見《宋會要》食貨四〇之一一；《要錄》卷一〇，建炎元年十月乙丑；《宋會要》禮一三之一一、食貨二〇之一六。

⑤ 《要錄》卷一八，建炎二年十月辛巳。

⑥ 《宋會要》職官一三之三七。

⑦ 《東觀集》卷九《送瑞上人南歸》。

第五章 宮觀土地與賦役制度

第一節 土地占有情況

土地是農業國之根本，封建賦稅主要來源。“自秦變阡陌，井田之制不復。故豪猾并兼，租稅減耗”，貧富不均^①。唐朝土地兼并嚴重，行兩稅法，“唯以資產為宗”^②。宋代“田制不立”^③，“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卓錫之地，有力者無田可種，有田者無力可耕”^④。宋太祖則認為：“富室連我阡陌，為國守財爾，緩急……樂于輸納，皆我之物。”^⑤這種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導致豪強吞并土地愈演愈烈。宰相王溥“所至有田宅，家累萬金”^⑥。真宗時工部侍郎種放，自稱“隱士”，據終南山“林麓樵採周迴二百餘里”為己有，還在長安“廣置

① 《長編》卷三九，至道二年五月辛丑太宗語。

② 《陸宣公集》卷二二《均節賦稅卹百姓第一條》。

③ 《宋史》卷一七三《食貨志》上一。

④ 《長編》卷二七，雍熙三年七月甲午李覺語。

⑤ 《揮塵餘話》卷一《祖宗兵制名樞庭備檢》。

⑥ 《宋史》卷二四九《王溥傳》。

良田”^①。仁宗末，“承平浸久，勢官富姓，占田無限，兼并冒僞，習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②。到南宋，政府掌握的官田亦“朝籍于官，暮入勢家”^③。武將楊沂中僅楚州一處就占田三萬九千餘畝^④。常德查市富民余氏所占之田，可歲收租穀十萬石^⑤。咸淳五年（1269），樞密院編修官黃夢炎說：“觀世之仕者，以問舍求田遺子孫惟日不足爲事。輪奐照街衢矣，膏腴連阡陌矣，尺攘寸取，猶未盈厭。”^⑥

宮觀道冠作爲有經濟實力的地主，他們也必然投身于土地兼并的熱潮之中。唐玄宗開元十年（723）曾規定寺觀常住爲“一百人已上不得過十頃，五十人已上不得過七頃，五十人已下不得過五頃”^⑦。宋代沒有這樣的具體規定。兩宋統治者奉行三教并行，偏重道教的政策，對宮觀擴展土地幾乎沒有限制。太祖建國，舊宮觀在唐末五代占有的土地繼續保留，并允許開墾荒地。終南山太乙宮，唐時“賜土田繞宮廣五十餘里”，宋初仍存

① 《長編》卷七六，大中祥符四年十一月癸未。

② 《宋史》卷一七三《食貨志》上一。

③ 《宋會要》食貨六一之五四。

④ 《宋會要》食貨六三之一三八。

⑤ 《夷堅甲志》卷七《查市道人》。

⑥ 《至元嘉禾志》卷一七《報忠觀置田記》。

⑦ 《唐會要》卷五九《祠部員外郎》。

⑧ 《金石萃編》卷一二三陳搏《太乙宮記》。

在^③。建康府紫極宮十國楊氏時有田二十頃“在常州之晉陵、無錫間”，直到真宗祥符間改為天慶觀“亦因之”^④。仁宗即位之初，下詔“禁寺觀毋得市田”^⑤，不久，又帶頭把這一禁令破壞了^⑥。神宗不僅為“元未有正額繫帳供申”的宮觀賜額，還把因無人承繼而沒入官的田還給了宮觀^⑦。哲宗時殿中侍御使岑象求針對寺觀兼并土地劇烈之狀，元祐五年（1090）十二月上書要求“立常住計口占田之限，凡寺觀僧道少者并之，其頹廢者毀之”，哲宗沒有表態^⑧。徽宗建神霄宮于天下，“初通賜產千畝，已而豪奪無涯”^⑨。宣和二年（1120）六月，詔令天下“釋氏、宮觀，不得增置田產，侵奪民利”，並要尚書省檢查，御史臺彈奏^⑩，亦未能止住宮觀兼并土地之風。南宋高宗崇道，紹興二年（1132）十月，令州縣不以名次高低差撥荒田為宮觀常住^⑪。到寧宗開禧年間（1205～1207），“天下所謂占田最多者，近屬勳戚之外，寺觀而已。……（寺觀）在法不許增置，而捨

① 《景定建康志》卷四十五章公權《天慶觀記》。

② 《文獻通考》卷四《田賦考》四。

③ 《長編》卷一〇二，天聖二年七月庚子。

④ 《華蓋山浮丘王郭三真君事實》卷二《神宗改橋仙觀為崇仙觀牒》。

⑤ 《諸臣奏議》卷八四《上哲宗論佛老》。

⑥ 《老學庵筆記》卷九。

⑦ 《宋會要》職官一三之二四。

⑧ 《宋會要》食貨六一之一。

施、交易、兼并無已，往往倍蓰于初”^①。整個宋代，宮觀土地、房產一直呈發展之勢，經濟實力不斷擴大。泰州仙源萬壽宮，祥符間改爲天慶觀，爲屋五百間。建炎焚後重修，占地達十畝^②。京兆府臨潼靈泉觀，唐時建。仁宗以劉子御爲觀主，“賜秦帝陵及莊地計一百五十頃及山林、湯泉、水磨、臨潼地基房廊”充常住。數年之後，又“創殿閣，立齋堂，鑿新湯，築花圃”^③。明州蓬萊觀，原有田數畝，政、宣間圍湖造田，“歲入四十萬斛”^④。紹興府千秋鴻禧觀，原爲賀知章舊宅，名“天長觀”。到嘉定間（1208～1224），田屋大增，觀內有湖，築“長堤十里，夾道皆種垂楊、芙蓉。有橋曰春波，跨截湖面。春和秋半，花光林影，左右映帶，風景尤勝，真越中清絕處也”^⑤！

名山宮觀的發展更爲驚人：臨江軍閤皂山崇真宮，南唐稱“玄都觀”。熙寧九年（1076）焚，再建。至慶元年間（1195～1200），“殿旁翼修廊，道士數百人環居其外，爭占形勝。治廳館總爲屋千五百間。江湖宮觀未有

① 《宋會要》食貨七〇之一〇四。

② 《古今圖書集成》神異典卷二八〇《道觀部》。

③ 《金石萃編》卷一五五《凝真大師成道記》。

④ 《攻媿集》卷五四《望春山蓬萊觀記》。

⑤ 《寶慶會稽續志》卷三《宮觀》。

盛于斯者”^①。餘杭大滌山洞霄宮，原名“天柱觀”。真宗時，賜仁和田十五頃。淳祐間（1253～1258），給度牒買義興田建“常豐莊”。寶祐間，又撥賜長興之田建“萬年莊”。“宮中數百游手，資用不竭”^②。而信州“龍虎山爲老子祖宮，其民食其業而游于襄、陝、廣、蜀，歲幾萬人”^③。

那麼，宋代宮觀占有多少土地？在全國土地數量中比重如何？雖然文獻缺乏集中而明確的記載，甚至連宮觀總數都無從稽考，但我們從零散的材料中，也能得到一些具體的數字。以統建的天慶觀爲例：大中祥符六年（1013）七月，詔“賜諸州天慶觀逃田，藩鎮十頃，諸州七頃，軍、監五頃”^④。這些田地，因奉聖祖，著爲令，都陸續到位。真宗時有“州郡三百二十，縣一千五百五十”^⑤。僅州郡天慶觀就占有田二千二百四十頃。據丁謂《會計錄》載，景德中，全國墾田爲一百八十六萬餘頃，七百二十二萬餘戶，“四戶耕一頃田”^⑥。每個天慶觀占田是民戶的二十八倍，占全國耕地萬分之一點二。這只

① 《文忠集》卷八〇《臨江軍閻皂山崇真宮記》。

② 《渭南文集》卷一六《洞霄宮碑》，《洞霄圖志》卷六《洞霄宮莊田記》。

③ 《清容居士集》卷一九《信州貴溪縣楊林橋記》。

④ 《長編》卷八一，大中祥符六年七月甲午。

⑤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九一，知諫院包拯奏。

⑥ 《宋史》卷一七三《食貨志》上一。

是州郡天慶觀，縣天慶觀未計。還有祥符觀、壽聖觀、崇寧觀、神霄宮、報恩光孝觀等統建宮觀，大部分都有賜田。加上其他宮觀及舊有田地，宋代宮觀占全國總耕地不低於千分之三^①。筆者查閱了近兩千多種書，從一千一百零六所宋代宮、觀、院、庵中收集到有田地房屋數目記載的七十九所，列表於後。表中有確切田地數目記載的宮觀三十三所，西京神霄宮繫崇德寺所改，不久便改回，暫且不計。共四萬九千九百七十二畝，平均每宮觀為一千五百六十一畝。表中宮觀或有田無地，或有地無田，或僅部分田地，因而，實際平均占有土地的數目，應比這個數高。

就整體而言，宮觀的分布，道冠的多少及經濟力量的大小在宋代也不均衡。宋人吳潛說：“寺觀所在不同，湖南不如江西，江西不如兩浙，兩浙不如閩中。”^②日本學者青山定雄對南宋方志中的寺觀與民田比率作了一個統計^③。茲轉錄如下：

① 《大德昌國州圖志》卷三《版籍門》載：大德時，昌國一縣有土地總四八五四頃，宮觀為八十五頃，占總土地百分之一點七五。此離宋亡不過三十年，筆者的估計是十分保守的。

② 《許國公奏議》卷二《奏論計畝官會一貫有九害》。

③ 《宋元方志中所見社會經濟史料》，載《東洋學報》25卷2期，1938年。

項 目 書 名	民 (頃)		寺 觀 (頃)		總 比 率	
	田	山地等	田	山地等	田	山地等
淳熙三山志	35309	46787	7324	15800	0. 17	0. 25
嘉定赤城志	36282	27017	1355	1674	0. 05	0. 06
寶慶四明志	1703	10510	500	1594	0. 03	0. 13

由此表可知：福州寺觀占總田數百分之十七，山地園林百分之二十五，兩者平均為百分之二十一，為最高。台州寺觀占田百分之五，山地園林百分之六；四明寺觀占田百分之三，山地園林百分之十三，平均百分之八。這是寺觀合計數，宮觀在其中又占多少？福州自閩時“以八州之產，分三等之制，膏腴者給僧寺道觀”^①屬特例。我們取台州^②依《嘉定赤城志》卷一四《版籍門》列表：

數 目 種 類	州 城		臨海縣		黃巖縣		天台縣		仙居縣		寧海縣		總計	
	寺院	宮觀	寺院	宮觀	寺院	宮觀	寺院	宮觀	寺院	宮觀	寺院	宮觀	寺院	宮觀
寺觀所數	23	2	117	2	91	1	72	10	46	3	46	1	395	19
僧道人數	?	?	722	30	722	9	358	57	173	25	230	3	2252	124
田 (畝)	8865	1306	35359	122	28995	244	32875	4908	12004	1862	8002	280	126100	8722
地 (畝)	1577	115	10689	11	4787	22	8763	840	3409	1571	5308	107	34533	2666
山 (畝)	888	484	27335	1047	5980	43	71266	5848	23689	1969	43544	80	17270	9471

① 《宋會要》食貨二六之四二。

② 台州有寺觀四一四所，其中寺院三十三、宮觀一所無常住，《嘉定赤城志》未列入寺觀田中，多被研究者忽略。本表寺觀總數中，無常住者亦列入。

數 目 種 類	州 縣	州城		臨海縣		黃巖縣		天台縣		仙居縣		寧海縣		總計	
		寺院	宮觀	寺院	宮觀	寺院	宮觀	寺院	宮觀	寺院	宮觀	寺院	宮觀	寺院	宮觀
常住總數		11330	1905	73383	1180	39742	309	112886	11596	39102	5402	56854	467	333335	20859
每寺觀平均數		492.6	952.5	627.3	590	436.7	309	1570.5	1159.6	850	1800.7	1236	467	843.9	1097.8
每僧道平均數		?	?	55	39.3	55	34.3	315.3	203.4	226	216	247.2	155.7	143	152.9

台州有民田 2628283 畝，地 948222 畝，山 1753538 畝，主客戶 266014 戶，平均每户占田 9.98 畝，地 3.56 畝，山 6.29 畝。僧尼每個占田 52.06 畝，地 14.63 畝，山 7.27 畝。道冠每個占田 59.8 畝，地 20.63 畝，山 72.48 畝。宮觀占全州田千分之三點二，地千分之二點七，山千分之五點三。從總比率來看，宮觀占田地數量并不大，也弱于寺院。但個體數量却超過了僧尼，每個道冠占田是民戶的五點九九倍，僧尼的一點一五倍；占地為民戶的五點七八倍，僧尼的一點四倍，占山林為民戶的十點九九倍，僧尼的九點六六倍。因此，道教的經濟實力不可忽視。

當然，宮觀之間的差別也是很大的。仁宗時，玉清昭應宮田產二十二頃^①。在京四宮觀（昭應、景靈、會靈、祥源）“歲入錢帛貫匹六萬七千二百有餘”^②，而汾州平遙縣清虛觀，“百餘年廢壞不修”，田地被侵，四無

① 《長編》卷一四四，慶曆三年十月壬寅。

② 《長編》卷一〇〇，天聖元年三月甲申。

墻垣，過者直入，“罷民游手攘竊蒲博聚爲淵藪”^①。《嘉定赤城志》所載十八所有常住的宮觀，兩千畝以上者四所，一千至一千九百畝三所，五百至九百畝三所，一百至四百九十畝五所，九十畝以下者三所。最高的是仙居縣凝真宮爲四千三百三畝，臨海丹山觀才六十二畝，天台法輪院僅三十七畝。

第二節 土地的來源

宋代宮觀的土地，主要通過以下方式取得：

一、皇帝賜撥

宋初重要宮觀主要靠政府撥錢糧供養。重要宮觀如御前宮觀，分兩種情況：在京城內承擔政府主要宗教事務的如建隆觀、上清太平宮、太乙宮，一般給錢糧供養，不賜田撥地。在外重要宮觀或統建宮觀都有田地撥賜。撥賜的數量不等，一般一次不下百畝。太宗對道士的賞賜豐厚，賜張守真“邸店數百楹”^②。賜趙自然“錢三十萬”^③，也無賜田地的記載。宋初一般宮觀的常住主要是承唐末五代而來。筆者所見宋帝給宮觀賜田最早是

① 《山右石刻叢編》卷一五《汾州平遙縣清虛觀記》。

② 《金石萃編》卷一三四《傳應大法師行狀》。

③ 《太宗皇帝實錄》卷三三，雍熙二年七月庚午。

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七月“賜諸路天慶觀逃田”^①。在兩宋，由皇帝降敕或制給的田地稱“賜”；皇帝降旨，經尚書省牒州縣所給的田地稱“撥賜”或“撥”。賜、撥的對象主要是重要宮觀和名道士。熙寧四年（1071），中太一宮成，神宗“賜南北兩莊土田以贍衆”^②。元豐二年（1079），以上清宮舊址建儲祥宮，“又以官田十四頃給之”^③。崇寧三年三月，詔“崇寧寺觀各給田十頃”^④。杭州水府淨鑒觀，“建炎賜地清水閘之東”^⑤。臨安四聖延祥觀，到慶元四年（1198），賜“田畝以萬計，觀址周圍七百餘丈”^⑥屬之。寧宗嘉定十四年（1221）八月，“詔撥平江府吳江縣震澤鄉成字記田四百三十三畝賜開元宮爲業”^⑦。均州武當山明真宮，理宗“撥南畝之賜，飽其學道者數百”^⑧。部分有祥瑞靈異的宮觀也有賜田。大觀元年（1107），蜀州建寅威觀、徽宗令“撥良田十頃”^⑨。華陰縣奉真武，改廟爲拱極觀，重

① 《長編》卷八一，大中祥符六年七月甲午。

② 《道德真經藏寶篆微開題科文疏》卷一。

③ 《東坡全集》後集卷一五《上清儲祥宮記》。

④ 《宋會要》禮五之一六。

⑤ 《咸淳臨安志》卷七五陳瑒《水府淨鑒觀記》。

⑥ 《咸淳臨安志》卷一三張貴謨《四聖延祥觀記》。

⑦ 《宋會要》禮五之一〇。

⑧ 《北澗集》卷四《明真宮記》。

⑨ 《宋會要》禮五之一四。

和元年（1118）“撥賜嶽廟舊田五頃，特免二稅，充齋糧”^①。特別是供奉有趙氏祖先神御的宮觀，賞賜最多。大中祥符間（1008～1016），鄆州改開元觀爲天慶觀以奉聖祖，除原有田地，又“敕賜職田十頃充常住”^②。杭州天慶觀，天禧三年（1019）王欽若徙額建，“賜田五百畝”，紹興二十六年（1156）重修，“賜田五百畝”，咸淳六年（1270）“又增撥官田二百畝給之”。臨安玉清宮，奉寧宗神御，紹定元年（1228）“賜田一千畝”^③。

賜名道士的田地沒有賜宮觀田地數量大。景德二年（1005），真宗賜濟源奉仙觀賀蘭棲真“墻東贍墳地三十畝，墻後地三畝，墻西地二十八畝，墻內地六十畝七分。除道院十二畝無稅”^④。紹興二十年（1150），高宗賜劉能真所住持的寧壽觀田一頃^⑤。乾道六年（1170）孝宗賜何蓑衣凝神庵“田三百三十畝有畸，仍命漕浙除其稅”^⑥。

被賜、撥的田，多爲宮觀所在州的官荒田或絕產。如天慶觀是“于本州戶絕或逃田內給充常住”^⑦。崇寧萬

① 《金石萃編》卷一四七《拱極觀記》

② 柳風堂拓片《天慶觀石幢題記》，引自《道家金石略》。

③ 《咸淳臨安志》卷七五《宮觀·天慶觀》、《玉清宮》。

④ 《續語堂碑·北宋·真宗賜賀蘭棲真碑》。

⑤ 《兩浙金石志》卷一九《創建通元觀碑》。

⑥ 《茅山志》卷二六《凝神庵記》。

⑦ 《宋會要》禮五之一九。

壽觀是“以天荒等田撥充”^①。寶祐間（1253～1258），理宗撥賜給餘杭洞霄宮的也是荒田，住持孫處道“率其徒墾闢荒穢，久乃就緒”^②。每次賜撥，州府要派員實地丈量，登記入冊，標明界段。如仁宗賜給京兆臨潼靈泉觀的一百五十頃，每段畝數，四至界限，均刻石有記^③。若本州無絕產、荒田地，在外州賜撥者，待本州有時可以兌換。如台州白雲昌壽觀，因奉皇帝本命香火，“元降聖旨撥賜江州田叁莊計叁仟餘畝，充贍道衆”。乾道六年（1170）經天台山都道正石葆璋奏，尚書省奉聖旨頒牒，準兌江州沒官田一千五百畝^④。餘杭洞霄宮，寶祐間被旨撥賜長興獲川荒地，不久，又兌換爲烏程、歸安二縣的官田^⑤。

二、私家施捨

私家施捨是宮觀田地重要而特殊的來源。說它重要，是因爲施捨者衆，數量大，說它特殊，則是歷史上只有私家施田宅入寺觀，而無寺觀施于私家。就施捨者身份來看，宋代有官僚、富戶、貧民、道士。慶曆二年

① 《宋會要》禮五之二三。

② 《洞霄圖志》卷六《洞霄宮莊田記》。

③ 《金石萃編》卷一五五《凝真大師成道記》。

④ 《兩浙金石志》卷九《白雲昌壽觀敕牒》。

⑤ 《洞霄圖志》卷六《洞霄宮莊田記》。

(1042)，緱氏縣重修仙鶴觀，貧民安中素施地基二十八畝三分^①。紹興二十年（1150），常州無錫縣修明陽觀，官戶王綽施田八十畝^②。淳熙初，華陽推官湯喬年施田二頃給茅山洞陽館^③。淳熙十六年（1189），南湖趙某“割本家田十頃”隸秀州報忠觀^④。咸淳間（1265～1274），松陽縣奉真道院，靠衆人施捨“租之始以石計者增而至百，屋之始因舊者飾而大”^⑤。所以，寶祐二年（1254）陸德輿說：“老子之宮遍天下，大抵資衆而成。”^⑥私家施捨多則一、二頃，少則幾畝，一般都施予甲乙住持的宮觀。因爲這類宮觀在財產占有形式上是私有制而非十方住持的封建國家所有制，“甲乙流傳者，收徒承襲，一如營家，故其久也”^⑦，是宋人躲避土地兼并，保存祖業的主要辦法，稱“詭名寄產”^⑧。施田時，也需丈量并記載四至界限，施主連同簿契及賦稅負擔一起交給宮觀主首。南宋中期建州浦城人全何孫捨田給天

① 《金石萃編》卷一三四《重修仙鶴觀實錄》。此觀爲仁宗慶曆六年三月中重修，時已有青苗稅之征，并非王安石所創。

② 《道家金石略·常州無錫縣璨山明陽觀記》。

③ 《茅山志》卷二六《洞陽館記》。

④ 《至元嘉禾志》卷一七《報忠觀置田記》、《報忠觀記》。

⑤ 《黃氏日抄》卷八八《奉真道院記》。

⑥ 《至元嘉禾志》卷一七《報忠觀置田記》、《報忠觀記》。

⑦ 《兩浙金石志》卷一三《宋城東慈雲院部據府帖碑跋》。

⑧ 真德秀《西山文集》卷二五《全可行度牒田記》。

慶觀、仙游觀，“田之入二宮者，各有籍”，并約定田地收入“歲修其先之祀，凡十之六，餘則以助其徒之求爲道士者焉”^①。而安中素所施地基明確地說：“系正稅絹七尺外，別無青苗稅數，亦無官私地課。”^②

三、宮觀購買

宮觀市田，北宋中期以前是禁止的，乾興元年（1022），荆湖北路轉運使說：“舊制：寺觀不得市田以侵農。”^③此謂“舊制”，應是太宗、真宗時訂。但這一制度并没認真執行，鳳翔府上清太平宮張守真將“前後賜資咸貿易，創田園不止萬畝，立爲常住”^④。張死于至道二年（996）閏七月，即是說至遲在太宗末年宮觀購買土地的現象已存在。仁宗即位後，“禁近臣置別業京師及寺觀毋得市田”^⑤，同時又賜金銀給寺院令市田爲真宗殖福，并要大臣“勿拘以法”。天聖二年（1024）後“寺觀稍益市田矣”^⑥。景祐中，仁宗賜南嶽紫虛閣錢，令“置田以贍道衆”^⑦。神宗朝無宮觀市田的記載，但并不反對

① 《西山文集》卷五五《全行可度牒田記》。

② 《金石萃編》卷一三四《重修仙鶴觀實錄》。

③ 《長編》卷一〇二，天聖二年七月庚子。

④ 《金石萃編》卷一三四《傳應大法師行狀》。

⑤ 《宋史》卷一七三《食貨志》上一。

⑥ 《長編》卷一〇二，天聖二年七月庚子。

⑦ 《南嶽總勝集·紫虛閣》。

施主買田施于宮觀的變相市田。熙寧間（1068～1077），三佛齊商人捨金錢四十萬，爲廣州天慶觀買南海縣、清遠縣兩處田“入充道流之用”，還受到神宗嘉獎，“各封美爵”^①。北宋末有“私荒田，法聽典賣與寺觀”的記載。此法始于何時？無從考查，至政和元年（1111）已發展到寺觀“多以膏腴田土指作荒廢”^②來典買的地步。南宋高宗紹興中，“詔市嘉興田三十頃”給太乙宮充道糧^③。大致同時，洞霄宮也買有曹橋之田^④。紹興二十一年（1151），州縣宮觀大建庵院，廣置田產^⑤。寧宗法令規定：“諸寺觀田宅爲官司拘占者，聽依本色別置，不得過元價。”^⑥開禧三年（1207），臣僚言寺觀“在法不許增置”田產^⑦。似乎南宋中後期亦有宮觀市田之限。但在“貧富無定勢，田宅無定主，有錢則買，無錢則賣”^⑧的土地商品化浪潮衝擊下，禁令只能是一紙空文。開禧中（1205～1207），侍郎徐誼在明州建靈順宮，“置

① 《南海金石略》卷上《廣東重修天慶觀記》。

② 《宋會要》食貨一之三。

③ 《朝野雜記》甲集卷二《太乙宮》。

④ 《咸淳臨安志》卷七五洪咨夔《檀越施田記》。

⑤ 《宋會要》食貨五之二六。

⑥ 《慶元條法事類》卷五一《道釋門·雜敕》。

⑦ 《宋會要》食貨七〇之一〇四。

⑧ 《袁氏世範》卷三《室置產當存仁心》。

田以充”道糧^①。嘉定三年（1210），寧宗賜錢二萬給臨安中興顯應觀，“俾都監右街鑒義、主管教門公事、明素大師陳永年買田以增齋供之費”^②。嘉定中，丹陽太霄觀知事薛汝顯“欲買田以安衆”^③。嘉定十四年（1221），鄞縣至德觀“買田已及三頃，有山可薪，有圃可蔬”^④。這些事都發生在《慶元條法事類》編撰、頒布前後，足見其法令之無效。至理宗朝，宮觀市田已十分普遍。餘杭洞霄宮，“淳祐間上特出內府度道士牒賜本宮，俾以爲緡，益市常產以裨贍用之乏”^⑤。淳祐十年，臨安報恩光孝觀由府出“楮五萬五千有奇，買仁和、德清閑田五十餘畝”^⑥。江西太秀洞天“寸寸而節”，“市田七百餘石附舊籍”^⑦。連吳興回仙小觀，亦“營葺屋宇，增市良田”^⑧。時人陳造說：“謂寺觀不許典賣田宅，今漫無禁止，寺觀浸富而良田浸少。”^⑨

四、其它來源

1. 開墾：北方宮觀主要是開墾荒山，南方宮觀主要

-
- ① 《延祐四明志》卷一八《靈順宮》。
 - ② 《攻媿集》卷五四《中興顯應觀記》。
 - ③ 《漫塘集》卷二三《丁橋太霄觀記》。
 - ④ 《本堂集》卷五二《至德常寧觀記》。
 - ⑤ 《洞霄圖志》卷六《洞霄宮莊田記》。
 - ⑥ 《雪坡集》卷三三《重修報恩光孝觀記》。
 - ⑦ 《須溪集》卷二《太秀洞天買田記》。
 - ⑧ 《湖州金石略》卷五《回仙觀碑記》。
 - ⑨ 《江湖長翁集》附《陳造墓誌銘》。

是圍墾湖泊。洪州太一觀，建隆初“力闢污萊，爲良田者五百畝，而飯賢之費有餘”^①。池州建德西真宮，理宗寶慶間“其在常住若桑爲畝者百二十有奇，其百畝則含光之所菑畬也”^②。開荒墾地，真宗之後一般要報政府批准，然後列爲常住。如明州蓬萊觀，政、宣間道士馮立權住持，由州府請于朝而得湖之淤，經開墾耕種，“歲得穀無慮四十萬斛”^③。

2. 租佃：指租佃官田。兩宋在戰爭或災荒年代，政府尤提倡^④。徽宗政和元年（1111），廢寺觀典買荒田，代之以“官荒田許寺觀請佃”^⑤的新規定。高宗初年，戰火紛紛，道冠多逃離宮觀保生，常住荒廢。紹興二年（1132）十二月，詔：“諸路寺觀常住荒田，令州縣召僧道耕墾，內措置有方及租稅無拖欠者，并仰所屬差撥住持，其田宅、寺觀仍不以名次高下差撥。”^⑥嘉定九年（1216），臨安開元宮“承佃平江府震澤鄉第十都荒浦經角號沒官荒田一千三百畝”^⑦。參照寺院情況可知，租佃官荒田的租金低廉，且不受物價波動的影響。鄞縣灌頂

① 《騎省集》卷二七《洪州道正倪君碣》。

② 《潛齋集》卷八《西真宮記》。

③ 《攻媿集》卷五四《望春山蓬萊觀記》。

④ 《宋會要》食貨六一之八一。

⑤ 《宋會要》食貨一之三。

⑥ 《宋會要》食貨六一之八一。

⑦ 《宋會要》禮五之一〇。

山有山田一千三百七十餘畝，天禧二年（1018）由普淨禪院租佃，歲租三百貫，直到明代初期才解除租佃關係，歷時三代，租稅大致如初^①。一千三百七十餘畝山地，每畝稅金租約二十文。全漢升先生研究，真宗時物價，米每斗七至三十文，粟、麥每斗約十至三十文^②，取最高者計之，每畝亦不過零點九斗租麥，租金相當便宜。因而，道觀爭佃之事時有發生。淳熙九年（1182），平江府長洲縣有武丘山長蕩淤田三千五百畝，介福宮張宗元，通神庵呂知席爭執不休，官府無法調解，乾脆均不應允^③。

3. 規占：是指宮觀乘亂占據官田、淤塞湖泊，南宋江南尤為嚴重，其目標主要是淤塞湖泊。宮觀或與官吏勾結，偽造地契霸占百姓土地。南宋初，山陰縣鏡湖淤塞，分別被慈福、告成、千秋、天長、大禹等寺觀包佃，歲輸租穀六萬餘石入官，直到隆興元年（1163），官吏尚要求恢復鏡湖^④。寺觀名曰包佃，實多繫圍後強佃，佃後不退。因此，淳熙三年（1176）監察御史傅淇奏：

① 《寶慶四明志》卷一三《普淨禪院》，《雍正寧波府志》卷九《學校》，《嘉慶寧波府志》卷五《山川》上。

② 《北宋物價的變動》，載《中國經濟史論叢》第一冊，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新亞研究所，1972年8月版。

③ 乾隆《紹興府志》卷一五《水利·落星湖》引《河水利志》顧冲申文。

④ 乾隆《紹興府志》卷一四《水利志》引徐次鐸《復湖議》。

“聞浙西諸縣，江湖草蕩計畝納錢，利其所入，給據付之。望條約諸縣，毋得給據與官民戶及寺觀。”孝宗曰：“此乃侵占之田，今絕其源，後去毋復此患。可令漕司、常平司察之。”^①官田亦有被隱占者，元至元二十一年（1284）十二月，中書省言：“江南官田爲權豪、寺觀欺隱者多，宜免其積年收入，限以日期，聽人首實。逾限爲人所告者，征以其半給告者。”從之^②。此離宋亡僅五年。除湖泊、官田，宮觀亦乘勢規占百姓田地。寧宗時，黃榦知新淦縣，臨江軍崇真觀住持、女冠王道存與百姓熊氏數十家爭訟地界，“以爲十數家所居之屋，所葬之墓，皆觀中之地”。王“奔走于貴要之門”，必欲掘其墳，收其房屋賃錢，被黃榦阻止。事過後，黃榦慨然嘆道：“所謂崇尚教道，邀求福利莫過于此者！”^③宮觀與寺院，宮觀與宮觀之間也相互規占。乾道六年（1170），羅源縣天慶觀與仙苑院爲田地之事，官司打到禮部，最後由尚書省下牒方裁定。^④南嶽九仙宮的土地“爲別觀占佃百餘年”，景祐中，孫沔爲御史治事長沙，方才鈎括出來，還給九仙宮^⑤。特別是寺觀爭田地，宮

① 《文獻通考》卷六《田賦考》六。

② 《元史》卷一三《世祖紀》。

③ 《勉齋集》卷三三《崇道觀女道論掘墳》。

④ 《文忠集》卷一四五《看定羅源縣寺觀爭田回申》。

⑤ 《南嶽總勝集·九仙宮》，《南嶽真人傳》。

觀與百姓經常爲此打官司，引起訴訟，是地方官最感頭痛之事。因而，朱熹知漳州時乾脆規定：“寺觀各部有界分，多取小木連本栽培，以時澆灌，務令青活。”作爲劃定山、地界的標志^①。

第三節 宮觀的經濟收入

一、地利房錢

宮觀將所獲田地，按不同區域組成田莊。如中太一宮有“南北兩莊”，洞霄宮有“常豐莊”、“萬年莊”。茅山崇福觀亦“白金、莊田繞之益”^②。田莊采用兩種方式經營：一是出租給農民耕種，宮觀收取租糧。台州白雲昌壽觀有江州義興、土白、冷水源三處田莊，計三千餘畝。每年收租“動須數人，經年更替。所收租米，出糶變貨歸觀”^③。常州明陽觀有田八十畝，“歲得租米五十石以飯其衆”^④，每畝租米六點二五斗（紹興二十年）。臨安報恩光孝觀，淳祐十年（1250）買仁和縣田五十畝，

① 《晦庵集》卷一〇〇《約束榜》。

② 《茅山志》卷二六《白雲崇福觀記》。

③ 《兩浙金石志》卷九《白雲昌壽觀救牒》。

④ 《道家金石略》宋《常州無錫縣璨山明陽觀記》。

“歲收粟五十餘石”，畝租粟一石^①，明州蓬萊觀湖田歲收“四十萬斛”^②。二是道衆自行耕種，台州隱真宮，有田地八十畝，由師徒四人耕種^③。池州建德西真宮，地一百二十畝，其中“二十畝則〔住持黃〕處信之所播殖也”^④。鄞縣至德觀，田三百畝，“有山可薪，有圃可蔬”，均繫道衆自力^⑤。采取第二種方式經營的多是小型宮觀，由師傅帶着弟子，白晝勞作，夜晚煉功念經。而中等宮觀則兼而有之。廣州天慶觀，有南海縣田一百九十畝，出租。每畝租穀四斛（熙寧間），歲收七百五十八斛。而清遠縣的田，則是道衆自種。此兩莊所入，“充道流之用”^⑥。由于道冠人均土地占有量大，地利的收入相當可觀。臨安四聖延祥觀，自紹興末得望湖堂、廣化寺之田產，“徒衆日食者不止千指”^⑦。洞霄宮道士百餘人，自常豐、萬年“二莊既成，羽衣黃冠之士來游來歌不遠千里，食者倍徙于昔，而資用不竭”^⑧。

房錢是宮觀又一項重要收入。筆者收集到有確切房

① 《雪坡集》卷三三《重修報恩光孝觀記》。

② 《攻媿集》卷五七《望春山蓬萊觀記》。

③ 《台州金石記》卷一一《隱真宮莊田記》。

④ 《潛齋集》卷八《西真宮記》。

⑤ 《本堂集》卷五二《至德常寧觀記》。

⑥ 《南海金石略》卷下《廣東重修天慶觀記》。

⑦ 《咸淳臨安志》卷一三《四聖延祥觀記》。

⑧ 《洞霄圖志》卷六《洞霄宮莊田記》。

屋間數的宮觀四十七所（參見附表），共二萬三千五百四十六間，平均每宮觀五百餘間。最高者為真源萬壽宮三千七百間，最低者按宋代的規定不少于三十間。宮觀房多人少，大部分都以出租或開辦邸店、旅館的方式賺取房錢。杭州表忠觀，有州城、餘杭、臨安、錢塘多處房屋。熙寧年間（1068～1077），僅臨安一縣“每年收掠賃錢一千三百五十四貫”^①。臨安報恩光孝觀，淳祐十年（1250）“復觀西屋一所，日可僦十千以佐蔬、醺”^②，足見其租金之高昂。邸店多由商人租宮觀房屋開設。鳳翔府上清太平宮，太平興國二年（977）太宗“賜縣官邸數百楹”，利錢以日計^③。天禧二年（1018），茅山道士朱自英由玉清昭應宮歸山，真宗及太后問其所需，“唯乞立近山常寧一鎮為游客、行商息肩之所。朝廷從之”^④。常寧屬句容縣，為茅山進山之門戶，房屋多為宮觀所有，以此為一集鎮，其利何等可觀！仁宗賜給臨潼靈泉觀屋基四百三十間，也可能是作為從事邸店或旅館業而用^⑤。特別是旅舍，宋人在修建宮觀就對其有所設計和

① 《東坡全集》奏議卷九《乞椿管錢氏地利房錢修表忠觀及墳廟狀》。

② 《雪坡集》卷三三《重修報恩光孝觀記》

③ 《金石萃編》卷一三四《傳應大法師行狀》。

④ 《句容金石記》卷四《上清大洞國師乾元觀妙先生幽光顯揚碑》。據《茅山志》校。

⑤ 《金石萃編》卷一五五《凝真大師成道記》。

安排。每個宮觀幾乎都有“賓館”、“客館”、“齋堂”、“飯室”、“浴殿”、“淨室”這類設施，供游客食宿。天聖二年（1024），鎮江丹徒縣修明真宮，大殿、長廊之後，“過客游憩之廬可以忘歸”^①。句容崇禧觀，紹聖間重建，何君表設計，張商英修改圖紙，“閣之東建道院，西設賓館”^②。乾道間（1165～1173），重修天台桐柏觀，亦“敞東西兩客館以待過賓”^③。宮觀中設有“齋堂”、“飯室”，供住宿者飲食；又有“浴殿”、“淨室”，待“乘輶建節之賓，或觀藝探書之客”^④洗塵。唐宋官僚士大夫尤好冶游，即使偏僻的宮觀，亦“暮投宿者日常數人”^⑤。由于宮觀多處風景秀麗、幽靜涼爽之地，且食宿方便，宋代官吏、士大夫多喜在此讀書^⑥、避暑^⑦，有的甚至常宿宮觀，以陶冶“英爽之氣”^⑧。這些均屬有償服務。利用房錢收入，杭州表忠觀面貌一新，錢氏墳園也得以修復。京兆府靈泉觀“創殿閣，立堂齋，鑿新湯，

① 《至順鎮江志》卷一〇《明真宮》。

② 《句容金石記》卷五《崇禧觀碑記》。

③ 《松隱集》卷二六《重修桐柏觀記》。

④ 《騎省集》卷二六《驪山靈泉觀碑》。

⑤ 《須溪集》卷二《太秀洞天買田記》。

⑥ 《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〇七《唐少卿遇仙記》。

⑦ 《浮山集》卷一《避暑報恩觀》。

⑧ 《北山小集》卷一一《讀蘭臺詩并序》。

築花圃”，恢復了唐代華清宮的壯麗^①，而臨安報恩光孝觀則“地闢而廣，屋增而宏”，成爲一偉觀^②。

二、工商業經營

宋代宮觀工商業經營種類甚多，且創出不少名牌，此僅舉幾類，以觀其收入。

1. 冶煉：“北宋冶鐵有四監，其中之一是兗州萊蕪，此監領七冶，道士冶隸之。”^③《長編》載：景德四年（1007）十二月，“兗州道士冶歲課鐵二萬餘斤，主者盡力採煉常不能及，有坐是破產者。癸卯，命廢之”^④。西京天禧觀住持張酒酒，“善淬鑒，經其手則光照洞徹，他工不可及。或時，童稚持鑒來冶者，……及取藥傳其上，以敗氈覆之，摩拭良久，清瑩如故”^⑤。一城老小，均持鏡求其觀中。

2. 製硯、墨：洛陽會聖宮溪澗有石，“色紫，理如琥石差硬”。道冠用此製成“會聖宮硯”，“發墨不乏，扣之無聲”^⑥。澤州呂道人澄泥陶硯，“多作投壺狀，其

① 《金石萃編》卷一五五《凝真大師成道記》。

② 《雪坡集》卷三三《重修報恩光孝觀記》。

③ 《文獻通考》卷一八《征權考》五。

④ 《長編》卷六七，景德四年十二月壬寅。

⑤ 《括異志》卷七《張酒酒》。

⑥ 《硯史·會聖宮硯》。

首有‘呂’字，非刻非畫，堅可試金”，爲世人所珍^①。武昌萬道人陶硯，使用“三十餘年，受墨如初，雖高要、歙溪之佳石不過也”。其價一硯斗米，不僅聞名于世，且技術代代相傳^②。臨安太乙宮易高士製松烟墨，方法獨特，技術高超，用此墨書寫大字，不結殼脫落，有光澤^③。據說，常州某道士研製的墨，售價十千，磨墨之後，硯底留有一層黃金^④。有道士冒充神仙呂洞賓售墨，每碇萬錢，“好事者爭寶之”稱得其墨訣，亦大富^⑤。

3. 製茶與販運：北宋福建路宮觀園圃多種茶，製成不同等級，除道冠食用，宮觀還“妄作遠方遺送人事爲名，冒法販賣”^⑥，獲取厚利。南宋末年江州太平宮，以貨取、施入、力作三種形式獲得經濟收入。“力作者，創茶磨四所，凡四十盤于德化，莊曰義興”^⑦，規模之大，如同茶葉加工廠。宋代茶葉專賣，禁止私販。崇寧四年（1105）八月規定：僧道等“不得請引販茶。如違，其應贖人杖一百，餘人徒三年”。政和三年（1113）又重

① 《東坡全集》題跋卷五《書呂道人硯》。

② 《獨醒雜誌》卷八。

③ 《游宦紀聞》卷一。

④ 《輿地紀勝》卷六常州《仙釋門》。

⑤ 《雪坡集》卷三八《賣墨道人序》。

⑥ 《宋會要》食貨三二之三。

⑦ 《牧庵集》卷九《太平宮新莊記》。

申這一詔令^①。宣和三年（1121），提舉福建路茶事司說：本路宮觀冒名販茶甚多，“官司未有關防，伏望立法行下，以憑遵守”，詔：“諸寺觀每歲摘到草臘茶，如五百斤以下，聽從便吃用，即不得販賣。如違，依私茶法。若五百斤以上，并依園戶法。”^②宋代宮觀還利用自己的免稅船隻，販米、販鹽，倒賣物品，牟取利潤，政府屢禁不止。尤其是宋代大宮觀如上清寶祐宮的船有免商稅牌^③，這給他們的販運帶來了方便。徽宗朝“宮觀寺院多有專降免稅之旨，皆以船艘買販”^④。宣和三年（1121）四月，臣僚言：“訪聞比來客人興販斛斗舟船，多是官綱及寺觀等船，截攔河道，非理阻節。”^⑤買賣糧食，特別是冒法販茶，一定有厚利可圖，否則不會屢禁不止。

4. 賣蜜餞：浦城天慶觀道童所製雕花蜜餞，味美形妙，為天下之冠。《談藪》載：“浦城雕花蜜煎，為天下之最。冬瓜柳穿魚，引之長三尺。壽架子臺座、假山、龜鶴、壽星、仙女，皆冬瓜也。三臺梅者，三顆并蒂；四輔梅亦然。雕刻精妙，天慶觀所售尤佳，皆道童為

① 《宋會要》食貨三二之六。

② 《宋會要》食貨三二之三。

③ 《宋會要》禮五之二。

④ 《宋史》卷一七六《食貨志》四。

⑤ 《宋會要》食貨一七之三〇。

之。”在汴京，孟家道院王道士，亦製作蜜餞在相國寺內出售^①。

5. 賣藥：隆慶府梓潼縣因道士賣藥，自唐大中十三年（859）興起藥市，“自是以來，天下貨藥輩皆于九月初集梓州城，八日夜于州院街玄龍沖地，貨易其所賣藥，川俗因謂‘藥市’，遲明乃散”。仁宗天聖中，交易人增多，藥市擴大，“又展三日，至十一日而罷”^②，成為全國中藥材集散中心。汴京建隆觀，“觀內東廊于道士賣齒藥，都人用之”^③，頗有名氣。《渭南文集》卷二二《錢道人贊》“拊櫛冠，青芒屐，……會稽城中且賣藥”。賣藥道士足跡遍及鄉村野嶺，陸游有詩說：“賣藥人間兩履輕，飄然雲水不論程。曉經浦口亂流度，夜宿山家乘月行。”^④雖然辛苦，利潤却十分豐厚。據周南說，有劉先生者，“日賣一藥，計所得以活妻子”^⑤。一日售一藥，可供三人衣食。醫術高明者，治愈達官貴人，賞賜無數，有甚者為之建造宮觀，靈泉縣朱仙觀即是^⑥。

① 《東京夢華錄》卷三《相國寺內萬姓交易》、《大內西右掖門外街巷》。

② 《事物紀原》卷八《藥市》。

③ 《東京夢華錄》卷三《相國寺內萬姓交易》、《大內西右掖門外街巷》。

④ 《劍南詩稿》卷六六《贈過門道人》。

⑤ 《山房集》卷四《劉先生傳》。

⑥ 《歷代小史》卷五七《朝野遺紀》。

三、供給與賞賜

宋代宮觀中，經濟待遇最豐厚者是御前宮觀，它們有政府定期撥給的定額供給、賞賜，有的還有大量田地，有的三者兼而獲之。

所謂供給，是由政府定期撥給定量錢糧，供道士們生活和從事宗教活動。真宗時的祥源觀，給“公用錢月五十千”^①。神宗中太一宮，“月給齋糧六十斛，緡錢二萬，兼給賜南北兩莊土田”^②。徽宗時上清寶祐宮，既有齋糧錢物，還有菜園墳地五頃。^③高宗萬壽觀“道士歲費縣官錢七百九十二千，米百有二十斛”。太乙宮“道士官給糧，歲爲五百斛”^④。在京御前宮觀從大中祥符八年（1015）起，置禁軍千人，月俸錢五百，“以奉宮觀灑掃之役”^⑤。仁宗又設新衣庫，支僧道新衣，天聖七年（1029）“造白絹窄袖汗衫支賜”^⑥。寧宗時的開元宮，置官吏五人管錢糧，兵七十供雜役^⑦。

賞賜是宮觀、道士的額外收入，其數額也很大。仁

① 《長編》卷九六，天禧四年十二月己卯。

② 《道德真經藏寶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一。

③ 《宋會要》禮五之二。

④ 《朝野雜記》甲集卷二《萬壽觀》、《太乙宮》。

⑤ 《長編》卷四，大中祥符八年正月庚寅。

⑥ 《宋會要》食貨五二之二五。

⑦ 《宋會要》禮五三之一九。

宗時，處州宣陽宮“官物計錢五十萬”^①。神宗及皇太后賜上清儲祥宮錢一萬七千餘萬修宮，又“出白金六千三百餘兩爲香火瓜華之用”^②。高宗賜中興顯應觀“緡錢二萬”^③。孝宗賜四聖延祥觀“緡錢以千計”^④。寧宗賜會稽天慶觀“錢二十萬”^⑤，賜泉州金粟觀“緡錢百萬”^⑥。臨安天慶觀，理宗“賜賞爲錢萬緡”^⑦。宋帝召見名道亦多有賞賜。這雖非宮觀穩定收入，却是一筆意外之財，足可使宮觀暴富。

四、化供養與做齋醮

宮觀“帳幄謂之供養，田產謂之常住”^⑧。即以化緣的形式來添置宮觀儀仗、法器、神像等設施。宋代宮觀化供養的名目很多，有化鐘、化殿、化山門、化香爐、化石階等等，以助緣人名字置于宮中。化來的多是現錢，宮觀找人造建，減少宮觀正常支出，實際是一種增加收入的手段。化供養時，先由宮觀寫一化供疏^⑨，由

① 《括蒼金石志》卷三《宋宣陽宮大殿碑》。

② 《東坡全集》後集卷一五《上清儲祥宮碑》。

③ 《攻媿集》卷五四《中興顯應觀記》。

④ 《咸淳臨安志》卷一三《四聖延祥觀記》，卷七五《宮觀·天慶觀》。

⑤ 《會稽續志》卷三《天慶觀》。

⑥ 《鶴山集》卷四三《泉州紫帽山金粟觀記》。

⑦ 《咸淳臨安志》卷一三《四聖延祥觀記》，卷七五《宮觀·天慶觀》。

⑧ 《長編》卷一二五，寶元二年十一月癸卯宋祁語。

⑨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〇《趙法師化供疏》、《王道士化供疏》。

道士或社頭組織施捨。化來的幾乎都是現錢，宮觀找人造製器物。化得最多的是鐘。

宮觀名	時間	施捨人數	內容	史源
廣州天慶觀	元豐二年	23	銅錫 400 斤，值 562.5 千	《廣東金石略》卷一〇《天慶觀銅鐘款》
復州玉沙祈福觀	宣和七年	1	鴻鐘一口	《湖北金石志》卷一〇《祈福觀鐘款》
處州天慶觀	紹興三年	428	錢 696.4 千	《括蒼金石志》卷五《天慶觀鐘銘》
處州麗祖殿	嘉定十四年	7	捨錢造鐵鐘一口	《續括蒼金石志》卷二《麗祖殿鐘款》
澧州石門存志觀	景定五年	15	錢 111 千	《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一〇《存志觀鐘款》

此屬任意選擇的五例，以見其化的內容。處州天慶觀所得 696.4 千，其中宮觀捐贈、道士出隊（參加政府儀仗）為 323.6 千，官吏施捨 61.7 千，平民施捨 311.7 千。除化鐘，還化經藏，化香爐等。咸平元年（998），天台山重建道藏經，道士稽常一化得台、越右族錢二十萬^①。大觀元年（1107），鄆州東平黃石公祠化得王中立等石香爐一座^②。百姓、信徒也可以買宮觀某處為供養。嘉祐四年（1059），歸政鄉陳文澤捨錢百貫，買常熟縣致道觀三清殿下石階，并砌磚座一處作供養，以便使父母亡靈“超生淨域，托化仙鄉”^③。特別是嘉興一帶“其俗樂誼尚施”，多“誇富而事無益，千金之家羞不相及，或僅不足以急人，至若華穰豐飽以崇釋老者，往往竭其

① 《天台山志·重建道藏經記》。

② 《東阿金石志·黃石公祠蓮花瓣香爐款識》。

③ 《道家金石略》宋《陳文澤捨財記》。

力以趨之”^①。

齋醮是宮觀的主要宗教活動。齋是要求祭祀時潔淨身、心、口，醮是指祭祀活動，即晁公武所謂“有授籙之法名曰齋，有拜章之儀名曰醮”^②。宋代流行齋醮，國醮姑且勿論，民間齋醮有兩種形式：一種是由宮觀組織，百姓參加，宮觀收入相當驚人。二是在家設醮。由于建醮需設壇，經師們在壇上如儀進行，故又稱“壇醮”，醮法亦稱“壇法”。做齋醮的整個過程，俗稱“做道場”。宋代醮法甚多，有黃籙、五雷、金籙之名，僅王欽若《翊聖保德真君傳》中就記有三等九種^③。宋人認為：“道家立法以清靜無爲爲本，修齋設醮特教中之一事耳。然自漢以來，傳習至今不可廢者，以其用意在于救度生靈，蠲除災厄而開人悔過自新之路故也。……今之齋醮其名曰禳災集福，是福可求而禍可免也。”^④對帝王來說，“爲國家者，不過事神治民兩端”^⑤。要對神報功告喜，祈恩禱福都需要用齋醮這一表達形式。因而，宋人生死病厄，水旱兵異，三元八節，從皇帝到百姓都有道冠做齋醮，這給宮觀增加了一筆不小的收入。

① 《山房集》卷五《陶宣義墓誌銘》。

② 《文獻通考》卷二二四《經籍考》五一引。

③ 《雲笈七籤》卷一〇三，《宋朝事實》卷七缺下三壇法，可補。

④ 《西山文集》卷四八《代周道珍黃籙普說》。

⑤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二六《禮樂》寧宗慶元中盧侍語。

孫觀說：“今世道士，能讀醮儀一卷，中字歌、步虛詞二三章，使有供醮祭衣食，足了一生矣。”^① 齋醮活動，政府耗資最大。寶元二年（1039）宋祁上書論三冗三費，認為三費之首即“道場齋醮無日不有，或七日，或一月，或四十九日，各挾主名，未始暫停。至于蠟蔬膏面，酒稻錢帛，百司供億，不可貲計。而主者利于欺攘，故奉行崇尚；竣于典行，皆以祝帝壽、奉先烈、祈民福為名，欲令臣下不得開說”，“是國家抱虛以考祥，小人誣神而獲利耳！”^② 徽宗朝齋醮更為頻繁，“每一齋施，〔道士〕動獲數十萬”。平時有“千道會”，“每一會殆費數萬緡”^③。州縣還“月給幣帛、紫砂、紙筆、沉香、乳香不可數計，隨欲隨取”^④。政府一次齋醮究竟耗費多少呢？《採訪真君事實》保存着理宗給太平興國宮的一份密劄。景定元年（1260），為使戰亡之士、流亡橫天之民超生，令南嶽、廬山等處設普度大醮，每處“賜沉香一百兩，腦子十兩，降真三百斤，黃蠟一百斤，官會十萬貫，專差兵管押前去逐一交割”^⑤。這類大醮，政

① 《鴻慶居士集》卷三二《跋陳道士群仙蒙求》。

② 《長編》卷一二五，寶元二年十一月癸卯。

③ 《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八，重和元年十月。

④ 《老學庵筆記》卷二。

⑤ 《採訪真君事實》卷三《恭奉朝廷賜錢設普度醮密劄》。

和七年（1117）規定三京每年有三十一次，州軍十一次^①。每次賜錢多為宮觀所得，事後的賞賜尚不在內。

民間的齋醮種類更繁雜，死喪病痛、生辰慶成、奠祭超度都有齋醮。百姓可去宮觀，也可在家設醮。汴京早辰橋市街巷口有專門市場，“道士僧人，羅立會聚，候人喚請，謂之‘羅齋’”^②。宮觀隨時組織薦亡祈福的黃籙大醮會，其規模巨大，“兩浙間建黃籙大齋，會者萬計”^③，參加者均要付錢。“慶元四年二月十六日，饒州天慶觀設黃籙大醮，募人薦亡，每位為錢千二百，預會者千人”^④。饒州尚不算尚道旺地，一次齋醮，宮觀可收入一千二百貫，上萬人的齋醮，宮觀收入就相當驚人了。

上述幾項僅繫主要收入，此外，宮觀還從事碾礱、釀酒、高利貸、道冠治病、驅邪、看相、算卦、講經等活動，其收入統計起來數量也不少。如南宋道士賣卦，最高一卦千錢，最低也是二十文，一天至少賣十卦^⑤。所以，宋人認為，在個體實際財富占有上，道冠富於僧尼^⑥。

① 《宋會要》禮五七之三二。

② 《東京夢華錄》卷四《修整雜貨及齋僧請道》。

③ 《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五七《宋冲靖先生留君傳》。

④ 《夷堅三志己》卷二《天慶觀黃籙》。

⑤ 《夷堅丁志》卷一《南豐知縣》，《夷堅三志辛》卷四《屈老娘》。

⑥ 《灌園集》卷七《陳君益宅觀假山序》。

第四節 宮觀的賦役種類

宋代賦役繁冗，早為研究者熟知，除田賦、商稅、茶鹽酒醋、金銀鐵冶、竹貨湖泊之課外，還有科敷、和買、折帛、支移、折變、上供、助役等名目。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三年（1276）十二月下詔免除“故宋繁冗科差，聖節上供經總制錢等”，多達“百有餘件”^①。僧道除不親自服徭役、力役外，上項賦役原則上都要承擔。

一、兩稅

兩稅是封建社會的正稅。宋代夏征錢，稱“夏稅”或“稅錢”，五月起納；秋征穀，謂“秋苗”，穀分七品，九月起納。據日本學者周藤吉之研究：秋苗有重至一斗數升者，有輕至三、五升者。膏腴之田畝收穀三石，下等之田畝收二石，折米一至一石五斗，平均為三十稅二或二十稅一^②。其徵收辦法，朱熹說是“將見在田土打量步畝，一概均產。每田一畝，隨九等高下，定產錢幾文。而總合一州諸色租稅錢米之數，却以產錢為

① 《元史》卷九《世祖紀》六。

② 《宋代兩稅負擔》，見《中國土地制度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1980年9月版513至536頁。

母，別定等則，一概均產，每產一文，納米若干，錢若干。”^①福州“以官私田產均爲中下兩等定稅，中田畝產錢四文四分，米八升；下田畝三文七分，米七升四勺”^②。福州有宮觀八所，道堂一所，其稅產錢爲：閩縣天慶觀，二貫九百七十九文；報恩光孝觀，九百一十七文。侯官紫極宮，一貫三百三文；冲虛宮，三貫五百五十九文。寧德鶴林宮，二百三十文。羅源洞宮山天慶觀，七十六文。福清福真觀，舊無產錢；靈寶觀，二百二十九文。長樂祐聖堂，舊無產錢。合計九貫二百九十三文，除去兩個無產錢者，平均每宮觀一貫三百二十八文。即是說每宮觀占有中產田三百二畝，應納秋米二百四十一石三升七勺。福州淳熙間在籍道冠一百七十人，人均產錢五十五文，人均秋米六升八勺。主客戶丁五十七萬九千一百七十七，產錢八千貫；僧徒一萬四千六百十五人，產錢一千五百九貫。民丁人均產錢十三點八文，僧徒人均一百三文。道士負擔的兩稅約爲僧徒的一半，民丁的四倍^③。

二、助役錢

宋承五代之制，行差役法，由鄉村戶輪流當差，即

① 《晦庵集》卷一〇。

② 《淳熙三山志》卷一〇《版籍》。此處“產錢”指夏稅。

③ 據《淳熙三山志》卷一〇《版籍》，卷三八《道觀》統計。

所謂“古者百姓出力以供在上之役”。“其下等、單丁、女戶及品官、僧道本來無役”^①。神宗時，王安石改差役爲免役法，由民戶依財產多寡分等出錢，政府雇人充差，所收稱“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未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名曰‘助役錢’。凡敷錢，先視州縣應用雇值多少，隨戶等均取；雇直既已用足，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雖增不得過二分，謂之免役寬剩錢”^②。僧、道輸民戶之半，熙寧四年（1071）十月一日頒布施行^③。哲宗元祐元年（1086）正月，司馬光乞罷免役錢，依舊差役。但仍請令寺觀“隨貧富分等出助役錢”，由逐州椿管^④。二月初一，中書舍人蘇軾乞依熙寧元年（1068）差役條法，原出助役錢人戶其中亦包括寺觀。未幾，三省及樞密院同進呈更改條例狀，要求寺觀“有屋產、每月掠錢及十五貫，莊田中年收及百石以上者，并令隨貧富分等出助役錢，不及此數者與免”，詔從之^⑤。後又詔寺觀等“第三等以上免役錢減半，戶等下此者免輸，自元祐二

① 《東都事略》卷七九《王安石傳》。

② 《宋史》卷一七七《食貨志》上五。

③ 《長編》卷二一一，熙寧三年五月丙午注。

④ 《傳家集》卷四九《乞罷免役錢依舊差役劄子》。

⑤ 《宋會要》食貨一三之五。

年始”^①。紹聖復募役之法，宮觀役錢亦基本保持民戶之半，其數額據各州縣情況而定，一直沿用至宋亡。募役的對象主要是民丁，亦不準募僧道。紹興五年（1135）三月，臣僚言：“僧道許募人充役，官司不得追正身。”^②

三、免丁錢

高宗爲僧道專設的一種人頭稅，又稱“清閑錢”。紹興十五年（1145）正月始徵收，理由是“臣僚言州縣坊郭鄉村人戶，既有身丁即充應諸般差使，雖官戶形勢之家，亦各敷納免役錢，唯有僧道例免丁役，別無輸納，坐享安閑，顯屬僥幸”^③。道端良秀認爲此稅起征的動機在於：一方面，宋政府已認識到高唱“安貧忍辱”、“餐霞飲露”的佛道二教既是宗教者、宗教集團，又是生產者、生產集團，承認他們的財產是私有財產。另一方面，隨度牒出售，寺觀發展，僧道人數增加；加上政府財政相當困難，“朝廷不得不重視這些現象與財政的關係”，即開闢財源，增加納稅對象^④。其具體的等次與數額是：“宮觀道士：散衆每名納錢二貫文省；紫衣、

① 《宋史》卷一七八《食貨志》六。

② 《宋會要》食貨六五之八一。

③ 《宋會要》食貨六六之一至二。

④ 《宋代佛教之人頭稅》，載《山崎宏先生退官紀念東洋史論集》1967年，424至427頁。

二字師號，每名納錢三貫文省（只紫衣、無師號同）；紫衣、四字師號，每名納錢四貫文省；紫衣、六字師號，每名納錢五貫文省；知事，每名納錢五貫文省；知觀、法師號，每名納錢八貫文省（道正、副等同）。”^①

四、工商稅

前文所說兗州道士冶，景德四年（1007）前，“歲課鐵二萬斤”。福建路宮觀產茶“五百斤以上，并依園戶法”^②，即由朝廷低價統購，高價出售。宣和二年（1120）十一月，“臣僚言：乞降睿旨，應宮觀、寺、院、臣僚之家雜載舟船，若遇關津，并許搜檢，依條輸納稅錢，仍歲終具所過次數申轉運司，類聚奏聞取旨。……詔并依元豐法”^③。可見宮觀舟船除特旨放免外，在神宗時就要依法納稅。南宋宮觀質錢取利的“長生庫”，與人戶一樣，亦推排和買（即預買政府綱絹或布帛）之稅。嘉泰元年（1201）十一月，臣僚上言：“有丁則有役，有田則有賦，有物力則有和買。今物力雖高而和買不及者，寺觀長生庫是矣。”“乞行下諸州縣，應寺觀長生庫，并令與人戶一例推排，均敷和買”，從之^④。

① 《宋會要》食貨六六之二。

② 《宋會要》食貨三二之三。

③ 《宋會要》食貨一七之三〇。

④ 《宋會要》食貨七〇之一〇二。

五、其它雜稅

北宋時，宮觀要承擔政府高價配售的官鹽，沿海地區道冠有“口食鹽錢”。熙寧七年（1074），泗州以官鹽等第配賣給寺觀^①。元豐六年（1083），知瓊州劉咸令瓊州及附近三州軍“僧道、童行每丁逐月〔買鹽〕半斤，不以日月爲限，歲終買足”^②。南宋沿海諸州軍僧道也要納口食鹽錢^③。南宋宮觀的“和糴”（低價征購糧草）任務與民戶一樣繁重。臨江軍閤皂山的“和糴”任務直到淳祐時才稍有減免^④。理宗時，平江府對宮觀科配廢牒，強迫購買^⑤。慶元年間（1195～1200），宋廷禁私鑄銅器，宮觀所用法器，由文思院鑄造，實行專賣，僧道請買^⑥。據乾道二年（1166）桐柏山崇道觀知事蔣允崇的報告，宮觀還有：借借（即聖節強借物品）、科敷（即攤派臨時雜稅）、和糴、折帛（即折現徵收布帛）、支移（即送賦稅到指定地點可納錢免支移）、折變（即臨時折現徵收某種實物）、茶鹽等賦稅項目^⑦，元世祖至元十三年

① 《長編》卷二五一，熙寧七年三月戊午。

② 《宋會要》食貨二四之二三。

③ 《宋會要》食貨二七之四四。

④ 《勿齋集》卷上《謝郡守潘戶部減漕》。

⑤ 《江蘇金石志》卷一六《天慶觀尚書省劄》。

⑥ 《宋會要》刑法二之一二七。

⑦ 《兩浙金石志》卷一九《桐柏崇道觀帖碑》。

(1276)十二月下詔取消的“百有餘件”，“故宋繁冗科差”^①，宮觀原則上都要承擔。

從上可知，宋代宮觀承擔的賦稅，不僅繁雜，也較沉重。特別是紹興十五年（1145）始征的免丁錢，以每貫七百七十的足錢算，道士散衆每人達一千五百四十文，知觀、法師則爲六千百六十文。當時“天下民丁之賦，多止緡錢三百”，道士的人頭稅高出百姓五點一三倍，有法師號者高出二十點五倍。當時有“道法師致書于省部”叫喊此種作法十分不合理^②。後來道士們認爲：“今輸送，免丁爲重。”^③和尚們也抱怨道：“寺觀有田，稅賦尤倍，又有非泛不時之需，正與大家相似。今既買度牒以錢，免丁又徵以錢，官府無絲毫之給，而徒重責其利于無窮，則僧道可謂不幸矣。”^④

第五節 宮觀蠲免賦役的限制 及捨田入宮觀之實質

在宮觀賦役問題上，學術界長期存在一種觀點，認爲封建社會宮觀、道冠乃至道教的发展，與封建政府對

① 《元史》卷九，《世祖紀》六。

② 《佛祖統紀》卷四七，紹興十五年。

③ 《兩浙金石志》卷七《宋正直院碑·增田紀實》。

④ 《枯崖漫錄》卷三引道元語。

其賦役的蠲免有關。不可否認，封建王朝爲了利用道教，從唐宋以後，不少皇帝都有對宮觀賦役減或免的舉措。宋史研究專家王德毅認爲：“宋代賦役，雖號稱十分繁重，然徒負橫征暴斂之惡名，而有輕徭薄賦之實質。”^① 其依據是：宋廷蠲除甚多，“而又田制不立，畝畝轉易，丁口隱漏，兼并冒僞，未嘗考按，故賦入之利視前代爲薄”^②。就整體而論，王先生或言之有理，單就宮觀寺院來看，便未能盡得其實。宋代宮觀能够免除田賦者只有賜田和少數名道的觀庵，其減免是有條件的，也是有數額和時間限制的。如真宗賜洞霄宮仁和縣田，徽宗撥賜給拱極觀的嶽廟舊田。又如華州雲臺觀，巨靈真君觀^③，南宋何蓑衣庵等。也并不是所有的宮觀賜田都能同時或全部免二稅。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賜各州軍天慶觀的田，到仁宗慶曆二年（1042）才蠲免田稅，事隔三十年之久^④。而賀蘭棲真的濟源奉仙觀賜地一百二十畝，僅“除道院十二畝無稅”。洞霄宮三處田莊，只有仁和田無稅。北宋的中太一宮、上清儲祥宮、寅威觀；南宋的四聖延祥觀、通元觀等有大片田地，均

① 《宋代災荒的救濟政策》第一章《前言》，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年5月版，223頁。

② 《宋史》卷一七四《食貨志》上二。

③ 《長編》卷七五，大中祥符四年二月己巳、庚午。

④ 《長編》卷一三七，慶曆二年閏九月癸未，《宋會要》禮五之一九。

無免二稅之載。免除田賦的田地，光憑“口諭”，只能管一時，要想長期蠲免，必須要有尚書省奉敕頒發的免稅敕牒，方可長久。華州雲臺觀，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幸，“觀希夷先生陳搏畫像，除其觀田租”。不久，這一詔諭便無效了。皇祐末，陳搏弟子武元亨進《希夷先生傳》後，至和元年（1054）十一月，仁宗又詔“免華州雲臺觀田稅”^①。江州太平興國宮，因有大中祥符二年（1009）中書門下奉敕頒發的免稅牒，一直享有免二稅特權^②。這種“敕黃真本”，州縣官吏在收稅時要索取照驗^③。而且，宮觀免除二稅，北宋稍寬泛，南宋就控制得相當嚴厲了。法令規定：“諸寺觀因產不得免稅租”，雖奏請到特旨亦不準。孝宗曾下詔“寺觀毋免稅役”^④。隆興二年（1164），臨安太一宮“依條納夏稅秋苗”^⑤。乾道七年（1171）二月，孝宗詔“寺觀毋免稅役”^⑥。嘉定七年（1214），開元宮佃吳江官田一千三百畝，寧宗詔“特與免納租錢”。強調若有其它宮觀沿例，

① 《長編》卷一七七，至和元年十一月壬戌，作“雲靈臺觀”。查華州無“雲靈”之地，亦無“臺觀”之名，“靈”是“雲”之衍文，當繫“雲臺觀”。

② 《採訪真君事實》卷二《蠲免稅賦》

③ 《宋會要》食貨七〇之一〇四。

④ 《慶元條法事類》卷四七《賦役門·支移折變》。

⑤ 《宋會要》食貨一〇之一七。

⑥ 《宋史》卷三四《孝宗紀》三。

“令三省執奏”。九年（1216）之後又詔：“開元宮繫潛邸改爲宮觀，事體至重，特免納租賦，其餘寺觀不得援例。”^① 度宗時，“御前寺觀田連阡陌，無慮數千計，皆巧立名目，盡蠲二稅”。咸淳十年（1274），侍御史陳堅等人上奏要求“寺觀之常賦不可姑息而不加釐正”，詔可，最後仍追交了田賦^②。按照宋廷規定，崇奉聖祖及神御的宮觀可免役錢。熙寧五年（1072）十二月，詔：“崇奉聖祖及祖宗陵寢神御寺院宮觀，免納役錢。”並把它編入了元豐賦役令中。北宋時雖可免役錢，但增加了雜稅。南宋從孝宗時起，罷特旨免寺觀科徭，對以前皇帝頒發的免役詔諭亦“更不施行”。大觀四年（1110），臣僚言：“元豐令，惟崇奉聖祖及祖宗神御陵寢寺觀不輸役錢”^③。紹興重修《常平免役令》亦規定：“諸崇奉聖祖廟，祖宗神御陵寢寺觀，免役錢勿輸。”^④ 南宋時期，原則上還可蠲除科敷雜稅。孝宗時，三省同奉聖旨：“除天慶、報恩寺觀外，其餘宮觀寺院並不免科敷。”^⑤ 台州崇道觀，繫名山大觀，供奉祖宗神御，政、

① 《宋會要》禮五之六。

②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九二《節儉·陳堅奏》，《宋史》卷一七四《食貨志》上二。

③ 《宋會要》食貨六五之七四。

④ 《吳興金石錄》卷九烏回山《密巖禪院碑》引。

⑤ 《兩浙金石志》卷九《桐柏崇道觀帖碑》。

宣間科敷雜稅全免。隆興元年（1163），縣司將該觀“比附臣僚功德院，一概敷配”。知觀事蔣允崇上書至秘書省，“乞依宣、政舊例，蠲免科敷、和買、折帛、役錢、支移、雜變、茶鹽等事理”。經三省查實，方才發牒按神御觀對待^①。到理宗朝，連崇奉聖祖的天慶觀也不免遭受科配。平江府天慶觀，附設道正司，真宗時設聖祖殿，掌金寶牌。孝宗時又附設通神庵，有“金闕寥陽寶殿”、“通神庵”御書。隆興元年正月，三省同奉聖旨，承認天慶觀“繫奉祖宗香火去處，特與蠲免科敷、科買，其餘寺觀并不免科敷”。到紹定年間（1228～1233），“被官司照例科買度牒，恐脅責領。稍違，追捉正身”。不得已，管內都道正、知天慶觀事陳天一投狀尚書省，并拿出金寶牌和宣和七年（1125）徽宗“如違，以大不恭論”的免科差雜役御筆。官司打到皇帝處，端平元年（1234）四月，尚書省才下劄免科敷度牒^②。至于非崇奉趙氏祖先的宮觀，包括后妃大臣的功德觀及部分御前宮觀，宋廷的態度十分明確：賦役雜稅均不得免除，即使特旨，也多被大臣諫阻。大觀四年（1110）五月，臣僚上言：乞功德寺觀，包括崇寧寺觀不許特免役錢，徽宗“詔令禮部剗刷，關戶部改正”^③。紹興末年，“都城道觀

① 《兩浙金石志》卷九《桐柏崇道觀帖碑》。

② 《江蘇金石志》卷一六《天慶觀尚書省劄并禮部符使帖》。

③ 《宋會要》食貨六五之七四。

多用特旨免徭役科敷，而州縣反以其額數敷于民間，大爲人患”^①。孝宗時又加以控制，隆興二年（1164），孝宗詔太一宮，除二稅外，“其餘科敷和買、折帛及諸色科借等，可行下所屬并與蠲免。日後置到田產準此”。聖旨剛下，十月十四日，給事中金安節等便上奏：“竊詳太一宮，既有秀州、臨安府兩處田產，其稅租、科敷、和買等合依條供輸。近歲和買、折帛之類，民間雖病其重，然以物力科敷，事體均一，故樂輸而無辭。”要求不能免除。孝宗即“詔前降指揮，更不施行”^②。淳熙五年（1178），又“罷特旨免……寺觀科徭”^③。寧宗朝的法典規定：“諸寺觀（后妃、臣僚之家墳寺、功德觀院同）田產不得免稅租，其稅租亦不得免支移折變，止納見錢，雖奏請到朝旨或奉特旨并準此。”^④像閭皂山崇真宮這類在外祠宮，“朝廷初行儲蓄之令，官吏爭持摻切之權，違列聖敕旨而弗蠲，與三邑編氓而均配。攫財猶肉，揀粒如珠，忍令田里之怨嗟，遑卹山林之飢餓”，使得道士們大叫官吏是“推赤子內溝中”^⑤。開禧三年（1207），受近屬勳臣特權影響，“寺觀亦間出于一

① 《朝野雜記》甲集卷一五《僧道免丁錢》。

② 《宋會要》食貨一〇之一七。

③ 《宋史》卷三五《孝宗紀》三。

④ 《慶元條法事類》卷四七《受納租稅》。

⑤ 《勿齋集》卷上《謝郡守潘戶部減漕》。

時之橫恩，乃以特旨而蠲免”和買、役錢、諸色雜科者。七月，臣僚上言，要求“索上敕黃真本照驗，截自元降指揮日以後，其增置田產并行均敷。內蠲免一項名色如和買或役錢之類，不得影帶并免其它科折。如或本非特旨，因假借僞冒而獲免者，即與改正”，從之^①。

宮觀能够免除多項賦役者，兩宋僅神霄宮^②，而神霄宮存時甚短，應屬特例。

在蠲免政策上，稍覺寬松者數免丁錢一項，紹興二十五年（1155）八月，詔諸州僧道免丁錢“特放一年”。十一月詔州縣巧立名目取免丁錢者，令“諸路監司覺察”，許劾奏^③。隆興二年（1164），詔“諸路歸正僧道免丁錢并放免”^④。乾道元年（1165）四月詔：僧道年六十以上“放納免丁錢”，自此為始，令州縣榜諭^⑤。乾道四年（1168）六月，詔諸州縣自乾道元年（1165）以來僧道免丁錢“蠲免一半”^⑥。嘉泰三年（1203），再次重申六十歲以上免納免丁錢的政策^⑦。那麼，這是否就體現了宋廷有輕徭薄賦之實呢？未必如是。放除免丁錢，

① 《宋會要》食貨七〇之一〇四至一〇五。

② 《宋會要》禮五之四。

③ 《宋會要》食貨一二之一〇。

④ 《宋會要》食貨六三之二二。

⑤ 《宋會要》道釋一之三九。

⑥ 《宋會要》食貨六三之二九。

⑦ 《宋會要》道釋一之三九至四〇。

自有宋廷不可言傳的苦衷。

首先，僧道免丁錢定額過重。宋廷一般以出售度牒、紫衣、師號最多的一年爲免丁錢定額，一經確定，多年不變。如江浙台、泉、婺三州僧道免丁錢是以降賣度牒、紫衣、師號最多的乾道三年（1167）數爲定額。其中台州爲一萬二千七百七十四貫文，直到淳熙十四年（1187），二十年間均以此爲額，其間僧道不過四千人，人均高達四貫文。州縣依旨催收，追逼甚緊。台州有道士“老死于行游者”，泉州有“僧不堪催督至縊死者”。不得已，宋廷才免放，并將定額減低。台州嘉定間爲六千百二十三貫五百文。即使是如此，每個僧道平均也要承擔二千七百八十文免丁錢^①。理宗寶慶後，“歲無常額，以括責帳多少爲催發”^②，州縣從中作弊，括責帳又繫前二年之帳，定額也不少。所以，州縣官吏認爲“免丁錢爲擾頗甚”，“難執元額”^③。

其次，拖欠過多。特別是福建路欠積成習。紹興二十二年（1152），戶部言該路拖欠役錢、免丁等雜稅甚多，三月二十三日，派司農寺丞鍾世明前去措置，鍾收回三十六萬五千八百餘貫^④，占總數的五分之一。紹興

① 《嘉定赤城志》卷一六《財賦門·僧道免丁錢》。

② 《寶慶四明志》卷一八《雜賦門·僧道免丁錢》。

③ 《嘉定赤城志》卷一六《財賦門·僧道免丁錢》。

④ 《宋會要》食貨五之二七。

三十二年（1162）十一月，“詔福建路自紹興三十年以前寺觀認納攢剩積欠，并予除放”^①。乾道三年（1167）十一月，又“赦福建路昨來寺觀攢剩錢，緣一時所立數目稍重，其間往往不能椿納。以致僧道逃亡，虛挂久負，無所從出，可并予蠲免”^②，再次蠲除近幾年的免丁錢。情形儘管如此，宋廷並沒有放棄這項收入。乾道六年（1170），戶部言，自放行度牒已賣一十二萬餘道，“今考遞年所納免丁錢止增三、五萬貫，顯是州縣侵隱”，要求“行下諸路提刑司檢察括責，盡數入經總制帳，每季起發”，從之^③。淳熙十一年（1184）十一月，應戶部侍郎葉翥之請，又多次下詔“核實免丁錢事”^④。不斷派人下州縣括責，力圖盡數收回免丁錢。嘉泰三年（1203），宋廷為檢實僧道免丁人數，防止州軍欺隱，再令提刑司“常切覺察，毋致違戾”^⑤。所以，從總體來看，僧道仍是封建政府的納稅人，而宮觀、道冠的發展與封建政府僧道賦役蠲免并無必然關係。若定要從經濟上去尋求根源，宮觀個體占田數量大，道冠經濟來源廣泛，實際收入高，才是吸引人們出家的主要原因。

① 《宋會要》食貨六三之二〇。

② 《宋會要》食貨六三之二八。

③ 《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四八，乾道六年正月。

④ 《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六一，淳熙十一年十一月。

⑤ 《宋會要》道釋一之四〇。

行文至此，不禁要問：既然宋代出家條件苛刻，宮觀賦稅繁重，為什麼宋廷的度牒一次比一次賣得多？為什麼宋人熱衷於施捨田地入寺觀？研究宋代經濟的專家們答案幾乎都是：逃避政府的賦役。這種沿襲清人趙翼的說法^①。現在看來，顯然有搪塞之嫌。衆所周知，宋代的雜稅是按夏稅秋苗而延伸出的，人頭稅是按人口出。宮觀土地載冊，人口有數，連童行、長髮都是一年一次刺帳，怎樣逃避賦役？即便進入趙氏祖先的香火宮觀或請到特旨蠲除賦役，又能除多久？免多少？如果從宮觀個體占田數量大，道冠經濟來源廣泛，實際收入高，有能力用金錢代替繁雜的肉身苦役來說，這不失為宋人出家的理由之一。但要以此來解釋捨田入宮觀這一行爲，未免牽強附會。真正的答案還須從宮觀財產占有制這一根源上去尋找。

宋代宮觀分甲乙、十方兩種組織管理制度，這兩種制度決定着不同的財產占有形式。十方宮觀由皇帝或政府選派主首，南宋也可由道正司組織道冠選舉，報上級批准任命。御前宮觀還設有提點所，由宦官管理大小事務。在經濟來源上，十方住持宮觀或靠政府供養，或皇帝賜錢買田地，或賜田地，房屋殿堂多為朝廷所修，財產為封建國

① 《廿二史劄記》卷一九《度牒》。

家所有。地利房錢，宮觀所獲，由州縣掌管^①。田租所入悉籠于官，道侶計日而賦糧，有司互券而出納”^②，或“本處（宮觀）使臣專其出納”^③，或“仰本州檢校分明上曆支用”^④。這類宮觀，法令規定不準改爲甲乙住持，妄訴或乞改者“杖一百”^⑤。因而，很少有人施捨田地于十方宮觀，除非它像洞霄宮之洞晨觀繁衍出一個個“自甲而乙”的小廟^⑥，才有施主光顧。甲乙宮觀由開山者住持，其繼承人據《慶元條法事類》規定可以是尊長、兄弟、徒弟、或兄弟的徒弟、同門師兄弟等有親緣關係者傳襲而承，報州縣備案即可^⑦。這類宮觀，殿宇自修自建，經濟上自給自足，也可由施主建修，施主供養，尤如家庭一般，一切財產均歸宮觀所有，實際上也是個人所有。報忠觀、五雲觀，部分天慶觀都屬甲乙傳授制宮觀。它一旦獲額入籍，得到政府認可，便不斷興旺。清人阮元說：“十方常住者，單丁去處，一如旅寄，故其去也搬挈一空。有甲乙流傳者，收徒承襲，一如營家，故其久也。……然必

① 《東坡全集》奏議卷九《乞椿管錢氏地利房錢修表忠觀及墳廟狀》。

② 《景定建康志》卷四五張商英《崇禧觀記》。

③ 《長編》卷一〇〇，天聖元年三月甲申。

④ 《採訪真君事實》卷二《蠲免稅賦》，《宋會要》禮五之六。

⑤ 《慶元條法事類》卷五〇《住持》。

⑥ 《洞霄圖志》卷六《洞晨觀記》。

⑦ 《慶元條法事類》卷五〇《住持》。

得部據府帖，方免覬覦。”^① 這類宮觀在宋代即使毀壞不存，也可“遷額”、“移額”、“用廢額”重建，收回原有的田土，是無法廢棄的普通宮觀，也是宋人施田捨地的主要對象。加之，宋政府鼓勵施田地于宮觀：大中祥符二年（1009）十月，真宗詔建天慶觀，“如有百姓情願捨地，及于官地備材料，亦許修蓋，即不得接便別有差擾”^②。崇寧四年（1105）五月，徽宗詔“諸州人戶，捨田土頃畝在崇寧寺觀，與免納役錢”^③。道士們也宣揚施捨田地“可以躡元夷之域，登元始之鄉”^④。表面上看來，施田捨地似乎是“輕財樂施”的善舉，或是“以續歲供，意以增冥福爲報本地”^⑤的祈禱。其實質則并非如此。真德秀《西山文集》中記載了全何孫與真氏從祖父的一段對話，頗令人深思。全氏，浦城人，字行可，獨子，父母雙亡，出家爲道士，將其祖業連同房屋全部捨于仙游觀及建州天慶觀。真德秀從祖西嶽公曰：“汝之背囂曄而鄉虛寂，美矣。然田者，汝受之先人而共其祀者也。今若是，得無使汝祖考爲若敖氏鬼乎？”行可答：“不然，何孫此舉所以深爲祖考地也。觀今之人，積金錢恐不多，占田宅恐不廣，皆

① 《兩浙金石志》卷一三《宋城東慈雲院部據府帖碑跋》。

② 《宋會要》禮五之一八，禮五一之八。

③ 《宋會要》禮五之一六。

④ 《採訪真君事實》卷六《地主祠堂記》。

⑤ 《茅山志》卷二六《洞陽館記》。

曰：吾將世其蒸嘗使萬世子孫毋變也。傳一傳焉，而弗失者寡矣；再傳、三傳焉，而弗失則又寡矣。其來也，塵積；其去也，川潰。若是者何也？子孫不能皆賢，而盈虛相代者，天之道也。今吾悉歸之二宮，二宮常存，則吾之田亦存；吾之田存，則吾之先人之祀亦與之俱存，其爲慮顧不遠邪？”^① 一語道破天機，在土地兼并劇烈的時代，響應政府號召，冠冕堂皇地把世人爭奪不休的土地置于遠離塵世的梵天仙境，採取鑽入心臟的辦法來保存祖業，手段是何等的高明！況且“道家者流，門戶一立，規揭至嚴，雖百世誰何？”^② 只要觀額在，施主的土地就在。這便是宋人捨田寺觀的實質，是部分宋人帶着全部家產入道^③ 的答案，也是宋代宮觀不斷分小，庵、院迅速發展的主要目的所在。

① 《西山文集》卷二五《全行可度牒田記》。

② 《本堂集》卷五〇《信州龍虎山象元觀記》。

③ 《本堂集》卷四五《題盧竹溪主洞真觀石後》。

下編 影響篇

第一章 全真道創立的歷史背景

全真道，又稱“全真教”，是京兆府甘河鎮酒監王嘉于南宋與金簽訂“紹興和議”、劃定疆界之後，在金朝占領的原北宋土地上創立的一種新道教，也是道教鼎革過程中湧現出來的一支影響最大、最重要的教派。因它以三教圓融的內丹爲主要方術，初期流行于北方，史稱“內丹北派”。全真道在民族矛盾尖銳的社會背景下，適應三教合一的社會思潮，經“北七真”、尤其是丘處機及其弟子針對傳統道教的弊病，總結道教革新派的經驗，把中國道教改革推向了全面、深入的階段，成爲元代以來家喻戶曉，與正一派對峙流傳至今的道教兩大派之一。

第一節 民族矛盾的尖銳衝突

北宋後期，金朝興起。在宋金聯合滅遼的過程中，女真貴族看到了宋廷的腐敗和宋軍的無能。金太宗天會五年（1127），金經過一系列掠奪性戰爭，徽、欽二宗成爲階下囚。在北宋滅亡之後，金廷一方面派兵追殺南宋高宗趙構，深入江浙地區搶掠，將建康、蘇、杭諸城“悉爲灰燼”^①。

金政府對新占領區的人民實行殘酷的民族壓迫。金廷禁止人民穿漢服，強令其削髮以從女真俗。將漢人刺上“官”字，或立價出賣，或與夏國換馬。爲防止漢人南逃，金政府實行“番漢公據”（通行證）制度，禁止百姓擅離本籍。若需出行，必具人數、行程以告五保鄰人，再由巷長去州府領取公憑，不得超越時間、區域，否則本人處刑，五保鄰人同罪。女真貴族用酷刑鎮壓漢人，對士大夫尤爲殘忍。天會初，戰亂中逃聚雲中府的士大夫，無以自活，乞討于路。金政府爲防止他們鬧事，以散米賑救爲名，誘三千餘人至城外，將其全數活埋^②。

① 《要錄》卷三一，建炎四年二月庚子。

② 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六《太宗紀》二。

面對女真貴族的野蠻掠殺和殘酷的民族壓迫，金占區人民奮起反抗。他們或相率上山，攔截金兵；或各築寨堡，屯聚以守。並組成“紅巾軍”、“八字軍”等抗金隊伍，伺機阻擊金軍，襲擊營寨。在抗金的同時，金占區人民對剛建立的南宋政權也寄予厚望。他們心懷宋朝，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號。見有脫身南歸者，往往助以衣糧。相互鼓勵說：不需多日，宋軍過河，就會將金兵消滅！^①然而，南宋統治者并没順應民情，趙構既畏懼金人強大的武力，更擔心中原恢復後，徽、欽二帝“歸尊復辟”，自己“退就藩服”^②，於是堅決地選擇了一條求和保皇位的投降道路。他在抗金最緊急關頭，罷了主戰派李綱的相權，撤廢了防禦設施，由建康出發向海上逃竄。在逃跑途中，趙構一邊不斷遣使向金人求和，表示“願去尊號”，“比于藩臣”^③。一邊罵北方抗金義士是占山為王的盜賊。直到紹興十一年（1141），趙構以殺害岳飛、每年向金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為條件，簽訂了屈辱的“紹興和議”，才得到女真貴族“世服臣職，永為屏翰”^④的允諾，保住了兒皇帝的地位。“民心皆願歸

① 熊克《中興小紀》卷二，建炎元年十二月末。

②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九五引李邴《再申大元帥府勸進狀》。

③ 《要錄》卷三二，建炎三年五月乙酉。

④ 《金史》卷七七《宗弼傳》。

宋”^①的北方人民，企盼南宋政府來改變自己悲慘命運的希望徹底破滅了。特別是士大夫，他們“不幸身親亂世，雖有道德文學可以大過人者，亦將無以保任其父母妻子于斯時也”^②。又不甘默默忍受女真貴族殘酷的民族壓迫，只好選擇了既符合儒學傳統，又合乎傳統道德避難全真的道教。元人虞集所謂“昔金有中原，豪傑奇偉之士往往不肯嬰世故，蹈亂離，輒草衣木食；或徉狂獨往，各立名號，以自放于山澤之間”^③，便是這種心態的描述。而士大夫出身的王嘉創立的全真道，正好符合了這種社會心理。

第二節 三教合一思想的進一步深化

三教，指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供奉老子的道教和供奉釋迦牟尼的佛教。三教之名，見于《北史·周紀下》：“帝升高座，辯釋三教先後。以儒教為先，道教次之，佛教為後。”

三教合一的思想，東漢已露端倪。史載：楚王英喜“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④。延熹年間（159～

① 岳珂《金陀粹編》卷一二《乘機進兵劄子》。

② 邵亨貞《野處集》卷二《送張孟虞移居吳門序》。

③ 《道園學古錄》卷五〇《真大道第八代宗師岳公碑銘》。

④ 《漢書》卷三二《楚王英傳》。

167)，桓帝于宫中并祀黄老浮屠，蔡楷認為：“此清虛，貴尚無爲，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二者有一致之處^①。東漢末，有牟子著《理惑論》一卷，從佛教立場，論佛儒一致^②。

首倡佛道合一，當是南朝劉宋儒家學者張融，他與周顒討論佛道問題時說：“道佛無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達迹成異。”甚至認為“百聖同投，本末無二”，萬教同源，猶如“道同器殊”^③。張融與道士陸修靜爲友，自稱“天下逸民”。臨終時，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華法經》，以示三教同重^④。

繼之者宋齊道教學者顧歡，著《夷夏論》兩卷，稱“釋道二教，在形而上之道則同，在形而下之器則異”，表現爲在西夷爲佛教，在華夏爲道教，故他認為：“道即佛，佛即道，在名則分，在實則合。”^⑤

① 《後漢書》卷六〇上，《蔡楷傳》。

② 《弘明集》卷一引。關於《理惑論》作者，真偽及時間，任繼愈《漢唐佛教思想論集》，呂澂《中國佛學源流講略》中有考論，並提出了不同看法。日本學者久保田男遠在《中國儒釋道交涉史》一書中綜合二者作了進一步考證，認定爲後漢作品。此從小柳司氣太《道教概說》第一編第二章第一節之說。

③ 《弘明集》卷六。

④ 《南史》卷三二《張融傳》。

⑤ 《南史》卷七五《顧歡傳》。

言行一致地倡導三教合一的是南朝齊梁間道教學者陶弘景。他學仙煉丹，整理神仙譜系，著有《真靈位業圖》，將儒家的等級觀念引入其內，為道教龐雜的神仙體系作了系統化工作。又“常以敬重佛法為業，但逢衆僧，莫不禮拜；巖穴之內，悉安佛像。自率門徒受學之士，朝夕懺悔，恒讀佛經”。^①據說，他曾“詣鄆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②又把佛教的地獄說、生死輪回報應說寫進了《真誥》。^③他為梁武帝獻圖讖，定國號，擇吉日，祈雨晴，做法事，用道教結姻于政治，蕭梁政權“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先咨之，月中常有數信”，時人稱之為“山中宰相”。^④陶弘景力主儒釋道三教合一，認為：“百法紛湊，無越三教之境。”^⑤他死時，衣上插有護符，覆以袈裟，送葬者既有道士，又有和尚。

到了隋代，三教合一的思想有了發展。開皇九年（589），術士李士謙將三教優劣進行了比較，得出結論是：“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⑥三教雖有

① 法琳《辯正論》卷六《內異外同制旨》。

② 《梁書》卷五一《陶弘景傳》。

③ 《朱子語類》卷一二六說：其中《甄命授》篇是竊佛教《四十二章經》所為。今本《真誥》為二十卷，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二稱其為十卷。

④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五七，武帝大同二年三月戊申。

⑤ 陶弘景《華陽陶隱居集》卷下《茅山長沙館碑》。

⑥ 志磐《佛祖統紀》卷三九，隋開皇九年。

大小、優良之別，“照耀”世界這一性質却一樣，立國治世，三者缺一不可。日本學者福井文雅認為“由此他創立了三教調和理論”，他的這句名言“為後世所傳誦，經他如此排三教位置以後，開創了非排他性的三教調和論之風”。^①之後，隋代儒學大師王通在《文中子》一書中又以儒教為主對李士謙的“三教共存調和說”作了進一步的發揮。在《周公篇》，他對佛教的優劣進行了評判；在《禮樂篇》中，他對道教進行了分析；在《問易篇》中，他從孔孟“致中和”的觀點出發，提倡三教融和一致，據其位而發展，共同努力，使民臻中正。王通告誡世人：“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②不能把國家的衰亡歸罪于三教，也不能因三教的不足而否定其客觀作用。

唐代由于三教勢力的不斷強大，三教之間在唐前期進行較激烈的鬭爭，並在鬭爭中認識到“孔、老、釋迦皆是至聖，隨時應物，設教殊途。內外相資，共利群庶”^③。唐朝的皇帝，如高祖、太宗、高宗、玄宗、文宗等曾多次召集三教首腦在一起討論三教異同。“歲以此

① 福井順康等《道教》第2卷《道教與佛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1月譯本，第76頁。

② 《文中子·周公篇》。

③ 《萬善同歸集》卷六引僧宗密《原人論》。

爲誕日上儀，殊爲可省”，往往是“始三家若有矛盾，然卒而同歸于善”^①。太和元年（827），敬宗召秘書監白居易、安國寺義林、上清宮楊弘元在麟德殿論三教，認爲各有優劣，缺一不可。并把這次討論的結果由白居易整理爲《三教論衡》公諸于世，對唐朝的三教之爭作了總結，明確地表示了封建政府不贊成三教互鬪的態度^②。敬宗之後，三教合一思潮高漲，且形成以儒教爲主，佛、道二教靠近儒教的趨勢。

至北宋，三教合一已成爲社會思潮的主流并深化發展。表現爲：

第一，儒家學者普遍贊同三教合一。宋太宗時，知制誥王禹偁說：“自昔皇綱既紊，世教多門。雖分之而有三，亦統之而爲一。蓋應機以設，殊途而歸者矣。”^③殿中侍御史宋太初，自謂達性命之蘊，著有《簡譚》三十八篇，其序云：“廣平生纂文史老釋之學，嘗謂禮之中庸，伯陽之自然，釋氏之無爲，其歸一也。”^④真宗參知政事王欽若，借翊聖保德真君之口說：《太上道德經》修身煉形，治家治國，無所不包；釋氏《二十四章經》，制心治性，去貪遠禍，有助世教；而儒家五經六籍，治

① 洪邁《容齋三筆》卷四《三教論衡》。

② 《白氏長慶集》卷五九《三教論衡》。

③ 鄭虎臣《吳都文粹》卷七，王禹偁《新修太和宮記》。

④ 《宋史》卷二七七《宋太初傳》。

國安民之術盡在其中。三者都是治世不可缺少的^①。哲宗殿中侍御史岑象求，對佛老均不滿意，曾上書稱“佛老之禍至今數千年矣”，但論及三教宗旨，却說“老子言清靜無爲則是與佛之圓通無着同其大旨也；佛之圓通無着則是與孔子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同其大旨也”^②。大文學家蘇軾自小求學于道士門下^③，好養生之術，創有“三礪匱法”，自製丹餌^④。他又喜佛書，種佛田^⑤，作《傳燈錄解》，以佛釋莊解老，認為“孔老異門，儒釋分工……江河雖殊，其至則同”^⑥。蘇轍評價他的學問，“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也”^⑦。北宋許多著名儒士如楊億、李遵勗、夏竦、趙抃、黃庭堅、張商英等都是佛門俗家弟子，重要的思想家如周敦頤、張載、二程、楊時、謝良佐等都有“出入釋老”的經歷。史載，王安石變法的理論著作《字說》“其流入于佛老，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他的兒子王雱著有《老子訓傳》、《佛書解義》，亦

① 李攸《宋朝事實》卷七《道釋》。

② 《國朝諸臣奏議》卷八四岑象求《上哲宗論佛老》。

③ 蘇軾《東坡志林》卷二《道士張易簡》。

④ 《庚道集》卷四《東坡三礪匱法大有力驗》。

⑤ 參見王俊華《試論佛道對蘇軾的影響》，《求是學刊》，1991年5期。

⑥ 《蘇東坡後集》卷一六。

⑦ 蘇轍《樂城集》卷二二《東坡先生墓誌銘》。

是三教合一的主張者^①。北宋末南宋初，三教合一的氣氛更濃。宣和進士王之道說：“世以儒釋道爲三教，名雖不同，其實無二。”^② 抗金將領李綱，著有《易傳》內篇十卷、外篇十二卷。他在給吳敏的信中，將《易經》與《華嚴經》進行了詳細比較，主張儒佛之術爲一^③。這時，士大夫的共識是：“世以儒道釋爲三門，殊不知仁義、清靜、圓覺其歸于一揆，特其所入之異耳！”^④

第二，隨着士大夫對三教合一的宣揚，僧道學者也主動配合。宋初僧人延壽稱：“儒道仙家，皆是菩薩；示助揚化，同贊佛乘。”^⑤ 真宗時僧錄贊寧說：“三教循環，終而復始。”都是爲皇帝服務。“有一人，故奉三教之興；有三教，故助一人之理”。從這一點看，“則三教是一家物”^⑥。孤山僧智圓，號“中庸子”，自稱“宗儒述孟軻，好道注《陰符》。虛堂踞高臺，往往談浮圖”^⑦，竭力主張釋教徒“旁涉老莊，兼通儒墨”，“一切恭

① 《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傳》及附《王雱傳》。

② 王之道《相山集》卷二二《廬州天慶觀物產記》。

③ 《宋史》卷三五九《李綱傳》下。

④ 祖無擇《龍學士文集》卷一三。并參見陸游《渭南文集》卷一六；魏了翁《鶴山集》卷四三。

⑤ 延壽《萬善同歸集》卷六。

⑥ 贊寧《大宋僧史略》卷下，《緇門警訓》卷三《三教總論》。

⑦ 智圓《閑居編》卷四八《潛夫詠》。

⑧ 《閑居編》序。

信”^①。仁宗時上清宫道士常崇道認為：三教乃聖人應時而設，“非道教無以升君子，非釋教無以化下愚，非儒教無以理國家”，缺一不可^②。神宗天台道士張伯端，“幼親善道，涉獵三教經書”，認為老氏以性命之學開方便之門，教人修行以逃生死；釋氏以空寂為宗，若頓悟圓通則直超彼岸；而《周易》、《魯語》，此又孔子極臻乎性命之奧也。所以，教雖分三，道則同一^③。仁宗以後的學問僧道亦多主張三教合一，如海惠，自涖叢林，便宣揚三教一音^④。了元，在衣着上“道冠儒履佛袈裟”，言行上則“和會三家作一家”^⑤。至宋末金初，宣傳攻勢仍不減。茅山道士張椿齡，批評三教紛爭，“矛盾異同”，實不應該。認為“融之為一”，以“儒術行于天下，刑政修，禮樂興，二家翼之，使民心一于為善”，是三教共同的目的^⑥。崇化寺住持永道亦提出“三教聖人，壹是教人以為善”，國家只有“三教鼎興”，才會“萬方無事”^⑦。

第三，思想意識領域的三教合一熱潮，又反過來促

① 柳風堂拓片《天慶觀石幢題記》，引自《道家金石略》，第255頁。

② 張伯端《悟真篇》序。

③ 蘇頌《蘇魏公文集》卷六七《東山長老語錄序》。

④ 曉瑩《雲卧紀譚》卷下。

⑤ 劉大彬《茅山志》卷二六李處全《凝神庵記》。

⑥ 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一九，金天會三年。

進了僧道關係的融洽，一改過去老死不相往來之狀。道士出游，只要持有有效度牒，可在寺院食宿；僧人們亦常訪道士，與之談經論道，交流修行體會。契嵩《鐔津集》卷二〇便有《游龍山訪道士李仙師》詩。叙李仙師“開筵羅玉粒，盤餐餚紫英”的盛情款待，使他“薄暮忍云去，徘徊綺山楹”。兩教關係融洽，導致了教別的模糊。甚至在方術方面，僧道之間亦相互學習，取長補短，為我所用。景德元年（1004），京師大旱，西川貢入胡僧，“自言善龍祈雨”，真宗“亦無所避”^①。仁宗朝，杭州有僧善言人禍福，無所不驗，州人奉之若神^②。扶風開元寺二僧“平生好藥術”，“能以朱砂化淡金為精金”，並將藥方傳給了蘇東坡^③。神宗越州僧願成，精通符禁，朝廷還派他經略辰州，用符等道術誘嚇溪洞的少數民族，並以“入洞之勞”獲紫衣師號^④。崇寧年間，蔡州尼惠普善六壬之術，至京師，“朝士多問以禍福，富鄭公亦惑其說”^⑤。哲宗時，京師定曆院僧居四郎有丹竈之術，用丹藥為人療疾，頗受歡迎^⑥。隨州道楷，俗

① 《宋會要》禮一八之六。

② 蘇轍《龍川別志》卷下。

③ 蘇轍《龍川志略》卷一《燒金方術不可授人》。

④ 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卷七一《僧願成》。

⑤ 周輝《清波雜志》卷一二，引《熙寧實錄》。

⑥ 何遵《春渚紀聞》卷三《居四郎》，俞琰《席上腐談》卷下。

姓崔，少學神仙，得辟穀術，後詣京師述聖院爲僧。崇寧間被任命爲隨州大洪山保壽院第二代禪師^①。南宋初福州僧張圓覺以道術著名，閩人呼爲“聖者”，不但爲人主醮，還和道士王文卿比法^②。而普州道士趙縮手，“養氣近術，談道近禪”，稱己所學“似驢無嘴，似牛無角，文殊普賢，摸索不着”^③。

第四，在民間信仰上，三教同奉的現象亦習已成俗。西安碑林現存有一通宋開寶二年（969）太學刊刻的碑。碑分五截，前二截爲《摩利支天經》，經前有佛像，後二截爲《陰符經》，經前有黃帝問道像^④，佛道同碑，不應是偶然巧合。哲宗朝知貴州邵潛及其夫人孫氏，中年受籙于龍虎山。自此，道服誦經，從未間斷，而供奉的却是觀音像^⑤。崇寧五年（1106）十月，宋徽宗曾下過一道詔書，“舊來僧居多設三教像，遂爲院額殿名。釋迦居中，老君居左，孔聖居右，非所以奉天真與儒教之意。可迎其像歸道觀、學舍，以正其名”。此稱“舊來僧居多設三教像”^⑥，可見并非個別現象，亦非一二日

① 張仲《湖北金石志》卷一〇《宋大楷禪師塔銘》。

② 洪邁《夷堅支丁》卷一〇《王文卿》。

③ 《夷堅丙志》卷二《趙縮手》。

④ 《陝西金石志》卷二〇《釋道二經同刊碑》。

⑤ 《摘文堂文集》卷一五《孫氏墓誌銘》。

⑥ 《佛祖統紀》卷四六，崇寧五年。

之事，只不過在排序問題上孰主孰次，誰先誰後，一直爭論不休，才引起徽宗重視。四川大足石刻，主要是唐宋時代的作品，寶鼎爲佛教造像，舒成巖爲道教造像。佛安橋共有十三龕窟造像，屬宋代者十，其中佛教八，道教一，三教合一者一。整個大足石刻共有宋代造像十七龕窟，純道教十五，玉皇、五嶽等儒道皆奉者五龕窟，三教合一者二龕窟。妙高山三教合一窟，鑿于南宋初，主像爲釋迦，結跏趺坐于蓮臺，作說法狀，左右立迦葉、阿難，雙手合十。窟左中坐老君于方臺，左右各立一侍者。窟右爲孔子，雙手捧笏，左右亦有兩侍者，儒士打扮^①。這亦是從佛教信仰者的角度反映的三教融合情況，可知崇寧時的禁令并不起作用。相類似的供奉，在宋末金初尚有不少，如同安郡金粟觀中設有“三教堂”，并藏有“道釋及儒家諸書”，供道徒及賓客閱讀^②。而融州的老君洞前，集中了一觀、一寺、一縣學，真可謂三教俱全^③。

① 大足縣《大足石刻研究》，四川社科院出版社，1985年4月版，第554～556頁；胡文和等《大足石刻中的宋代道教造像》，載《世界宗教研究》，1987年3期，第127～135頁。

② 《鶴山集》卷四三《泉州紫帽山金粟觀記》。

③ 廣西博物館藏《融州老君洞敕賜真仙巖之圖》。

第三節 傳統道教的發展陷入停滯

傳統道教在唐宋發展期間，也暴露出方技上的缺陷及理論上的一些薄弱環節。歸納起來，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是外丹奪命，神仙信仰危機四伏。

外丹是一種冶煉後的礦物質。《太平經》中已有“服華丹”之說。至東晉，經葛洪《抱朴子》一書的宣揚，認為服食金丹是成仙的必由之路，社會上服丹亦成風氣。其結果則是造成鉛、汞、硫、砷等中毒而死。晉代名醫皇甫謐，服散七年，渾身浮腫而亡。唐玄宗、憲宗、穆宗、武宗都是服丹而死，唐歷二十二帝，三分之一死于服丹中毒。韋臯“藥毒發而斃”^①。宋人對外丹的危害已有清醒的認識。宋代皇帝對外丹不敢嘗試，真宗曾在翰林司金丹閣煉丹一爐，日供炭五稱，至熙寧元年猶養火不絕。神宗詔罷之，將丹藏于天章閣^②。官僚士大夫如富弼、夏竦、蘇軾、張方平等雖煉丹服食，亦半途而廢。更多的人則是著書撰文，提醒世人外丹有毒。黃庭堅之父黃庶著《述藥》一文說：餌金石之藥，“始

① 《舊唐書》卷一三一《李臯傳》附《李道古傳》。

② 張邦基《墨莊漫錄》卷三。

若大益，酷烈之性，積久則發，發則人常死”^①。翰林學士彭乘讀白居易詩“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愈”後，專門寫了《服金石藥者多被毒》一文，告誡世人。以後，葉夢得^②、王明清、周密、陸游都對丹毒作過論述。

外丹毒性被人們認識後，直接導致神仙學說的危機。夏竦服食後寫到：“清淨無爲即自由，神仙何必待人求”，“巨費漫悲徐市藥，怪書空念少翁牛”^③。司馬光稱：“天覆地載如洪爐，萬物生死同一途。”世上根本沒有神仙，“君不見，太上老君頭似雪，世人浪說駐童顏。”^④南宋高宗則明確告訴大臣：“若果能飛升，則秦皇，漢武當得之；若果能長生，則二君至今不死。”^⑤爲了擺脫這種危機，世人和道士們把內丹修煉和倫理道德要求開始作爲成仙的重要條件，從而打破魏晉以來成仙方法上以“外丹服食”爲惟一途徑的格局。

二是崇尚齋醮，耗費社會財富。道教的齋醮在北宋備受崇尚。真宗、神宗、徽宗曾以政令的形式向天下頒布齋醮格式儀範，最多一次達 426 部。宋人的齋醮活動普遍且頻繁，規模等次也不斷擴大。每遇國醮，宰相以

① 黃庶《伐檀集》卷下《述藥》。

② 彭乘《續墨客揮犀》卷二《服金石藥者多被毒》。

③ 夏竦《文莊集》卷三四《話道》。

④ 司馬光《傳家集》卷四《示道人》。

⑤ 《中興小紀》卷三八，紹興二十八年十月戊子。

下官吏要齋戒到場行禮祈禱，半月之內百姓禁舉樂，禁屠宰。一次國醮一般要花費“沉香一百兩，腦子十兩，降真三百斤，黃蠟一百斤，官會十萬貫”^①。知許州石普說，祥符年間僅中央政府的齋醮費用每年約耗“緡錢七十餘萬”，即 70 餘萬貫，相當于夏稅的七分之一^②。而這種“靡費甚重”的國醮，真宗朝每歲為 49 次，“京城之內外，一夕數處”。仁宗朝減為 20 次^③。徽宗朝，按政和七年（1117）六月頒布的詔令，每年三京帥府處 31 次，節鎮 14 次，州軍 11 次。徽宗將原州軍的中祀升為大祀，每次七天，幾乎天天有齋醮^④。加上每次齋醮後對道士的賞賜，耗費之巨，可想而知。所以，寶元二年（1039）宋祁上書論三冗三費，認為三費之首即“道場齋醮無日不有，……百司供億，不可貲計”，是“國家抱虛以考祥，小人誣神而獲利”的行為^⑤。另一位學者李之彥則說，“有資財者皆可免禍”的齋醮，是道教把人們引向邪惡的作法^⑥。

二是佞道張狂，干預朝綱。道士以其說取得皇帝信

① 《採訪真君事實》卷三《恭奉朝廷賜錢設普度醮密劄》。

② 《宋史》卷三二四《石普傳》。

③ 《長編》卷一〇〇，天聖元年二月丁巳。

④ 《宋會要》禮五七之三二。

⑤ 《長編》卷一二五，寶元二年十月癸卯。

⑥ 李之彥《東谷隨筆·祈禱》。

任，進而干預朝政者歷代有之。南朝蕭梁茅山陶弘景，北魏嵩山寇謙之，唐太宗時茅山王知遠，高宗時符籙道士葉法善，武宗衡山趙歸真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過當時的政局。不過，這些朝代的社會環境相對穩定，所造成的危害較小。而宋代則不同，外族不斷入侵，農民、士兵不斷起義，內憂外患之時，佞道與昏君一但結合，對社會的危害就大得多了。北宋道士干預朝綱者，尤以北宋後期的温州道士林靈素最爲典型。他宣揚“神霄說”，奉徽宗爲“教主”後，通過徽宗創道學、興道舉、立道官，淆亂國家政治體制，使政和後的北宋完全成爲了政教合一的政權^①。他慫恿徽宗大興土木，遍建神霄宮于天下，使宋政府的財政赤字數迅速增加。至宣和元年（1119），僅左藏庫的虧空就達 179 萬餘貫^②。以致後來金兵入侵，宋政府不得不沒收僧道、歌妓的錢財來應付軍費開支。在林靈素的誘導下，徽宗“終日論道，無一言及時事”^③，大權旁落于蔡京、朱勔等“六賊”手中，他們結黨營私，賣官鬻爵，貪污腐化，無所不爲。而林靈素則“其徒美衣玉食幾二萬人”，儼然一太上皇，出入

① 參孫克寬《宋元道教之發展》，第 108 頁。臺灣東海大學，1965 年 6 月版。

② 《宋史》卷一七四《食貨志》四。

③ 見《長編拾補》卷三七，宣和元年五月丁亥注。

呵引，敢與諸王爭道，時人稱為“道家宰相”^①。在地方，神霄道士“挾勢欺民，規財養婦，飲酒茹葷”，占據官府，強索官物，氣焰十分囂張^②。奸臣佞道，交相為害，把北宋政權推向滅亡邊緣。

上述問題，使道教引起世人的反感。欽宗即位，立即將道士趕出京城，並三次下詔沒收道士及宮觀財產^③。高宗即位，中書舍人汪藻、東京留守宗澤等亦多次上書，要求“首黜方士之害，丁寧切至，如拯焚救溺”^④。因此，從北宋末至金朝初年，傳統道教陷入停滯階段，更談不到弘揚和發展。

第四節 改革舊弊的新教派崛起

在傳統道教走向衰微的過程中，道教內部革故鼎新的新教派迅速崛起，其重要者有：南方內丹南派、北方全真道、真大道、太一道，後者學術界稱之為“河北新道教”。

① 《宋史》卷四六二《林靈素傳》。

② 《歷代名臣奏議》卷八三《經國·歐陽澈奏》，《老學庵筆記》卷二。

③ 《宋會要》禮五之七。

④ 《永樂大典》卷一二九二九，《宋》引《中興聖政草》。

一、內丹南派

所謂內丹，相對於外丹而言，是指擬人體為爐竈，以身中精、氣、神為藥物，通過聚氣運氣，凝氣在體內煉成丹的一種道教方術。它源于行氣與胎息等方術，東漢魏伯陽作《周易參同契》始講內丹。朱熹說：“《參同契》所言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屬，只是互換其名，其實只是精氣二者而已”^①。隨着外丹的衰落，唐末宋初內丹家蜂起，其影響最大者如鍾離權^②、呂洞賓、劉操等。北宋內丹家輩出，見于史傳者有陳搏、張無夢、施肩吾、馬自然、李傳、余公老人等。其中陳搏以“睡功”聞名，宋太宗賜號“希夷先生”^③。太府卿李傳宣和初曾向徽宗講授過內丹，著有《內丹樞要》上下篇傳世^④，集大成者是張伯端。

張伯端（987～1082），字用誠，號紫陽，浙江天台人。少好學，三教經書“靡不留心研究”^⑤。長修進士業，屢試不第，為府衙刀筆吏。仕途不順，常有怨言。一日，牢騷發畢，“縱火將所署案卷悉焚之”，被發配嶺

① 《朱子語類》卷一二五。

② 據李裕民先生考訂，呂洞賓為五代宋初人，鍾離權為北宋中期人。見《呂洞賓考辨》，載《山西大學學報》，1990年1期。

③ 《太宗皇帝實錄》卷三，雍熙元年十月甲申。

④ 曾慥《道樞》卷三五作“傳”；《墨莊漫錄》卷九作“博”。

⑤ 陸彥孚《悟真篇記》。

南充軍^①。治平中，龍圖陸詵帥桂林，置于帳下掌機要^②。熙寧二年（1069），隨陸詵至成都。八年（1075），自稱“感真人授金丹藥物火候之訣”，成律詩八十一首，集爲《悟真篇》^③。又有《玉清金笥青華秘文金寶內煉丹訣》三卷，《金丹四百字》、《紫陽真人詞》等傳世^④。

張伯端的宗教學說有三個新特點：

一是在立教宗旨上，提倡三教合一。他精通儒學，既好道，又好禪，《悟真篇》後附有三十二首《禪宗詩偈》，純用佛教術語。在《讀雪竇禪師〈祖英集〉》偈中，他稱雲門宗巨擘雪竇重顯（980～1052）爲“師”，贊道“吾師道高言語暢，留在世間爲榜樣”，似曾向雪竇請教過禪學。他從儒、釋、道三教的基本教義上探討了它們的共同點，指出教雖分三，其旨乃一。認爲魏伯陽據《周易》之義撰《參同契》，南唐慧忠禪師在《語錄》前首叙老莊之言，都是爲論證三教歸一。

二是在成仙學說上，主張性命雙修，先命而後性。性即人精、氣、神之靈；命即人的身體、生命。修性即修心，使內心清淨，本性自現；修命則煉形養生，延長

① 張伯端《悟真篇·自序》。

② 民國《臨海縣志》卷三九《道釋·張用誠》，《古今圖書集成》神異典卷二五二《神仙部·張用誠》。

③ 翁葆光《紫陽真人悟真篇注疏》卷首。

④ 《嘉定赤城志》卷三五《人物門·本朝·張用誠》，《棲真志》卷四。

壽命。認為“性命本不相離，道釋本無二致”，所以“性命兼修，是為最上乘法”^①。只要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返虛，再明其本心，便達到不生不滅，與道合一。明人宋濂說：“宋金以來，（內丹）說者滋熾，南北分為二宗：南則天台張用誠，其學先命而後性；北則咸陽王中孚，其學先性而後命。”^② 這一說法基本符合實際。

三是在成仙方法上，力求簡單易行，以吸引大眾。張伯端認為，傳統道教的“煉五芽之氣，服七耀之光”，乃至吐納、房中、服餌等術，“皆易遇而難成”，“施功雖多而求效莫驗”。而金液還丹之內功，則難遇易成，只要“追二氣于黃道，會三性于元宮，攢簇五行，和合四象”，認真修煉，即可“名題真籍，位號真人”^③。他稱此內丹成仙方法“簡而易行，詳而不雜，直泄至真之奧旨”^④。“凡夫俗子，信而行之，神仙可致”^⑤。

上述宗教特點，使人耳目一新，亦對當時道教是一次大的衝擊。他死之後，《悟真篇》經陸詵之孫傳播，注釋者達數十家，宋元時便被稱為“實為千古丹經之

① 《仙鑒》卷四九《張用誠》。

② 宋濂《宋文憲公全集》卷一七《送許從善子道還閩南序》。

③ 《悟真篇·序》。

④ 張伯端《青華秘文》卷一《論上天廷表》。

⑤ 薛道光等《悟真篇三注》陸子野序。

祖，垂世立教可與《周易參同契》并傳不朽”^①。張伯端的宗教學說傳與石泰（1022～1158）、薛道光（1078～1191）、陳楠（？～1213）、白玉蟾（1194～1229），此稱“南五祖”，又稱“紫陽派”、“清修派”。這一學說主要在南宋流行，與北方全真教相對，故稱“金丹（或內丹）南派”。白玉蟾時，其門人又將張伯端的師承關係與鍾離權、呂洞賓、劉海蟾等聯係起來^②，故又稱為“鍾呂金丹南派”。元統一之後，內丹南派逐漸融合于全真教之中。

二、真大道教

原名大道教，“始自金季，道士劉德仁之所立也”^③，元憲宗四年（1254）賜名“真大道教”^④。劉德仁（1122～1180）^⑤，名善仁，滄州樂陵人。幼穎悟，及長，有超世絕俗之志^⑥。皇統二年（1142），自稱老聃騎青牛過其家，“傳經筆，俾興大道之正教，以度末世之黎民”^⑦。

① 《悟真篇注疏》戴起宗序。

② 白玉蟾《海瓊傳道集·序》。

③ 《元史》卷二〇二《釋老傳序》。

④ 《順天府志》卷七王之綱《大元創建天寶宮碑》。

⑤ 參見陳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卷三《大道篇》，中華書局1985年5月版。

⑥ 張英《許州天寶宮碑》，引自陳智超《許昌天寶宮訪碑記》，載《中國史研究動態》，1986年6期，第30頁。

⑦ 畢沅《中州金石記》卷五杜成寬《洛京緱山改建先天宮記》。

真大道教初期在滄州鹽山、淄州淄川及棣州一帶傳播，“受其教者，風靡水流”^①。大定十四年（1174）後，世宗詔劉德仁居天長觀^②，其教傳至中都及其周圍。五祖酈希成時，真大道教由河北、山東發展到河南，“立觀度人，莫知其數”^③。以後，又取得元憲宗的支持。至八祖岳德文，又“西出關隴，至于蜀；東望齊魯，至于海濱；南極江淮之表，皆有奉其教戒者”。僅“江南奉其教者已三千餘人，庵觀四百，其他可概知矣”^④。十二祖張清志掌教後期即元末，真大道教開始衰落，逐步被正一、全真教所融合。

劉德仁及其真大道教對傳統道教作了如下改造：

一是提倡慈儉與自力。“其教大率以無爲清靜爲宗，以真常慈儉爲寶。……以仁爲心，卹其困苦，去其紛爭，無私邪，守本分，而不務化緣。日用衣食，自力耕桑”^⑤。他們“女衆蠶績，男徒耕耘”，甚至在偏僻山區也創造出“林麓無邊，鷄鳴吠犬，村落延連”^⑥的世外桃源，這實際是經歷了戰亂的人們向往安靜、和平的實踐。

① 《道園學古錄》卷五〇《岳真人碑記》。

② 參見陳智超《金元真大道教史補》，載《歷史研究》，1986年9期。

③ 杜成寬《洛京緱山改建先天宮記》。

④ 《道園學古錄》卷五〇《岳真人碑記》。

⑤ 趙清琳《大道延祥觀碑》，見《道家金石略》第821頁。

⑥ 田璞《重修隆陽宮碑》，見《道家金石略》第824頁。

二是以嚴厲的教規約束道衆。劉德仁創教時訂有教規九條：“一曰視物猶己，勿萌戕害凶嗔之心。二曰忠于君，孝于親，誠于人，辭無綺語，口無惡聲。三曰除淫邪，守清靜。四曰遠勢利，安貧賤，力耕而食，量入爲用。五曰勿事博奕，勿習盜竊。六曰勿飲酒茹葷，衣食取足，勿爲驕盈。七曰虛心而弱志，和光而同塵。八曰勿恃強梁，謙尊而光。九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要求教徒們“世守之”^①。爲執行教規，真大道中“聽獄訟，設刑威，若有司然”。直到三祖張信真時，“凡桎梏鞭笞之具盡廢之”^②。但“紀綱條目，嚴若君父，罔敢怠馳。環視一家，頗不循規矩者，必譴責而更擇之”。到元末，許州天寶宮“凡理訟受密縣玉溪、汴梁清寧二院”^③。

三是以祈禱代替方術。真大道教創立之初即不言“飛升化煉之術，長生久視之事”，“唯以一瓣香朝夕懇禮天地，上爲吾皇之祝，下爲臣庶之禱”。“有疾者，符藥針艾之事悉無所用，惟默禱于虛空”^④。以默禱代替方術，并非不信道教方術。劉德仁認爲，直接學方術是棄本逐

① 《宋文憲公全集》卷二六《書劉真人事》。

② 吳澄《吳文正公集》卷二六《天寶宮碑記》。

③ 吳君仁《天寶宮明真廣德大師道行碑》，引自陳智超《真大道教新史料》，載《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4期。

④ 《大道延祥觀碑》。

末，不能成道。先認真祈禱，以精誠感動神仙，自會派至人來傳與，即所謂“一旦精誠所感，得遇至人，親授密訣，能役使鬼神，治療疾病，呵禁不祥”^①。說明真大道教在方術上雖簡省許多，但還是傾向于符籙派的。

真大道教的宗教改革，主要針對當時社會上“法令雖張，巧偽彌盛，以利祿功名爲事業，以富貴矜泰爲尊榮”和傳統道士“或言行道化人，翻成矯世而銜俗，或以咒術而救治，或用符法而制妖邪，以齋醮爲行持，以燒煉爲修養”的弊病而進行的。目的是“欲移澆薄之風，令返真常之域；導之以百行萬善，檢之以三綱五常，庶乎自忠信孝悌而悟底于修齊，由仁義禮智而返歸于道德”^②。

三、太一教

亦稱太一道，衛州（今河南汲縣）蕭抱珍（？～1166）始創于金天眷（1138～1140）初年，“傳太一三元法籙之術，因名其教曰太一”^③，是傳統道教中符籙派的改革者。蕭抱珍的生年及家世史傳記載已佚^④，只知他

① 《許州天寶宮碑》。

② 《中州金石記》卷五《洛京緱山改建先天宮記》。

③ 《元史》卷二〇二《釋老傳》序。

④ 據《國朝重修太一廣福萬壽宮碑》載，金待制王若虛撰有《一悟真人傳》記其生平家世，今《滹南集》已不存。

得道後“即以仙聖所授秘籙濟人，祈禳呵禁，罔不立驗”^①，“遠爾向風，受爲門徒者歲無慮千數”^②。皇統八年（1148），熙宗聞其名，召至闕，賜“太一觀”額。海陵即位，獲回衛州，以額構觀。大定六年（1166）十一月羽化，仿正一天師道傳之法，囑其後嗣教者必改姓蕭。太一觀道士韓光遠易姓名爲蕭道熙掌教，是爲二祖。元憲宗二年（1252），追贈蕭抱珍爲“太一一悟真人”。

太一教初在河南北部汲縣一帶發展，大定九年（1169），金世宗欣賞其教“行異”，敕立“萬壽”額碑，“是後聲教大振，門徒增盛”，勢力發展至今山東半島^③。至四祖蕭輔道，由金入元，忽必烈曾兩次召見。至元十一年（1274），在兩京建太一廣福萬壽宮。十三年（1176），賜五祖蕭居壽“太一掌教宗師印”^④。太一教後期資料甚少，陳垣先生推測：“至順、至正間，祠太一者已非太一教人，而爲正一天師派。則其時，太一之法雖存，恐亦合并于正一矣。”^⑤

① 藝風堂拓片《國朝重修太一廣福萬壽宮碑》，見《道家金石略》第845頁。

② 王惲《秋澗集》卷六一《太一二代度師先考韓君墓碣并序》。

③ 《秋澗集》卷四七《太一二代度師嗣教重明真人蕭公行狀》。

④ 《元史》卷二〇二《釋老傳》序。

⑤ 《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卷四《太一篇》。

太一教較之傳統道教有兩點進步：

一，守老氏柔弱，重儒家倫理。太一教以《道德經》為依據，講天地混沌，至理純一，歸根復本。大定九年（1169），門人李悟真問蕭道熙何為仙道，答曰：“做仙佛不難，只依一個‘弱’字便是爾。曰：‘弱者道之用也’。”^①主張清靜無為，與世無爭，認為：“皇帝清心省事，諱兵哀刑，所以護育百姓之道甚備。”^②行為上，太一教徒“清修有操行，謙虛篤實，不事表襮，泯然與物無忤。……與人交，誠款有蘊籍，所談率以忠信孝慈為行身之本”^③。宗教倫理方面尤重慈與孝。趙州侯元仙，以孝友稱著，蕭抱珍一見愛之，收為弟子，“每批經錄，必先授公而後傳，前後千品”，十分寵信^④。二祖蕭道熙“生平好賑施，養老卹孤近百人。人以錢五千，月給為率，死乃已。貧者喪不能舉，衣被棺槨為俱之”。平日“直以德教感化，曾不動聲色，門人子來如趨事父”^⑤。王惲評價說：“太一教法，專以篤人倫翊世教為本。至于聚廬托處，似疏而親。師弟子之間，傳度

① 《秋澗集》卷四七《太一二代度師嗣教重明真人蕭公行狀》。

② 《重修太一廣福萬壽宮碑》。

③ 《秋澗集》卷四七《太一五祖演化貞常真人行狀》。

④ 王若虛《滹南集》卷四二《清虛大師侯公墓碣》。

⑤ 《秋澗集》卷四七《太一二代度師嗣教重明真人蕭公行狀》。

授受，實有父子之義焉。”^①

二，以符籙爲用，行入世之功。太一教“以老氏之學修身，以巫祝之術御世”^②，奉太一神，以太一三元符籙及齋醮“解人之厄，蠲人之疫，福人之善良，求諸冥冥中”^③。他們從忠君、仁慈的立場出發，活動于非常之時，爲帝王修醮祈禱，爲統治者安撫民心。貞祐年間，元兵南下，過州走府，殺擄無數，衛州幾成鬼城，民謠曰：“團樂冬，半破年，寒食節，絕人烟。”城廓爲墟，暴骨如莽。四祖蕭輔道“刮衣盂所有，募人力斂遺骸”。在城邊挖三坑，掩埋尸骨，設醮奠祭，人稱“堆金冢”^④。太一教徒多次爲民祈禱，爲皇帝修醮。設醮時，他們注意盡可能減少不必要的耗費。三祖蕭道冲時，金章宗召設普天大醮于亳州太清宮以祈皇嗣。按例必遣重臣參與，所有供給均由沿途州縣承擔，擾民甚重。蕭道冲向章宗提議：“向來作醮，例遣重臣，所在供擬，多傷物命，其違天意甚矣，自今宜罷之！”章宗採納了他的建議，罷遣重臣^⑤。因此，太一教以符籙齋醮輔世的作法，不僅未引起反感，反而受到贊賞。金翰林待制、

① 《秋澗集》卷六一《太一三代度師先考王君墓誌銘》。

② 《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卷四《太一篇》，第112頁。

③ 《重修太一廣福萬壽宮碑》。

④ 《秋澗集》卷三九《堆金冢記》。

⑤ 《淳南集》卷四二《太一三代度師蕭公墓表》。

同知制誥徒單履稱太一教“本之以湛寂，而符籙爲之輔，于以上格圓穹，妥安玄象。度群生于厄苦，而爲之津梁。迹其冲靜玄虛與夫祈禳禱祀者，并行而不相悖”^①。元世祖忽必烈贊蕭抱珍：“道成一悟，籙闡三元，創興太一之門。密毗治化，潛衛家邦”，可與張陵、寇謙之相提并論^②。

另外，太一教的掌教們一般都“風儀瀟爽，德宇冲粹，博學善文辭，動輒數百言。樂與四方賢士大夫游，談玄論道，造極精妙；書畫矯矯，有魏晉風格”^③。尤其是四祖蕭輔道，士大夫稱其爲“一世偉人”^④，“所與游皆當世名士”^⑤。王若虛、李庭、元好問、王惲均與之要好。故太一教在金元時頗爲士大夫所看重，甚至把掌教者當作天降的聖人。人們要解脫痛苦，“捨方外法門，將何所據依？此始終信敬而不怠者也”^⑥。

① 徒單履《太一二代度師嗣教重明真人蕭公墓誌銘》，見《道家金石略》第844頁。

② 順治《衛輝縣志》卷一五《仙釋·蕭抱珍》；《太一廣福萬壽宮令旨碑》，見《道家金石略》第841頁。

③ 《秋澗集》卷四七《太一二代度師贈嗣教重明真人蕭公行狀》。

④ 《淳南集》卷四二《太一三代度師蕭公墓表》。

⑤ 劉因《靜修集》卷一七《洛水李君墓表》。

⑥ 《國朝重修太一廣福萬壽宮碑》。

第二章 王嘉的宗教改革思想

王嘉（1112～1170），原名中孚，字允卿，金京兆府終南縣（今陝西終南縣）人。出生于豪右之家，自幼業儒。阜昌四年（1133）曾參加偽齊組織的科舉，未中。金熙宗時，王嘉棄文習武，改名德威，字世雄，考中武舉。後隨金軍收復陝西之地，獲戰功，官甘河鎮酒監^①，掌酒課及專賣之利。正隆四年（1159），在甘河鎮（終南縣境）遇披氈裘二游方道士，得秘文五篇，棄官拋家，更名嘉，字知明，號重陽子，創立全真道。

第一節 三教圓融的宗教指導思想

一、“三教搜來作一家”

在傳統道教無法滿足人們的現實精神寄托之際，王嘉站在社會思潮的前列，用敏銳的目光審時度勢，“以道德性命之學唱爲全真，洗百家之流弊，紹千載之絕

^① 《類編長安志》卷五《重陽宮》、《遇仙宮》。

學”，在寧海正式打出了創立“其遜讓似儒，其勤苦似墨，其慈愛似佛，至于塊守質樸，澹無營爲，則又類夫修混沌者”^①的全真教。其創教的指導思想即是“三教搜來作一家”。在三教合一思想不斷深化的背景下，吸收各家之長，尤其是道教的三教合一說，提出了三教圓融的主張。

王嘉之教以“全真”標其宗。“全真”一詞，源自《莊子·盜跖》：“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其意是“保持本性”。曹魏嵇康詩：“志在守樸，食素全真。”^②宋代有“寧全真”、“全真庵”之類，均屬此義。大定七年（1167），王嘉在馬鈺南園築室，題名“全真”，并書一長歌，首云“堂名名號號全真，寂靜逍遙子細陳”^③，正式打出了全真教名。爲何以此名教，王嘉無具體說明。時人完顏璫、許有壬、俞應卯、虞集等作過種種解釋，無不認爲它是復老莊無爲之道，混沌之常。其實，“全真之旨，醞釀有年”^④，它不是簡單地復歸老莊，而是要將儒釋道三教之本“會歸爲一”，使其“渾淪圓周，無所玷缺，在山滿

① 朱象先《古樓觀紫雲衍慶集》卷上，李鼎《大元重修古樓觀宗聖宮記》；辛願《大金陝州修靈虛觀記》，載《甘水仙源錄》。

② 蕭統《文選》三國·魏，嵇康《幽憤》詩。

③ 李道謙《金蓮正宗仙源像傳·重陽子》。

④ 姬志真《雲山集》卷七《終南山樓雲觀碑》。

山，在河滿河，道之全也；極六合之内外，盡萬物之洪纖，雖神變無方，而莫非實理，道之真也”^①。用王嘉的話，即“三教搜來作一家”^②。他認為：三教創設的目的都是為造就高尚人格，引導人們不墮入塵迷之中，本質是一致的。他回憶自己所走過的歷程，後悔年青時虛度光陰，至“貌顏將耄”時，方悟“有聖賢三教，莫也堪隨”^③。在南時村築活死人墓時，王嘉決心“將使四海教風為一家”，宣稱：“儒門釋戶道相通，三教從來一祖風。悟徹便令知出入，曉明應許覺寬洪。”要“了了通三道，圓圓作一團”^④。

三教圓融，王嘉認為“道釋儒理最深”^⑤，應從三教的經書入手。他傳道或收徒之初，必先使讀《道德經》、《清靜經》、《般若心經》、《孝經》，云此可以修證仙業，“又教之以孝謹純一，及其說，多引六經為證據”^⑥。認定三教的精華即體現在這些經書之中。它們是全真道的理論基礎。《道德經》是道教的祖經，主張清靜無為。《清靜經》是唐宋道士誦習的重要經書，主要內容是澄

① 李道謙《甘水仙源錄》卷五徒單履《冲和真人潘公神道碑》。

② 王嘉《全真集》卷一《永學道人》之一。

③ 《全真集》卷三《沁園春》之一。

④ 《全真集》卷一《孫公問三教》、《咏酒·述懷》。

⑤ 《全真集》卷五《武陵春》。

⑥ 王昶《金石萃編》卷一五八完顏璘《全真教祖碑》，劉祖謙《終南山重陽祖師仙蹟記》。

心清神，觀心悟空。《般若心經》是唐宋時流行的佛經《大般若經》的節本，玄奘譯為 260 字。它宣揚“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得真心兮無挂礙，無挂礙兮能自在”。而《孝經》則是封建時代十分重視的宣揚忠孝觀的儒家經典。王嘉以三教經書為全真道教典，目的在于以佛、道二教的方法修心養性，“五千言，二百字。兩般經秘，隱神仙好事”^①；以儒家倫理塑造道冠人格，聯係社會，從而形成全真道三教圓融獨特的宗教理論體系。

三教圓融還涉及到一個極為敏感的關鍵問題：圓融過程中哪一教起主導作用，即誰先誰後，誰高誰下？這也是唐宋以來三教合一思潮掩護下三教之間長期鬭爭的焦點問題。處理不好這一問題，三教圓融就會成為三教紛爭。從現存著作中考察，王嘉為解決這一難題頗費了一番心思。他本屬儒士出身，要求弟子尊重儒教。在傳道過程中，王嘉閉口不談三教誰高誰下，要人們“心中端坐莫生邪”^②，不可有意製造紛爭事端。在最為敏感的釋道關係上，王嘉隨時注意融合并穩妥處理。有戰公者，問是否先釋後道？王嘉答道：“釋道從來是一家，兩般像貌理無差。”^③ 平日他同僧人交往密切，與禪宗長老常在一起談經論道，現存《全真集》中有《禪門初洪

① 《全真集》卷一二《紅窗迴》。

② 《全真集》卷一《永學道人》。

③ 《全真集》卷一《答戰公問先釋後道》。

潤乞無相》、《老僧問生死》、《僧淨師求修行》、《與傅長老分茶》、《和玉長老古調》、《贈劉蔣村僧定院主》等詩。王嘉不僅勸道士學佛經，“《金剛》四句首摩訶，其次須尋六字歌。仗起慧刀開般若，能超彼岸證波羅。”^①也勸僧人悟道旨，鼓勵其“禪道兩全爲上士，道禪一得自真僧”^②。在尊重儒釋的基礎上，王嘉公開提出了“三教平等”的口號。他認爲：“平等者，道德之元祖，清靜之元首”^③。組建民間教團，“凡立會必以三教名之”，以示三教平等，“不獨居一教”^④。

三教同源，三教平等，圓融的前提成立。那麼，三教圓融的切入點在何處？王嘉找到了三教共尊的“道”。他說：“三教者，如鼎三足，身同歸一，無二無三。三教者，不離道也，喻曰：似一根樹生三枝也。”“道”是鼎身、樹幹，三教尤如鼎之足，樹之枝，同源于“道”，由“道”派生的。三教的開創者都是全真道的祖宗，“太上爲祖，釋迦爲宗，夫子爲科牌”。三教創設的目的是爲拯救世上一切有情男女，釋迦教人擺脫六道沉淪；“太上煉九轉還丹，令人去病疾，了生死；夫子教仁義禮智信，恐人招業在身，令人修此亦能治疾病”。“三教

① 《全真集》卷一《呂善友索金剛經偈》。

② 《全真集》卷一《問禪道者何》。

③ 《全真集》卷三《三州五會化緣榜》。

④ 《全真教祖碑》。

者，隨意演化衆生，皆不離于道也”，只是“今人各不曉真道，往往著空盡落空”^①。因而，只要把握住“道”，三教自然圓融爲一。王嘉所謂“全真”，就是通過“真功”、“真行”的實踐，性命雙修，全“道”之真。

王嘉將儒家忠孝觀、釋教心性說、道教清靜無爲論有機地結合在一起，自成一派，將三教長期爭論的高低、先後矛盾消解于“道”這個可以包羅萬象的哲學範疇之中。突破了原來三教合一說的理論框架，開創了一種新的三教圓融的理論，使隋唐以來中國思想界的三教合一思想有了新的更深層次的發展。以此爲指導創立的全真道，就是這種典型思想的產物。

王嘉的三教圓融思想，在當時社會背景下，對逐漸消除民族隔閡，促進民族融和起了一定的作用，它也是唐宋以來統治階層大一統意識在思想界和宗教界的典型反映，對元明思想界產生了重要影響。清人陳銘珪說：元以後“三教歸一之說浸淫及儒者，明代講學之家矜爲秘密，實則嘉之緒餘耳”^②。

二、理論價值與實際意義

（一）王嘉的三教圓融是唐宋以來三教合一思潮的一種典型思想。

① 王嘉《金闕玉鎖訣》。

② 《長春道教源流考》卷一《全真教總論·全真教祖碑論》。

首先，過去學者提出的三教合一，多基于三教的社會作用，看到了三教都具有教化百姓、穩定社會的功能。他們提出的合一，主要是要求三教之間摒棄矛盾，發揚所長，共同為治國安民服務。是在承認三教鼎立的前提下，為了某一目標而進行的機械性組合。無論是王通“據其位而致中和”，或是贊寧“三教助一人之理”，都是這個意思。實際上沿襲的仍是李士謙三教共存調和的說法，理論上並無突破。而王嘉的三教圓融是從儒教中吸取忠孝觀，佛教中吸取心性說，道教中吸取清靜無為論而有機地結合在一起，自成一派。用他的話說即“三教搜來作一家”。這“一家”中的三部分不是各自獨立的，而是“圓圓作一團”不可分割的。他認為三教源于“道”，原本是一家；“道”中本有這些精華，聖人以此而設教。所以，它們間無隙融和是可能而應該的，將這三教的精華融為一體即是全三教之真。在王嘉之前，有張伯端等提出過“三教同旨”的說法，這給他提出三教圓融說以新的啓示，但張伯端是從修煉角度提出的，也沒有進一步的論述，而王嘉則是以此為宗教的指導思想，來發展道教，發揮宗教的社會功能。這就突破了原來三教合一說的理論框架，開創了一種新的三教融和理論，使隋唐以來中國思想界的三教合一思想有了新的更深層次的發展。這也是王嘉三教圓融說與過去三教合一說的區別之一。

其次，在三教合一的途徑上，三教學者也做過一些努力，有的找到了三教相同的道義，有的着眼于三教的人格培養方法，有的尋求三教旨趣相通的經書，但都因未找到正確的途徑和良好的切入點而沒有使其理論進一步完善。張伯端走得稍近一點，提出禪宗的《心經》與《周易》、《魯語》的心性相通，但目的仍是證其旨趣爲一，並沒有完全跳出原先三教合一學者的思維模式。而王嘉則不同，他以當時流行最廣、又是三教最重要的經書作爲全真教的祖經。在人生觀上，他繼承鍾呂金丹派的論調，宣揚人生短促，功名富貴虛幻。取佛教六道輪回之說，渲染人生苦短，地獄殘酷。進而破斥肉體，否定人生，引導人們看破紅塵去追求精神與肉體的解脫，建立了仙佛融和的成仙信仰。在宗教修煉上，王嘉以禪宗明心見性理論，打坐、圓相的方法，結合道教的清靜學說，性命雙修辦法，創立了道禪融合的明心見性說和先性後命的內丹思想。在宗教倫理方面，王取儒家忠孝、仁愛爲全真道士外功之內容，仿佛教宣揚禁慾主義，制定清規戒律約束教徒，形成頭陀式全真禁慾戒規和三教合一式的宗教倫理觀。可見，王嘉是采取多途徑的全面融合，並非是某一方面的吸收。因此，他融合三教的程度、範圍都比過去深廣得多。

其三，王嘉從道生萬物的宇宙本體論出發，公開提出三教平等，不獨尊一，以“道”爲三教的最根本。把

三教合一思想產生以來三教之間長期爭論不休的先後、高低等矛盾，消解在這個千百年來誰也未能作出統一解釋，可以包羅萬象的哲學範疇之中。這使其三教圓融的理論臻于完善，有堅實的社會基礎，更富有吸引力。與過去學者相比，在這一點上，王嘉跳出了一教一派的小圈子，立足點更高，目光更遠。所以，元姬志真說：“近代重陽，天挺神授，絕累捐塵，建立夫根幹源泉，掃蕩乎波瀾枝葉，輔之以清靜真實，應之以柔順謙冲，具天地之大全，完古今之大體也。”^①

(二) 王嘉三教圓融思想的價值，還在于它較典型地反映了唐宋以來統治者大一統的意識。

中國封建社會的大一統格局，經魏晉南北朝的分裂，唐代重新鞏固。經五代十國的分裂，北宋再次確立。這種大一統格局是以自供自給的小農經濟為基礎，以高度的中央集權政治來加以維系的。它不僅要求強大的國家機器，也要求有統一的精神力量以強化上層建築，進而克服小農經濟保守、分散的矛盾，保證經濟基礎的穩定。因此，唐宋大部分皇帝都積極倡導三教合一，以期形成統一的思想。唐高祖奉聖祖，也供釋迦。唐太宗建宮觀，亦興寺院，組織譯經，親撰《大唐三藏聖教序》。玄宗為消除武則天的影響，在興道教的同時，

^① 《雲山集》卷八《南昌觀碑》。

也扶植儒佛，他的《孝經注》、《道德經注》、《金剛經注》三書便是主張三教合一的例證。

北宋帝王繼唐帝之風，也十分注重處理、協調三教的關係。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即位，立即停止了後周的抑佛政策，認為“毀佛法大非社稷之福”^①。太宗因張守真的幫助鞏固了皇位，對道教有特殊感情，同樣認為：“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達者自悟淵微，愚者妄生誣謗，朕於此道，微究宗旨。”^② 真宗崇道亦重佛，他修佛像，頒經藏，賜度牒，至天禧五年（1021），天下僧尼達 458 1755 人，為唐朝的三倍^③。景德三年（1006）八月，諸王府侍講孫奭請減修寺度道，真宗勸道：“道釋二門，有助世教，人或偏見，往往毀譽。假使僧道輩有不檢，安可廢其教耶？”^④ 大中祥符六年（1013）十一月，他對宰相王旦說：“三教之設，其旨一也，大抵皆勸人為善。惟達識者能總貫之，滯情偏見，觸目分別，則于道遠矣。”^⑤ 所以，四明東湖寺沙門志磐稱贊云：“真宗可謂仁聖之君矣！初踐祚，製《聖教序》，造《崇

① 志磐《佛祖統紀》卷四三，建隆元年正月。

② 李焘《長編》卷二四，太平興國八年十月甲申。

③ 《佛祖統紀》卷四三，天禧五年。

④ 《宋會要》道釋一之三八。

⑤ 《長編》卷八一，大中祥符六年十一月庚戌。

釋論》。陳恕論罷譯經不許，孫奭請減度僧則不聽。”^①北宋後期的宋徽宗朝，是中國歷史上崇道最高峰。但他對佛、儒二教仍采取融合政策。政和七年（1117），為發展神霄教，徽宗將部分僧寺改充宮觀，並以“立賜度牒、紫衣”為餌，誘僧尼從道^②，便有人說他“廢佛”。徽宗十分氣憤，認為這是“奸人造言”，“搖惑衆心”，立即下詔云：“比以天下道宮數少，又卑隘圯壞，不足以寅奉上真。悉欲營造，深慮勞民動衆，材木之費，必致科擾。改以僧寺充，僧宇猥多，不勞而易辦。訪聞奸人造言，謂將毀拆寺院，沙汰僧徒，搖惑衆心，中外駭聽。夫道一而已，冲虛無名，真空不二，本自不殊，隆此而廢彼，豈朕志哉？可布告中外，敢有造言者，賞錢一千貫，以違御筆論。”^③重和二年（1119）正月，徽宗強制性地改佛為仙，改僧為德士，尼為女德，令僧尼穿道服，戴冠執簡。亦明確說：“不廢其教，不害其禮。”“寺院屋宇、田產、常住一切如舊，永不改革。敢有議者，以違御筆論”^④。換言之，此時佛教的經典、田產、像設、僧尼及管理機構仍存在，他們依舊可按佛教的禮儀進行崇拜和法事活動。實質上，“以僧為德士，使其

① 《佛祖統紀》卷四四，景德四年述。

② 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道學》。

③ 《宋大詔令集》卷二二三《敢言毀拆寺院沙汰僧徒者以違御筆論詔》。

④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道學》。

加冠巾，其意以釋氏出其下耳！”^①對儒教，徽宗亦如是。政和七年（1117）八月，令將《老》、《莊》、《列》諸書列為國子學必讀教材。重和元年（1118）八月，令天下學校設立道教專科班（即道齋），兼養道流。同時，令儒生添治道經^②。詔有司使學者治《御注道德經》，科舉時“問于其中出論題”^③。宣和元年（1119），徽宗“親取貢士卷，考定能深通內經者升之為第一”^④。在置道學、興道舉過程中，宋政府還規定：“儒能恭從道教者聽”。各地官吏為了取悅于上，大力勸誘儒生轉入道齋。陳州道齋學生幾與儒生相等，連儒學世家宋祁之孫宋瑀也棄儒入道學。徽宗這樣做的理由是：“道無乎不在，在儒以治國，在士以修身，未始有異，殊途同歸，前聖後聖，若合符節。”目的是“使黃帝、老子、堯、舜、周、孔之教偕行于今日”^⑤。可見，徽宗仍繼承了唐宋以來三教合一的思想，只不過他是以道教為核心，欲使儒佛融于道教之中罷了。這種融合方式，宋代士大夫稱之為：“恭承秘訓，興既墮之緒，滌源培本，合道德

①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饒德操自號依松道人》。

②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道學》。

③ 《能改齋漫錄》卷一三《詔學者治御注〈道德經〉》。

④ 《宋史》卷一五七《選舉志》三。

⑤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道學》。

而一之以幸天下。”^①

唐宋帝王之所以耗盡心思調解三教之間的矛盾，倡導三教合一，其目的就是要使思想領域內形成一股大一統的精神力量，以維護大一統的政治局面。王嘉的三教圓融思想，正符合了統治者的這一要求，這也是全真教由統治者的認同進而倍受重視的關鍵原因。

（三）王嘉的三教圓融思想對後世思想界產生了較大影響。

在當時社會背景下，王嘉提倡三教圓融為處于女真貴族統治下的人們初步找到了精神寄托，對逐漸消除民族隔閡，促進民族融和起了一定的作用。他的這種思想經弟子們在元代進一步深化、完善和宣傳，明清思想界幾乎沒有不贊成三教合一者。明代大學問家王守仁就旗幟鮮明的主張三教合一。他說：“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家說無，從出離生死苦海上來。却于本體上加却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虛無的本色了。”他把儒教的修養比為“猶道家結聖胎”，認為佛、道“二氏之學，其妙與吾人只有毫厘之間”^②，三教沒有多大差別。清代托名呂洞賓的道書《三

① 汪藻《浮溪集》卷二〇《鎮江府金山神霄宮碑記》。

② 王守仁《傳習錄》下、上。

寶心燈》甚至稱：“若皈道而不知三教合一之旨，便是異端邪說”^①。清人陳銘珪說：“元興之後，（全真）其教益盛，厥後三教歸一之說浸淫及儒者，明代講學之家矜爲秘密，實則嘉之諸餘耳。”^②《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八《甘水仙源錄提要》也有與陳氏相同的說法。可見，王嘉三教圓融說對推動中國思想界三教合一思潮向縱深發展確實起了重要作用。

我們說王嘉的三教圓融思想及以此爲指導創立的全真教是三教融合度最高的典型，對後世三教合一思潮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并不等于用王嘉的三教圓融思想在當時可以把儒、釋、道三教從形式到內容都完整地融爲一教。儘管王嘉的理論中包含着這一層意思，但事實上也完全不可能辦到。因爲：

第一，三教的地位不同。在歷史源流上，儒學產生于春秋時代，至宋末金初，已有一千五百餘年。它的學說、思想經一代又一代統治者的提倡、推崇，許多已形成牢不可破的傳統文化。佛教是外來宗教，東漢時傳入中國後，立即將其教義、教規同中國傳統觀念相結合，在吸收各教所長的基礎上不斷中國化。道教雖是本土宗教，又攀老子爲教祖，企圖把自己的歷史延伸到可以與

① 《道藏輯要》第七。

② 《長春道教源流》卷一《全真教總論·全真教祖碑論》。

儒教相提并論，但畢竟道教與道家還是有本質的區別。在實力上，三教的懸殊相當大。自隋唐科舉制度興起，到宋代學校遍天下，崇儒之士舉目皆是，僅經 118 次科舉考中的進士就達十萬餘人。而佛教僧尼最多時不過四、五十萬，在籍道冠不過二、三萬罷了，他們占有的寺觀與儒學擁有的廟宇、學校更是相差數倍。更何況儒教一直是統治思想的核心，地位之優越，勢力之強大，佛道豈能與之相比？因而，歷代儒者自以儒教為國教，口倡三教合一，內心文化專制意識却較濃厚，對佛道二教多採取為我所用或明排暗納的方式。佛教有會和儒教的傾向，但有“三歸依”、“三法印”的限制，不允許教徒背離印度經論，教旨上實際吸取儒道之說較少。道教本雜而多端，包容百家而成，儒、陰陽、神仙、巫術、醫學熔為一爐，魏晉之後，又廣采佛教之說成道經。可以說它具有兼容并蓄的獨特傳統，但道教教徒少，勢力弱，要求得生存與發展，只有以主動融合的態度來減少儒佛對它的威脅。

第二，三教的主旨有異。由于學術傳統的差別，三教在體系、結構上各不相同。儒道二教以道、或太極、或陰陽八卦說為哲學本體結構，兩教可謂同出一源，而佛教則以緣起論為基礎，以心為歸結。就人生觀來說，佛教否定人生，否定人的價值而倡出世之說，道教亦多傾向于此，而儒教却肯定人的價值，積極倡導入世。這

就形成了三教主旨相趣各異：佛教要人出“三界”，超脫生死而成佛；道教教人不僅要求得精神解脫，更主要是肉體長生，成仙升天；儒教宣揚三綱五常，要人們做良臣順民，獨善其身，兼善天下。只有在維護封建秩序、宣揚封建倫理方面，三教最爲一致，因此，歷代各教三教合一的倡導者，均以此爲融合的切入點，去尋求三教的一致性。在三教都不可能改變其主旨的情況下，合一只能是立足于自己的立場吸取他教中與本教宗旨相一致的思想。所以，三教合一只有融合程度的深淺，沒有完全融爲一教。王嘉的三教圓融思想，從老子“虛無”，莊子“坐忘”，《清靜經》“寂而又寂”出發，吸收禪宗“明心見性”，儒家倫理，也始終未脫離道教的主旨。

當然，還應指出，創教者王嘉高唱三教圓融，擺出一付三教大團結倡導者的姿態，也不排除有乘金統治者尚未來得及大力扶植儒教之際，擺脫道教附從儒教的三教合格局，爲全真教爭取共存地位，誘使更多的人加入全真教的用意。

第二節 識心見性的內丹心性理論

在三教圓融思想指導下，王嘉首先分析了“道”。

說：“心本是道，道即是心，心外無道，道外無心也。”^①對此，後人李道純解釋為：“以心觀道，道即是心也；以道觀心，心即是道也。”^②“道”，道教本指產生萬物的本體。王嘉依據禪宗的觀點，把道具體化為心。儘管如是，“心”仍是一個較大的範疇，在理論上過于籠統，在修煉上難以具體操作。為此，王嘉進一步規定為：“性命本宗，元無得失，巍不可測，妙不可言，乃（為）〔謂〕之道。”心即是道，道是性命之本宗，心性之間的關係是“心生則性滅，心滅則性見”^③。這樣一來，道、心、性三者貫通：道是三教的根源，心是道在自身的體現，而性又以心為載體，是道的體現。既符合禪宗的觀點，又合乎《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的思想，也為道教的修煉找到了下手之處。這種體現道的性，王嘉認為人人皆有，“家家有性現精研，一條白綾堅還潔，一粒金丹瑩又鮮”^④。只要經過修煉，就會“性通禪釋貫儒風，清談吐玉，落筆如風”^⑤，甚至“蓮花出來騰顏色，葉葉分明是個仙”^⑥。

① 王嘉《重陽真人授丹陽二十四訣》。

② 李道純《清庵瑩蟾子語錄》卷六。

③ 《重陽授丹陽二十四訣》。

④ 《全真集》卷一《呂公求指訣》。

⑤ 王嘉《分梨十化集》卷上《炙心香》。

⑥ 《全真集》卷一《述懷》。

認識到心是道的體現，性是心之根本，王嘉主張通過“降心”、“明心”、“頓悟”等辦法來“明性”、“見性”。他首先要求人們要出家修行。認為塵世是個是非之地，“般般皆是妄，物物盡皆空”。家庭如牢籠，“妻女猶如千斤鐵，兒孫好似萬斤銅”一樣壓在人身上，使人“只會貪財色”，積惡業，而不“知元本”、憶“祖宗”^①。出家修行，遠離塵世，是獲得清靜，降心、明心的前提。否則“家人便是燒身火，乾了泥團却變塵”^②，不僅蒙蔽自心，還使人短命夭亡。其次，要真清靜。王嘉說：“靜來便是歸虛寂，鬧處那由覓妙玄”^③。出家修行只是“身靜”，而真清靜則是“意靜”。意靜可以定精血，養真氣，其特徵：“真清靜者，眼內無淚，鼻內無膿，口內無唾，不煉大小便。男子養精，女子定血，萬邪歸正，萬病不生，方可謂丹田清靜。”從“身靜”到“意靜”，是通過苦修靜思來達到的，此稱“煉心”。煉心如磨鏡，將煉得“心不起雜念”，“諸塵不染著”^④，意靜心滅，性便自見。

在途徑上，王嘉主張以“頓悟”來實現“見性”。他說：“鬧鬧不用焚香火，得得何須看教風。好把靈明

① 《全真集》卷一《述懷》。

② 《全真集》卷三《活死人墓贈寧伯功》之二。

③ 《全真集》卷一《代造鐵貫錢》。

④ 《金關玉鎖訣》，《重陽真人授丹陽二十四訣》。

開遠近，便令性躍出西東。投真換假光輝至，步步蓮花接上宮。”只要“心死”，性即躍出，如同一個人遺棄舊室搬入新居一樣，“能除新舍得靈芝”。這個過程的取得，需搜推三教妙理，認取元初，即“古人公案須搜獲，自己家風要聘馳。細細得通前覺性，盈盈澄正舊慈悲”^①。待“慈悲清靜俱雙全”，“俱憑悟省”^②，就會“忽朝月夜清風至，吹斷攀緣一任馨”，使你“頓悟全無物物縻”^③，而識心見性。王嘉這種頓悟見性說，明顯帶有禪宗的痕迹。

識心見性，僅是證仙的第一步，要成仙，還需修命，即“頓悟而漸修”^④。在修命這一步，王嘉創造了內外結合的成仙方法，稱“外修陰德，內煉真功”，或“外而濟世，內而修己”。內煉真功，即煉自己的精、氣、神，目的在於“了達性命”。王嘉認為：性是宗、是根、是元神；命是祖、是蒂、是元氣。精、氣、神三者是人的根本，人是否長壽，關鍵在於對這三者的修煉，他稱此為“內三寶”。說：“只修外功，不修內功，

① 《全真集》卷一《劉仙求問》，《邢公問七十修行可否》，《永學道人》之五。

② 《全真集》卷五《瑤臺月》。

③ 《全真集》卷一《木魚》。

④ 《道書十二種·修真帶難》。

如畫餅充飢，積雪爲糧，虛勞衆力，到了成空。”^①因而，王嘉吸取鍾、呂內丹之法，喻人體爲鼎爐，借助“外丹”名詞，構成了全真內丹法的初步框架。在其著作《金關玉鎖訣》中，他將丹法分爲三乘，以三田搬運，肘後飛金晶爲主要措施，要人們修煉精、氣、神。稱：“神者是龍，氣者是虎，是性命也。”“鉛者是元神，汞者是元氣。”以神、氣爲“真種子”，按季節、時辰修煉，使龍虎交媾，鉛汞合一，在體內形成內丹，此過程稱“修命”^②。故後世稱“全真爲性命雙修”^③。

在性、命兩者之間，王嘉尤重性。他認爲“真性”、“本性”，即金丹。“真性不亂，萬緣不挂，不去不來，此是長生不死也”。有詩云：“本來真性喚金丹，四假爲爐煉作團。不染不思除妄想，自然袞出入仙壇。”^④在修性命過程中，王嘉認爲“主者是性，賓者是命”^⑤。他論述時亦往往先講性後講命，或爲講性而講命，但這并不是否定修命。同樣，他認爲性、命之間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修命亦相當重要。王嘉羽化前對馬鈺說：“學道無他，在于養氣。心液下降，腎氣上騰至脾元，氤氲不散

① 《立教十五論·合藥》。

② 《重陽真人授丹陽二十四訣》。

③ 張宇初《道門十規》。

④ 《全真集》卷一《任公問本性》，卷二《金丹》。

⑤ 《重陽真人授丹陽二十四訣》。

則丹聚矣。”^① 這種以性爲主、以命爲從的思想，後來丘處機把它發揮爲“見性爲體，養命爲用”^②。

心性學說是王嘉內丹思想的核心理論，一切修性、修命的方法、措施都是在這一理論指導下展開的。王嘉的心性理論主要源自禪宗并有較大的發展。

第一，在心性範疇中，王嘉納入了仁、善等道德內容。禪宗心性論的基本傾向是打破二元對立，使本心、本性自由顯現出來，主張善惡均不染。王嘉則將儒家仁愛等納入心性之中，并十分肯定其正面價值。他說“潔己存心”的目的在于“歸大善”，具有高尚的人格，要道徒們“常懷惻隱之心”^③。這使其心性說更具有中國傳統道德特色。

第二，在宗教了證手段上，禪宗的頓悟是通過參修公案，自設疑解疑，使人豁然貫通而進入一種神秘的心理狀態，獲得巨大的精神自由，即頓悟便達到涅槃境界，成爲佛。王嘉則不同，頓悟是明心識性的一種手段，而明心識性僅是成仙的基礎，要獲得精神的完全自由，還必須在修命的同時修性，內外功緊密結合。所以，王嘉心性學的範疇環環相扣，邏輯性更強。它討論問題的視野比禪宗更開闊，層次更深。

① 王頤中編《丹陽真人語錄》。

② 陸道和編《全真清規·長春真人規榜》。

③ 《全真集》卷一二《臨江仙》之四。

第三，在宗教目的上，禪宗把成佛的功夫全部建立在明心見性之上，使人解脫的只是靈魂，而王嘉創立的全真教則實行性命雙修，性功占主導地位，以性功牽動命功。性功修煉的目的是從世俗的物質和精神桎梏中解脫，獲得生存質量的飛躍。命功則是以自身的精、氣、神等具體物質元素為藥物，進行改變形體、延長生命的修煉。同時，從事符合社會倫理道德的孝慈仁愛等活動，增加外功的積累。使修煉者從多方面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實現的不僅是精神，也包括肉體的雙重解脫。更具有哲學的思辨、宗教的升華，并具有吸引力和普及性。

在心性理論上，王嘉與南宗張伯端有許多共同處，如會通三教的指導思想，兩兩相對的哲學範疇，納倫理道德于心性學說之中等。張伯端“心求靜，必先制于眼”^①，不主張出家修煉。王嘉要求眼見心不染，自心明如鏡，主張遠離家庭，在明心的程度上更乾淨徹底。張伯端雖認為先命後性與先性後命目標一致，他的先命後性有由低級到高級，由具體到抽象的發展觀點，但哲學思辨意味比王嘉的先性後命則略有遜色。張伯端不是道士，又無心創教，他在修性命時強調的宗教倫理也只是一種泛泛說教，而王嘉則是把它具體化後納入教規之

① 張伯端《青華秘文》。

中，使之成為必修的功課，造就了一大批宗教倫理化的道徒，使全真教受到社會的普遍歡迎。

綜上可見，王嘉的內丹心性學說在理論體系和哲學思辨上融攝三教理論，大大地提高了以往的三教合一說，並有較大的發展。它標志着道教哲學理論新形態的更加成熟。這方面，為中國道教尤其是全真教的興盛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也豐富了中國心性學說的內容，為宋元思想文化寶庫中輸入了新的活力。

第三節 孝慈為本的宗教倫理道德

王嘉對宗教倫理道德的改革突出地表現為：將世俗社會的倫理道德宗教化後，規定為道徒必須遵守的行為準則，長壽成仙的必要條件，是修性修命的基本內容，此稱之為“外功”。

首先，強調行孝忠君。王嘉主張拋妻棄子，出家修行，對父母却持孝順態度。他說：“父雖父、母雖母，論著親兮沒話語。只為當時鑄我身，至令今日常懷古。”^①嘗自嘆道：“嗟余幼年父母惜，長思孝養當竭力。情知難報罔極恩，區區眷戀惟多積。”^②常為自己年幼無

① 《全真集》卷九《元元歌》。

② 《全真集》卷九《自嘆歌》。

知、父母早死没有盡到孝心而後悔。創教時，他“以現在嫂爲父母”，期望道成之後與其“同歸蓮島”^①。他規定，對“不孝”、“不敬”、“不善”三種人不予傳授教法。初接道徒，令其讀《孝經》，并以“忠君王，孝順父母師資”爲修煉內丹的前提。要求在家修行的教徒‘與六親和睦，朋友方圓。祖宗靈祀祭饗頻，常行孝以序思量’^②。他奉勸世人，爲兒女者，只要事事“孝順先”，對父母輩“惺惺奉侍，歸紫府，也管錄姓名仙簿”^③，把盡孝與成仙緊密結合爲一體。對師徒之間的盡孝問題，王嘉創造性地提出了“三布施”：“捨身布施者，見師長父母危時，捨命相救。將花獻師者，師長需打罵，須將喜笑迎之，面上無嗔怒。令膳而供養者，食有好味先奉其師，此名三布施。”^④這完全是世俗倫理中“一日爲師，終身爲父”的翻版。王嘉強調孝的目的不單純是爲證仙成仙，更重要的是“忠君王”，維護封建統治。就道士而言，不僅是自己并奉勸他人遵守國法。馬鈺入道，王嘉要他立誓狀文書，“遵依國法爲先”^⑤。他的侄子王七哥新參軍，他寄詩囑其“遵隆國法行思

① 《全真集》卷一三《虞美人》之三。

② 《全真集》卷三《滿庭芳·未欲脫家》。

③ 《全真集》卷一一《茶瓶兒》。

④ 《金關玉鎖訣》。

⑤ 馬鈺《神光燦·立誓狀外戒》。

義，謹守軍門護甲戈。……先人後己唯長策，游看歸來唱凱歌”^①。可見，王嘉的忠君王是落到實處的。

其次，王嘉強調為善慈悲。他說修行的目的“元來只是認真慈”。真慈悲即“慈悲清靜俱雙全”，而不是希圖回報、有所慾求的“舊慈悲”^②。認為“淨處常常生智慧，閑居每每起慈悲”。^③無慾無望、一塵不染的清靜之心產生的慈悲才是真慈悲，道士們發揮真慈悲便是對三教宗旨的貫徹，對三教祖風的繼承。慈悲在行為上體現為做善事。“慈悲慈悲不可捨，作善緣敲盞，何須音啞。試問自在逍遙，教積善得也”^④。他勸道士“惡業休貪作善因”，只要“勤行善”，“積功累行”，就會“兀騰騰功行廣”^⑤。王嘉規定的行善範圍相當廣泛，包括濟貧拔苦；見人患難，常懷拯救之心；先人後己，與萬物無私；精研醫藥，“活人之性命”等^⑥。在行善積功過程中，他要道徒們尤其注意惜孤愛弱。向社會宣傳平等待人，不仗富壓貧，依權欺弱。要人們“隨緣過，隨分樂，惡覓慳貪都是錯。貴非親，富非鄰，憐孤卹老、取

① 《全真集》卷一〇《贈侄》。

② 《全真集》卷一《修行》，《永學道人》之五。

③ 《全真集》卷一〇《贈玉哥》。

④ 《全真集》卷一二《紅窗迴》之二。

⑤ 《全真集》卷二《謝寧伯公》之二，卷一三《武陵春·詠別道友》之三。

⑥ 《重陽立教十五論·論合藥》。

捨合天真。當權勿倚欺凌弱，須防運去相逢着。減欺慢，減欺慢，不論高下平等一般看”^①，樹立善良慈愛的觀念。

爲了使宗教倫理道德真正成爲道徒與世人的行爲準則，王嘉大肆宣揚輪回報應。他以通俗的語言，流行的文體，向人們描繪了地獄的恐怖，仙景的美好，鼓勵人們去惡揚善，入道煉仙。說：“豐都路，定置個、凌遲所。便安排了，鐵牀鑊湯，刀山劍樹，造惡人有緣覷。

鬼使勾名持黑簿，沒推辭，與他去。早掉下這尸骸，不籍妻兒與女。地獄中長受苦。蓬萊路，願自在、逍遙所。現長生景，瓊花玉葉，金枝寶樹，作善人有緣覷。

童子青衣掌仙簿，功行成，上升去。結就一粒金丹，深謝嬰兒姪女，永不遭三界苦。”^②

王嘉宗教倫理道德，承道教之傳統，取儒家之忠孝仁慈而成，并有所發展。其特點是：

第一，他強調對統治集團的孝就是忠君王，體現在行爲上是遵依國法，維護封建統治。從而克服了傳統儒家認爲忠孝不能兩全的矛盾，符合程頤“忠孝一理”的觀點。

第二，他以清靜之心爲仁慈之根，把行善與煉心養

① 《全真集》卷一三《梅花引》之三。

② 《全真集》卷三《川撥棹》。

命兩者結合起來，使道徒對傳統道德的實踐和全真心性內丹功夫的修煉保持同步進行。

第三，他提出了物外結親，把道教的師徒關係納入了宗法關係之內，以師代父，初步實現了傳統孝道“事親”和《太平經》“父母常得其樂而不飢寒者是賢孝之子”的要求，保證了孝的實踐與全真教規不悖，增強了教團內部的凝聚力。

倡導以孝慈為核心的宗教倫理道德，在女真統治、禮教蕩然、戰亂不斷的社會背景下，對喚醒人們的愛心，促進人與人之間相互幫助起到了一定作用。同時，也為統治者安撫人心，維護封建秩序作出了貢獻。

第四節 禁慾主義的教制觀

一、妻室兒女，出家修行

早期道教如五斗米道是以家庭為基本單位立治，無出家之說。隨佛教傳入，南北朝後道教雖倡出家，但有男女合氣之術，其中正一派道士則不一定出家。社會混亂之時，出家更是徒具其名。宋人王楙說：五代時道士

“假冠服以寄褐”，甚至挈家入觀^①。宋初曾禁道士與家屬同處^②，至北宋末年，神霄派道士仍以青膠刷鬢，“外畜妻子買姬媵”^③。王嘉創全真道，一改前習，才使道教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出家。王嘉以識心見性為長壽成仙的基礎，把絕對禁慾作為識心的首要條件。他認為，道生萬物，火、風、地、水“四假（大）”，“為伊合造成形”^④，本有較長的壽命。但為慾念驅使，自慕富貴貪愛戀，“四假凡軀恰似蠶身緣，各縛纏，誇作繭，裹了真靈，直待鍋兒煎”^⑤。人這樣作繭自縛，毀滅生命，即是活在世上也是一具行尸走肉的“假合尸”。有了慾望，男子損精，女子損血，就有了死亡存在；慾望越多，壽命就越短。要想延壽長命，惟一之路就是絕慾出家，“搜玄路，出迷津，靜中調養精氣神”^⑥。

王嘉認為，絕慾首絕人情。他說：“修行切忌順人情，順着人情道不成。”“悟超全在絕塵情，天若有情天亦老”。天道無情，化生萬物。慾望生人情，人應如天

① 《燕翼詒謀錄》卷二。褐：褐衣，指百姓。無道冠籍而寄居宮觀，謂“寄褐”。

② 《宋朝事實》卷七《道釋》。

③ 陳均《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八。

④ 《全真集》卷八《西江月·四假》。人憑籍火、風、地、水而成形，故稱“四假”。

⑤ 《全真集》卷四《蘇幕遮·勸化醴泉人》。

⑥ 《全真集》卷一三《搗練子》之二。

道，無慾無情。“人情”之大爲恩愛，“懷愛海，長思憶；戀恩山，每悵惆”，最終只能是“待荒郊，卧土丘”，短命夭亡^①。要“擺脫恩山祛愛海，得歸蓬島赴瀛洲”^②。在行動上即是拋妻棄子，跳出家庭這個“牢籠”。因爲“妻男孫女長綫繞，愛獄恩山把身軀緊縛抓”^③。“被兒孫。長與便；遭妻女，每添愁”，就會“日日憂”^④。王嘉以妻女爲枷鎖，稱兒孫歡笑爲虎狼咆哮；視夫婦如仇敵，稱養兒育女是還前世孽債。說：“兒非兒，女非女，妻室恩情安可取？總是冤家敵面仇，爭如勿結前頭苦。”奉勸世人“休妻別子斷恩愛”，“跳出樊籠尋性命”^⑤。“靜中堪破五行因，因此能損四假身。返見本初真面目，白雲穩駕一神仙”^⑥。

二、斷酒色財氣，忍辱苦修

爲達到心空性見之目的，王嘉要求道徒斷七情六慾，尤重除酒色財氣。他說：“酒，惡唇髒口，使人損敗真元，消磨眉壽，愁腑腸，摧心首，露猖狂，現羞醜。”“色，絕人筋力，消人福壽，損金精，傷玉液，摧

① 《全真集》卷二《唐公求修行》、《勸化》。

② 《全真集》卷一三《望蓬萊·詠勸道友》之三。

③ 《全真集》卷五《金鷄叫·警劉公》。

④ 《全真集》卷六《瑞鷓鴣》。

⑤ 《全真集》卷九《元元歌》、《逍遙歌》。

⑥ 《全真集》卷七《漁家傲》。

殘氣神，敗壞仁德。”“財，能買色，會招杯，惹來禍殃，令人德喪，積財即積苦，難脫九幽災。”“氣，傷人神氣，壞人精靈，令人爭強好鬪，目無王法，最終禍及衆人^①。王嘉以此爲“四害”，是迷誤人生，構結貪妒，墮入“三途苦”的根源。要人們堅決斷除，粗茶淡飯，甘守孤貧^②。這樣才能上淨真心，下固元陽，“結金丹，大羅伯去”^③。

王嘉取佛教頭陀之法，要弟子們忍辱苦修，以達到心忘慮念，超越三界。馬鈺散盡家財，誓死赤足，夏不飲水，冬不向火。郝大通坐趙州橋下六年，不言不語，寒暑不移。王處一“千錘百煉，曾于沙石中長跪不起，其膝磨爛至骨”，并赤足往來于鐵渣山棘中。丘處機搬石上山，以除妄念，甚至自行閹割，斷絕情根^④。全真家稱此爲“消舊業”^⑤。在日常生活上，王嘉要求弟子們穿百衲衣，乞食糊口，禁止睡眠。他說，庵中住坐，被油鹽米面、鍋頭碗盞“許多日常殃我”，難得清閑。不如滅燈熄火，“入關門，出門安鎖”，四處乞食^⑥。認爲：

① 《全真集》卷一《咏酒色財氣》。

② 《全真集》卷八《如夢令·四害》。

③ 《全真集》卷五《受恩深》。

④ 玄全子《真仙直指語錄》卷下《清和尹真人語錄》。今本《清和尹真人語錄》已刪去此條。

⑤ 尹志平《清和真人北游語錄》卷三。

⑥ 《全真集》卷七《解佩令》。

“覓三餐”，“勝異香”，“定神氣，眼生光”，既能填飽肚腸，又能煉四肢，增功行^①。因此，在馬鈺家，王嘉曾三移其牀，不準馬鈺睡覺，只能三更吃一餐飯。在寧海州，他“趕出丹陽，不得在金蓮堂住，當日令上街乞求”^②。據史書記載，王嘉對其弟子亦是如此要求。丘處機描述他在磻溪時：鑿巖棲迹，“烟火俱無，簞瓢不置，日用何曾積？飢餐渴飲，逐時村巷求覓”^③。這種令教徒苦行絕慾、乞食爲生的制度，在中國道教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元好問稱：“全真家有取于老佛之間，故其憔悴寒餓，痛自黥剔，若枯寂頭陀然。”^④

三、立戒律清規，規範教徒言行

學者們一般認爲，王嘉初創全真時，無系統教規戒律。據《全真集》卷二詩題注有“仁法師說三六弟子，王嘉小名十八郎，遂悟一十八戒”。知其在關中時已有“十八戒”。從現存資料中，也可看出王嘉創教之時，便制定了初期戒律。他說：“大凡學道，不得殺、盜、飲酒、食肉、破戒、犯願。”化馬鈺時，王嘉稱：“凡人修

① 《全真集》卷二《謝寧伯公》。

② 《重陽教化集》卷一《贈丹陽》，卷三《丹陽繼韵》注。

③ 丘處機《磻溪集》卷五《無俗念·居磻溪》。

④ 元好問《遺山集》卷三一《于道顯墓碑》。

道，先須依此十二字：斷酒色財氣攀緣愛念憂愁思慮”^①。王嘉要馬鈺立的誓狀云：“專燒誓狀，謹發盟言。……永除氣財酒色，戒斷腥羶。常清靜，更謙和恭謹，無黨無偏。布素焚觥，度日飢寒，後須憑展手街前。不得貪財誑語，詐做高賢。常懷慎終如始，遇危難，轉要心堅。如退道，願分身萬段，永鎮黃泉。”^②在《金關玉鎖訣》中稱：“第一須持戒清靜，忍辱慈悲實善，斷除十惡。”後來又要求道徒，“不得受人欽重，不得教人戲弄。不得意馬外游，不得心猿內動”^③。明人編《道藏》，將《重陽立教十五論》列入正一部戒規類，表明這也是十五條戒律。後人陸道和所編《全真清規》中有《教主重陽帝君責罰榜》，列清規十條：①犯國法遣出。②偷盜財物遺送尊長者，燒毀衣鉢，罰出。③說是非，擾堂鬧衆者，蔑竹罰出。④酒、色、財、氣、食葷，但犯一者，罰出。⑤奸猾、狡、疾妒、欺瞞者，罰出。⑥猖狂驕傲，動不隨衆，罰齋。⑦高言大語，作事燥暴者，罰香。⑧說怪事戲言，無故出庵門者，罰油。⑨幹事不專，奸猾惰懶者，罰茶。⑩犯事輕者，并行罰拜。并申明此清規的目的在于使道徒珍惜光陰，謹慎修持，成為“上善”之人。此清規過於嚴細，不一定是王嘉所訂，

① 《重陽教化集》卷二《讀晉真人語錄》、《化丹陽》。

② 《神光燦·立誓狀外戒》。

③ 《全真集》卷一〇《四不得頌》。

但所謂“十八戒”的主要內容當已包含其中了。

值得說明的是，王嘉時全真道並沒有公開傳戒，其根本原因是自唐宋以來道教傳戒已被政府控制，初期全真道屬民間組織，沒有公開傳戒的權力。但這並不意味着王嘉制定的戒律清規就失去了應有的作用，他創造性地採取了“立誓狀”等辦法，並以身作則執行戒律^①，同樣達到了束縛道徒思想言行的目的，保證了王嘉絕對禁慾主義的實施。

第五節 面向民衆的宗教傳播思想

宗教的生命力在於傳播，無法傳播的宗教無論思想內容多麼精深，也難以得到發展。王嘉認為，社會中下層人士操勞生計，倍受艱辛，常短命夭折，却不願擺脫塵俗，了悟人生。他道：“堪嘆工商農士，各誇本業多能。就中機巧自翻騰，限至依然鬪勝。”希望他們“唯將淡素常憑，清如澄水潔如冰，自有圓明果證”^②。因此，他把全真道的傳播重心放在面向社會中下層。在他的文集中，有《馬公問平等》、《張姑求問》、《訓愚魯》、《王德昭求學道》、《贈董得夫》、《織造人》、《贈張曲

① 參見《重陽教化集》卷二《知丹陽吃酒贈頌及丹陽繼頌》。

② 《全真集》卷八《西江月·四民》。

通》、《警史四哥》、《勸崔彥橫》、《題韓茂先藥鋪》等詩，又有《贈五十三郎》、《寄譚哥唐哥》、《贈京兆藥市街趙公》、《勸化醴泉人》、《贈打車》、《贈王家飲店》、《贈毋希楊》、《嘆世迷》、《贈釣翁》、《贈劉四友》、《咏拾菜人》等詞，他接觸、交往的多是中下層人士。王嘉企圖通過他的教化讓“常守鋪”的“個個人”擺脫“瓮裏合頭，鐵索縛住”的世俗情緣，而“占得清閑，走入逍遙路”^①。這儘管是一種幻想，但他畢竟首先想到了正在苦難中掙扎的中下層人們，也為全真道覓到了一方前程光明的市場。

在傳教方式上，王嘉一改過去道教以大宮觀為中心、向周邊輻射的做法，代之以庵為據點，以社、會為教團組織形式。所謂庵，本指圓頂草屋。初為窮民宿舍，後為寺觀內僧道起居處。由于自唐朝以來，政府規定寺觀建立必經批准，即繫籍或賜額才算合法。北宋中後期，隨民衆信仰和官僚守祖墳的需要，部分庵從寺觀中獨立出來，成為僧道居住與從事宗教活動兩者合一的場所。獨立出來的庵，“不必皆售祠牒，道釋得居之，方外亦得居之。所奉不必專主一教，浮屠居者奉浮屠、道流居者奉老氏。所仰不必皆有田，近市者乞食以為

① 《全真集》卷一三《蘇幕遮·點化道友》。

資，山居者姜术以代粟”^①，是一種自由程度較大且帶有“真淳之味”的傳教場所。但庵多無合法名額，往往又是被政府清理、撤毀的對象。全真道初期未得到政府認可，既無合法地位，也無大型宮觀，便首先選擇了庵這種場所作為棲身之地。王嘉說：“凡出家者，先須投庵。庵者，舍也，一身依倚。身有依倚，心漸得安，氣神和暢，入真道矣。”^②。庵一般是自己修造，或施主修造後聘請去住持。王嘉初期在南時村掘活死人墓，所立草庵即自己所造，他放火焚毀亦無人干涉。到寧海築全真堂，為馬鈺所施，請他去住持。從自築庵到被請住庵，這標志着一個道冠聲譽、影響、地位的變化，所以為點化馬鈺夫婦，王嘉耗盡心機。然後利用馬家富甲一方的影響，以寧海州為據點，在山東半島傳教，先後收了馬丹陽、丘處機、譚處端、王處一、郝大通、劉處玄、孫不二七大弟子，後稱“北七真”。

對於眾多的信徒，王嘉是利用社、會這種組織形式傳教的。所謂社、會，是基層里社中志趣相投者為某件事或某項活動而結成的一種民間團體。它是由先秦社日時，同區域的人群共同舉行社祭、演藝集會演變而來的。宋金時代，從城市到鄉村都有社、會。孟元老說：

① 《永樂大典》卷六七〇〇《江·九江府·庵巖》。

② 《重陽立教十五論·論住庵》。

汴京八月秋社“市學先生預歛諸生錢作社會”^①。耐得翁《都城紀勝》專有《社會》一條，記杭州城中各種集社集會的情況。鄉村則有步虛社、靈寶會之類。每一社、會有社頭、會首為召集人，負責募集財錢，通知社、會成員參加活動。王嘉大定八年（1168）八月應文登縣村民所邀，住姜氏庵，以此為據點建“三教七寶會”。次年四月，寧海周伯通建庵名“金蓮堂”，邀王嘉住持，建“三教金蓮會”。以後，在福山縣建“三教三光會”，在登州建“三教玉華（花）會”，在萊州建“三教平等會”^②。王嘉所立的“會”，與“社”同義，故金蓮會又稱金蓮社。其成員的主要任務是捐助聽道。每會亦都有發起人或會首，如玉花社是由“張公、邵公”^③，平等會的會首是徐首道，三光會會首是周彬甫^④。社、會的名稱由王嘉命定，《玉花社疏》云：“竊以玉花乃氣之宗，金蓮乃神之祖，氣神相接，謂之神仙。”^⑤馬鈺亦有詞稱：“心平等，壽延長，修完七寶聚三光。悟全真，萬事忘，玉花綻，金蓮芳，馨香滋味滿齋腸。行功成，見玉

① 《東京夢華錄》卷八《秋社》。

② 《全真教祖碑》。

③ 《全真集》卷三《滿庭芳·張公邵公起玉花社》。

④ 馬鈺《洞玄金玉集》卷七《贈萊州平等會首》，卷三《贈三光會會首周彬甫》。

⑤ 《全真集》卷一〇《玉花社疏》。

皇。”^①可見，社、會的命名亦獨具匠心，它隱含着王嘉三教圓融、性命雙修的立教原則。

每社成立，在第一次會上王嘉要作一《開明疏》，介紹全真修煉方法、作用及創社的目的與要求。要信徒們“化誘善人入道修行，所行之事先人後己，與萬物無私”^②。社中成員人人平等，王嘉在此地時，每日有齋會，逐步傳授全真功法，大致傳授完畢則罷社，這即王嘉所云：“蓮社有始有終，無誨詐，諸公不可半途廢止。”

當然，社、會中的講經論道亦非白說，“諸公須是助金蓮願，出長生定分錢。逐月四文十六字，好于十八結良緣”^③。每月每人四文錢，由會首收取，交與王嘉作講經說法的用品開支，此稱“長生永結”。若會中有人對所講經文或修煉方法頗感興趣，也會另起一社，共創庵堂，請求住持，文登七寶會便是如是。早期全真道徒的食宿多是由會衆提供，如王嘉在文登住姜氏庵却在張氏家食就是一例。現存《重陽教化集》卷三《三州五會化緣榜》即是王嘉宣傳教義、要求組織社、會并給予食宿的廣告詞。

① 《洞玄金玉集》卷八《搗練子·贈五會道衆》。

② 《全真集》卷一〇《玉花社疏》。

③ 《全真集》卷一〇《金蓮會》。宋金鐵錢每個一文，上有四字，四文即十六字。

通過住庵組織社、會，全真教義得到廣泛宣傳，王嘉在寧海、登、萊諸州擁有了大批信徒。

此外，王嘉的神仙思想也有很大的變化。他面對“人以學仙爲疑”^①的信仰危機，不侈談長生成仙、永世長存之類的神話。他說：“今人欲永不死而離凡世者，大愚，不達道理也。”^②他在《金關玉鎖訣》中將仙分爲五等：“第一，不持戒，不斷酒肉，不殺生，不思善，爲鬼仙。第二，養真氣長命者，爲地仙。第三，好戰爭是劍仙。第四，打坐修行者，爲神仙。第五，孝養師長父母，六度萬行方便，救一切衆生，斷除十惡，不殺生，不食酒肉，邪非偷盜，出意同天心，正直無私曲，曰天仙。”一至四等，任何人都可做到。這樣，神仙已不再是人們可望而不可及的偶像，成爲“養氣長命”、“修行打坐”的代名詞，從而剝去了長生不死“神仙”的神秘外衣。只有“天仙”一等，既要求嚴守教規戒律、倫理道德，又要求意同天心，修養性命，救度衆生，爲全真教徒追求的最高目標，但也並無神秘性，也不是不可企及的。王嘉所講的“天仙”，正如他所說的：“身如藕根，心似蓮花，根在泥而花在虛空矣。得道之人，身在凡而心在聖境矣。”^③即是一種高層次的思想境

① 《遺山集》卷三五《通仙觀記》。

② 《重陽立教十五論·論離凡世》。

③ 《重陽立教十五論·論離凡世》。

界，身在塵世，而心境自由廣闊，與道合一。因此，王嘉擺脫了傳統的神仙說教，他追求的是一種超越客觀現實而內在充實完美的精神自由與健康長壽相結合的創造性的人生目標，即“清涼路上得長生”^①。

^① 《全真集》卷一〇《問生死》。

第三章 丘處機的宗教發展思想

在王嘉的七大弟子中，丘處機是王嘉宗教改革思想突出的繼承與發展者，同時也是使全真教發揚光大的主要傳人。他以心性學說為基礎，總結了一套簡易的修命方法，從而完善全真道三教合一的內丹思想。他結合時代需要，以“無為即有為”的理論入世，率全真道徒止殺拯民，積功行善，把宗教的社會作用發揮得淋漓盡致。在他掌教期間，全真道影響深入人心，教徒遍布天下，迅速成為道教一大宗派。丘處機也是對中國後期封建社會生活影響最大的道教思想家。他以七十三歲的高齡，西行萬里，面謁成吉思汗。通過講道戒殺，警悟了蒙古統治集團的武力征伐意識，對元朝統一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他利用成吉思汗所賜特權，在戰亂時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為保護人民生命，保持傳統文化作出了顯著貢獻。數百年來，人們以各種方式紀念他，緬懷他的歷史功績。因而，丘處機的思想較典型地代表了全真道，代表了後期道教思想的發展趨勢。

丘處機（1148～1227），字通密，號長春子。金代登州棲霞縣（今山東棲霞市）濱都里人。祖、父輩務農，

幼小父母雙亡，過着流離生活。十九歲潛居昆嵛山學道，大定七年（1167）九月在寧海州全真堂投師王嘉，隨侍左右。王嘉死後，他居關中磻溪、龍門潛心修道十三載。大定二十六年（1186）執掌教事，後因政府清查度牒，罷全真教而返回山東老家。興定四年（1220），丘處機拒絕宋、金多次邀請，斷然率十八弟子西覲成吉思汗，三次向其講道，并隨軍東行。正大元年（元太祖十九年，1224）二月歸燕京，住太極宮，成吉思汗賜掌天下道教，任其修建宮觀，免全真道徒賦役三大特權。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六月患痢疾^①，七月逝于太極宮（是年詔改爲長春宮）寶玄堂（今北京白雲觀丘祖殿），享年八十。有《磻溪集》、《鳴道集》、《大丹直指》、《長春真人西游記》等著述傳世。

第一節 以仁慈為核心的和平思想

一、來源及主要內容

“和平”是相對“戰爭”而言，和平思想的主要內涵是反戰、平等、發展。中國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度，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形成了一整套體系完整的和

^① 祥邁《至元辨僞錄》卷三，李道謙編《長春真人西游記》卷下。

平思想，《管子·正篇》要求建立一個“致德其民，和平以靜”的生產和生活環境。爲此，中國人還創立了體現和平意識的道教。道教從道生萬物的本體論出發，認爲一切有情，皆含道性，相互平等，無貴賤之分。它視戰爭的根源——權勢、錢財爲糞土，反對以強凌弱，以富欺貧。認爲在人之中，惟一的區別是得道的多少，悟道的深淺。自己悟道，又使他人悟道且得道，這就是聖人、神仙。道教認爲：“夫稟氣含靈，唯人爲貴。人所貴者，蓋貴于生。”^①因爲“夫人者，乃天地之神統也。滅者，名爲斷絕天地神統，有可傷則于天地之體，其爲害甚深”^②。要求人們愛惜生命，追求生的樂趣。重生惡死，是道教與世界其它宗教的根本區別，是中國人民愛好和平思想在宗教上的體現。從重生惡死的觀念出發，道教反對戰爭、戰亂，主張建立一個和諧、太平的世界，進而實現追求永恒生命的理想。

丘處機的和平思想不僅納入了傳統道教的内容，還對其作了兩方面的發展。

首先，他從道教哲學本體論上較系統、通俗地闡述衆生平等的永恒性。丘處機說：“道氣化生天地，長養萬物，……雖萬物不同，其出于道則一也。既出于道，

① 陶弘景《養性延命錄》卷上《教誡》。

② 王明《太平經合校》卷四〇。

而皆具道性，況人爲物靈。”從道的高度看，“黃童白叟婦女宰官侯王帝主，一切平等”^①。而這種平等如“八極自生成”一樣，不管世界如何“神奇億萬變”，它都將永恒存在，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②。因此，世上以大欺小，以強凌弱，以富壓貧等現象，都是違背道的。背道而馳，終要受到懲罰。

其次，丘處機根據時代需要，提出了“仁慈”是實現和平的根本途徑。面對災害、戰火連綿的現實，丘處機強烈呼吁統治者珍惜人的生命。他有詩稱：“造物通神化，流形滿大千。群生長受苦，萬聖不能悛。”他質問戰爭發動者：“皇天生萬類，萬類屬皇天。何事縱凌虐，不教生命全？”他要求世人，尤其是道士行仁行善，“常懷憫物慈悲”之心，“教人以仁愛慈悲”^③。認爲仁慈爲本，行善救難，亦可成仙。丘處機對民衆所受的苦難充滿同情，并希望通過自己的勢力爲其解除苦難。明昌三年（1192），山東大旱，“鑠石流金萬物焦，熔腸裂背群生苦”，而統治者却“美食鮮衣器用華，狂朋怪侶邪淫主”。丘處機一面率道士連日祈雨，一面向社會疾呼：“安得人心似我心，免遭痛切臨頭厄！”^④

① 《丘祖全書·語錄》。

② 《磻溪集》卷四《造物》之二。

③ 《磻溪集》卷四《造物》之三、之四。

④ 《磻溪集》卷三《憫物》、《因旱作》。

丘處機渴望和平，他在玉清觀作《中秋》詩寫道：“初離海嶠有餘清，萬國歡心賀太平。但願寶光無晦朔，不教天質有虧盈。”居磻溪時，金世宗統治，社會有一段短暫的安定，丘處機十分高興地稱：“幸遇清平世，諸軍宴安，刀劍罷揮霍。民歌兩穗之豐，教門興，我忘三島之約！”西覲回歸後，燕京平靜，宋金修和，丘處機抑止不住內心的喜悅，說：“山河已定，干戈不起，太平時八方和氣，齋醮頻修盛。……但一歲勝如一歲，遇良辰，大家沉醉。”^①

為實現自己的和平理想，丘處機作了三方面的努力。

一是勸統治者止殺。元太祖十四年（1219），劉溫持詔自乃蠻來請，丘處機已年逾古稀，“不辭嶺北三千里，但念山東二百州”，為了解除“十年兵火萬民愁”^②。他對窩闊臺的醫官鄭景賢說：“我之帝所臨河上，欲罷干戈致太平”^③。面見成吉思汗後，“處機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殺人”。經他的再三勸說，“這段時間，蒙古人似乎沒有在欽察草原進行大征戰”^④。殺伐一生的成吉

① 《磻溪集》卷五《中秋詩十五首》之三，《鳴鶴餘音》卷四丘處機《解冤結》。

② 李志常編《長春真人西游記》卷上。

③ 《長春真人西游記》卷下。

④ 韓儒林《元朝史》上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156頁。

思汗，臨終前却頒布了一道不準殺掠的詔書^①。

二是救人于急難之中。貞祐三年（1215），蒙古攻金，連年兵革，餓殍遍野，丘處機令道衆力服耕耘，分己之糧以濟飢民。又將飢民陸續帶入無人的沙門島，以避兵亂及強暴之徒^②。西覲駐撒馬爾干，丘處機“有餘糧則惠飢民，又時時設粥，活者甚衆”。駐蹕長春宮後，丘處機遣徒持牒招民于戰伐之餘，“爲奴者得復爲良，與濱死而得更生者，無慮二三（巨）萬人”^③。尤其是“士大夫之流寓于燕者，往往竄名道籍”。“長春宮多有亡金朝士，既免跋焦（即剃髮），免賦役，又得衣食”^④。劉鑒泉先生稱是爲“全真保民之功”^⑤。

三是以齋醮告慰亡靈。丘處機處于干戈飢饉，“橫罹凶害，沉魂滯魄，困于幽獄，無由出離”的時代，他爲民設醮，四處奔走。《磻溪集》有《登州修真觀建黃籙醮》等十數首。西覲途中，他見蒙古兵殺人如麻，齋醮祈求次數更多。西覲歸至宣德州，十月一日醮于龍門川。十五日，醮于朝元觀。十一月一日，醮于龍陽觀。

① 《元史》卷一《太祖紀》。

② 史志經《玄風慶會圖說文》卷一《分糧濟餒》，臺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圖書館藏。

③ 《元史》卷二〇二《丘處機傳》。

④ 孟珙《黑韃事略》。

⑤ 《全真教論》，見《推十書》右書卷七。

十二月十五日，又醮于尉州三館。每逢朔望，皆有拔幽薦亡的黄籙醮。每有齋醮，丘處機不顧年邁，定要登壇作法事^①。丘處機興齋醮之風，并非復“黃冠襪履之妄”，他所行簡易之醮多繫宮觀出錢。在當時社會背景下，用這種宗教特殊方式，與其說是對死者的追薦，還不如說是表達生者反對戰爭、向往和平的強烈意願。否則，今之世界和平日，各國宗教徒的虔誠祈禱便沒有任何現實意義了。

丘處機以仁慈為核心的和平思想及其實踐，造就了一批以濟世救民為己任的門徒。李志常、祁志誠、潘德冲、劉志源、綦志遠等，他們以丘處機為榜樣，各在一方，竭盡所能，“救人于涂炭之中，奪命于鋒鏑之下，……天下受其庇者多矣”^②，對保護和救濟戰亂中的百姓起了重要作用，為全真道樹立了良好的形象。

第二節 “無為即有為” 既出世又入世的觀念

“無為”與“有為”是先秦思想家提出的一對哲學範疇。全真道初期主張無為，馬鈺稱“無為無作大修

① 《長春真人西游記》卷下。

② 姬志真《長春真人本行碑》，見《甘水仙源錄》卷二。

行，意靜心清放慧燈”，將有爲斥之爲“有盡之術法”^①。丘處機的觀點則完全不同，他認爲“道本有爲有作，原非枯坐空頑”^②。道雖虛無飄渺，但它有動有靜，動極生靜，靜極復動，這種不以人們意志爲轉移的動靜特性以及它化生萬物的作用，都表明道本身是有爲的，並非無爲。人們所謂“無爲”與“有爲”，“本非二道，但顧其時所用如何爾。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用捨者，時也。行藏者，隨時之義也。若不達此，則進退皆失其正，何道之可明？何事之可濟？”在丘處機看來，“無爲”與“有爲”並非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而是道的一體兩用：動則以道爲體，以有爲爲用，表現爲有爲；靜則以道爲體，以無爲爲用，表現爲無爲。如“國家并用文武，未始闕其一。治則文爲用，亂則武爲用，變應隨時，互爲體用，其道則一也”^③。因此，丘處機結論爲：“有動緣無動，無爲即有爲。”^④

一次，丘處機給弟子講授《道德經》，至“聖人無爲之事”時，說：“無爲乃無所不爲之無爲也”。以堯讓許由之事證之云：“以迹觀之，則堯有爲，許由無爲；

① 《洞玄金玉集》卷一《贈紫姑》，《真仙直指語錄》卷上《丹陽真人語錄》。

② 《丘祖全書·西江月十五首》之五。

③ 《清和真人北游語錄》卷二引。

④ 《磻溪集》卷四《修道》之一六。

以道論之則，堯未嘗不無爲，許由未嘗不有爲也。”堯據有天下而要讓與許由，“天下之大而不累其心，其讓非無爲何？”許由辭讓的理由是天下已治，“或當天下未治，許將若之何？亦必有所爲也”。後世將堯與許由同稱“聖人”，是因爲“有爲無爲一而已，于道同也”，是故“無爲有爲之正，實難分解”。他的弟子尹志平進一步解注云：“無爲有爲本無定體。無爲，有所傳着即有爲也；有爲，無所恃着即無爲也，何嘗有定體哉？”

在具體的實踐活動中，丘處機教導弟子們說：“全拋世事，心地下功夫，無爲也；接待興緣，求積功行，有爲也。”^①在行無爲之功時，“未能絕粒成嘉遁，且向無爲樂有爲”^②。做有爲之事時，“雖有應物，不可着他，雖有爲而常無爲；雖涉事而常無事，難處做過乃是功行。靜處做好，鬧處做更好”^③。煉不好修性養命等無爲之功而做有爲之事，與存無爲之心做有爲之事，都是一樣。因爲，有爲與無爲，“二者共出一道，人不明此則不能通乎大同，故各執其一相爲是非，殊不知一動一靜互爲體用耳！”明白了無爲即有爲這個道理，丘處機稱：“無爲之道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行之率不可至。”要道徒們存無爲之心做有爲之事。所以，尹志平說：

① 《清和真人北游語錄》卷三、卷一、卷四。

② 《長春真人西游記》卷上。

③ 《丘祖全書·語錄》。

“丹陽師父以無爲主教，……至長春師父，有爲十之九，無爲雖有其一，猶存勿用焉。”^①

在無爲即有爲的強烈入世觀指導下，丘處機一改全真道“遠引高蹈，滅景山林，漠然不與世接”^②的純真形像，首開交結權貴之風。在磻溪、龍門修煉時，丘處機自詡是“鴻鵠預辭千里寒，蛟龍深卧九重淵”，立志“若遇清風佳氣會，天香飄落滿人寰”。他一邊修行，一邊刻意與官僚往來。現存《磻溪集》中，與丘處機唱和往來的有王妃、留守、統軍、節度使、舍人等達官貴戚。丘處機曾自豪地稱：“休休道者（即曹王妃所派道士）方歸去，赫赫王侯又到來。”^③深山幽谷，仍門庭若市。泰和年間，丘處機“既居海上，達官貴上敬奉者日益多，定海軍節度使劉公師魯、鄒公應中二老，當代名臣，皆相與友”^④。成吉思汗召見後，他與蒙古貴族阿里鮮、劉溫、耶律楚材過從甚密。在與權貴交往中，丘處機積極爲封建政府效力，爲統治者出謀劃策，設醮祈禱，宣揚天命所歸，安撫“漢地”民心。當然，丘處機交結權貴，依附朝廷的真實目的在於爲全真道的發展尋求靠山，這與林靈素之類的佞道有着本質的不同。

① 《清和真人北游語錄》卷二。

② 《秋潤集》卷五三《衛州胙城縣靈虛觀碑》。

③ 《磻溪集》卷一《赴灘州北海醮》，卷二《答京兆府統軍夾谷龍虎召》。

④ 《長春真人本行碑》。

教團內部，丘處機的入世觀突出地表現為把盡心教門“打塵勞”納入道徒必修的外功之內，並根據“打塵勞”之多少決定成為神仙的等級。全真家“服勤苦日打塵勞”^①，即盡力建宮立觀，發展教徒，壯大全真隊伍。丘處機說：“修真慕道，須憑積功累行，若不苦志虛心，難以超凡入聖。或于教門用力，大起塵勞；或于心地下功，全拋世事，並克己存心于道，皆是致福之基。”^②換言之，打塵勞可以代替“心地下功夫”，一個道徒只要存心于道，多建宮立觀，招收門徒，亦符合全真的要求。“無心地工夫，又不教門用力，因循過日，請自思是何人也？”打塵勞如何同成仙相聯係呢？全真道從馬鈺時起，將仙劃為四等，“鬼仙、人仙、地仙、神仙，皆有宿緣。如去後或居十洲三島、名山洞府，隨功行安排。功大者升為天官；功小者或五六百年、二三千再來人世上積功累行；便無功行，一志清靜，到頭亦有歸止處。”全真道公開倡導“打塵勞亦是功”^③。這樣，修宮建觀，發展教徒就和道士所追求的目標聯係起來了。丘處機認為，打塵勞積功是得道的重要途徑，他以自己為例說：“俺今日些小道氣，非是無為靜坐上得，是大起塵勞作福上聖賢付與。”因而，他告誡弟子們要“重作

① 《秋澗集》卷六一《提點彰德路道教事寂然子霍君道行碣銘》。

② 《丘祖全書·語錄》。

③ 《真仙直指語錄》卷下《清和尹真人語錄》。

塵勞，不容少息”^①。在丘處機的安排布置下，全真道士不計辛勞，以買、建、修、占等多種形式大立宮觀。數年間，少者一二座，多者達四五十座，全真道迅速成為道教之大宗。

丘處機存無為而行有為的入世觀，是道教“無不為”思想同時代結合的產物。道教在強調“天道自然無為”這一教義時，並沒有放棄“道常無不為”的主張，歷代道教名師如寇謙之、陶弘景、葛洪、司馬承禎等內心深處都有着強烈的入世願望。丘處機處於動蕩巨變的時代，金世宗統治時，雖稍有安定，但國內的民族矛盾仍十分激烈，尤其是有着固定生活模式，長期受民族文化陶冶的漢人，他們懷念過去，對少數民族的統治始終抱着一種敵視或不合作態度。金世宗及其他女真統治者未能解決這一尖銳複雜的社會矛盾，金王朝最終在內亂外患的夾擊下夭亡。後來強大起來的蒙古政權，在剛占領的“漢地”同樣也面臨這一棘手問題。要解決這一問題，使長期與封建生產力相適應的漢人社會意識接受奴隸主社會意識，用武力顯然辦不到。因此，一方面統治者要拉攏道教，給予恩惠與優待，求助其解決自身不能解決的矛盾，以鞏固統治。另一方面，道教作為上層建築的一部分，作為一個有實體的社會階層，也需要依靠

^① 《清和真人北游語錄》卷三。

政權來發展自己。在這種社會背景下，丘處機將有爲無爲兩者統一至“道”的體用範疇內，創建了既出世而又入世的理論與實踐。並以無爲即有爲爲指導，積極參與世俗活動，宣揚全真思想，從而加快了全真道發展的步伐。這種根據時代需要而賦予道教無爲教義新的含義的作法，丘處機的弟子們稱爲“道同時異”，“應時衍化”^①。所以，丘處機的既出世又入世的思想帶有濃厚的時代色彩，典型地體現了他的宗教改革與創新意識。

第三節 性命雙修的內丹思想

丘處機的內丹思想是對王嘉內丹思想的繼承與發展。在內丹理論綜綱心性學說方面，他雖未能象馬鈺那樣對如何修心煉性作出淋漓盡致的發揮，却也對正念與邪念，真心與常心，性與命等範疇作了認真的區分，對這些範疇之間的關係與作用進行了較深入的探討。在內丹理論的核心問題即修煉步驟上，他從三教圓融思想出發，以王嘉心性理論爲指導，對修性之後如何達命的過程與途徑進行了全面闡發。換言之，丘處機經磻溪、龍門兩地苦修，總結了一套完整的內丹修煉方法。他的這套方法簡明扼要，通俗易懂，傳播于世，學人蜂起，使

^① 《秋澗集》卷五六《衛州創建紫極宮碑銘》。

他開創的龍門派迅速成為全真教之主幹，日益興盛起來。從這個角度看，丘處機的内丹思想同樣具有濃厚的入世色彩。

一、去邪歸正，煉就一顆“不動心”

丘處機認為：“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蓋清靜則氣和，氣和則神王，神王則修仙之本，本立而道生矣。”^①以清靜為見性成仙的首要條件，而內心清靜又必先去慾。他說：“常人不能親者，被七情六慾所牽，迷忘本來處。呼吸之氣止到氣海往來（氣海在上膈肺府也），既不曾得到中宮命府，與元氣真氣相接，金木上間隔，如何使得龍虎交媾，化生純粹？又不知運動之機，如何是氣液流轉，以煉形神？”^②認為人的七情六慾是影響修行的關鍵，它阻礙了呼吸之氣與真氣的結合，導致內丹無成，不能見性長生。所以，其弟子尹志平說：“學仙者，當首除三大慾，方可漸離五行幻變。”^③

人的慾望多種多樣，主要應除去哪些？丘處機在《大丹直指》一書中列舉了十類，他稱之為害道“十魔君”，即六慾魔、七情魔、富魔、貴魔、恩愛魔、災難

① 《真仙直指語錄》卷上《長春真人語錄》。

② 《大丹直指》卷上。

③ 李志全《清和真人仙蹟碑》，見《道家金石略》第539頁。

魔、刀兵魔、聖賢魔、妓樂魔、女色魔^①。凡此種種，使人思想中產生念頭，丘處機稱之為“邪念”。其中尤以色念傷人真氣，危害甚大。丘處機說：“一念色心動，百骸和氣傷。”^②他多次告誡弟子：“勞生有萬種，最大無過色。不唯喪命根，復乃銷陰德。凡能戒此一，酷勝其他百。慕道修仙人，從來是標格。”^③

丘處機要求弟子們要“知念之正邪，所欲去者，邪念耳”^④。去邪念，並非絕念，亦不是禪宗所謂“空”，而是要道徒樹立離俗嚮道的“正念”。他在《示衆》詩中說：“色身無有限，情慾浩無涯。癡似蜂貪蜜，狂如蝶戀花。”^⑤必然會導致六根無主，疾病纏身，禍患無窮。從時空觀上來看，“世事紛紛，似水東傾，甚時了期。嘆名利千古，爭馳虎豹，丘原一旦總伴狐狸。枳棘叢中，桑榆影裏，亂墳堆堆誰是誰？君知否？漫徒勞百載，空皺雙眉”^⑥。丘處機告誡世人，“粉黛與珍玩，繁華虛熱亂。欲知萬事空，須作百年觀”^⑦。除邪念、樹正念的目的在于遠離俗緣，一心嚮道。有人問：欲辭家學

① 《大丹直指》卷下《十魔》。

② 劉志淵《啓真集》卷下《死陰生陽章》第五引。

③ 《磻溪集》卷三《示衆戒色》。

④ 《清和真人北游語錄》卷二。

⑤ 《磻溪集》卷四《示衆》。

⑥ 《磻溪集》卷五《沁園春·示衆》。

⑦ 《磻溪集》卷三《警世》。

道，奈何緣未了，功名未成，再遲數年如何？丘答曰：“子欲嗣吾宗，名利二字須要看淡。欲問道，宰相之位可辭。”^①貪戀名利，忙碌一世，“縱你英雄官極品”^②亦會一丘黃土伴野狐。因此，凡爲道“不嫌天上多官府，只恐人間有俗緣”^③。去邪之後，應樹立什麼樣的“正念”，丘處機沒有談到，從對道士的要求看，應是內外功的內容。

除邪歸正後的好處，丘處機在其文集中描繪頗多，歸納起來，大致是：一，有利于身心健康。他說：“外物于身患，狂心不自監。病深方省慾，禍極始知貪。”^④二，去憂愁，得清閑。“像教終難入，名言不可求。心中無雜念，境上得閑游”^⑤。所謂境上。是指由正念想像而產生的瓊樓玉宇，天界仙境。三，避凶獲吉。丘處機着力描繪離俗後悠閑、浪漫、自由的生活，說：“無名客，無牽迫，無桑無梓無田宅。古巖前，老松邊，長歌隱几徐徐考《太玄》。玄中默坐無生死，實際何曾分彼此？貫千經，協三靈，包含萬化都歸一念冥。行不勞，坐不倦，任行任坐隨吾便。晚風輕，暮天晴，逍遙大

① 《丘祖全書·語錄》。

② 《磻溪集》卷六《忍辱仙》。

③ 《清和真人北游語錄》卷二。

④ 《磻溪集》卷四《示衆》詩之二。

⑤ 《磻溪集》卷四《示衆》詩之五。

道，南溪上下平。溪東幸獲忘形友，月下時斟消夜酒。酒杯停，月華清，披襟散髮，欣欣唱道情。”^① 這實際是面對現實無能為力時，宗教所宣揚的避世思想。只不過丘處機把這種思想納入了心性範疇，使其更有利于吸引知識分子入道。

樹立“正念”之後的修心之法，全真教從王嘉時起就實行面壁靜坐，即所謂“坐環”。《重陽立教十五論》之七專論打坐，要求“須要十二時辰住行坐卧，一切動靜中間，心如泰山不動不搖，把斷四門眼耳口鼻，不令外景入內，有絲毫動靜思念即不名靜坐”。夜間亦須靜坐，《全真集》卷一三《川撥棹》詞分別敘述了一更至五更天的修煉景況。王惲稱“全真家禁睡眠，謂之煉陰魔，嚮上諸人，有肋不沾席數十年者”^②。“陰魔”，指邪念；“嚮上諸人”即七真等人。馬鈺說：“有志修真屏睡魔，無心著假措元業。”^③ 丘處機在磻溪、龍門修煉之時，亦以禁睡為首任，他在《秦川》一詩中稱：“十年苦志忘高卧，萬里甘心作遠游。”^④ 丘處機曾向弟子們談起自己的經歷云：“我下七年苦志，比他人七世功夫也。初煉睡，才昏出入行動。來來去去，初時出入三、四十

① 《磻溪集》卷五《梅花引·磻溪舊隱》。

② 《秋澗集》卷三一《紫虛大師于公墓誌銘》。

③ 《洞玄金玉集》卷一《和小圖書事戒游賞者》詩。

④ 《磻溪集》卷一。

遭，後習至七八遭，性子長明，不曾昏睡。俺曾計較一日十二時中，初八個時辰不教昏，後至九個時辰須當不過，不敢放令自在。……後七日，全不合眼，只吃三、二分飯。雖煉睡，亦煉心。若不煉心，不濟事。”^① 禁睡即是煉心，目的在于使內心清靜，不存絲毫邪念。丘處機弟子尹志平說：“修行之害，食睡色三慾爲重，多食即多睡，睡多情慾所由生。人莫不知，少能行之者，必欲制之。先減睡眠，日就月將，則清明在躬，昏濁之氣自將不生。向上遠達者，率自此出。人徒知促心爲快，不悟制得此心，有無窮真樂。”^② 全真教的禁睡，并非是完全不睡，而是要求內心清靜，排除邪念，以正確的方式睡覺。馬鈺稱：“守炁妙在乎全精，尤當防于睡眠。方欲寢時，令正念現前，萬慮悉泯，斂身側卧，鼻息綿綿，魂不內蕩，神不外游，如是則炁精自定矣。”^③ 李道純曾指責說：“今時打坐底人，才合眼，一切妄幻魔境都在目前。既入魔境，與那陰魔打成一片不自知覺。間有覺者，亦不能排遣，却如個有氣底死人。”^④

丘處機煉心的目標是煉就一顆“不動心”，他在棲霞觀時，作《平山堂》詩四首，其一曰：“金壇玉宇今

① 《丘祖全書·語錄》。

② 《秋澗集》卷五六《掌教大師尹公道行碑》。

③ 《丹陽真人語錄》。

④ 《中和集》卷四《生死說》。

何在，絳闕瓊樓古未詳。爭似山家休歇去，身心不動到仙鄉。”^① 認為古人所謂瓊樓玉宇、天界仙境，渺不可尋，唯有去俗清修，煉就一顆不動之心，才是長生之道。丘處機有詞道：“要離生滅，把舊習般般，從頭磨徹，愛慾千重。身心百煉，煉出寸心如鐵。放交六神，和暢不動，三尸顛蹶，事猛烈。仗虛空一片，無情分別。”^② 要使寸心如鐵，寒冷不動，關鍵在於制念。據說，丘處機在磻溪修煉時，常有虎豹寅夜往來，晨夕出入其居所，便生恐懼，欲立籬藩擋阻。後自思：“唯如此境界，有此怖懼便欲遮護，畢竟生死回避得麼？却便休去，兀兀騰騰，任生任死，怖心自然無之。以此生死境中巍然不動，種種結縛一時解脫。”^③ 由是，丘處機“遂發下三年志，要煉心如寒灰”。他穿一雙麻鞋，把它繫好又解開，解開又繫好，如此反復不已。每夜不眠不寐，來回搬石上山走動十七、八遭。五十餘日後，方達到“不動心”之境，這時“真心常明，便是個水晶塔子”^④。

不動心是什麼樣？丘處機用借喻的手法作了描述：“漸漸開放心月，微微射透靈臺。澄澄湛湛絕塵埃，瑩

① 《磻溪集》卷一。

② 《磻溪集》卷五《喜遷鶯·煉心》。

③ 《修真十書·盤山語錄》引。

④ 《清和真人北游語錄》卷二。

徹青霄物外。”“日落風生古洞，夜深月照寒潭。澄澄秋色淨烟嵐，獨弄圓明寶鑑。”^①有時，他又用“一片清光萬里開”，“團團皓月挂空虛”^②來比喻真心潔淨清虛。有時又用“浮雲收靜境，慧日照禪天”，“琉璃含寶月，網絡貫天珠”^③，來描繪真心空寂無垢的特徵。雖然“真心”，“不動心”的境界很難用語言描述，丘處機仍初步指出了它的兩大特性：寂定，晶瑩。

一是寂定，是指不受雜念所制，即丘處機所謂“心中無雜念，境上得閑游”，又稱“遇境不動心”。

二是晶瑩，則是指心地明亮，一塵不染。《磻溪集》卷三有著名的《青天歌》，可以說是丘處機心性學說的高度概括，歷代注家不少。它的第一首便稱：“青天莫起浮雲障，雲起青天遮萬象。萬象森羅鎮百邪，光明不顯邪魔王。”

丘處機還認為“清閑不在苦幽棲，心上無塵到處宜”^④。“寸心無我後，圓覺照空時”^⑤。只要有一顆晶瑩剔透、一塵不染、寂然不動的心，就會“行也無憂，坐也無悶，長安長樂。息息綿綿，朝朝暮暮，保養神珠一

① 《磻溪集》卷六《玉爐三澗雪》。

② 《磻溪集》卷三《玉清觀作中秋詩》。

③ 《磻溪集》卷四《修道》詩。

④ 《磻溪集》卷三《濰州城北千戶新觀》。

⑤ 《磻溪集》卷四《修道》詩之四。

類。閑是閑非，莫畎莫采，大忌競爭人我。滅無明，心似寒灰，便是道人功果”^①。這就是丘處機所說：“寸心直下，如能體得，便得終身上大羅天。”^② 丘處機對不動心的界定，含有較豐富的哲學思辯，但直接是為煉氣長生服務的。他稱：“心如山不動，氣似海常潮。”^③ 又說：“欲調真息，論根源參到生前實際。氣是心兮，神為氣主，心動神氣分離。心寧子母相抱，意定自成真液，莫錯識。這內調息，非干扭捏，不曉胎元理。”^④ 這就是一個證明。

二、心空性現，性命雙修

清人劉獻廷在《廣陽雜記》一書中說：“道家有南北二宗，南宗不信性，北宗則曰性命雙修。南宗有五祖，北宗有七真也。真，皆祖。……（北宗）其學先了心性，謂之性宗，後以坐功得丹得藥，謂之命宗，故曰性命雙修。其言曰：‘修命不修性，却似鑒容無寶鏡。

① 《磻溪集》卷五《永遇樂》詞之二。

② 《啓真集》卷下《真士章第三》引。

③ 《磻溪集》卷四《修道》詩之二。

④ 《鳴鶴餘音》卷五丘處機《喜遷鶯》。

若還修性不修仙，萬劫陰靈難入聖’。”^① 這基本抓住了全真心性學說的主要特徵。丘處機認為：萬物皆道生，生而有性。性是固有的，是造物所賜，任何形體中皆有性。人只因愛慾憎恨等七情六慾，使性迷惑，不能返樸，故需要煉性，使其歸本。他有詞稱：“渾淪樸散，天地始玄黃，鳥飛兔走，漸生群物類開張。一點如如至性，撲入臭皮囊。游魂失道，隨波逐浪，萬年千載不還鄉。錯了鴻臚體段，憎愛日相望。却認父母形骸，做我好容光。劫劫輪回販骨，受盡苦和殃。何人聞早？尋他歸路，瑩然恢廓舊嘉祥。”^② 這首詞闡述的是性的來源，提醒人們尋仙煉性，目的在于使人“知吾之性本出于天”、“出于道”^③。

那麼，什麼是性呢？丘處機在天長觀講法時說：“道涵天地，神統百形。生滅者，形也；無生滅者，神也，性也。有形皆壞，天地亦屬幻軀，元會盡而示終，只有一點陽光超乎劫數之外，在人身中為性海，即元神也。故世獨尊修性，煉育元神。”^④ 換言之，元神即性。

① 《長春道教源流》卷八《辨證》之九。北五祖：王玄甫、鍾離權、呂洞賓、劉海蟾、王重陽，元武宗封為“帝君”。南五祖：張伯端、石泰、薛式、陳楠、白玉蟾，元封為“真人”。元末明初無名氏所撰《諸師真誥》一書中載有《北五祖誥》、《南五祖誥》。“五祖”之稱當始于斯。

② 《磻溪集》卷六《六么令·法性》。

③ 《清和真人北游語錄》卷三。

④ 《丘祖全書·語錄》。

王道淵直接了當地解釋說：“性也者，先天一點至靈，人身中元神是也。此靈在父母未生之前不曾添些，居父母已生之後亦不曾減些，本自圓成，亦無餘欠。是故人無生也，性無有不善，而于氣質不同稟受自異。”^①既然性即是神，神存于何處？全真教認為元神在心。王嘉在《授丹陽二十四訣》中說：“心生則性滅，心滅則性現也。”故丘處機說：“心能造形，心能留形，法中有愛住世者，動經千百劫，心爲之也。若心根傷，轉眼便爲冥途矣。”性是獨立于人主觀意識之外的精神實體，就一個人而言，性亦無數量的增減。這實際是後來客觀唯心主義理學家朱熹的“月印萬川”，“一個是萬，萬個是一”的說教。心性之間的關係是：心是性的載體，性不依賴于心而獨立存在。心與形的關係則是：形由心所創造，心又獨立于形。“故有性存而心先死者，六道是也；有形亡而心存者，古來三教聖賢是也”。

丘處機認為：人之七情六慾等邪念是掩心之物，它會使人心蒙昧，而“心昧即性迷，性迷即神沒九幽”。因此，要使性現，必須經歷止念——心定——心空三個階段。丘處機對道士們說：“學（仙）者急須止念，念止則心定，心定則慧先生。慧即生矣，還須自涵于不睹不聞，無聲無臭之中，即之方返于虛無真境。”要完成

① 王道淵《還真集》卷下《性說》。

這三階段，還必須初心真切，一開始就不可出嗔言，起嗔心。他以自己為例說：“吾侍重陽師三載，未述一言之誨，若起嗔心，久爲下類矣。惟鞭策之甚，真人愛我之切，故歸化時方有‘此子可教，吾宗賴有大行’之句。後復得道兄丹陽馬大師接引，然後歸山煉心養性。”丘處機要求弟子像他一樣，做到“三遭魔難而不動心，沒于洪水而不知，虎卧于旁而不畏”。這樣，初心真切，雜念遂止，久之則心空。“心空性見”，大功即告成^①。這即是全真初期晉真人所說：“只要無心無念，不着一切物，澄澄湛湛，內外無事，乃是見性。”^②

真性現後的境況，丘處機描繪它如秋夜之明月，是“團團皓月挂虛空”^③。又稱“雲散虛空體自真，自然現出家家月”。明代道士陸西星注釋說：“一念不生，萬緣頓息，孤輪獨擁，朗照千門，則如風捲殘雲，雲消月出，家家户户普照圓光也。然家家有月皆一月所攝，正如人身竅竅光明，總歸真性。念起則壅蔽聰明，慾淨則神光透落。”^④ 真性現即“性通”，則邁出了至長生重要的一步。丘處機有詞云：“法輪初轉慧風生，陡覺清涼無極。皓色凝空嘉氣會，豁蕩塵煩胸臆。五賊奔亡，三

① 《丘祖全書·語錄》。

② 《晉真人語錄·答馬師父第四問》

③ 《礪溪集》卷三《玉清觀作中秋詩》。

④ 陸西星《丘長春青天歌測疏》。

尸逃遁，表裏無蹤迹。神思安泰，湛然不動戈戟。信步紫陌紅塵，飢餐渴飲，度日隨緣覓。物外閑中天地寶，時復叮嚀敲擊。後約參師，前程歸路，自有真消息。鶴書來召，坐升雲漢游歷。”^①

清人陳銘珪及不少學者，認為全真北宗講性，南宗重命，更以為前期全真北宗只講性不論命，其實有失偏頗。王嘉文集中有命功的詞語，《重陽立教十五論》，尤其是《重陽授丹陽二十四訣》幾乎都是講煉氣、養神。丘處機更重視命功。《長春真人語錄》載：“吾宗唯貴見性，水火配合其次也。大要以息心凝神為初機，以明性見空為實地，以忘識化障為作用，回視龍虎鉛汞，皆法相而不可拘執。反此便為外道，非吾徒也。”可見丘處機在性命問題上是以性為主，命為輔，是先性後命的性命雙修，並非輕視命功。丘處機認為：性與命二者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關係，這和王嘉的思想是一致的。丘處機曾對弟子們說：“吾宗前三節皆有為功夫，命功也。後六節乃無為妙道，性學也。三分命功，七分性學，以後只稱性學，不得稱命功。方稱功，有為之事也。功者，工也。有階有級，性何功哉？”^②這大概是前期北宗不提“命功”一詞的原因。我們說丘處機重視命功，還

① 《磻溪集》卷五《無俗念·性通》。

② 《丘祖全書·語錄》。

在于他思想上已經認識到：僅憑心空性現，難以長生。他有詞云：“世上黃縑千萬，試看那個成仙？只因執着坐枯禪，強把身心靜斂。”^① 提倡枯坐修煉的禪宗和尚，沒有一個真正進入涅槃，何況他人！因此，他在強調心空性現的同時，也大肆宣揚內丹方術，倡導行善積功。說：“一朝功行滿三千，降得活龍伏得虎，方表神仙。”“爐鼎虎繞與龍蟠，九轉丹砂就，一粒刀圭餌，為陸地神仙”^②。

在《寄西州道友書》中，丘處機多次討論調息、理氣、煉氣、養神等命功問題。“有人問調息綿綿如何？丘曰：但令如龜喘息，乃是道人活計，不可著他”。又“姚真人問漏如何？丘曰：若體得真清真靜，自然不漏。劉道堅問修行內腎熱而心涼，滿身發熱如何？丘曰：聖賢提挈過也，後來眼裏見者，耳裏聞者，不得執著。又曰：空中只見人頭落，乃金丹就也”^③。為了論證修性，丘處機著有《青天歌》。為論證修命，丘處機又著有《西江月》十六首及《大丹指要》。這都表明丘處機的內丹思想是性命雙修為主旨，既重性又重命，不偏廢其一。

① 《丘祖全書·證道篇·西江月》之十。

② 《鳴鶴餘音》卷四丘處機《驀山溪》之三、《促拍滿路花》。

③ 《真仙直指語錄》卷上《寄西州道友書》。

三、清修丹法，超凡入聖

在先性後命，性命并重，雙修雙成的思想指導下，丘處機經過磻溪、龍門的苦修實踐，總結出了一套完整的修命方法，這就是以清修為途徑的內丹方術。

《大丹直指》一書中，丘處機開宗明義，首叙大丹原理，然後直接了當地闡明其修煉方法，從而開創了龍門派清修丹法。歸納起來，丘處機的丹法原理為：

人生命之初，父母二氣交感成珠。胎珠中藏有一點元陽真氣，外裹精血，與母親命蒂相連。母親的呼吸之氣，直趨胎中，與胎元之氣相通，使胎元在母腹中孕育，先長兩腎，其它臟腑依次而生，直到十月胎圓氣足，降生墮地。

在母腹之中，胎兒雙手掩面，九竅未通，仰仗母氣滋養生命，混沌純一，是為“先天之氣”。一旦氣滿、神具、精足，成為嬰兒，臍內便不再吸取母親血氣，並與命蒂脫離，神氣向上，頭朝下而鑽出母腹，降生人世。瞬時，嬰兒雙手自然張開，氣散于九竅，口鼻開始呼吸，此稱“後天之氣”。由于在母腹中，胎兒以臍連接母體，吸取養分，故臍內一寸三分處便是生命重要之處，道書稱為“中宮”、“命府”、“黃庭”、“丹田”、“神室”、“太乙神爐”、“百會穴”等。此處“包藏精髓，貫通百脉，滋養一身”，支配着胃、腸、肝、腎。

人身臟腑之中，心，五行屬火，內藏正陽之精，名爲“汞”、“木”、“龍”。腎屬水，內藏元陽真氣，名爲“鉛”、“金”、“虎”。只要龍虎交媾于丹田，復用神火烹煉，使氣在一身中周流，則氣滿神壯，大丹可成。待大丹結成，如若內外兼修，功德行滿，即可益壽長生，躋身聖賢。但人爲七情六慾所牽，喜怒哀樂，憂愁思慮，嚴重損耗元陽真氣，且正陽之精隨後天呼吸之氣只在上膈肺府氣海中往來，不能直達中宮命府，下接元氣。如此金木間隔，龍虎不交，氣液滯凝，導致百病纏身，短命夭亡。

基于這一丹法原理，丘處機提出了龍虎交媾、周天火候、肘後飛金精、金液還丹、太陽煉形、水火既濟、煉神入頂、煉神合道等修煉次序與功法。

丘處機的內丹思想，有三大特點：

第一，三教圓融，貫穿于內丹思想。

丘處機繼承王嘉的思想，大力倡導三教圓融。他說：“一陰一陽之謂道，太過不及俱失中。道貫三乘玄莫測，中包萬有體無窮。高人未悟猶占僻，下士能明便發蒙。儒釋道源三教祖，由來千聖古今同。”^① 從本體而論，三教都源于道，一般平等，無高下之分。他要弟子

^① 《磻溪集》卷一《師魯先生索詩》。

們“因時設教從人樂，三皇五帝皆祖宗”^①，把三教中有利于教化百姓的內容，納入全真教之中。因而，他的內丹思想也貫穿着三教圓融這一主綫。

首先，內丹心性理論中，他納入了大量的禪宗思想。在識心見性問題上，丘處機引入了禪宗“正念”、“邪念”、“不動心”、“真心”等概念，煉心最終也是追求一種一念無生的空境。在命功修煉過程中的每一種功法，也都是以心體空寂為先決條件。丘處機說：“性體虛空，方于正念。”若性體不空，修煉到最後，也“陽神難出”^②。所以，他要求弟子“坐後談禪論道”，掌握禪宗心性要領。若“天真佛性昧了”，就無法“顯證寶範仙宗”^③。不同的是，禪宗的“念”，在慧能的著作中有時也是“心”的概念，“正念”是空寂無一念，即“無念”。一切的“有”，不論善念，惡念都是“邪念”。《大珠禪師語錄》稱：“念有念無，即名邪念；不念有無，即名正念。念善念惡，名為邪念；不念善惡，名為正念。乃至苦樂、生滅、取捨、怨親、憎愛，并名邪念；不念苦樂等，即名正念。”丘處機却帶有善惡是非之別，他將一切嚮道之念歸為正念，多以七情六慾之念

① 《磻溪集》卷三《先天吟》。

② 《真仙直指語錄》卷上《寄西州道友書》。

③ 《鳴鶴餘音》卷四丘處機《昭君怨》，《磻溪集》卷六《金蓮出玉花》之三。

歸爲邪念。禪宗煉心空寂，要求凡念皆絕，丘處機則要求道徒樹正念。

其次，丘處機的命功原理以中國哲學中傳統的陰陽元氣論與五行生克說的理論爲基礎。元氣論認爲：太空中一氣，內含生機，靜極復動，分氣爲二。清輕者向上，爲陽，爲天；濁重者向下，爲陰，爲地。陰陽互動，萬物生生不息。道教內丹派將此說延伸至人，以人的生命初始是父母陽陰二氣混合成珠。五行說認爲：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種物質構成，它們相生相成，相斥相克，構成了事物的盛衰。醫家以五行分替五臟，闡述病因，求“致中和”以療疾。元氣論與五行說，道家、儒家都有繼承，唯心與唯物派從不同角度取以證其觀點。道教內丹派用其說證修煉成仙，丘處機亦以此建構他的內丹修煉法。

其三，丘處機心性之正念中，包含有儒家仁、善、慈等觀念，更重要的是，他的外延幾乎囊括了儒家所有的倫理道德範疇，把善行的積累作爲修煉必備的條件，強調內外結合，功德圓滿。這使儒家倫理道德修養的要求，成爲他內丹思想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第二，清修爲本，充分體現“我命在我不在天”的主觀能動性。

“清修”與“雙修”相對而言，是內丹修煉的兩條途徑。主張陰陽具足于一身，強調不假外力，自我修

煉，稱“清修”。主張陰陽分稟于男女之身，安爐鼎于對方，倡男女配合修煉，是謂“雙修”。雙修有男女禦氣、房中等方術，有形交、神交之區別。起至先秦神仙家，漢代盛行。魏晉被斥為三張偽法之一，唐宋尚存，直到理學倡“存天理，滅人慾”，視其為淫穢之術，方遭到社會擯棄。但神交的雙修之法，明清仍有。全真南派如翁葆光、陳致虛等也主張雙修。

北派要求出家修行，以女色為大魔，反對雙修，尤其是形交。丘處機說：“房中采戰之術，耗亂精神，敗德惑衆，名標鬼錄，迹墮豐都也。”^① 後來的李道純進一步批判道：“禦女房中，三峰采戰，食乳對爐，女人為鼎，大癸為藥，產門為生身處，精血為大丹頭，鑄雄雌劍，立陰陽爐。謂女子為純陰，指月經為至寶，采而餌之，為一月一還。用九女為九鼎，九年九還。令童男童女交合而采初精，取陰中黍米為玄珠。至于弄金花、弄金槍，七十二家強兵戰勝，多入少出，九淺一深。如此邪謬，謂之泥水丹法三百餘條，此大亂之道也，及下品之下，邪道也！”^② 所以，丘處機的丹法中無一點雙修痕迹，從龍虎交媾至棄殼成仙，都是以自身為鼎爐，修煉體內陰陽二氣，始終貫穿着清修思想，擯除了傳統內丹

① 《真仙直指語錄》卷上《寄西州道友書》。

② 《中和集·傍門九品》。

中不符合倫理道德的因素。

由于清修是以自身爲鼎爐，以先天、後天之氣爲藥物，精、氣、神合一修煉大丹。因而，方法恰當，步驟合理，修煉的程度與是否可達到目的，就全憑學者主觀努力了。丘處機認爲：只要內外功結合，認真修煉，到功德圓滿，自會陽神出殼，“出神時，三次撞透天門，直下看森羅萬象，見山河大地，如同指掌”^①。這樣，修煉者自我發揮主觀能動性與棄殼升仙的目標就緊密結合起來，把《道德經》中“我命在我不在天”的精神充分體現出來了。

另外，丘處機的內丹修煉方法，在總結前人的基礎上又有許多創新與改進。如傳統內丹理論在論述“龍虎交媾”時，要求修煉者“舉腎氣則子，降心液則午”。認爲子時腎氣發生，午時心液下降，符合人體氣血流通節律。但午時在正午十一點至十三點，子時則在深夜二十三點至一點，極不方便。丘處機經過實踐，感到時辰與氣血流通節律關係不密切，便改爲“不以時刻皆可”^②。又如內丹修煉的最後一步“棄殼成仙”，丘處機總結了前人五種方法：劉海蟾靜中真性如鶴沖出天門；西山王真人靜中真性似樹花；黃帝靜中化火龍上躍；鍾

① 《孫不二女丹次第詩注》引丘處機語。

② 《大丹直指》卷上。

呂二人靜中出紅樓，至第三層下跳，迫使元神出殼。他並不強調某一種，認為每種方法都可達到“棄殼成仙”這一境界，把選擇的自由留給修煉者。丘處機的這些改創，也進一步體現了他從多方面充分發揮修煉者主觀能動性的思想。

第三，方法簡明，便于宗教實踐。

從內容與形式上看，丘處機的内丹方法主要源自鍾呂派，但較之鍾呂内丹，丘處機的方法却要簡明得多。在程式上，鍾呂修煉先強調識大道，樹志向，辨水火真源，審鉛汞是非，然後才進行“龍虎交媾”修煉。丘處機則闡述原理後直指修煉方法。這可能是鍾呂主要針對普通人，丘處機主要針對道士。“肘後飛金精”完成，鍾呂内丹尚有“玉液還丹，玉液煉形”才進入“金液還丹，金液煉形”。丘處機將兩個程式綜合為“金液還丹”，使其與“龍虎交媾”前後貫通，更加明了。在練功的時間上，鍾呂派強調“知時候而達天機”，幾乎每一階段的功法都要求在固定的時辰修煉。而丘處機的功法除“煉神入頂”等少數有固定時間，其餘都未作要求。此外，丘處機的内丹功法系統地集中在《大丹直指》一書，每一段功法有淺顯的文字說明，有示意圖，有口訣。圖文并茂，通俗易懂，極便傳授和學習。鍾呂及南派丹法則詞多隱語。儘管鍾呂與張伯端都稱自己的丹法是“直泄天機”，丘處機也說他的丹法是“把天機

與君說破”^①。較而則知，他們遠不如丘處機“泄”得痛快，說得明白。丘處機簡明扼要的內丹方法，易記，易學，給宗教徒的修煉帶來了極大的方便，這也是全真教在丘處機時發展到鼎盛的內在因素之一。

綜上可知，丘處機的內丹思想體系完整，創見頗多，這既是他對前人經驗的總結與繼承，又是自己長期宗教實踐的探索與積累。其中，王嘉對他的影響尤為深刻，他的心性學說是對王嘉心性理論的進一步發展，王嘉有詞云：“十分修煉，九轉通聖賢。八道湧瓊漿，七門開、洞通清靜。六街五彩，四門盡歸依。三光照，二儀從，一顆明珠瑩。”^② 他的修煉方法可以說即是王嘉這一大綱的具體闡化。所以，丘處機稱：“這個消息幾人知，獨我全真大悟來。”^③ 對整個內丹修煉，丘處機有《喜遷鶯》詞一首作了這樣的概括：“莫尋玄妙，我分明說破，修行關竅。戰睡敵魔，忘情絕念，此是聖賢正教。飲食則定除疑，每日勤修覺照。莫差了，待無眠無睡，心方合道。別有玄和妙，煉氣成神，自有金光罩。五氣朝元，三花聚頂，水火運行顛倒。九陽結就還丹，射透靈臺，八表功行了。向長生路上，閑游三島。”^④ 他

① 《磻溪集》卷五，《永遇樂》之二。

② 《重陽全真集》卷一一《蘄山溪》之三。

③ 《鳴鶴餘音》卷五丘處機《玉液泉》。

④ 《鳴鶴餘音》卷五丘處機《喜遷鶯》之三。

自豪地告訴世人：若掌握上述方法“玉皇御宴，無我不成行。”^① 其弟子尹志平曾就此繪過一幅畫，并書藏頭詩一首作了如此總結：“元神煉形，煉形保精。保精禦氣，禦氣神存。神存性定，性定明心。明心悟本，悟本神靈。神靈氣住，氣住精凝。精凝形固，形固長生。長生久視，久視丹成。丹成脫蛻，脫蛻元神。”并稱“所謂金液煉形、金液還丹并不外乎此”^②。應該說，這首藏頭詩，基本上體現了丘處機性命雙修思想的構架。

第四節 興教佐世的宗教倫理思想

一、苦己利人，爭取民衆

據元人徐琰說：王嘉創全真時，就已確定“忍耻含垢，苦己利人”^③ 這一宗教倫理。初期全真教徒均以此為宗旨進行修煉與處世。丘處機完整地承襲了全真這一宗旨，在磻溪、龍門及西覲途中，均以苦己利人要求自己。全真超乎常人的苦己行為，不僅是對肉體，還包括對精神的要求，即所謂“忍耻含垢”。丘處機成道之前也有種種忍耻含垢的經歷，如忍氣吞聲，接受王嘉打

① 《鳴鶴餘音》卷五丘處機《錦堂春》。

② 李道純《清庵瑩蟾子語錄》卷五《示衆二圖》引。

③ 《廣寧真人郝宗師道行碑》，見《甘水仙源錄》卷二。

罵；自腐其身，承受世人譏諷；乞食披蓑，飽經飢寒折磨等等，試圖創造一種麻木的精神境界。成道之後，丘處機常告誡弟子：“爾輩當處實行權，隨機應物，動則屈己利他，靜則滅念降心。”^① 他招收門徒，亦常以能否忍耻含垢為標準。大定年間，丘處機被金世宗召見，名聲大振，投其門下者甚多。睢陽張氏子，風儀秀整，傾慕玄學，携同志赴東萊謁丘處機，請為門弟子。丘見面便“嚼齒大罵，漫不加省”。同行三人“大懼，皆逡巡遁去”。唯張氏留，請益恭。丘處機噱然笑曰：“孺子可教！”遂訓名志素，留于身邊，“侍海嶠之游，赴龍庭之召”，為十八宗師之一^②。丘處機要求弟子們要忍一切無可忍之忍。尹志平甚至宣揚：“凡人無故遭人欺罔、困辱或至殺害，莫非還宿債也。”^③

苦己忍辱是對道徒自身修養的一方面要求，對外則應利人，即做善事。王嘉《十勸》歌之十即曰：“不得起惡心，常行方便，損己利他。”^④ 劉處玄著有《天道罪福論》，專列有利人揚善後上天賜福的內容^⑤。丘處機認為：“只是要積功累行，外修陰德，內固精神，動則安

① 李志全《清虛子劉尊師墓誌銘》引，見《道家金石略》第538頁。

② 孟祺《張尊師道行碑》，見《甘水仙源錄》卷四。

③ 《清和真人北游語錄》卷二。

④ 《丘祖全書》附《十勸歌》。

⑤ 《仙樂集》卷一。

人濟物，靜則轉要靜心。”便符合天道^①。他說，人只要行善積福，修陰德，才會免遭禍殃。他有《惻隱》一詩云：“狗病無人煎粥湯，驢寒倒地四肢僵。爲人不解修陰德，轉穀何由免禍殃。”^②人在今世不利他積福，來世就會象狗、驢一樣沒人理會。丘處機認爲：人只要一心利他，積善積福，便可成聖賢。他說：“聖賢非道遠，功德在人修。不向此心覓，更于何處求？”^③到後期，丘處機把揚善積福亦視爲長生的一條途徑。一次，弟子朱志希向他請教道法，丘處機付一頌云：“莫問天機事怎生，性修陰德念長更。人生反覆皆仙道，日日操持盡力行。”^④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丘處機掌教時，全真教上下以苦己利人爲己任，積善修福遂成風氣。他們不論男女，或借貸于民，或修渠鋪路，或行醫濟世，或賑救飢荒，爲社會樹立了榜樣。

丘處機及全真教的苦己忍辱觀，是對佛教思想的吸收，它宣揚一種極端的宗教忍耐精神，是向一切強權屈服的理論。要人們視苦難而不見，自我解脫，安于現狀，服從新王朝。是一種專爲女真、蒙古統治下的漢人

① 《一二四五年浮山清都觀給文碑》引，見蔡美彪《元代白話碑集錄》，中國科學出版社，1955年2月版第11頁。

② 《磻溪集》卷二。

③ 《磻溪集》卷四《示衆》詩之三四。

④ 《常山貞石志》卷一五《晉州五嶽觀碑》。

準備的精神麻醉劑，實質在於維護統治階級權益。他的利人行善思想，却是對傳統道教的繼承。道教經典《太平經》中就要求道士“常懷慈仁之施，布恩有惠，有利于人”，認為“或積財億萬，不肯救窮周急，使人飢寒而死，罪不除也”^①。東晉葛洪把利人積善列為升仙首要條件，說：“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禍；護人疾病，令人不枉死，為上功也。”^②宋代流行的《太上感應篇》更是熱情地鼓吹：“（積善者）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祿隨之，衆邪遠之，神靈衛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翼。”“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于福”。丘處機及全真教把傳統道教對道士品格的要求擴大為道士必行的功課，雖帶有強制性，但無疑為處於水深火熱中的人們提供了幫助，使人們在殘酷的現實生活中看到一縷善良的曙光，體驗到一點仁愛的溫暖，儘管不多，却也十分珍貴。總之，丘處機及全真教徒通過苦己利人的宣傳與實踐，一方面吸引了大批信徒，丘處機的弟子尤其是十八宗師每人幾乎都有近百個門徒，使全真隊伍迅速壯大。另一方面，也為統治者從基礎上解決了部分社會矛盾，局部安定了民心，鞏固了新王朝的統治。

① 《太平經合校》卷一一四、卷六七。

② 《抱朴子·對俗》引《玉鈴經》。

二、繼續提倡孝道

丘處機孝道觀的形成主要是受王嘉的影響。丘處機自幼喪父母，初期孝道意識並不強烈。入道後，在“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爲本”^①的氣氛薰陶下，加上王嘉的影響教育，他的孝道觀才逐漸完善、固定。在關中時，丘處機聽說鄉中善士爲他改葬了父母，感激不盡，速成《滿庭芳》一詞而謝^②。他收弟子重要標準之一就是“慈孝”。孟志源、夏志誠、李志源、祁志誠、李明園等都是以慈孝聞名，深受丘處機厚愛。在雪山行宮，他多次勸成吉思汗：“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要成吉思汗變國俗，使蒙古子女知道孝養父母^③。

中國傳統孝道要求“事親莫過于盡孝，孝以養疾爲大”^④，由于道士要出家修行，無法侍親。故至唐宋以來，就有反佛道的士大夫指責“二氏乃有離形獨立而天倫之愛有不得而完者矣”^⑤，甚至罵僧道六親不認，不仁不孝，近乎禽獸。丘處機爲克服這一缺陷，作了兩點補救：

① 《抱朴子·內篇》引《玉鈴經》。

② 《磻溪集》卷五《滿庭芳》詞之三。

③ 《長春真人西游記》卷下。

④ 張之翰《西巖集》卷一三《米孝童詩序》。

⑤ 唐元《筠軒集》卷一〇《興道觀張公捨田奉先記》。

一是允許道士侍親、省親。貞祐元年（1213），孟志源家人被兵亂蕩散，其弟不知去向。家中二老無人奉養，丘處機允許孟“扶二親就養于己所居三載”，直到其弟歸家^①。丘處機再傳弟子杜義夫，爲侍親，于同州家中設玄玄庵而居。後父亡母老，又載其母于所居觀中奉養，“凡滌隨溫清如禮”^②。祁志誠作詩贊曰：“忠順堅守忘世態，居喪謹守棄浮華。人間孝子知多少，似此精誠肖幾家？”^③ 姬志真之徒李妙元，父早亡，爲盡孝則動員其母入道，共居一觀，養老送終。元士大夫劉將孫感嘆說：“母子至情，孝節一理也。”認爲頗合世教倫紀^④。至丘處機後期，在道教的齋醮活動中也融入了濃厚的孝意。姬志真說：“夫爲子者，乃父母之委蛻也，生死之間將何以報？是以生常愛敬，死當哀戚，裡祀不忘，禮之常也。”參與醮薦是“孝心不忘，思親報本”，“乃孝子仁人之盡心也”^⑤。由此觀之，丘處機不顧年邁，盡心醮壇，亦含有宣揚孝道之義。

二是繼續實行物外結親。物外結親是王嘉提出來的，要門徒像世俗家人一樣對師長敬重，并竭盡孝心，

① 李鼎《重玄真人孟公碑銘》，見《甘水仙源錄》卷六。

② 蒲道源《閑居叢稿》卷二四《提領杜君墓誌銘》。

③ 《西臺集》卷下《孝子》詩。

④ 《養吾齋集》卷一七《汴梁路棲雲觀記》。

⑤ 《雲山集》卷八《黃籙大齋碑》。

且立有“三布施”之規定。王嘉死後，其徒恪守不更，且開始大力宣揚師恩重于父母恩。馬鈺著有《論恩》、《十報恩》數詞，敘述了王嘉對他的十大恩愛，認為“天地日月父母恩”，遠不如使他擺脫沉淪的師恩深重^①。王處一、劉處玄都有類似的語言。丘處機自稱與王嘉“結緣甚深”，每到下元之夜，他專把“爛漫黃金蕊，輕盈白玉枝，重陽留得下元時，醺謝星官，特地獻真師”^②。對報師恩的宣傳揚與強調，目的在于使全真教內部形成尊卑有序、等級森嚴的倫理制度。郝大通說：弟子要“奉師如神，敬友如賓”，才能成為神仙。否則就會“生為教中魔軍，死作地獄種子”，受盡各種煎熬與折磨^③。《全真清規》規定：道徒每天要“入師父房稽首作揖，聽從師命。……但見尊者，叉手在心，側身關拱旁邊侍立，待尊者已過，方可回身”^④，這實際上是世俗敬上尊親規範的移植。

丘處機掌教期間繼續推行物外結親的倫理意義在于要求弟子對師父盡孝道，現實意義在于利用師徒關係這一紐帶，視教為家，上下團結，發展全真。輿論上則是為廣泛宣傳這種宗教性的孝道。丘處機死後，他的弟子

① 《洞玄金玉集》卷七《十報恩》。

② 《磻溪集》卷六《悟南柯》詞。

③ 《真仙直指語錄》卷上《太古真人語錄》。

④ 陸道和編《全真清規·指蒙規式》。

雖沒有守喪三年，却搞了轟轟烈烈的大會葬。尹志平號召教徒“以孝思報德”，“四方來會之道俗逾萬人”，“敖敖然哭之，其哀如是”。陳時可稱此為子貢似的至孝，足以“見弟子思師之至，師有德之至也”^①。以後，又會葬宋德方，這既是全真實力的展示，更主要是“物外結親”孝道的宣揚。太原李鼎說：“人子不以非所得加之于父為孝，人臣不以非所得加之于君為忠。……弟子于師實同君父，葬之厚薄，非出于己”^②。王志謹說：“師之心，天地之心，父母之心也。”^③

丘處機用上述兩項措施，企圖彌補全真教在執行傳統孝道過程中出現的缺陷，雖然並沒有真正解決出家與供養父母的矛盾，但以孝佐治、移孝為忠的目的卻達到了。陳銘珪下面一段話觸及到王、丘興孝的實質：“重陽之學，奉老子為依歸者也，而其教人則以《孝經》稱首。《孝經》言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又言以孝事君則忠，又言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忠孝本一貫之也。長春學于重陽，觀所作詩詞，雖一死生遺萬物，而忠孝之性一，感觸之情油然而生，其服習于《孝經》者深矣。”^④

① 陳時可《燕京白雲觀處順堂會葬記》，見《甘水仙源錄》卷九。

② 李鼎《披雲真人宋天師祠堂碑銘并序》，見《道家金石略》第546頁。

③ 《棲雲真人王尊師道行碑》，見《甘水仙源錄》卷四。

④ 《長春道教源流》卷三《丘處機事迹匯編下》。

三、輪回報應，積善成仙

丘處機從道的理論高度進一步闡述了天道輪迴報應，說：“日月循環無定止，春去秋來多少枯榮事。五帝三皇千百祀，一興一廢長如此。死去生來生復死，生死輪迴變化何時已。不到天心休歇地，不能清靜超于彼。”^① 并有明確的目的，即鼓勵人們行善或學道。丘處機說，行善或學道之人死後可產生一種“性光”，能使其返于虛無真境，“此所以輪轉入天，漂沉六道。若造惡之人，并無光彩，止有惡氣、厲氣。眼光一落，全體皆陰，墮入酆都矣。千祖出世，不通懺悔者，彼自無光，何能承祖光而接引哉！”他強調現世自身的積善與修煉。認為只有自身努力才會產生性光，自己不行善，即是祖輩有善果，也無法把他從地獄中拯救出來。因此，丘處機要求人們善事要早做，時時做，積小善可成大善，積小功可成大功。只要積成大功，便可剎那悟道，“今世之悟道，皆宿世有功也”。丘處機舉例道：“如人大寶明珠，價值百萬。我欲買之，而錢數未及。須日夜經營，勤求儉用，積聚錢物，或三千五千，或三萬五萬，錢數未足而寶珠未得。其所積之錢且得使用，比于貧窶之家，雪泥有隔。積功累行者亦然，雖未得

^① 《長春真人西游記》卷上。

道，其善根深重，今世、後世，聖賢提挈，方之無夙根者，不亦遠哉！”^① 他基本否定了傳統道教報應觀中的祖先承負之說，強調今世或今世為自己的來世積善，并把教門用力，大起塵勞納入積功範疇，對充分發揮道徒的主觀能動性，推動全真教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另外，丘處機由于身處戰亂時代，他從仁慈為核心的和平思想出發，主張愛惜生命，對濫殺無辜、視生命為兒戲的人給予了無情的鞭笞，這是他輪迴報應觀中又一大特點。他有《清心鏡》詞云：“萬靈中，人最貴，超群化，數居三才品位。愚夫甚却騁凶頑，便將為容易。殺害生靈圖作戲，全不念地獄，重重暗記。一朝若大限臨頭，與他家人愷氣。”“鬼神擒，鞭撻跪，愁開眼，強欲思量巧計。當頭把業鏡高懸，那冤家怎諱？拔舌剜心酬快意，全不似、舊日馨香美味。三途任百毒凌遲，再生人卒未。”^② 他警告那些以殘害生靈為兒戲的人，若繼續作惡，死後要受拔舌、剜心、百毒、凌遲之苦，不僅家人要遭連累，自己來世也只能成為畜牲。要人們“深信皇天輔德，善因惡果分明”^③。

丘處機的倫理思想既有傳統道教倫理的繼承，亦有根據實際情況的創新。在“四海橫潰，華禮蕩滅，污俗

① 《丘祖全書·語錄》。

② 《磻溪集》卷六《清心鏡·警殺生》。

③ 《磻溪集》卷五《木蘭花·西號作善者多而感應屢至》。

所染”之時，對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同時，為保存中國傳統倫理道德和使女真、蒙古倫理漢化也起到了積極作用。弋穀說，全真“及風化所過，暴者仁，奪者讓，泰者抑，上下貼然。此綱常之助，其功豈易量哉？”^① 白棟載：輝州有靈陽觀，全真道士常帶當地青年至觀，指所奉天帝說：“天皇在上，昭監臨下，福善淫禍，影響不潛。汝若孝而父母，睦而昆弟，勤而農功，畢而公賦，一言一動，惟（里）〔理〕之循，汝之足不及于吾門，神將福汝矣！汝若棄而親戚，締而朋黨，捨而所事，求而所樂，一言一動，惟慾從之，則汝之迹雖恒接于吾庭，神將禍汝矣！”于是“一里之人變而為善，善變而為福”^②，其教化作用之大，可以想見。至于對女真倫理的影響，意大利人馬可波羅有這樣一段記載：“（女真人）彼等信靈魂不死，以為某人死後其靈魂將轉入別人體中。視死者生前之善惡，其轉生有優劣。質言之，窮人行善者，死後轉入婦腹中，來生成為貴人，三生入一貴婦腹中，生為貴人，嗣後愈升愈高，終成為神。反之，貴人之子行惡者。轉生為賤人之子，降為狗”^③。馬可波羅所見所聞為金末元初事，靈魂不死是女真原始信

① 《清和真人尹宗師碑銘及序》，見《甘水仙源錄》卷三。

② 白棟《大元國輝州請佃戶靈陽觀記》，見《道家金石略》第659頁。

③ 《馬可波羅游記》第103章，馮承均譯，中華書局1957年12月版，第416頁。

仰，而輪迴轉世爲神則是全真之說。自然，丘處機的倫理要求的最終目的是證仙，但“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也”^①，實質上仍是維護封建統治。

第五節 立志嚮道的教育思想

一、堅定信念，立志嚮道

教育是培養新一代接班人的整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樹立崇高的目標，堅定向其目標奮鬥的志向是首要而關鍵的一步。沒有目標，受教育者就會缺乏動力；沒有志向，也就難以達到目標。作爲宗教，“人之于道，見之明則信篤，信之篤則守固，守之固則行之力，行之力則恒久而不已，終身不變。若是人不信，曰有道之士未之有也。或近泉而棄井，是皆見道之不明，己不自信，人孰信之”^②？因而，全真道創立之時，王嘉便首先要求弟子從去死從生的理想高度堅定信念，一心嚮道。丘處機自隨王嘉後，表示“吾之嚮道心極堅，佩服丹經自早年。……無情不作鄉中夢，有志須爲物外仙”。他在詞中寫到：“凍手頻呵，仍自恨、濁骨凡胎爲劣。晝

① 《雋縣秦渡鎮重修志道觀碑》，見《甘水仙源錄》卷九。

② 胡祇通《紫山大全集》卷一一《榮煉師信齋記》。

夜參差，飢寒交迫，早晚超生滅。須憑一志，撞開千古心月。”^① 他常教育弟子：“煉己功夫心要堅，心堅方可龍虎蟠。”^②

丘處機不僅言教，更重身教，以自己爲榜樣去影響、帶動弟子。他曾向門徒講起自己學道時，“覷那幾個師家（指馬劉譚王），福慧相貌皆（甚）〔勝〕自己，遂發下三年志，要煉心如寒灰。下十年志，心上越整理不下。自知福小，再加志”。尹志平向弟子說：“長春真人轉展苦志煉魔，惟恐無功，于山上往來搬石煉睡，只爲福小，不能心定。自後當過二番死魔：一番淨身，自險死；一番飛石打折三根肋肢，又險死。在後，屢曾病魔撲折三番臂膊。恁般不動心，越生苦志。”^③ 據此，丘處機爲示嚮道決心，不僅自己闔割淨身，還差點被飛石打死，真可謂矢志不渝！在丘處機的教育、影響下，以後全真掌教如尹志平、王志坦等都十分注意對道徒的志向、信念教育，尹志平甚至說：“人有萬神，非志不能帥。”^④

怎樣立志？一日，有弟子問：“修行在志，提挈在聖賢？”丘處機答：“全在志。若無志，聖賢如何提挈？”

① 《磻溪集》卷一《堅志》，卷五《無俗念·歲寒守志》。

② 《丘祖全書·雜詠》。

③ 《真仙直指語錄》卷上《長春真人語錄》、卷下《清和真人語錄》。

④ 《清和真人北游語錄》卷四。

又問：“如何是志？”答云：“勿令念起乃志也。初做道人，下七、八年苦志不退，雜念不生，莫忘初志，旋添決裂”^①。對“勿令念起”，丘處機的弟子王志謹進一步解釋說：“自來修行之人必先立志，如何立志？每在動靜處，一切境界裏，行住坐卧念念在道。逢魔不變，遇害不遷，安穩處亦如此，戲險處亦如此，拼此一身，更無回顧，精進直前，生死不懼，便是個有志人。”^②換言之，無論何時何地，道徒的言行、思維都要堅信道的存在，並為與道合一而奮鬥終身。元翰林學士胡祇遹（1227～1295）將全真道這種矢志嚮道的精神概括為“至誠不息”，說：“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故至誠不息，可以貫穿金石，通神明，對越天地。”^③

二、珍惜光陰，學貴采意識理

樹立堅定的嚮道信念之後，道徒們有了明確的奮鬥目標，丘處機注重教育弟子珍惜光陰，抓緊學習與修煉。說：“一日一日復一日，短景渾如電光疾。天長地久磨古今，春去秋來變時律。”“精神隨手變，花木暫時芳。百歲光陰短，三山道路長”。要弟子“切莫把光陰

① 《真仙直指語錄》卷上《長春真人語錄》。

② 《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

③ 《紫山大全集》卷一一《榮煉師信齋記》。

虛度，神仙咫尺道非遙，但只恐人心不悟”^①。丘處機隨時提醒弟子：“時光如電，一彈指，白髮星星矣！增一年，去鬼日近，色身易壞，真性未修，如何如何？”同時，他也向世人宣揚：“人生得意如花好，花開恨遲謝恨早。百歲光陰能幾何，幼壯轉眼成衰老。可憐紅顏美少年，北邙山下埋荒草。何不學仙超輪回，丹經朗朗如月皎。”^②

在學習方法上，初期全真道反對博聞廣記，主張重點精讀，深刻領會書中之意。《重陽立教十五論》專有《學書》一論，說：“學書之道不可尋文而亂目，當宜采意以合心，捨書探意采理，捨理采趣。采得趣，則可牧之人學。久久精誠，自然心光洋溢，神智踴躍，無所不通，無所不解。……若不窮書之本意，只欲記多念廣，人前談說，誇訝才俊，無益于修行，有傷于神氣，雖多看書，與道何益？既得書意，可深藏之。”這裏所謂“意”、“理”，是指書中符合全真思想的本意、道理。“趣”則是沿“意”而進一步對內丹成仙學說理解後而產生的信念和志趣，是理性認識。王嘉討厭誇誇其談，賣弄才華，希望弟子們把書本所學知識用于積功累行、煉心養氣的宗教實踐之中。丘處機初期亦持此觀點，他

① 《磻溪集》卷三《古調·速修》，卷四《示衆》詩之七，卷六《離苦海·贈周道全》。

② 《丘祖全書·語錄》、《雜咏》。

曾以劉處玄爲例向弟子們講學貴得其意：“長生師父雖不讀書，其所作文辭自肺腑中流出，如《瑞鷓鴣》一百二十首，《風入松》六十首，皆口占而成。又注三教經，筆不停輟，文不足而理有餘，知者以爲脫神仙模範。云：雖不讀文而盡得其理。理者，道也。凡才士之于文章，百工之于技巧處，皆出于道，但終日行而不自知爾。”“不讀書”，指不廣讀書。其意思十分清楚；學要精專，采書中之理，融會貫通于自己的思想，才會熟能生巧，形成自己的文風。不過，丘處機在後期又開始提倡博學強記。

在教學方法上，王嘉多采取灌輸式，指定學習書目，并以單個傳授爲主。對道徒的過錯，亦多用打罵方式解決。丘處機幾乎全部拋棄了王嘉的做法，他較注重循循善誘，因材施教。尹志平回憶，丘處機將弟子分爲三類，各施不同教學方法：“于中、下人則明明指教，但于有靈識者則聊舉其意而聽其自悟。”“師父每見人有過，欲加訓教而必先言曰：彼此衆生性。然後方言其過。其意謂：彼與我皆有衆生性，我先覺者，是以先覺覺後覺也。其教人之道曲盡如此”。所以，尹志平感慨地稱：“吾從師以來，體其動靜語默無不是教！”在教學過程中，丘處機常用討論的方式，讓門徒們各抒己見，啓發其積極思考。一次，授經，他問門人：“經教中何者最爲近道？”有對以“不去不來”，有應以“自心所

得”，有答以“應念隨時到了無障礙”。丘處機聽述其理，均默而許之^①。在知行關係上，丘處機強調把所學知識用于實踐。特別重積功累行，認為只有功德與知識同步增長，才能發揮書中玄妙之理。他說：“世之人雖天資明敏，學海汪洋，福行未加則終不能探其道玄之妙。”^②馬鈺死後，其門徒轉給丘處機。有孫蓬萊者，“幼而聰敏，既長，無所不通，至于文章醫藥之學皆得其妙”，但學不致用，好吹噓，喜炫耀才華，終無所成就，丘處機深惜之。尹志平說：“不知不學則終無所知而已。學而知者，泥于學而不行其所知，皆虛度也。上智不行，與下愚相去何遠？”這當是丘處機知行觀的總結與繼承^③。

三、廣納儒士，以文傳教

全真道能在丘處機時迅速發展，其重要原因之一還在于注重門徒素質。他招收弟子，“先問悟透善根深淺，又觀祖上門風善惡，便看本人才與不才，方可收錄”^④。尤其重視士大夫入道，丘處機所收弟子多是儒士或出于儒士之家。尹志平，家世業儒，五歲啓蒙，長學《四

① 《清和真人北游語錄》卷二、卷四引。

② 《真仙直指語錄》卷上《長春真人語錄》。

③ 《清和真人北游語錄》卷一、卷四。

④ 《全真清規·指蒙規式》。

書》、《莊》、《列》。李志常，幼孤，養于同進士出身的伯父家，十九歲前均學儒。宋德方，先世以積善見稱，“僅能言，便好讀書”。入道後，“《春秋》、《易》、《中庸》、《大學》、《莊》、《列》尤所酷好，外雖《詩》、《書》、子史，亦罔不涉獵”^①。隨丘處機西覲的“十八宗師”大都是儒士出身。東歸後，丘處機及其弟子利用成吉思汗賜予的特權，又廣招儒士入道。陳垣先生說：“全真王重陽本土流，其弟子譚、馬、丘、劉、王、郝，又皆讀書種子，故能結納士類，而士類亦樂就之。況其創教在靖康之後，河北之士正欲避金。不數十年，又遭貞祐之變，燕都亡覆，河北之士又欲避元。”^② 所以，士大夫入道頗多，使全真道士的素質有了很大提高。

元代王磐說：“全真之教以識心見性爲宗，損己利物爲行，不資參學，不立文字。自重陽王真人至李真常，凡三傳，學者漸知讀書，不以文字爲障蔽。及師（張志敬）掌教，大暢玄旨。然後學者皆知講論經典，涵咏義理，爲真實入門。”^③ 這段話初步描述了全真道以文傳教的變化過程，也是重視道徒文化素質不斷提高的過程。這一轉變的過程，與丘處機的示範和積極倡導作用分不開。

① 李鼎《披雲真人宋天師祠堂碑銘并序》，見《道家金石略》第546頁。

② 《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卷一《全真上》，第15頁。

③ 《誠明真人道行碑并序》，見《甘水仙源錄》卷五。

全真初期，不主張博聞廣知，確有其事，王嘉、馬鈺、丘處機都有這類論述，這即是王磐所謂“不資參學”。此階段，全真初創，體系戒規尚不完備，某些思想尚未定型，不主張博文廣識，恐是怕亂了道徒的思緒。至于“不立文字”則不盡然。王嘉傳教，化緣有疏，立會有榜，對道徒有約束、條論，他自己也有《全真集》、《教化集》等書傳世，這都是以文傳教。

至西觀後丘處機掌教，全真道已不再是民間教團，而是元太祖欽定的漢地“國教”。由于鞏固全真地位和教團與社會交往的需要，丘處機不僅提倡弟子們博覽群書，提高文化素質、理論修養，自己也刻苦學習，不斷擴大知識面。丘處機後期的詩詞文章，文筆流暢，語言樸實，典故豐富，玄理精深，便是博學的結果。他的書法，“筆力勁健，氣質渾厚，深得晉人之妙處。觀其臨紙（回）〔落〕筆，未始介意，率爾成字，不爲法度所困，悠然有蹈大方游太漠之象。隻言片字，時人寶之若良言美玉然”^①。元人郭起南說：“常人入道，便廢斯文，長春則不然。訪古則紀之吟述，登程則寓之述懷。咳唾珠璣，語句超俗，曰《磻溪集》，曰《鳴道集》，曰《西游記》，歷歷可觀。”^②

① 李志常《長春真人帖跋》，見《道家金石略》第459頁。

② 郭起南《重修回回長春觀記》，見《道家金石略》第502頁。

在丘處機的倡導與影響下，他的弟子爭閱百家。李志常在長春宮建有書樓，名“萃玄”，藏書萬卷，讓道士“恣所窺覽”。他們紛紛著書立說，弘揚全真道。十八宗師著述豐盛，衆所周知。十八宗師之外學識淵博者亦爲數不少。如劉志厚，“于儒書每見涉獵，而于老莊之學尤得其旨，時人以‘莊子劉先生’稱之。又精草、隸書，自作一家楷式”^①。趙九淵，“一篇一咏一贈一答，皆所以發揮玄旨，暢叙幽情”，被時人譽爲“儒術之儀範”，“玄學之標準”^②。

由上可知，丘處機的教育思想雖是直接爲發展全真道服務的，但他教育弟子明確目標，珍惜光陰、刻苦學習、努力奮鬥的精神，以及因材施教、學用結合的方法，至今仍有借鑒意義。

第六節 丘處機思想的作用和影響

丘處機以獨特的身份活動在中國歷史舞臺上，時間雖不算長，却對中國社會產生了較深的影響。突出地表現爲三方面：

一是作爲宗教思想家，他結合當時的社會實際，吸

① 文道廣《玄靖達觀大師劉公墓誌銘》，見《道家金石略》第660頁。

② 孟攀鱗《湛然子趙先生墓碑》，見《甘水仙源錄》卷五。

收中華文化之精華，繼承和發展了王嘉的全真思想，使這場道教內部的改革活動順利完成。對中國後期道教產生了重大影響，如推動了中後期全真教理進一步發展。在他之後中國道教尤其是全真教的興衰，無不與丘處機的思想脈絡密切聯係。

二是作為社會活動家，丘處機不顧年邁體衰，以驚人的毅力萬里西覲，說服成吉思汗，對成吉思汗及蒙古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削弱了成吉思汗集團武力征伐意識，對元朝的統一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對日後“漢法”的採用產生了間接影響。

三是作為中國傳統和平思想繼承人，丘處機奔波于戰爭狼烟之中，宣傳仁慈，反對殺掠，拯救百姓，把和平的希望帶給人們，這是七百多年來，人們一直以多種形式紀念這位偉人的重要社會根源。

第四章 正一教的形成及其宗教改革思想

第一節 正一教的形成

正一教是元代中後期形成的與全真教相對峙的派別，當今中國的道教即由正一、全真兩派組成。

正一教的基礎宗派是東漢張陵後嗣領導的天師道，其首領為張姓，自稱“天師”，故有此名。第五代天師張盛居江西龍虎山，為祖庭。魏晉以後視其為“正統道教”。天師道經長期發展形成許多派別，唐宋時有龍虎、茅山、閭皂、神霄、淨明、清微等。這些宗派自稱淵源于張陵，或以符籙為主要道術，雖統稱為“符籙派”，他們之間却相互獨立，無隸屬關係。元世祖平定江南後，見北方全真勢力過盛，首領腐化，遂轉而重點扶植天師嫡派龍虎宗。至元十三年（1276）遣使召第三十六代天師張宗演賜冠服、銀印，令主江南道教^①。以後，江南道教均歸天師所轄，原來互不相統的符籙教派逐漸

^① 《元史》卷二〇二《釋老傳》。

向龍虎宗靠攏。至元三十一年（1294），三十八代天師張與材嗣教，至大元年（1308）三月謁見新皇武宗，加封爲“留國公，正一教主兼領三山符籙”^①，以此爲標志，正一教正式形成。

第二節 正一教的宗教改革思想

正一教由于繫符籙各派集合而成，其道士可娶妻生子，可不住宮觀，戒律不嚴，組織松散。至元末明初，綱紀日墮，齋醮時“雜男女，恣飲食”^②，甚至以方術欺世，“在外交結官貴，誘透商賈”，占奪民田，高利借貸^③。明太祖朱元璋爲鞏固統治，繼位之後設道官，減宮觀，定綱紀，立條約，對道教進行了整頓。爲配合封建政府的整頓，當時掌教的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1359～1410）對正一教進行了較全面的改革，其改革措施淵源于丘處機或全真教者有三方面：

第一，三教合一的心性學說。張宇初說：修道之

① 張正常《漢天師世家》卷三載爲大德六年；《元史》卷二二《武宗紀》繫于至大元年三月。《元史》卷一九稱張與材大德二年正月被授爲真人，管領江南道教。

② 《明史》卷二《太祖紀》。

③ 張宇初《教門十規》。

人，“若儒之性理，釋之禪宗，更能融通一貫，尤爲上士”^①。他以心性爲三教共同之源，並將其統一於“太極”之中。說：“元始道之元神也，寶珠即心也，儒曰太極，釋曰圓覺，蓋一理也。”^②又說：“太極者，道之全體也。……性本於命，理具於性，心統之謂道，道之體曰極。”“萬事萬化皆本諸心，心所具者，天地萬物不違之至理也”。張宇初稱：“合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是故，未分之前道爲太極，已形之後皆具是理，則心爲太極。”他所謂的“太極”，既有二程“太極”的含義，又有朱熹“理”、陸九淵“心”的含義，是“合而言之，道也”^③。張宇初所要論證的是：“性與天道，成之者性也，各正性命，知性則知天矣。道之源莫切著於是哉！”^④目的在於說明修心煉性即與道合一。可見，張宇初的心性說目的及邏輯思維方式都和王嘉、丘處機所謂“心即是道，道即是性”相一致。所以，時人稱他“貫綜三氏，融爲一途”^⑤。不同的是，張宇初的心性說中多了一些理學的成份，更傾向於儒家。

① 《道門十規》。

② 張宇初《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通義》卷一。

③ 張宇初《峴泉集》卷一《太極釋》。

④ 《峴泉集》卷一《廣原性》。

⑤ 耆山無爲天師《峴泉集序》。

第二，內煉爲本的符籙方術。正一教本屬符籙派，主要以畫符念咒、祈禳齋醮爲方術，爲人驅邪降魔，禳災祈福，經服食外丹而成“仙”。唐以前，正一的骨幹宗派如龍虎、茅山等均不論內丹。自三十代天師張繼先（1092～1127）開始學習“神爐交媾煉金液”，“自然赤子產真胎”^①的內丹方術。張宇初認爲：“近世以禪爲性宗，以道爲命宗，全真爲性命雙修，正一則唯習科教。孰知學道之本非性命二事而何？雖科教之設，亦惟性命之學而已。”^②他自己帶頭學全真內丹，對火候“凡參討數十載，往來方外之士，靡不討論”^③，並在龍虎山築“了環”室修煉。他公開反對外丹，說：“金石草木，徒殺身取禍。”^④推崇“金宋之初重陽王祖師遇鍾呂之傳始立”的全真之教，認爲只有“晨夕煉神養氣，修持不怠，與神明交格，言行無慊”，才能“靜則金丹，動則霹靂”，所行法術才有靈驗^⑤。張宇初甚至比宋元時的新符籙派如神霄，東華主張內煉爲主、符籙爲輔更進了一步。說：“果能抱元守一，御炁凝神，六識淨消，一真

① 張宇初《虛靖真君語錄》卷一《大道歌》、《從他歌》。

② 《道門十規》。

③ 《峴泉集》卷四《與倪孟冲論火候書》。

④ 《道門十規》。

⑤ 《道門十規》。

獨露，我即雷霆大法王，當何符咒罡訣云乎哉！”^① 只要自己內丹有成，用不着祈神請仙，法術也會威力無比。因此，他要求正一道士注重內煉心性，以“真功”為本，潛心研究全真丹書，進行性命雙修。

第三，苦行參學的戒律清規。張宇初針對正一教戒律松弛，道士日趨腐化的弊病，仿全真戒律清規，制定了《道門十規》。對道士讀閱經書、坐環守靜、齋法行持、住持雲游、立觀度人、修葺宮宇等方面作了較詳細的要求。他規定：“初入道，先擇明師參禮，開發性地，恪守初真十戒、白祖師（玉蟾）、馮尊師（志亨，丘處機三傳弟子）堂規等文，收習身心，操持節操。”他要求正一“學道之士，以清靜為本，睹諸邪道如睹仇讎，遠諸愛慾如避臭穢，除苦惱。……離情割愛，捨妄歸真”。平日要磨煉身心，“草衣木食以養身，巢居穴處以守道”，“補破遮寒，乞食化衣，真功苦行，槁木死灰”，“出外參求，風餐雨宿，忍凍受飢”，不懼萬里，必登名師大匠之門。象丘處機一樣，張宇初亦要正一道士以“立觀度人為出家接續之首務”。并告誡道士，若交結權貴，私蓄俗眷，召惹是非；或積蓄私財，出賣常住均要依律遣斷，予以懲處。張宇初的戒律清規幾乎均取自全真，他試圖將王嘉、丘處機時的全真道風推廣于正一各

^① 《峴泉集》卷七《授法普說》。

派，以改變正一教的時弊，振宗興教。

總之，張宇初對正一教的改革，從指導思想，心性理論到教制、教風都體現了初期全真教的特徵。儘管他的改革，尤其是教規方面收效甚微，但他把全真思想推及于整個正一教，却是前所未有的。這也充分反映了王嘉、丘處機等早期全真教思想對中國後期道教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第五章 元朝中後期全真道的興衰

第一節 龍門派對全真道的發展光大

王重陽卒後，全真道逐漸分出許多支派：嗣馬鈺者稱“遇山派”，嗣譚處端者為“南無派”，嗣劉處玄者稱“隨山派”，嗣王處一者為“昆崙派”，嗣郝大通者為“盤山派”，嗣孫不二者稱“清靜派”。元統一後，又有李道純創“中和派”。其中，以嗣丘處機的龍門派人數最多，勢力最大，掌教時間最久，也是全真鼎盛時期。

龍門派的代表人物有尹志平、李志常、張志敬等。尹志平（1169～1251），號清和，萊州人^①。十四歲入道，曾師馬鈺、郝大通、王處一，後謁丘處機于棲霞觀，執弟子禮，隨其西謁，後駐德興龍陽觀。丘處機斷七之日，在馮志亨等人的擁戴下成為全真掌教宗師^②。他執教期間，開展了一系列顯祖重教活動，使全真教的影響

① 尹志平祖籍滄州，祖父輩游宦至萊州，遂定居于此。見《北游語錄》卷二。

② 趙著《佐玄寂照大師馮公道行碑銘》，見《甘水仙源錄》卷六。

和名聲達到家喻戶曉，路人皆知。

首先，他以修白雲觀和“翼祖庭”為中心再次開展宮觀創建活動。拖雷監國之年（1228）三月，尹志平建議易長春宮東甲第建白雲觀，安葬丘處機遺體，供世人祭奠。時工程浩大，宮中儲糧甚少。尹志平號召雲中、河東等地道衆携糧助役，歷時四十餘天，觀堂告成，其制宏麗^①。又在陝西興復信德、雲臺二觀，太平、宗聖、太一、華清四宮，以翼祖庭，“興完皆逾舊”，擇名道住持^②。由是，全真道徒在全國再次掀起修建宮觀熱潮。毛養素，“由陝而南，興葺洛陽朝元、棲霞二宮及華陰華清觀。不數年，金碧輪奐，冠于他處”^③。宋德方“建宮觀于燕趙秦晉間，凡四十餘區，門下傳道者不止千百數”^④。

其次，會葬丘處機。白雲觀處順堂完工後，七月八日，注香設席，嚴潔奉祀。九月，將丘處機遺體遷葬于處順堂。“及至葬，大備其禮，四方來會之道俗逾萬人，至有司衛之以兵甲”。“臨午致齋，黃冠羽服與坐者數千人，奉道之衆又復萬餘”^⑤。做法場三晝夜，遠近王公、

① 《長春真人西游記》卷下。

② 《秋澗集》卷五《大宗師尹公道行碑及序》。

③ 李國維《毛尊師蛻化銘》，見《甘水仙源錄》卷七。

④ 王利用《披雲真人道行碑》，見《道家金石略》第753頁。

⑤ 陳時可《燕京白雲觀處順堂會葬記》，見《甘水仙源錄》卷九。

士庶、僧尼、善士，觀者凡三日，日萬人。這次會葬，既是宣揚丘處機的功績，更是展示全真道的聲威和勢力。“繼而喧播四方，傾心歸向，來奉香火者不可勝計”^①。

其三，令宋德方等修《道藏》。道書由唐朝編匯為藏，經宋而金歷代均有編纂。元滅金時，經藏多毀于兵火。東歸後，宋德方曾建議“道經泯滅，宜為恢復”。丘處機亦有此願，然年邁事忙，無暇顧及。太宗七年（1235）九月，尹志平至平陽，令宋德方“率衆鏤刻《道藏》經版”^②。九年（1237），宋德方與門下講師（講經道官）秦志安一起籌劃編輯工作，丞相胡天祿助白金千兩為刻經之費^③。當時，在濟源、河中、終南祖庭等宮觀造上等紙，又于秦中、太原、潞、澤、懷、洛等處道觀置二十七局刊刻，再置六局印刷，日役工三千餘人。按三洞四輔編成，共七千八百多卷^④。由秦志安在平陽玄都觀總校，馬皇后稱制三年（1244）完成，經版存于玄都觀，故名《玄都寶藏》。尹志平下令編道藏的目的，陳垣先生總結為：“將以承道家統緒，留讀書種子也。”^⑤

① 《長春真人西游記》卷下。

② 戈毅《尹宗師碑銘并序》，見《甘水仙源錄》卷三。

③ 李道謙《終南山祖庭內傳》卷下《清和真人》。

④ 商挺《玄都至道崇文明化真人道行碑》，見《永樂宮碑錄》。

⑤ 《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卷二《全真上》，第28頁。

即示全真道爲道教之正統。這次《道藏》中新增《金蓮正宗記》、《烟霞錄》、《續仙傳》等全真道書，亦證明了這一點。

經尹志平的努力，到元憲宗初年，全真道“琳館道宮，所在星列，以至山林巖谷，十百爲居，木食澗飲，怡然有巢、許之風。雖丫童之樵汲者，亦皆進德業，談道性，無妄語。教風之盛，自三代而下未有若此時也”^①。

繼尹志平掌教的李志常（1193～1256），進一步密切與蒙古政權的關係，招納知識分子入教，整修宮觀，擴大全真隊伍，基本上鞏固了全真鼎盛局面。

第二節 盤山派對心性學說及宗教倫理的發展

盤山派的代表人物是王志謹（1178～1263），初爲郝大通弟子，大通死後轉入丘處機門下。從丘游薊燕，所傳弟子以姬志真最爲著名。盤山派初期在全真中勢力較弱，未能執掌教事，不可能象尹志平、李志常等掌教那樣，以丘處機的入世思想爲指導，安排、布置全真教的發展。盤山派最大的貢獻是對王嘉、丘處機形成的心性學說在理論上作了進一步的闡發。

^① 朱象先《古樓觀紫雲衍慶集》卷中《大元清和宗師尹真人道行碑》。

首先，王志謹把心分爲“塵心”、“真心”、“過去心”、“現在心”等不同層次，分別用雲、風、山、水、天、地、虛空等七種自然物來刻劃真心的相狀。如“且如雲之出山，無心往來，飄飄自在，境上物上，挂他不住，道人心亦當如此”。

其次，王志謹借用禪宗的概念，規定了心體的基本特徵爲虛、空。要求道士們“收拾自心”，日夜用功，“在萬塵境界中來去滾纏，雖相應和，要自做得主，不一嚮逐他去。事不礙心，心不礙事，如護眼睛，但有纖塵，合眼不受。如此保護，久久見功”。只要在不同“境上”煉得心“無染着”，“無絲毫挂礙處作得主，則禍福着他不得，因果提他不着”，便見真性，成神仙了。

其三，王志謹對真性即金丹作了進一步闡述。有弟子問：“道家常論金丹，如何即是？”答曰：“本來真性是也。以其快利剛明，變化融液，故曰金；曾經鍛煉，圓成具足，萬劫不壞，故名丹也。”金丹或本來真性的相狀是：“體若虛實，表裏瑩徹，不牽不挂，萬塵不染，輝輝晃晃，照應萬方。”這種強調自己作主，在塵世中煉心的說教，進一步強化了心性說的應用和現實作用，使其在內丹思想中的核心地位更加凸現，也合乎當時全真道忙于立觀發展的實際狀況。

值得注意的是，盤山派把宗教倫理道德也納入了心的範疇，並把它與煉心養性緊密結合起來。認爲“積善

成福，積惡成禍，福禍之源本自一心，積之方成”，人的“一切好心皆爲善，一切不平心皆爲惡。人不知之善爲大善，人不知之惡爲大惡”。行善行惡，上天盡知，“天道無言，惟指善惡。善則成就無上出世因緣，有天堂無地獄；惡則墮落無邊苦趣。分此二途，蓋因迷悟，悟則剎那成聖，迷則永劫沉淪”。有弟子問王志謹：“天堂地獄之說是否真實？”答云：“天堂者，陽界主善主福；地獄者，陰界主惡主禍。古人立教，天堂地獄出自人心，心行所爲，冥然相應是謂。如常清常靜，利益一切，諸善奉行，明白不昧，便屬陽界。種種諸惡，坑陷不平，旁生邪道，便屬無明。黑暗旋逐增長，滓穢塵垢皆屬黑簿。人神不容，心君懊惱，衆苦交煎，無人援救，便是地獄。古人云：心清意靜天堂之路，心慌意亂地獄之門。”^① 人的善惡行爲受心的直接支配，心靜則行善，善行廣積，便邁向天堂；心亂則行惡，惡貫滿盈，必墮入地獄。因此，他要弟子們在塵境中清靜修心，廣做善事。王志謹雖誇大心的作用，但他將心、行、地獄天堂三者結合起來闡述倫理道德作用，比王嘉、丘處機單純的因果報應說教更具有思辨性和理論深度。

^① 以上引文均見《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

第三節 中和派對三教合一思想的闡發

元世祖忽必烈統一中國後，全真道依仗強大的實力向南方擴張，在三教合一思潮影響下，南北內丹派開始融合，從而形成道兼南北的內丹中和派，又稱為“先天派”^①，其代表人物是李道純。李道純（1219～1296）祖述南派張伯端，繫白玉蟾再傳弟子。他以內丹南派理論為基礎，吸收全真道思想，對三教合一問題作了較深入全面地闡述。他自稱其宗曰“全真”，在其文集《中和集》中開篇即論三教本質一致，說：“釋曰圓覺，道曰金丹，儒曰太極，所謂無極而太極者，不可極而極之謂也。釋氏云：‘如如不動，了了常知’。《易·繫》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丹書》云：‘身心不動以後復有無極真機。’言太極之妙本也。是知三教所尚者，靜定也，周子所謂主于靜者是也。”佛教“圓覺”，道教“金丹”，名稱雖異，本質相同，都是主靜，即理學家周敦頤所說“太極”。因為“人心靜定，未感物時湛然天地，即太極之妙也；一感于物，便有偏倚，即太極之變也”^②。他有咏儒、釋、道詩，列出了三教各十五個方

① 小柳司氣太《白雲觀志》卷三《全真宗派總簿》。

② 李道純《中和集》卷一《宗門宗旨》。

面異名同源的內容，並分別加以闡述，以證三教同一^①。有弟子問：三教雖爲一理，但釋氏“涅槃”與道教“脫胎”似乎有所不同。李道純說：“涅槃與脫胎只是一個道理。脫胎者，脫去凡胎也，豈非涅槃乎？如道家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返虛，即抱本歸虛，與釋氏歸空爲一理，無差別也。”

從三教同理主靜的前提出發，李道純對道教金丹作了明確解釋：“金者，堅也；丹者，圓也。釋氏喻之爲圓覺；儒家喻之爲太極。初非別物，只是本來一靈真性而已。本來真性，永劫不壞，如金之堅，如丹之圓，愈煉愈明。”^②。金丹是一種無形無體，不可眼見，只能心感的物體。人生于天地間，三才之道已備于一身。所以，金丹不外求，“自家身內有天然種子，……身內元精，金丹之用也；心中元氣，金丹之體也”。人只要以自身爲鼎爐，以“元神煉形，煉形保精，保精禦氣，禦氣神存，神存定性，定性明心”。因爲“以心觀道，道即是心；以道觀心，心即是道”。人經過努力修行，煉得“身如朽木，心若死灰，寂然不動”，就能復歸虛靜，明悟本真。“悟本神靈，神靈氣往，氣往精凝，精凝形固，形固長生，長生久視，久視丹成”^③。李道純以三教

① 李道純《清庵瑩蟾子語錄》卷六《咏儒釋道三教總贈程潔庵》。

② 《中和集》卷三《問答語錄》、《趙定庵問答》。

③ 《清庵瑩蟾子語錄》卷五《釋頌》、《黃中解惑》。

合一爲基礎，結合流行的理學，從主靜入手，將修煉程式總結爲：由命而性，由性再到命，往復循環，結丹成仙。使南北內丹融合爲一，進一步完善了全真道的思想理論體系，對元朝中後期的全真道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第四節 全真道地位下降的原因

全真道經王嘉創立，丘處機發展，元初達到鼎盛時期。但到元朝中期，以天師道爲核心的正一派興起，迅速打破了全真道的壟斷，使道教形成了全真、正一并統天下的格局，並延續至今。

全真道地位的下降，除元政府擔心其勢力過大危及統治而加以限制之外，主要在於教團領導人兩方面的思想意識變化。

一、從安貧守賤到崇尚華麗，破壞了全真道原來的純樸形象

全真道本以“絕利慾而篤勞苦”聞名于世。對宗教場所方面的要求，初期並不過分。王嘉認爲有茅舍草庵掩體即可，把營造華麗宮觀視“斷地脉之津液”，“取人家之血脉”的不良行爲嚴加批評^①，他一生中都沒住過

^① 《重陽立教十五論·論蓋造》。

大宮觀。丘處機早年亦是蓑衣破布裹身，茅舍巖洞掩體，并一直鼓勵門徒，苦志嚮道，遠離浮華。

西覲受到成吉思汗賞識，獲得種種特權後，丘處機的苦志觀有了很大轉變，特別是在建宮立觀方面，完全拋棄了王嘉的思想與做法，回復到傳統道教以大宮觀為主體輻射發展教團的老路上。東歸蓋里泊時，他深夜聚集弟子布置說：“今大兵之後，人民涂炭，居無室，行無食者皆是也。立觀度人，時不可失。此修行之先務，人人當銘諸心。”^①以立觀為首任，名義上是為解救百姓，實際上是為占領地盤，擴展全真道。燕京太極宮（長春宮）整修好，丘處機“登寶玄堂，見棟宇華麗，陳設一新”，立視良久，乃出口：“恐消福也。”扭捏一陣，不僅心安理得地住了進去，而且還馳馬萬安宮，觀魚玩竹，繪畫吟詩，悠閑地過起了“消福”的貴族生活。以“道同則時異”為理論依據，認為全真初期“茅屋不過三間”，“道伴不過三人”的清規，“至今則恐不可”^②。

丘處機死後，尹志平繼其志，又四處建華宮麗觀。自己居長春宮，前呼後擁，四出巡視，“四方尊禮者雲合”^③。到世祖至元年間（1271～1294），王志坦、祁志誠

① 商挺《大都清逸觀碑》，見《甘水仙源錄》卷一〇。

② 《清和真人北游語錄》卷二。

③ 《清和真人尹宗師碑銘及序》，見《甘水仙源錄》卷三。

相繼掌教。“今之掌玄教者，蓋與古人不相伴矣。居京師住持皇家香火焚修，宮觀徒衆千百，崇牖華棟連亘街衢。京師居人數十萬戶，齋醮祈禳之事日來而無窮；通顯士大夫，泊豪家富室，慶吊問遺往來之禮水流而不盡；而又天下黃冠羽士之流，歲時參請堂下者，蹤相接而未尚絕也。小缺其禮則疵釁生，一不副其所望則怨懟作。道宮雖名爲閑靜清高之地，而實與一繁劇官府無異焉”^①。他們在豪華的宮觀裏，“冠之以寶冠，薦之以玉珪，被之以錦服，皆前嗣教者所無”^②。一般道士則“往往蓄妻子，無異常人”。其家人還享有免除徭役的特權，直到泰定三年（1326）八月方才廢除^③。

這時，全真教首領已蛻變爲寄生的仙侶貴族，引起了世人的反感。元人李邦獻批評他們修建華宮麗觀，“勞人之力而靡土木之費，非所以知其本者也”^④。虞集在《紫虛觀記》中滿懷厭惡不悅之情寫到：“今爲道教之教者，爲宮殿樓觀門垣各務極其宏麗，像設所事神明而奉祠之，曰：爲天子致福延壽。故法制無所禁，惟其意欲所爲。”認爲，全真早期那類返樸還純，遺世獨立的奇倜之士已不存在了，唯有打着“爲天子祈福壽”招

① 王磐《創建真常觀記》，見《甘水仙源錄》卷九。

② 姚燧《牧庵集》卷一一《長春宮碑銘》。

③ 《元史》卷一七五《張珪傳》，《元史》卷三〇《泰定紀》。

④ 《隴州新修玉清觀記》，見《甘水仙源錄》卷一〇。

牌，耗盡國家財富，務求奢侈的寄生者泛濫于世^①。棄安貧守賤，居華麗宮觀，過安樂生活，可以說是使全真道地位下降的首要原因。

二、居功自傲，自詡化胡，導致釋道矛盾

釋道之爭，歷代有之。王嘉鑒于此，大倡三教圓融加以調合，並主動與僧侶往來，相處甚好。丘處機承其志，初期較注意與釋氏和平共處，他西覲途中，所過漢地僧侶亦前來迎送。

問題也正開始于西覲途中。元太祖十六年（1221），丘處機一行至燕京。有吹捧者携閻立本《太上過關圖》求題字。丘處機信筆寫到：“蜀郡西游日，函關東別時。群胡皆稽首，大道復開基。”^② 把自己的西覲比着老子西出函谷關化胡成道。同年，成吉思汗給丘處機的詔書亦稱：“達摩東邁，元印法以傳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③ 譽丘氏為西行化胡的老子。丘處機着實高興，至魚兒灤作詩云：“蘇武北遷愁欲死，李陵南望去無憑。我今反學盧傲志，六合窮觀最上乘。”^④ 這裏“化胡”的

① 《道園學古錄》卷四六《紫虛觀記》。

② 《長春真人西游記》卷上。

③ 《一二二〇年蓋屋重陽萬壽宮聖旨碑》，見《元代白話碑集錄》第116頁。王國維《西游記》校注，卷上謂此聖旨出自耶律楚材之手筆。

④ 《長春真人西游記》卷上。

含義各不相同，丘處機之“化胡”，應是指用先進的漢族文明去教化落後的蒙古部族，而成吉思汗所謂“化胡”，則在於鼓勵丘處機北上，使其教法廣傳，故與達摩東邁并提。雪山講道，丘處機受寵於成吉思汗，教化蒙人的“化胡”自然不敢提起。回燕京後，按成吉思汗聖旨：“教天下應有底出家人都管著者。好的歹的，丘神仙你就便理，合只你識者。”^① 丘處機遣“王道人者，騶從數十人，懸牌馳聘於諸州，欲通管僧尼”^②，大致未能達到目的。

時戰火稍息，僧人逃竄未歸，寺院或空或毀，丘處機乘機派道士修復，立為宮觀。據說“毀夫子廟為道觀及毀拆佛像，奪種田圃，改寺院為庵觀者甚多”^③。僧祥邁稱：“侵黎民之沃壤，占釋氏之膏腴，買權勢之人情，遮佛門之正道，首濫觴於丘老。”^④ 這些事使“舊僧構會有司，欲為更正”。儘管丘處機也表示：“今後再有似此事，請為約束”^⑤，但已經引起釋道之間的矛盾。連與丘處機過從甚密“時復書簡往來”的耶律楚材也公開譴

① 《一二二三年蓋屋重陽萬壽宮聖旨碑》，《元代白話碑集錄》，第2頁。

② 姚從吾《西游錄足本校注》第一六，《對丘處機的十大批評》。載《大陸雜誌》，特刊第二輯，1962年版。《至元辨偽錄》卷三稱王道人為“道徒王伯平”。

③ 耶律楚材《西游錄》卷下。

④ 祥邁《至元辨偽錄》卷三。

⑤ 《西游錄足本校注》第一八《誤會與衝突原因》。

責：“全真、大道、混元、太一、三張左道之術，老氏之邪也！至于黃白、金丹、導引、服餌之屬，是皆方技之異端，亦非伯陽之正道”^①。這時，丘處機所化之“胡”已初步轉向佛教。

丘處機死後第三年（1230），尹志平因“處順堂畫像事”被官府抓了起來，幸李志常多方營救得以釋放。所謂“處順堂繪事”，諸書語焉不詳，無處可考。處順堂為安葬丘處機之處，從前後聯係推測，應是與“化胡”有關。李志常掌教，憑藉自己與蒙古宮廷關係密切，進一步擴建宮觀，發展全真道，引起釋氏大妒。李志常遂造《老子八十一化圖》，“刻板即成，廣張其本”，把矛盾直接指向佛教。公元一二五一年六月，由蒙哥即位為汗，史稱“憲宗”。憲宗似乎意識到兩教間的鬭爭，即位當月就改變了成吉思汗要全真首領通管“天下出家人”的旨意，明確規定：“以僧海雲掌釋教事，以道士李真常掌道教事”^②。

隨着全真道勢力發展，蔑視佛教的觀念在掌教者思想中更加深化。每年長春節，全真道要印《老子八十一化圖》、《老君化胡成佛經》布施于世，“意在輕蔑釋門而自重其教”，使釋道矛盾更加尖銳。少林寺住持福裕

①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卷八《西游錄序》。

② 《元史》卷三《憲宗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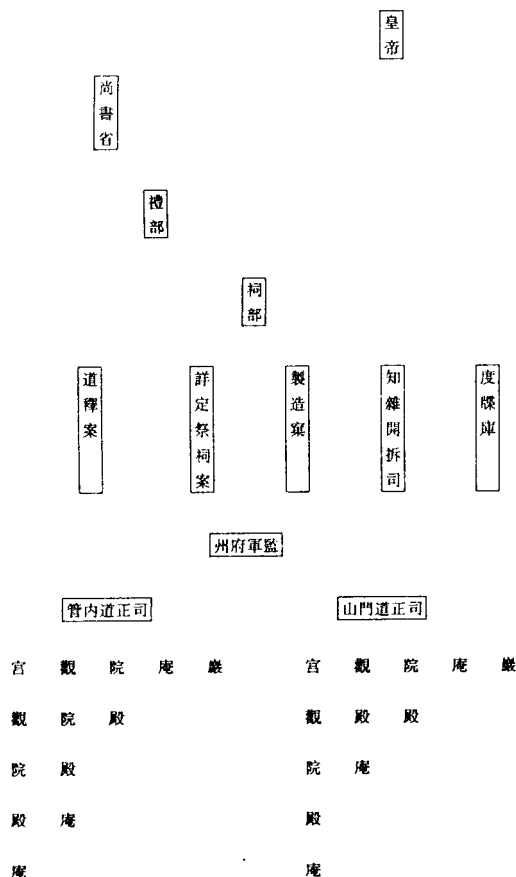
上表指責全真道徒造《老子八十一化圖》之僞妄。憲宗八年（1258），蒙哥令僧道各派十七人入朝辯論。僧以少林寺福裕，道以長春宮張志敬爲首，約定“道勝則僧冠首而爲道，僧勝則道削髮爲僧”。結果道士敗北，長春宮道錄樊志應等十七人削髮爲僧，焚道經45部，歸還原屬寺院的觀庵270處，這給正在迅猛發展的全真道迎頭一棒^①。

憲宗之後，世祖忽必烈以西僧八思巴爲國師。忽必烈于1254年去潛邸就受了藏傳佛教薩迦派高僧八思巴灌頂成爲密教信徒。至元十七年（1280），南宋新亡，元朝統一全國，佛教地位至尊。加之全真首領貴族化，世人反感程度加深。元政府開始扶植天師道，令三十六代天師張宗演“主領江南道教”。這年，僧徒以“長春宮道流謀害僧錄廣淵”；“僞經多隱匿未毀”爲借口，兩次上奏，要求忽必烈爲佛教“辯誣”并處罰全真道。二月，世祖“詔諭真人（祁）志誠等，焚毀《道藏》僞妄經文及版”。次年十月，又令“除《道德經》外，盡行燒毀”。全真道再次遭受打擊，正統地位徹底動搖。十年之後，元政府雖開“經厄”，允許“不涉釋言”，信仰自由，但全真道獨受尊寵的地位已一去不復返了。

^① 《至元辨僞錄》卷三。

附 表

附表一 兩宋道教管理層次圖（元豐後）



史源：《宋會要》職官一三，二五；《文獻通考》卷五五，五六；《宋史·職官志》。

附表二

宋人政府宮觀一覽表

宮觀名稱	始建時間	地 點	房屋間數	備 注	史 源
建隆觀	建隆二年正月	揚州太祖行宮		後 廢	《宋朝事實》卷七；《玉海》卷一〇〇
建隆觀	建隆三年十月後	東京閭闔門外	149	以太清觀改	《汴京遺迹志》卷一〇； 《混元聖紀》卷九
蘇州太一宮	太平興國六年	吳興蘇村		後遷東京	《玉海》卷一〇〇
靈仙觀	太平興國七年	舒州懷寧	630	聖祖祖觀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四
東太一宮	太平興國八年五月	東京城南蘇村	1100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四； 《東太一宮碑銘》
上清宮	端拱元年二月	東京朝陽門內	1241	慶曆三年十二月焚	《長編》卷三七
洞真宮	端拱三年十二月	開封興道坊	265	以太祖舊第改	《長編》卷三七
壽寧觀	至道二年			仁宗時焚	《玉海》卷一〇〇
玉清昭應宮	大中祥符元年	皇城內殿	3610	天聖七年六月焚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八、 卷三二
明道宮	大中祥符六年十一月	真源縣	480	以真宗行宮改	《玉海》卷一〇〇
會真宮	大中祥符元年	泰山		以奉高宮改	《玉海》卷一〇〇
太寧宮	大中祥符三年	寶鼎縣	646	以真宗行宮改	《玉海》卷一〇〇
兗州景靈宮	大中祥符五年閏十月	仙源縣壽丘	726	奉聖祖	《宋會要》禮五之一
太極觀	大中祥符八年	仙源壽丘	596	奉聖母	《宋朝事實》卷七
景靈宮	大中祥符七年八月	東京皇城東南	726		《玉海》卷一〇〇
會靈觀	大中祥符五年九月	東京南薰門內		皇祐五年正月焚	《宋會要》禮五之二一
祥源觀	天禧二年閏四月	東京東南拱聖營	630	至和元年四月焚	《宋會要》禮五之十四
鴻慶宮	大中祥符七年正月	南京		康定元年六月焚	《宋會要》禮五之一
西太一宮	天聖六年三月	東京順天門外八角鎮	400 餘		《西太一宮碑銘》
萬壽觀	天聖七年			以昭應宮長生殿建	《汴京遺迹志》卷一〇； 《燕翼貽謀錄》卷三
會聖宮	天聖八年正月	西京永安縣			《玉海》卷一〇〇
廣聖宮	景祐二年正月	東京禁中		以長寧宮改	《玉海》卷一〇〇
延寧宮	皇祐五年正月	會靈觀舊址			《玉海》卷一〇〇
集禧觀	皇祐五年正月	會靈觀舊址			《玉海》卷一〇〇

宮觀名稱	始建時間	地 點	房屋間數	備 注	史 源
醴泉觀	至和元年四月	祥源觀舊址			《玉海》卷一〇〇
崇先觀	嘉祐六年		100 餘	以上清宮存殿建	《司馬光奏議》卷九
中太一宮	熙寧四年十一月	東京南薰門東		與崇禧觀相連	《長編紀事本末》卷二二
上清儲祥宮	元豐四年春	上清宮舊址	700 餘		《東坡全集》後集卷一五
景靈西宮	元符三年八月	東京驍道西	640		《宋朝事實》卷七
上清寶籙宮	政和初	以上清儲祥宮改		政和五年擴修	《宋會要》禮五之二
葆真宮	崇寧二年	東京		耗資十二萬貫	《北山小集》卷七
神霄玉清萬壽宮	政和七年	以萬壽觀建			《玉海》卷一〇〇
北太一宮	政和八年	東京直城西北角			《玉海》卷一〇〇
顯烈宮	宣和六年	開封陳橋驛	232		《玉海》卷一〇〇
景靈宮	紹興十三年二月	臨安新莊橋西	大殿 29		《朝野雜記》甲集卷二
東太一宮	紹興十七年十月	臨安新莊橋南	174		《夢溪錄》卷八
四聖延祥觀	紹興十四年六月	臨安西湖孤山	300		《方輿勝覽》卷一
萬壽觀	紹興十七年	臨安新莊橋西			《玉海》卷一〇〇
中興顯應觀	紹興十七年	臨安城南包家山		紹興二十二年徙于西湖旁	《攻媿集》卷五四
三茅寧壽觀	紹興二十年十月	臨安七寶山		原為三茅堂	《渭南文集》卷一六
璇璣觀	淳熙三年	臨安東太一宮旁		後并入開元宮	《玉海》卷一〇〇
佑聖觀	淳熙三年	臨安端禮坊西		孝宗舊邸改	《夢溪錄》卷八
開元宮	嘉泰元年	臨安太和坊內			《咸淳臨安志》卷一三
千秋鴻禧觀	嘉定十三年	會稽縣東南	60	有長堤十里	《寶慶會稽續志》卷三
龍翔宮	淳祐十三年	臨安西湖孤山			《玉海》卷一〇〇
崇陽宮	度宗時	臨安三聖廟橋東		仿龍翔宮	《夢溪錄》卷八

政和道士職官表

序 號	項 目	道 士 職 官			
		道 階	道 職	同文階官	品 級
1	六字先生太虛大夫	冲和殿侍晨	中大夫	中大夫	正三品
2	四字先生清虛大夫	葆光殿侍晨	中奉大夫	中奉大夫	從三品
3	二字先生紫虛大夫	燕熙殿侍晨	中散大夫	中散大夫	正四品上
4	六字法師碧虛大夫	蕊珠殿侍晨	朝議大夫	朝議大夫	正四品下
5	都道錄冲虛大夫	凝神殿侍晨	奉直大夫	奉直大夫	從四品上
6	四字法師太素大夫		朝請大夫	朝請大夫	從四品下
7	二字法師元素大夫	葆光殿校籍	朝散大夫	朝散大夫	正五品下
8	行道錄正素大夫	蕊珠殿校籍	朝奉大夫	朝奉大夫	正五品上
9	守道錄太虛郎	凝神殿校籍	朝請郎	朝請郎	從五品上
10	試道錄清虛郎	燕熙殿撰籍	朝散郎	朝散郎	從五品下
11	行道錄紫虛郎	蕊珠殿撰籍	朝奉郎	朝奉郎	正六品上
12	守道錄碧虛郎	凝神殿授籍	承議郎	承議郎	正六品下
13	試副道錄冲虛郎		奉議郎	奉議郎	從六品上
14	行都監太素郎		通直郎	通直郎	從六品下
15	守都監元素郎		宣教郎	宣教郎	正七品上
16	試都監太素郎		宣義郎	宣義郎	正七品下
17	行副都監翠微郎		承事郎	承事郎	從七品上
18	守副都監碧落郎		承奉郎	承奉郎	從七品下
19	試副都監丹臺郎		承務郎	承務郎	正八品上
20	行校儀左華郎		承直郎	承直郎	正八品下
21	守校儀右極郎		儒林郎	儒林郎	從八品上
22	試校儀瓊臺郎		文林郎	文林郎	從八品下
23	行守闕校儀南昌郎		從事郎	從事郎	正九品上
24	行守闕校儀南華郎		從政郎	從政郎	正九品下
25	行守闕校儀丹林郎		修職郎	修職郎	從九品上
26	試守闕校儀金壇郎		迪功郎	迪功郎	從九品下

史源：《宋大詔令集》卷二二四，《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混元聖紀》卷九。

附表四

宋代宮觀賜額、改額表

州名	縣名	宮觀總數	賜額數	改額數	依原額數	史 源
杭 州	行在外	34	18	7	9	《咸淳臨安志》卷七五
	餘杭	4	2	1	1	
	臨安	5	4	1		
	於潛	4	3	1		
	富陽	6	4	2		
	新城	1		1		
	昌化	1		1		
	鹽官	1			1	
湖 州	州府	5	3	1	1	《嘉泰吳興志》卷六
	烏程	1		1		
	歸安	1		1		
	長興	1		1		
	武康	3	2		1	
	德清	2		1	1	
	安吉	5(廢2)	1		2	
明 州	州府	6	2		3	《延祐四明志》卷一八
	鄞縣	6	4		2	
	奉化	5		1	4	
	昌國	4	1	1	2	
	慈溪	3	1	1	1	
	定海	4	1	1	2	
	象山	1		1		
州名	縣名	宮觀總數	賜額數	改額數	依原額數	史 源

州名	縣名	宮觀總數	賜額數	改額數	依原額數	史 源
越 州	州府	4	2	1	1	《嘉泰會稽志》卷七 《寶慶會稽續志》卷三 《剡錄》卷八
	會稽	3	2		1	
	嵊縣	2		1	1	
	諸暨	1			1	
	餘姚	2	1		2	
	上虞	1	1			
	新昌	1			1	
臺 州	州府	2	1	1		《嘉定赤城志》卷三〇
	臨海	2		2		
	黃巖	2	1		1	
	天台	5	1	4		
	仙居	3		2	1	
	寧海	1	1			

附表五

宋代度牒價格表

年 代	售價(貫/道)	備 考	史 源
熙寧間	120		《朝野雜記》甲集卷一五
元豐七年	130	夔州路 190 ~ 300 貫	《宋會要》職官一三之二二
元祐四年	170		《長編》卷四三四
元祐八年	200		《東坡全集》奏議集卷一四
紹聖三年	200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八
建中靖國二年	220		《宋會要》職官一三之二二
大觀間	220	民間 90 貫	《宋會要》職官一三之二三
宣和間	100	民間 20 ~ 60 貫	《宋會要》職官一三之二四至二五
建炎二年	120	其中綾紙工費 10 貫	《宋會要》職官一三之二八
建炎三年	110		《要錄》卷二五,紹興二年注
紹興四年	200		《舊聞證誤》卷四
紹興六年	120	民間 30 貫	《宋會要》道釋一之三三
紹興十三年	120		《山堂考索》後集卷六三
紹興三十一年	510	含綾紙工費 10 貫	《宋會要》職官一三之三四
紹興三十二年	312	原價為 512 貫	《宋會要》職官一三之三五

年 代	售價(貫/道)	備 考	史 源
隆興元年	300		《朝野雜記》甲集卷一五
隆興二年	250	二月價 300 貫，三月周元持上言減	《朝野雜記》甲集卷一五
乾道三年	300		《中興兩朝聖政》卷四六
乾道六年	400	現錢、會子各半	《宋會要》職官一三之三五
淳熙四年	450	錢會各半，原為 400，民間為 500，升	《宋會要》職官一三之三六至三七
淳熙五年	800	川錢引，原為銅錢 450，折引 900	《宋會要》職官一三之三七
淳熙九年	500		《宋會要》職官一三之三八
淳熙十二年	700		《宋會要》食貨八之四六
淳熙十四年	700		《宋會要》食貨四一之一七
紹熙二年	700	銀、會各半	《宋會要》食貨五二之一九
紹熙四年	800		《宋會要》食貨六八之九四
開禧一至三年	800		《愧郊錄》卷九
嘉定二年	800		《宋會要》瑞異二之二八
嘉定五至七年	800	作會子本金為 1500 貫	《宋會要》食貨六之一四九至一五〇

附表六

宋代道院人數及僧道比例表

年代	道士數	女冠數	道冠總數	僧尼總數	僧尼道冠之比	匯 考	史 源
天禧五年	19606	731	20337	397615	22.6 : 1	《山堂考索》作“道士 19666 人”	《宋會要》道釋一之一三
景祐元年	19538	588	20216	385520	21.6 : 1	《山堂考索》作“道士 11538 人”	《宋會要》道釋一之一三至一四
慶曆二年	19680	502	20182	348108	20.5 : 1	《山堂考索》作“道士 19608，女冠 522 人”。	《宋會要》道釋一之一四
熙寧元年	18746	638	19384	220761	13.1 : 1	《佛祖統紀》卷四五“僧尼 25403 人”	《宋會要》道釋一之一四
熙寧十年	18513	708	19221	202872	12.1 : 1		《宋會要》道釋一之一四
紹興二十七年			10000	200000	20 : 1	禮部注籍數	《清波雜志》卷七
紹興二十八年			10000	200000	20 : 1		《要錄》卷一七七
紹興三十二年			10000	200000	20 : 1		《朝野雜記》甲集卷一五

注：①《宋會要》道釋一之二三載，天禧二年道士 7081，女冠 89 人。據《山堂考索》後集卷六四，《佛祖統紀》卷四四，當為普度之數，若是聚帳總數，與天禧五年之數相距太大。

注：②《古靈集》卷五載，嘉祐三年僧道總數為 310700 餘人；《文昌雜錄》卷一記元豐五年僧道為 240000；《燕翼詒謀錄》卷五載，宣和七年僧道逾百萬；《宋史·林靈素傳》說政和末宣和初，林之“徒幾二萬人”。

附表七

天禧五年諸路僧道人數表

路名	僧尼數	道冠數	路名	僧尼數	道冠數
東京	22941	959	江南	54316	3557
京東	18519	560	兩浙	2220	2547
京西	18219	397	荊湖	22539	1716
河北	39039	364	福建	71080	569
河東	16832	229	川陝	56221	4653
陝西	16134	467	廣南	24899	3079
淮南	15859	691	總計	397615	20337

史源：《宋會要》道釋一之一三至一四。

附表八

宋代皇帝聖節表

廟 號	節 名	時 間	建節時間
太祖	長春節	二月十六日	建隆元年正月十七日
太宗	乾明節	十月七日	太平興國二年五月十四日
真宗	承天節	十二月二日	至道三年八月八日
仁宗	乾元節	四月十四日	乾興元年二月二十六日
英宗	壽聖節	正月三日	嘉祐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神宗	同天節	四月十日	治平四年二月十一日
哲宗	興龍節	十二月八日	元豐八年五月五日
徽宗	天寧節	十月十日	元符三年四月十一日
欽宗	乾龍節	四月十三日	靖康元年二月二十六日
高宗	天申節	五月二十一日	建炎元年五月六日
孝宗	會慶節	十月二十二日	紹興三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光宗	重明節	九月四月	淳熙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寧宗	瑞慶節	十月十九日	紹熙五年九月十七日
理宗	天基節	正月五日	嘉定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度宗	乾會節	四月九日	景定五年十二月四日
帝顯	天瑞節	九月二十八日	咸淳十年七月十二日

史源：《揮塵前錄》卷一，《宋會要》禮五七之一八至二三，《事物紀原》卷一，《宋史》本紀，《十駕齋養新錄》卷七。

本表引自朱瑞熙《宋代的節日》，載《上海師大學報》，1987年3期。

附表九

宋代道冠紫衣、師號大事表

時 間	內 容	史 源
建隆二年二月十六日	依舊制，賜左右街僧道十人紫衣、師號	《宋會要》禮五七之三三
開寶二年閏五月	賜隆興觀蘇澄隱紫衣	《長編》卷一〇
太平興國四年	禁僧道自求紫衣、師號，改由大臣及左右街僧道錄薦舉	《僧史略》卷下
太平興國七年	賜上清太平宮張守真紫衣，號崇元大師	《宋初事實》卷七
景德二年十月	令薦舉紫衣、師號須具行業保任以聞	《長編》卷六一
大中祥符三年十月	令僧道須被度五年以上方可被薦舉賜紫衣、師號	《長編》卷七四
景祐元年閏六月十五日	詔乾元節賜紫衣、師號以一百道為額	《長編》卷一一四
慶曆二年六月十五日	禁臣僚薦舉紫衣、師號	《長編》卷一三七
慶曆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復乾元節薦奏紫衣、師號	《宋會要》禮五七之三五
治平元年正月十七日	詔壽聖節紫衣、師號由三百減為二百道	《長編》卷二〇〇
熙寧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賜河北轉運司紫衣、師號各二百五十道，充修河費用	《宋會要》方域一四之二三
建中靖國元年八月二十三日	禁私下交易紫衣、師號	《宋會要》職官一三之二二
政和四年春	納師號于道階	《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八
宣和二年六月十七日	詔敕賜紫衣、師號權住五年	《宋會要》職官一三之二四
宣和六年閏三月	詔偽造紫衣、師號以詐偽制書科罪	《宋會要》職官一三之二七
建炎二年十一月三日	售四字師號，每道價二百貫	《宋會要》職官一三之二七
紹興七年六月四日	詔聖節賜紫衣、師號權住	《宋會要》職官一三之三三
紹興二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復臣僚薦舉紫衣、師號	《要錄》卷一六九
淳熙四年十二月	詔用有防偽標志的新式紫衣、師號帖	《宋會要》職官一三之三七
嘉定三年春	以紫衣、師號帖三百道充行在會子本金	《朝野雜記》甲集卷一五
端平二年	以紫衣、師號帖為回收十六、七屆會子本金	《宋史全文續通鑑》卷三二

徽宗朝道冠師號一覽表

姓名籍貫或所在宮觀	初賜		加賜		賞秩		史源
	時間	師號名稱	時間	師號名稱	時間	秩位	
劉冠陵茅山元符萬壽觀哲宗時		洞元通妙大師	崇寧二年七月	葆真觀妙先生	大觀二年五月	大中大夫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
			崇寧五年七月	葆真觀妙冲和先生			《句容金石記》卷四
徐守信秦州天慶觀	元祐末	圓通大師	崇寧二年八月	虛靜冲和先生	大觀二年二月	大中大夫	《海陵三仙傳》、《長編紀事本末》卷二七
黃登丹陽仙道觀	崇寧中	冲素靜一先生				太素大夫	《至順鎮江志》卷一九
吳應龍處州奉靈宮	崇寧中	洞元妙應先生					《兩浙名賢外錄》卷二
張繼先龍虎山上清觀			崇寧四年六月	虛靖先生		視中散大夫	《宋會要》崇寧六之三、四
魏漢津蜀縣卒	崇寧四年三月	冲顯處士	崇寧四年七月 崇寧四年九月	冲顯寶應先生 虛和冲顯寶應先生	崇寧四年九月	嘉慶侯、視中散大夫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八、《宋史》本傳
于仙姑鳳翔府太平宮	大觀元年二月	靖真冲妙先生					《宋會要》崇寧六之三、四
范靜之茅山元符萬壽宮	大觀元年	守靜凝和法師	政和三年八月	冲隱先生			《宋會要》崇寧六之三、五
何居中温州元豐觀	大觀四年	真應先生					《古今圖書集成》神異典卷二八五
項舉之處州紫極觀	大觀四年	妙靜先生	政和八年	紫虛大夫、葆光殿校書		視中散大夫	《括著金石補遺》卷二
鄭知微平江崇真觀	大觀四年	冲和靜養法師	政和末	紫虛大夫、慈珠殿校書			《鴻慶居士集》卷二二
徐知常京師左街道錄		觀妙元明冲真虛一大師	政和三年九月	冲虛先生			《宋會要》崇寧六之三、五

姓 名	籍貫或所在宮觀	初 賜		加 賜		實 秩		史 源
		時 間	師 號 名 稱	時 間	師 號 名 稱	時 間	秩 位	
王老志	濮州人	政和三年三月	安泊處士	政和三年九月 政和四年正月	洞微先生 觀妙明英洞微先生			《宋會要》崇寧六之三〇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
程若清			元觀法師	政和三年十月	寶露先生			《兩浙名賢外錄》卷二
朱希常		政和間	凝妙大師					《江寧金石記》卷四
徐希和	茅山元符萬壽宮	政和五年前	養素法師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
王仔昔	嵩山道士	政和五年十月	冲隱處士					《兩浙名賢名錄》卷二
陳瓊	玉金華人	政和七年	妙靖煉師					《古今圖書集成》神異典卷二八五
詹大順	相州太霞宮	政和七年	冲虛法師					《古今圖書集成》神異典卷二八五
祝永祐	真源神仙宮	政和間	冲隱先生		通妙冲隱先生			《江蘇金石志》卷一〇
湯太久	丹徒華嚴觀	政和七年前	冲妙大師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
林靈素	福州人	政和七年二月	通真達靈先生	重和元年九月 十一月	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冲和殿侍晨	重和元年九月	中大夫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
張虛白	南陽人		通元先生	重和元年五月	通元冲妙先生	重和元年九月	中大夫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
劉棟	豫州韓君文人觀	重和元年閏九月	守靜先生				視中大夫	《宋會要》崇寧六之三五
劉某		重和元年十月	虛靖先生					《洞霄圖志》卷五
何士昭	餘杭洞霄宮	重和元年	冲靖大師					《越中金石記》卷三
吳應言	越州神霄宮	重和元年前	冲妙大師		洞元妙應先生			《越中金石記》卷三
成應祥	越州神霄宮	重和元年前	觀妙崇道法師				視朝請大夫	

姓名	籍貫或所在宮觀	初賜		加賜		實秩		史源
		時	師號名稱	時	師號名稱	時	秩	
李冲	慶慶府升元觀	重和元年前	洞元大師					《金石萃編》卷一四七
楊崇懿	麗州神霄宮	重和元年前	道清大師					《陝西金石志補遺》卷上
何得一	新淦祥符觀	政、宣間	冲妙大師		補丹林郎			《古今圖書集成》神異典卷二八五
張若水	涪陽崇福宮	政宣間	靜正法師		太素大夫			《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〇
石自方	歙州神霄宮	宣和元年	正素先生		正素大夫			《洞霄圖志》卷五
喻天時	信陽神霄宮	宣和間	冲和先生					《洞霄圖志》卷五
劉下功	汾州道人	宣和間	高尚處士		高尚先生			《太倉秘米集》卷五〇
羅晏	閬州道人	宣和間	靜應處士		太和冲夷先生			《續通考》卷二四二
張常清	湖州對符山道人	宣和中	宗元至道先生					《彰德府志》卷二一
張寶仙	越州道人	宣和中	靈應處士					《列仙全傳》卷一七
劉知常		宣和中	丹華處士	宣和七年	丹華處士崇真處士 金庭輔教先生 金庭輔教元明先生		視中大夫	《宋會要》崇儒六之三〇、三五
劉厚			通妙先生	宣和七年六月			視太中大夫	《宋會要》崇儒六之三
王文顯	建昌軍道士	宣和七年七月	冲虛通妙先生	疑神殿侍晨			視太中大夫	《仙鑑》卷五三
陳希範	蘇州道士	徽宗朝	洞微法師					《古今圖書集成》神異典卷二八五
黃彥琪	吉安崇福宮	徽宗朝	虛靖靈一大師					《洞霄圖志》卷五

附表十一

宋代宮觀田地、房產表

宮觀名稱	年代	田地(畝)	房屋(間)	史 源
東京建隆觀	建隆三年十月後建		149	《汴京遺迹考》卷一〇
洪州太一宮	建隆初擴建	500	130	《騎省集》卷二六
洪州應聖宮	宋初擴建		100 餘	《騎省集》卷二六
筠州祈仙觀	開寶七年擴建		增 20 餘	《騎省集》卷一〇
終南山太一宮	宋初	繞宮周廣五十里		《金石萃編》卷一二三陳搏《太乙宮記》
東京東太一宮	太平興國八年建		1100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四
舒州靈仙觀	太平興國七年建成		630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四
奉新縣閭業觀	太宗時重建		100 餘	《騎省集》卷二六
曲陽北嶽安天玉廟	淳化三年重建	地基 40	100 餘	《曲陽金石錄》卷中
東京上清宮	至道元年成		1241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四
鳳翔府上清太平宮	太平興國初成	10000 餘	邸店數百	《金石萃編》卷一三四
東京玉清昭應宮	祥符元年建, 七年成	2200	3610	《長編》卷一〇八, 卷一四四
益州玉局觀	祥符二年建, 七年成		135	嘉慶《四川通志》卷三八引彭乘《修玉局觀記》
鄆州天慶觀	祥符六年擴建	職田 1100	90 餘	《道家金石略·宋》柳風堂拓
兗州景靈宮	祥符五年建, 九年成		726	《宋會要》禮五之一一
兗州太極觀	祥符八年建成		596	《長編紀事本末》卷二〇
宣平縣宣陽宮	祥符三年建成	歲入 700 斛	150	《括蒼金石志》卷三
平陽天聖宮	景德二年擴建		300 餘	民國《浮山縣志》卷四〇引孫慎言《天聖宮紀事碑》
慶成軍太寧宮	祥符五年改建		646	《玉海》卷一〇〇
杭州元真觀	天禧五年	500		《咸淳臨安志》卷七五
東京洞真宮	祥符五年改名		265	《玉海》卷一〇〇
亳州明道宮	祥符七年建, 九年成		480	《玉海》卷一〇〇
東京祥源觀	天禧二年成		630	《宋會要》禮五之一四
吳縣靈佑觀	天禧五年成		40	《江蘇金石志》卷八
餘杭洞霄宮	祥符五年	1500		《渭南文集》卷一六
建康府天慶觀	真宗時改建	2000		《景定建康志》卷四五
濟源奉仙觀	真宗時	地 136		《續語堂碑錄》
丹徒明真觀	天聖二年建成		160	《至順鎮江志》卷一〇

宮觀名稱	年代	田地(畝)	房屋(間)	史 源
東京西太一宮	天聖六年建成		400 餘	《西太乙宮碑銘》
曲陽真君觀	景祐二年成		250	《道家金石略》藝拓
常熟乾元宮	至和初		40	《琴川志》卷一三
東京崇先觀	嘉祐七年改建		近百	《司馬光奏議》卷九
臨潼靈泉觀	仁宗時	15000		《金石萃編》卷一五五
東京上清儲祥宮	元豐二年建, 元豐六年成	1400	700 餘	《東坡全集》後集卷一五
廣州天慶觀	元豐二年重建	190		《南海金石略》卷下
徽州靈虛觀	元豐中建		數百	《安徽金石略》卷二
麻姑山東嶽殿	熙寧五年建成		160 餘	《灌園集》卷九
撫州崇仙觀	熙寧八年	600		《華蓋山浮丘郭三真君事實》卷一
東京景靈西宮	元符三年建成		640	《宋朝事實》卷七
茅山元符觀	崇寧二年改建		400	《句容金石記》卷四
杭州崇寧萬壽宮	崇寧二年改建	1000		《咸淳臨安志》卷一五
益州黃威觀	大觀三年建成	1000		《宋會要》禮五之一四
泰州仙源萬壽宮	大觀元年改		500	《古今圖書集成》神異典卷二八〇
東京寶成宮	大觀三年建成		710	《宋會要》禮五之二四
開封陳橋顯烈宮	大觀元年建, 宣和六成		232	《玉海》卷一〇〇
南陽陽升觀	政和二年建成		110	《湖南金石志》卷一一
東京上清宮樞宮	政和初建	菜園地 500	數千	《宋會要》禮五之二
東京玉清和陽宮	政和三年建, 四年成		142	《宋會要》禮五之一四
同州崇佑觀	政和八年改		160 餘	《金石萃編》卷一四七
明州蓬萊觀	政宣間	湖田歲收 40 萬斛		《玫瑰集》卷五四
芮城紫清觀	政和五年改		30 餘	《山右石刻叢編》卷一七
東京景靈宮	政和四年合東、西兩景靈成		2320	《玉海》卷一〇〇
真源萬壽宮	政和七年改		3700	《安徽金石略》卷一
西京神霄宮	政和七年改	21000		《老學庵筆記》卷九
華陰拱極觀	宣和元年	500		《金石萃編》卷一四七
成都朝真觀	宣和元年改建		450	《鶴山集》卷四二
婺源通元觀	宣和五年		100 餘	《宋會要》禮五之一七
常熟致道觀	宣和七年		100 餘	《琴川志》卷一〇

宮觀名稱	年代	田地(畝)	房屋(間)	史 源
武當山明真宮	建炎後重建	“南畝之賜，日 洗齋鉢半千指”		《北澗集》卷四
平江希夷觀	紹興十三年		50 餘	《吳郡志》卷三一
臨安太一宮	紹興十七年建十八年成	3000	174	《靈巖集》，《朝野雜記》甲集卷二
臨安寧壽觀	紹興二十年	100		《兩浙金石志》卷九
武夷山冲佑觀	隆興間		數百	《白真人集·重建止止庵記》
茅山擬神庵	乾道六年	330		《茅山志》卷二六
台州白雲昌寺觀	乾道四年	3000 餘	70 餘	《兩浙金石志》卷九
處州崇道觀	淳熙九年重建	歲入 700 斛	150	《續括蒼金石志》卷三
臨安四聖延祥觀	孝宗時	“田畝以萬計”	300 餘	《咸淳臨安志》卷一三
茅山洞陽館	嘉熙元年	200		《茅山志》卷二六
閩皂山崇真宮	慶元時		1500	《文忠集》卷八〇
仙居隱真宮	慶元時	80		《仙居金石志》卷下
臨安福田宮		1000		《咸淳臨安志》卷七五
鄞縣至德觀	嘉定十四年建	300	200 餘	《本堂集》卷五二
會稽千秋鴻禧觀	嘉定十三年擴建		60 餘	《寶慶會稽續志》卷三
建德西真宮	寶慶三年建	120		《潛齋文集》卷八
臨安玉清宮		1000		《咸淳臨安志》卷七五
茅山朝真觀	景定三年建	800		《古今圖書集成》神異典卷二八〇
臨安開元宮	嘉泰元年改	1733		《宋會要》禮五之一〇
秀州報忠觀	淳祐十二年建	1000		《至元嘉禾志》卷一七
臨安天慶觀	咸淳六年	1200		《咸淳臨安志》卷七五

附表十二

台州宮觀常住表

(單位：畝，史源《嘉定赤城志》卷一四)

縣名	宮觀院名	田	地	山	小計
州城	天慶觀	837	590 丈	34	871 畝 590 丈
	棲霞宮	469	115 畝 247 丈	450	1061 畝 247 丈
臨海	棲真觀	109	9	1000	1118
	丹山觀	13	2	47	62
黃巖	定光觀	244	22	43	309
天台	崇道觀	1618	無	1345	2963
	福聖觀	974	491	1695	3160
	洞元宮	903	44	1160	2107
	元明宮	347	74	410	831
	昭慶院	832	178	669	1679
	法輪院	15	2	20	37
	妙樂院	124	13	68	205
	法蓮院	70	33	421	524
仙居	聖壽院	25	5	60	90
	純熙觀	614	275	111	1027
	隱真宮	52	20	無	72
寧海	凝真宮	1169	1276	1858	4303
	天慶觀	280	107	80	467
總計		8722	2666	9471	20859 畝 837 丈

附表十三

金元全真掌教一覽表

姓 名	道號	籍貫	掌教時間	生卒年代	備 考
王 嘉	重陽	京兆咸陽	大定二年(1162)至大定十年(1170)	北宋政和二年(1112)至大定十年(1170)	①王嘉掌教以大定二年收史處厚計算。 ②王嘉死于大定十年正月初九,是年算馬鈺掌教。
馬 鈺	丹陽	寧海州	大定十年(1170)至大定二十三年(1182)	宣和五年(1123)至大定二十三年(1183)	③通常以譚處端、劉處玄為三、四代掌教,主要依據完顏璫《譚真人仙迹碑》“(王)真人至汴,訓命四子主掌教門”。但譚、劉各至一方,并未到祖庭掌教,故不再列出。
丘處機	長春	登州棲霞	大定二十六年(1186)至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	皇統八年(1148)至太祖二十二年(1227)	④由于金政府清樸,祖庭宮觀無額,大定二十二年馬鈺被迫返回山東,無人執掌。大定二十六年丘處機至祖庭掌教,明昌二年東歸棲霞時,將教事委于呂道安、畢知常,此亦算入丘處機掌教時
尹志平	清和	萊州上觀	太祖二十二年(1227)至憲宗元年(1251)	大定九年(1169)至憲宗元年(1251)	間內。
李志常	真常	開州觀城	憲宗元年(1251)至憲宗六年(1256)	明昌四年(1193)至憲宗元年(1251)	
張志敬	誠明	燕京安次	憲宗六年(1256)至至元七年(1270)	興定三年(1219)至至元七年(1270)	
王志坦	淳和	相州湯陰	至元七年(1270)至至元八年(1271)	承安四年(1199)至至元九年(1272)	

金元全真掌教一覽表

姓名	道號	籍貫	掌教時間	生卒年代	備考
祁志誠	洞明	均州陽翟	至元八年(1271)至至元二十二年(1285)	興定二年(1218)至至元三十年(1293)	⑤尹志平之前,宋道安作了四十九天掌教。
張志仙	玄逸		至元二十二年(1285)至大德六年(1302)		
苗道一	凝和	澤州晉城	至大元年(1308)至至大四年(1311)	至元元年(1264)至?	⑥張志仙掌教應始于至元二十二年。李謙《洞明真人祁公道行碑》云:祁志誠以年邁求歸隱,“至元二十二年二月移書集賢院,舉道教提點張志仙自代。集賢院以聞,詔可”。《元史》卷一八《成宗紀》所記元貞元年三月賜玉圭事并不證明張志仙此時才掌教,僅是新君對舊掌教的認可。同時受賜者還有張宗演等人。故小柳司氣太、陳垣、南懷瑾先生有誤。
常志清			皇慶元年(1312)至皇慶二年(1313)		
孫德或	開玄	眉州眉山	延祐元年(1314)至延祐七年(1320)	淳祐三年(1243)至至治元年(1321)	⑦常志清掌教制書載于《清容居士集》卷三七。
蘭道元			至治元年(1321)至至治三年(1323)		
孫履道	明德	太原府	泰定元年(1324)至泰定五年(1328)		
苗道一			天曆二年(1329)至元統三年(1335)		
完顏德明	重玄		元統三年(1235)至正二十二年(1362)?		

重要詞語索引

A

庵主 157

B

白簡道士 208

白雲崇福觀 122、263

百會穴 391

剥取丹 105

保舉師 208

寶慶殿 59

葆光殿侍晨 161

葆光殿校籍 161

報恩光孝觀 73、118、119、
143、171、249

報恩寺 286

北帝教 2

北京小時雍坊靈濟宮 192

北京紫微宮 24

北七真 296、360

汴京建隆觀 3、5、111、
119、156、179、202、206、

252、270

汴京孟家道院 270

汴京相國寺 270

汴京寶籙宮 32、34、51、
53

汴京葆真宮 131

汴京崇真宮 179

汴京壽寧宮 94

汴京上清宮 7、172、207

汴京上清寶籙宮 31、52

汴京上清寶祐宮 235、269、
271

汴京上清儲祥宮 94、96、
130、131、253、272、284

汴京天寧萬壽宮 26

汴京洞真宮 8、94、171

汴京奉慈觀 179

汴京廣聖宮 95

汴京集禧觀 23、95、179

汴京述聖院 308

汴京祥源觀 24、82、202、
251、271

汴京資聖宮 179
汴梁路棲雲觀 404
表白 157
表白科 199
博州神霄宮 55
亳州洞霄宮 122
亳州李母祠 122
亳州明道宮 24
亳州慶唐觀 120
亳州太極觀 122
亳州太清宮 8、97、324
亳州天聖宮 120
不動心 382~384、393
不繫名額 112
步虛社 361

C

常熟縣福山東嶽行宮 136
常熟縣靈寶經堂 84
常熟縣乾元宮 127、135、137
常熟縣清真觀 84、122
常熟縣至道觀 127、143、273
常熟縣許浦鎮崇真道院 122
常熟縣許浦鎮洞晨觀 122
常州洞靈觀 24
常州無錫縣璨山明陽觀

256、263
長春殿 12
長春節 222
長髮 155、194、196、198、201、292
長樂縣祐聖堂 278
長生殿 59
長生久視 74
長生永結 362
朝天宮 142
朝邑縣崇祐觀 125、129
朝邑縣西嶽行宮 125
朝元殿 12
晨華館道院 60
陳留縣天授觀 125
陳留縣忠佑廟 125
陳州天慶觀 171
成都府朝真觀 110、139
成都府靈應觀 98、99、127、128
成都府天慶觀五嶽真君殿 135、155、227
成都府玉局觀 110
誠感殿 32
承天節 242
承天門天書 11、12、14
池州建德縣西真宮 260、264

冲和殿侍晨 161

崇道庵 123

崇道觀 262

崇奉聖祖 18

崇福宮 198、202

崇寧萬壽觀（崇寧觀）
118、119、171、203、235、
249、254

崇先觀 95、131

崇仙觀 246

崇玄署 150

初真戒 210、211

處士 225

處州麗祖殿 273

處州天慶觀 273

處州宣陽宮 133、272

純福殿 59

慈雲院 256、294

祠汾陰 14、15

祠祿宮觀 180

祠祿官 180、183

祠祿官制度 20

刺帳 197、207、292

磁州顯應觀 62

磁州敷靈祠 62

D

打塵勞 375

大道延祥觀 319、320

大都清逸觀 435

大覺金仙 28、39、43、187

大內功德閣 12

大內天書 11、12

大起塵勞 408

大師 224

大士 40

丹田 391

丹徒縣明真宮 130、227

道德院 152

道官 34

道冠 197、205、208、211、
214、215、218、238、242、
249、251、260、276

道官制度 182

道號 228

道會司 192

道籍 37

道紀司 192

道家兩府 45

道家之教 32

道監 154

道教世俗化 77

道教宰相 45

道階 160、166

道舉 34、160、187

道錄 50、151 ~ 153、159 ~

162、164、168 ~ 170、173、
190 ~ 193、207、222、223、
226、233、234
道錄院 32、36、41、48、
50、150 ~ 153、155、161、
164、171、177、178、182、
184
道門科儀 12
道門威儀 13
道判 154
道謚 219
道士 215、272
道士法 37
道童 155、194
道徒 37
道學 33、35、37 ~ 41、46、
48 ~ 50、152 ~ 154、160、
162、165、174、184、185、
187、231
道學內舍 37
道齋 36、37、39、41、47、
174、185
道正 154
道正司 152 ~ 154、156、
165、190
道職 38、158、161、162、
164、166、174、185
德清縣元峰觀 115、146

德士 40 ~ 43
德士司 152
德興縣龍陽觀 426
燈油醮社 136
登州神霄宮 56
登州修真觀 370
弟子帳 197
典客 157、158
殿主 157
鼎縣太寧宮 24
東華派 423
東京左右街功德使 175
東景靈宮 22
東陽縣北極殿 134
東陽縣元寶觀 134
東嶽會真宮 131
東嶽廟 98、131、192
東嶽行宮正法院 121
洞天福地 143、145
洞淵教 2
洞真觀 295
都道錄 151、152、161
都道正 154
都監 151、154、159
度牒 152、155、176、194、
198、201 ~ 205、207、280、
290、291、211、213 ~ 215、
217、218、223、235、237、

238、241、243
度師 209、210
堆金冢 324
頓悟 343、346

F

法曲 12
法師 224、225、281
番漢公據 297
方士 49
防州神霄宮 55
焚修科 199
汾州介休縣龍泉觀 139
汾州平遙縣清虛觀 136、
251、252
豐亨豫大 27、28
封禪 10、11、13 ~ 15
奉符縣升元觀 125 ~ 128
奉化縣虛白觀 138
鳳翔府虢縣至德常寧觀
113、133
鳳翔府上清太平宮 7、222、
257、265
符籙派 212、420、423
福清縣福真觀 278
福清縣靈寶觀 278
福州寶皇宮 102
撫州大中祥符觀 139

撫州祈真觀 111
撫州祥符觀 139、142
撫州招仙觀 114
副道錄 151、154、159
副道正 154
副都道錄 151、152
副都道正 154
復州玉沙縣祈福觀 273
富陽縣紫霄宮 138

G

潁浦鎮真武祠 84
高尚巖 122
高上之道 32
高士 231
高士寮 231
高士齋 231
高郵軍天慶觀 207
閤皂派 420
閤皂山崇真宮 288
艮嶽 47
功德使 159、176
宮觀 107、150、178、197、
249、251、252、254、255、
257、259、262、263、271 ~
273、208
宮觀提點所 176
宮觀主首 158、177、201、

203、257

宮主 157

貢士 38

官吏朝謁制度 21

觀主 157

管內道正司 153、154

廣州天慶觀 117、134、

258、264、273

歸安縣常清觀 115

H

海陵縣天慶觀 207

漢州開元觀 110、124、127

杭州表忠觀 265、267、293

杭州惠照寺 59

杭州水府淨鑒觀 202、253

杭州洞霄宮 60、68、132、

162、169、181、202、248、

263、264、284、293

昊天 59、60

和平思想 366、367、371、

408、420

何蓑衣庵 284

河北新道教 314

河南府登封縣開元宮 142

河南府緱氏縣仙鶴觀 113、

136、172、256、257

河南府升仙觀 110

河南府興國觀 111

河陽縣神霄宮 55

河中府龍門縣天慶觀 124

河中府龍門縣北極觀 124

河中府永樂縣道靜院 126

鶴會 69、75

鶴鳴山安靜觀 121

洪州景德觀 121

洪州閻業觀 111

洪州太一觀 171、260

洪州天慶觀 171

洪州鐵柱觀 121

洪州西山會聖宮 137

洪州興玄觀 111

洪州許真君遜祠 121

洪州延真觀 121

侯官縣冲虛宮 278

侯官縣紫極宮 278

湖州長興縣冲真觀 115

湖州佑聖宮 115、146

華夏 208

華陽縣拱極觀 120

華州雲臺觀 284、285

化主 157、158

黃赤交接 195

黃冠 231

黃老思想 6

黃龍會 136

黃籙 47、275

黃籙大醮會 276

黃籙道場 12

黃庭 391

輝州靈陽觀 409

會慶節 211

會首 361

J

吉州天慶觀 139

濟源奉仙觀 254、284

濟州真武殿 133

寄詭 5

寄褐 2、4、5、214、353

寂定 384

嘉興縣洞霄宮 258

嘉興縣太乙宮 258

甲乙宮觀 293

甲乙住持 155、176、293

監宮觀 157

監齋 157

簡州白鶴觀 110

鑒義 151、159

建昌軍南豐縣麻姑山仙都觀
133、137

建昌軍神霄宮 56

建康府洞神宮 110、127、
128、132

建康府溧水縣尋仙觀 140

建康府天慶觀 172、246

建康府紫極宮 246

建康府集虛庵 121

建康府棲真觀 121

建康府天聖觀 121、123

建康府延真庵 121、123

建康府玉霄庵 121

建康府乾元觀 123、265

建陽縣靈順宮 110

建寧府冲應周真人祠 144

建寧府冲佑觀 110

建寧府神霄宮 55

建寧府周真人祠 144

建州浦城縣天慶觀 205、
257、269、270、294

建州浦城縣仙游觀 257、
294

姜氏庵 361

江寧府紫極宮 142

江寧府通神庵 121、132、
157、287

江西後城觀 114、115

江西太秀洞天 259

江州太平宮 268

江州太平興國宮 285

江州清虛庵 66、123

講論科 199

降聖節 17、21、183
 降天書 11
 教主 34、313
 解州凝真觀 110、125、
 126、135
 金丹（大丹） 104、430、
 433
 金丹閣 105
 金丹南派 318
 金華縣寶婺觀 125
 金蓮堂 361
 金籙 47、275
 金門 230
 金門羽客 44、187、229 ~
 231
 金液還丹 392、397
 涇川宣陽觀 114、205
 晉州慶唐觀 124
 晉州五嶽觀 401
 荆南府白骨觀 145
 晶瑩 384
 京兆府臨潼縣靈泉觀 247、
 255、265、267
 經法科 199
 淨明派 420
 巨靈真君觀 284
 均州武當山明真宮 253

K

開寶寺 95
 開封府北極四聖觀 82
 開封府太清觀 3
 開封府錫慶院 22
 科儀 51、151、152、174、
 183
 庫主 157
 崑崙派 426
 崑崙山顯異觀 135

L

驪山靈泉觀 266
 李洞神 162
 澧州石門存志觀 273
 醴泉觀 24、95、179、235
 利州連雲觀 110
 立誓狀 358
 煉神合道 392
 煉神入頂 392、397
 煉師 232
 兩驗一對帳 214
 臨安府報恩光孝觀 60、92、
 259、263 ~ 265、267
 臨安府德壽宮 60、179
 臨安府奉真道院 171、256
 臨安府廣化寺 264

臨安府景靈宮 22、58、59、
73、90、96、156、179、202、
235
臨安府覺苑寺 60
臨安府淨慈寺 168
臨安府開元宮 90、92、98、
156、168、179、253、260、
271、285
臨安府三茅寧壽觀 60、67、
68、69、75、128、169、179、
254
臨安府三聖旌忠觀 60
臨安府聖祖殿 60
臨安府順濟宮 115
臨安府四聖延祥觀 253、
264
臨安府太一宮 268、285
臨安府天慶觀 60、254、
272
臨安府天竺寺 168
臨安府璇璣觀 90
臨安府通元觀 120
臨安府玉清宮 254
臨安府中興觀 90、140
臨安府中興顯應觀 20、63、
120、121、179、259
臨安府會靈觀 23、24、69、
180、251

臨安府寶祐宮 72
臨安府葆真庵 123
臨安府東太一宮 59、61、
179
臨安府集慶宮 90、93
臨安府徑山寺 168
臨安府龍王廟 115
臨安府龍翔宮 90、91、93、
119、131、179、232
臨安府佑聖觀 83、90、98、
168、179、232
臨安府雲濤觀 115
臨海縣丹山觀 252
臨江軍閣皂山崇真宮 113、
247、248、262
臨江軍玄都觀 247
靈寶會 136、361
靈泉縣朱仙觀 270
靈應縣普照觀 170
龍漢 48
龍虎交媾 345、378、392、
395~397
龍虎派 420、423
龍虎宗 420、421
龍門派 378、391、426
龍興觀 108
龍興寺 90
隆陽宮 319

隴州玉清觀 436
 廬陵縣天慶觀 153
 廬陵縣玉真觀 84
 廬山簡寂觀 240
 廬山太平興國宮 131、207、
 275
 廬州天慶觀 173、306
 錄生弟子 194、195
 輪回報應 351、407、409
 羅浮山冲虛觀 140
 羅源縣天慶觀 262、278
 羅源縣仙苑院 262
 羅齋 276
 洛京緱山先天宮 321
 洛陽朝元宮 427
 洛陽福源觀 146、147
 洛陽棲霞宮 224、427

M

麻姑殿 134
 麻姑會 136
 茅山崇福觀 122、263
 茅山崇禧觀 89、141、153、
 154、169、202、266、293
 茅山崇禧萬壽宮 141
 茅山洞陽館 69、75、256、
 294
 茅山華陽觀 157

茅山集虛庵 121、123
 茅山派 68、420、423
 茅山乾元觀 121、265
 茅山清真觀 69、75
 茅山五雲觀 124、147、293
 茅山玉晨觀 172
 茅山玉液庵 109、157
 茅山元符觀 12、121、206
 茅山元符萬壽宮 122、128、
 202、225
 茅山凝神庵 69、123、157、
 254、306
 密教 440
 民衆道教 77
 閩縣報恩光孝觀 278
 閩縣天慶觀 278
 明心見性 333、347
 明州崇壽宮 122、144
 明州靈順宮 259
 明州蓬萊觀 115、247、
 260、264
 明州天慶觀 235
 明州雪竇寺 77
 命府 391
 摩尼教 144

N

南北內丹派 432

南昌觀 334
 南海縣海神廟 132
 南京朝天宮 192
 南京鴻慶宮 24、94
 南生弟子 194
 南無派 426
 南五祖 318
 南嶽九仙宮 262
 南嶽靈西觀 202
 男女合氣 352
 內丹 49、315
 內丹北派 296
 內丹南派 315、318、432
 內丹思想 377、393
 內丹心性學說 348
 內丹中和派 432
 內三寶 344
 寧州承天觀 120
 凝神殿侍晨 161
 凝神殿授經 161
 凝神殿校籍 161
 寧德縣鶴林宮 278
 女冠 184、218

P

盤山派 426、429、430
 披戴 37、176、197、207 ~
 209、211 ~ 215、218

披戴受戒 194
 披戴制度 218
 披度 223、242
 披剃 208、211、212
 平江府長洲縣介福宮 261
 平江府長洲縣通神庵 87、
 261
 平江府崇真觀 225
 平江府道正司 153
 平江府天慶觀 87、88、
 153、165、287
 平江府希夷觀 124
 平江府妙嚴寺 87
 平陽玄都觀 428
 普淨禪院 261

Q

七寶會 362
 七返金液丹 97
 棲霞觀 382、426
 乾明觀 117
 乾明節 117
 乾元宮 136、137、198、
 236
 乾元節 223
 虔州祥符宮 240
 橋仙觀 246
 清江縣三清觀 4

清静派 426
 清微派 420
 清信弟子 195
 清修派 318
 清虚觀 128、130、136
 清真弟子 195
 泉州玄德真人祠 147
 泉州紫帽山金粟觀 138、
 147、272、309
 全帳 197
 全真庵 327
 全真道 296、299、314、
 326、328 ~ 331、333、353、
 358 ~ 360、362、363、365、
 366、371、374 ~ 377、410、
 412、413、415、417、418、
 424、426 ~ 430、432、434、
 435、437、439、440
 全真教 296、318、327、
 328、330、331、333、338、
 339、341、347、348、352、
 362、363、365、366、371、
 378、381、382、387、393、
 398、399、401、402、405、
 406、408、420、421、425、
 426、429、436
 全真派 190
 群龍社 136

R

饒州朝元閣 138
 饒州天慶觀 54、138、276
 融州老君洞 309
 入籍 218
 蕊珠殿侍晨 161
 蕊珠殿授經 161
 蕊珠殿校籍 161
 芮城縣紫清觀 125、126、
 128
 潤州丹陽縣太霄觀 140、
 259
 潤州茅山太虚觀 116

S

薩迦派 440
 三布施 349、405
 三法印 340
 三宮空洞之天 127
 三歸依 340
 三教 299、302、306、309、
 328 ~ 333、335、338 ~ 342、
 348、350、392、422
 三教合一 79、87、90、
 186、296、299、301、303、
 305、306、309、316、327、
 329、331 ~ 339、341、348、

365、421、432、434

三教金蓮會 361

三教平等 330、333

三教平等會 361

三教七寶會 361

三教三光會 361

三教搜來作一家 326 ~ 328、
332

三教堂 309

三教同異 77

三教同源 330、331

三教同旨 332

三教像 308

三教玉華會 361

三教圓融 326 ~ 334、338、
339、341、362、377、392、
393、437

三景弟子 226

三景法師 226

三清 48、64

三清殿 69、114、176

三聖廟 60

三師 210

陝西華陰縣華清宮 427

陝西華陰縣華清觀 427

陝西華陰縣西嶽廟真武殿
120

陝西宗聖宮 327、427

陝西信德觀 427

陝西太平宮 427

僧道披剃制度 201

僧道正 169

僧錄司 152、192

僧尼 251、276

山門道正司 153

山陰縣慈福寺 261

山陰縣大禹寺 261

山陰縣告成寺 261

山陰縣千秋寺 261

山陰縣天長寺 261

禪宗 393、430

上成觀 114

上清太平宮 111、153、
181、252

上清正一宮 168

上元節 43

尚座 157、158

紹興府千秋鴻禧觀 115、
247

紹興府天長觀 115、247、
272、386

社頭 361

神道設教 10、11、15、142

神樂觀 191

神室 391

神仙之教 32

- 神霄 33、51、57
 神霄大教 31、33、185
 神霄殿 34、54
 神霄府 52
 神霄宮（神霄玉清萬壽宮、神霄玉清宮） 31、38、40、42、46、47、49、52、53、57、71、100、117、119、156、171、182、184、185、189、211、235、246、289、313
 神霄教 32、34、35、39、44、45、49、336
 神霄派 33、36、49、50、52、53、57、71、185、353、420、423
 神霄上院 53
 神霄說 29、30、31、184、313
 神霄下院 53、54
 神御觀 153
 聲贊科 199
 聖節 237
 聖祖殿 17、21、132、287
 聖祖神化金寶牌（金寶牌） 18、202、287
 師號 5、152、176、215、217 ~ 223、228、233 ~ 243、281、290
 師號帖 241
 十八戒 356、358
 十八宗師 416、418
 十方宮觀 155、176、215、292
 十方住持宮觀 203
 識心見性 344、353
 試經 199、203
 試經披戴 198
 手表僧 222
 首座 151、159
 守闕校儀 161
 壽丘縣景靈宮 22
 壽丘太極觀 17、18
 壽聖節 223
 壽星觀 95、131、132
 受戒 211、215、218
 舒州靈仙觀 7、15、24、122、181
 書記 157、158
 蜀州拱極觀 253、254、284
 蜀州寅威觀 120、202、235、253、284
 水火既濟 392
 順天興國觀 128、129
 寺院三綱 158
 四假 353

四明東湖寺 335
 四聖 61、64、74、253
 四聖延祥觀（延祥觀） 60、
 64、82、91、92、179、232、
 253、264、272、284
 泗州普照寺 42
 泗州神霄宮 56
 泗州延祥觀 24
 松陽縣奉真道院 256
 嵩山崇福宮 24
 蘇州東太一宮 7
 蘇州乾元宮 110
 蘇州神霄宮 54
 蘇州太和宮 137
 隨山派 426
 隨州大洪山保壽院 308
 孫真人祠 134

T

台州白鶴觀 120、134
 台州白雲縣昌壽觀 112、
 128、129、255、263
 台州崇道觀 286
 台州護國觀 120
 台州寧海縣天慶觀 117
 台州天慶觀 120、134
 台州隱真宮 110、264
 台州棲霞宮 112

泰山會真宮 24
 泰山天書 11、13
 泰州天慶觀 247
 泰州仙源萬壽宮 247
 太廟 73
 太清宮 11、14
 太上初真弟子 208
 太上正一籙 95
 太上正一明威弟子 208
 太霄 33
 太霄殿 59
 太陽煉形 392
 太一宮（太乙宮） 58、59、
 61、86、91、96、98、156、
 157、168、170、202、232、
 236、245、252、271、288、
 427
 太一廣福萬壽宮 321~325
 太一教（太一道） 314、
 321~325
 太一三元符籙 324
 太一神 324
 太乙神爐 391
 壇法 275
 壇醮 275
 潭州攸縣司空真人祠 147
 潭州攸縣陽升觀 146、147、
 148

天和節 221
 天貺節 21、183、203
 天寧節 211、223、235
 天寧萬壽觀 73、117、118
 天祺節 13、203
 天慶觀 17、21、22、38、
 60、73、88、116、119、130、
 132、142、151、153、155、
 165、174、183、198、249、
 253、282 ~ 284、286、287、
 293
 天申節 211
 天師道 420、434、440
 天書 11 ~ 16、18、142、
 183、202
 天台法輪院 252
 天台教 2
 天台山桐柏觀 153、266
 天章閣 32
 天真示現 26、28、29、46
 天尊之教 32
 通俗道教 77
 臨安府通元觀 67、75、
 120、229、254、284
 桐柏山崇道觀 133、138、
 154、266、282、286、287
 同簽書右街道錄院 152、
 161

同知宮觀事 157
 同知左右街道錄院 152
 同州朝邑縣崇佑觀 129
 童行 194 ~ 197、201、203、
 205 ~ 208、213、215、217、
 235、282、292
 童行繫帳 213、218
 潼川府保和觀 144

W

外丹 310、315
 外功 348
 外日 311
 萬壽宮 28、121
 萬壽觀 59、60、73、91、
 118、179、271
 王屋山陽臺觀 24
 望春山蓬萊觀 39、115、
 170、247、260、264
 威儀師 224
 濰州城北千戶觀 384
 濰州昌樂縣辛村東嶽安公行
 宮 136
 衛州紫極宮 377
 衛州胙城縣靈虛觀 374
 温州神霄宮 55
 温州天慶觀 58
 文章應制科 199

文帳 197
 汶陽縣天慶觀 117
 無爲即有爲 372 ~ 374、
 376、377
 吳縣靈佑觀 125
 吳興縣回仙觀 259
 吳興縣烏回山密巖禪院 286
 吳興縣上真宮 171
 武昌縣明真宮 122
 武當山真武祠 83、84
 武夷山升真觀 125、138
 五斗米道 352
 五福太一 59
 五雷 275
 五嶽 24
 物外結親 404 ~ 406
 婺州紫霄觀 143
 婺州浦江縣仙華觀 116、
 130、137

X

西安神霄宮 55
 西湖靈芝寺 63
 西京神霄宮 249
 西京嵩山金星觀 136
 西京天禧觀 267
 西京延福宮 47
 西京永安縣金星道院 156

西京崇德寺 249
 西京會聖宮 95、267
 西太一宮（西太乙宮） 90、
 91、93、95、179
 西陽宮 147
 繫籍 112
 繫名額 112
 繫帳 112、143、197、214、
 215、246
 夏州神霄宮 55
 先生 224
 先天節 17、21、183、203
 先天派 432
 先性後命 333
 仙鵝池祈真觀 4
 仙居縣凝真宮 252
 仙人 40
 襄陽縣鹿門寺 43
 祥符觀 249
 祥符宮 192
 祥符天書 11、14
 祥源宮 94
 消舊業 355
 小師 198
 校儀 161
 邪念 393
 心性學說 346
 信陽軍神霄萬壽宮 169

信州龍虎山象元觀 145、
 178、179、295
 興道觀 403
 興道舉 337
 興國寺 95
 邢州紫極宮 4、135
 性命雙修 316、345、347、
 362、385、389、390、399、
 423、424
 秀州嘉禾縣報忠觀 245、
 256、293
 秀州神霄宮 55
 秀州仙鶴觀 110
 秀州隱真道院 144
 盱江縣玉虛觀 114、143、
 144
 盱江縣凌雲觀 143
 許州天寶宮 320、321
 玄都觀 158、428
 玄妙觀 22、192
 玄壇 150
 玄壇監 150
 選拔道官 4

Y

鄱陵縣神霄宮 56
 嚴州洞靈宮 127
 嚴州乾元宮 138

嚴州天樂觀 140、143
 延寧觀 95
 延真道館 83
 燕京白雲觀處順堂 406、
 427
 燕京太極宮 366
 燕京長春宮 366、427、
 435、436
 燕頤殿侍晨 161
 燕頤殿撰經 161
 驗狀法 88
 揚州崇道宮 133
 揚州崇道觀 111
 羊角山慶唐觀 110
 洋州天慶觀 22、132、184
 藥市 270
 耀州華原縣靜明觀 134
 耀州華原縣孫思邈祠 134
 宜春縣永興觀 138
 益州天慶觀 135
 鄞縣普淨禪院 261
 鄞縣至德常寧觀 259、264
 應聖節 220、221
 永康縣紫霄觀 138
 永壽節 221
 永興天書 11、13、14
 永州仙居觀 145
 右街道錄 159

右街鑒義 151
 于潛縣許游觀 115
 餘杭縣大滌山洞霄宮 89、
 124、170、247、255、259
 餘杭縣大滌山天柱觀 2、
 248
 餘杭縣大滌山天柱觀 2
 餘杭縣大滌山冲天觀 124
 餘杭縣大滌山上清道院 124
 餘杭縣洞晨觀 124、293
 餘姚縣壽聖觀 118、249
 零縣秦渡鎮志道觀 410
 禹王廟興國觀 4
 羽客 229、230
 玉隆宮 229
 玉隆觀 173
 玉清宮 254
 玉清觀 384、388
 玉清和陽宮 53
 玉清昭應宮 17、19、20、
 21、94、131、156、180、
 183、251、265
 玉笥山承天宮 178、179
 玉仙祠 146
 玉真觀 84、85
 遇山派 426
 遇仙宮 326
 御前宮觀 179、271

御前宮觀提點所 179
 元士 160
 院主 157
 越州神霄宮 55、225
 越州餘姚縣廣福觀 118
 岳州平江縣葆真觀 125
 嶽廟 284
 筠州祈仙觀 4、111
 筠州清江縣三清觀 111、
 114
 筠州聖祖殿 11、18
 鄆州東平黃石公祠 273
 鄆州開元觀 254
 鄆州天慶觀 134、235、254

Z

齋醮 28、51、63、68、70、
 77、79、90、126、136、150、
 152、155、167、174、179、
 180、181、183、212~276
 掌籍 157、158
 昭應宮 (見玉清昭應宮)
 真常觀 436
 真大道教 (真大道、大道教)
 314、318~320、321
 真清靜 343
 真武會 85
 真武堂 84

- | | |
|--------------------------------|-----------------------------------|
| 真武院 84 | 知庫 157、158 |
| 真心 393 | 知磬 208 |
| 真性 430 | 知事 157 |
| 真源萬壽宮 265 | 知左右街道錄院 161 |
| 真州儀真觀 17、201 | 直歲 157 |
| 鎮江府冲虚庵 122 | 志士 160 |
| 鎮江府丹徒縣明真宮 266 | 至道壽寧觀 8、162 |
| 鎮江府丹陽縣丁橋太霄觀
114、140、259 | 致中和 302 |
| 鎮江府丹陽縣延昌觀 127 | 置道學 337 |
| 鎮江府金山縣神霄宮 54、
338 | 智慧十戒 210 |
| 鎮江府龍游寺 54 | 智慧十戒弟子 195 |
| 鎮江府元陽觀 122、123 | 中宮 391 |
| 正道錄 154 | 中和派 426 |
| 正副道錄 161 | 中太一宮 96、179、253、
263、271、284 |
| 正副都道錄 152 | 中興顯慶觀 62、64、74、
92、98、272 |
| 正副都監 161 | 終南山樓雲觀 327 |
| 正念 393 | 終南山太乙宮 245 |
| 正一教 32、319、420、
421、423~425 | 鍾呂金丹南派（鍾呂金丹派、
鍾呂派） 318、333、397 |
| 正一籙 208 | 總明觀 192 |
| 正一派 68、190、208、
296、352、434 | 重陽宮 326 |
| 正一天師派 322 | 周天火候 392 |
| 知宮 157 | 盤屋重陽萬壽宮 437、438 |
| 知宮觀事 157 | 肘後飛金精 392、397 |
| 知觀 157 | 朱能僞天書 12、14 |
| | 主首 155、157、169、197、 |

201、292

住持 157

紫霄宮 206

紫虛閣 257

紫虛觀 125、437

紫陽派 318

紫衣 5、152、176、215、

217 ~ 223、233 ~ 243、281、

290

紫雲山崇仙觀 35

宗城縣三清殿 134

左承天門 12

左街道錄 4、151、159

左街道錄院 162

左街都監 151

左右街道錄 67、151、159、

170

左右街道錄院 50、223

左右街副道錄 151、159

左右街功德使 150

左右街僧錄司 151

左右街威儀 159

左右街正副道錄 152

左右街正副都監 152

做道場 275

坐環 381

重要神名及人名索引

A

阿里鮮 374
安天元聖帝 23
安中素 256、257

B

八思巴 440
白棟 409
白居易（白樂天） 52、
303、311
白玉蟾（白祖師、清庵瑩蟾
子） 206、318、386、424、
432
包道成 98、123、140
包拯 248
寶印禪師 77
北極神 21
貝大欽 124、236
貝如圭 236
畢士安 9

畢沅 318
畢仲游 119
伯希和 210

C

蔡崇 56
蔡大象 168
蔡京 27 ~ 30、43、48、49、
51、118、130、152、235、
313
蔡居厚 56
蔡楷 300
蔡美彪 401
蔡絛 28、31、43、231
蔡嶷 55
蔡攸 28、49、52、152、
174、184
蔡真人 101
曹利用 13、14
曹王妃 374
曹勳 64、68、70、75、76

- 曹弋 61
曹與善 38
曹遠叔 132
岑象求 97、131、216、
246、304
查市道人 245
常崇道 117、306
長生大帝君（高上神霄玉清
真王長生大帝、高上玉清神
霄真王、神霄玉清真王、神
霄玉清王、神霄帝君、玉清
王、玉真王、長生帝） 30
~ 32、48、49、51、52、54、
59、73、100、117、184
晁公武 274
晁謙之 172
陳璘 253
陳并 56
陳策 133、134
陳道士 275
陳東 70
陳轂 133
陳顥 103
陳後主 52
陳堅 286
陳諫 133
陳涇 52
陳景顥 146
陳景元 97、151、163、
167、173、202、207、236
陳均 36、224、353
陳君嚴 134
陳君益 277
陳立正 122
陳了翁 205
陳麟書 77
陳銘珪 331、339、389、
406
陳楠 318、386
陳瓊玉（妙靖煉師） 233
陳時可 406、427
陳仕澄 134
陳守元 221
陳恕 336
陳舜俞 230
陳思遠 169
陳天昌 81
陳天一 165、287
陳搏 2、3、7、169、202、
236、238、245、285、315
陳文澤 273
陳希微（洞微法師） 225
陳洵 133
陳洵益 89
陳彥昭 84
陳瑩中 44

陳永年 259
 陳于 171
 陳垣 318、322、416、428
 陳造 85、259
 陳智超 318 ~ 320
 陳致虛 395
 陳中陵 138
 陳著 145
 陳德高（德高） 134
 陳德光（德光） 134
 陳德佐（德佐） 134
 成吉思汗 365、366、369、
 374、403、416、419、435、
 437 ~ 439
 成肅皇后 88
 成應祥（觀妙崇道法師）
 225
 程大昌 77、78
 程公許 81
 程若清 239
 程珦 103
 程巡檢 148
 程頤 351
 程元佐 146
 冲應周真人 144
 楚蘭芝 7
 楚王英 299
 褚遂良 67

慈明后 98
 慈懿皇后 66
 崔府君（護國顯應昭惠王、
 護國顯應公、崔真君） 61
 ~ 63、74
 崔彥橫 359
 崔爰 61

D

筮靜之（凝和守靜法師、冲
 隱先生、守靜法師） 225、
 236
 戴起宗 318
 戴知柔 114
 戴子玄 137
 道端良秀 280
 道法師（道元） 42
 道錄吳先生 161
 鄧牧 170
 鄧王 97
 刁湛 130
 丁少微（華山道士） 7、
 105
 丁謂 14、17、19、20、24、
 248
 丁用平 139
 東方朔 230

東井大帝君 54
 董得夫 358
 董得時 225
 董吉 95
 董嗣杲 232
 董惟滋（冲真董先生） 207
 董祚 13
 寶禪師 316
 寶儀 212
 杜成寬 318、319
 杜鎬 10
 杜光庭（廣成先生） 2、
 221
 杜義夫 404
 段謙光 124
 段思恭 135

E

二程（程顥、程頤） 304、
 422

F

法琳 301
 樊志應 440
 范成大 88
 范諷（諷） 181
 方清迪 172
 費尊師 157

風后 48
 馮立權 260
 馮拯 171
 馮志亨（佐玄寂照大師馮公）
 426
 馮尊師 424
 伏羲 151
 福井康順 77、186、302
 福裕 439
 傅長老 330
 傅墨卿 35、49
 傅淇 261
 傅惟肖 56
 傅希烈 33、50、51、71、
 185
 富弼（富鄭公、昆臺真人）
 228、307、310

G

甘昞 78
 感生帝 90
 高承 218
 高大有 127
 高世則 58
 高文虎 82、86、101、168
 戈毅 428
 葛長卿 56
 葛洪 67、104、310、376、

402

耿延禧 164
龔大明 98、124
公孫弘 230
顧冲申 261
顧歡 300
郭敦實 56
郭起南 417
郭天信 26

H

海惠 306
海陵 322
韓道錄 153
韓光遠 322
韓景 62
韓君丈人 54、105
韓茂先 359
韓琦 109
韓儒林 369
韓世忠 124、147
韓退(安逸處士) 238
韓愈 77
韓忠彥 27
漢桓帝(桓帝) 300
漢武帝(漢武) 105、229
郝大通(廣寧真人郝宗師)
355、360、405、426、429

郝節 135
郝隨 95
何漕卿 173
何得一 168
何君表 266
何蓑衣(莎衣道人、蓑衣道人、蓑衣何真人、通神真人)
86 ~ 88、121、132、157、
227、229、236、254
何蓮 307
何自守 4、159
賀蘭棲真 236、254、284
賀知章 247
黑殺神 7
洪邁 125、144、199、200、
207、233、303、308
洪州道正倪君 157
洪咨夔 258
侯道華(侯真人) 125、
126
侯元仙 323
後周世宗(世宗) 108、
196
後晉高祖(石敬瑭) 2、
221
後蜀後主(孟昶、玉霄子)
2
後唐明宗(李嗣源、明宗)

2、220
 後周太祖（郭威、太祖）
 159、221
 胡安國 70
 胡衮 88
 胡天祿 428
 胡文和 309
 胡文元 8
 胡瑩微 80
 胡穎（胡打鬼） 104
 胡祗適 412
 胡知章 140
 華伽羅 134
 華陽公主（瓊華真人） 229
 華陽先生 207
 黃葆光 56
 黃處信 264
 黃帝 34、187、308、337、
 397
 黃榦 262
 黃夢炎 245
 黃敏枝 110
 黃若厚 205
 黃裳 110
 黃庶 310
 黃太和 137
 黃庭堅 304、310
 黃野人 67

黃衣道人 65
 黃永華 138
 黃元達（達真先生） 67、
 236
 黃在中（洞真法師） 226
 黃震 228
 皇甫謐 310
 皇甫坦（皇甫真人、坦）
 65、66、73、86、123、236
 皇甫希及 236
 皇甫中（雲壑高士） 86
 慧忠禪師 316
 惠普 307
 火德真君 98
 火神闕伯 98

J

稽常一 273
 姬志真 327、334、371、
 404、429
 嵇康 327
 嘉定皇后 226
 賈得升 169
 賈慶 125、129
 賈善翔 208
 賈似道 85、106
 姜侯 172
 江澄 46

江古心 173
江妙靜 138
江少虞 307
蔣存誠 46
蔣堂 103
蔣允崇 282、287
解潛 55
金安節 288
金世宗（世宗） 319、322、
369、376、400
金太宗 297
金天順聖帝 23
金希白 139、140
金熙宗（熙宗） 190、322、
326
金章宗（章宗） 324
金中樞 35
晉高祖 2、221
京兆藥市街趙公 359
久保田男遠 300
九靈元君 48
居四郎 307
橘樸 79

K

康玉 14
孔孟（孔子、孟子） 302
孔子（孔聖） 41、54、78、

240、299、302、304、306、
308、309、372
寇謙之 101、313、325、
376
寇準 9、10、14

L

來俊 134
蘭方 95、227
老莊（老子、莊子） 302
老子（太上老君、老君、老
聃、李耳） 3、12、32、34、
78、118、144、187、227、
248、256、299、302、304、
308、318、337、339、341、
437
樂史 4
雷道之 120
黎道靜 140
黎自新 139
李邦獻 436
李邴 72、298
李昌齡 79、81
李宸妃 19
李處全 306
李椿年 217
李燾 22、173
李道 66

- 李道純 342、382、396、
426、432、433
李道古 105、310
李道謙 327、328、428
李鼎 327、404、406、416
李洞神 236
李輔國 219
李傅 315
李綱 298、305
李皋 105、310
李光 189
李貴 14
李國維 427
李含光 219、220
李皇后 66
李覺 244
李陵 437
李昴英 140
李孟 191
李泌 219
李妙元 404
李明素 162
李明微 226
李明園 403
李若谷 180
李韶 89
李神福 13、124
李師古 138
李石 232
李士謙 301、302、332
李思聰（洞淵大師） 240
李陶真 38
李鐵笛 38
李庭 325
李維 18、173
李悟真 323
李仙師 307
李心傳 60、204、217
李堯臣 53
李攸 304
李煜 230
李裕民 315
李元亨 124
李則正 137、198、236
李真常 416、439
李知損（冲真大師） 159
李之彦 312
李志常 369、371、416 ~
418、426、429、439
李志全 378、400
李志源 403
李鑄 181
李遵勗 304
力牧 48
酈希成 319
梁師成 29

- 梁武帝 301
 梁志真 124
 遼聖宗 9
 了元 306
 廖剛 72
 廖維 96
 林靈素（通真達靈先生、靈素） 29 ~ 33、36、41 ~ 45、48、49、51、52、54、71、164、168、184、185、187 ~ 189、225、231、236、312、313、374
 林減蔚 205
 林興 102
 林彥振 106
 林元素 145
 留用光（冲和先生留君、冲靖先生留君） 86、101、168、236、276
 劉安上 233
 劉操 315
 劉承珪（中正） 14、15
 劉冲素 115
 劉處玄（清虛子劉尊師） 360、400、405、414、426
 劉綽 21、183
 劉從善 206
 劉從政（升玄先生） 220
 劉大彬（劉祖師） 306
 劉大彰 207
 劉道昌 83
 劉道堅 390
 劉德仁（劉真人） 318 ~ 320
 劉棟 47 ~ 49、55、105、168、236
 劉黻 93
 劉苟 172
 劉光世 58
 劉海蟾 318、386、396
 劉浩（冲隱處士） 234、238
 劉混康（葆真觀妙冲和先生、葆真觀妙先生、冲隱先生、静一、混康） 26、27、50、97、121、168、206、236、238
 劉汲 56
 劉鑒泉 370
 劉將孫 404
 劉居靖 138
 劉克莊 55
 劉煉師 232
 劉能真（能真、劉敖） 66、67、75、120、168、202、229、236、254

劉娘子 88
 劉若拙（萊州道士、華蓋先生） 4、5、159、169、194
 劉少卿 136
 劉師魯（師魯） 374、392
 劉氏 30
 劉四 359
 劉溫 374
 劉先生 270、418
 劉咸 282
 劉獻廷 385
 劉易 240
 劉益 14
 劉因 325
 劉震 122
 劉正夫 30
 劉志厚 418
 劉志淵 379
 劉志源 371
 劉子御 247
 劉祖謙 328
 樓鑰 61、74
 婁寅亮 125、127
 盧侍 274
 盧天驥 233
 廬山養正先生黃君 156
 路允迪 49
 鹿門燈禪師 43

陸道和 346、357、405
 陸德輿 256
 陸九淵 422
 陸誥 316、317
 陸西星 388
 陸修靜 300
 陸彥孚 315
 陸游 56、69、182、206、230、231、270、305、311
 陸子野 317
 羅靖 37
 羅願 232
 洛水李君 325
 閻丘方遠（閻丘元同、妙有大師） 220
 呂澂 300
 呂道人 267、268
 呂洞賓 268、315、318、338、386
 呂端 99
 呂金二先生 98
 呂善友 330
 呂知席 261

M

麻圖華羅 134
 馬大師 388
 馬丹陽 360

馬端臨 162、165
馬光祖 172
馬皇后 428
馬可波羅 409
馬鈺 327、345、349、355
~ 357、360、361、371、375、
377、381、382、405、415、
417、426
馬莊 136
馬自然 315
麥守清 207
毛滂 110
毛養素（毛尊師） 427
蒙哥 439、440
孟珙 370
孟軻 305
孟攀鱗 418
孟祺 400
孟元老 360
孟志源 403、404
閩王昶 2、102
閩王鈞 102
閩王璘 221
明太祖 166、191 ~ 193、
422
明宣宗（宣宗） 192
牟子 300
牟子才 89、91、93、131

N

耐得翁 361
南華真人 32
南嶽真人 262
男真 48
倪孟冲 423
倪少通 171
念常 306
聶紹元（無名子） 232
聶師道 232
凝真大師 267
寧伯公 350、356
寧全真（贊化先生寧真人、
贊化先生、洞微高士） 231
女真 48

O

歐陽澈 45、314
歐陽修 95、147

P

潘德冲 371
潘奉真 201
潘戶部 282
潘良貴 217
潘師正（體玄先生） 219
裴公 136

彭乘 110、135、311

彭知一 106

蓬萊靈海帝君 54

蒲道源 404

Q

祁志誠 371、403、404、
435、440

綦志遠 371

契泊僕 133

契嵩 307

錢大昕 87

錢公輔 204

秦檜 228

秦檜妻王氏（冲真先生）
228

秦始皇（秦皇） 105

秦志安 428

青華帝君 30 ~ 33、48、50、
51、54、100、117、184

青山定雄 249

卿希秦 40、71

清霄大帝君 54

丘處機（長春子、通密）

296、346、355、356、360、
365、366、368 ~ 419、422、
424 ~ 429、431、434、435、
437、438

屈老娘 276

全漢升 261

全何孫 256、294

全祖望 149

R

饒德操 41、44、337

饒節 43

任伯雨 95

任繼愈 40、300

任命岳 81

任元阜（太上靈寶無上洞玄
法師、冲妙大師） 226

榮煉師 412

阮元 293

S

三皇 48

三茅真君（太元妙道冲虚聖
祐真君、三茅君） 68、75、
89、120、440

三天法師静應真君 32

僧净師 330

僧紹宗 109

僧贊寧 220

沙文 134

山崎宏 280

商挺 428、435

- 尚景 84
邵亨貞 299
邵潛 308
余公老人 315
沈括 240
沈良 35
沈善智 122
沈于礪 146
沈子堅 171
沈作賓 112
盛度 18
盛章 30
聖祖（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
命保生天尊大帝、聖祖九天
司命上卿保生天尊、九天司
命保生天尊、九天司命真君、
元始天尊、天尊） 15 ~ 19、
21 ~ 23、32、58、59、73、
74、82、85、120、122、150、
153、183、248、254、286、
287、334
聖祖母（元天大聖后） 17、
18、22
施肩吾 315
十魔君 378
石葆璋 255
石普 312
石泰 318、386
石湛 134
石自方（石正素、正素大夫）
236
時應輔 81
史浩 78、115、147
史彌志 81
史四哥 359
史志經 370
釋迦牟尼（釋迦） 299、
302、308、334
舒雅 181
斯坦因 210
司空真人 147
司馬承禎（真一先生）
219、376
司馬光 95、109、113、
132、143、144、279、301、
311
司天昭聖帝 23
司徒坦 170、236
宋白 8
宋德方（披雲真人宋天師、
披雲真人） 406、416、
427、428
宋度宗（度宗） 98、106、
236、286
宋高宗（高宗、高、九哥、
康王、趙構） 20、58、60

~ 73、75、89、94、99、100、
104 ~ 106、109、111、118 ~
120、123、131、143、145、
162、168、169、189、190、
211、213、214、224、227、
229、231、236、243、246、
254、258、260、271、272、
280、297、298、311、314

宋光宗（光宗） 66、88、
97、109、111、229、236

宋徽宗（玉京金闕七寶元臺
紫微上官靈寶至真玉晨明皇
大道君、教主道君皇帝、明
皇大道君、道君皇帝、都天
教主、趙佶、徽宗、道君、
徽） 20、26 ~ 58、64、69、
70、72、73、75、89、94、
96、97、99、104、105、111、
118、119、123、131、132、
143、144、146、152 ~ 154、
156、157、160 ~ 162、164、
167、168、171、174、181 ~
186、189、190、198、207、
211、224 ~ 226、230、231、
233、235、236、239、240、
242、243、246、253、260、
269、271、275、284、287、
294、298、308、311 ~ 313、

315、336、337

宋理宗（理皇、理宗、理）
77、79 ~ 83、85、88 ~ 90、92
~ 94、97、99、101、104、
111、115、119、122、131、
132、143、153、162、168、
178、186、225、236、253、
255、259、260、272、275、
282、287、290

宋濂 317

宋寧宗（寧宗） 74、92、
97、109、111、115、121、
123、145、147、154、170、
196、204、211、217、229、
236、237、239、240、246、
253、254、258、259、262、
271、272、274、285、288

宋祁 37、195、216、272、
275、312、337

宋欽宗（淵聖皇帝、淵聖、
欽宗、欽、趙桓） 43、57、
65、69、70、72、74、82、
166、189、298、314

宋仁宗（仁宗） 20、37、
61、62、94、95、103、112、
117、123、131、139、142、
144、146、156、159、160、
163、164、174、180、109、

191、195、200、203、204、
207、216、223、227、233 ~
236、240、245 ~ 247、251、
255 ~ 257、265、270 ~ 272、
284、285、306、307、312

宋神宗（神宗） 96、111、
118、131、147、151、153、
159、160、163、164、167、
169、173、174、179、181、
198、204、207、208、236、
242、246、253、257、271、
272、279、281、306、307、
310、311

宋綬 95

宋太初 303

宋太宗（趙光義、光義、晉
王） 1、3、6 ~ 9、15、16、
59、82、94、99、102、105、
108、111、112、117、129、
130、137、142、143、159、
169、171、176、213、214、
222、223、238、244、252、
257、265、315、335

宋太祖（太祖、趙匡胤） 1
~ 4、6、16、59、62、73、
94、102、111、119、142、
151、169、176、199、212、
214、222、236、244、245、

335

宋庠 195

宋孝宗（孝宗） 62、63、
77、78、82、85 ~ 88、90、
92、94、97、99、100、104、
111、121、129、132、157、
168、185、231、234、236、
241、243、254、262、272、
285、286、288

宋宣祖（宣祖） 7、58

宋英宗（英宗、英） 111、
117、118、130、144、147、
151、159、164、204、223、
234

宋瑀 37、337

宋雲深 139、140

宋哲宗（哲宗、哲） 26、
27、96、97、106、115、121、
131、207、212、213、216、
217、246、279、304、307、
308

宋真宗（真宗、真） 8 ~
24、28、41、62、75、82、
94、95、99、103、105、108、
111、112、116、117、123、
124、130、131、141 ~ 144、
151、153、156、159、161、
172、173、178、180、181、

183 ~ 195、196、206、211、
 213、215、216、223、233、
 236、241、242、244、246、
 248、253、254、257、260、
 261、265、271、284、285、
 287、294、303、305、307、
 310、311、312、335
 宋祖良 139
 蘇澄隱 5、222、236
 蘇軾（蘇東坡） 181、279、
 304、307、310
 蘇舜欽 131
 蘇頌 306
 蘇武 437
 蘇轍（仇池先生） 11、18、
 206、228、304、307
 睢陽張氏 400
 隋文帝（文帝） 158
 隋煬帝（煬帝） 150
 孫抃 238
 孫不二 360、396、426
 孫處道 255
 孫覲 275
 孫克寬 40、313
 孫靈濟 90
 孫邁 133
 孫沔 262
 孫蓬萊 415

孫千霞 137、232
 孫慎言 120
 孫氏 308
 孫奭 14、99、335
 孫思邈 134、229
 孫夷中 2、194
 孫祖壽 104

T

撻覽 9
 太上洞神法師 226
 太上玉晨天尊君 32
 譚處端 360、426
 譚法師 226
 譚哥 359
 譚紫霄 2、230
 湯喬年 256
 湯中維 81
 唐代宗（代宗） 219、229
 唐德宗（德宗） 108
 唐高宗（高宗） 219、302、
 313
 唐高祖（高祖） 116、302、
 334
 唐哥 359
 唐敬宗（敬宗） 220、303
 唐穆宗（穆宗） 310
 唐日嚴 198

唐肅宗 102
 唐太宗（太宗） 61、96、
 105、116、229、302、313、
 334
 唐文宗（文宗） 114、302
 唐武宗（武宗） 105、310、
 313
 唐憲宗（憲宗） 96、105、
 310
 唐信 14
 唐宣宗（宣宗） 105
 唐玄宗（玄宗） 35、105、
 107、108、120、150、203、
 219、220、245、302、310、
 334
 唐懿宗 220
 唐元 403
 唐昭宗（昭宗） 220
 唐知章 138
 唐中宗（中宗） 107
 唐重 70
 陶弘景 101、301、313、
 367、376
 陶宣義 274
 天蓬大元帥真君 64
 天齊仁聖帝 23
 天聖皇太后（天聖太后）
 159、163、227

天仙二娘子 102
 天猷大元帥真君 64
 田道人 69、75
 田璞 319
 童貫 29、30
 徒單履 325、328
 拖雷 427

W

完顏璫 327、328
 完顏亮 66
 萬道人 268
 萬景川 148
 汪聖鐸 110
 汪藻 70、190、314、338
 王嘉（重陽真人、重陽子、
 王重陽） 296、299、326 ~
 366、377、381、386、387、
 389、392、398 ~ 400、403 ~
 405、410、414、417、419、
 422、424 ~ 426、429、431、
 434、435、437
 王楙 218、239、352
 王安己 134
 王安石 167、181、256、
 279、304、305
 王安中 34、35
 王宗 44、188

- 王昶 230、328
王處一 355、360、405、426
王綽 256
王旦 10 ~ 13、17、19、180、335
王道存 262
王道貴 138
王道士 270、272
王道淵 387
王德毅 284
王德昭 358
王黼 29、30、34、48、49、51、52、129
王告 241
王革 30
王國維 437
王厚 55
王建 221
王捷 15
王景溫 98、122、229
王居正 13、202
王俊華 304
王老志 26、28、168、184、239
王利用 427
王邁 89
王明 367
王明清 56、311
王磐 416、417、436
王雱 304、305
王溥 244
王七哥 349
王欽若（欽若） 10、13、14、18、124、147、183、254、274、303
王汝明 233
王若虛 321、323、325
王善祥（冲虛通妙侍宸王先生） 201
王審知 2
王師愈 104
王氏（莊某妻） 148
王守仁 338
王守玄 137
王思明 93
王通 302、332
王文卿 308
王文正 227
王先 14
王縣丞 217
王象之 61、142
王玄甫 386
王炎 83
王延 159
王衣 42、44、189

- | | |
|---|--------------------|
| 王頤中 346 | 文道廣 418 |
| 王永清 129 | 翁葆光 316、395 |
| 王璵 102 | 窩闊臺 369 |
| 王禹偁 8、108、137、303 | 烏回山 286 |
| 王元義 4 | 吳葆真 138 |
| 王遠知 116 | 吳澄 320 |
| 王雲 74 | 吳道子 67 |
| 王惲 322、323、325、381 | 吳玠 60 |
| 王曾 19、173 | 吳君仁 320 |
| 王真人 396、416 | 吳敏 305 |
| 王之道 305 | 吳潛 249 |
| 王之綱 318 | 吳信 139 |
| 王知遠 313 | 吳玄芝 137 |
| 王志謹（盤山棲雲真人、棲雲真人王尊師） 406、412、429、430、431 | 吳養浩 162 |
| 王志坦 411、435 | 吳越武肅王（武肅王、錢鏐）
2 |
| 王中孚 317 | 吳曾 41、232 |
| 王中立 273 | 吳知古 89 |
| 王仔昔 26 | 吳子聰 89 |
| 王宗成 122 | 吳子明 89 |
| 韋皋 310 | 吳自牧 232 |
| 韋太后 74 | 毋希楊 359 |
| 魏伯陽 6、315、316 | 武仙童 154 |
| 魏道士 229 | 武元亨 285 |
| 魏漢津 26 | 武則天 334 |
| 魏了翁 110、127、305 | 五福太乙 91 |
| 魏齊賢 206 | 五十三郎 359 |

X

- 西華大帝君 54
 西元大帝君 54
 西岳公 294
 郗某 134
 席震 238
 夏竦 103、239、304、310、311
 夏隱言 220
 夏志誠 403
 先挺 81
 顯仁章皇后（顯仁皇后、顯仁章太后、顯仁） 64~66
 祥邁 438
 項舉之 225
 向太后 27
 蕭抱珍（太一一悟真人）
 321~323、325
 蕭道冲 324
 蕭道熙（太二代度師嗣教重明真人蕭公） 322、323
 蕭輔道（太三代度師蕭公）
 322、324、325
 蕭居壽 322
 蕭太后 9
 蕭統 327
 肖煉師 232
 肖維清 206
 曉瑩 306
 小柳司氣太 300、432
 謝方叔 106
 謝貴妃 88
 謝絳 110
 謝良佐 304
 謝任伯 106
 謝若水 125
 謝守灝 3、236
 辛願 327
 熊克 298
 熊氏 262
 虛受 221
 徐次鐸 261
 徐居慶 206
 徐樂 230
 徐夢莘 298
 徐若渾 34
 徐首道 361
 徐守信（徐神翁、徐若虛）
 97、162、198、201、205~207
 徐希純 205
 徐鉉 8、111
 徐琰 399
 徐彥林 102
 徐誼 258

徐元 14
 徐知常（觀妙元明冲真虛一大師、通虛先生） 226、239
 徐致柔 114
 許從善 317
 許由 372、373
 許有壬 327
 軒轅皇帝 16
 玄德真人 147
 玄全子 355
 玄元皇帝 16
 玄奘 329
 薛道光 317、318
 薛檢正 217
 薛汝顯 140、259
 薛式 386
 薛致玄 173
 薛洙 133
 雪竇重顯（雪竇禪師） 316

Y

嚴安 230
 嚴公 133
 延壽 305
 顏淵 372
 顏真卿 220
 閻立本 437

楊存中（冲妙煉師） 60、115、147、233
 楊弘元 303
 楊居士 81
 楊時 304
 楊氏 246
 楊沂中 245
 楊億 304
 楊至質 173、232
 楊仲良 336
 揚雄 77
 堯 372、373
 堯舜 34、186、197、337
 姚賓王 4
 姚從吾 438
 姚燧 436
 姚希得 128
 姚真人 390
 耶律楚材 374、437、438
 葉法廣 148、313
 葉夢得 106、311
 葉默 56
 葉紹先 171
 葉彥球（葉靈一先生） 135
 叶翥之 291
 易高士 268
 易如剛（通妙葆真先生、通妙先生） 98、170、236、

239、240

義林 303

弋穀 409

翊聖保德真君 6

翊聖大元帥真君 64

尹志平（大宗師尹公、清和

真人尹公、清和真人、太古

真人） 355、373、378、

382、399、400、405、406、

411、414、415、426 ~ 429、

435、439

永道 306

永學道人 329、344、350

游道淵 138

于道士 270

于仙姑 26

于知雄 207

虞集 299、327、436

余可久 165

余深 129

余氏 245

余元吉 198

俞琰 307

俞應卯 327

宇文懋昭 297

玉長老 330

玉帝（高天大聖玉帝） 6、

35

玉哥 350

玉皇 16、18、21

喻天時（喻冲和） 169

元成宗 22

元好問 325、356

元妙宗 146

元始天尊 21、32、85

元世祖（忽必烈、世祖）

18、277、282、283、322、

325、420、432、435、440

元太祖 366、369、417、

437

元武宗（武宗） 386、421

元憲宗（憲宗） 319、322、

429、439、440

袁桷 148

袁惟正 234

袁宗善（通真先生） 86、

88、236

遠懷文德 134

願成 307

岳德文（岳真人） 319

岳飛 72、298

岳珂 299

Z

贊寧 305、332

曾布 27

- | | |
|---|-----------------------------------|
| 曾幾 51 | 張道清 98、97 |
| 曾慥（至游子） 228、315 | 張方平（樂全先生） 228、310 |
| 翟汝文 47、55、147 | 張拱 232 |
| 翟守真 84、122 | 張姑 358 |
| 翟志穎 236 | 張珪 436、440 |
| 詹大順（冲虛法師） 225 | 張貴謨 82、92、253 |
| 詹度 54 | 張果（通玄先生） 219、220 |
| 戰公 329 | 張懷德 181 |
| 章安 45 | 張繼先 236、423 |
| 章惇 27 | 張薦明（通玄先生夷） 222 |
| 章公權 172、246 | 張酒酒 267 |
| 章如愚 28 | 張居善 174 |
| 章懿皇后 19 | 張居興 139 |
| 張白 236 | 張浚 60 |
| 張邦昌 69 | 張陵（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正一靖應顯佑真君） 89、325、420 |
| 張邦基 310 | 張蒙 116、117、130、137 |
| 張伯端 306、315、317、318、332、333、347、397、432 | 張孟虞 299 |
| 張才彥 66 | 張明真 121、123 |
| 張稱 65 | 張齊賢 20 |
| 張成果 98 | 張契真 236 |
| 張芻堅 105 | 張清志 319 |
| 張椿齡 69、123、306 | 張曲通 358 |
| 張大淳 168、170 | 張日損 120 |
| 張燾 72 | 張融 300 |
| 張道錄（清河煉師） 232 | |
| 張道潛 97 | |

- 張商英 47、141、266、
293、304
張紹英 95、227、236
張盛 420
張氏 62
張守真（傳應大法師、正應
先生、崇元大師） 6、7、
68、111、112、123、153、
202、222、225、236、252、
257、335
張文 19
張無夢 315
張信真 320
張虛白 55、168、231
張延彬 139
張易簡 304
張英 318
張用誠 316、317
張用和 14
張與材 421
張宇初 421 ~ 424、345、
425
張圓覺 308
張載 304
張正常 421
張之翰 403
張志敬（張尊師） 416、
426、440
張仲 308
張宗演 420、440
張宗元 261
昭憲皇后（昭憲） 58
趙抃（退安處士） 95、
171、240、304
趙稱之 62
趙道一 230
趙定庵 433
趙法師 272
趙歸真 313
趙九淵（湛然子趙先生）
418
趙明言 2
趙某 256
趙清琳 319
趙升 169
趙師回（師回） 81
趙守正 227
趙縮手 308
趙廷美（廷美） 176
趙王九 7
趙希弁 81
趙彥虞 232
趙益 104
趙翼 292
趙著 426
趙子崧 69

- 趙子淵 103
 趙自然 7、252
 哲（宋哲宗）
 哲朱保 137
 真德秀（真西山） 81、101、256、294
 真武（北極佑聖助順真武福德衍慶仁濟正烈真君、佑聖助順真武靈應真君、真武靈應真君、真武大元帥真君、玄武） 64、82 ~ 86、92、98、144、146、186、253
 鄭安晚 81
 鄭遨（希先生） 222
 鄭大惠 81、186
 鄭虎臣 303
 鄭景賢 369
 鄭居中 30、51、129
 鄭全 70
 鄭允中 113
 鄭章（貞一大師、鄭冲素、鄭玄章） 220
 鄭知微（静素法師鄭君、冲和静素法師） 45、71、189、225
 志亨 424
 志磐 301、335
 志素 400
 智圓（中庸子） 305
 中皇大帝君 54
 中天崇聖帝 23
 鐘離權 315、318、386
 鍾呂 397
 鍾世明 290
 冢本善隆 202
 种放 244
 周必大 133、206
 周彬甫 361
 周伯通 361
 周崇道 232
 周大川（冲和先生周君） 154
 周道珍 274
 周敦頤 304、432
 周懷政 14
 周茂沔 140
 周密 311
 周南 270
 周南卿 87
 周起 131
 周藤吉之 277
 周頤 300
 周元和 231
 朱勔 54、313
 朱弁 44、187
 朱能 11、12、14

朱氏之女 87

朱桃槌（妙通朱真人、朱桃
椎） 65、121

朱溫 2

朱熹 146、263、277、315、
387、422

朱象先 327、429

朱越利 79、81

朱知常（宗師朱先生）
172、232

朱志希 401

朱自英 121、123、159、
163、236、265

竺沙雅章 110

主父偃 230

祝顥 133

莊列（莊子、列子） 228

莊某 148

莊子 341

子貢 406

宗弼 298

宗澤 56、71、72、74、
190、314

鄒師吉 165

鄒應中 374

祖無擇 305

左慶之 172

重要書名及篇名索引

A

《安陽集·故尚書祠部郎中
……趙君墓誌銘》 103

B

《八瓊室金石補正·葆真觀記》
125

《八瓊室金石補正·存志觀鐘
款》 273

《八瓊室金石補正·唐少卿遇
仙記》 266

《八瓊室金石補正·陽升觀記》
146、147

《八瓊室金石補正·轉運司修
南海廟碑》 132

《白氏長慶集·三教論衡》
303

《白雲觀志·全真宗派總簿》
432

《白真人集·有宋廬山養正先

生黃君仙游碑》 156

《般若心經》 328、329

《保仙秘籙》 34

《寶籙齋金石跋尾·尋仙觀三
清殿記跋》 140

《寶慶會稽續志·宮觀》 247

《寶慶四明志》 141、148

《寶慶四明志·普淨禪院》
261

《寶慶四明志·天慶觀》 235

《抱朴子》 105、310

《抱朴子·對俗》 402

《抱朴子·內篇》 403

《北澗集·道法師逸事》 42

《北澗集·江西後城觀記》
115

《北澗集·明真宮記》 122、
227、253

《北山小集·讀蘭臺詩并序》
266

《北史·周紀下》 299

- 《北狩見聞錄》 70
 《北宋道齋鈎沉》 39、185
 《北宋物價的變動》 261
 《北游語錄》 426
 《本堂集·題盧竹溪主洞真觀石後》 295
 《本堂集·信州龍虎山象元觀記》 145、179、295
 《本堂集·至德常寧觀記》 259、264
 《敝帚稿略·玉虛觀記》 114
 《避暑錄話》 44、107
 《辯正論·內異外同制旨》 301
 《賓退錄》 31、43、48、164、168
 《栟櫚集·新建三清殿記》 176
 《礪溪集》 366、381、417
 《礪溪集·答京兆府統軍夾谷龍虎召》 374
 《礪溪集·登州修真觀建黃籙醮》 370
 《礪溪集·赴濰州北海醮》 374
 《礪溪集·古調·速修》 413
 《礪溪集·堅志》 411
 《礪溪集·金蓮出玉花》 393
 《礪溪集·警世》 379
 《礪溪集·六么令·法性》 386
 《礪溪集·梅花引·礪溪舊隱》 381
 《礪溪集·憫物》 368
 《礪溪集·木蘭花·西號作善者多而感應屢至》 408
 《礪溪集·沁園春·示衆》 379
 《礪溪集·青天歌》 384
 《礪溪集·清心鏡·警殺生》 408
 《礪溪集·忍辱仙》 380
 《礪溪集·師魯先生索詩》 392
 《礪溪集·示衆》 379、380、401、413
 《礪溪集·示衆戒色》 379
 《礪溪集·濰州城北千戶新觀》 384
 《礪溪集·無俗念·居礪溪》 356
 《礪溪集·無俗念·歲寒守志》 411
 《礪溪集·無俗念·性通》 389
 《礪溪集·悟南柯》 405

《礪溪集·喜遷鶯·煉心》

383

《礪溪集·先天吟》 393

《礪溪集·修道》 372、384、

385

《礪溪集·因旱作》 368

《礪溪集·永遇樂》 385、

398

《礪溪集·玉爐三澗雪》 384

《礪溪集·玉清觀作中秋詩》

384、388

《礪溪集·造物》 368

《礪溪集·中秋》 369

《礪溪集·滿庭芳》 403

《礪溪集·惻隱》 401

《泊宅編》 141

C

《採訪真君事實》 131、202

《採訪真君事實·地主祠堂記》

294

《採訪真君事實·恭奉朝廷賜

錢設普度醮密劄》 275、

312

《採訪真君事實·蠲免稅賦》

285、293

《採訪真君事實·劉祖師立化》

207

《參同契》 315、316

《藏一話腴》 45、188

《冊府元龜》 2、221

《常平免役令》 286

《常山貞石志·晉州五嶽觀碑》

401

《長編》 3 ~ 9、11 ~ 13、

15、16、18 ~ 24、27、61、

82、95 ~ 97、99、102 ~ 104、

109、112、131、142、143、

147、151、169、173、174、

180、181、184、199、202 ~

204、212、213、216、222、

223、233、234、242 ~ 246、

248、251、253、257、267、

271、272、275、279、282、

284、285、293、312、335

《長編紀事本末》（《續資治通

鑑長編紀事本末》） 12、

24、202、203

《長編紀事本末·崇奉聖祖》

16、18

《長編紀事本末·道學》 28

~ 34、37 ~ 41、46、48 ~ 50、

130、152 ~ 154、160、162、

165、184、185、187、200、

231、336、337165

《長編紀事本末·方士》 26、

29、49、105、165、184、
231、238
《長編紀事本末·景靈宮繪像》
96
《長編紀事本末·九鼎》 47
《長編紀事本末·神霄宮》
31、46、49、53 ~ 57、117、
156、182、184
《長編紀事本末·釋老》 7、
8
《長編紀事本末·修太一宮》
157、236
《長編紀事本末·玉清昭應宮》
19、20、131
《長編紀事本末·朱能僞天書》
14
《長編拾補》 52、313
《長春道教源流·辨證》 386
《長春道教源流·丘處機事迹
匯編下》 407
《長春道教源流·全真教總論·
全真教祖碑論》 331、339
《長春真人本行碑》 374
《長春真人西游記》 366、
369、371、373、389、403、
407、427、437、428、438
《敝帚稿略·玉虛觀記》 144
《朝野類要》 169

《朝野類要·文書敕牒》 169
《朝野遺記》 61、65、87、
270
《朝野雜記·〈原道辨〉易名
〈三教論〉》（《建炎以來朝
野雜記》） 79
《朝野雜記·祠部度牒》
204、205、217
《朝野雜記·渡江後郊廟宮省》
60
《朝野雜記·今景靈宮》 59
《朝野雜記·僧道免丁錢》
288
《朝野雜記·莎衣道人》 88
《朝野雜記·太乙宮》 59、
258、271
《朝野雜記·萬壽觀》 59、
271
《朝野雜記·顯仁章皇后》
65
《朝野雜記·佑聖觀》 83
《成都文類·天慶觀五嶽真君
殿記》 135、155、227
《摘文堂文集·孫氏墓誌銘》
308
《冲虚通妙侍宸王先生家話》
201
《冲虚至德真經義解》 46

- 《冲虚至德真經注》 46
 《崇基學報》 205
 《崇釋論》 335
 《初寮集》 33
 《初寮集·謝賜〈玉嬰神變經〉
 〉劄子》 35、50、52、185
 《初寮集·奏傅墨卿被旨觀
 〈韓君丈人內傳〉劄子》
 35、49
 《傳燈錄解》 304
 《傳家集·論寺觀額劄子》
 141、144
 《傳家集·乞罷免役錢依舊差
 役劄子》 279
 《傳家集·示道人》 311
 《傳習錄》 338
 《傳應大法師行狀》 225
 《春秋》 10、416
 《春渚紀聞·居四郎》 307
 《淳熙三山志·版籍》 278
 《淳熙三山志·道觀》 278
 《淳熙嚴州圖經·寺觀·洞靈
 宮》 127
 《淳熙嚴州圖經·寺觀·天樂
 觀》 143
 《淳祐玉峰志·寺觀·清真觀》
 84、122

D

- 《大般若經》 329
 《大丹直指》 366、378、
 391、396、397
 《大丹直指·十魔》 379
 《大丹指要》 390
 《大道篇》 318
 《大道延祥觀碑》 320
 《大德昌國州圖志·版籍門》
 249
 《大滌洞天記》 2、132
 《大金國志·道教》 190
 《大金國志·太宗紀》 297
 《大陸雜誌》 438
 《大明會典》 192
 《大宋僧史略》 305
 《大唐三藏聖教序》 334
 《大學》 416
 《大中祥符降聖記》 18
 《大中祥符頌》 17
 《大珠禪師語錄》 393
 《大足石刻研究》 309
 《大足石刻中的宋代道教造
 像》 309
 《丹書》 432
 《丹陽繼韻》 356
 《丹陽真人語錄》 346、382

- 《丹淵集·道士袁惟正字行之序》 234
- 《澹庵文集·永興觀記》 138
- 《道藏》 18、21、45 ~ 47、51、73、79、81、97、183、358、428、429
- 《道藏輯要》 339
- 《道場齋醮式》 96
- 《道德經》 12、37、42、60、79、99、173、174、200、201、323、328、372、396
- 《道德經注》 335
- 《道德真經藏寶纂微開題科文疏》 151、163、167、173、207、253、271
- 《道德真經廣聖義》 2
- 《道德真經集注序》 77、99
- 《道德真經注》 45
- 《道典》 48
- 《道法會元·贊化先生寧真人事實》 231
- 《道法會元》 50
- 《道家金石略》 84、117、207、254、306
- 《道家金石略·長春真人帖跋》 417
- 《道家金石略·常州無錫縣瑯山明陽觀記》 256、263
- 《道家金石略·陳文澤捨財記》 273
- 《道家金石略·大道延祥觀碑》 319
- 《道家金石略·大元國輝州請佃戶靈陽觀記》 409
- 《道家金石略·汾州介休縣龍泉觀三清殿記》 139
- 《道家金石略·國朝重修太一廣福萬壽宮碑》 322
- 《道家金石略·茅山華陽洞題名》 227
- 《道家金石略·披雲真人道行碑》 427
- 《道家金石略·披雲真人宋天師祠堂碑銘并序》 406、416
- 《道家金石略·清和真人仙迹碑》 378
- 《道家金石略·清虛子劉尊師墓誌銘》 400
- 《道家金石略·慶唐觀碑銘》 124
- 《道家金石略·太二代度師嗣教重明真人蕭公墓誌銘》 325
- 《道家金石略·太一廣福萬壽宮令旨碑》 325

- 《道家金石略·天慶觀石幢題記》 134、235
- 《道家金石略·玄靖達觀大師劉公墓誌銘》 418
- 《道家金石略·重修回回長春觀記》 417
- 《道家金石略·重修隆陽宮碑》 319
- 《道教》 77、79、186、302
- 《道教的神話傳說》 79
- 《道教概說》 300
- 《道教靈驗記·序》 47
- 《道教與佛教》 302
- 《道經》 45
- 《道論》 37
- 《道門科範大全》 2
- 《道門十規》 422、423、426、345
- 《道門通教必用集·歷代宗師·劉從善》 206
- 《道史》 48、152
- 《道樞》 315
- 《道書十二種·修真帶難》 344
- 《道園學古錄·岳真人碑記》 319
- 《道園學古錄·真大道第八代宗師岳公碑銘》 299
- 《道園學古錄·紫虛觀記》 437
- 《德經》 45
- 《帝京景物略》 192
- 《東阿金石志》 273
- 《東都事略·徽宗紀》 27、35
- 《東都事略·童貫傳》 29
- 《東都事略·王安石傳》 279
- 《東谷隨筆·祈禱》 312
- 《東觀集·送瑞上人南歸》 243
- 《東京夢華錄·大內西右掖門外街巷》 270
- 《東京夢華錄·秋社》 361
- 《東京夢華錄·相國寺內萬姓交易》 270
- 《東京夢華錄·修整雜貨及齋僧請道》 276
- 《東坡全集·乞樁管錢氏地利房錢修表忠觀及墳廟狀》 265、293
- 《東坡全集·上清儲祥宮碑》 96、131、272
- 《東坡全集·上清儲祥宮記》 253
- 《東坡全集·書呂道人硯》 268

- 《東坡志林·道士張易簡》
304
- 《東洋學報》 249
- 《洞霄宮詩》 181
- 《洞霄圖志·冲天觀記》 124
- 《洞霄圖志·洞晨觀記》
124、293
- 《洞霄圖志·洞霄宮莊田記》
89、90、248、255、259、
264
- 《洞霄圖志·宮觀門·冲真觀》
115
- 《洞霄圖志·李明素先生》
162
- 《洞霄圖志·閻丘元同先生》
220
- 《洞霄圖志·吕金二先生》
98
- 《洞霄圖志·棲真洞神光記》
93
- 《洞霄圖志·石正素先生》
236
- 《洞霄圖志·孫靈濟先生》
90
- 《洞霄圖志·葉靈一先生》
135
- 《洞霄圖志·喻冲和先生》
169
- 《洞霄圖志·鄭冲素先生》
220
- 《洞霄圖志·周崇道先生》
232
- 《洞玄金玉集·搗練子·贈五會
道衆》 362
- 《洞玄金玉集·和小圃書事戒
游賞者》 381
- 《洞玄金玉集·論恩》 405
- 《洞玄金玉集·秦川》 381
- 《洞玄金玉集·十報恩》 405
- 《洞玄金玉集·贈萊州平等會
首》 361
- 《洞玄金玉集·贈三光會會首
周彬甫》 361
- 《洞玄金玉集·贈紫姑》 372
- 《都城紀勝·社會》 361
- 《獨醒雜誌》 148、268
- 《讀雪竇禪師〈祖英集〉》
316
- 《度人經》 173
- 《敦煌道經·圖録篇》 210
- 《二十四章經》 304
- F**
- 《伐檀集·述藥》 311
- 《方輿勝覽》 22
- 《方輿勝覽·臨安府·宮觀門》

64

《方舟集·次韵趙彦虞柏梁體
送張道錄》 232

《斐然集·題劉煉師屋壁》

232

《費縣志·金石·宣和帖石刻》

152

《分梨十化集·炙心香》 342

《分糧濟餒》 370

《分門古今類事·雜誌門·賈升
得觀》 169

《風入松》 414

《奉祀記》 18

《佛書解義》 304

《佛祖歷代通載》 108、
112、199、306

《佛祖統紀》 77、108、
166、199、222、283、301、
308、335、336

《浮山集·避暑報恩觀》 266

《浮溪集·鎮江府金山神霄宮
碑記》 54、338

《福建金石志》 31

《復湖議》 261

G

《甘水仙源錄·長春真人本行
碑》 371

《甘水仙源錄·誠明真人道行
碑并序》 416

《甘水仙源錄·冲和真人潘公
神道碑》 328

《甘水仙源錄·創建真常觀記》
436

《甘水仙源錄·大都清逸觀碑》
435

《甘水仙源錄·大金陝州修靈
虛觀記》 327

《甘水仙源錄·大元重修古樓
觀宗聖宮記》 327

《甘水仙源錄·廣寧真人郝宗
師道行碑》 399

《甘水仙源錄·隴州新修玉清
觀記》 436

《甘水仙源錄·毛尊師蛻化銘》
427

《甘水仙源錄·棲雲真人王尊
師道行碑》 406

《甘水仙源錄·清和真人尹宗
師碑銘及序》 409、435

《甘水仙源錄·燕京白雲觀處
順堂會葬記》 427、406

《甘水仙源錄·尹宗師碑銘并
序》 428

《甘水仙源錄·零縣秦渡鎮重
修志道觀碑》 410

《甘水仙源錄·湛然子趙先生墓碑》 418
 《甘水仙源錄·張尊師道行碑》 400
 《甘水仙源錄·重玄真人孟公碑銘》 404
 《甘水仙源錄·佐玄寂照大師馮公道行碑銘》 426
 《感應篇靈異記·總論》 81
 《漱水志·寺廟門》 84
 《高上神霄太上洞玄靈寶度人經》 51
 《高上神霄玉清秘籙》 51
 《高上神霄玉清真王長生大帝降生記》 52
 《高上神霄玉清真王紫書大法》 32、50、51
 《高上神霄宗師受經式》 46、47、51、52
 《高上玉清神霄真王說太一保胎玉嬰神變妙經》 49
 《艮嶽記》 47
 《攻媿集·建寧府冲應周真人祠記》 144
 《攻媿集·望春山蓬萊觀記》 39、115、170、247、260、264
 《攻媿集·中興顯應觀記》

62、64、74、92、98、272、259
 《鞏縣金石志·宋金星觀道院記》 136
 《鞏縣金石志·西京永安縣金星道院記》 156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臣道門·恬退》 231
 《古今圖書集成》 65、111、117
 《古今圖書集成·道觀部》 247
 《古今圖書集成·道觀部·朝天宮》 142
 《古今圖書集成·道觀部·清真觀》 84
 《古今圖書集成·道觀部·萬壽宮》 121
 《古今圖書集成·道觀部·祥符觀》 142
 《古今圖書集成·道書部·藝文·靈寶經堂記》 84
 《古今圖書集成·二氏部》 78
 《古今圖書集成·方士部》 226
 《古今圖書集成·神仙部·皇甫坦》 65

- 《古今圖書集成·神仙部·徐若渾》 34
- 《古今圖書集成·神仙部·張用誠》 316
- 《古靈集·乞止絕臣僚創造寺觀度僧道狀》 109、141
- 《古樓觀紫雲衍慶集·大元清和宗師尹真人道行碑》 429
- 《古樓觀紫雲衍慶集》 327
- 《關於寺觀賜額》 110
- 《管子·正篇》 367
- 《灌園集·陳君益宅觀假山序》 277
- 《灌園集·麻姑山仙都觀初建東嶽府君殿記》 137
- 《廣汴都賦》 53
- 《廣東金石略·天慶觀銅鐘款》 273
- 《廣西大學學報》 1
- 《廣陽雜記》 385
- 《歸政議》 50
- 《貴耳集》 88
-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131
- 《國朝重修太一廣福萬壽宮碑》 321、325
- 《國朝諸臣奏議·上哲宗論佛老》 304

- 《國史》 61
- 《國史·道釋志》 99
- 《國史後補》 30、31
- 《國史後補·道家者流篇》 28

H

- 《海陵三仙傳·徐神翁》 198、207
- 《海瓊傳道集序》 318
- 《漢書·楚王英傳》 299
- 《漢唐佛教思想論集》 300
- 《漢天師世家》 68、421
- 《漢天師世家·天師世傳》 89、101
- 《河圖》 10
- 《鶴山集》 305
- 《鶴山集·成都府朝真觀記》 139
- 《鶴山集·成都府靈應觀賜額記》 98、127、128
- 《鶴山集·漢州開元觀記》 124、127
- 《鶴山集·邛州白鶴山營造記》 145
- 《鶴山集·泉州紫帽山金粟觀記》 138、147、272、309
- 《鶴山集·洋州天慶觀聖祖殿

- 記》 22、132、184
 《鶴山集·紫雲山崇仙觀記》 35
 《黑韃事略》 370
 《鴻慶居士集·跋陳道士群仙蒙求》 275
 《鴻慶居士集·靜素法師鄭君祠堂記》 45、188、225
 《洪鐘記》 132
 《弘明集》 300
 《侯鯖錄》 141
 《後村集·饒州天慶觀新建朝元閣記》 54、138
 《後漢書·蔡楷傳》 300
 《淳南集》 321
 《淳南集·清虛大師侯公墓碣》 323
 《淳南集·太一三代度師蕭公墓表》 324、325
 《湖北金石志·鹿門燈禪師塔銘》 43
 《湖北金石志·祈福觀鐘款》 273
 《湖北金石志·宋大楷禪師塔銘》 308
 《湖州金石略·回仙觀碑記》 259
 《華蓋山浮丘王郭三真君事實·神宗改橋仙觀爲崇仙觀牒》 246
 《華嚴經》 305
 《華陽集·夏文莊公竦神道碑》 103
 《華陽陶隱居集·茅山長沙館碑》 301
 《還真集·性說》 387
 《黃帝內經》 37、174
 《黃籙盟真玉檢》 47
 《黃氏日抄·崇壽宮記》 122、144
 《黃氏日抄·奉真道院記》 229、256
 《黃氏日抄·虛白觀記》 138
 《黃庭經》 83
 《皇宋十朝綱要》 34、35
 《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291
 《揮塵後錄》 26、47、57、64、97
 《揮塵餘話》 106
 《揮塵餘話·祖宗兵制名樞庭備檢》 244
 《晦庵集》 278
 《晦庵集·勸女道還俗榜》 146
 《晦庵集·約束榜》 263
 《會編》（《三朝北盟會編》）

69、70~72、190、200

《會典·禮部·僧道官》(《光緒會典》) 193

《會稽續志·天慶觀》 272

《會計錄》 248

《混元聖紀》 2、3、8、48、97、116

《火鈴歌》 50

J

《集成玉篇》 50

《濟南集·張拱傳》 232

《嘉定赤城志》 111、252

《嘉定赤城志·版籍門》 250

《嘉定赤城志·財賦門·僧道免丁錢》 290

《嘉定赤城志·宮觀》 117

《嘉定赤城志·宮觀·棲霞宮》 112

《嘉定赤城志·人物門·本朝·張用誠》 316

《嘉定鎮江志·道觀·延昌觀》 127

《嘉慶寧波府志·山川》 261

《嘉泰會稽志》 111、119

《嘉泰會稽志·宮觀·廣福觀》 118

《嘉泰會稽志·宮觀寺院·序》

112

《嘉泰吳興志》 111、148

《嘉泰吳興志·宮觀》 87、115

《嘉泰吳興志·宮觀·報恩光孝觀》 119

《嘉泰吳興志·宮觀·冲真觀》 115

《嘉泰吳興志·宮觀·希夷觀》 124

《嘉泰吳興志·宮觀·佑聖宮》 146

《嘉泰吳興志·神仙》 232

《嘉泰吳興志·仙釋·沈羲》 138

《簡譚》 303

《劍南詩稿·護國天王院故神霄玉清萬壽宮也……過之有感》 56

《劍南詩稿·玉局歌》 182

《劍南詩稿·贈過門道人》 270

《江湖長翁集·陳造墓誌銘》 259

《江湖長翁集·真武醮青詞》 85

《江鄰磯雜誌》 141

《江蘇金石志·白雲崇福觀記》

- 122
《江蘇金石志·乾元宮興造記》
198、236
《江蘇金石志·敕建靈佑觀年月記》 125
《江蘇金石志·天慶觀尚書省劄》 153、155、165、282
《江蘇金石志·天慶觀尚書省劄并禮部符使帖》 287
《江蘇金石志·通神先生蓑衣何真人事實》 88、157、227、229
《江州志》 145、146
《教化集》 417
《教門十規》 421
《鮎埼亭集·與杭董浦論金史第二劄子》 66
《鮎埼亭集外編·寶績庵記》 149
《金丹四百字》 316
《金剛經注》 335
《金關玉鎖訣》 331、343、345、349、357、363
《金華赤松山志·冲和先生周君》 154
《金華赤松山志·冲真董先生》 207
《金華赤松山志·道錄吳先生》 161、162
《金華赤松山志·宗師朱先生》 172、232
《金火天丁神霄三氣火鈴歌》 50
《金蓮正宗記》 429
《金蓮正宗仙源像傳·重陽子》 327
《金錄大齋啓盟儀》 47
《金錄大齋神職說戒儀》 47
《金錄齋解壇儀》 47
《金錄齋三朝儀》 47
《金錄齋三洞贊咏儀》 47
《金錄齋投簡儀》 47
《金錄齋贊咏》 47
《金石萃編》 225
《金石萃編·崇祐觀牒》 125、129
《金石萃編·傳應大法師行狀》 7、112、153、252、257、265
《金石萃編·改賜終南山宮觀名額牒》 124
《金石萃編·拱極觀記》 120、254
《金石萃編·凝真大師成道記》 247、255、265、267
《金石萃編·全真教祖碑》

- 328
《金石萃編·升元觀敕》
125、127
《金石萃編·順天興國觀牒》
128
《金石萃編·孫真人祠記》
134
《金石萃編·太乙宮記》 245
《金石萃編·重修仙鶴觀實錄》
172、256、257
《金石萃編·重修至德常寧觀
記》 113、133
《金石文跋尾》 87、88
《金石續編·重修天慶觀記》
88、132
《金石苑·東嶽行宮正法院新
創妙通朱真人記》 121
《金史·百官一·禮部》 190
《金史·宗弼傳》 298
《金陀粹編·乘機進兵劄子》
299
《金元真大道教史補》 319
《錦綉萬花谷·道士》 226、
229
《錦綉萬花谷·神仙名義》
228
《晉真人語錄·答馬師父第四
問》 388
- 《禁創造寺觀詔》 108
《經濟類編》 131
《涇川志》 114、206
《景定建康志·崇禧觀記》
293
《景定建康志·宮觀》 121
《景定建康志·宮觀·報恩光孝
觀·考證》 73、119
《景定建康志·宮觀·復洞神
宮》 128、132
《景定建康志·乾元觀》 123
《景定建康志·天慶觀記》
172、246
《景定建康志·天聖觀》 123
《靜修集·洛水李君墓表》
325
《靖康要錄》 189
《靖康餘錄》 35
《九朝編年備要》 29 ~ 31、
36、44、53、160、162、165、
188、187、225、275、353
《九鼎記》 47
《九歌》 55
《九星二十八宿朝元冠服圖》
47
《舊錄》 97
《舊唐書·德宗紀》 108
《舊唐書·敬宗紀》 220

《舊唐書·李道古傳》 105、
310

《舊唐書·李皋傳》 105、
310

《舊唐書·潘師正傳》 219

《舊唐書·食貨志》 204

《舊唐書·司馬承禎傳》 219

《舊唐書·王璵傳》 102

《舊唐書·王遠知傳》 116

《舊唐書·玄宗紀》 219

《舊唐書·中宗紀》 107

《舊聞證誤》 204

《舊五代史·晉高祖紀》 2

《舊五代史·梁書》 108、
196、220

《句容金石記·崇禧觀碑記》
141、154、266

《句容金石記·上清大洞國師
乾元觀妙先生幽光顯揚碑》
95、265

《句容金石記·冲隱先生墓誌
銘》 225

《句容金石記·崇禧觀碑記》
154

《郡齋讀書志》 45、46

《郡齋讀書志·神仙類》 79

K

《枯崖漫錄》 283

《睽車志》 44、187

《愧郊錄》 168、205

《愧郊錄·寺觀敕差住持》
168

《括蒼金石志·宋宣陽宮大殿
碑》 272

《括蒼金石志·天慶觀鐘銘》
273

《括異志·張酒酒》 267

L

《懶真子》 145

《老君化胡成佛經》 440

《老學庵筆記》 45、53、
55、188、246、275、314

《老子》 6、300、337

《老子八十一化圖》 439、
440

《老子化胡經》 144

《老子解》 45

《老子訓傳》 304

《樂靜集·濟州真武殿記》
133

《雷書》 50

《類編長安志》 111

《類編長安志·遇仙宮》 326
 《類編長安志·重陽宮》 326
 《離苦海·贈周道全》 413
 《理惑論》 300
 《禮部·僧道官》 194
 《歷代名臣奏議》 131、248
 《歷代名臣奏議·法令·潘良貴奏》 217
 《歷代名臣奏議·法令·知長沙王師愈乞禁止師巫疏》 104
 《歷代名臣奏議·諫游幸疏》 93
 《歷代名臣奏議·節儉·陳堅奏》 286
 《歷代名臣奏議·戒佚慾》 76
 《歷代名臣奏議·戒佚慾·曹勳奏》 68、75、76
 《歷代名臣奏議·經國·歐陽澈奏》 188、314
 《歷代名臣奏議·禮樂》 274
 《歷代名臣奏議·論郝隨特許恢官狀》 95
 《歷代名臣奏議·巡幸·牟子才又奏》 93
 《歷代名臣奏議·巡幸·牟子才奏》 91
 《歷代小史》 270

《歷史研究》 319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譚紫霄傳》 230
 《立教十五論·合藥》 345
 《蓮經》 199
 《梁書·陶弘景傳》 301
 《梁谿漫志·改德士頌》 43
 《兩浙金石志·白雲昌壽觀敕牒》 129、255、263
 《兩浙金石志·創建通元觀碑》 67、120、229、254
 《兩浙金石志·賜劉能真御製詩刻》 67、75
 《兩浙金石志·三茅寧壽觀牒》 128
 《兩浙金石志·宋城東慈雲院部據府帖碑跋》 294、256
 《兩浙金石志·宋正直院碑·增田紀實》 283
 《兩浙金石志·桐柏崇道觀帖碑》 282、286、287
 《兩浙金石志·重修宣陽宮大殿記》 133
 《兩浙名賢外錄》 65、233
 《列子》 37、174、337、416
 《臨川集·大中祥符觀新建九曜閣記》 139

《臨川集·撫州祥符觀三清殿記》 139、142
 《臨川集·撫州招仙觀記》 114
 《臨海縣志·道釋·張用誠》 316
 《靈寶度人經》 51、174、200
 《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符圖·序》 47
 《靈驗啓聖記》 82
 《龍川別志》 307
 《龍川集·元寶觀重建大殿記》 134
 《龍川集·重建紫霄觀記》 138、143
 《龍川志略·燒金方術不可授人》 307
 《龍虎山士心》 192
 《龍學士文集》 305
 《龍雲集·吉州新修天慶觀三清殿記》 139
 《隴右金石錄·承天觀碑》 120
 《盧溪文集·上成觀三清殿記》 114
 《廬山集·贈肖煉師》 233
 《廬山記·叙山南》 230

《廬山志》 86
 《魯語》 306、333
 《潞公文集·言修中太一宮》 96
 《陸宣公集·均節賦稅卹百姓第一條》 244
 《樂城集》 206
 《樂城集·東坡先生墓誌銘》 304
 《樂城集·筠州聖祖殿記》 11、18
 《論北宋末年之崇尚道教》 35
 《論林靈素創立神霄派》 185
 《論語》 181
 《羅鄂州小集·聶真人師道附從孫紹元傳》 232
 《羅浮冲虚觀化緣疏》 140
 《羅氏識遺·佛入中國》 39
 《洛京緱山改建先天宮記》 319
 《洛書》 10
 《呂洞賓考辨》 315

M

《馬可波羅游記》 409
 《漫塘集·玉液庵記》 109、

157

《漫塘集·丁橋太霄宮記》

114、140、259

《漫塘集·莊氏瞻墳田記》

149

《茅山志》 148、168、239、

265

《茅山志·白雲崇福觀記》

263

《茅山志·寶慶易如剛先生敕牒》 236

《茅山志·冲隱先生墓誌銘》

97

《茅山志·淳祐加封三茅真君誥》 89

《茅山志·洞霄圖志》 226

《茅山志·洞陽館記》 69、

75、256、294

《茅山志·華陽先生解化之碑》

207

《茅山志·徽宗賜宗師敕書并詩》 27

《茅山志·嘉定皇后受籙記》

226

《茅山志·凝神庵記》 69、

123、157、254、306

《茅山志·寧宗賜號王景溫》

229

《茅山志·宋詔誥》 236

《茅山志·天聖皇太后受上清籙記》 159、164、227

《茅山志·武仙童書碑》 154

《茅山志·五雲觀記》 124

《茅山志·宣和御製化道文碑》
100

《茅山志·御製元符萬壽宮慶成頌》 122

《茅山志·元符觀碑》 122

《茅山志·元符萬壽宮牒》

128

《茅亭客話·費尊師》 157

《鄖峰真隱漫錄·回奏宣示御製〈原道辨〉》 79、186

《夢梁錄》 92、232

《夢梁錄·東太乙宮》 59

《夢梁錄·監當諸局》 176

《夢梁錄·景靈宮》 59

《夢梁錄·開元宮》 92

《夢梁錄·六月附崔真君誕辰》
64

《夢梁錄·龍翔宮》 91

《夢梁錄·內諸司》 179

《夢梁錄·三茅寧壽觀》 68

《夢梁錄·四聖延祥觀》 64

《夢梁錄·萬壽觀》 59

《夢梁錄·西太乙宮》 91

《夢梁錄·顯應觀》 63、121
 《夢梁錄·佑聖觀》 83
 《夢梁錄·御前宮觀》 179
 《夢溪筆談》 20、96、240
 《勉齋集·崇道觀女道論掘墳》
 262
 《民衆道教》 77、79、186
 《閩中金石略》 31
 《明點綱紀錄》 50
 《明史·太祖紀》 421
 《明太祖實錄》 166、192、
 193
 《明真宮記》 130
 《鳴道集》 366、417
 《鳴鶴餘音·促拍滿路花》
 390
 《鳴鶴餘音·解冤結》 369
 《鳴鶴餘音·錦堂春》 399
 《鳴鶴餘音·驀山溪》 390
 《鳴鶴餘音·青天歌》 390
 《鳴鶴餘音·西江月》 390
 《鳴鶴餘音·喜遷鶯》 385、
 398
 《鳴鶴餘音·玉液泉》 398
 《鳴鶴餘音·昭君怨》 393
 《名公書判清明集·因奸射利》
 214
 《摩利支天經》 308

《墨莊漫錄》 105、310、
 315
 《牟平金石志·宋姑餘大仙并
 翻修大殿碑銘》 135
 《牧庵集·長春宮碑銘》 436
 《牧庵集·太平宮新莊記》
 268

N

《南渡錄》 62
 《南海金石略·廣東重修天慶
 觀記》 117、134、258、
 264
 《南海金石略·天慶觀石幢題
 記》 117
 《南華真經》 173、174
 《〈南華真經·逍遙游〉真義
 指歸》 46
 《南史·顧歡傳》 300
 《南史·張融傳》 300
 《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
 318、416、428
 《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太一
 篇》 322、324
 《南唐書·譚紫霄傳》 230
 《南嶽總勝集·九仙宮·南嶽真
 人傳》 262
 《南嶽總勝集·紫虛閣》 257

《南嶽總勝集·靈西觀》 202

《內丹樞要》 315

《能改齋漫錄》 43

《能改齋漫錄·饒德操自號依松道人》 41、44、337

《能改齋漫錄·御筆宮觀寺院不得稱主》 157

《能改齋漫錄·詔學士治大小經及增置士名分入品官》

38

《能改齋漫錄·詔學者治御注〈道德經〉》 42、337

《廿二史劄記·度牒》 292

《歐陽修撰集》 45

P

《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

412、431

《佩章齋集·輯聞》 106

《披戴頌》 209

《平山堂》 383

《浦江縣志》 117、130、137

Q

《七修類稿》 148

《棲真志》 316

《齊東野語·優語》 89

《齊東野語·張才彥》 66

《騎省集·洪州道正倪君碣》
157、171、260

《騎省集·洪州西山重建會聖宮碑銘》 137

《騎省集·驪山靈泉觀碑》
266

《騎省集·清江縣重修三清觀記》 4

《騎省集·邢州重建紫極宮老君殿記》 4、135

《騎省集·揚州新建崇道宮碑記》 133

《騎省集·筠州清江重修三清觀記》 114

《騎省集·筠州重修祈仙觀記》
4

《啓真集·死陰生陽章》 379

《啓真集·真土章第三》 385

《乾隆紹興府志·水利志》
261

《乾隆紹興府志·水利·落星湖》 261

《錢塘遺事·龍翔宮》 91

《潛齋集·西真宮記》 115、
260、264

《欽定日下舊聞考》 192

《琴川志·崇真道院》 122

- 《琴川志·宮觀·致道觀》
127、143
- 《琴川志·乾元宮》 127
- 《琴川志·乾元宮新建紫微殿記》 136
- 《琴川志·乾元宮興造記》
137、138
- 《琴川志·重修福山嶽廟記》
137
- 《青華帝君降臨記》 51
- 《青華帝君降臨記略》 33、
50、185
- 《青華秘文》 347
- 《青華秘文·論上天廷表》
317
- 《青瑣高議·養素先生》 95、
227
- 《清庵瑩蟾子語錄》 342
- 《清庵瑩蟾子語錄·黃中解惑》
434
- 《清庵瑩蟾子語錄·釋頌》
433
- 《清庵瑩蟾子語錄·示衆二圖》
399
- 《清庵瑩蟾子語錄·咏儒釋道
三教總贈程潔庵》 433
- 《清波雜誌》 28、29、166、
202、231、307
- 《清和尹真人語錄》 355
- 《清和真人北游語錄》 355、
372 ~ 374、376、379、380、
383、386、400、411、415、
435
- 《清靜經》 68、328、341
- 《清容居士集·陸氏捨田記》
148
- 《清容居士集·信州貴溪縣楊
林橋記》 248
- 《清史稿·職官·僧道錄司》
193
- 《清獻集·奏狀乞斥逐燒煉兵
士董吉》 96
- 《慶曆編敕》 109
- 《慶元條法事類》 155、
174、214、259
- 《慶元條法事類·道釋門·總
法》 218
- 《慶元條法事類·道釋門·雜
敕》 73、110、119、258
- 《慶元條法事類·賦役門·支移
折變》 285
- 《慶元條法事類·供帳》
197、198、213、214
- 《慶元條法事類·師號度牒》
238、242
- 《慶元條法事類·試經撥放》

- 200 ~ 202、242
《慶元條法事類·受納租稅》
288
《慶元條法事類·違法剃度》
195 ~ 197、211、213
《慶元條法事類·行游》 216
《慶元條法事類·住持》
155、158、171、172、224、
237、238、293
《秋澗集·大宗師尹公道行碑
及序》 427
《秋澗集·堆金冢記》 324
《秋澗集·太一二代度師嗣教
重明真人蕭公行狀》 322、
323、325
《秋澗集·太一二代度師先考
韓君墓碣并序》 322
《秋澗集·太一三代度師先考
王君墓誌銘》 324
《秋澗集·太一五祖演化貞常
真人行狀》 323
《秋澗集·提點彰德路道教事
寂然子霍君道行碣銘》 375
《秋澗集·衛州創建紫極宮碑
銘》 377
《秋澗集·掌教大師尹公道行
碑》 382
《秋澗集·紫虛大師于公墓誌
銘》 381
《秋澗集·衛州胙城縣靈虛觀
碑》 374
《丘長春青天歌測疏》 388
《丘祖全書·十勸》 400
《丘祖全書·西江月十五首》
372
《丘祖全書·語錄》 373、
375、368、380、382、386、
388、389、408、413
《丘祖全書·雜咏》 411、
413
《丘祖全書·證道篇·西江月》
390
《求是學刊》 304
《曲阜集·東嶽廟碑》 97、
131
《曲洧舊聞》 44、187、231
《全唐文·賜皇帝進燒丹竈誥》
105
《全唐文·賜真人孫思邈頌》
229
《全唐文·毀私建寺院禁私度
僧尼詔》 108
《全唐文·加張果封號制》
219
《全唐文·仙鵝池祈真觀記》
4

- 《全唐文·修葺寺觀詔》 108
 《全真集》 356、417
 《全真集·茶瓶兒》 349
 《全真集·川撥棹》 351、381
 《全真集·答戰公問先釋後道》 329
 《全真集·代造鐵貫錢》 343
 《全真集·搗練子》 353
 《全真集·和玉長老古調》 330
 《全真集·紅窗迥》 329、350
 《全真集·活死人墓贈寧伯功》 343
 《全真集·寄譚哥唐哥》 359
 《全真集·解佩令》 355
 《全真集·金丹》 345
 《全真集·金剛經》 330
 《全真集·金鷄叫》 354
 《全真集·金蓮會》 362
 《全真集·警史四哥》 359
 《全真集·開明疏》 362
 《全真集·老僧問生死》 330
 《全真集·臨江仙》 346
 《全真集·劉仙求問》 344
 《全真集·呂公求指訣》 342
 《全真集·呂善友索金剛經偈》 330
 《全真集·馬公問平等》 359
 《全真集·滿庭芳·未欲脫家》 349
 《全真集·滿庭芳·張公邵公起玉花社》 361
 《全真集·梅花引》 351
 《全真集·木魚》 344
 《全真集·沁園春》 328
 《全真集·勸崔彥橫》 359
 《全真集·勸化》 354
 《全真集·勸化醴泉人》 353、359
 《全真集·任公問本性》 345
 《全真集·如夢令·四害》 355
 《全真集·瑞鷓鴣》 354
 《全真集·三州五會化緣榜》 330
 《全真集·僧淨師求修行》 330
 《全真集·禪門初洪潤乞無相》 329
 《全真集·受恩深》 355
 《全真集·述懷》 342、343
 《全真集·四不得頌》 357
 《全真集·蘇幕遮·點化道友》 359

- 《全真集·孫公問三教》 328
 《全真集·嘆世迷》 359
 《全真集·唐公求修行》 354
 《全真集·題韓茂先藥鋪》
 359
 《全真集·王德昭求學道》
 359
 《全真集·望蓬萊》 354
 《全真集·問禪道者何》 330
 《全真集·問生死》 364
 《全真集·武陵春》 328
 《全真集·武陵春·咏別道友》
 350
 《全真集·西江月·四假》
 353
 《全真集·西江月·四民》
 358
 《全真集·逍遙歌》 354
 《全真集·謝寧伯公》 350、
 356
 《全真集·邢公問七十修行可
 否》 344
 《全真集·修行》 350
 《全真集·訓愚魯》 359
 《全真集·瑤臺月》 344
 《全真集·咏酒·述懷》 328
 《全真集·咏酒色財氣》 355
 《全真集·咏拾菜人》 359
- 《全真集·永學道人》 328、
 329、344、350
 《全真集·漁家傲》 354
 《全真集·虞美人》 349
 《全真集·與傅長老分茶》
 330
 《全真集·玉花社疏》 361、
 362
 《全真集·元元歌》 348、
 354
 《全真集·贈打車》 359
 《全真集·贈釣翁》 359
 《全真集·贈董得夫》 359
 《全真集·贈京兆藥市街趙公》
 359
 《全真集·贈劉蔣村僧定院主》
 330
 《全真集·贈劉四友》 359
 《全真集·贈王家飲店》 359
 《全真集·贈毋希楊》 359
 《全真集·贈五十三郎》 359
 《全真集·贈玉哥》 350
 《全真集·贈張曲通》 359
 《全真集·贈侄》 350
 《全真集·張姑求問》 359
 《全真集·織造人》 359
 《全真集·自嘆歌》 348
 《全真教祖碑》 330、361

- 《全真清規》 405
 《全真清規·長春真人規榜》
 346
 《全真清規·教主重陽帝君責
 罰榜》 358
 《全真清規·指蒙規式》
 405、415

R

- 《仁宗實錄》 61
 《融州老君洞敕賜真仙巖之
 圖》 309
 《容齋三筆·三教論衡》 303
 《容齋三筆·僧道科目》
 199、200、207
 《容齋三筆·永興天書》 14
 《瑞鷗鴂》 414

S

- 《三寶心燈》 338
 《三朝北盟會編·再申大元帥
 府勸進狀》 298
 《三洞霄圖志·附洞霄宮住持
 題名》 170
 《三洞修道儀·初入道儀》
 195、208
 《三洞修道儀·洞神部》 226
 《三洞修道儀·序》 2

- 《三洞真經》 220
 《三教論》 79
 《三茅真君加封事典》 68、
 154、170
 《三茅真君加封事典·尚書省
 劄》 170
 《三茅真君加封事典序》
 169
 《僧史略》 204
 《僧史略·賜師號》 220、
 223、233、234
 《僧史略·賜紫衣》 220
 《僧史略·德號附》 222
 《山房集·劉先生傳》 270
 《山房集·陶宣義墓誌銘》
 274
 《山崎宏先生退官紀念東洋史
 論集》 280
 《山堂考索·財用門》（《山堂
 先生群書考索》） 204
 《山堂考索·財用門·鬻僧類》
 109、174
 《山堂考索·天下宮觀祠祀》
 28
 《山堂考索·正史門·〈原道辨
 〉〉 77
 《山堂考索·真宗文武七條》
 15

- 《山西大學學報》 315
- 《山西通志·天聖宮紀事碑》
120
- 《山右石刻叢編》 31
- 《山右石刻叢編·汾州平遙縣清虛觀記》 252
- 《山右石刻叢編·凝真觀碑》
126、135
- 《山右石刻叢編·清虛觀牒》
130
- 《山右石刻叢編·清虛觀記》
136
- 《山右石刻叢編·天慶觀碑》
124
- 《山右石刻叢編·天慶觀碑陰·建天慶觀敕》 130、132
- 《山右石刻叢編·御製神霄玉清萬壽宮記碑》 100
- 《山右石刻叢編·紫清觀牒》
125、126
- 《陝西金石志·釋道二經同刊碑》 308
- 《禪宗詩偈》 316
- 《上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號詔》 151
- 《上清集》 206
- 《尚書》 416
- 《尚書·洪範》 12
- 《神光燦·立誓狀外戒》
349、357
- 《神霄紀聖秘錄》 51
- 《神霄籙》 51
- 《神霄說》 184
- 《神霄玉府東西二臺掌治諸掌治諸仙卿秘傳》 51
- 《神霄玉清萬壽宮》 37
- 《神霄玉清萬壽宮記》 47、54
- 《神霄玉清萬壽宮記略》
31、184
- 《神霄真王秘法》 50
- 《神宗實錄》 204
- 《澠池縣志·禹王廟興國觀重修記》 4
- 《聖濟經》 46
- 《聖教序》 335
- 《聖祖記》 73
- 《聖祖降臨及衆真列侍圖》
17
- 《聖祖降臨記》 17、18
- 《聖祖九天司命保生天尊降臨記》 21
- 《聖祖事迹》 18
- 《聖祖天源錄》 18
- 《詩經》 416
- 《十國春秋·後蜀後主本紀》

2

- 《石林燕語》 169、180
 《時政論》 70
 《世界宗教研究》 27、29、
 79、184、185、309、320
 《事物紀原》 151
 《事物紀原·道錄》 159
 《事物紀原·道釋科教》 219
 《事物紀原·都監》 159
 《事物紀原·度牒》 194
 《事物紀原·鑒義》 159
 《事物紀原·藥市》 270
 《釋經詆誣道教議》 50
 《釋氏稽古略續集》 191、
 193
 《試論佛道對蘇軾的影響》
 304
 《授丹陽二十四訣》 387
 《書叙指南·鬼神祠廟》 82
 《水心文集·寶婺觀記》 125
 《順天府志·大元創建天寶宮
 碑》 318
 《說郭》 65
 《說郭·朝野遺記》 66
 《司馬光奏議·論寺額劄子》
 109、113
 《司馬光奏議·壽星觀劄子》
 95、132

- 《寺院興建的合法性》 110
 《四朝聞見錄·高士》 86、
 231
 《四朝聞見錄·皇甫真人》
 66
 《四庫全書提要》 227
 《四庫全書總目·甘水仙源錄
 提要》 339
 《四六標準·代王縣丞上薛檢
 正》 217
 《四十二章經》 301
 《四書》 415
 《松隱集·重修桐柏觀記》
 154、266
 《松隱集·重修桐柏山崇道觀
 記》 133、138
 《嵩陽石刻集記·元始天尊說
 北方真武經》 85
 《宋葆真觀妙冲和先生贈太中
 大夫劉公幽廊記》 27
 《宋朝事實》 20、47、227、
 274
 《宋朝事實·道釋》 3、5、
 7、16、64、112、131、159、
 169、222、304、353
 《宋朝事實·聖學》 6
 《宋朝事實類苑·僧顯成》
 307

- 《宋朝事實類苑·太宗》 130
 《宋冲和先生留君傳》 82、86、101、168
 《宋大詔令集》 15、21、23、151、152、160、239
 《宋大詔令集·傳宣內降特旨許三省密院契勘詔》 168
 《宋大詔令集·賜元符觀名詔》 12
 《宋大詔令集·崔府君封護國顯應公詔》 62
 《宋大詔令集·佛號大覺金仙等御筆手詔》 39、187
 《宋大詔令集·改定道階等御筆手詔》 152、160 ~ 162、225
 《宋大詔令集·敢言毀拆寺院沙汰僧徒者以違御筆論詔》 41、100、336
 《宋大詔令集·畫趙氏神仙四十人于景靈宮廊廡詔》 22
 《宋大詔令集·建景靈宮詔》 22
 《宋大詔令集·禁道士寄謁詔》 212
 《宋大詔令集·僧尼道士童行十人外更放一人詔》 203
 《宋大詔令集·天下學校諸生添治內經等御筆手詔》 35、36、38、160、225
 《宋大詔令集·天下有名在地志功及生民宮觀陵廟并加崇飾詔》 1
 《〈宋史·林靈素傳〉補正》 29、184
 《宋代出售度牒之研究》 205
 《宋代道教發展研究》 1
 《宋代對釋道二教的管理制度》 110
 《宋代佛教社會經濟史論集》 110
 《宋代佛教社會史研究》 110
 《宋代佛教之人頭稅》 280
 《宋代兩稅負擔》 277
 《宋代灾荒的救濟政策》 284
 《宋東京考·上清寶籙宮》 52
 《宋高僧傳·虛受傳》 221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 45
 《宋會要》（《宋會要輯稿》） 4、5、11 ~ 13、16、21、24、34、35、38、47、48、53、55 ~ 57、59、60、71、

- 73、82、92、98、99、103、
104、109、114、116 ~ 118、
120、125、132、142、147、
151、155 ~ 157、159、163、
164、166、167、171 ~ 173、
175、176、178 ~ 181、184、
190、195、196 ~ 198、200 ~
205、211、213 ~ 218、222 ~
226、228、229、234、235、
237、238、240 ~ 243、245 ~
247、250、253 ~ 255、258、
260、268、269、271、276、
279 ~ 281、282、284 ~ 291、
293、294、307、312、314、
335
《宋會要補編》 189
《宋季三朝政要·理宗》 91、
104
《宋名臣奏議·上徽宗論道士
燒煉丹砂》 131
《宋名臣奏議·上仁宗論僧紹
宗妖妄惑衆》 109
《宋名臣奏議·上仁宗論土木
之功勞費》 95
《宋三朝志》 41
《宋時代的童行試經得度制
度》 202
《宋史·畢士安傳》 9
《宋史·蔡京傳》 28、152
《宋史·蔡居厚傳》 56
《宋史·蔡疑傳》 55
《宋史·蔡攸傳》 152
《宋史·陳東傳》 70
《宋史·陳顥傳》 103
《宋史·地理志》 37
《宋史·丁謂傳》 20、183
《宋史·光宗紀》 109
《宋史·后妃》 66
《宋史·胡安國傳》 70
《宋史·黃葆光傳》 56
《宋史·皇甫坦傳》 65、66
《宋史·徽宗紀》 28、32、
35、37、44、46 ~ 48、53、
56、118、160、184
《宋史·寇準傳》 10
《宋史·李綱傳》 305
《宋史·李韶傳》 89
《宋史·禮志》 94
《宋史·梁師成傳》 29
《宋史·林靈素傳》 30、36、
45、185、188、314
《宋史·劉汲傳》 56
《宋史·劉易傳》 240
《宋史·牟子才傳》 89、93
《宋史·仁宗紀》 20、109
《宋史·莎衣道人傳》 88

- 《宋史·神宗紀》 96、204
 《宋史·食貨志》 244、245、
 248、257、269、279、280、
 284、286、313
 《宋史·石普傳》 312
 《宋史·舒雅傳》 181
 《宋史·宋祁傳》 195
 《宋史·宋太初傳》 303
 《宋史·宋庠傳》 195
 《宋史·蘇澄隱傳》 222
 《宋史·王安石傳》 305
 《宋史·王寀傳》 44、188
 《宋史·王邁傳》 89
 《宋史·王雱傳》 305
 《宋史·王溥傳》 244
 《宋史·王衣傳》 42、44、
 188
 《宋史·孝宗紀》 63、285、
 288
 《宋史·謝方叔傳》 106
 《宋史·刑法志》 102
 《宋史·選舉志》 36、37、
 42、47、174、337
 《宋史·藝文志》 45、46
 《宋史·宰輔表》 130
 《宋史·曾布傳》 27
 《宋史·曾幾傳》 51
 《宋史·張齊賢傳》 20
- 《宋史·真宗紀》 18
 《宋史·真宗紀·贊》 11
 《宋史·職官志》 152、158、
 177
 《宋史·朱勔傳》 54
 《宋史研究集》 36
 《宋文憲公全集·書劉真人事》
 320
 《宋文憲公全集·送許從善子
 道還閩南序》 317
 《宋刑統·戶婚律·僧道私入
 道》 212、218
 《宋元道教之發展》 40、
 313
 《宋元方志中所見社會經濟史
 料》 249
 《蘇東坡後集》 148、304
 《蘇東坡全集·洞霄宮》 181
 《蘇魏公文集·東山長老語錄
 序》 306
 《蘇魏公文集·奏乞今後不許
 特創寺院》 147
 《蘇州府志》 137
 《孫不二女丹次第詩注》
 396
 《孫公談圃》 20

T

《台州金石記·隱真宮莊田記》

264

《太華希夷志》 3

《太平寶訓政事紀年》 30

《太平經》 228、310、352、
402

《太平經合校》 367、402

《太平治蹟統類》 37

《太平治蹟統類·真宗祥符》
11、14

《太上八素真經》 226

《太上出家傳度儀》 209 ~
211

《太上道德經》 304

《太上感應篇》 79 ~ 81、
186、403

《太上感應篇跋》 81、186

《太上感應篇序》 79

《太上感應篇引經徵事》 81

《太上過關圖》 437

《太上太清天童護命經跋》
227

《太上助國總真秘要·破不正
符廟》 146

《太玄》 380

《太宗皇帝實錄》 3、6、8、

99、112、239、252、315

《〈太上感應篇〉與北宋末南
宋初的道教改革》 79、81

《談藪》 269

《唐會要·祠部員外郎》 245

《唐會要·僧尼所隸》 150

《唐會要·雜錄》 108

《唐六典》 158

《唐六典·祠部郎中員外郎》
225、232

《唐律疏議》 212

《天寶宮明真廣德大師道行
碑》 320

《天道罪福論》 400

《天慶觀石幢題記》 207、
254、306

《天聖編敕》 109

《天聖太后受上清籙記》
159

《天台山志·重建道藏經記》
273

《天章閣待制知同州唐重上
書》 70

《天真降臨示現記》 28、
46、184

《天柱觀記》 2

《條奏屈己求和利害》 72

《鐵圍山叢談》 43、44、

97、188、231

《程史·姑蘇二異人》 87、
121

《程史·玉虛密詞》 33、35、
185

《推十書·全真教論》 370

W

《萬善同歸集》 302、305

《威縣金石志·新修宗城縣三
清殿記》 134

《渭南文集》 206、305

《渭南文集·洞霄宮碑》 60、
132、248

《渭南文集·今上皇帝賜包道
成御書崇道庵額》 123

《渭南文集·錢道人贊》 270

《渭南文集·行在寧春觀碑記》
67~69、75、168

《衛輝縣志·仙釋·蕭抱珍》
325

《文恭集·宋朝散大夫……蔣
公神道碑》 103

《文溪集》 140

《文獻通考》 45

《文獻通考·郊社考》 82、
104、229

《文獻通考·經籍考》 8、

41、42、50、274

《文獻通考·田賦考》 246、
262

《文獻通考·征權考》 267

《文獻通考·職官考》 150、
162、166、167、176、179、
181

《文選》 327

《文忠集·繳道童度牒狀》
203

《文忠集·看定羅源縣寺觀爭
田回申》 162、262

《文忠集·臨江軍閤皂山崇真
宮記》 113、248

《文忠集·麻姑山仙都觀新殿
記》 133

《文忠集·助肖維清度牒戲書》
206

《文中子·禮樂篇》 302

《文中子·問易篇》 302

《文中子·周公篇》 302

《文莊集·話道》 311

《文莊集·台州天慶觀三官堂
記》 120、134

《文莊集·抑仙釋奏》 240

《無量度人經注》 46

《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
86、168

《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修書本末》 82、101
 《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宋冲靖先生留君傳》 276
 《吳郡文粹·新修太和宮記》 303
 《吳郡志》 108、148
 《吳郡志·上真宮》 171
 《吳郡志·新修太和宮記》 137
 《吳郡志·雜志》 102
 《吳文正公集·天寶宮碑記》 320
 《吳興金石錄·密巖禪院碑》 286
 《武當福地總真集·宋封聖號》 83、98
 《武夷新集·重修亳州洞霄宮碑》 122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206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請知觀酒榜》 175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請致道正住持酒榜》 175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王道士化供疏》 272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趙法

師化供疏》 272
 《五代會要·寺·雜錄》 221
 《五千言》 46
 《勿軒集·升真觀記》 125、138
 《勿齋集·太一宮清心齋謝陳提舉》 86
 《勿齋集·謝何漕卿請住玉隆觀不赴》 173
 《勿齋集·謝郡守潘戶部減漕》 282、288
 《勿齋集·謝運使江古心萬里請住玉隆觀》 173
 《勿齋集·右街鑒義謝提舉》 158、232
 《悟真篇》 306、316
 《悟真篇記》 315
 《悟真篇三注》 317
 《悟真篇序》 317
 《悟真篇注疏》 318
 《悟真篇自序》 316

X

《熙寧實錄》 307
 《西京延福宮記》 47
 《西山文集·蔡真人誥碑》 101
 《西山文集·代周道珍黃籙普

- 說》 274
- 《西山文集·感應篇序》 79、81
- 《西山文集·全可行度牒田記》 206、256、257、295
- 《西升經注》 46
- 《西臺集》 148
- 《西臺集·代歐陽考功撰西陽宮記》 120
- 《西臺集·孝子》 404
- 《西太乙宮碑銘》 95
- 《西巖集·米孝童詩序》 403
- 《西游記》 417、438
- 《西游錄》 438
- 《西游錄足本校注·對丘處機的十大批評》 438
- 《西游錄足本校注·誤會與衝突原因》 438
- 《希夷先生傳》 284
- 《席上腐談》 307
- 《先天記》 18
- 《仙鑑·林靈素》 50
- 《仙鑑·張用誠》 317
- 《仙鑑續編·張道清》 98
- 《仙樂集》 400
- 《咸淳臨安志》 148
- 《咸淳臨安志》 63、111、119
- 《咸淳臨安志·宮觀》 115
- 《咸淳臨安志·宮觀·葆真庵》 123
- 《咸淳臨安志·宮觀·龍翔宮》 91
- 《咸淳臨安志·宮觀·天慶觀》 60、254、272
- 《咸淳臨安志·宮觀·顯應觀》 63
- 《咸淳臨安志·宮觀·佑聖觀》 83
- 《咸淳臨安志·宮觀·開元宮》 92
- 《咸淳臨安志·水府淨鑒觀》 202
- 《咸淳臨安志·水府淨鑒觀記》 253
- 《咸淳臨安志·四聖延祥觀》 82、92、253、264、272
- 《咸淳臨安志·檀越施田記》 258
- 《咸淳臨安志·西太乙宮》 91
- 《咸淳臨安志·玉清宮》 254
- 《咸淳臨安志·中興觀》 140
- 《閑居編》 305
- 《閑居編·潛夫詠》 305
- 《閑居叢稿·提領杜君墓誌銘》

- 404
 《顯德刑統》 212
 《峴泉集·廣原性》 422
 《峴泉集·授法普說》 424
 《峴泉集·太極釋》 422
 《峴泉集·與倪孟冲論火候書》 423
 《峴泉集序》 422
 《相山集》 87
 《相山集·廬州天慶觀物產記》 173、305
 《湘山野錄》 3
 《消灾護命救苦經》 200
 《小品華法經》 300
 《小畜集·拾遺》 108
 《孝經》 300、328、329、349、406
 《孝經注》 335
 《謝賜〈玉嬰神變經〉劄子》 33
 《新安縣志·道觀·乾明觀》 117
 《新唐書·百官志》 215
 《新唐書·玄宗紀》 35
 《新五代史·閔世家》 102
 《新五代史·王審知傳》 2
 《新五代史·一行傳》 222
 《新修太和宮記》 108
 《新亞學報》 36
 《心經》 333
 《鐔津集·廣原教》 157
 《鐔津集·游龍山訪道士李仙師詩》 307
 《修真十書·盤山語錄》 383
 《虛靖冲和先生徐神翁語錄》 162、201、205
 《虛靖真君語錄·從他歌》 423
 《虛靖真君語錄·大道歌》 423
 《須溪集·太秀洞天買田記》 259、266
 《須溪集·西山雲壑記》 86
 《須溪集·玉笥山承天宮雲堂記》 179
 《須溪集·玉真觀記》 84、85
 《須溪集·贈韓道錄序》 141、153
 《許昌天寶宮訪碑記》 318
 《許國公奏議·奏論計畝官會一貫有九害》 249
 《許州天寶宮碑》 318、321
 《續括蒼金石志·麗祖殿鐘款》 273
 《續墨客揮犀》 202

《續墨客揮犀·服金石藥者多被毒》 311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 28

《續通鑑》 52

《續通志·道錄司》 192

《續文獻通考·仙釋·道家姓氏下·張道潛》 97

《續仙傳》 2、429

《續語堂碑錄·北宋·真宗賜賀蘭棲真碑》 254

《續語堂碑錄》 31

《宣和殿降聖記》 48、51、49

《宣和遺事》 162

《玄都寶藏》 428

《玄風慶會圖說文》 370

《璇霄列象拱極圖》 240

《學書》 413

《雪坡集·賣墨道人序》 268

《雪坡集·重修報恩光孝觀記》
73、92、119、259、264、
265、267

y

《烟霞錄》 429

《鹽官鎮重修真武殿記》 84

《嚴州金石錄·天樂觀記》
140

《延祐四明志》 111、141、
148

《延祐四明志·靈順宮》 259

《顏魯公集·茅山玄靜先生廣陵李君碑銘及序》 220

《演山集·崇寧萬壽觀記》
118

《偃師金石錄·重修仙鶴觀實錄》 113、136

《偃師金石遺文記·大宋新修會聖宮碑銘》 95

《燕翼貽謀錄》 3~5、204、
218、239、353

《硯史·會聖宮硯》 267

《養吾齋集·汴梁路棲雲觀記》
404

《養性延命錄·教誡》 367

《要錄》（《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35、59、61~72、
74、100、152、180、190、
200、204、213、217、218、
224、228、233、243、297、
298

《野處集·送張孟虞移居吳門序》 299

《夜游宮》 43

《一二二〇年整屋重陽萬壽宮聖旨碑》 438

- 《一二四五年浮山清都觀給文碑》 401
- 《一悟真人傳》 321
- 《夷堅丙志·黃法師醺》 226
- 《夷堅丙志·李明微》 226
- 《夷堅丙志·李鐵笛》 38
- 《夷堅丙志·漁肉道人》 67
- 《夷堅丙志·趙縮手》 308
- 《夷堅丁志·劉道昌》 83
- 《夷堅丁志·南豐知縣》 276
- 《夷堅丁志·田道人》 69、75
- 《夷堅甲志》 233
- 《夷堅甲志·查市道人》 245
- 《夷堅三志己·道士竹冠》 45
- 《夷堅三志己·善謔詩詞》 43
- 《夷堅三志己·泗州普照像》 42
- 《夷堅三志己·天慶觀黃籙》 276
- 《夷堅三志己·竹冠道士》 188
- 《夷堅三志辛·明湖朱家怪》 229
- 《夷堅三志辛·屈老娘》 276
- 《夷堅三志辛·萬道士》 148
- 《夷堅三志辛·葉道士行法》 148
- 《夷堅支丁·王文卿》 308
- 《夷堅支庚·譚法師》 226
- 《夷堅支癸·武當真武祀》 84
- 《夷堅支戊·婺州兩會首》 85、186
- 《夷堅志》 83、144
- 《夷堅志補》 88
- 《夷夏論》 300
- 《遺山集·通仙觀記》 363
- 《遺山集·于道顯墓碑》 356
- 《遺史》 69
- 《倚松詩集·改德士頌五首》 43
- 《易繫》 432
- 《易傳》 305
- 《易經》 305、416
- 《易老通言序》 77
- 《翊聖保德真君傳》 6、181、274
- 《陰符經》 67、68、305、308
- 《迎奉聖像記》 18
- 《雍正寧波府志·學校》 261
- 《涌幢小品》 193
- 《永樂大典》 71、114、

190、314

《永樂大典·湖州府》 146

《永樂大典·江·九江府·庵巖》
145、146、360

《永樂宮碑錄·玄都至道崇文
明化真人道行碑》 428

《游宦紀聞》 268

《輿地紀勝》 68、142

《輿地紀勝·行在所·宮觀廟
宇》 63、74

《輿地紀勝·安慶府·古迹門》
122

《輿地紀勝·建康府·景物上》
19

《輿地紀勝·永州·景物下》
145

《輿地紀勝·嘉定府·仙釋門》
65

《輿地紀勝·江州·仙釋門》
66、74、123

《輿地紀勝·惠州·仙釋門》
68

《輿地紀勝·泰州·仙釋門》
97

《輿地紀勝·潼川府·仙釋門》
144

《輿地紀勝·蓬州·仙釋門》
208

《輿地紀勝·常州·仙釋門》

268

《玉海》 22、24、46、63、
77

《玉海·寶祐西太一宮頌》
91

《玉海·淳化亳州太清宮》 8

《玉海·建隆觀》 3

《玉海·紹興旌忠觀》 60

《玉海·紹興景靈宮》 59、
156

《玉海·紹興太一宮》 59、
61

《玉海·紹興延祥觀》 64

《玉海·太平興國鳳翔府上清
太平宮》 7

《玉海·太平興國太一宮》 7

《玉海·熙寧中太一宮》 96

《玉海·祥符會靈觀》 23

《玉海·至道壽寧觀》 8

《玉京山步虛》 200

《玉鈴經》 402、403

《玉清金笥青華秘文金寶內煉
丹訣》 316

《玉清神霄秘籙》 34

《玉清璇極圖》 240

《玉仙傳》 147

《玉音法事》 209

- 《玉嬰神變經》 49、185
 《玉照新志》 53
 《御解道德真經》 45
 《御序集注無量度人經》 46
 《御製寶籙宮仁濟輔正亭紀》
 34、53
 《御注冲虚至德真經》 46
 《御注道德經》 54、337
 《御注道德真經疏義》 46
 《元朝史》 369
 《元代白話碑集錄》 401、
 438
 《元典章·禮部六·釋道》
 191
 《元豐官制·宮觀使》 180
 《元豐官制·管勾宮觀》
 167、181
 《元史》 421
 《元史·成宗紀》 22
 《元史·李孟傳》 191
 《元史·丘處機傳》 370
 《元史·釋老傳》 321、322、
 420
 《元史·釋老傳序》 318
 《元史·世祖紀》 18、262、
 277、283
 《元史·泰定紀》 436
 《元史·太祖紀》 370
 《元史·武宗紀》 421
 《元史·憲宗紀》 439
 《元史·張珪傳》 436
 《元始天尊說北方真武經》
 144
 《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通
 義》 422
 《元一六陽神仙秘籙》 34
 《袁氏世範·室置產當存仁心》
 258
 《原道辨》 78、79、185
 《原道論》 78
 《原人論》 302
 《越中金石錄·林靈素詩刻》
 45、188、225
 《月下偶談》 82、86
 《閱微草堂筆記》 15、183
 《雲笈七籤》 274
 《雲麓漫抄》 42、83、217
 《雲山集·黃籙大齋碑》 404
 《雲山集·南昌觀碑》 334
 《雲山集·終南山樓雲觀碑》
 327
 《雲卧紀譚》 306
 《鄖溪集·福源觀大殿記》
 147
 《筠軒集·興道觀張公捨田奉
 先記》 403

Z

- 《雜記》 37
- 《再申大元帥府勸進狀》 72
- 《割下河南北諸郡山寨措置指揮》 70
- 《湛然居士集·西游錄序》
439
- 《珍席放談》 19
- 《真大道教新史料》 320
- 《真誥》 228、301
- 《真靈位業圖》 301
- 《真仙覺指·清和尹真人語錄》
375
- 《真仙直指語錄》 355
- 《真仙直指語錄·長春真人語錄》 378、411、412、415
- 《真仙直指語錄·丹陽真人語錄》 372
- 《真仙直指語錄·寄西州道友書》 390、393、395
- 《真仙直指語錄·清和真人語錄》 411
- 《真仙直指語錄·太古真人語錄》 405
- 《真游頌》 18
- 《甄命授》 301
- 《震澤鎮志·奉真道院碑銘》

171

- 《政和御製金籙中科儀》 47
- 《支那佛教史學》 202
- 《職官分紀》 37
- 《直講李先生文集·重修麻姑殿記》 134
- 《直齋書錄解題》 301
- 《至順鎮江志》 148
- 《至順鎮江志·道觀》 145
- 《至順鎮江志·宮觀·丹徒縣》
130
- 《至順鎮江志·明真宮》 266
- 《至順鎮江志·仙釋·張紹英》
95
- 《至順鎮江志·元陽觀》 123
- 《至元辨偽錄》 191、366、
438、440
- 《至元嘉禾志·報忠觀置田記》
245、256
- 《至元嘉禾志·隱真道院記》
144
- 《至正金陵新志·宮觀》 145
- 《至正金陵新志·宮觀·庵》
113
- 《至正金陵新志·金陵表》
108、118
- 《至正金陵新志·茅山》 141
- 《至正昆山郡志·釋道·易如

- 剛》 170、240
- 《中國道教》 39、185
- 《中國道教史》 40、71
- 《中國佛學源流講略》 300
- 《中國經濟史論叢》 261
- 《中國儒釋道交涉史》 300
- 《中國史研究》 110
- 《中國史研究動態》 31、98
- 《中國土地制度研究》 277
- 《中和集》 432
- 《中和集·傍門九品》 395
- 《中和集·生死說》 382
- 《中和集·問答語錄》 433
- 《中和集·趙定庵問答》 433
- 《中和集·宗門宗旨》 433
- 《中興會要》 63
- 《中興禮書》 90
- 《中興聖政》 72
- 《中興聖政草》 71、190、314
- 《中興小紀》 59、61、71、74、106、298、311
- 《中興遺史》 74
- 《中庸》 342、416
- 《中州金石記·洛京緱山改建先天宮記》 318、321
- 《忠惠集·黃籙盟真玉檢序》 48
- 《忠惠集·謝賜神霄宮戟表》 55
- 《終南山重陽祖師仙蹟記》 328
- 《終南山祖庭內傳·清和真人》 428
- 《重修太平興國觀碑銘》 131
- 《重修太一廣福萬壽宮碑》 323、324
- 《重修仙華觀記》 116、130、137
- 《重陽教化集·讀晉真人語錄》 357
- 《重陽教化集·化丹陽》 357
- 《重陽教化集·三州五會化緣榜》 362
- 《重陽教化集·贈丹陽》 356
- 《重陽教化集·知丹陽吃酒贈頌及丹陽繼頌》 358
- 《重陽立教十五論》 358、381、389、413
- 《重陽立教十五論·論離凡世》 363
- 《重陽立教十五論·論蓋造》 434
- 《重陽立教十五論·論合藥》 350

《重陽立教十五論·論住庵》

360

《重陽全真集·驀山溪》 398

《重陽授丹陽二十四訣》

342、343、345、389

《周易》 306、316、333

《周易參同契》 315、318

《朱子語類》 82、301、315

《諸臣奏議·上哲宗論佛老》

97、131、217、246

《諸師真誥·北五祖誥》 386

《諸師真誥·南五祖誥》 386

《諸州選試道職法》 174

《住持》 194

《莊子》 37、174、337、

416

《莊子·大宗師》 228

《莊子·盜跖》 327

《莊子·田子方》 227

《資治通鑑》 301

《資治通鑑·後梁紀》 221

《資治通鑑·後唐紀》 102、

222

《緇門警訓·三教總論》 305

《紫山大全集·榮煉師信齋記》

410、412

《紫霄宮女童徐居慶求披戴

疏》 206

《紫陽真人詞》 316

《紫陽真人悟真篇注疏》

316

《字說》 304

《宗教世俗化》 77

《宗教學原理》 77

《宗澤集·再奏乞修寶祐宮》

72

《總序大法源》 33

主要引用書目

- | | | |
|---------|-------------|-----------------------|
| (後晉)劉昫等 | 《舊唐書》 | 中華書局 1975 年點校本 |
| (宋)歐陽修等 | 《新唐書》 | 中華書局 1975 年點校本 |
| (宋)薛居正等 | 《舊五代史》 | 中華書局 1976 年點校本 |
| (宋)歐陽修等 | 《新五代史》 | 中華書局 1974 年點校本 |
| (清)吳任臣 | 《十國春秋》 | 中華書局 1983 年排印本 |
| (元)脫脫等 | 《宋史》 | 中華書局 1977 年點校本 |
| (明)宋濂等 | 《元史》 | 中華書局 1976 年點校本 |
| (宋)官修 | 《太宗皇帝實錄》 | 四部叢刊·三編 |
| (明)李景隆等 | 《明太祖實錄》 | 臺灣史語所印《明實錄》
第一冊 |
| (宋)司馬光 | 《資治通鑑》 | 中華書局 1983 年點校本 |
| (宋)李燾 | 《續資治通鑑長編》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
影印本 |
| (宋)李心傳 |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 中華書局 1956 年點校本 |
| (宋)劉時舉 |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 | 叢書集成·初編 |
| (宋)陳均 | 《九朝編年備要》 | 四庫全書本 |
| (宋)佚名 |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 | 文海出版社 1969 年影印
本 |
| (宋)李埴 | 《皇宋十朝綱要》 | 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 |
| (宋)佚名 | 《太平實訓政事紀年》 | 宋史資料萃編·第四輯 |
| (宋)熊克 | 《中興小紀》 |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排印本 |

- | | | |
|---------|---------------|-------------------|
| (宋)王溥等 | 《唐會要》 | 中華書局 1955 年排印本 |
| (宋)王溥等 | 《五代會要》 | 中華書局 1983 年排印本 |
| (宋)楊仲良 | 《續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 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 |
| (清)徐松等輯 | 《宋會要輯稿》 | 中華書局 1957 年影印本 |
| (宋)佚名 | 《宋季三朝政要》 | 粵雅堂叢書二編·第十三集 |
| (宋)留正等 | 《皇帝中興兩朝聖政》 | 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 |
| (宋)徐夢莘 | 《三朝北盟會編》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影印本 |
| (宋)王偁 | 《東都事略》 | 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 |
| (宋)李心傳 |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 叢書集成·初編 |
| (宋)李攸 | 《宋朝事實》 | 叢書集成·初編 |
| (明)徐象梅 | 《兩浙名賢錄》 |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
| (宋)不詳 | 《隆平集》 | 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 |
| (宋)李心傳 | 《舊聞證誤》 | 中華書局 1981 年點校本 |
| (宋)佚名 | 《朝野遺記》 | 歷代小史本 |
| (元)劉一清 | 《錢塘遺事》 |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
| (唐)敕修 | 《大唐六典》 | 東京宏池學園事業部 1973 年版 |
| (宋)不詳 | 《宋大詔令集》 | 中華書局 1985 年排印本 |
| (宋)敕修 | 《元豐官制》 | 宋史資料萃編·第四輯 |
| (宋)孫逢吉 | 《職官分紀》 | 四庫全書本 |
| (宋)竇儀等 | 《宋刑統》 | 中華書局 1984 年排印本 |
| (宋)謝深甫等 | 《慶元條法事類》 | 中國書店 1982 年影印本 |
| (宋)不詳 | 《名公書判清明集》 | 中華書局 1987 年點校本 |
| (宋)趙汝愚輯 | 《諸臣奏議》 | 宋史資料萃編·第二輯 |

- | | | |
|----------|------------|-------------------|
| (明)楊士奇輯 | 《歷代名臣奏議》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影印本 |
| (宋)司馬光 | 《司馬光奏議》 |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點校本 |
| (宋)吳潛 | 《許國公奏議》 | 叢書集成·初編 |
| (元)馬端臨 | 《文獻通考》 | 中華書局 1986 年影印本 |
| (明)王圻 | 《續文獻通考》 | 元明史料叢刊本 |
| (宋)章若愚 | 《山堂先生群書考索》 | 中華書局 1992 年影印本 |
| (宋)晁公武 | 《郡齋讀書志》 | 四庫全書本 |
| (宋)陳振孫 | 《直齋書錄題解》 | 四庫全書本 |
| (宋)任廣 | 《書叙指南》 | 叢書集成·初編 |
| (清)王昶 | 《金石萃編》 | 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 |
| (清)胡聘之 | 《山右石刻叢編》 | 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 |
| (清)陳榮榮 | 《閩中金石略》 | 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 |
| (清)張仲炘 | 《湖北金石志》 | 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 |
| (清)陸燿遹 | 《金石續編》 | 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 |
| (清)阮元 | 《兩浙金石志》 | 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 |
| (清)嚴觀 | 《江寧金石記》 | 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 |
| (清)陸徵祥 | 《八瓊室金石補正》 | 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 |
| (清)劉喜海 | 《金石苑》 | 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 |
| (清)端方 | 《陶齋藏石記》 | 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 |
| (清)吳瑞 | 《台州金石錄》 | 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 |
| (清)李遇孫 | 《括蒼金石志》 | 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 |
| (清)陸心源 | 《吳興金石錄》 | 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 |
| (清)錢大昕 |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 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 |
| (清)魏錫曾 | 《續語堂碑錄》 | 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 |
| (清)福建通志局 | 《福建金石志》 | 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 |

- | | | |
|----------|----------------------|---------------------|
| (清)杜春生 | 《越中金石錄》 | 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 |
| (清)葉封 | 《嵩陽石刻記》 | 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 |
| (清)武億 | 《偃師金石遺文記》 | 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 |
| (清)武億 | 《偃師金石記》 | 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 |
| (清)鄒柏森 | 《嚴州金石錄》 | 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 |
| (清)韓崇 | 《寶籙齋金石跋尾》 | 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 |
| (清)楊世沅 | 《句容金石記》 | 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 |
| (清)梁紹獻 | 《南海金石略》 | 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 |
| (清)周學浚 | 《湖州金石略》 | 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 |
| (清)陳昌齊 | 《廣東金石略》 | 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 |
| (清)吳怡 | 《東阿金石志》 | 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 |
| (民國)尚希賓 | 《威縣金石志》 | 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 |
| (民國)張仲文 | 《鞏縣金石志》 | 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 |
| (民國)強振志 | 《寶鷄金石錄》 | 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 |
| 陳垣 | 《道家金石略》 | 文物出版社 1988 年 6 月版 |
| 1970 年出土 | 《宋葆真觀妙冲和先生贈中大夫劉公幽廓銘》 | 見《世界宗教研究》1988 年 1 期 |
| (宋)王象之 | 《輿地紀勝》 | 臺北文海出版社 1971 年影印本 |
| (宋)祝穆 | 《方輿勝覽》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影印本 |
| (宋)孟元老 | 《東京夢華錄》 | 中華書局 1982 年校注本 |
| (宋)吳自牧 | 《夢粱錄》 |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點校本 |
| (宋)耐得翁 | 《都城紀勝》 | 四庫全書本 |
| (清)周城 | 《宋東京考》 | 中華書局 1988 年點校本 |
| (元)鄧牧 | 《洞霄圖志》 | 叢書集成·初編 |

- | | | |
|---------|-----------|----------|
| (宋)潛說友 | 《咸淳臨安志》 | 宋元方志叢刊 |
| (宋)馬光祖 | 《景定建康志》 | 宋元方志叢刊 |
| (宋)項公澤 | 《淳祐玉峰志》 | 宋元方志叢刊 |
| (宋)羅叔韶 | 《漱水志》 | 宋元方志叢刊 |
| (宋)陳公亮 | 《淳熙嚴州圖經》 | 宋元方志叢刊 |
| (宋)范成大 | 《吳郡志》 | 宋元方志叢刊 |
| (宋)齊碩等 | 《嘉定赤城志》 | 宋元方志叢刊 |
| (宋)沈作賓 | 《嘉泰會稽志》 | 宋元方志叢刊 |
| (宋)孫應時 | 《琴川志》 | 宋元方志叢刊 |
| (宋)樓鑰 | 《嘉泰吳興志》 | 宋元方志叢刊 |
| (宋)羅濬 | 《寶慶四明志》 | 宋元方志叢刊 |
| (宋)張湜 | 《寶慶會稽續志》 | 宋元方志叢刊 |
| (宋)梁克家 | 《淳熙三山志》 | 宋元方志叢刊 |
| (宋)錢可則 | 《景定嚴州續志》 | 宋元方志叢刊 |
| (元)張鉉 | 《至正金陵新志》 | 宋元方志叢刊 |
| (元)駱天驤 | 《類編長安志》 | 宋元方志叢刊 |
| (元)單慶 | 《至元嘉禾志》 | 宋元方志叢刊 |
| (元)脫因 | 《至順鎮江志》 | 宋元方志叢刊 |
| (元)馬澤 | 《延祐四明志》 | 宋元方志叢刊 |
| (元)楊惠 | 《至正崑山郡志》 | 宋元方志叢刊 |
| (元)馮福京 | 《大德昌國州圖志》 | 宋元方志叢刊 |
| (明)周希哲等 | 嘉靖《寧波府志》 | 嘉靖三十九年刻本 |
| (清)宋如林等 | 道光《蘇州府志》 | 道光四年刻本 |
| (清)孫清士等 | 光緒《浦江縣志》 | 光緒三十四年刻本 |
| (清)曾國荃等 | 光緒《山西通志》 | 光緒十八年刻本 |
| (清)湯毓綽等 | 乾隆《偃師志》 | 乾隆五十四年刻本 |
| (清)紀磊 | 《震澤鎮志》 | 道光二十四年刻本 |
| (清)曹秉仁等 | 雍正《寧波府志》 | 乾隆六年補刻本 |

- | | | |
|---------|---------------------|----------------------|
| (清)李亨特等 | 乾隆《紹興府志》 | 乾隆五十七年刻本 |
| (宋)黎靖德輯 | 《朱子語類》 | 四庫全書本 |
| (宋)袁采 | 《袁氏世範》 | 知不足齋叢書·第十四集 |
| (宋)米芾 | 《硯史》 | 筆記小說大觀·第九編 |
| (宋)志磐 | 《佛祖統紀》 | 大正藏·第 49 冊 |
| (宋)贊寧 | 《宋高僧傳》 | 大正藏·第 50 冊 |
| (宋)贊寧 | 《僧史略》 | 大正藏·第 54 冊 |
| (宋)圓悟 | 《枯崖漫錄》 | 卮續藏·第 148 冊 |
| (元)念常 | 《佛祖歷代通載》 | 四庫全書本 |
| (宋)佚名 | 《庚道集》 | 正統道藏·洞神部·衆術類·第 602 冊 |
| (蕭梁)陶弘景 | 《養性延命錄》 | 正統道藏·第 796 冊 |
| (隋)王通 | 《文中子》 | 叢書集成·初編 |
| (宋)謝守灝 | 《混元聖紀》 | 正統道藏·洞神部·譜錄類·第 551 冊 |
| (宋)劉若拙等 | 《三洞修道儀》 | 正統道藏·正一部·楹·第 989 冊 |
| (宋)佚名 | 《高上神霄玉清真王紫書大法》(前三卷) | 正統道藏·正一部·物·第 881 冊 |
| (宋)張大淳 | 《三茅真君加封事典》 | 正統道藏·洞真部·譜錄類·第 75 冊 |
| (宋)彭耜 | 《道德真經集注》 | 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第 398 冊 |
| (宋)佚名 | 《高上神霄宗師受經式》 | 正統道藏·正一部·笙·第 1005 冊 |
| (宋)不詳 | 《太上感應篇》 | 正統道藏·太清部·義·第 834 冊 |

- | | | |
|---------|-----------------|----------------------|
| (宋)蔣叔興 | 《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 | 正統道藏·洞玄部·威儀類·第 278 冊 |
| (宋)元妙宗 | 《太上救民助國總真秘要》 | 正統道藏·正一部·對·第 986 冊 |
| (宋)朱宗卿 | 《虛靖冲和先生徐神翁語錄》 | 正統道藏·正一部·席·第 997 冊 |
| (宋)倪守約 | 《金華赤松山志》 | 正統道藏·洞玄部·記傳類·第 331 冊 |
| (宋)扈蒙 | 《宋東太一宮銘》 | 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第 610 冊 |
| (宋)王欽若 | 《翊聖保德真君傳》 | 正統道藏·正一部·升·第 1006 冊 |
| (宋)曾慥 | 《道樞》 | 正統道藏·第 641 ~ 648 冊 |
| (宋)陳田夫 | 《南嶽總勝集》 | 正統道藏·洞玄部·記傳類·第 332 冊 |
| (宋)呂太古等 | 《教門通教必用集》 | 正統道藏·正一部·帳·第 984 冊 |
| (宋)賈善翔 | 《太上出家傳度儀》 | 正統道藏·正一部·楹·第 989 冊 |
| (宋)佚名 | 《玉音法事》 | 正統道藏·洞玄部·贊頌類·第 333 冊 |
| (宋)薛致玄 |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 | 正統道藏·洞玄部·玉訣類·第 420 冊 |
| (宋)張伯端 | 《悟真篇》 | 正統道藏·第 122 ~ 131 冊 |
| (宋)張伯端 | 《青華秘文》 | 正統道藏·第 114 冊 |
| (宋)薛道光等 | 《紫陽真人悟真篇三注》 | 正統道藏·第 63 ~ 64 冊 |

- | | | |
|---------|---------------------|--------------------------|
| (宋)翁葆光 | 《悟真篇注疏》 | 正統道藏·第 65 冊 |
| (宋)翁葆光 | 《紫陽真人悟真篇注疏》 | 正統道藏·第 61 ~ 62 冊 |
| (宋)梁悟真 | 《太上太清天童護命妙經》 | 正統道藏·洞神部·本文類·第 341 冊 |
| (宋)沈庭端等 | 《華蓋山浮丘王郭三真君事實》(前三卷) | 正統道藏·洞神部·譜錄類·第 884 冊 |
| (宋)張君房 | 《雲笈七籤》 | 書目文獻社 1992 年影印本 |
| (金)王嘉 | 《重陽立教十五論》 | 正統道藏·第 989 冊 |
| (金)王嘉 | 《重陽教化集》 | 正統道藏·第 795 ~ 796 冊 |
| (金)王嘉 | 《分梨十化集》 | 正統道藏·第 796 冊 |
| (金)王嘉 | 《重陽全真集》 | 正統道藏·第 793 ~ 795 冊 |
| (金)王嘉 | 《重陽真人授丹陽二十四訣》 | 正統道藏·第 796 冊 |
| (金)王嘉 | 《紫陽真人金關玉鎖訣》 | 正統道藏·第 796 冊 |
| (金)馬鈺 | 《神光燦》 | 《重刊道藏提要·胃集》 |
| (金)馬鈺 | 《洞玄金玉集》 | 正統道藏·第 789 ~ 790 冊 |
| (金)尹志平 | 《清和真人北游語錄》 | 正統道藏·第 1017 冊 |
| (金)晉真人 | 《晉真人語錄》 | 正統道藏·第 728 冊 |
| (金)王志謹 | 《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 | 正統道藏·第 728 冊 |
| (金)耶律楚材 | 《西游錄》 | 六經堪叢書初集 |
| (金)李道純 | 《清庵瑩蟾子語錄》 | 正統道藏·第 729 冊 |
| (金)丘處機 | 《大丹直指》 | 正統道藏·第 115 冊 |
| (元)馬可波羅 | 《馬可波羅游記》第 103 章 | 中華書局 1957 年 12 月版第 416 頁 |

- | | | |
|--------|-----------------|----------------------|
| (元)李志常 | 《長春真人西游記》 | 正統道藏·第 1056 冊 |
| (元)李道謙 | 《長春真人西游記》 | 道藏·第 34 冊 |
| (元)李道謙 | 《甘水仙源錄》 | 正統道藏·第 611 ~ 613 冊 |
| (元)李道謙 | 《金蓮正宗仙源像傳》 | 道藏·第 3 冊 |
| (元)李道謙 | 《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 | 正統道藏·第 904 冊 |
| (元)王頤中 | 《丹陽真人語錄》 | 正統道藏·第 728 冊 |
| (元)陸道和 | 《全真清規》 | 正統道藏·第 989 冊 |
| (元)玄全子 | 《真仙直指語錄》 | 正統道藏·第 998 冊 |
| (元)彭致中 | 《鳴鶴餘音》 | 正統道藏·第 744 ~ 745 冊 |
| (元)鄧牧 | 《大滌洞天記》 | 正統道藏·譜錄類·第 559 冊 |
| (元)張輅 | 《太華希夷志》 | 正統道藏·洞真部·記傳類·第 160 冊 |
| (元)劉大彬 | 《茅山志》 | 正統道藏·洞真部·記傳類·第 153 冊 |
| (元)趙道一 |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 | 正統道藏·洞真部·記傳類·第 139 冊 |
| (元)劉道明 | 《武當福地總真集》 | 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第 609 冊 |
| (元)佚名 | 《廬山太平興國宮採訪真君事實》 | 正統道藏·正一部·升·第 1006 冊 |
| (元)佚名 | 《天台山志》 | 正統道藏·洞玄部·記傳類·第 332 冊 |
| (明)張正常 | 《漢天師世家》 | 續道藏·壁·第 1066 冊 |
| (明)不詳 | 《道法會元》 | 正統道藏·正一部·移·第 884 冊 |

- | | | |
|--------|----------------|----------------------|
| (明)張宇初 | 《道門十規》 | 正統道藏·第 988 冊 |
| (明)王守仁 | 《傳習錄》 | 四部叢刊本 |
| (明)陸西星 | 《丘長春青天歌測疏》 | 方壺外史 |
| (明)張宇初 | 《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通義》 | 正統道藏·第 728 冊 |
| (明)張宇初 | 《虛靖真君語錄》 | 正統道藏·第 796 冊 |
| (清)劉明 | 《道書十二種》 | 藏外道書·第 8 冊 |
| (今)王明 | 《太平經合校》 | 中華書局 1960 年 2 月第 1 版 |
| (宋)王楙 | 《燕翼詒謀錄》 | 中華書局 1981 年點校本 |
| (宋)蘇轍 | 《龍川別志》 | 四庫全書本 |
| (宋)蘇轍 | 《龍川志略》 | 叢書集成·初編 |
| (宋)何蘧 | 《春渚紀聞》 | 四庫全書本 |
| (宋)李之彥 | 《東谷隨筆》 | 百川學海 |
| (宋)張邦基 | 《墨莊漫錄》 | 四部叢刊·三編 |
| (宋)文瑩 | 《玉壺清話》 | 中華書局 1983 年點校本 |
| (宋)周密 | 《齊東野語》 | 中華書局 1983 年點校本 |
| (宋)文瑩 | 《湘山野錄》 | 中華書局 1984 年點校本 |
| (宋)洪邁 | 《容齋隨筆》 | 四部叢刊·續編 |
| (宋)高晦叟 | 《珍席放談》 | 道光函海·第六函 |
| (宋)沈括 | 《夢溪筆談》 | 中華書局 1957 年點校本 |
| (宋)陸游 | 《老學庵筆記》 | 四庫全書本 |
| (宋)孫升 | 《孫公談圃》 | 學津討原·第十七集 |
| (宋)周輝 | 《清波雜誌》 | 四部叢刊·續編 |
| (宋)趙與時 | 《賓退錄》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點校本 |
| (宋)岳珂 | 《桎史》 | 中華書局 1981 年點校本 |
| (宋)洪邁 | 《夷堅志》 | 中華書局 1981 年點校本 |

- | | | |
|--------|---------|-----------------------|
| (宋)羅壁 | 《羅氏識遺》 | 筆記小說大觀·第六編 |
| (宋)吳曾 | 《能改齋漫錄》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
點校本 |
| (宋)趙彥衛 | 《雲麓漫鈔》 | 叢書集成·初編 |
| (宋)蔡絛 | 《鐵圍山叢談》 | 中華書局 1983 年點校本 |
| (宋)費衮 | 《梁谿漫志》 | 筆記小說大觀·第六編 |
| (宋)葉夢得 | 《避暑錄話》 | 學津討源·第十四集 |
| (宋)郭彖 | 《睽車志》 | 叢書集成·初編 |
| (宋)陳郁 | 《藏一話腴》 | 筆記小說大觀·第九編 |
| (宋)王明清 | 《玉照新志》 | 宋元人說部書 |
| (宋)辛棄疾 | 《南渡錄》 | 川大圖書館藏抄本 |
| (宋)葉紹翁 | 《四朝聞見錄》 | 知不足齋叢書·第四集 |
| (宋)張端義 | 《貴耳集》 | 筆記小說大觀·第四編 |
| (宋)劉斧 | 《青瑣高議》 | 筆記小說大觀·第九編 |
| (宋)江休復 | 《江鄰磯雜志》 | 筆記小說大觀·第七編 |
| (宋)趙德麟 | 《侯鯖錄》 | 叢書集成·初編 |
| (宋)曾敏行 | 《獨醒雜志》 | 叢書集成·初編 |
| (宋)方勺 | 《泊宅編》 | 中華書局 1983 年點校本 |
| (宋)黃休復 | 《茅亭客話》 | 筆記小說大觀·第十編 |
| (宋)岳珂 | 《愧鄉錄》 | 叢書集成·初編 |
| (宋)葉夢得 | 《石林燕語》 | 叢書集成·初編 |
| (宋)佚名 | 《海陵三仙傳》 | 叢書集成·初編 |
| (宋)彭乘 | 《續墨客揮犀》 | 筆記小說大觀·第十五
編 |
| (宋)張師正 | 《括異志》 | 四部叢刊·續編 |
| (宋)張世南 | 《游宦紀聞》 | 叢書集成·初編 |
| (宋)馬永卿 | 《嬾真子》 | 筆記小說大觀·第五編 |
| (宋)龐元英 | 《談薈》 | 筆記小說大觀·第六編 |

- | | | |
|---------|-------------|------------------|
| (宋)王明清 | 《揮塵錄》 | 學津討原·第十八集 |
| (宋)江少虞 | 《宋朝事實類苑》 | 中華書局 1984 年排印本 |
| (宋)趙升 | 《朝野類要》 | 叢書集成·初編 |
| (宋)佚名 | 《分門古今類事》 | 筆記小說大觀·第十九編 |
| (元)俞炎 | 《月下偶談》 | 筆記小說大觀·第六編 |
| (明)郎英 | 《七修類稿》 | 明清筆記叢刊本 |
| (清)紀昀 | 《閱微堂筆記》 | 筆記小說大觀·第一編 |
| (宋)王欽若等 | 《冊府元龜》 | 中華書局 1982 年影印本 |
| (宋)王應麟 | 《玉海》 | 四庫全書本·第 943 冊 |
| (宋)彭百川 | 《太平治蹟統類》 | 適園叢書·第十集 |
| (宋)謝維新 |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 | 四庫全書本 |
| (宋)佚名 | 《錦綉萬花谷》 | 四庫全書本 |
| (明)敕編 | 《永樂大典》 | 中華書局 1986 年影印本 |
| (清)張英等 | 《淵鑑類函》 | 四庫全書本 |
| (清)陳夢雷等 | 《古今圖書集成》 | 臺北鼎文書局 1967 年影印本 |
| (梁)蕭統 | 《文選》 | 四庫全書本 |
| (宋)呂祖謙 | 《宋文鑑》 | 四庫全書本 |
| (宋)魏齊賢等 |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 四庫全書本 |
| (宋)扈仲榮等 | 《成都文類》 | 四庫全書本 |
| (宋)鄭虎臣 | 《吳郡文粹》 | 四庫全書本 |
| (清)敕編 | 《全唐文》 | 中華書局 1983 年影印本 |
| (梁)陶弘景 | 《華陽陶隱居集》 | 正統道藏·第 726 冊 |
| (梁)釋僧祐 | 《弘明集》 | 四庫全書本 |
| (唐)白居易 | 《白氏長慶集》 | 《元白長慶集》 |
| (唐)顏真卿 | 《顏魯公集》 | 四部備要·集部 |
| (唐)陸贄 | 《陸宣公集》 | 四部備要·集部 |

(宋)徐鉉	《騎省集》	四庫全書本
(宋)楊億	《武夷新集》	四庫全書本
(宋)夏竦	《文莊集》	四庫全書本
(宋)魏野	《東觀集》	四庫全書本
(宋)胡宿	《文恭集》	四庫全書本
(宋)韓琦	《安陽集》	四庫全書本
(宋)文彥博	《潞公文集》	四庫全書本
(宋)俞德鄰	《佩韋齋文集》	四庫全書本
(宋)契嵩	《鐔津集》	四庫全書本
(宋)蘇頌	《蘇魏公文集》	四庫全書本
(宋)王珪	《華陽集》	四庫全書本
(宋)陳襄	《古靈集》	四庫全書本
(宋)李覲	《直講李先生文集》	四部叢刊·初編
(宋)歐陽修	《歐陽修全集》	中國書店 1992 年點校本
(宋)蘇軾	《蘇東坡全集》	中國書店 1986 年點校本
(宋)司馬光	《傳家集》	四庫全書本
(宋)文同	《丹淵集》	四庫全書本
(宋)黃庶	《伐檀集》	四庫全書本
(宋)鄭獬	《郕溪集》	四庫全書本
(宋)曾肇	《曲阜集》	四庫全書本
(宋)王安石	《臨川集》	四庫全書本
(宋)蘇轍	《欒城集》	四庫全書本
(宋)李廌	《濟南集》	四庫全書本
(宋)饒節	《倚松詩集》	四庫全書本
(宋)孫覲	《鴻慶居士集》	四庫全書本
(宋)黃裳	《演山集》	四庫全書本
(宋)李昭玘	《樂靜集》	四庫全書本
(宋)王安中	《初寮集》	四庫全書本

- | | | |
|--------|---------|-----------------------|
| (宋)曹勳 | 《松隱集》 | 四庫全書本 |
| (宋)呂南公 | 《灌園集》 | 四庫全書本 |
| (宋)汪藻 | 《浮溪集》 | 四庫全書本 |
| (宋)宗澤 | 《宗澤集》 |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4 年
點校本 |
| (宋)翟汝文 | 《忠惠集》 | 四庫全書本 |
| (宋)鄭剛中 | 《北山集》 | 四庫全書本 |
| (宋)王之道 | 《相山集》 | 四庫全書本 |
| (宋)鄧肅 | 《栢欄集》 | 四庫全書本 |
| (宋)仲并 | 《浮山集》 | 四庫全書本 |
| (宋)胡寅 | 《斐然集》 | 四庫全書本 |
| (宋)胡銓 | 《澹庵文集》 | 四庫全書本 |
| (宋)王庭珪 | 《廬溪集》 | 四庫全書本 |
| (宋)陸游 | 《陸放翁全集》 | 中國書店 1992 年點校本 |
| (宋)羅願 | 《羅鄂州小集》 | 四庫全書本 |
| (宋)朱熹 | 《晦庵集》 | 四庫全書本 |
| (宋)岳珂 | 《金陀粹編》 | 四庫全書本 |
| (宋)周必大 | 《文忠集》 | 四庫全書本 |
| (宋)李石 | 《方舟集》 | 四庫全書本 |
| (宋)樓鑰 | 《攻媿集》 | 四庫全書本 |
| (宋)葉適 | 《水心集》 | 四庫全書本 |
| (宋)陳造 | 《江湖長翁集》 | 四庫全書本 |
| (宋)黃榦 | 《勉齋集》 | 四庫全書本 |
| (宋)周南 | 《山房集》 | 四庫全書本 |
| (宋)白玉蟾 | 《海瓊傳道集》 | 正統道藏·第 1017 冊 |
| (宋)祖無擇 | 《龍學士文集》 | 四庫全書本 |
| (宋)楊質至 | 《勿齋集》 | 四庫全書本 |
| (宋)姚勉 | 《雪坡集》 | 四庫全書本 |

(宋)釋居簡	《北磻集》	四庫全書本
(宋)真德秀	《西山文集》	四庫全書本
(宋)熊禾	《勿軒集》	四庫全書本
(宋)李昉英	《文溪集》	四庫全書本
(宋)陳著	《本堂集》	四庫全書本
(宋)劉宰	《漫塘集》	四庫全書本
(宋)李劉	《四六標準》	四庫全書本
(宋)包恢	《敝帚稿略》	四庫全書本
(宋)劉辰翁	《須溪集》	四庫全書本
(宋)董嗣杲	《廬山集》	四庫全書本
(宋)劉弇	《龍雲集》	四庫全書本
(宋)何桂夢	《潛齋文集》	四庫全書本
(宋)史浩	《鄮峰真隱漫錄》	四庫全書本
(宋)黃震	《黃氏日抄》	四庫全書本
(宋)魏了翁	《鶴山集》	四部叢刊·集部
(宋)劉克莊	《後村集》	四部叢刊·集部
(宋)陳亮	《龍川集》	叢書集成·初編
(宋)畢仲游	《西臺集》	叢書集成·初編
(金)耶律楚材	《湛然居士集》	四庫全書本
(金)元好問	《遺山集》	四庫全書本
(金)王若虛	《滹南集》	四庫全書本
(金)劉志淵	《啓真集》	正統道藏·第 117 冊
(金)李道純	《中和集》	正統道藏·第 118 ~ 119 冊
(金)丘處機	《丘祖全書》	證道秘書
(金)丘處機	《磻溪集》	《道藏舉要》第十類
(元)虞集	《道園學古錄》	四庫全書本
(元)邵亨貞	《野處集》	四庫全書本

- | | | |
|--------|------------|----------------------|
| (元)姬志真 | 《雲山集》 | 正統道藏·第 783 ~ 784 冊 |
| (元)吳澄 | 《吳文正公集》 | 四庫全書本 |
| (元)王惲 | 《秋澗集》 | 四部叢刊本 |
| (元)張之翰 | 《西岩集》 | 四庫全書本 |
| (元)唐元 | 《筠軒集》 | 四庫全書本 |
| (元)劉將孫 | 《養吾齋集》 | 四庫全書本 |
| (元)胡祇遹 | 《紫山大全集》 | 四庫全書本 |
| (元)朱象先 | 《古樓觀紫雲衍慶集》 | 正統道藏·第 605 冊 |
| (元)劉因 | 《靜修集》 | 四庫全書本 |
| (元)王道淵 | 《還真集》 | 正統道藏·第 739 冊 |
| (元)袁桷 | 《清容居士集》 | 叢書集成·初編 |
| (元)姚燧 | 《牧庵集》 | 叢書集成·初編 |
| (明)張宇初 | 《峴泉集》 | 正統道藏·第 1018 ~ 1021 冊 |
| (明)宋濂 | 《宋文憲公全集》 | 四庫全書本 |
| (清)全祖望 | 《鮚埼亭集》 | 四部叢刊·集部 |

主要參考文獻

- | | | |
|-------|--------------------|----------------------|
| 橘樸 | 《道教的神話傳說》(日文) | 改造社, 1948 年版 |
| 孫克寬 | 《宋元道教之發展》上册 | 臺灣東海大學 1965 年 5 月版 |
| 周滕吉之 | 《中國土地制度史》(日文) | 東京大學出版社 1971 年版 |
| 竺沙雅章 | 《宋代佛教社會史研究》(日文) | 京都同朋舍, 1982 年版 |
| 蘇珊·納瓊 | 《十八世紀的中國社會》(英文) | 耶魯大學 1987 年 8 月版 |
| 陳麟書 | 《宗教學原理》 | 四川大學出版社 1988 年 6 月版 |
| 黃敏枝 | 《宋代佛教社會經濟史論集》 | 臺灣學生書局 1990 年 5 月版 |
| 任繼愈主編 | 《中國道教史》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10 月版 |
| 卿希泰主編 | 《中國道教史》第 2 卷、第 3 卷 |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7 月版 |
| 福井康順等 | 《道教》第 2 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譯本 |
| 三島一 | 《唐宋社會特權化一瞥》(日文) | 《歷史學研究》一卷四期, 1931 年版 |

- | | | |
|------|--------------------|-----------------------------------|
| 小川貫式 | 《論宋代功德墳寺》(日文) | 《龍谷史壇》二十一集, 1938 年版 |
| 青山定雄 | 《宋元方志所見社會經濟史料》(日文) | 《東洋學報》二卷二期, 1938 年版 |
| 冢本善隆 | 《論宋代童行試經剃度制度》(日文) | 《支那佛教史學》五卷一號, 1941 年版 |
| 三島一 | 《叢林職掌考察》(日文) | 《加藤博士還歷紀念東洋史集說》, 1941 年版 |
| 范午 | 《宋代度牒說》 | 《文史雜誌》二卷四期, 1941 年 |
| 袁震 | 《兩宋度牒考》上、下 | 《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七卷一、二期, 1944 年、1946 年版 |
| 高雄義堅 | 《宋代寺院制度之考察》(日文) | 《支那佛教史學》五卷二十號, 1945 年版 |
| 蔡美彪 | 《元代白話碑集錄》 | 中國科學出版社 1955 年 2 月版第 11 頁 |
| 竺沙雅章 | 《宋代福建的寺院社會》(日文) | 《東洋史研究》十五卷二號, 1956 年 |
| 佐藤達宏 | 《論北宋叢林經濟生活》(日文) | 《駒澤大學佛教學部研究紀要》二十五號, 1967 年版 |
| 道端良秀 | 《論宋代佛教的人頭稅》(日文) | 《山崎宏先生退官紀念東洋史論集》, 1967 年版 |
| 小川貫式 | 《論宋代的受戒與六念戒牒》(日文) | 《龍谷大學論集》二八五號, 1968 年版 |
| 小坂機融 | 《論宋代僧尼清規制度》(日文) | 《駒澤大學佛教學部研究紀要》二十六號, 1968 年版 |

- | | | |
|-----|------------------------------|-------------------------------------|
| 全漢升 | 《北宋物價的變動》 | 《中國經濟史論叢》第一冊,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新亞所,1972年8月版 |
| 朱越利 | 《太上感應篇與北宋末南宋初年的道教改革》 | 《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4期 |
| 大足縣 | 《大足石刻研究》 | 四川社科院出版社 1985年4月版 |
| 陳垣 | 《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卷三《大道篇》 | 中華書局 1985年5月版 |
| 吳君仁 | 《天寶宮明真廣德大師道行碑》引自陳智超《真大道教新史料》 | 載《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4期 |
| 張英 | 《許州天寶宮碑》引自陳智超《許昌天寶宮訪碑記》 | 載《中國史研究動態》1986年6期第30頁 |
| 韓儒林 | 《元朝史》上册 | 人民出版社 1986年8月版第156頁 |
| 陳智超 | 《金元真大道教史補》 | 載《歷史研究》1986年9期 |
| 汪聖鐸 | 《宋代對釋道二教的管理制度》 | 《中國史研究》1991年2期 |
| 王俊華 | 《試論佛道對蘇軾的影響》 | 《求是學刊》1991年5期 |
| 史志經 | 《玄風慶會圖說文》 | 臺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圖書館藏 |
| 林天蔚 | 《兩宋出售度牒之研究》 | 臺灣《宋史研究集》第四輯 |
| 金中樞 | 《論北宋末年之崇尚道教》 | 臺灣《宋史研究集》第八輯 |

後 记

1993年,我投师杭州大学梁太济教授门下时,曾自不量力地作过一个庞大的博士学位论文计划,叫做《道教与中国社会》,希望用一生的精力把道教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影响作一个系统、深入地研究,其中对道教与旅游的问题颇感兴趣,下的工夫也最多。结果,导致我毕业以後乾脆选择了旅游行业,做起了旅游教学与研究工作的。真乃师门叛逆,不务正业!

好在何谓“正业”,谁也说不清楚。许多的正业,都是在学科交叉的非正业之中形成的。现在的非正业,也许是明天的正业,而明天的非正业,或许就是後天的正业,历史的辩证法总是把许多传统的认识无情地抛到九霄云外。不过,多年来经济学、历史学、哲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系统训练和长期的科学研究经验,则为我进入新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坚实地基础。

本书是我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初稿写完通过答辩後便将其放置于箱底,算来已经八年有馀了。八年中虽然一直忙于旅游专业方面的事务,但对这本论文的情结却

始終未解，一有空餘時間便積極補充完善。去年，偶爾翻檢出來，發現日積月累的資料、批注、心得等基本完善了原有內容，其中還有不少學術界至今尚未注意到或沒有引起重視的問題。自我陶醉了一番後，便萌生了出版的念頭。

本書在前期寫作過程中，得到了恩師太濟先生的悉心指教，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陳智超研究員、宗教研究所鍾肇鵬研究員、鄭天星研究員、中華書局汪聖鐸編審、華東師範大學裴汝誠教授、上海師範大學朱瑞熙研究員、四川大學李剛教授、華僑大學黃海德研究員給予了高度地評價，並提出了寶貴的修改意見。後期編撰中，四川大學李勇先研究員不辭辛勞，修訂、索引、校對做了大量具體工作。在此，謹表示衷心地感謝！由於諸種原因，或許此書之後，我可能不會再有這方面的著作或文章面世，但前輩的關愛、恩師的教誨、朋友的幫助我將永遠銘記心里，並以此鞭策自己奮蹄向前。

本書是用跨學科的方法第一次系統地研究宋代道教管理制度，其喜悅與收獲，艱辛與困苦，難以自詡。不足之處在所難免，望學界同仁不吝賜教。

唐代劍

2003年5月19日于杭州